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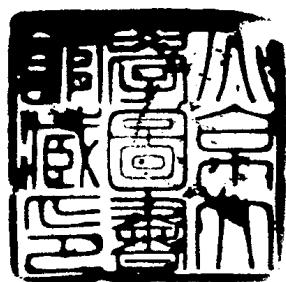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1399/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〇四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五)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標曼山館刻本

.....
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

百二十卷(五)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

徐象榘曼山館刻本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目錄

太常寺

掌寺事尚書

劉崧

崔志端

田景賢

掌寺事侍郎

丁永中

卿

呂本

黃子澄

姚友直

夏景

獻徵錄卷之七十二目錄

乙

吳節

孫質

齊章

周詔

魏校

少卿

高遜志

廖昇

盧原質

陳贊

蹇英

林文

李璋

楊時暢

張衍瑞

潘府

郭維藩

李開先

周怡

傅霏

寺丞

張來儀

杜璟

袁珙

南京太常寺

卿

徐初

陳音

呂憲

方鵬

牛鳳

穆孔暉

少卿

獻徵錄 卷之七十目錄

鄭雍言

夏瑄

鄭環

劉稱

夏良勝

黃重

汪佃

王世懋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劉爰傳 實錄

劉爰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吏部驗

封主事遷郎中以憂去服闋改戶部二年仍補文選

公清勤慎時論與之累官太常卿禮部尚書掌寺事

又典秩祀練習儀章且容觀魁梧音吐鴻揚甚為

憲朝所眷注進太子少保以疾乞致仕不許爰自陳

世為戎籍勅兵部除其籍弘治己酉爰復以老請乃

賜馳驛并寶劍以還仍命有司歲給夫廩家居九十

七年而卒時弘治十八年八月計聞賜祭葬如例爰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平生謙謹亟稱人之善聞論人過失輒止之或面侮

之亦不校初艱于立子官京師妾有生子者其妻妬

而棄之道人為收鞠至八歲乃復迎歸以為子聞者

以為爰厚德之報云

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崔志端傳 書錄

崔志端順天宛平縣人由神樂觀道士克樂舞生成
化壬辰授太常寺贊禮郎辛丑補寺丞壬寅補少卿
弘治乙卯遷卿甲子進禮部尚書仍掌太常寺事具
觚乞休致至再始允焉屈觀中癸酉陳情優養待給
夫米正德九年六月卒其孫序班承祖乞祭葬所爾
執奏以其發身雜流例不得盥與 上不聽竟與祭
一壇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一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田景賢傳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田景賢字宗儒順天府涿州人
成化乙未進士授戶科給事中陞通政使司右叅議
弘治辛亥陞太常寺少卿通政使尋陞禮部右侍郎
掌太常寺事正德戊辰陞禮部尚書掌寺事屢賜玉
帶及金織麒麟衣庚午加太子少保引年乞休疏志
上乃加太子太保賜璽書乘傳以歸命有司給月粟
歲諫正德十四年六月卒賜祭葬如制景賢體貌魁
岸音吐洪賜為人淳實守官四十餘年廉謹如一日
晚年清潔寡欲人所罕及卒之日幾無以為飲士論
稱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五

禮部右侍郎掌光祿寺事文福傳 實錄

禮部右侍郎艾福字天錫湖廣襄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成化初巡按山西考覈官庶黜不職者九十人旌其能者七人審錄重辟有童年十三分盜贓米一釜憐其幼特請釋之遂用是起名三年復按浙江以父喪歸八年擢光祿寺少卿十三年陞卿凡典御膳及諸供應皆區畫有定十四年上疏請省異教供餼坐繁詔獄奪俸六月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仍掌寺事累上疏乞歸始命致仕家居八年以弘治五年七月卒年七十三計闡賜祭葬如例福為人通達習於世故頗傷輒熟晚在光祿為近幸所復不能堪累乞退避竟遂其志以去人亦以是多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四

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丁永中傳 實錄

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丁永中大興縣人由神樂觀樂舞生選授太常寺贊禮郎歷陞協律郎寺丞少卿至禮部左侍郎仍掌寺事弘治三年言者劾令致仕至七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永中以黃冠願薦紳列五十餘年生既獲封贈其父祖如已官卒仍獲沾三品寵卹之典視士夫著勳烈者無以異亦異事也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五

太常寺卿呂本傳

實錄

呂本鳳陽壽州人仕元為元帥府都事其後來歸歲丙午為中書掾史吳元年授湖廣行省照磨洪武三年陞中書省右司郎中四年改左司郎中五年陞刑部侍郎尋進吏部尚書六年除太常寺卿七年以事左遷北平按察司僉事尋召還授禮部尚書未幾出為兩浙都轉運鹽使十二年復授太常寺卿至是以疾卒賜葬鍾山之陰本無子其女為 皇太子妃

卷之七十

六

太常卿黃公子澄傳

鄭曉

黃公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 建文君為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公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備有護兵縛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每呼公黃先生 太孫即位倚任公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公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 建文石書論 文皇 文皇為出解公曰燕周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 建文君召問公對曰必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勝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公遂薦李景隆為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懦戰輒敗棄其帥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公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屬將士練子寧亦誅

卷之七十

七

公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賦詩云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靖難兵至淮上 建文君不得已逐公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即已 建文君為遣少卿薛嵩請罷兵 文皇帝又不許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公文武才略足捍國難願屏諸閑遠以快敵人胡獻徵錄 卷之七十

失計至此始急召公未至金川門失守 文皇執公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

太常子 卿姚友直傳

實錄

姚友直名益以字行浙江蕭山人洪武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陞司經局洗馬永樂中 宣廟為皇孫時奉命授書并授斬獻王兀所顧問必以正對王以賓禮待之未幾陞左春坊左庶子及滕王建國雲南陞雲南左叅政掌長史事滕王薨因事至京 宣廟嘉念舊勞擢太常寺卿正統三年正月卒遣官賜祭命有司給舟車歸其喪管葬焉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九

太常寺卿夏景傳

太常寺卿夏景字仲昭直隸崑山縣人初姓朱名祖舉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太宗嘗召見之謂曰太陽麗天日宜加於永上和字宜作景字書有景字始此既而景又自奉復其本姓為夏以善書供事內省嘗扈從兩京板中書舍人宣德中轉考功主事仍供內直正統十年用薦者陞卿致仕年八十三卒時成化六年八月計開勝祭景既善書亦能詩精繪事尤工墨竹以此得名于世為人坦率樂易不拘小節時出入禮法間人亦不甚非之晚年家居頗效楊庶

散錄

卷之七十

十

夫之為人以詩酒自娛云

太常寺卿蕭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傳

吳節字與倫江西安福縣人宣德庚戌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秩滿陞侍讀景泰初陞南京國子祭酒滿九載加從三品祿 上初即位修 英廟實錄以節嘗預修 宣廟實錄知典故召為副總裁既至改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書成進本寺卿兼官如故未幾丁母憂賜祭葬服除請闕謝恩遂乞致仕時年已七十餘既得請家居十餘年卒時成化十七年七月年八十五計開遺官祭葬為人所易質直信人不疑為文如其為人初治春秋學與同學劉球 蘇徵錄 卷之七十 十一 齊名又同入翰林學春秋者多師二人而節之徒尤眾後進宗之安福春秋途擅名于 下其為祭酒承 陳敬宗之後敬宗師道嚴甚流為身忍節矯之以寬 士類悅服久之流于縱弛聲望不逮敬宗云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賢傳一實錄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賢字舜卿河南杞

縣人景泰甲戌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修纂字通

志成陸侍講天順初改左春坊左中允侍 東官講

讀 上即位進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修 英宗實

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讀又進兼侍讀學士時成化庚

寅歲也逾年請立 皇子為 皇太子以引疾乞致

仕以示無希覬意章並上 上皆乞之皇子立是為

悼恭太子賢回家憤憤不樂而難久言成化十二年

十一月卒年五十四計開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一

學士命有司祭葬如例賈起諸生不十年至通顯然

無大過人者性剛急或勸之學飽 記曰熟為程朱

孰為韓柳護前忌才不能容物其 于舉動尤為人

所晒云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賢傳一實錄

公諱章應璧其字別號慎軒世居 太平之濠州大父

貫從 文皇靖難後授 兵部試百戶父安累立載

功歷陞指揮僉事 雖生 子將門自少篤志力學與

伯兄文同領天順壬午鄉薦登成化丙戌進士已丑

文亦第甲科官至戶部副郎人以二難科之公初授

戶科給事中甲午丁外 缺服闋復 官本科庚子進左

給事中再進禮科都給事 中壬寅 鴻臚寺丞尋進

少卿弘治庚戌太常卿缺員慎其選吏部以公薦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一

上簡任之凡郊廟祀典駿奔誠恪儀文節奏賈極詳

明 天子嘉其勞荐膺寶劍之賜 上 語進階贈祖

父如其官祖母呂母郭並淑人公 太常發六載寅

恭佳柳翊贊國家禮樂之功居多其在 鴻臚傳玉音

遠下情僻登洪亮金玉相宜凡朝覲會同萬方從聽

壯觀國威之功居多其在 諫垣累抗章論列陳時政

得失以激且竹直下詔獄人或危之公曰君仁臣直

吾忍自 聖明哉竟從寬貸聞者越之謂得諫臣體

其氣節禦禦扶持國是之功居多嘗奉使册秦晉二

宗者禮成保遺一無所受其謹 持增重國體

終蓋一致也惜乎天不永其年僅五十人而卒其
生正統戊午七月二十三日也禮部以訃聞 上震
悼遣官諭祭營葬域

蘇錄

卷之七十

十四

大宮寺卿贈禮部右侍郎長洲周公詔傳

顧璘

公詔者直隸長洲人也自少有氣節成化庚子登鄉
試授嘉祥縣教諭九載考績入京時 睿宗皇帝方
開府置屬遂與選為伴讀遷紀善詔以國事草創宜
有典則以垂後世乃本祖訓及中庸九經之目為書
數千言以獻 睿皇嘉之尋以憂去賜予卹厚復任
加長史俸詔感知遇因事納忠言多切直 睿皇喜
書君子懷德及諸詩以賜之每見私為先生而不名
詔數請謝事不許乃以展墓乞歸其鄉及返國未至
而 睿皇崩詔匍匐奔泣如喪考妣事 今上益竭
心力每進講經史 上為之竦聽 駕入京師遷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將大月之居數月疾辭
轉太常寺卿遂卒於官 上聞訃情贈禮部右侍郎
賜祭葬于璠廕中書舍人孫儒廕大學生

蘇錄

卷之七十

十五

太常寺卿魏公校傳

魏校字子才蘇州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正德元
 丙寅授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遷陝西司員外郎
 東司郎中每訊重囚務期得情凡獄之寃
 滯人所不能決者即片言決之會審監刑衆皆采
 即事事畢宴飲為樂公則慘然澹服是日不飲酒食
 肉時聞臣劉瑾擅權其黨劉瑯守脩南京衛勢作威
 臺省官望塵奔謁公獨不往瑯復視法司或時判
 狀至莫有抗者惟公直行已志京邑有經歷姚元者
 從子利其富賈誣以奸狀瑯陰為之地必欲寘元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六

於死屬公訊之竟白其枉瑯亦莫敢誰何殿則與余
 公子積夏公敦夫王公純甫講明聖賢之學正德九
 年召為兵部職方司郎中方江彬握重兵居大內而
 寧藩亦有反謀遂移疾家居正德十六年辛巳今
 上初服起公首膺廣東提學副使之命力以師道為
 已任崇德行畧文詞駁淫祠興社學禁火化厚人倫
 厥功為多尋憂居復補江西兵備改河南督學轉大
 理寺少卿國子監祭酒太常寺卿公性孝友每夙興
 即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語無恙乃即安或疾則
 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母張老矣日依依侍食於

則平生篤志聖人真猶儼對之於飲食其學主于立
 本研幾由慎獨以通於性命稽古以協于明誠始博
 而終約者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卒謚恭簡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七

太常寺少卿高遜志傳

高遜一作志字士敏直隸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

學嗜文嘗侍父宦遊吳中一時文章家如宣城貢師

泰郝陽周伯琦途日鄭之佑俱客遊吳遜志皆獲受

業故其為文深醇雅則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郎山

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

侍講學士革朝庚辰會試禮部尚書陳迪侍中黃觀

知貢舉遜志以太常寺右少卿與重倫為考試官得

吉水王良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廬陵胡廣崇仁吳

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幼孜石首楊溥武進胡濙太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八

康頤佐時稱得人同較藝者有拾遺朱逢吉編修史

官吳勳葉惠仲趙友士徐旭一作張秉彛監試御史

王度俞士吉亦一時之選壬午之變王度葉惠仲死

難餘贈命顯庸遜志存沒無可攷見殆晦迹終身挺

節不汙於時耶

太常寺少卿廖昇

忠節錄

廖昇湖廣襄陽人未詳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

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二十九年由左軍都督府斷

事權太常寺少卿建文初修

高皇寶錄昇與為纂修官昇博雅有才朗達有氣增

難兵渡江忠誠伯等自龍潭敗還昇聞之遂慟哭與

家人訣自經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處

是修王良顏伯瑋等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此其存

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以儆奸朋詔勿問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九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

忠節錄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於孝孺爲外兄而問學得之方門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歷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靖難後召見不屈死之弟原朴論死族其家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二十

太常寺少卿進階亞中大夫陳公贊墓志銘

太常少卿陳公致政之七年以疾卒于家其子通政司右通政嘉猷奔喪有期乃以編修鄭君之狀來請銘公姓陳諱贊字惟成別號蒙軒世爲餘姚人宋咸淳中有兄弟同舉進士者曰應庚曰龍榮應庚即公六世祖也曾祖俊民元上虞縣學教諭祖達道隱居不仕父性善仕國朝官至刑部史曹即中母馬氏繼卓氏公幼穎悟不比稍長從鄉先生宋公傳張天民學博極經史期以策名科第作懷二都賦以見志已而再試有司不侗取棄去用杭州府知府盧玉潤薦爲儒學訓導嚴立條約敎迪有方門弟子出爲顯官者十餘人浙江左布政使黃澤雅重公文行金石制作必以屬公宜德乙卯纂修宜廟實錄天下郡國當會幸事蹟以上而兩浙十一郡之事公實總之時稱有史才明年滿考起京簡任翰林待詔授中使書于內館諸生薰其教化成才者衆秩滿陞典籍尋遷五經博士未喻年以學士高公毅薦陞廣東布政司左參議時廣寇黃蕭養之亂南平公撫摩凋瘵極盡仁恤訪解嬰幼穉之被掠賣者以還其家瘞兵死遺骸親爲文祭之以憫其不幸聞者感悅其他善政宜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三十一

民者樂類此廣民至今思之不忘景泰癸酉遷太常
 少卿以儒相祀輿論稱愜天順丁丑疏乞致仕不許
 尋蒙 賜誥進中憲大夫有清慎端重之褒贈父如
 其官二母皆恭人越三年再請始得休致時年六十
 有八矣適其子嘉猷有使蒲刺加國之命因便道奉
 公至杭以別墅在西湖之側遂留家焉先是浙中公
 卿大夫致仕家居者六七公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
 其一也聞公歸皆來會喜相謂曰歸老之榮皆 上
 賜也乃約月一集爲恩榮會會必賦詩爲樂蓋不祇
 洛下風致云公每遇良辰輒偕從弟致仕知縣質及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三十一
 騷人墨士遊玩于湖山間其別墅中亭堂以十數皆
 勝處可樂也客至必命酒投壺徜徉竟日鄉人羨慕
 之目爲神仙中人天順甲申 詔進階亞中大夫成
 化丙戌三月三日即世距其生洪武壬申閏十二月
 六日春秋七十有五臨終神思清明謂次子嘉瑞曰
 吾家受 國恩三世矣其語爾兄勉力以圖報稱語
 不及他公性資疑重心地坦夷平居寡言笑而和厚
 之氣藹然可掬早喪父家雖約而能竭力襄大事以
 禮事繼母能盡其孝處諸從兄弟極友愛教育從子
 無異已子居官三十餘年恒以勤慎自勵所至著聲

稱平生工詩文古選遍陶柳近體駢駢乎盛唐詩法
 頗得晉人筆意所著有自娛養客臺藁養垣藁蘇安
 錄歸田藁凡若干卷藏于家其和陶詩唐晉及西漢
 百詠梓行于世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三十一

太常寺少卿寒公英墓志銘 周洪謨

公諱英字伯榮姓寒氏重慶巴縣人太師忠定公冢子仁孝淳謹太師龍冠群臣名震天下而公日侍側親賢友仁匆匆然如寒家子畧不有倍傲態衣服飲食悉從儉約在南京時鄰居伏侍郎之隸卒疽發背委諸途公見而憐之為求劉都醫治得不死嘗遊句容寓崇明寺寺有中官一僕亦發疽弗治以待斃公為延醫士張榮療之而愈永樂甲辰母劉夫人歿時忠定公扈從鑿鑿行在所來請治喪命至高郵湖暴風壞舟舟人皆失色公顧天曰英平生不敢為侍理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三十四

辛巳秋公患肺疾劇醫弗効一夕夢神人告曰勿憂

吾為汝增福壽矣疾果愈上疏請老詔不允甲申復疏懇請始獲命成化元年春治裝歸次南京疾復作遂以是年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卒於都城內故第之正寢年七十四計開 上遣官致祭公前後居官凡三十年受勅者一受詔者再其詞有和厚明敏之褒又曰持身端謹蒞事勞動又曰茂修不懈清譽彌彰平居喜讀書凡經籍子史及九流百氏靡不力購覽乎其室好吟詠所著有草亭集寓懷稿晚年人饋石假山文如壽字因自號壽山老人配馮氏始久無子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三十五

忠定公請楊文貞公製詞禱於神樂觀齋沐往禱夢有人語以道士寫祈文有誤視之果然遂生二子長曰霖中書舍人次曰雷既官而卒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林文傳實錄

林文字恒簡福建莆田縣人宣德庚戌進士及第除

翰林院編修正統初與修 宣廟實錄成陞修撰兩

為會試考官景泰中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修撰進

左庶子兼侍講預修寰宇通志天順初以景泰中東

宮官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講尋轉翰林學士 上在

東宮文與講讀屢引年 英廟重其人不許 上即

位褒進舊學之臣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越

月懇乞致仕歸成化十二年六月卒于家年八十餘

贈禮部左侍郎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官其子載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二十六

為中書舍人文性謹畏平生未嘗疾言遽色與物無

競與人交久而益親為詩文不尚奇詭人稱為長者

云

太常寺少卿李公璋墓表

徐溥

故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李文達

公有賢子諱璋字士欽仕至太常寺少卿年四十有

九弘治丁巳七月二十五日卒于京師之賜第君文

達長子母曰周夫人幼則莊重好學文達嘗誨以學

貴通古今務踐履勿為近世舉子業故君兄弟不事

場屋進取英宗嘗命中貴人詣文達家以子名來上

將錄用之文達辭曰臣子璋幼方就學何敢冒寵

英宗嘉嘆而罷及文達薨 憲宗即喪中特旨命君

為尚寶司丞君歸襄事而周夫人繼卒君時年十八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二十七

九治喪持家內外斬新服闋乃蒞職戊戌進本司少

卿辛丑進卿九歲考績進太常寺少卿上既請葺海祠

清丁役增樂舞謹在事詔議行之丙辰冬有事天壽

山以勞瘁感寒疾嘔血而卒上遣官諭祭命錫中書

科書誥出身則適以文達故也君雖 官而力學

修行不懈嘗考吏部家宰三原王公以管仲子產孰

優論君援筆立就文義粲然王公嘆曰此豈可以任

子例視哉其在尚寶嘗持節冊封代府楚府弘治初

遣祭嵩嶽及唐鄧二府在太常又奉詔視濟濱將命

從事既慎且恪僊還禮幣一切謝却居未友愛僑至

處諸父兄弟有人所難能者嘗於宅旁作圃池藝花
竹暇則與賓客觴咏其中所交皆一時名士於乎文
達之勲業在國史固宜有後焉而君之賢又能世其
家然位與年皆不滿德也縉紳士大夫多惋惜焉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楊時暢傳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楊時暢字知休陝
西咸寧縣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鼎之子也成化戊
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弘治初與修憲
廟實錄書成陞修撰未幾克經筵講官同考禮部會
試詔遷 東宮官屬吏部尚書馬文昇以時暢薦改
右春坊右贊善秩滿陞左春坊左諭德會典成再遷
侍講學士正德改元以 東宮講讀恩陞太常寺少
卿仍兼侍講學士尋卒時暢美風儀善談論居家以
孝友聞為大臣子弟多慕問朝典故及前輩遺事有登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太常寺少卿張衍瑞傳

朱睦㮮

張衍瑞字元承河南汲縣人也祖杰監祭御史父德湖廣左參政衍瑞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明年為正德改元授清豐知縣以勸事執法為逆瑾所惡矯旨下詔獄楚毒術嘗瀕於死者數矣瑾誅赦出歷陞吏部文選司郎中十四年 毅皇自榆林還復欲南狩時寧藩蓄逆上下似為憂大臣科道交疏留不聽江彬輩又從與詔以三月壬子駕出行瑞曰帥異罪不言寧不為宗廟朝廷慮乎乃抗疏率同官六七輩赴闕上之大畧言巡游費財動眾寓縣騷然而隱憂伏禍朕微幸 卷之七十 三十一

且不可測 上不許明日諸曹屬各又上疏諫前後百有七人詞益亟切 上怒罰跪門五日而京師忽風霾晝晦禁內海子水溢高四尺許橋下七鐵柱折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為變之明證 祖戰亦于曾以死諫 上大驚詔諸言事者各杖三十倍之者詢外衍瑞得平陽府同知 今上即位召復原秩尋擢太常寺少卿諭年卒於是言官疏衍瑞負性忠直所遭困厄宜加褒恤以勵臣工詔可贈太僕寺卿仍賜祭葬廕子先是衍瑞同邑人劉廷以貢士任刑部照磨亦以諫止南巡杖卒贈刑部主事

太常寺少卿潘府傳

實錄

太常寺少卿潘府浙江上虞人以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終養遂不起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少卿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府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居家有萬行好著述鄉評重之巡按御史潘倣為請乞祭禮部復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 上以府孝行嘉特令有司量與營葬

卷之七十

三十一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維藩傳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維藩河南儀封

縣人正德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檢討陞南

京國子監司業翰林院侍講學士管南京翰林院事

歷七以石還以原職管理誥勅充經筵講官尋改侍

讀學士已充講大學衍義官纂修 列聖御製文集

克管錄官權今官嘉靖十六年十月卒 上念其謹

請勞特恩賜祭葬維藩敦行孝友鄉人稱之

欽徵錄

卷之七十

十一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李開先墓志銘

殷士儋

嘉靖初文治怡然群良彙進于時仕于中朝者有八

才子稱中麓李公其一也公以隆慶二年二月望卒

子家嗣子幼弱里中無賴稍稍斲之而一二有司

復持之急以故不克襄事者數年至是始議以壬申

某月日葬公綠原村祖塋前期嗣子持狀來請銘余

曰公吾邦之良也銘惡可辭按狀公名開先字伯華

中麓其別號也先本伯陽之裔居隴西者最著其後

始自隴西徙長城嶺又自長城嶺徙綠原村于昆塗

欽徵錄

卷之七十

十一

為章丘人數傳有名子瞻者公會大父也子瞻生興

皆邑諸生聰生淳正德庚午舉于鄉娶于王而生公

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員外郎王累封太

宜人公舉嘉靖戊子山東鄉試第二人明年成進士

授戶部雲南司主事久之調吏部考功歷稽勳驗封

員外郎郎中已又改文選尋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

夷館居無何罷歸蓋家居者二十年而卒公生而卓

犖穎異七歲善屬文讀書一見輒成誦而又即知聲

律吟咏之學稍長補博士弟子員里中有餘後苦公

公自言于今令面試大奇之為復其家于是齊魯章

縫之士咸喟喟推轂李生矣未幾贈公捐館舍公哀
毀盡禮已又喪其祖母公持服如贈公鄉人稱之服
除連舉進士嘗運餉金詣寧夏當是時關中有兩太
史康公海王公九思家在武功鄠社之間公業間兩
公名及使還過訪之此兩公者居以才自雄睥睨一
世乃見公獨愜然相得為留數日始別復移書唐太
宰考之抵家以疾在告者踰年始授戶部主事戶部
為金穀劇曹而公所督太倉粟時尚有中貴人監之
公不說不練委曲調停無撓法焉復奉命出理徐州
倉項之以望調吏部為太宰汪公鉉所器重故任吏

賦徵錄

卷之七十

三

部者率矜崖岸高自標致扃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
相接以示尊公顧數與諸友游以詩文相廣和駁則
浮白對奕談笑竟日而無廢事卒之人莫敢干以私
而稱吏部能謝絕請謁亦卒無喻公者公既負才氣
居銓衡要路素伉直不善事權貴人而諸僚倖見抑
者又日媒孽之時柄臣銜公不附已遣遷卒廉公陰
事久之無所得終不釋公至是蓋已遷太常矣會九
廟災公例上疏自陳竟中以他事令公歸歸時年才
四十耳居六歲而配張宜人又卒六歲而太宜人卒
公哀毀彌甚母哭地無柩號曰天平乃不令母見開

先舉子耶蓋遲遲者越八年始葬焉公故嘗病脾問
歲作不至劇丁卯秋乃大作踰年竟不起距生於弘
治壬戌八月二十八日凡六寸有八歲公少博學習
記有大志所與交皆當世知名士以意氣相許遇事
籌畫剖析多出人意表往 先皇帝幸承天嘗命少
傅翟公巡九邊云翟公議自遼東始業已行矣公獨
請間謂曰公國家重臣也 王上所倚任京師密邇
邊塞藩籬單弱虜虜迅可至今車駕在江漢公奈何
復遠去京師令緩急不相及乎公往宜自宣大北聲
實相副萬全之畫也翟公矍然悔失計拊手謂曰老

賦徵錄

卷之七十

三

許不任事微君幸教幾失之卒改行如公策公之懷
概知大計皆此類也嗚呼以彼其才假令秉筦鑰之
寄所建豎必且掀揭可觀乃于方壯之年竟一蹶不
復起雖致位卿貳稍稱通顯美然實未究厥施也昔
人論馮唐李廣有不逢時之嘆乃 先皇帝長馭遠
擢臣下一言稱旨即不次待以卿相可謂有時而公
卒橫棄不偶以死此又何說也比 先皇帝上賓公
聞之踣踊幾絕意若無復有知己者公之情見矣公
自罷歸稍益克拓舊學與荆川唐公念菴羅公約
天台鳳蕩之遊值喪其內子不果行既而嘆曰會

處不必在遠吾直巖居而川觀耳乃關亭館招致四方賓客時時以其抑鬱不平之狀發之于詩尤好爲金元樂府不經思索頃刻千餘言酒酣與諸賓客倚歌相和怡然樂也以是公之長篇短調徧海內而名亦隨之人或以靡曼謂公者公不顧嗚呼古賢智之士抱琬琰而就煨塵者或傍山而吟或被髮而嘯或鹿裘帶索而歌要之其中皆有所負而未庸故緣此以自洩而世以恒度測之遠矣若公者母亦有所負而欲洩也歟良可悲已所著有閒居集十二卷雜集二十一種行于世

卷之七十一

辛未

提督巴夷館太常少卿前南京國子司業訥谿

周公怡慕志銘

姜寶

公諱怡字順之號都峯後改號訥谿世爲宣州太平人高祖端慶祖德夫祖全皆不仕父本秀號西疇西疇公初以公考推官滿贈如公官繼因穆皇帝登極覃恩以公南太常少卿貴加贈中憲大夫母劉封太孺人又加贈太恭人公少遊邑庠中嘉靖甲午鄉試登戊戌進士初授推官司理順德以治行第一人徵選吏科給事中言事忤旨杖闕下仍建繫緝衣衛詔獄時嘉靖癸卯六月二十七日也歷甲辰乙巳凡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七

三年上用箕降神之言乃與前此言事同建繫侍御富平楊公爵員外郎泰和劉公魁並得釋未爾月而上爲箕神造臺太宰熊公浹極言不可然忘其請釋三公也 上於是怒罷熊公爲民而復建三公焉歷丙午丁未凡兩年而 內殿災 上親於火光中聞半空有神語令釋三公於是三公者竟釋云公歸猶得送母劉太孺人終自是家居凡十九年歲丁卯肅皇帝賓天 遺詔還公吏科尋轉太常少卿未及任改而北既任太常也又以言事忤旨外補山東按察僉事戊辰轉南京國子監司業己巳復轉太常

少卿提督四夷館事未及行而疾作度不可行也托友人操江都御史吳公時來上疏以請疏為少師石鹿李公所力阻不果上竟卒於家時隆慶二年十月十七日也公自諸生時即能有異獲不避溝壑不忘之志郡倅古冲李公督學介菴章公大成白山倫公方舉業相知已奇公器識非尋常夫及為順德司理書臯陶祥刑之戒時自親省旁郡邑皆以神明稱其署府篆也適 章聖太后國喪 肅皇帝南巡省視 陵寢之日 駕往來境上諸供應取諸倉卒公一以身應之無不立辦也既而梓官從舟南行當有

獻徵錄 卷之七十 羊本

協辦於他郡時則守既至視事夫卒未能辦公代為辦其事亦無不井井於是撫按其地者皆荐公卓異才天曹授公吏科猶以資望當權銓司適南畿員數克溢不獲留為恨居掖垣朞月而封事凡八九上如請巡撫論不肖不及方面文臣論郡守不及見任舉令丞自矛盾舉境內人才溢及貪邪為失體謂計部本兵及司空三大臣皆不職宜亟罷謂文選考功二司宜得人而又其任謂贈謚予奪失當出相嵩謂旨為專恣而欺罔元旦日食味爽前不及三分免收護也謂少虧不如無虧收護可免修省不可無種種皆

確論最後大臣不和使人黨比言官罷謫大敵在前而文武構黨皆非國之福為三可懼輔臣竊威福吏部輕黜陟督撫辱將官而將官懷小忿誤大事為四當戒蓋指相整高冢宰瓚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尚文而意專在嵩謂高威靈氣焰陵轍百司中外不畏 陛下而惟畏嵩尤人所不敢言嵩故多中黨激 上怒摘疏中日事禱祀語為訕謗於是被廷杖前後繫詔獄四五年志愈壯既起廢官奉常猶踞陳五事以仰答 新天子之知遇一日定君志二曰畏天命三曰敬大臣四曰擇左右五曰勤朝政時近

獻徵錄 卷之七十 羊本

習用事之人以方導 上宴遊公所言妨已也亦途忤旨調外矣公既名高海內且自中朝清貴出宜薄外僚不屑事事也然在山東最肯留心職業暇則與僚友義河李公初滋潁泉鄉公善時講授湖南聞者興起蓋東郡因公在庶幾還鄒魯之風焉其司業南雍也真能以身為師而寶適承之祭酒深愧操批在前故自予以及大館師生無不著祭事公者後轉奉常當去爭欲請留而不能人以比唐陽公城然又謂陽公稍似激而公德器渾全實過之蓋公學聖賢之學非但節槩過人如陽公而已也嘗過公

淵源所自其蚤歲師事東廓鄒公龍谿王公以二公皆陽明先生高第弟子欲因以窺先生之蘊奧而得其傳既於傳習等錄皆口誦而身體美然而公之心未已也於是又旁求曲取上自宰執下至山林布衣遠而數千里外近在鄉井間凡有道望可印證學術者每往來辨難要歸於一是不喜爲高而無實之談故惟公之學能會知行於一條非窳言者比也性其孝居西疇公之喪及葬而廬於墓能盡哀以復古禮奉母劉太孺人尤善外頗始論事必跪而得請乃可獄中以書寄慰皆曲盡人子之情與二弟性恪居

獻徵錄

卷之七十

甲

垂老猶不忍分疑念族道恐離散置祭田以展墓而合食斛山晴川二公卒數千里吊哭於其家時輩傾已者顧其人才可用猶薦之當道無幾微芥蒂於中比垂歎口授子若弟遺囑猶謂生平以訐爲直者竹甚多戒子孫勿干有司祠鄉賢真所謂得正而鳴者歟公生弘治乙丑十二月年六十有四所奏跡若干卷真若干卷並梓行

太常寺少卿傅公

呂本

公諱佩字朝鳴虛巖其別號也上世本汴人至宋從高宗南遷遂占籍仁和高祖十二公曾祖得祥悖信好義邑令旌其間祖諱延定父諱祺號實齋母姚氏生二丈夫子公其季也姚孕公及期實齋公夢冠蓋貴人造門簾而生公公生甫三歲而實齋公棄世母鞠育訓課之童年即有志遠到經史皆通涉大義領數以病廢及冠始克專力於學補邑庠弟子員嘉靖乙酉舉于鄉至乙未余閱其卷學博而識高大奇之因薦列峻等同事者亦皆歎賞不置以爲真濟世才

獻徵錄

卷之七十

甲

也既而見其豐頤修髯以然出群輩及與論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莫不了然胸中余心竊喜爲朝廷得人當是時公聲名籍籍傳播士林不特余一人知之而已未幾選授興化知縣公至履殆剔蠹日夜皇皇求編民瘼其甚者軍竄奪民之田地而不稅不役民負累逃亡過半至困死無愬司軍竄者又深庇之而視民如讎前令不敢詰詰輒爲所構往往罷去公曰若是何以令爲吾奉天子命爲民父母民在倒懸而解安能視頰在位哉乃極言宿弊疏上於朝者三必行而後已雖沮撓百計至有擐甲以攻者公隸棘

持議益力卒還軍竈所攘奪於民者民乃甦田賦
平適余以使者過淮聞頌聲噴噴滿道路因折簡寄
之曰公可謂不負余之知矣民省公像立祠于邑公
以以餘力修治學官日群士子講說周公孔子以相
磨礪流濟河流繁繞週合如玉帶以故卿相之兆公
在興化三年百姓知公之心以為恩上官知公之政
以為績天下士大夫知公之才以為譽於是天子
知之召為兵科給事中公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
所以報朝廷者不遺餘力矣世廟幸承天公以
才望扈從有武定侯郭勛恬寵驕恣不法無人臣禮
獻敘錄 卷之七十 聖主
回鑿之日即抗疏劾之許肯奪職公聞命欣然就道
歸數年郊廟禮成得還章服公夙稟正直平生無脂
膏媮媮態又素有經濟天下志地方諸所利弊有可
以裨民生益國計者遇事侃侃論辨不少假聽者無
不捧手起敬以是親風使者咸謂公宜大用前後薦
劾凡十四上竟不用穆宗新即位廣開言路蒐羅
海內名士時巡撫趙公玉泉首薦公以應又以例當
引年僅晉秩太常寺少卿致仕向使不處山林壯
志宏議獲竟厥施其濟世安民奚難嗟夫昔人謂士
果能自為材耶公天性孝及事寡母色養兼至與使

兄南樓公皓首相聚朝夕怡怡母及兄病嘗割胸膈
肉和藥以進病隨愈救睦宗黨婚喪患難咸力佐其
費如糲粥以活饑民施衣以庇啼寒施飲以濟道渴
種種善事皆彰彰在人耳目其濟世之意於此亦可
槩見云

敘錄 卷之七十

聖主

太常寺丞張來儀傳

實錄

張羽字來儀後以字行更字附鳳本潯陽人朝史徵之後元季倣從家湖州領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再徙於吳洪武四年以儒士徵至京應對不稱帝放還再徵為太常司丞俄坐事謫居嶺南未半道自還自沉於龍江驛前羽博學好古文章精潔有法尤長於叙事詩亦清麗作畫師小米所著有靜居錄

賦徵錄 卷之七十

四四

太常寺丞金陵杜公環傳

黃佐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其先本廬陵人侍父一元遊宦江東遂家焉一元好交四方名士多哀其詞翰以教環以是環博經史長於翰墨其書法端妍至於行草亦各臻妙歲丙午太學初建環以儒士薦被除學錄以其書法示六館之士皆傲而式之尋入侍春坊大為皇太子所眷時天下以工書名者皆被徵而至然亦輩中罕見其比焉故環之書名騰京師學士大夫有所述作借其書以取重洪武改元遷太常寺禮部後為晉王府錄事給太常寺丞為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其母張氏年六十餘罷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毋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隨人至金陵因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元已死惟子環存其家直鷺州坊中門外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兩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顧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堂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掖歸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

賦徵錄 卷之七十

四四

解不更母濕衣奉康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
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又不知伯章
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兩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
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兄恭交好如兄弟
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
無他思時兵後歲飢皮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
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無所遇而
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
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願
其所為勿以因故輕慢與較母有疾環親為烹藥

忠貞錄

卷之七十

甲本

進七節以母故不收大聲語越十年環以營禮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
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
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
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
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
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猶
謹然母愈念伯 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
環曰吾累杜君 累杜君願杜君子孫咸如杜君言
終而絕環感而 之歲時常祭其墓學 十末 其年

太常寺寺丞贈太常寺少卿柳庄袁珙墓志銘

姚廣孝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十二月五日承直郎太常寺丞
柳庄袁先生卒于家計至京明年辛卯正月二十二
日其子中書舍人忠徹奏聞 上為之哀悼賜鈔六
百錠督葬事遣中官祭于其家二十四日忠徹傳奉
敕旨命臣廣孝撰先生墓志 謹奉命按吏部員外
郎 陳宗問行狀先生諱珙字廷玉姓袁氏系出南
自世多聞人宋南渡有諸子誠者知臨安府兼大宗
正司丞扈蹕至郵遂家焉其孫鑄以進士死忠於德

忠貞錄

卷之七十

甲本

右間曾祖諱景安登進士第祖諱衍隱德弗耀考士
元文林郎翰林國史檢閱官博學能文器量恢廓性
明果義有所不可則奮力正之故鄉間以忠直稱兄
行無子以弟澤民承後澤民仲子士元謂弟無繼兄
之義自於有司奉澤民歸宗而已為衍子俾得倫序
不紊自號菊村先生實德祐忠臣之嫡孫也生子四
入曰珙曰珪曰瑛曰璟珙即先生也先生性剛毅直
方不泛交於人安貧養志當勝國之季勵精儒業九
流百氏之書靡不涉究然時與願違遂游歷湖海間
遇異僧古崖於補陀洛伽山一見而許之因授以相

訪期先生後必以術顯先生決人貴賤壽夭禍福
皆如指諸掌凡求占者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語言
次觀其形氣然後斷以吉凶規以忠義雖達官貴人
遇之不以禮則拂袖而去聖朝啟運天下和平先生
乃歸鄆城之西聿新其先業所居前後皆樹以柳扁
曰柳莊鄉之人皆稱爲柳莊先生洪武間 上在潛
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先生即拜受即沐浴
戒行李而起及見 上大悅先生於是肅恭而前疑
神佇思俯仰左右一日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
言曰 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闊重聰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四九
龍舞其形若用即之志遠行虎步聲如洪鐘實爲蒼
生真主也但年交四十鬢長過膝即登寶位時 上
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錫爵殊
厚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 上嗣登大寶
萬幾之暇因感先生昔言之驗若左右券於是敕遣
內侍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賜
冠服鞍馬文綺鈔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 上
狩北方己丑冬十月尋有旨召至行在先生即日
道東殿特念其衰老非霜露所堪於是賜貂裘安
而敦遣焉既入覲獎諭有加已而得請展養

其家復敕臣撰墓志先生卒時年七十有六先
生平日篤于孝友親疾革則焚香籲天菴已之年以
益親壽疾果差人以爲孝感所致暨失怙恃哀毀過
禮先生時厄於貧囊衣衾棺廓爲之必竭其力由是
禮無不脩宗族之貧乏者恒嗇已用以賑之弟姝之
孤寡者咸推恩以撫之有嫁娶之不能者出財力以
相成之先生與鄉黨也正而不群妻子也嚴而有禮
交朋舊也以信義而不阿郵患難也救之惟恐不及
人有以役當徙而委之金百鎰不相聞者餘十年及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四九
其歸以金還之封識如故友人以事逮于死者莫之
能贖先生收厝以歸其母先生臨利害一以理勝略
無顧忌趨避其忠義正大如此先生好爲歌詩與客
燕飲酒酣擊缶仰天豪吟人以爲康節先生也先生
知命之終屬續之日怡然如常溘爾而去故鄉間父
老及所交游者罔不悲嘆公卿大夫士走哭奠祭者
踵相接于道平生剛方中正學純行端綽有古君子
之風於是 皇上見知特加禮遇豈惟其技術之精
妙而致然爾昔袁天罡父子事唐太宗名著方策以
爲希世之有今觀先生與其子忠徹際遇 聖天子

始終恩寵莫大之榮顯豈天罡父子可能跋及者哉
先生平日相人之奇驗九靈山人戴良傳備詳茲不
復繁

袁太常珙相術之妙在勝國時已擅天下洪武初姚
少師廣孝為縑流寓嵩山寺珙一見即以匡輔器期
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以高僧選入燕邸預
密謀言珙於 王王亦素聞其人乃託以珙名諫尺
籍遣旗勾取既至未即得見陰命選衛士長身多髯
貌與王類者九人王雜其中俱微服適帝拉珙入酒
肆飲 王位列第三珙遠前引其裾俯伏呼殿下衆
獻敬錄 卷之七十 五廿

哂其妄珙言愈切 王即起還宮召珙入見珙曰殿
下千里召臣而於酒肆相見乎問何以識對曰殿下
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知之皮皺而瘦龍掌無肉
也世所傳辨宰相於嵩山佛寺
識真王於長安酒家者即此更使詳視因極道天
表之盛曰年交四十髯長過臍當登大寶必為二十
年太平天子至悅由是遂決大計珙留燕城未久過
列校散卒多以公侯大臣官許之語往往流播 王
恐有他虞因遣還鄉其後渡江登極驛召至京拜太
常丞賜與甚厚及議建儲 上意有所屬遲回累年
使珙相 仁宗曰後代人主又相 宣宗曰萬年天

子於是國本始定他日見 仁宗於東宮問曰吾壽
得幾何曰過七七之年天福無疆及乙巳鼎成竟如
此教云子忠徹亦傳其術官至尚寶卿

獻敬錄 卷之七十

五十一

南京太常寺卿徐初傳 以下南京 實錄

南京太常寺卿徐初字復陽浙江會稽縣人永樂中由舉人授山東濰縣教諭秩滿擢戶科給事中洪熙元年陳治道十事皆見嘉納賜金織文綺陞都給事中宣德間陞大理寺卿中官姓阮者守遼東失利侍郎柴車按其當死者三十餘人初奏當誅首惡勿濫及非辜工部侍郎羅汝敬巡撫陝西坐事出官遇赦吏部輒復其官言官劾以為黨罪應死初曰是特失覆奏耳吏部因得釋初為寺丞楊復論事不合被劾俱下獄 宣廟特宥之正統初調南京太常寺卿尋獻徵錄 卷之七十 辛丑

致仕景泰三年七月卒于家初為人孝友寬平出言未嘗忤人至於論事決疑侃侃形於色及卒朝野惜之

南京太常寺卿愧齋陳先生音神道碑 倪岳

弘治甲寅六月二十有六日南京太常寺卿莆田陳先生以疾卒于長安西街之第先生諱音字師召姓陳氏別號愧齋世家閩莆之涵江宋明州觀察使淳與子仲剛俱死靖康之難旌其里居曰忠孝坊則涵江之祖也曾大父宗義大父光遠父崇澄號耕樂俱有隱操以先生貴初以耕樂翰林編修進南京太常少卿妣黃氏亦自濡人進恭人先生生而敦朴嗜學少長補郡庠生有文名年都憲俸時僉閩臬一見奇之遣諸子從之游舉天順壬午鄉薦登甲申進士第

獻徵錄 卷之七十 辛丑

人翰林為庶吉士成化乙酉簡授編修丁亥預修英廟實錄成賜白金文綺進祿一階壬辰乞歸省墓賜寶錄為道里費丙申滿九載陞侍講入侍經筵辛丑同考禮部會試癸卯擢南京太常寺少卿弘治己酉南京翰林學士員缺命兼掌院事壬子滿九載始進今官僅越二載遂得疾以卒先生天性孝友痛二親不逮祿養每忌日悲泣不自勝仲弟祖理家政為翰粟給遺授以冠帶季弟員事舉業親為指授遂領鄉薦叔母居孀力為贍給遺孤子女為之婚嫁族里之貧者周恤恐後平生和易坦率與人交誠意懇

或與論事知莫可如何率曰也罷人遂以此稱之弗
核也至其操履則剛介堅定不為勢利屈在翰林時
西廠初建方用事其爪牙常英者乘之鼓扇密捕兵
部主事楊仕偉于家并箠掠其妻事叵測人皆閉門
避之先生與之隣即登牆大呼曰汝何人斯非奉
上命敢擅辱朝臣耶其人詰之曰汝為誰而言乃若
是復抗聲曰我翰林侍講陳某也懼汝重壞國法禍
福非所憚其人為之少戢在太常時守倫中貴冤理
樂器歲久損失益多欲歸咎先生然實無預也同事
者亦密喻俾少俯就先生與之抗禮益辯論不顧其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五十四

勇其不可奪率類此居官詳慎於義所當為不遺餘
力為編修疏上時政十事皆切治體時論聽之及任
卿佐於凡祀享薦獻必躬為閱視務竭誠敬舉用僚
屬一秉至公人不敢干以私先生素明經學四方之
士爭欲出門下京邸至不能容經其指授往往取高
第嘗有一登其門兩魁多士者則先生造就人才可
知矣今太常齊卿章春坊王諭德整皆顯名者其他
布列中外尤多所作詩文肆筆而成畧不構思南京
士夫公卿之家凡有慶弔之禮必藉一言為重委

而請者無虛日焉先生始入官余忝同升得朝夕聚
處談經論史未嘗少間至相約遜為主以會箴規之
資切磋之益親芝蘭而醉醇酎者久矣及官於南書
問往來不絕嘗遺幼弟從之游教愛深篤蓋先生之
處友又可益敬忠信篤厚非他人所能及而今不可
見矣每緇閱篋笥見其遺墨為之愴然嗚呼惜哉先
生以正統丙辰三月十有七日生春秋五十有九

興化府志

音為人和易坦率細事無不可至分別義利則界
限截然在翰林時嘗上疏陳時政數事則宜不阿權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五十五

瑞黃賜有母喪省寺院監成赴弔翰林亦有倡議欲
行者音奮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監之門奈天下
笑何議遂止大學士劉吉起復音移書止之其後當
路有缺吏部欲擬音音曰陳某腐儒也不可用其為
少卿滯九載乃進卿音問學深博為古文肆筆而成
率平實有理致遺藁累十卷第員鄉薦常州府通判
子舉鄉薦舉正德戊辰進士孫須樂鄉薦歷和平知
縣性謹愿凝重故友某貧甚求佐須樂索篋中屢空
乃以一銀酒尊應之不令內人知其隱德足尚矣須
孝陰叙歷承天通判

南京太常寺卿呂憲傳

實錄

呂憲字秉之翰林學士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之子也以蔭錄爲國子生成化初又以東宮恩授中書舍人仍上疏乞應試遂薦京闈中書舍人之得應試也實自憲始秩滿遷禮部員外郎郎中擢南京太僕寺少卿改通政丙辰擢太常寺卿正德丁卯始致仕閱四年卒詔葬祭如制憲爲人坦易喜讀書作詩又習聞曲故文與行能世其家

呂憲字秉之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父原爲內閣翰林學士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懿憲有異質書過日成

庶徵錄

卷之七十

五十七

論未成帝精故訓尤善度時事多聞中文懿奇之既文懿卒英廟念輔導功推蔭補國子生成化丁亥授中書舍人猶刻志文學居常手不釋卷謂詩必經指授乃中矩則時黃巖謝方石詩有盛名途就學謝稱其所就非時輩所及爲文章務學左傳史記唐宋諸大家弗屑也或時獨坐朗誦史漢中警語首肯沈思客至若弗聞或感其志太高曰取法乎上斯得其中顧不以階身科目爲恨曰先公所期待我者詎止是哉乃疏乞應試報可言者劾其非例憲宗特允之有朕念呂憲儒臣子孫有志科目之論遂中順天

平鄉試時中書員多雜進獨與石淙楊公一清相

友善兵部事有與中書當會行者恃柄臣勢不復關白同楊論之得旨悉仍其舊秩滿遷王客員外郎石淙曰子攻文墨吏事非所習盍慎諸憲曰歐陽子文章不少夷陵之閱牘曹司故有部案皆吾師也已而能聲勃勃起公卿間進本司郎中珣球國乞歲一入貢謂子之事父定省不可間其意實利於賈市以自便耳廷議難之而患無辭憲請折之云若子之禮當從父命衆服其言西夷回回奏乞取廣東道歸國朝廷將從之憲執不可曰西域貢有常道更之恐

庶徵錄

卷之七十

五十七

有他釁且經涉江海萬餘里勞費將不貲途覆其奏丙午以薦擢南京太僕寺少卿建白處置操備馬匹免徵首種種子諸四事以公務之京師又上言立誠信習禮樂尊前王表英靈凡十有二事多見采行故事太僕馬數不得爲人所窺文卷例不刷浸以磨滅登耗無所於考憲曰他官不相涉是也太僕所掌何事而可不與知乎乃建白凡馬政卷許太僕官三年一照刷以爲例弘治中改南通政進太常寺卿祀事多更張卷牘浩穰至或相牴牾又采輯累朝沿革條條例若干卷事至按而行之至今賴以無誤正德丁

卯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稱其志存澤物而又官初罷
不克自展布其政事終爲文學所掩云

南京太常寺卿矯亭方公鵬生墳志

方鵬自撰

先生姓方氏名鵬字時舉矯亭其所自號遠祖萬二
元海運提領仲子富代之洪武中官錄其產誦成于
遠富兄德又以析居不與其難德又生榮榮生文貴
鵬之曾祖也祖槐庭府君諱盛始業儒教授鄉里以
高年懿德膺冠服與鄉飲父節菴府君諱麟例授福
寧州幕賓贈承德郡禮部主事詳見太宗伯顧公昂
臣新建伯王公守仁所爲志表母封太安人公以成
化庚寅三月二十二日生崑山南新瀆里長以明經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五九

補縣學生領弘治辛酉鄉薦第二名不赴會試開門
士徒自遠方來者彌衆正德戊辰與母弟鳳同舉進
授高等任南京禮部主事丁外艱服闋改南京刑部
陸員外郎郎中丁內艱服闋改南京職方道聞遊滬
之變蕪程赴難適車駕南巡備嘗辛苦調南京文選
所至頗舉其職言官交薦陞浙江布政司左叅議
辭不允歲餘又以言官薦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授
學政與部使者語不合意即棄官而歸累疏得免
仕自是屏跡田野放情丘壑嘉靖丁亥又廷臣
薦召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仍階四

卷之七十

五九

經建講官主考順天府鄉試復克廷試掌卷官編纂

御制同修會典陞南京太常寺卿三疏得准養疾未

幾有忌我者非例削去新銜終身不錄忌我者罷臺

諫薦剡交上而先生病且老不可用矣所著燭亭存

稿責備餘談續觀感錄紀元要覽行於世崑山人物

志名臣節錄藏於家先生受氣甚薄操心素危力不

足以任勞學不足以阿世故主者怒之以為慢法而

不武滯而不化悒鬱而不舒故達者病之以為拘平

生無他玩好惟耽嗜經史殆忘寢食故逸者憫之以

為癡赴人緩急若拯溺焚或其人以怨報德亦不中

獻徵錄 卷之七十 木十

止日用不給未嘗輕以干人人或告乏則傾囊而與

之弗吝故智者笑之以為愚晚嬰疾瀉杜門謝客不

入城府而躬慶弔故責備者罪之以為簡其為人如

此不足以當名筆之銘謹自述履歷如右他日納之

壙之中足矣葬某年月日則虛以俟

南京太常寺卿牛公鳳墓志銘

張壁

公諱鳳字道微別號西唐先世上黨人避元亂宗人

散居河南高祖諱大占籍于葉遂為葉人大生廣

生貴貴生麟世有隱德麟生鐸公考也始起家為陝

西隴城巡檢後以公貴封吏部驗封郎中公生而端

凝惻慈驗封公愛之長隨任乃邊方寡文學士公志

向學顧無書凡購得諸家盡讀之了其大義後任滿

還歲大侵乃僑居南陽驗封公謂公曰吾以薄宦歸

汝能力學成名吾無憾矣公由是刻厲入學為諸上

驗封公卒家益落公依季父和以居雖窘甚志不少

獻徵錄 卷之七十 木十

衰乃正德庚午舉于鄉辛未登進士第時冢宰遂春

楊公考選諸進士為給事中獨奇公卷留授驗封主

事滿考陞驗封員外郎郎中時沐國公薨其子景欲

自滇襲爵當路者為請公曰沐氏世為守臣自 祖

宗朝皆陞見請襲并謝今若是與海外諸國何異卒

從公議時寢寧用事嘗挾勢囑索吏人莫得吏代役

厚賂公喟然錦衣金吾要官顧為羣小囑耶竟不與

部中事無纖鉅必執例以行冢宰晉溪王公稱公為

執法吏 武皇帝南巡公率僚眾抗疏諫詔杖之廷

頃死 今上登極錄言者功陞公俸從四品已邪

考功郎中公悉心采覈不為毀亂真家宰白巖喬公
一日出一帖云茲實鑽刺得官者公視之曰諸固不
能盡知中二人皆九年考滿陞級非速化者喬公大
駭怒投帖者因命公詳覈之留者大半愈益重公久
之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調太僕寺少卿奉勅督畿
內馬政公振頽修墜馬政大舉陞南京太常寺卿公
益寅清飭修祀事神樂觀隸太常故事錢穀俱免覈
公召知觀語之曰 祖宗優若曹甚厚予故不檢括
顧可諉不知乎乃粗為立法歲積羨米四百石復命
量給觀中老弱投閑者人人感悅己丑夏會奉天門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六十一
鷓鴣災詔兩京堂上官自陳公遂上疏請休 上可
其奏乃納祿歸所忤當國者乃以前神樂觀餘羨誣
公公援律奏辯得白既歸生產置不問即小築城南
以居與其子弟日講誦其中倦則登眺游行嘯詠終
日有詩惟興所至而止平生少病一日晨起偶瞑日
若悶暈狀家人驚掖已不能言端坐而逝享年七十
有五配任氏歸公時室懸磬僅備金爨宜人躬浙水
績紡以佐日用子若女雖孩提言色不少假嘗口凡
不肖子皆毋匿不父聞致終失教耳及公貴俸入漸
豐惟儉勤如故封宜人先公卒

南京太常寺卿贈禮部右侍郎諱文簡穆公孔

卿墓志銘

王道

嘉靖己亥八月南京太常寺卿玄菴穆公以疾終於
家計聞士林驚嘆 上悼念經帷儒臣詔贈禮部右
侍郎諱文簡遣官諭祭兼營葬事蓋備數也公諱孔
暉字伯潛自號玄菴山東堂邑人曾大夫弘潞州訓
導妣南氏大父彪朴菴處士妣任氏父清耆儒妣任
氏繼黃氏公既貴馳恩初封父徵仕郎翰林院檢討
贈妣孺人繼贈大父父皆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
妣妣皆淑人公少穎悟凝重未成童即文章奇古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六十一
為識者所器年十八遭母任淑人憂哀毀嘔血以盡
喪聞弘治甲子舉山東鄉試第一乙丑登進士第被
簡為庶吉士讀書中秘丁卯授翰林院檢討已巳預
修 孝廟實錄成忤逆瑾意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
還舊職辛未同考禮部會試壬申遷南京國子監司
業癸酉以外艱歸服闋改北監司業尋丁繼母黃憂
服闋改翰林院侍講克經筵講官嘉靖紀元壬午主順
天鄉試乙酉預修 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庶子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修武官續黃丙辰壬考武舉公
凡三執文柄皆號得人試錄出識者輒指其源于理

者曰此玄菴筆也已而果然是賊入直便殿日講公
既以經術侍謂足以行也因據所得發爲講義簡明
剴切寓誠規諫聞者皆悚敬焉未幾進掌院事兼撰
文官誥勅首遵 聖諭崇雅革浮遂定爲一代詞命
之體庚寅冬十有二月 上於文華殿奉安先聖先
師神位因論講臣人各陳經書大旨一章與以不負
所望於是公獨取孟子卒章發其見知聞知之奧以
祇若 聖天子纂承群聖之志篇末獻言指切時弊
則所謂放佚交修之實目前緊要之事以仰副 聖
明之望者也大略謂用人者不肯體 聖心布公道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使私求者易進直道者難容由是內外大小臣工明
不改操趨時道化未洽皆由于此故欲用人之得其
當在聽言之致其審偏聽則蔽蕪聽則明以一人愛
憎之口爲人才邪正之據此用舍之際或有未究於
理者夫奏入聞者聽之明年春某月日公已赴闕候
講以陰雨免朝隨衆而回俄聞 上御文華殿亟馳
以趨已不及矣即上章自劾明日得旨改南京尚寶
司卿舉朝駭愕給事中葉洪上言穆某聖代淳儒留
之左右必足以裨益 聖德不報公惟循省自咎無
幾徵見于顏面壬辰轉南太僕少卿癸巳遷南太常

公德望隆重善類推允自爲學士至官太常况
干擬侍郎皆不果用然益昭與論之有在矣甲午夏
以疾自陳得致仕歸公自是杜門靜養與世相忘而
望實益彰薦劄交上朝野頤頤莫其復起不幸天不
憖遺奄忽至此嗚呼悲夫公資稟既純問學尤邃初
留意古文詞已嘗闡其奧矣既知其無益棄不復爲
乃篤志正學研窮義理體之身心其所造卓然處可
與儒先君子同不謬於聖人而公不自以爲足也嘗
謂古之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
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也邪於是袂去藩蔽力肆恢弘經訓之外雖世儒所
斥以爲異端如佛老者悉取其書精擇而詳說之以
與吾聖人合曰性中固無是分別相也又之洞見道
原通達爲一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
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
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碍觀此則公所得信乎玄夫
故其見之行也無事矯飾而中正純懿自中禮則孝
友之實取重鄉評忠信之德孚於朝著在南雄時父
對君適患風疾公左右醫藥食寢俱廢及卒柴毀骨
立殆不勝喪後喪繼母亦如之有弟八人相繼天逝

公哀悼之久而不置子其孤遺皆至成立宗鄰姻友
媿睦周至不以貧格恩教人每薰以和人一親之故
及門之士多所成就立朝雖久而位不稱德未究厥
施然志操雅正字量深沉當事變揮霍波瀾反覆之
際人多不能自持公處其間超然無預確乎不移泊
如也同時縉紳無問趨向同異咸宗仰之以為不可
及知德者至擬諸程伯子云晚年病痺不能食者數
月而神志益清文思煥發皆其自得之妙有塵垢
斯世遨遊太清之意其於紀實去來蓋亦儻然庶幾
孔子所謂聞道者夫公所著述有讀易錄尚書困學
獻徵錄

卷之七十

本六

前漢通紀諸史通編遊藝集各若干卷其大學一處
玄菴晚稿則病筆也生成化已亥正月十六日享年
六十有一

南離志

黃佐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少端慤寡言博覽經史
有深湛之思弘治甲子有 詔用洪武舊制以京職
兼主各藩試事主事王守仁校文山東置孔暉舉首
時論稱得人焉乙丑連取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授
檢討每玩索有得輒輯成編同館崔銑見之嘆曰
渠妙契疾書今復見矣正德己巳逆瑾用事

儒臣不附已因纂修後以擴克政務為名調南京禮
部主事庚午召復檢討同考辛未會試所得多知名
之士壬申陞本監司業既至以身率諸生惟令靜默
窮究義理毋瑣瑣口耳記誦中人以上類多從之癸
酉改北監罷歸然後被教之徒思模範如孔暉不
易得也服闋改翰林侍講在經筵進講經書多所規
諫嘉靖壬午主考順天鄉試簡拔尤精尋歷春坊庶
子兼侍講學士太常寺卿仍兼學士卒贈禮部右侍
郎謙文簡孔暉天性好學雖王守仁所取士未嘗宗
其說而非薄宋儒晚年乃篤信之深造禪學瑣宗儒

卷之七十

六十七

沒作得有此方為了事人之句論者以此窺公所
詣云所作詩文精確不苟在南監時宅中多竹吟
有得輒題其上後郭維藩為司業南行贈之以詩有
句云書聲山下月詩思竹邊秋崔銑謂玄菴一聯模
寫孫妙境矣每舉以為詩家三昧云玄菴蓋孔暉別
號也

南京太常寺少卿鄭雍言傳

實錄

南京太常寺少卿鄭雍言浙江鄞縣人由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與修性理大全書成授中書舍人轉行人司副仁宗監國南京時每被命作詩文遣詞無滯仁宗喜之且謂其楷字端嚴類其為人宣德間命於內府教內使書尋陞河南按察司僉事仍留內府供事一上初即位始遣就職秩滿陞太常寺少卿雍言性謙謹與物無忤文思且贍尤工篆書日應四方之求無吝色景泰元年五月卒

康復錄

卷之七十

本

南京太常寺少卿夏瑄傳

實錄

夏瑄字溫華湖廣湘陰縣人贈太師謚忠靖原吉之子年十三以父蔭為尚寶司丞後以母老乞就養陞南京尚寶司天順戊寅陞少卿秩滿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司事成化十七年二月卒年六十四計賜以祭瑄少頗豪放喜議論亦頗能屬文大臣蔭之子能問學者惟瑄及楊士奇子導知名子崇文舉進士為南京吏部郎中

康復錄

卷之七十

本

南京太常寺少卿郎瓊傳

實錄

郎瓊字希夫浙江仁和縣人天順庚辰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預修英廟實錄書成遷修撰修續資治通鑑綱目轉司經局洗馬未幾權南京太常寺少卿至是以三年考滿入朝卒于旅寓時成化十八年四月賜以祭如例瓊性方介自守有所不為為文不尚華藻所至與人多不合其在太常寮案頗不堪之然無他勝人亦不深咎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稱行狀

公諱稱字務教系出漢長沙定王發次子安成思侯禮之後號荆山劉氏由荆山析居永新之藥湖由藥湖徙城北公之曾祖諱元杰贈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妣歐氏贈淑人祖諱髦以易魁鄉闈隱德教授學者稱石潭先生封翰林院編修妣楊氏贈淑人留氏封太淑人考諱定之歷仕正統成化間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安妣賀氏張氏贈封俱淑人公賀淑人出也兄弟八人於行居三成化八年以任子恩例授中書獻徵錄卷之七十一
舍人進階徵仕郎為中書十年陞大理寺副食其俸仍掌中書科事又四年陞南京尚寶司丞弘治八年丁繼母張淑人憂服除陞南京尚寶司卿進階奉政大夫正德四年逆瑾竊權罷歸田里明年瑾敗詔起用公復補任如南京公是年以病告特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致仕歸數月而卒正德九年十月十二日也年六十有三公天資純朴習聞祖父之訓而謹守之歷官四十年寅畏小心始終一節以是無憾於公議中書命曰盡心所職勤慎可嘉尚寶命曰才識優長性資謹厚皆其聲實足副云方逆瑾欲去不

附已者易以他人使恩皆出其私門有以賂得免反
超遷美官者或以諷公公曰吾豈可以辱吾先聲故
公之遺廢而復起也人皆榮之家居昧爽詣祠堂焚
香展拜即就張淑人寢所省候起居屬有疾疾家人
多出避獨供湯藥不離左右及其喪之日哀毀如禮
與實生已無異四時家祭一遵成規行之遇忌辰尤
悲不自勝接人謙厚質直一出於性然不為矯飾以
徇時俗其言語訥然若不出口至論先朝古典古今
人物出處則各有條緒婉不倦五任皆職清務省公
暇坐靜室閱載籍以自廣吟詠極有典則作字難合
歐陽錄 卷之七十 七十一
卒不為行草其別號曰拙菴晚年更號歸田叟石澗
文安二先生學行著天下天下樂道景慕蓋有願為
執鞭而不可得者及接公之容儀而聽其言說則莫
不起敬以為前輩之風韻猶可想見於斯也公可謂
能世其家者矣

太常寺少卿夏公良勝墓志銘 歐陽錄

南唐夏氏相傳出真州制置使貴之後君名良勝少
穎異漸漬家學又經鄉先生圭峯指授為文辭警拔
不群丁卯虛齋蔡公視學至建德蔡公之亦視乃君
訝曰子異日為良臣無以勝矣改名曰良勝而字之
曰于中是歲舉江西鄉試第一人明年第進士觀政
工部尋丁繼母王憂又明年丁父憂夫公喪壬申起
復至吏部議補科道鄉人適操司事有言宜用贊候
之君不可予因贊其決投牒二日補刑部主事君略
無悔也日與諸曹講求法比公暇與于七人者為文

歐陽錄 卷之七十 七十一

字會癸酉調吏部文選司主事一切饋遺無所受非
其人雖求一見不可得甲戌同考會試乙亥轉稽勳
員外郎丁繼母程憂程事恩夫公僅兩月遺命屬君
无切君以故持齋素不悅者造作口語謂匿喪俟
其傷德亦甚矣服除以原職召補考功司與辰彬
蠱惑 先帝南巡中府詢君與進賢萬汝信連署
論之下詔獄拷掠毒至不願竊旨廷咎之垂死矣空
以不死類有護持者云落職歸家設講授生徒
增置祭田始作家譜推分業以居諸姪郡大夫
郡志數月成稱有史法今 上即位還諸官

補考功員外郎人材贊不肖地方險易事與筆所宜
莫不廣詢備記太宰白巖喬公才之特奏補文選郎
中君惟公惟清於資格外時有超遷莫不厭人心裁
抑僥倖士風為一振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未行為驗
人所詆亦會當道什賊降知茶陵州三年政成有差
吏風倖新悉入公帑時疑其矯君曰良勝待罪臣也
比寧足贖耶戊子 詔發為民明年備摘議禮稿以
聞逮至繫臺獄三年謫戍遼陽三萬衛邊士從者數
十人時作為歌詩殊有自得語丙申十月病屢越二
月望後一日卒後二月詔至不及聞悲夫距所生成
麻徵錄 卷之七十 七五
化庚子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五十有七

南京太常寺少卿黃佐

黃佐

國家必有慎憲炳發之臣獻納匡楨而後中外賴以
又安正德之季忠賢滿朝若吾廣毅齋黃公其人
公諱重字子任南海人正德戊辰進士授行人雁外
艱歸服闋復職壬申使 伊瀋葬祭事竣卻其金帛
鞍馬行至懷慶遣人馳投復卻之筮任之初行已蓋
嚼如也癸酉使遼東勞夷人却鎮巡例贈如使伊時
甲戌以績最擢戶科給事中巡視內十庫光祿寺宿
弊俱革乃建言重名器久任用慎薦舉省權課四事
戶部奏從所省商旅稱便已而清理畿內倉場權貴
麻徵錄 卷之七十 七五
避焉丁丑復以績最獲賜恩父母時左都御史彭澤
坐夷情削籍公奏請寬宥以昭往功與論題之尋進
兵科右給事中考選京衛武官淑慝罔弗當者會
教皇帝北巡迓駕有勞賜金幣數事遂疏乞歸省復
賜寶鏤行夷展復在尋罹內艱歸癸未服闋補吏科右
給事中市駐李陽鳳挾中官勢恣為奸利方付刑部
俄改錦衣獄尚書林俊執奏不聽乃疏慎政令以請
治安會災異修省復疏 詔令不常爵賞太濫聽
不弘營建不節言甚剴切聞者危之甲申夏進其
左給事中大監潘真出鎮荆湖違例丐請公

避秋以言禮杖于午門外尋進戶科都給事中賜金幣寶鑑丙戌克武舉考官丁亥畿內饑疏請賑濟詔行其言多賴全活入侍經筵擢南京太常寺少卿先是三擬進秩皆不報久乃獲遷此蒞事養往厨後人受其惠已丑星變以自陳致仕忌者快之公論惜焉時同年呂柟謫金陵管書喬岳大川氣象青天白日襟懷以贈歸藉草堂刻神書以自况云公平居和易諾諾然嫉惡回義則勇奮不顧有姊適曾氏而貧每損竹所遺其產業同僚張漢卿落職貧甚瀕行傾囊贖歸之庶民有官責其遺課番死者見即為之

獄徵錄

卷之七十

七六

代償也但應等小人誣陷盜獄為白其寃皆得釋他如革權綱之屏繁悍勞之歸鄉人頌德輒自遜謝其行誼類此無幾如京疏請起用而公已卒嘉靖己亥七月年六十有二計開上遣官特賜諭祭

南京太常寺少卿汪公側行狀

公諱仰字有之姓汪氏系出徽州越岡公華之後子孫自徽徙江西之貴溪再徙弋陽世為弋陽人曾祖諱志福領永樂庚子鄉薦官岷府教授祖諱仲瑞累贈禮部左侍郎考諱鳳貴州布政司左叅政贈禮部左侍郎妣祝氏封淑人生五子長傑工部郎中次佑不仕次俊禮部尚書次偉吏部左侍郎公其季也初父兄懼門戶太盛為公擇今名曰留少子力咩自給耳公顧會曰兄輩能讀書進取我獨不能乎以易領弘治戊午鄉薦屬叅政公邁疾而諸兄宦遊公日侍

獄徵錄

卷之七十

七七

湯藥不離側暨遭考妣喪先後殯葬如禮用是久瀟然益得肆力於學正德丁丑領南宮薦廷試賜進士出身第一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己卯授編修階文林郎庚辰同考會試所取多名士乙酉以纂修實錄成陞侍讀丙戌克經進講官敷陳啟沃多所稱旨有白金文商之賜是歲復同考會試秋奉勅校書闕中尋為要人所沮不果行自是假考選翰林謀擢公去矣河榷陞四川叅政遼庵揚公曰朝廷日親經筵方欲求賢汪侍讀賢者也豈可使外補乎擢者顧益甚十月復入講尚書皇極敷言公依蔡傳衍義不明

言君臣一倫蓋君道在皇極中已齊者因密奏云
個講書無君臣倫蓋譏訓也且個乃前禮部尚書後
吏部侍郎偉之弟云如擬落職通判寧國府齊者陽
以好相送且窺公見公談笑如平日諸兒誦聲不絕
不覺自失有悔言在宣州閉門省過不與民事上下
默受其庇諸生暨屬吏之子從游講學者三百餘人
彌年咸克然有得宣俗尚巫覡喪葬多非禮自公之
講學也務以孝弟禮義為教俗漸移易已量移松江
府同知同知職清戎公行其所無事戎清而民不擾
沿瀕江常患水寇公下令通水處各為門時其啟閉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七十八

盜不得恣睢公久淹郡邑宦情已微至是聞詹宜人
疾篤遂拂衣去有部使者銜公固劾公擅離職未報
而南京宗人府經歷之命下矣公曰吾歸及與老妻
訣足矣因繳還經歷告身家食待罪辛卯被劾事白
有旨復職時宗伯公尚存公不忍離雅有終焉之志
已未臺諫舉天下遺賢數十百人而起用者僅十許
人公與焉丙申春北上道改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
尋出為建寧道按察僉事在闔三年政不苛而事集
部使數薦之建有髡而俠者小民逋負輒致之桎梏
善禁官司無能誰何公立寬之法斥散徒從毀其廬

舍百姓莫不稱快公嘗蕪得浦豪黃姓者惡狀郡縣
不能捕公使人謂曰汝無父竄誠畏死第出我痛懲
以觀其後可也己而自縛至公懲誠而遣之其人遂
率化富人張某為賊所殺賊不得或疑其姪利所有
而戕之公蕪究無狀讖之部使而建守受反間必欲
構之死地部使復下公議公曰殺不辜以媚人我不
忍為也後部使代至卒如公議戊戌發礦事起公嘗
產礦地躬入山谷勞瘁特甚自是病矣嘗建皇華樓
閱敵雄峻為一方巨觀功成而民不知費公自為記
云又修建寧府志武夷山志人物志刻史漢異同李

獻徵錄 卷之七十 七十九

建州集皆行於時己亥冬以考績過家明年春陞南
京尚寶司卿秋七月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公素患痰
火至是日就尪弱會災異策免大臣公即自陳求去
得 旨不允十一月復具疏乞休命未及下而公已
卒于金陵寓舍時嘉靖十九年庚子十二月距生成
化甲午十一月年六十有七公天性峭直議論英發
無諱忌若與人寡合然其中實坦蕩雖以此遭擯斥
淪落而賢士大夫推其梗介亦以此為兒時即能以
禮自防不為利疚自鄉薦至蓋棺四十餘年公門無
私言遇有枉者輒公言之教授公嘗遺田四十畝

生員田資諸孫以勸學日叅政公入邑庠享之而公
兄弟箕裘不墜因世業焉嘗與兩兄議讓還而伯氏
卒竟如議捐為義田與族人共之其清修退讓行于
家者類如此文章平正明暢得歐公典刑有集若干
卷自號東麓主人學者稱東麓先生云

南京太常寺少卿麟洲王公世懋墓誌銘

王錫爵

嗚呼此故太常少卿王公之墓也公名世懋字敬美
父大司馬嘗命之曰吾聞東海有鳳麟洲爾庶幾埒
而兄乎置其讀書之室曰麟洲已而慕王君公之行
別置號曰檣東生宦小達思自挹損更署曰損齋然
而學者稱麟洲先生如故王之先自即丘子覽而下
世有聞人至五季而有諱仁編者為吳越王鎮海節
度衙推官嚴之分水曾孫縉為宋左司諫六傳至夢
聲為崑山州學正即其官家焉崑山後割隸太倉州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十一
遂為太倉州人祖傳歷官至南東兵部尚書為弘治
正德間名臣父忬歷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總
督薊遼軍務贈兵部尚書為嘉靖名臣妣郁太恭人
公少慧有英氣應對機警鋒出甫十齡而病瘵大司
馬憐之不欲強以咕哩乃公顧益苦私習為文章其
師愧歎以不如自解去以補國子生中戊午順天鄉
試已未舉會試 賜同進士出身肄事兵部當是時
公父大司馬在薊遼虜方深入而相嚴欲以是中之
建下獄公與兄鳳洲公欲上書請代而大司馬阻
止之曰 上怒方熾是沃之膏也毋速我死遂不

上明年庚申大司馬竟不免公兄弟扶喪歸廬藁之
側朝夕哀奠啜粥茹素太恭人憐其瘠而手和肉羸
界之弗食也比三年除服猶被白布單衣不敢與宴
會聽者樂惟於詩酒夙所嗜以自陶寫而已時鳳洲
公業為海內詞宗而其同社友李于鱗汪伯玉諸公
皆有盛名當世公最後出與倡酬諸公輒大驚賞呼
之小美會 莊皇帝登極公兄弟於是伏 闕上書
辭大司馬寬久而乃白又會南省臺以公兄弟薦太
宰固欲俱起之公乃奉太恭人命謁吏部選中途而
報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曹事簡公得以其暇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全十一
肆力於文文益工居無何以郎中養病攝曹事而魏
國公之事起魏公者老而無嫡子其長子邦瑞弗愛
愛嬖姬鄭之子邦寧會夫人薨貢練請於 上以勸
繼封且謀為邦寧奪長地會有 旨悉按錄諸勳賢
當襲者入國子習禮魏公猝急畏公議遂以邦瑞應
時少宰林濂頌部喜而謂公中山王之德遠矣能處
其後人不遺禮而諸為徐氏居間者大失望乃給祭
酒姜公曰邦瑞強年矣而始不稱冑子者何以邦寧
故也且邦寧不為嫡而何以母拜 天子詰稱夫人
姜公疑未決而返之儀曹儀曹復返之魏國魏國乃

以二子俱請林公甚憐之然無以難也公乃移書都
督慕曰鄭夫人 且表也其應封與否非所敢論第邦
寧之生在未封前則均庶也而邦瑞為長何兩請之
有林公大喜卒從公後邦瑞卒為嗣魏國鐫祿諸居
間者絀祭酒亦坐註誤罷而後以無貽白都人至今
稱王儀曹不訛法也居歲餘遷北儀曹員外郎檢緝
宗牒詳謹無言會以太恭人病請告歸至池河聞計
以不及待疾哭數絕而進祭酒服除補祠曹尋遷尚
寶丞會傳劄二御史上疏言事觸江陵大相怒下獄
公與大理卿石公為傳治裝為劉營救以是失大相
獻徵錄 卷之七十 全十三
旨方奉 命弔祭秦藩遷江西參議治南康公端端
懼不免乃精心訊牒勤職業而御史因挾與俱之九
江饒州時分巡者未至一切以委公公未嘗習為及
其治之輒精於是御史以為材而異之尋入賀 萬
壽還遷其省副使理驛傳驛傳在江右最繁官其地
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而會時政裁抑冒濫則又奉
行過當至學官有徒步出入者公為令下諸郡縣求
其平上之臺臺著為令已縮司篆及署分巡道嘗有
會至繁猥公于吏事益習有所剗割曲當理情則
更莫敢措手尋監秋試冬入計南自令者以進士

可五載矣始用小苛辨得上官意屢登薦書以是益
驕橫直凌司府莫敢誰何公盡發其奸而去之時
司之從事者新不能有所悉亦一以屬公當省臺大
會方岳覈二千石及黃綬以下禁自察公獨條對侃
侃太宰嘆曰才難不其然乎今者睹練事敢言獨吾
省藩長與江右臬耳大相故知公材聞太宰語欲收
之會公感疾上書乞骸骨大相寢不奏而山東學使
者缺太宰以風公公力辭歸聞化女事而慕之以書
自通無何別去公嘗決一文字訟而父辟其公痛杖
其子且誨之已乃命杖其父其子前前護南代始

欽徵錄 卷之七十

八十四

釋之父子感悔如刀有良帥者好偵諸轉得其忠
日三代不啻是美終視陝西學政強就其其所
東明暢澤雅甲也者諸生欣待師無何而有給事中
某御史某故計余與大相忤乃上疏指摘化女事謂
余與鳳洲公結張為幻而留省應之至波及公業已
報聞此竟矣而公慨然謂身為人師率即事弗竟何
顏復臨諸生乃移文兩臺乞骸骨而余第家馭亦自
河南謝學政俱歸久之大相卒太宰第諸道學使此
兩人俱上考尋起公督浙江學政辭不赴甲申冬復
起督福建學政鳳洲公謂公可以出矣余處子又處

乃偃蹇 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于是公勉而
任時大試期迫八閩故材致一邑待試無慮萬人而
其鄉薦紳所在雲集意皆有所望公一切謝却之專
心閱卷甫三月畢事所升汰皆服人進其者左蒸政
分守福興道入賀 萬壽於道報遷今官居金陵雖
甚適少事特不勝士大夫筆視之請戶履如錯遺余
書讀古人生我名者殺我身之句意色愀然而無
以絕也性喜山水且欲盡遊諸名勝補昔遊所未足
緒成一家言而公業以勞損成病火灼于喉寢食為
減乃移狀於脚沈為具疏請下吏部極稱公賢姑予

欽徵錄 卷之七十

八十五

告治病病痊有司奏起用如六卿例報可途歸里第
明年四月手書折產遺戒多理身齊家要語檢理身
後事喪禮為儉令宅人積日計之弗及也日吾自今
端坐以俟期而已屬歲大侵餓孳盈道公乃倡諸大
姓行糲粥全活可萬計死者浮屠法濟之沽沽喜日
吾胸中更無事矣然尚矻矻著述有澹思子望崖出
外篇經子臆解其課子姓為諸生較藝不怠而
才善志將百日病復大作二且而粒絕又二日
命移席中堂強起坐飲少水亭午呼楮墨手書
鳳洲公決大槩謂種種諸證俱現恐在旦夕

不唯加以學力定力遂能經死破惑六親既以無情即見兄如不見也末復謂天下雖存饑聖主能獨賑事尚可為惟願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聽人言稷人過諸君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即死無憾既藏書未發迫與自力起使人掖而據胡床盟手與足既畢諸子問有言否曰四月書已蓋之復何言不昏故否曰無念何所昏散翛然遂逝公以嘉靖丙申生歿于萬曆戊子春秋五十有三耳平生孝友重名義其施予稍拔而能不失居恒不輕為公府居問閭有之必宗戚之困阨不平者若州里之利弊不

厭徵錄 卷之七十 八十

能控者嗜義若渴有所聞汲汲行之遠識長慮悠然能見事後少亦微有耳目之好觸一語立斷遣之居官好為條教煩不至瑣尤能曲暢物情因事為功好提獎屬吏即不至曠濫未嘗不弘揜覆以故多感之少而通易晚視學政旁通諸經皆能最其大要亦喜讀二氏書恒謂吾于兩廡喪亡所會奇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耻之以故望崖編諸書要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賦晁文元也其詩文繼鳳洲公而起世以比宋之一變所著詩文集共得五十餘卷其闕部三郡圖說魏元

原缺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一目錄
光祿寺
卿
張泌
汪宗龍
張忠
馮惟訥
少卿
秦玘
史後
寺丞
丘秉文
署丞
李昱
南京光祿寺
卿
蔚能
張賓
陸淞
馬理

郝郁

陳煥

盧宗哲

李紳

馬從謙

原缺錄 卷之七十

寺丞

丘秉文

署丞

李昱

華理

南京光祿寺

卿

蔚能

楊燦

張賓

王紹

陸淞

頁易

馬理

張袞

教觀

刊行

畢

卷之七十一目錄

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一

光祿寺卿

光祿寺卿張泌傳

實錄

張泌鳳陽潁州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授兵科給事中
和易謹厚勤於職事陞都給事中再陞光祿寺卿在
光祿二十餘年于御膳必躬視精潔然後以進其祭
享必潔清宴會必豐美馭下以寬處事以公眾皆服
之嘗與井泉同發中官陰事 上嘉之特詔兩人有
免免死罪二次永樂十六年充讀卷官至七月卒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上悼惜之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喪具泌容貌豐偉
運大體後吏部每奏除光祿官 上必問其人得如
張泌否同時有寺丞仲謙山東黃縣人才能不下于
泌侍 皇太子監國甚見信重兩人相繼卒自是任
光祿者鮮能及之

光祿寺卿郝公墓志

楊士奇

郝君諱郁字文盛世家永平之撫寧文盛自幼其必貴稍長俾學甫冠有司擇主案牘其難肅清之後論守城功授陝西咸寧縣丞未行改光祿寺典簿授從仕郎持躬勤慎釐務周悉秉諫用和厥譽以起陞本寺丞授承務郎益克砥勵時并泉為光祿寺卿恣無忌畏罔上侮下至於儲君亦肆讒間文盛盡力彌縫靡有遺闕泉既以罪黜遂超陞光祿卿授亞中大夫賜誥嘉獎贈其大父父皆亞中大夫光祿寺卿大母母皆淑人封其妻聶氏淑人郝君感

恩愈篤弗懈凡祭祀供御宴會之事必親視間有疾靡敢違暇蓋恭事四朝始終一心待遇之厚有加無損正統二年二月以疾卒計聞賜祭命有司營葬文盛為人質直坦易無城府居家事親孝撫其從弟勝貴壽盡友愛居官處僚屬和馭下寬平其也眾咸悼惜之向使文盛當并泉無狀時稍有分毫混跡或不周於謹豈復有後來此隆遇享年六十有一而官光祿者三十有四年可謂榮矣亦其發諸已者有以致之歟

大理寺少卿進光祿寺卿汪宗器傳

賈錄

大理寺少卿進光祿寺卿汪宗器字鼎夫直隸繁昌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廣東薦賢黜貪得激揚體陞南京大理寺丞進少卿莅獄平恕時劉瑾撓法動多掣肘遂決計以母老乞終養疏凡五上允之特進光祿卿致仕正德四年三月卒宗器襟宇闊爽善談論襟以滑稽纒纒可聽與人交有情誼縉紳多愛敬之

教錄

卷之七十一

半

光祿寺卿陳公煥神道碑

嚴嵩

陳氏世家餘姚以宦業稱公諱煥字子文自號西愚
曾祖孟雍贈吏部文選司郎中祖雷封彰德府同知
父廷敬勳州判官公為湖廣叅政時以太廟恩得贈
祖及父如其官祖母孫氏母于氏皆贈淑人公初以
禮經魁浙士既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董漕艘
于淮丁內艱服闋補管繕未幾疏改南京由南刑部
主事自外郎歷禮部主客儀制郎中陞廣西右叅議
雲南提學副使湖廣右叅政江西按察使布政使入
為光祿寺卿致仕公天性淳厚居官以仁恕為心至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

義所不可不為苟同當在淮時 武宗南幸巨閘悍
將從所過大索賂莫敢違者公曰禍福命也何以賂
為弗賂亦不及于禍在廣右分守柳州猺獞出沒為
患參將沈希儀領兵界上欲誅之公謂之曰獞不可
盡雖兵之不能止其患不如諭之義以恩信撫之遂
與希儀入其境召諸酋長更為約不犯則賞之諸酋
長大悅聽令擁輿送出境而不犯柳州滇南士習異
中土公之教切切惟安貧執義以廉節為先率之自
躬士由是知方焉歲已亥今 上駕幸承天所過有
司或坐供張不具得譴湖廣撫臣以奉迎事殺公公

條其鉅細罔不飭備復奉旨督修 顯陵公彈方
工務極壯固稱 上意而諸監視及承事者因緣
沒皆不得肆告成詔進一階有金幣之賜一日渡漢
江大風兩舟幾覆眾擁公泣公乃命舟人拯溺者活
數十人竟以無虞任江西獨四年安和寬簡官民便
之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恃力與有司抗乃逮至庭
下察之憫人也貸其夙笞之卒改行為良民所行每
若是光祿典內府諸饜饐中貴率溢額以需公披籍
應之中貴頗不便因構語中傷之公於是浩然有歸
志會歲考察諸大臣例得自陳公稱老乞歸甚懇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五

上乃可其奏公歸則開園于舊第之西南壘山鑿池
蒔花木構亭其中中有八景皆以愚名自為文記之
歲時約里中故舊賓客讌飲相娛樂飲輒至醉醉更
稱曰愚醉也然則公誠自託于愚者耶其為士者曰
西愚公豈真愚耶嘉靖庚戌十二月三日卒年七十
有三公之所履兩途 大狩一治 顯陵他人或惴
惴慮不免而公皆因之以有譽名柳夷之畫宣恩以
樹威漢江之危急人而忘已吉蒙之獄捐文以得情
益仁厚成性而智足以行之閱材遠識固去倫類什
伯矣

光祿寺卿張公忠墓志

歐陽旦

余官南都時梅江張公知南陵縣余姻黨有為丞
為余言民俗健訟善訐吏御以機智益詭猾難治
江率其質直不任鉤摘吏民同聲謂之不煩縣以無
事部使者僉上南陵治行召補內民不能留相與尸
祝之余以是知公而期其遠到比余壯召公以光祿
卿致共仕而歸光祿職 上膳饜及宴享諸務與中
貴相涉檢押少疎即耗蠹無紀不可勾稽稍正色其
間輒叢怨納侮謹禍隨之公既去而僚屬咸思以謂
裁節得宜乃中貴亦帖帖無所怨者于時公年纔五

狀後錄

卷之七十一

六

十有八余數從公弟翰檢君思訪公病狀謂且復召
乃嘉靖癸丑翰檢君以苑馬卿入覲率公之嗣子照
衰經謁余銘公墓蓋壬子四月某日公卒矣公諱忠
字顯父號梅江世居河間任丘長豐里高祖諱丙領
洪武丁卯鄉薦授都察院司務奏對數稱旨曾祖廣
有隱德祖政父輟皆以公貴贈中順大夫光祿寺卿
祖母劉母徐元配張贈封並淑人公自幼穎悟強記
經史成誦卽不忘九歲屬文有奇語補博士弟子督
學御史課試數取冠儔輩及見公狀貌疑重進與論
古今事理人物往往切當益異待之舉嘉靖己丑進

士為主考大學士羅峰張公所器西樵方公稱其文
積學有得者由南陵令擢吏部驗封司主事調文選
司歷稽勳驗封員外郎遷考功司郎中時考察京朝
官凡流言所毀及當路所不悅必覈其實以贊冢宰
去留擬改文選郎中固辭擢通政司右通政掌清理
武臣貼黃正訛補漏不苟尸其官遷南北太僕寺卿
馬政多所修舉尋轉光祿將晉陟九列而公謝病去
矣 上厲精綜核惡羣臣推避前後引疾者數破讒
斥及公得請人以爲忠實之感云公研精經學爲文
不事雕琢所著有四書釋義詩辯疑及玉林集若干

狀後錄

卷之七十一

七

光祿寺卿盧公宗哲墓志

葛守禮

盧氏其先范陽人也自漢唐以來代有名人世居涑水永樂中名子興者又徙為德州左衛人子興生斌斌生得得生信信生經配崔氏公之考妣也以公貴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妣贈孺人封君三子長宗儒次宗賢為汝王長史公其季也諱宗哲字濬卿以上世居涑自號涑西公生而負俊才有奇質方六七歲從羣兒戲一道士遇之驚曰兒貴人也法至三品少長受里師業工為文辭諸生莫不避席迺從河間試郡丞姚公文清大器之自謂不及也嘉靖戊子舉山東鄉試高第日而第也未進士天子躬御文華殿優禮諸進士每奏一卷輒親品第焉得公等三十人以為庶吉士尚方給筆札讀書禁中公故善古文歌詩至是大肆其力日益有名當是時李文康公執政月試吉士每讀公文未嘗不咄嗟嘆賞也以故盧吉士之名大起丁酉授翰林檢討奉迎徵仕君入都下會大慶覃恩徵仕君受錫馬既病卒公當舉省試時而丁崔孺人艱至是兩遭重戚皆哀毀骨立人為難庚子服闋補故官辛丑同考會試所得皆海內知名士其後至卿貳者居十五甲辰同修大明會典

丁未擢南京國子監司業會大司成缺公守第

念諸生善逸大立要束繩之期不犯然遇之甚有恩義顧貴遊子弟關說求出者即不假貸南雍至今嚴之辛亥滿考奏狀闕下特嚴公父子勢熾甚然念公留滯南中亦欲稍超擢異之乃公實不持一金予世藩也於是大忤曰先生第還南矣吾行念之公對曰某來考績不來講遷官也嚴公慙則以為南京尚寶司卿即從通政參議晉三年所乃召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丙辰擢南京太僕寺卿寺故開府滁陽滁陽者山水名勝之地也往士大夫居是則載酒陸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九

嘯以為常公至乃日夜下計郡邑間馬蕃惠來寺有贖金二千或謂公內之例也公笑曰豈有懷金盧濬卿哉竟不內也戊午召為光祿卿故事光祿上供品物皆權長安中賈人物然不時予其直積負以萬計賈往往破產及公索之藏中乃故有羨金則謂其僚曰夫儻人而不予直是縣官給賈人食物也是主人使僕張空券入市買也迺大發金悉償之當 世宗時光祿費鉅公一切裁省諸中人不便謀所以中公上使使往覈之乃知羣爛所為卒如公規畫久之推為戶部侍郎嚴公居中持之不報已未朝正旦出至

里第遂病痿痺不起則上書請告以歸公自登
是侵尋二十餘年官不出寺卿而故同時諸吉士致
位公輔者相望然公處之甚遠也及罷歸里中就舊
第築室陳几設闢日偃卧其中有賓客故人來則彈
碁對語倦則復卧終不請謁守吏即四方客過其門
未嘗不見其下櫬也平生所著述甚富然匿不自名
一日取其文二十卷焚之子茂從外來望見叩頭流
涕公曰雕蟲小技古人以覆醬瓿何至悲也自是無
存者公生弘治乙丑二月卒萬曆二年四月年七十
歲爲人嚴毅方正不可干以私然與人交出肺腑相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示天性孝友每遇先忌常於邑流涕竟日至白首不
渝先人遺產悉以予兩兄天津故有節帥公諸生時
嘗過之帥見公冠敝適有新冠請易公重違其意爲
座上一着罷酒仍着故冠而去其介如此後罷光祿
還也發橐中裝餘四十金則召夫人及茂示之曰此
吾二十年宦裝可中分之矣茂績學有聲又善治家
後居積頗饒凡公病卧里中十五年不困乏者茂也
茂亦有操行伯父長史君病且革呼茂畀之千金茂
謝不受公喜曰真盧濬卿兒也

光祿寺卿馮公惟訥墓志 余繼登
莊皇帝之壬申三月二十又一日光祿寺卿少洲馮
公卒于子臨輩以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葬公于堯山
之原歲十五年公仲孫琦官太史始以公仲兄海浮
先生狀來請銘登謝不敏而重違太史之命乃按狀
志而銘之狀稱馮氏之先世爲青州臨朐人高祖思
忠徙家遼左復歸於青則公父憲副公始也憲副公
有丈夫子五人四登科第並以文章政事擅名于時
東海馮氏遂有聲於天下公諱惟訥字汝言別號少
洲正德癸酉憲副公爲蕭令生公于蕭公生有奇質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曼山題
丰神秀徹旣長開敏沈毅辨悟絕倫名起齊魯間一
試輒受廩領嘉靖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庚子除宜
興令宜興多大猾持吏短長善通賦有通至數十年
者公至刺諸猾搏擊之按籍而攝逋者逋賦大集以
數萬計輸之郡郡守大奇之謂令纔弱冠耳乃老吏
不如邑中咸惴惴無敢以少年易公者矣公嘗督諸
生就試江陰巡江使者某以其間行縣至邑陽怒不
候已而陰有所覲公若爲弗聞也者弗應也使者愈
怒撫他事中公調魏令會邊警忝至烽火徽郊關畿
南震恐公計久遠調經費爲城雙井鎮以備之未幾

遷蒲守魏人擁車下不得發乃爲更定牧馬法而云
蒲劇州多宗室紛選難治公治之甚容與暇嘗進博
士弟子俾執經問難爲剖疑義士爭奮勵舉於鄉者
視昔三倍之乙巳晉丞維揚而公尋以外艱歸服闋
補松江遷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壬子丁內艱復補
北駕部出爲陝西僉事分巡隴右兼督學政在鎮五
年武備文教種種益飭邊圉無事陞河南右叅議分
守河北壬戌擢浙江提學副使公念兩浙士風爲海
內嚆矢廣布條教以示左質右文之意士習翕然咸
歸於正癸亥陞山西右叅政印自其省爲按察使公

獻徵錄

卷之七

既秉憲一以彊明裁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皆得其
陰伏慳然無所受私三首號曰神君函寅陞陝西右
布政使秦中多豪強馳驚閭閻屯田之利令籍不
得稽公乃以法按其豪大搜諸伏田得萬餘頃事聞
受白金文綺之賜戊辰轉江西左布政使蒲司總錢
穀日入以巨萬計吏弊凋集公爲立牘名驗收之法
額外無毛髮餘羨布弊頓祛江右歲輸諸器及它
經費甚夥皆當出于民又吏緣爲姦公私困耗公乃
議令民畝出一錢以給諸務而諸絕簿書盜財物者
率以輕重受刑遠近便稱焉辛未入覲 闕下精覈

下吏能否無所依違天官郎丞稱之曰諸方伯考
言事繁然有執不存兩可者獨馮伯也是歲諸方伯
去位者過半公名益起縉紳大夫咸以公輔期之而
公請老之志堅不可挽矣疏上 天子惜之特進光
祿寺卿予致仕云既歸始構室墾田習靜遠賢爲終
老計而天不憖遺不踰年逝矣公天性孝友歷官所
至皆奉太夫人以行卽倥傯夜歸必徐候戶外問寢
食然後退其奔喪也徒跣數千里外柴毀逾禮兄弟
之聞自相師友友愛備至教育諸孤無異所生以至
宗戚閭黨緩急皆以時周之咸得其歡心交游天下

獻徵錄

卷之七

十一

悉當時聞人相與考德問業各取所長然性嚴重不
可以私仕宦三十餘年圖書詩卷外無長物督浙學
時大學士袁公遣官致書謝而不發其介如此幼服
庭訓用廉平爲理所至吏民畏而愛之在魏有德政
碑在蒲在隴右有去思碑在江右則士大夫嘆服謂
二百年所未見若小民又人人肖像于室飲食必祝
矣生平嗜書無所不讀每政暇卽手一卷不置博涉
而深思閱積而約取發爲文章溫淳爾雅古歌詩取
則建安近體在天寶大曆之間所著有風雅廣逸楚
辭旁註選詩約註漢魏六朝詩紀文獻通考纂要唐

音翼杜律刪註馮光祿詩集若干卷行于世史登曰
立功立言古今勝事志士杰人畢力而趨者也然徇
俗之士往往不顧才質之有限官無常卑必斷卓詭
業無工拙必斬表炫至強役其心以爭兼能之勝楷
惴然用力日勞所至日誦公少通仕籍循資累級數
十年始長藩司而一旦棄去如脫屣結髮供文詞凌
厲作者而冲雅和平無一切瓌奇競勝之氣舉世所
共艷羨者一不入其心故操之無所強而出之常有
餘不求聲而名我隨不務勝而人我歸可謂有道者
矣

卷之廿一

廿四

光祿少卿秦公玘墓志

彭華

公諱玘伯玉其字薊州世家祖定鴻臚寺序班父諱
遂昌馬步閑巡檢贈戶部主事進光祿寺少卿母李
氏封夫人贈宜人公正統丁卯領順天鄉薦景泰甲
戌登進士巡檢公以疾歸尋卒丁艱天順丁丑始授
戶部江西司主事辛巳丁李宜人憂甲申改光祿丞
成化壬辰九載績最進少卿辛丑又九載加正四品
祿仍舊職蓋未幾而不起矣公為人勤慎處官雖不
赫赫沽名而始終如一事無廢弛在戶部典錢穀出
納惟公在光祿幾二十年歷卿五六人未嘗有失色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主事 長山 錄
數數與中貴接能不傲不隨以克有濟使部嘗兩擬
為南京光祿卿名皆上聞而竟不得於時同年在朝
者皆官三品而公獨遲遲如此豈非命邪公生宣德
丙午八月二十六日年五十有六

光祿寺少卿李君紳墓志

李東陽

李氏世居徐之沛縣後徵至京師隸錦衣衛籍君諱紳字縉卿其自號曰抱犢山人生而朗潤數歲能屬對人爭誦之嘗與予從御史岐山展先生遊並被甄賞君長予三歲舉成化乙酉鄉貢連捷丙戌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數奉使足跡徧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最遷戶部員外郎郎中贈其父道明員外郎封母周氏為太宜人並受誥命其所領司最劇書簿立辦時賁戚方盛有所干請力為摧抑尚書李公敏薦為光祿寺少卿意氣勃發遽罹猜忌會考覈京朝官以浮疎例調知山西之忻州忻君所嘗奉使地方不欲往上疏乞致仕再上未允復疏曰郡縣之職非循良慳悌者弗稱茲以浮疎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慳悌之政蓋亦難矣既得請榜于座曰五斗懶將雙膝屈三章乞得一身閒論者賞其志因惜其才之不盡見也君舊居城南徙禁壩西偏已乃復故業間歸沛置屋數楹歲取儻直忽燬於火又無他貿易處費且不給持以勤儉未嘗見言面喜讀遺書手自抄錄至盈箱篋或訝之笑而弗答與客觴咏技畫戲象或雜以諧謔文未逸發獨不及官府事叩之頽頽可聽使

得再試未必不斬然特著也 今天子登極詔進階

朝列大夫至是卒君素篤恩義兄玄為道士晚得未疾迎於家躬視湯藥歛葬如禮丁氏妹寡而無子周郵備至嘗為友索草書久弗致續未屬三日以幅楮抵予必得乃已交接之際蓋至死不易云君生正統甲子五月卒正德己巳十二月年六十六

光祿寺少卿李君紳墓志 李東陽

光祿寺少卿史君後傳

張璧

知山光祿寺少卿史君也諱後字異仲其先出漢外戚平臺侯玄平臺凡四傳至諱崇者以東漢佐命功封溧陽侯因家溧陽之南豫元季有諱升祖者徙下邳遂成世業曾祖文祖鎬父祚號慎齋贈南京刑科給事中母郝氏贈孺人繼母王氏封太孺人知山少時已屹然負壯志嘗從望中兒嬉為御史按部狀慎齋公見輒驚喜曰兒他日必亢吾宗乃命名御郝孺人喪知山方九歲哀號哭踊如成人見者為之酸感稍長學文援筆立成同儕稱賞時戴恭簡公督學南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識大奇之乃簡入學為諸生以名倒置憲衙不可復改曰後無何慎齋公即世知山哀毀若不能生凡喪祭綜綜各禮度既免喪益窮覽墳籍受學于姑蘇都御史礪菴毛公學日進遂以易領成化丙午應天鄉薦尋遊太學適直文莊公為祭酒大甄收望士重許可累試真首選弘治丙辰登進士高第觀政戶部松露周公甚器重使江南稱旨丁巳擢南京刑科給事中南科官不備設體甚重知山至則以言責自任數彈劾有戚畹家以貴幸不奉法度上章數其罪又言中官宜罷兵政語侵權變京師地震率同官疏

災數事言言剴切嘗奉命給軍衣閱帑藏巡視察門

中官校卒皆怖慄相戒莫敢犯會 孝宗皇帝信任臺諫知山與大宗伯楊月湖少司空徐北屏同在諫垣相感激言事識者方望其有為而知山以滿考納祿歸矣既歸督耕課子闢園結亭蒔花聚石為樂隱具諸所題扁悉取陶靖節集中詩意以見志 今上改元名公鉅人有論薦必及知山知山嘆曰某今得適林壑足矣不願再仕也朝廷重違雅志權知山今官致仕云知山愈亦俯仰自適有泉石終焉之趣家故豐饒然自奉甚簡歲荒民窘則亟賑資恐後癸未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知山傳

江南北大侵道殣相望知山惻然傷之急輦米千斛於南都為糜粥食餓者又出二千斛以給邑人貧窶當是時富家相爭匿財惟知山敦義首奮人以爲難巡撫李梧山上其事詔再進朝列大夫蓋章厥義風百姓也知山事太孺人孝謹凡意所在將順無違與伯兄樂山君友愛樂山君卒知山哭慟撫其遺孤若已出晚年置義田義塾為宗鄒計性方便不曲意下人然坦易直諒與人交豁如也家庭義方為教故其子漸成鉅器云生成化戊子正月卒嘉靖丙戌下月年五十有九家居南都時名碩如白巖柴墟白樓雙溪諸君子往還倡酬為詩社所著有知山稿

稿藏陶集歸得園集處困稿皆雅雅可傳

光祿寺少卿馬公從謙墓志

陳愷

公諱從謙字益之別號竹湖其先河南人晉時諱訓者為南海郡守隨元帝南渡始家溧陽是為馬之始祖隋唐五季代不乏人至宋廷鸞公拜相恥與史彌遠同列歸老於家廷鸞公曾孫子富遷居甌橋河東子富生裕公曾祖也元亂弗仕祖賢以子清貴贈文林郎父忠年六十餘始生公公幼岐嶷簡默不同羣兒遊府君指謂太宜人趙曰是允必允吾宗恨吾弗及見也後果以公貴贈光祿寺少卿公弱冠為邑庠弟子員遂馳儁譽中值家難公泰然居之曰此其藥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石免我于疾疾者乎益與兄性魯姪一龍肆力問學入北雍文日益有名六館士莫敢先者嘉靖辛卯中順天鄉試第一乙未舉進士授都水主事分署彭城飭典修令以廉公自持始徐梁牽夫編各州縣不習水性每歲被溺者不計舊有公田歲入粟若干斛泣事者以為公費公會其贏縮檄州官司其出入以粟募民能水者充役無事則已有召則于夫即集有餘以賑州民之顛連無告者至今頌公德焉二洪之石突九而出千態萬狀踳踞水中舟觸立碎公捐俸募石工去其為害者遂成安流銓曹賢之移官至密主

客主四方實貢先時夷人至必挾彼方物求市譯

為之交易率自利其十五而復以贖物與之夷情不平公廉其弊繩之以法夷大悅服秩滿遷尚寶司丞有朝貴偽造牙牌而佩者公欲上其事同列難之公曰吾職符璽此尚可隱乎章上卒議如律今上以制誥重典命輔臣選才學者一人專掌之會推公學行超卓簡入內閣司內外制天子以冊儲臣工咸得膺封贈之榮公代言典重有體諸以潤筆遺者却之尋扈駕大狩承天詔諭多出其手還奉命之衡府行冊封禮贈贈一無所受王其敬之明年冬陞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典制如故命甫下奔太宜人喪枕塊三年未嘗見齒釋服仍拜原官辭內閣職躬校簿書大自尚食細至廩餼膠膳靡不綜理雖宿巧蠹者斂不敢肆有輔臣貪墨誤國疏論之留中不下人皆為公慮公不少悖時上好玄修盛興齋醮日費數千金其提督中官怙勢窟穴其中侵冒以巨萬計公疏暴其罪并諫止齋醮比入為其黨所抑及向所論輔臣陰嚙之指為誹謗遂廷杖死之實壬子十二月十二日也未卒數日前獄中出書教諸子曰吾罪在不貸聖明不以顯辟死且不朽汝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石免我于疾疾者乎益與兄性魯姪一龍肆力問學入北雍文日益有名六館士莫敢先者嘉靖辛卯中順天鄉試第一乙未舉進士授都水主事分署彭城飭典修令以廉公自持始徐梁牽夫編各州縣不習水性每歲被溺者不計舊有公田歲入粟若干斛泣事者以為公費公會其贏縮檄州官司其出入以粟募民能水者充役無事則已有召則于夫即集有餘以賑州民之顛連無告者至今頌公德焉二洪之石突九而出千態萬狀踳踞水中舟觸立碎公捐俸募石工去其為害者遂成安流銓曹賢之移官至密主

其自勉樹毋怠且諭散粟帛以與宗族親故意不及
家事可謂就成從容者矣公生弘治乙卯壽五十八
性孝友事太宜人則敬養夙則敬思嫡兄某天性
猛悍凌轍無所不至人皆不堪而公獨順受之至老
不較一言官至卿貳出入猶親扶之與弟從言家居
必同食或不至雖食不樂也每有所需輒濟之即傾
囊弗吝也建家廟捐義粟族人有事即而折足非不
令片紙煩官府教子弟以義方嘗作二則於廳事左
曰訓右曰戒各十四言凡夫脩己治家處人經世之
道取備矣處鄉黨敦厚正直人皆敬而親之有告者

蘇微錄

卷之七十一

七十一

曰某人田與公田鄰可得也公正色曰使吾盡田吾
已亦必有鄰吾田者吾安能盡人之田乎終其身不
多置產南昌萬為無錫令公明廉慎為豪右所謗誤
聞于直指使者將刺之公偶過會言其事公力諍其
良有司遂改薦之萬知其故追至宜興持幣謝公閉
門拒竟弗與通大抵公性直諒樂與人為善人有過
亦必面叱之不可假借人不敢干以私家居雖盛暑
必衣冠危坐平生不苟言笑暇則課子弟辨析經疑
讀古文辭商確古人賢否居常不御綺縠不聽歌舞
泊如也詩文汪洋闊肆和平情鑿道跡作者論天下
事據古證今鑿鑿若指諸掌如漕河禦戎條論諸篇
時輩推服焉所著有竹湖小集若干卷藏于家

光祿寺丞丘秉文傳

丘秉文字鳴周御史山之曾孫父茂糖舉人秉文少
穎慧弱冠即喜古文辭登嘉靖甲辰進士初除浙之
永嘉令以憂歸補長興政尚簡易簿領稍暇輒以聲
律目娛察廉選為比部主事會車駕即楊繼盛條劾
分宜相嚴嵩罪惡十餘事天子以其事連 東官
繫之西獄相嵩先後令人密諭西曹即故折辱苦之
郎容相嵩門下者爭希指以求媚秉文獨時時具橐
餽于楊遇楊病輒伴為已病具藥餌潛與之事具載
楊自著年譜中既遷光祿丞給事中楊允繩劾奏寺

蘇微錄

卷之七十一

七十一

丞胡會侵奪諸不法事胡遂謬拾楊不根事以中之
去允繩私訕 主上英惑左道日費大官錢數十萬
胡出示其草秉文面折之曰君具疏第辨誣足矣何
至以謾詞上干 天子乎倘事出不測如國家無容
諫之度何胡銜之已而冢宰李默為趙文華誅奏繫
獄分宜相于世蕃遂指秉文為李黨因以災異策免
李善人倫又好獎引後進秉文以省郎丞光祿也實
李自以意用之世蕃久專中外事銜李擅用里子不
先啓事首相以故秉文坐黜時事出不意諸親知官
京師者爭往唁秉文曰吾受知李太宰李今坐繫即

不能援亦宜投劾行寧能佩珂且夕過李縑綬所不
仰天一疾呼乎遂以單騎即日出崇文門歸時年四
十有四構東樓藏書數百卷結社于西州之頂咏罷
輒頽然自遣人莫之測也秉文操筆敏捷談聲律妙
陪人玄語時事間憤憤不辨與人交懇款冲挹以故
人樂與之親恨不終身事之也年五十八卒所著詩
文各若干卷又有評點品彙註解文選二帙長興徐
中行以詞賦名比部時與秉文為同舍郎以文章交
後至秉文歸徐數千里函寄遺稿續文獻具載之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主五

光祿寺大官署署丞贈徵仕郎慎齋李公墓表

表

劉龍

陝西苑馬寺丞李君堂自平涼函表入賀既竣事過
予懇曰昔吾祖光祿署丞歿王事吾父以衣冠為葬
痛之終身以及于堂餘六十年於茲矣歲時展謁慕
大輒悽愴不勝若吾祖有在顧未有以表之茲實先
人志而堂之責也敢以煩執事按公諱昱字文昭號
慎齋世為潞州人天性剛毅篤於為義慷慨自許動
以古人為法治尚書領宣德乙卯鄉薦卒業太學屢
會試不偶已而授光祿寺署丞正統己巳扈從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主五

英廟陷於虜庭虜人欲用之公曰主辱臣死有重
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顧自處何如耳今日固吾死所
也不屈遂遇害尋被卹典進階徵仕郎贈父昂如其
官母及妻俱封孺人廕子淳入監讀書其制詞有曰
人孰不歿惟歿于國事乃為榮也嗚呼君臣之義無
所逃于天地策名委質歿生以之故殺身成仁舍生
取義見危授命臨難毋苟免聖賢垂訓不一而足以
此防民猶有背漢臣虜忍恥偷生而甘心犬羊者甚
矣亂臣賊子不可勝誅也靖康之變李侍郎若水以
扈從歿節即為虜人所重名耀史冊流芳百世公豈

其苗裔與雖卒以非命而守夙善道為朝廷所嘉榮
及存者受賞已厚至子淳歷汝寧揚州推官高堂同
知孫堂以鄉薦宰宜君遵化而權死馬父子接武仕
途功名烜赫為鄉閭延譽則天之報公者亦未嘗不
豐也節義人之大閑死於其職亦惟成就一是而已
初非有所為而為之顧獲福之隆如此然則節義何
負於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愚故表之以勵風化云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辛未 吳山陰

光祿寺署丞華君瑀小傳

文徵明

華尚古名理字汝德嘗仕有官稱以其仕不久又
好古遺其官不稱稱尚古先生古生常之無錫人出
南齊孝子寶之後世累高貴不仕至濟時甫以質為
郎後以二子升朝累贈光祿署戶部主事尚古其
次子也少積學與弟瑀俱隸學官為弟子員刻厲自
奮既而瑀舉進士去為吏部稽勳中而尚古七試
輒斥循資貢禮部卒業太學選授光祿寺大官署丞
大官掌內庭法膳供具浩穰而事關中禁倉子皆從
中涓取辦其徒率饕餮驕揚往往憑恃為姦利稍不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辛未

厭所欲輒能中人以法尚古周慎詳雅而潔廉自將
又平實沈厚見者沮喪訖其去無有過舉一時卿僚
方重得尚古而尚古歸矣其後有司復援恩例起之
卒辭不就蓋尚古仕雖晚而輒知止足又梁間曠既
家居率以良時勝日領客燕遊南訪錢唐北盡京口
數百里中名山勝境靡不踐歷還囑高寄黯然興思
有古逸人之風家有尚古樓凡冠履盤盂几榻悉擬
制古人尤好古法書名畫鼎彝之屬每併金懸購不
厭而益勤亦能推別真贗美惡故所畜皆不下一品
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鑒古尚古時時載小舟從沈

先生游互出所藏相與評騭或累旬不返成化弘治間東南好古博雅稱沈先生而尚古其次馬尚古家居孝友而接物闡朗未嘗督過人古稱長者尚古有馬尚古今年七十有幾先未有子以稽勲之子鉅爲子晚得一子名鑄予家吳門與錫比壤頗聞諸華之盛其間履德植義固多有之要不若尚古生之篤古人也尚古所藏古名人文集若古人理言遺事古法帖總數十費皆數百千不惜又喜散財利物而不求知主名其事皆有足稱者然固富人有識者所能不以不書其大者以傳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南京光祿寺卿蔚能傳 以下南京 實錄

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以忤旨調南京光祿寺卿成化二年八月卒賜葬祭如例能雖出自吏胥然有執持盡心職任每朝廷有宴會輒躬自檢視品嘗之必豐必潔否則責其職掌之人自能去任後所用多科貢士然皆以清流自居不屑細務每歲時宴饗廷賜飲食輒粗惡不中口爲外夷所嗤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鬻還家其尤爲人所稱道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有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旨下禁獄問所由能私謂少卿輩曰 上怒不可測某老矣獨任之諸公方駿豎進用母相累也旣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以是多之

南京光祿寺卿楊峻傳

實錄

楊峻字惟高江西進賢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丹徒知縣陞監察御史歷廣東按察司僉事以父喪去服闋改福建汀漳兵備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按察使有坐報父讐抵忤者峻以篤於孝竟釋之尋陞浙江右布政使鎮守中官方橫取于民督及有司峻面數其罪取鐵索欲相與拘攀詣京勢乃稍戢陞南京光祿寺卿歲進酒以軍民轉運後期多敗者屬吏往往獲罪峻請命巡倉者監之始無宿累遂著為令弘治末引年乞休正德八年六月卒賜葬祭如例峻為人剛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

教政事精敏居官能守廉儉素之茹在家人有不堪者居與縣隣致仕十年足跡不一入縣門親終時廬墓至老生日不為宴飲接後進必以正論誨迪鄉邦稱之

南京光祿寺卿致仕進階通議大夫楊公峻墓

志銘

毛澄

弘治癸亥南京光祿寺卿進賢楊公以年至上疏乞致仕上許之特詔給驛歸鄉里一時士大夫多惜公弗究其用以去既又從而高其志榮其歸相與咨嗟飲羨若不可及也公諱峻字惟高別號玉峰

楊之先自闕西隋末散處江上公七世祖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母陳氏封孺人公于兄弟行三幼穎拔日誦書數百千言總角補邑庠生御史韓公雍按部小試甚奇之景泰癸酉以書領鄉薦卒業北雍執經門下者多出為顯宦其未達者亦率以經學名丙化丙戌舉進士授丹徒令寬嚴並用惟其所當既踰年百廢具興如造江船覓驛路水陸便之壬辰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勅清理湖湘軍政摘發姦隱雖數十年莫能逃戊戌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甫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蒞任徭賦為梗巡撫特委軍前閱功裨替居多有文綺寶鑑之賜巡嶺南有千戶濫殺冒功事露逃匿有司繫其僕于獄且二十餘年矣部臺文案委積皆言厥亾公鞠其妻無感容疑之密遣人踪跡所在得之廣城竟伏辜癸卯丁內艱服闋改福建按察司杭汀盜起鎮巡以公有風力薦為兵備撫捕有方民恃無恐丁未擢浙江按察司副使辛亥進按察使修舉憲度先其大者不屑屑校細微癸丑入覲擢浙江空布政使浙為大藩公夙夜盡心規畫剔蠹宣滯軍民利病以身任之丙辰丁外艱服闋仍補浙江浙之人士

聞公復來則大喜於是部使交剡旌舉而銓曹亦有
巡撫鄖陽山東之薦竟弗果辛酉進南京光祿寺卿
凡供具賦額悉減於舊寺歲進酒十萬瓶軍民轉運
稽程屬吏往往獲罪公聞於上命巡倉者監之乃
無宿累遂著為令復上章言廣聖恩恤宗族數事及
得謝歸躬督諸孫治經暇日卷不釋手篇詠時出壯
氣不衰乙丑以登極恩進階通議大夫正德丁卯冬
子恭甫以常州守勘事忤逆瑾逮繫詔獄公亟走家
丁以守法俟命為戒壬申公割其田產均畀族姻之
貧者其卒為甲戌六月距生宣德癸丑春秋八十一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南京光祿寺卿張公賓墓志 崔傑
張公世為山東單縣平堦里人後兵起獨仲祥若
他徙仲祥生宗道宗道生蕭蕭生珙張公珙長子也
諱寶字廷賓成化戊子年三十舉鄉試乙未舉進士
丙申授睢寧知縣以憂去服除改金壇甲辰遷監察
御史奉旨寧夏盤糧巡山海關及按真定弘治庚戌
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又以憂去服除改山西戊午遷
浙江副使乙丑遷江西按察使正德丁卯遷南京光
祿寺卿明年廷臣薦公為大理寺卿劉瑾用事怒公
無寵遺內批致仕公魁幹大度質直而謙無飾言偽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公為人方嚴有遠韻而才優於大平居儼然終日與
人情至不悅以辭色縉紳士以是重之然愠於中者
多其不及柄用卒坐此性孝友親終廬墓至耄生日
不為飲宴處兄弟始終無間言篤於故舊盛衰如一
樂成後學雖疏且微必有諱退休以來每感時事有
不如意者輒噫吁不已若身在其位云

行凡與交者無不遠去疵吝頽然服馬知睢寧時歲
大水發廩賑饑或勸其待報公曰穀為民積今為民
發之罪令自當也金壇又大水以全災報都御史怒
曰若為民吾其殃民者哉即如報賦安所出命他官
驗實乃上九分災公抗言曰民重溺而匿之不仁也
告之不以實不忠也民將孳矣尚安言賦猶坐誤報
罰穀睢寧廟灣村民庶而多狡猾公禁之皆改行立
集以日相進食貨得流後多富者居常廉知貧富強
弱之等復與賦自第之馮御史劾太監蔣琮伐山陵
木為室琮幸臣也疏入不報巡山海立社學使行伍

皆知書守備劉某貪殘有內授案之寘於法
縣某素核得幸上官後訟都御史下公治且曰此
賢其罪當坐訟者公竟罷之都御史怒公坐是久不
調御史寧陵喬恕按江西方嚴能斷省府畏之禮諂
言甘公至將衣笏見或勸其更他服公曰此吾命服
也如面君又何如耶每與御史論事更端則起請已
坐盡辭御史不說同官同公間道御史意公曰禮貴
於盡吾亦嘗爲御史爲臬司更三省矣禮如是可也
可足恭求說哉御史他日以事笞掠省吏或以咎公
公曰吏自有罪且吾一人耳目有限難保其不敗法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四

耶布政林某謁御史趨公亟止之曰柰何以藩長而
效驛官也久之御史薄林而賢公既薦於朝每言必
稱之嘗同三司入賀晉府諸王及將軍皆走問曰孰
爲張僉事吾聞其人忠也諒公司刑久明決而平恕
句容有獄十五年矣每上要囚輒不服是後囚請於
御史願下金壇知縣治死而無恨御史曰彼非我屬
也因泣下曰他官喜賂故使某冤不白今江南清官
獨金壇耳御史乃轉白他御史下金壇事果得理在
山西斷文水二氏田治平陽藩府暴橫者民德之
西最健訟一訟必逮數百人幻詞織事誣善伸枉得

利則自承反坐公一切以平恕治察詞鑿色參
驗其情別其輕重之等然後辟之是時寧無人恃才
挾詐御三司如輿隸其糾坐事求公未減特術鉗公
卒不撓寶雞張撫爲湖廣按察使撫字世安持行廉
布衣食蔬公廩僅足食卽挈其餘內於帑或以貽賓
戚天下稱曰青菜張然好詭行微名君子高其節而
枉其心副使俞振于暨僚皆疾毀之焦少師芳爲僉
事獨右撫公無所附常兩釋之後世安大感悟執手
流涕以謝江西副使蔡清林廷玉皆行義士一日相
語欲相擊也諸公第求直既見悔愧不敢言而罷襄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五

城張淮爲御史按雖寧民狀公善政公褫狀遣民御
史適見之意其爲告昧者召民訊實公孫曰此市民
獻諛求後庇爾令患無政無患無聞御史嘆曰忠哉
斯令彼刻石表稱者民其勞乎山西省城北十里廣
袤百里無水公相地得井王公鴻儒欲紀之公不可
在湖廣於劉家隔作橋又作度蟻橋民作張公德政
坊公見而毀之在浙攝長入覲副使趙某謂曰公垂
橐如京何以見諸貴人乎公鄉人知府于鳳階聞而
有獻也不納公素貧能不妄取未冠時夜讀書鄰女
就之叱令去既貴無妾媵自奉如寒士尤薄勢利曰

官豈一家物哉蓋吾忠斯可矣彼以官爲家者豈未
之思耶秦襄毅公紘爲公姻兄尚柄用時弗通問魏
司徒公少喘從公游後司徒公貴司徒公長子策名
進士出守吾郡公每以忠廉勗郡守廉直而才名位
驟盛矣必曰此吾父豈吾張公之教也公距生正統
己未十一月卒正德丁丑十二月年七十有九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南京光祿寺卿王紹傳

王紹字繼宗永阜人舉弘治癸丑進士授南太常寺
博士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蠻夷劉五支黨復逆公
兼軍督戰單騎論賊大義衆皆羅拜解散時聞瑾忌
公出陝西按察司副使尋轉參政本省廉使由陝西
右布政使轉浙江左陞南京光祿寺卿考績北上次
徐州遇疾懇允致仕值歲大疫公捐俸輸粟顧醫存
活者十之七嘉靖己丑詔進太中大夫右司備儀問
勞月樂歲力因題其堂曰清朝存問大司馬蘇公祐
論略曰公宅鄉也有陽道州之化服官也同黃次公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七
之良勇退也追錢宣靖之風垂範也等陳太丘之賢
攝生也得張計相之法歸田也負文潞公之望觀化
也齊安樂公之達歷年也幾伏博生之遠祿位名壽
迥出流輩生榮死哀備享全福可語不朽矣

南京光祿寺卿陸公澂神道碑

羅欽

公諱澂字文東號東濱姓陸氏生四年能誦詩屬文稍長從師受業潛心誦習絕不嗜遨嬉充邑庠弟子員文思溢發迥出儕輩弘治己酉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觀政吏部冢宰王端毅公嘗試以直已守道論奇之間延入齋閣與論經史以疾謁告歸益肆力問學甲寅還朝授禮部儀制主事遇事必謹守成憲貢舉條貫有未備者嘗以大宗伯命增修之時稱其能三載考最俄丁父憂服除仍舊秩時逆瑾川事嘗欲有所私公執不可瑾怒遂中公以事下之獄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八

公怡然不以爲悔竟亦無他兩充會試提調官事皆嚴辦戊午陞祠祭員外郎諸貴近有所營建求得勅額必祠曹出每逢事已致饋公輒辭陞主客郎中曹事倍繁處之若無事然者日本使者宋素卿本華人賄瑾求數入貢以便其私公力言遠夷來去無常非中國之利因請執素卿以正國法事遂寢瑾亦不悅陰令人伺公所爲卒無隙可抵己已陞光祿寺少卿平物價時收納禁需索羣下無所售其姦瓶鼎舊取諸酒家公議易之以糟遂不煩督責而集遺內艱去官服除北上道陞南京鴻臚寺卿歲時朝陵有饗于

應者輒糾之仍請著爲令 武宗親征逆藩駐蹕都一切禮儀禮部皆與公參酌而行無弗允嘉靖改元公陳言十事曰篤孝敬親儒舊隆日講廣言路振紀綱辨賢佞節財用清刑獄崇朴素擇守令 上嘉納之癸未春陞南京光祿寺卿諸務多涉中官羣小憑之奸蠹百出公悉懲之以法而振理其朝綱奏停歲釀酒十萬瓶歸其材于北寺以免轉運公務勞費大省舊患滯下至是增劇乃再疏乞休溫旨許還鄉調理示將復用報垂至而公卒矣嘉靖甲申四月也年五十有九計開賜諡祭葬公體質凝重性沈靜寡言笑事親能以志養居喪哀毀外舅無子養之終其身葬已復爲之立後而撫視無間遇人以誠未嘗逆詐交遊有過恒極口規正之爲詩之務中繩尺好古而不泥有集若干卷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九 漫山

身葬已復爲之立後而撫視無間遇人以誠未嘗逆詐交遊有過恒極口規正之爲詩之務中繩尺好古而不泥有集若干卷藏于家

南京光祿寺卿項公錫墓志

歟陽且

公諱錫字秉仁項姓其先蓋汴人從宋南渡居嘉興者諱秀公十世祖也入國朝祖太保襄毅公忠以文武才累官大司馬功在史氏公高祖吳江丞邦曾祖衡皆用司馬馳恩贈左都御史父經仕至江西右叅政公幼敏讀書輒善記時學憲祝虛齋先生致仕居海上有幼女襄毅公造其廬求聘馬且曰吾孫可教也遂學春秋于虛齋虛齋精研理奧而公潛心師說時時靜坐深思發為文辭俊雅親切虛齋每喜項甥善學同業者亦自謂不及項生也正德丙子以文學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
曼山館

生舉順天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授令建陽建陽閩劇邑稱難治公恭儉愛人敦崇風教臺臣交薦賢能擢刑部陝西司主事究心法比傅以經義聲著西曹戊子請告歸侍參政公養尋丁艱服除補刑部福建司主事看詳諸司章奏吏曹有欲薦公自代者公遜謝之語浸聞於人人愈重公甲午改尚寶司丞久之晉少卿尋晉南京鴻臚寺卿居三載晉南京光祿寺卿光祿職內羞羣璫穴奸藪蠹莫可稽省公稍欲剪剔衆口輒相讒時宰遠不悅公坐免歸公初拜命即欲乞骸朋游交沮非其志也即得謝築室郊墟樹其

堂曰歸來俛水丘林經間多植花樹時時屬興小
惟意往來風清氣和則數從賓朋歡飲歌嘯連日夜
不厭人以爲得止足之樂焉嘉靖癸丑閏三月以疾
卒距生弘治庚戌十月年六十有四

南京光祿寺卿谿田馬公理傳

公諱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恬于仕進唯欲明學
者稱爲谿田先生初以春秋中弘治戊午鄉試再試
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呂涇野崔後渠諸公交相切劘
而文章德義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
以歸乙丑喪生母庚午又喪父先後喪毀然禪
中會檢三禮編集成書唯是戊辰辛未皆不預會試
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
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若是至甲戌科復上春官公
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乃以詩中式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三 曼山傳

富考察外官時內閣家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
陝西三省提學公乃昌言曰魏校歸馬以唐龍今有
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公之作
全善類如此丁亥陞南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
類黃鞏者問之乃其弟肇叔開也公卽泫然淚下既
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
之句蓋公奉禮闈寔鞏所取生與同官旣師事之歎
後猶依依若此戊子引疾告歸辛卯陞光祿卿卽起
公于家故事凡解事百需先關節中官否則留難人
甚苦之公至釐革宿弊德望所孚雖中官亦無敢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三

者癸巳疏病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公南光祿而
公年七十一矣引例陳乞乃得賜歸卽隱於商山書
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公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
而卽之飄然仙風道氣也如是者又十餘年而公始
告終嗚呼賢人君子代不數人公生國家全盛之時
鍾河華英靈之氣所稟固已不凡而一時聲氣相應
者又多理學之士宜其直接橫渠以沂濂洛爲世大
儒也公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
者當自量力故公每出不一二年卽歸歸必十數年
而後起綽綽然于進退之間雖欲磨涅者亦不如
之何也

南京光祿寺卿張袞傳

實錄

南京光祿寺卿張袞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監察御史改翰林院編修與修會典尋充經筵講官并日講大學衍義九年秩滿陞侍讀校對累朝實訓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諭德晉侍讀學士加四品服色掌南京翰林院事遷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坐諸生頌曆廷序失儀左遷南京太常寺少卿尋陞光祿寺卿致仕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卒於家 上追念其經筵史局効勞特賜祭一壇給全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七十一

南京光祿寺卿南溟敖先生鯤墓志銘

葉向高

吾師敖南溟先生者當萬曆初為御史是時江陵柄國諸臺諫多濡足其後引繩批根罕有得免益十九以江陵敗矣其不以江陵敗者則必磔磔傲然以江陵名者也而吾師為江陵門下士容與其間下尤不隨世莫能議涉孟門太行之途而無傾軛夫楫之患於乎豈不難哉方先生以孝廉入成均江陵時為司業試先生第一大嗟賞之引為知己比同朝曾旅見外無私造謁按閩而舉其所嫌若習太史蔡比部不肅徵錄 卷之七十一 吳山館 少御顧江陵亦不忤也江陵沒而先生由御史為大理丞晉少卿再晉南京光祿卿方向用而先生沒矣先生名鯤字化甫別號南溟臨江新喻人其得姓自楚若敖氏後散處四方其在江右顯者纍纍而先生曾大父資詳大父審和父維琛皆隱德不仕維琛以先生貴應監察御史配贈孺人黃氏年五十舉先生象咸異之先生少即警敏疑重善屬文化兄大叅蒙泉公中丞梅坡公咸賞識之弱冠補弟子員試輒高等戊午舉于鄉監試徐公嘆曰茲卷文醇而字樞無一畫苟必端人也三上春官不第至戊辰乃第授松

江府推官故相國徐文貞公亟以老成練達稱先生
 無何丁贈公艱歸補懷慶所至持平恕不尚鉤摘人
 威德之部使者屢以最薦召入拜御史奉命按長蘆
 鹽課長蘆分部最廣弊竇最多先生按行稽察夙蠹
 一清比代去所修交游縉紳饋問視故事一切減殺
 諸同事者皆以為難已復按福建按順天歲已卯福
 建鄉試士先生實監臨之百凡慎愆每卷必竟閱視
 為品題榜中官詞林者今已四人而向高其一也順
 天在輦轂下事多掣肘先生持大體無所撓屈貴戚
 憚之不敢以私于太宰某公以私人屬列薦剡先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六 夏山館

不聽太宰敗先生亦不以語人也其介特有執又不
 近名大率類此生平坦易無城府與人油油然即與
 隸亦不輕詈見之者皆以為可親三按劇郡士民望
 見輒車輒歡然喜其來乃先生固未嘗有更張創建
 求赫赫功其下吏奉約束甚謹無敢欺負而先生亦
 未嘗峻其威稜以搏擊為能不肅而成不嚴而治不
 言而成蹊其先生謂哉沒而學使者采公論祀之學
 宮生嘉靖庚寅九月卒萬曆丙戌八月得年五十一有
 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一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二目錄

| | | | |
|-----|-------|-----|-----|
| 太僕寺 | 卿 | 味守仁 | 楊砥 |
| 趙昱 | 韓定 | 吳裕 | 張諫 |
| 李贊 | 邵銳 | 盛儀 | 李舜臣 |
| 曾直 | 孫緒 | 陳端 | 紀溫 |
| 毛渠 | 李舜臣 | 史際 | 馮應鳳 |
| 土鑑 | 少卿 | 金齋 | 張九功 |
| 都穆 | 劉不息 | 于鯨 | 寺丞 |
| 張遜彙 | 南京太僕寺 | | |

卿

仲昌

張謙

胡鐸

田濡

周復俊

黃正色

少卿

李應禎

白思明

王韋

劉逢愷

劉穩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目錄

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二

太僕寺

卿

太僕寺卿朱守仁傳

實錄

朱守仁字元夫直隸徐州人幼有大志好讀書落落

自豪視輩行忻然罕所推接元末兵起江淮鼎沸

州辟累獻奇謀破羣盜歷官至樞密同知守舒城

辰王師攻廬州守仁知天命有在舉城附大將徐達

陛見太祖嘉其朴茂無華授中書斷事乙巳以

州初附命知郡事值郡治新設瘡痍未瘳守仁裋身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廉潔撫字有方始終恢廓無畦畛民多德之洪武二

年徵拜工部侍郎越二年代安然為本部尚書尋改

北平行省參政又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九年進

知容州尋改知高唐州俱有善政十年以幹治聞起

四川布政使時全蜀甫定奸伏微競易煽守仁威令

簡嚴錮酷吏懲無良郡邑化之爭以惠利顯未及一

考以疾致仕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

司為楚雄府 上念漢楚雜處非得老成持重者不

足以鎮之詩起知府事至則招集流移授以田土

民貧富均賦徭役無偏累又肇建學校隨才曲成

不馴者終以漢法歷九載境內大治及

制閭郡保留不獲垂涕而送之二十三年廷見會

牧日蕃 太祖留心馬政以守仁舊臣練達特拜太

寺卿首奏准都督府等衙門各立草場俱於北

平涼州等處牧放馬匹所轄十四監九十八

翠微寺息日盛屢荷賞賚有所獻納無不

守至令二十七年聽致仕永樂二年

守至令二十七年聽致仕永樂二年

卷之七十二

太僕寺卿楊砥傳

楊砥字大用山西澤州人洪武甲戌進士授行人司

右司副上疏言漢揚雄任琴為大夫劇秦美新之論

取譏萬世董仲舒三策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并

世教今孔子廟從祀有雄而無仲舒臣愚以為退雄

進仲舒庶合萬世公論 太祖皇帝從之陞湖廣左

叅議建文時遣李景隆等攻圍北平城砥上言帝堯

之德始於親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翦其附

枝附枝盡而根本蹙矣為齊黃輩所忌斥罷之 上

即位起為鴻臚寺卿喪父廬墓側者三年服闋陞為

禮部左侍郎坐巡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丞

樂十年命簡閱北京郡縣馬匹陞太僕寺卿明年兼

苑馬寺卿砥率厲僚屬凡葦牧之法與民之利病悉

條奏行之馬大藩息母喪賜鈔千錠命護喪歸葬哀

毀致疾未至家而卒時十六年三月 上悼惜之遣

官賜祭砥剛介勤敏居官有操守其孝行尤為人所

稱云

太僕寺卿趙昱傳

實錄

趙昱交趾人以歸順為太學生授光祿寺署正歷陞兵部員外郎太僕寺少卿景泰五年陞卿成化三年七月以年老乞致仕許之昱自陳遠人無所干歸乞賜常祿得給卿祿之半昱歷官四十餘年勤慎寡過頗好清致居京師至十三年卒賜祭葬如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四

太僕寺卿張諫傳

實錄

張諫字孟弼應天府句容縣人先世謫戍貴州之水諫由進士授行人權監察御史景泰中提督北畿學校天順丁丑調官南京尋陞河南按察司副使甲申召為順天府尹累上疏請減征料以甦民困成化丙戌遷按察御史黃璵互相奏許遂俱降職諫山東萊州府知府璵浙江常山縣丞諫居萊二年有治蹟復召為太僕寺卿成化七年五月卒于官賜葬祭如例諫為人矜持詳雅而篤於孝道歷官中外勤於公務克舉厥職時論多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五

太僕寺卿張公諫傳

陳鑑

張諫字孟弼句容人洪武初園產嘉瓜祖穀宿獻高廟親為之贊史臣宋濂為頌無何以弟毅恭得罪家崇山再徙赤水諫自幼慷慨有大志詣蜀從長史劉仲珩學劉忠愍公奉使至蜀一見知為偉器日與講論大有進益宣德乙卯以禮經魁雲南鄉試正統己未登進士授行人丁內艱歸廬於墓所三年服闋巡四年茶掌禁行陝蕃喪禮還朝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戊辰督理福建銀課時寇攘初平民物凋弊益甚間發設策撫捕一方以寧景泰辛未監禮闈

滿推恩乞省父已山先生于家明年已山卒於德慶
于墓所三年朝夕悲號之產墓傷人以爲孝感所至
丙子服闋奉勅提督北直隸學校訓迪有方士風丕
變天順丁丑例罷提學官乞調南京收雲南道明年
陞河南副使巡歷南陽諸郡督屯田修河岸至有
聲辛巳秋河溢汴城壞盜賊乘時侵掠親率民兵扼
捕悉寘于法成化改元召爲順天府尹風力峻整詩
馮不行屢疏減免買辦差科小民賴之自以多忤于
時上疏自劾乞歸不許丙戌與巡按御史黃琛計奏
出守萊州時久旱祈雨輒應新郡學及東萊祠政聲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六

積甚戊子召爲太僕寺卿盡心職務權近售馬求善
價者一無所許辛卯春以疾卒青給倪公爲之立傳
其尤宗顯親之孝有志必成強毅敢爲之勇有行
忠義許國之誠至老而弗渝至于今子孫克成

其家學下

太僕寺卿韓公定墓志

周洪謨

公諱定字世安號靜菴廣平威縣人曾祖某洪武初
從征有功陞錦衣衛千戶因家京師公生質確好學
不倦正統元年以儒生選入翰林院習學袁字八年
精于業授鴻臚寺序班十四年隨駕親征景泰元年
選入內閣辦事三年以兼精楷書陞中書舍人授
仕郎贈考妣如制天順改元差雲南報計還陞
驗封司員外郎成化初入史館修 英廟實錄及入
明一統志成以預有勞陞本司郎中提督四夷館事
十二年陞太僕寺少卿授中憲大夫誥命十三年史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七

館續資治通鑑成以預有勞陞食正三品俸二十一
年春陞本寺卿公自幼事親孝處兄弟友愛親有疾
躬視湯藥本不解帶既卒哀毀骨立依禮殯葬天性
儉約雖祿漸豐平居飲食衣服宅第器用未嘗奢靡
至於姻族鄉里有貧不能嫁喪不能葬凡窮獨無告
者則極力周恤無所吝居官四十餘年在內閣書制
誥朝入暮出無或少息處僚案以義待生徒以禮一
時入館習吏字者無不諳曉天順間 英宗皇帝詔
求通夷 大學士李賢以公應詔入奏夷音譯字
之說 上悅賜寶鈔錦綺一日造朝適曹卿反朝

臣公避難民舍適有火千戶回避達旦亂定各散火
被擊案誣執為卿黨擬死罪臨刑訴言與公同避公
力爭火遂得釋成化乙巳九月卒得年六十有九朝
廷遣官諭祭命工部管葬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九

太僕寺卿吳公裕神道碑

吳寬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以疾卒于官 上聞公
官論祭命有司造葬如制公諱裕字敬昆之瑞西
人曾祖大訓祖瑋皆不仕考胃以鄉貢士授廣西武
緣縣學訓導後以公恩累贈至通政司右通政世素
氏封太恭人公幼穎悟彊學善記十歲能屬文稍長
入縣學有名諸生中成化戊子舉廣東鄉貢明年試
禮部不偶入太學時吏部尚書耿公為司業每試輒
見稱許名益起四方舉子多錄其文以戴壬辰登進
士第甲午授南京戶部貴州司主事旬餘丁武緣君
憂服闋改司部廣西司監督京倉通州倉糧踰年再
差徐州皆敏而勤慎出納無帶斤斤注本部山東司
員外郎於是耿公在吏部素知公會文選司缺員外
郎卽以公調補明年陞稽勲司署郎中未幾遇例實
授耿公既去任當弘治戊申 今上御極召三原上
公代之益加器重復調公文選司時王公負天下重
望力欲清選法異時僥倖以進取者一切罷去公夙
夜盡職能承其意凡擢用人才務合公議而小入多
不悅者公亦思避然訪求去庚戌擢右通政專管武
官誥命事既清簡不勞而治因念母太恭人老于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九

奏乞歸省既至侍養方幾而大器人成一世登臨
哀復入京以制領樞守制服闋復任已未始有代僕
寺卿之稱公居官方以安靜自守適胡寇入雲中
寇掠邊將請出師顧馬多病疾奏乞甚急公日坐堂
上邊閱至發數千匹不足更出庫銀數萬兩往市嘗
是時公已嬰疾復治馬政過勞疾益作凡再上疏乞
休致朝廷率勉留之已而疾劇竟卒西四月十六
日也年五十九公性度寬綽與人處更和易杯酒相
對醉輒忘形素不尚奇詭之行然兩家宰皆一世名
臣公為其屬受知信任亦足以知其為人矣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十一

太僕寺卿家傳

實錄

太僕寺卿宋琮字廷用陝之隴西縣人成化十四年
進士授定科給事中歷陞吏科都給事中至太僕寺
卿琮為人馬實在言路時嘗有建白及官太僕尤究
心焉或有所稱者弘治十二年七月卒于官賜祭葬
如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十一

太僕寺卿沙溪孫公緒神道碑 王崇慶

公諱緒字誠甫沙溪其別號也世為東海人曾大父元季避地來故城季子諱五者因占籍焉遂為故城人五生振富而尚義鄰賴之舉火嘗以歲荒焚券里中父老為相率立祠焉後以公貴封吏部主事贈文選員外郎母蘇氏累封太宜人成化甲午八月二日生公于前一日寢後忽產異花奇香襲人凡七日乃已公生而警敏異常五歲未能言嘗手書一貴字文選公見之喜屢試弗爽八歲出就外傳能賦詩十七入邑庠聲稱卓然弘治戊午試中鄉試第二明年登已未進士廷試二甲第一授戶曹主事辛酉火節入寇遣朝臣往禦公被簡改本兵為參謀以行畫策售奇酌以權變總戎以下咸改容禮之是時許襄毅公為戶侍每見公輒咨詢實事竣調稽勳主事鈞陽馬太宰深器重之癸亥丁外艱先是文選公病亟公欲終養再具疏弗獲請乃微行歸省於私第數日還京將乞休而計音至矣既免喪復除原官未幾轉員外郎考功文選郎中時逆瑾嘗械繫某御史於市士夫莫敢申理者公過而惻然因詣瑾曲救得宓赦出浙江有褚知府者自知當免以在勢者為之地而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懷金謁公公峻却之卒不以其事白諸人及轉大少卿迎蘇太宜人宦邸歲暮大雪日晏而養具未備因婉辭以悅母心太宜人喜曰惟願終始不渝耳乙亥晉正卿時大司馬王德華交結錢寧勢頗張移文太僕語涉不遜公作書數之王引咎浙人胡澆者隸知印公見其少年雅秀教之讀書後舉乙酉鄉薦胡感知遇至以父事之舊例太僕供邊騾以千計歲久無用上公疏罷其役先是淮安鳳陽諸郡饑饉馬俱小弱公察其故咸與交充省費至於萬緡民賴之不破產者千餘家至過公之里有醵金設醮為祈禱者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南陵丞韓思義貪殘目著公庭杖之而按以法思義席權宦張雄凡與思義素者皆為之言雄亦托親信寇錦衣來致意皆不之答會思義以病歿雄欲以故勘誣公而丁鳳劉愷於外助之乃繫御史臺聞月幸菴彭公力主遷迨律還職雄乃矯報號為民今上龍飛詔復太僕卿致仕家居足不及官府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性嚴急或怒公長跪暑月揮汗如雨遇初度愀然塊坐終日蔬食曰吾念母氏劬勞也母沒後築漢陰亭剪韭軒於陂東柳曲自署陂東居士跡入城市者歲不二三間招朋翫看雲度齋賞花賦詩

按壺對奕累日夜不倦揮斥萬累若將終身當道
所論薦公生而美丰神頎身玉立鬚髯望之如畫重
交游慎然諾與人語必倒衷曲至於疾邪惡佞則又
毫髮莫之假借雖古之豪賢何以加焉然性慈惠雖
草木雉兔魚蟲之細罔不注意欲其生喜音樂生平
不飲乃勸人飲則又弗之厭也爲文響振漢魏雄視
屈宋詩則冲淡含蓄浸浸乎過大雅矣博及羣書天
文地理老佛醫卜莫不洞究若乃國家儀文典禮則
又無俟論也所著有沙溪稿四十卷無用閑談十二
卷蒙求族譜大學中庸放言易經奇語陂東新論四
庫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四

書小說語孟毛詩尚書雜義各若干卷藏於家遂菴
公至評其作爲近代宗匠允哉嘉靖丁未十月十八
日卒是夕有巨星隕於吳隅其光如炬空中有聲如
雷其異如此年七十有四

太僕寺卿李慈傳

郡志

李贊字惟誠蕪湖人別號平軒少穎儼儼輩與爲言
並有聲舉成化庚子鄉試甲辰進士兄弟齊名人以
爲美談授吏部文選主事轉考功員外郎精敏端慎
爲冢宰王端毅公所知丁內艱改兵部武選員外郎
進車駕郎中順天民地多併入勢家而牧馬獨計丁
口民坐是困司馬馬端肅公薦理之勾稽有法盡復
民業中間補截調停曲中機宜民至今賴之尋改武
選擢陝西布政司左叅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
時逆瑾專橫竊故錢都御史家憐其非辜語輒泣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十五

所以調護之者無遺力瑾聞而銜之會吏部擬遷太
僕卿瑾勒令致仕杭之老稚遮道泣留不得至留其
後以致思替健寬簡與人處洞見肺肝爲政平易未
嘗有赫赫之名去則有遺愛焉詩文清逸疎曠類其
爲人草書適勁人愛重之年六十卒于家

太僕寺卿邵銳傳

實錄

太僕寺卿邵銳嘉靖十六年六月卒詔賜葬祭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康僖銳浙江仁和人由正德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調寧國府推官陞南京吏部主事禮部員外郎江西提學僉事福建提學副使湖廣右參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至今官引疾歸銳質任白然不為矯飾而言動必依于禮一時稱為端士故官不過三品而卹典特厚云

太僕寺卿邵銳傳

十七

太僕寺卿曾公直墓志

羅洪先

今上皇帝之初習於政事百司庶獄覽決必親或
有恃寵撓法者嘗受賄違詔改配軍人縛邊將為
史趙鏜所劾復強辯逆旨下朝議眾以其嘗與大議
又與戚里有連咸顧望三符曾公為大理左少卿獨
言罪當死得減為幸何得復計其他數以語侵法司
凡再下議公色益厲至拂袖起不署奏慶陽伯有甥
張柱驕橫毆人母死為東廠錦衣衛所覺既伏辜法
司以賕移獄坐其子朝議謂厥衛乃天子私人不
可偏聽致輕法司公言當計是非不當有所向背

墓志

卷之七十一

十七

上先後遣人偵知之大怒為罷尚書都御史大理卿
各一人用公議奪武臣兵柄削保傅銜及其祿三之
一而竟誅柱且曰滿朝之人惟曾某孤立無黨將以
為刑部侍郎用事者不能平喉言官交章論劾公上
章請去疏至八九累旨慰留猶忿忿不自已公之名
自是滿朝廷而忌公者益因以衆已而摧太僕卿實
以抑之居歲餘以守藏吏為奸自劾致任去自公去
朝廷不聞以少卿廷爭忤衆者矣公起家弘治壬戌
進士知鄆縣三年鄆人愛之如父母久而不稟有西
漢良吏風丁卯以母憂去已巳起復補保定之新城

未幾擢工部營繕司主事分司通州滿考調刑部
西司主事擢署山東司員外郎明年甲戌轉署郎中
忤閣銳引病去丁丑檄召補陝西司署郎中遇都御
史彭澤獄起戊寅復在告終 武宗之世不復再出
辛巳 今上卽位用薦者起爲肇慶知府且錄已卯
勤王功增俸一級丁亥擢福建按察司副使未上擢
大理右少卿至京轉左少卿自入仕二十六年履危
陷險晚始遇矣然略不自知顧惜莫少進嗚呼是可
以常情窺哉平生剛介寡合遇事直前不知畏忌勢
軋利浼寧歎弗移當進士奉使歸日持律就叔父憲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十八
使昂講說疑義假獄辭斷議如爲諸生除縣未上鄞
諸掾留京者百七十人率卑禮問所宜行諸掾感其
義人按所知滿數篋公擇可信者出入袖中至鄞有
所行罷動中幽隱豪猾驚曰公神明耶何自聞之搖
手戒不可相犯聞瑾煽虐民多爲盜瑾舉連坐 瑾
者踵繫於道新城去京師甚邇公上盜狀多 處
爲戒瑾遣二校實之公曰上廣人稀始便爲盜何更
實爲二校不能迫鷹坊使假瑾威往來畿內郡邑吏
數遭撻辱而括財至數百金不止公用市猾讒計新
城獨得不擾計其 纔十金分司通州與諸閣同事

禁索錢舟人籍諸軍陶鑿月課閩人畏之張銳
東廠大閹也其私人馬宗以指揮違法當罷銳百計
求免不聽且數言銳怒甚代表奏誣公入罪不審下
法司久乃得釋都御史彭澤將復哈審中人素以子
孫不與從征銜怨會土魯番用奸細寫亦虎仙計誣
公公不得已再引疾去公爲大理庭爭爲難矣是時
以郎署再抗衆怒病歸啜菽忍飢寒不知關說機利
妻孥相向日嗟對若不聞也在肇慶六年政尚威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十九
總督大臣數以撫徭之策問公公言非用團戍法自
守互市法相詰徭不可撫言數十萬多見采用嘗憤
兵衛縱賊自利至忤上下幾不自免蓋公之不屈得
之天性之素如此致仕歸十有七年杜門絕交同里
罕得識面非其人卽親屬不樂與接偶遇之終日相
對噤不能曲出一語閒居聞脂韋媼者當食必置
七唾罵事關國家終日邑邑不解性喜讀書頃刻不
能釋手自經史至星曆地理譜牒積歲覃研咸有著
論堅持一說不可破文多頃刻立具不求煨燂窳剗
爲工所著年集家譜凡十餘種藏于家獨地 諸書

行世公名直字叔温號三符一號惺惺叟世居吉水
之竹山湖祖椿父煜以公貴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
母周氏贈淑人公生成化丁亥八月卒嘉靖丁未十
二月年八十有一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太僕寺卿蜀岡盛先生儀傳

崔桐

蜀岡先生者揚之江都人也盛姓名儀字德章少長
有蜀山故號蜀岡云先生襁褓中即能記誦少長
志績學不憚寒暑領弘治戊午鄉薦第六人乙丑登
進士第先生於古今書無所不讀故于天下難易事
亦無所不能為觀政吏曹時能抗逆瑾不為致書家
宰剛介之聲藉藉在人及主事禮曹數以外夷進貢
事抑權倖王永又執奏不當加賞誘降夷人怒逆瑾
銓曹以為賢改監察御史劾天下不職吏若干人其
奏民間利病若干條風稜棘棘無所忌避外補山東
僉事遷副使歷職幾十年有巨寇劉宸輩攻城邑殺
長吏勢甚劇先生募智將驍卒躬親矢石間多為方
略斬首千餘級境內以寧後二年商河盜起復建議
官軍入城支糧緩不及事請遣官齎銀隨所至買糧
以給賊遂撲滅迺若問賊吏誅權猶寬疑獄理侵漁
郵夫役凡可以興革者不難以身任之東藩之政一
時為新服關改雲南典屯政摘發諸衛侵冒根銀吏
百餘人咸帖然輸服無稱寃者遷湖廣廉使久滯之
獄剖決如流守令雖遠在數千里悉廉其才否以公
舉刺時湖省多盜建議置僉事一人專督江防兼理

兵備一人駐長沙諸郡嗣是水陸無虞民歸德焉

本省左布政使會朝廷遣大臣取大木索價

省撥動先生請以買木羨餘次第顧役民器器錄又

顯陵之役計費不貲迺焚翊內使崔文務在節省又

歲凶民飢人情洶洶適錫負已責散儲拚豁所全活

者甚眾先是先生以人覲可否屬吏忤當衡久之始

遷太僕卿時甘肅用兵詔解馬二千匹給軍先主議

每郡四更解天事獲不擾又議置別庫以儲露積無

何以不偶於俗被論得閒住既以顯陵功詔致仕先

生性至孝友學術醇正嘗議定曾子廟制應詔陳言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三十一

請崇尚周朱登正文體為士論所躋居官勵志清白

林居惟舊廬數椽足以容膝薄田數畝足以充虛愉

愉焉著書授徒訓子力農不以爲窘也對客談論經

史品題今昔人物疊疊不倦語及求田問舍事笑而

不答每出城市雖闐闐鄙夫亦曰盛公來矣是吾鄉

鴻儒學士稱志行端潔者必曰蜀岡先生後生小子

稱經藝精到者必曰蜀岡先生嗟夫先生之學行才

望有此所得亦多矣程之豐祿峻爵于世道無所輕

輕者賢不肖何如哉

太僕寺卿毛公渠墓志銘

徐階

公諱渠字公澤別號石溪東萊掖人也父紀以成化

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人舉丁未進士累官少保兼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諡文簡

母官氏封一品夫人文簡生丈夫子六而公行第四

其始就傳文簡則既顯矣然其往來師友之間徒步

布衣不異寒素識者奇之嘉靖乙酉與仲兄戶部員

外郎暨同舉於鄉公名復第一明年舉進士改庶吉

士而文簡在內閣士大夫家言文獻之盛必以毛爲

稱會時宰有不樂諸吉士者例補外公於是得工部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三十一

管繕主事戊子丁官夫人憂辛卯復除虞衡主事未

幾改禮部儀制主事 天子加恩典禮之臣賜大學

行義欽天記頌祖德詩各一帙癸巳遷精膳員外郎

以詔恩進階奉直大夫封其配劉氏爲宜人甲午遷

祠祭郎中當是時 天子方建 九廟及大內諸宮

其儀文規度多出公畫已又奉 皇太后祇謁陵園

有司以無故事相視駭愕公徐取古今諸禮恭酌損

益草其儀以上詔盡從之 莊肅皇后崩或謂宜殺

其禮公獨請如制賴 天子明聖議以不奪皇史歲

訖工詔加俸一等 九廟成遷太常寺少卿提督四

夷館尋以上 兩宮尊詔賜彩幣也亥改通政司右
通政提督騰黃辛丑遷太僕寺卿翁生而習爲文章
其所歷官又皆不以錢穀刑名爲職業及在太僕諸
所釐革乃有老吏不能逮者故人謂公通才甲展滿
三載廢子延清爲國子生其秋省文簡於家踰年遂
遭文簡喪初官夫人卒公實以歸省得盡其誠情于
送灰之事及是復然人咸嘆息以爲孝感而公則以
哀毀致疾終喪甫閱月遂不起丁未十月朔也年五
十一耳公爲人坦易弘博與人處委曲有情味至待
昆弟宗族恩禮尤厚往予入翰林幸及事文簡其後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爲祭酒而公子解進士延魁復來卒業因獲與公游
長軀方面望之偉然竊以爲如公者其文章器量姑
不論卽其狀貌固世所謂福人也乃其位與壽僅止
此悲夫

大僕寺卿李公舜臣墓志

李開先

李氏出自燕然顯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
華生皋陶爲堯大理以官命族爲理高孫徵以直道
不容於紂逃難伊侯之墟食李得全遂改理爲李氏
家於苦縣十一代李耳字伯陽者著道德經子孫蕃
衍有居隴西者有居趙郡者余祖自隴徙長城嶺再
徙於章丘綠原村愚谷祖自趙徙臨淄再徙於樂安
鵲村余爲文竊願效唐魏川明暢熊南沙該博王遵
嚴委曲而簡古則愚谷愚谷但有作必走使相示甚
至半篇亦來急不待脫稿生前旣以文交君歿欲步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五

其體以慰君地下力不逮况可兼唐未能也愚谷履
任途先余兩科然情符契合在同鄉及其同年無如
余兩人者會則每夜數易燭離則每月不乏書余先
致仕家居愚谷夜過焉時值六月天將曙始散去以
母病不能爲數日之留約在長山張姓家各以近文
及新得相與講訂別愚谷曾不踰月卽聞致仕卽報
出於權貴所排擠與罷余者同一人也余疏嗟然肆
辯猶幸得與愚谷同致仕鄉東郭辯不數語乃冠帶
閑住矣家事終不果會而愚谷於嘉靖己未正月八
日長逝矣生弘治己未九月甲子纔一周耳文士未

大試壽筭不爲高此余所痛惜而致疑於天人之際者也高祖諱仁美曾祖諱瑾祖文敏字大器晚而刀筆仕爲饒州府司獄有德惠大異君曰無成者事具馬谿田崔後崇志表中司獄配曹蔡孟三氏生愚谷者蔡氏也愚谷名舜臣字懋欽一字夢虞號愚谷生而清穎警悟日記千百言不忘正德己巳從學於青州李輔讀大學論語庚午還邑從蔣忠讀中庸孟子辛未避寇復之青改從石天奎讀詩國風小雅壬申復還邑邑西存有倪寬墓寬故邑人從歐陽生授尚書復以授子孫世所謂歐陽氏學故邑生治書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二十六

氣厚學博才高不露鋒鏑超出筆冢畦徑之外拘北卷作會元自當服天下人矣遂上之二公二公持示呂涇野王改齋王極稱賞呂以王言爲是令中書聲音洪亮者誦二卷其一乃姚明山象遂定愚谷第一試錄刻其策論不窺易一字是榜號稱得人而魁元尤多名士未會試前一年邑南大路中忽湧一泉未揭曉前一日汴梁蘇太華見愚谷貌變奇之大功名將臨豈無先兆哉廷試二甲第一原擬上甲以策冒訛字移下是秋除授戶部湖廣司主事部倉銀庫舊爲一役事最繁劇必擇老成練達者典閱章疏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二十七

人十有七八也初司獄君議所讀經爲三帖入覆皿中焚香默禱於庭易詩書三惟手所值則從探之得書帖遂仍其故習更師陳嘉甫讀書云是年補邑庠附學生督學大興許公首稱之癸酉妣蔡卒甲戌隨父居通州再師濟南蕭太守蕭三河人持喪居彼其母太夫人則樂安人也因得識而師之明年己卯舉鄉試庚辰會試不第辛巳父赴饒州丁內艱乃往迎父於饒壬午入太學一日衆友會文見所作雄奇無比友咸以大魁元期之癸未會試蔣敬所石熊峰爲主考分考則永嘉葉成規得愚谷卷驚嘆以爲詞雄

謂之本科九峰孫公時爲大司徒令莆田林汝環出此彼一屬愚谷曰是未可令遠去也每會必問讀何書交何人詩文有未妥字意必面更之冬調吏部稽勳司主事大冢宰則白巖喬公也嚴重有威獨獎進人士如不及其調吏部雖喬公知之實孫公薦之也二公俱先任吏部郎清修簡出暇日惟書史是務所以後各爲名臣云甲申夏大禮成推恩父封吏部稽勳司主事母贈安人未久調文選丙戌正月父客成愚谷扶輿歸葬未村文名方殷以大魁元而當要路弔者踵且送者人事極盛見者不欲其盛惟以其中

節為難也戊子秋起復補稽勳司已而陞驗封府員外郎已丑秋調考功庚寅冬養病得請權貴相忌托病而逃之耳癸巳赴部補戶部湖廣司員外郎陞浙江可郎中盡心國計不以失清要而有愠色其與後所排擠者蓋兩權貴也今之士惟文不蹈襲守不屈撓者斯可貴也愚谷每憤文體如妝粉骷髏宦態如牽絲傀儡則其所作與其所自持可謂已當事者承望權貴風旨將處以遠惡地王遵巖在選力爭之陞江西提學僉事此甲午年事也愚谷以學職廼人才所係江右為文獻之邦考閱無時擬作不倦去歲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嚴而可稱賢士之關矣無何乃轉尚寶司卿尚寶南京為散秩禁城四門留守指揮以銅符領把總已下若干人人一木符都督府持令牌入五城兵馬亦各持令牌入每三日一易卿但視其交承符牌無缺而已辰巳二刻即可完事餘日得閉門讀書愚谷未及不惑之年棄世所尚詩文而讀漢人經注初則苦其精嚴難入已而知其指歸在爾雅爾雅本六書六書如五味使相為用邊旁一也篆當然者隸楷亦當然可使經文亂俗筆哉易詩書儀禮戴記左氏春秋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外則質以篆隸與增廣韻旁

卷之七十一

十一

行日法晚年尤刻苦片紙數字亦不苟余嘗以書戲
之曰君作原去皮存肉去肉存筋今則筋肉俱盡而
獨存其骨矣畢竟如畫易卦而後已乎時有所寄或
值文客在座讀之難下余則朗誦如已作耳愚谷蒞
官行法居鄉處人言語揖讓俱詳慎謹密至於聞有
司貪殘大臣進用或及匪人則義形辭色不少假借
出而專業雖未盡然已可稱說處而崇祀立祠恤貧
教族自奉簡約其美不能悉書至於削跡公門忘情
仕路士大夫之賢者夫人能之在愚谷不足為奇節
也愚谷體厚且豐面白而鬅善飲酒得痰疾口澀于
言足歎於步然飲且不厭以至大故悲哉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太僕寺卿繼山王公鑑神道碑 王弘海

公諱鑑字汝明別號繼山其先出宋正文公入國朝
六世祖宏以人才為浙江行省鹽運司判官始遷錫
之三登里家焉至樂莘先生澤始以子貴封南京兵
部車駕司郎中樂莘二子長戶部員外郎召次廣東
按察司僉事間問號仲山公父也配李宜人實生公
早卒繼娶袁宜人公生而純齊有至性喜讀書不務
他好仲山先生甚器之年二十補博士弟子三試領
已酉鄉薦與計偕再以病沮下第益奮發攻書至丙
夜不休已未中禮部試會丁外艱馳歸山中弟子多

賦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從之者又六年為嘉靖乙丑始就廷對賜二甲進士
出身公于大當得部署而是時柄銓者方徽州刺史
多墨敗欲重其選於是武定州缺遂以公往始至下
教勅曹掾曰若所不飾以寅緣為姦利者有法在刺
史所不自飾借脂膏自潤者神鑒如之諸曹掾唯唯
莫敢犯法亡何郡伍伯以他事揭府帖恫喝諸掾吏
氣張甚公廷詰之伍伯偃蹇出不遜語公怒叱曰若
豈以守故嚇我邪吾視秦州篆如敝屣耳遂收之以
狀白守守心不能平然卒無以中公公亦竟持不為
屈益自勵節廉諸凡供帳鋪設贊會金錢之屬一切

罷去至於徵輸之羨肺石之錢盡以需官廩不
囊州故當南北孔道商車之筭歲可數千緡所報人
不過十三四而州額取其自封公乃悉出羨金予
貧民無業者令具牛種墾田自食嘗欲製一縞衣取
市人束帛與之直浮錢千貫弗敢受公笑曰損上益
下是善心也麾之去其自持類如此先是州賦不時
入上官動加呵責每勾較稊胥恐則跳他郡自匿公
爲定著程期科品賦稍稍前會富審戶則衆多務爲
欺隱公先盡已廉得其腴諺主名以次甲乙之毋敢
下上者州大姓某嘗故饒而族入于鼎貴前後監州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主

取一切苛辦而當官行法無所依違一意與民除
至於豪大家獨無所縱合時有高三畏胡雲鵬等相
與爲大奸狀甚著衆咸指目莫敢觸公以計捕得械
治之有李讓者用註誤故陷重辟累年不能決公一
訊立出馬視事三年境內大治積先後得旌薦且十
數遂以廉能異等擢爲戶部員外郎而是時虞坡楊
公爲太宰素聞公名欲引以爲重遂改吏部驗封歷
考功尋復改文選公於事務以精覈行之亡下欺亡
旁撓會驗封稽勳節中缺首次當及公公讓乃請稽
勳司郎中當公之轉吏部也時以部委便道省覲報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主

者以其怙勢也當下則受役與閭左之最瘠者伍公
曰柰何以貴人故執法援筆著最上則其人伏謝而
去已又以諸賦多名色頭緒綜雜苦于徵解乃設爲
條編法每歲計受徵者幾何緩若急者各幾何類爲
籍上之按籍以徵咸有次第民間舊當種馬歲芻牧
無寧日遇當解多不中格則及于旁郡厚直買馬以
應衆甚苦之公議停解馬第齋直以往故事解馬入
京州長吏走箱籠通長安貴人訊訊必有朱提以先
尺一所須悉箕斂於長賦者公慨然曰刺史即不治
事安所事長安貴人屏不復用民甚便焉公子治不

之曰吾世受國恩未能報報且在子若不以時思所
自豎乃作兒女子態耶公不得已遂行至是益念仲
山公不置每自嘆曰爲人子終不以官易親謝病歸
公既退而名益重再召再不赴及仲山公歿服除江
陵相兼政人或謂公且起公笑不應數年而江陵相
敗中外益推轂公會 上俞部臣請以原官召之公
乃出於是公去吏部十年餘矣主爵者以公資深不
宜服下僚遂推尚寶司卿尚寶于秩號清貴然事簡
無其規畫公乃上疏言大小臣僚所懇牙牌多遺失

請出入給繳悉籍記之又封誥所用璽不宜非時
請以歲三九月一施用奏可著爲令尋詔公持節充
正使冊封益藩王所餽遺金帛甚厚公悉謝不受曰
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公自釋褐爲州守
郎吏及卿尚寶凡二十餘年官不過五品無愠色及
使還以病不任職上疏請免不許乞南職乃轉南京
鴻臚寺卿鴻臚故冷局南中尤甚所居解宇墮落人
多薄之公怡然曰是吏而隱者也久之復以年七十
上疏乞骸骨言甚切至於是 上從吏部議特進公
官一級以太僕寺卿予致仕命不束裝就道時諭禁
賦役錄 卷之七十一 五十四
之公既賦歸處一室焚香端坐間與一二騷人墨客
廢吟嘯咏有蕭然物外之意居歲餘而病作亡何遂
劇所親往視之舉手相勞言笑如平日初李宜人枉
公難產仲山公甚憂之倦而假寐忽夢邵文莊公載
一僧俱入舍既寤遂生公至是疾篤且瞑忽張目曰
邵公召我遂卒人以爲夢生之驗云公爲人古貌坦
中不設城府與人交恂恂如也其內行尤淳固少表
母躄踊哭泣如成人侍仲山公居子舍躬省視席蓐
燥濕所嗜好卽親得必多方致之爲築涼厦堂葺綠
臺卷奉居其間以順適其意居平念李宜人雖久未

嘗不泫然泣下也事表宜人其篤至雖老未嘗不和
顏色以進也所配宜人早喪遂終身不娶屏居外寢
者餘四十年故爲廉吏又不喜談外事乃其急人也
甚于已諸內外戚及故人子爭詣公公殺其寡者而
直其枉抑無控者咸得意去蓋其友愛豈弟出于天
性如此春秋七十有一所著有五經摘要楚越記寶
畧集藏於家

太僕寺少卿金公弼墓表 李賢

公諱弼字輔伯姓金氏世為江西新淦鉅族曾祖仲卿祖守正臨江儒學訓導學者稱雪崖先生俱贈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伯父幼孜永樂中文淵閣大學士歷洪熙宣德又以已所歷官推恩三世卒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靖父幼孝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母劉氏贈恭人公自幼警敏不凡先生長者咸異之年十六喪父知自力學與兄故兵科給事中昭伯並擅時名以禮經魁鄉薦登宣德癸丑進士第正統改元擢中書舍人秩滿以積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三十七

最陞太僕寺丞天順改元進少卿累階中憲大夫初公為中書舍人尚寶司少卿衷忠徹獨傲公公具言其過遂置于理竟坐罷去兵部建議擇太學生善書者書武臣誥已得請矣復有以歲月久近論之者公上疏以為若是則不善書者亦得濫預 詔是其言為太僕丞時北虜為患公建言選將練兵數事多采行之為少卿慨然以馬政修舉為已任屢奉命督理虧耗者自衛使郡守而下悉聽決無不良法感德有願聖川者水草甘肥永樂中嘗牧馬蕃息天順初屬公往視定築二城用養天閑之馬增二驛於中道以

便往來凡百利害悉條陳以聞 詔嘉納之公每歲往理馬政不憚勞動壬午冬忽得寒疾猶強視事癸未春疾甚還京遂不起實三月十五日也距生永樂癸未閏十一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一公孝友之行出於天性痛父早世每遇時祭哀戚不已嘗迎母於京邸就養務得懽心拓地築室以居宗族弟姪作詩規戒子孫無不備至京師時買棺助人不能葬者凡十數恤貧濟難恒恐不及可謂君子人矣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三十七

太僕寺少卿陳而傳

實錄

陳端交此人父文俊永樂初率衆來歸英國公張輔承制授廣東韶州判官後入朝留居京改太僕寺主簿卒端以父功乞恩襲其官累陞至少卿加正三品服成化三年四月卒端爲人氣貌端重與人交有禮雖出自選外然居官無顯過亦可稱云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八

太僕寺少卿張九功傳

實錄

太僕寺少卿張九功字敘之河南陝州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陞禮科右給事中戶科都給事中轉吏科弘治五年陞太僕寺少卿丁父憂服闋復除太僕寺至十年六月卒賜祭大方性簡直寡合居言職能先其所重弘治初上疏請正祀典下禮官詳考其他建自多見采納未竟其施而卒人多惜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九

太僕寺少卿紀君溫墓志銘

李東

紀氏本鳳陽蒙城人國初以從戎籍綏德衛君諱溫宗直其字生而魁岸有風骨老長奇之曰當以文顯比庶童補弟子員成化乙酉舉陝西鄉貢卒國子業榆林衛在綏德西地逼邊境人鮮知學問余爾敏公為巡撫都御史奏設衛學官不時置禮聘為師君規格嚴整經指授者多底成立而君屢誦禮部親寢老乃以主貢就銓試授吏部司務尹恭簡公為尚書特見器許弘治戊申以外艱去辛亥改都察院籍紳士無問識不識皆知有紀司務名癸丑擢戶部雲南司員外郎甲寅以內艱去丁巳改兵部武庫司遷車駕司郎中馬恭肅公為尚書考上上始被誥命贈厥考如其官母張氏為宜人壬戌上疏請老特陞太僕寺少卿致仕至是蓋有意居京師未即行數月而卒君敦重寡言笑而綜理周密事無巨細咸中條節族黨貧乏嫁娶喪葬有所需者應之恐後嘗謂榆林風土差厚徙居之見其西郭平衍可種藝而去水遠相地形勢備工力雜丁夫鑿山通道引紅石硤水而歲溉田若干頃人至今德之居官謹畏不避勞勩車駕行邊馬告急尤竭心力其憂悴成疾亦以此云

太僕寺少卿都公穆墓志銘

胡纘宗

吳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淵微玉潔蔚為醇儒蓋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為禮部主客司郎中年五十有四即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維時京師大夫士見公之歸無留資於囊無田廬園墅于鄉蕭然戒行視棄官如唾無毫髮顧藉心爭挽之不得莫不交嘆以為公真賢遠於人歸而攻苦食淡寢卧圖籍相與婆娑嬉遊屏車斥駟採迹公府以著書為業或放逐山水冥搜遐寄若是者十餘年嘉靖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又三年年六十有七卒實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二日其子元翁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六日葬公花園山纘宗屬守吳得與其凡役事而又屬之以銘重以工部主事伍君疇中之狀迺不獲辭而為之志曰都氏之先為丹陽人有遠祖稱丹陽先生者任宋為尚書吏部郎中由丹陽徙蘇居縣南濠里曾大父文信大父彥和父卯封工部都水司主事母朱氏贈安人公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汎濫君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屢空晏如絕意進取名聲大噪吳下巡撫都御史何公某提學御史林公某忻其名強之應舉公遷出

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已未第進士甲子拜工部
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未幾丁父憂服除復官工部
分理器皿厥厥事故旁午多靡費公則鳩匠會計小
大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匹馬入厩自齎米蔬
厥人掘地得金貯之庫更有私請者公斥之曰若曹
何足為我己而巡視京城浚渠繕壘事咸集丙寅改
南京兵部武庫司廉幹如工部日辛未復官工部陞
虞衡司署員外郎壬申乃進禮部職主客諸夷入貢
使者充館公采遠有道國體以尊慶湯王妃應冊封
公則崇信伯費公某往使之贖以腆幣拒弗受便道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一
躡終南巔尋過首陽登華嵩兩山抵少林濯溫泉轉
入王屋以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囊括其勝洩之歌
詩徜徉而返公性友愛養孀妹撫孤甥恤幼弟皇皇
如不及文祖韓歐詩宗陶孟尤長於纂述故郡人稱
為南濠先生其行於世者曰南濠文按南濠詩話玉
壺米聽兩紀談藏於家者曰南濠詩略文略賓話史
外類鈔周易考異金薤琳琅云維公束髮好修奮思
古人完德遂學星列海內受知兩朝贈賚有赫風流
儀矩典懷後賢雖老于食貧不可謂不遇也

太僕寺少卿史公際墓志銘 李春芳

深陽之有史氏其來遠矣蓋自漢深陽侯崇以深陽
為食邑始大江以南稱舊族者其先馬玉陽公為侯
四十六世孫名際字恭甫初號燕峰晚更號玉陽人
遂稱玉陽公云父知山公舉弘治丙辰進士任南京
刑科給事中初配宜興李氏張氏俱蚤卒繼金壇王
孺人生公甫四齡又卒繼魏國莊靖徐公女撫育公
如已出公生而穎敏過人沈潛嗜學博綜羣籍根究
理要為文典雅平實不事詞華嘗從陽明甘泉二先
生游尤多心得卒業南雍大司成魯公鐸雅重之每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二
賦必首六館士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壬辰登進士
授膳部主事改吏部選司又以才望改春坊清紀郎
兼翰林院侍書當是時 肅皇帝春秋鼎盛勵精圖
治雅尚文學之士青宮貴近得改用者縉紳莫不歆
豔而公乃以母思歸疏乞隨侍或曰宦途身夫則謗
興柰何行乎公曰吾知親意當順耳烏知其他公行
而忌者果噤言官詆訛落職人咸為公不平而公則
曰士君子所貴無疚於心耳簪紱何為乃日事大母
王母徐倘極孝養然感激主恩不以身退易念乃選
勝建宇恭祝萬壽 肅皇帝聞而嘉之賜額玉海仙

院云念族屬蕃衍或有失所者迺倣范文正公善之制置田五百畝助婚喪之乏其甚者復量爲補給子弟俊秀者訓之家塾自是史氏多彬彬稱文學者焉又建書院於留都以處四方遊學之士邑庠圯敝則捐金新之又捐負郭腴田以資勤學者事聞當道令生祠學舍以報公歲飢公計口賑粟前後無慮數萬石且召墾沙漲田寓周禮多工救荒意也嘗倣交質法積穀數萬石以通鄉人有無一夕燼於火公卽償其直撫按官舉社倉以備賑公捐金成之松江苦海患與濬治之役公輸穀以助嘉靖甲寅乙卯間倭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四

太僕寺少卿劉公不息墓碑 于慎行
吾郡以隆慶戊辰舉進士者六人而滋陽劉公暉陽賈公與予仕長安最久尤相善也後十餘年予請告里居劉公從長安謝罷歸過穀城山間予追之道左揖與語別去又後三年予校士南都返過郡城哭公子第矣二十年中浮沈聚散曾不一瞬悲夫公諱不息字體道充州滋陽人也父贈給事中麟以諸生早世母王太孺人未三十寡居公年五歲二弟念少家更中落有田三百索之力役不自食也太孺人夜績晝織廢一於釜爨廢一於幣修公年十七補諸生文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四五

抵辛未朝正月少師新鄭高公楫部請以故立
令尤異者以風四方得公等十餘人召勗白金文籍
宴之南宮時曠典初舉郡國上計吏雲集闕下相與
指顧羨之令僅二年餘即召拜戶科給事中後以卓
異褒者皆不及也明年壬申奉璽綬封周蔭報命稍
遷禮科左右會 今上卽位蒲坂揚公復掌天官以
公爲吏科都給事中屬連歲大計內外吏公皆以職
事居間所條上便宜及糾舉官邪皆關大懼鉤校名
實不避與貴甲戌入閣分校與太倉王公同經號多
得士始嘉靖中有詔官曾子裔孫質粹爲博士傅子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一

至孫承業貧且盲宗人有豪黠者上書爭襲已嗣官
矣承業父子號而行乞力不能自白公爲奏狀奪而
還諸承業人心快之方公爲都諫賈公亦都戶科公
擢太僕少卿賈公爲太常少卿兩公姻婭也而戊辰
官金紫近列始于兩公吾郡因稱盛矣後二年丁丑
公以內艱歸服除請闕有人附離政府能爲任媒使
客風公公曰仕止有命卽勉事之不過得吾故物而
罄折以承時貴乃失故吾因上書稱目病不能待次
請賜告歸遂不復出江陵卽世其人伏法臺諫上疏
言公受抑狀下主爵議且夕且有詔召而公以不起

聞矣夫死生乃不可必何論仕止公之言有命信
公爲人端凝沉毅儀觀甚修事無難易精核持重不
肯輕發接人益然和粹一見如故而中有畛域未嘗
妄交其在諫垣所指陳嘗否咸中肯綮而不欲顯有
所出蓋老成有度之士也生嘉靖丙戌十月十八日
卒萬曆乙酉三月四日年六十歲于生日瑕丘蓋魯
故封云自漢儒江公以春秋顯子孫皆有儒術近代
遂無著者劉公才猷器識雖未盡其用然所論議錯
施暴於天下稱其經學矣豈公之後將覆如江公邪
方權貴隆盛士惟不得其門而龍蛇鶴舉以翔寥廓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一

太僕寺少卿馮公應鳳墓志

朱廣

余讀史至鄧伯道祭弟孫事而深有感于馮公也以伯道行誼卒無嗣而子止弟子為世所哀馮公潔廉忠慎自縣令為御史一按滇南再按江右俱單車往急奉公而後身圖亦竟無子而子止弟子天之報施善人何如也然觀伯道歌思於吳人弟孫揚芬於范疏至今炳炳史策豈以子哉于馮公亦云故為之志志曰公姓馮氏諱應鳳別號鳴陽其先世居江夏建炎中刑部尚書世忠扈駕南遷嗜越山水佳居城隅長子吏部公徙暨陽花徑代有聞人勝國時裔孫二

麻德錄

卷之七十一

甲八

瓊復遷鑑湖東墅凡數傳及澹齋處士增增三子長曰樟生五子封公左亭居其次封公二子長即公封公故豪舉者警敏習世故愛公異甚曰此兒類我遂破產教之弱齡出試有司輒冠其偶饋于庠文日益有名而家日以窘於是外資脰脯以佐養而內愈於奮于學癸酉舉于浙為第八人庚辰成進士令永豐永豐襟江繞湖田時出水下其民險而健吏多舞文為奸公至與諸掾約若罪有弗急自懷者吾法在吏胥惴惴莫敢詭訛因進父老于庭問水所患皆狀為躬督版重築長堤以捍其流皆成沃壤至今稱馮公

坊館書稍暇即請費官課士子業示之

賢書者踴躍感矣先是夢神語云馬生二角制和如錯今乃悟為公姓也蓋公關一邑文運云為令凡五載酌平不苛造福祛疾若嗜德民安利之尸而祝焉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尋丁左亭公憂服闋補陝西道御史時總鎮沐國狎視藩臬其僕奸民田民洶洶且羣不逞以為滇憂迺以公行部公素有威望攬轡業已氣奪至即諭舊制徐檄治其奴責之歸田而薄令贖罪巨鎮帖服與情建之兵備副使李公材以冒功蒙罪上命逮治之擬重辟繫獄者六年羣首交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九

章救解未得會公按雲南廉得其狀抗疏言李某智士當緬賊內訌蠻莫逾西又叛而翼其勁李某謂此可計間難用直檄乃宣布威德密令把總寇崇德等索金携其交叛酋果悔禍而反攻緬謀至今把總杜斌等間道會擊於是浪之捷師還論賞諸將武人多飾語遂為勛功者劾奏寔不當坐以罪於是竟釋人謂馮公一言回天然公不以微德于李李亦出而不謂以祁奚重公矣洎按江右適無歲公力為百姓請命兩兒得改折價不騰湧而民賴全活其獄諸郡獄詞必務平反一字不妄下宥吏皆咋舌謝不及

至今刊布為爰書式稅閣肆虐有司又激揚之公
束以制惟務鎮靜不與競惡氛稍息蓋公過事盤錯
委曲善濟類若此事竣巡視京營疏請專司舉劾稽
將領汰老弱卽卿寺莫敢撓其議者營務為之一新
故事大計羣吏則河南道董其事時員缺以公協理
公精心咨訪所廉察時出人意表辛丑理長蘆陞務
時同郡何公繼高為運使悉是其規畫而心服其清
民寵相許已久勢且訖為清其田之人於民者使貧
蠶復常產姓困商令無滯壅巨璫某分理鹽課耽耽
若虎見公輒斂手相戒以故商窳家利而安僉曰天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五

道有知宜令馮公有子因範金為嬰兒焚香虔祝聞
當代去無不泣下者時公已神瘁注意舉劾力疾草
疏從事勸之曰監司自有成語何自苦重構為曰吾
為朝廷綜名寔惜身瘁耶以累勞遷太僕寺少卿欲
具疏乞歸而疾已彌留矣公賦性宏達慷慨敢任而
尤篤於人倫左亭公意所欲惟力是視以永豐考最
封如其官左亭公曰今日養執與庭脯多公猶譏然
迨歿哀毀過禮贈崇卹恤以姊孤之靡室家者掩骼
齒之在道上者曰此先志也少與葉君實友善而中
天相其弟舉於鄉又天家無滯流究究筭也公令與

弟未亡人相依矢節予之田以供祭養學官壞有司
苦費不足公曰此吾所自顯者捐貲葺之加麗焉其
喜施尚義又如此凡四奉簡命其所推獎皆名吏謝
者以竿牘至曰此國是也吾不任受德悉屏絕之遇
親戚歡然道舊亦時時慮急人然終不肯細理法以
出徇也公歿于萬曆甲辰詎其生癸卯為春秋者六
十有二歿之丁為十月十六與生朝同殆數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五

公諱鯨字子長姓于氏系本故東海于公後自六公始徙歷城是為占籍第一祖又六世而為討太僕公芳實生公母為贈太恭人顧公其仲也公生而龐厚奇佻淳泓廓落越在兒樸時已有成人風四歲授章句朗辨如響九歲能文即精意左氏相研以下書靡不洽貫兩當舞勺冠諸童子督學河中裴氏大奇之曰此生風韻秀邁古蒲衣項橐何人哉手携入壺中呼沐與沐已飯之乃去而是時開府太倉王公在郡聞而召邸間試而三覆之曰阿懋尚不及伊謂次君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五十一

敬美云遂緣是得雋異聲而于鱗先生會予告則亦察公不凡狀命駒千里為文章交邑左史殿卿者簡貴甚自負其家靖劭人倫鑒數覓快壻難焉一日乃從衢路望見公戟手而驚曰此誰氏子真吾倩矣封太僕公猶謝不敢懼均茵馮而公挺身曰公防今處濟南壻鄉安在殿卿宅謂人間許長史何自比于成固升天事雖然磊砢有之此子真吾倩矣里中交賀兩家羊酒遂成婚姻殿卿乃之正甫先生言速流我酒我以名士餉公正甫曰是出何等殿卿曰吾倩也我不失一郗太傅公不失一馬南郡正甫自是引公

大義久次稱上足而殿卿時過問焉曰吾倩云何正甫正容對其在吾徒則盧子幹之流兩人命酒交相勞也甲子公列鄉試前名戊辰成進士其成進士則正甫先生適以詹長典文衡公實出門下亦奇遊云試政刑部未幾奉內諱歸姑蔬隱割不關塵囂及去幘悅除為刑部湖廣司主事主事於職遙閱諸郡國獄俟其長尚書主裁而公有所可否尚書不能易一字尚書間有所難公條牒上竟不能一字易也以故名籍籍輦轂下而值有詔用曹郎備臺臣乏公首以監察御史拜河南道馬頃之出按真定真定于三輔狀徵錄 卷之七十一 五十二

比右扶風地頗稱饒樂公從濟上駕馬指天而誓之曰此西走邯鄲道也使者不絀一絲往乃絀一絲還人將唾吾背矣至則與吏民要要在黜貪適而惠元元車轍所向墨夫佗羽公子之屬無不竄出境外農人相與歌于野曰安所得冬之日及吾儕孰謂御史徒霜厲乎其所平反多引經以斷邢州富人置同姓姬前使深文論適矣公一覽而笑曰於禮有之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尚不足司空城且春而當適為亦破械而釋之自餘冤死刑往往原情求活以及歲所論報伏質囚視他方獨減用是失大相心至鑄俸

及瓜而返一僕如京師御史大夫...
可回道久之...
劫地咸曉微侯輕使相通而又宦官慮兒寄請為奸
利而公箕踞視之殊不為意若輩共相告誡勿犯干
公三尺京輔以寧行縣漁陽為少保戚大將軍所部
略將軍居嘗恬寵類視持斧諸少年而公按覆軍政
獨嚴將軍至屏戲車戲戟物伏謂若家人禮公辟倪
之曰勞苦將軍將軍且休矣都下一時傳語謂濟上
千公能屈大將軍還朝則以資久掌河南道庚辰
用望監試會試未幾推掌京畿道京畿于制岳岳風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五十四

格上而八座曹贖悉由契勘而公獨行一意略不通
假蓋丰采凜如也尋用臺例遷太僕寺少卿逾歲奉
旨護大相喪還荊州舟過小孤陽侯震怒舳艫千尾
相銜俱及于敗大相行李亦半沒魚腹中而公所御
餘皇破浪而出卒以無恙人謂有天公素負倘易懷
是行攬挈山川孤情快發已決策為挂冠計而偶以
其口見望遂趣棹歸歸以九列朝夕朝封太僕公行
衍樂也已乃撫穉中兒曰于氏宗祊在是矣稍長則
課之讀曰于氏其獨無家政乎濟上故七十二泉所
公擅其一清池朱華文惠言鳥恣其泳飛鷗夷勝在

所自隨累百舳船絕乎諱鈞嘯歌獨賞盧胡印空真
覺伯倫非遠文舉之座賓客滿前勝流工執方內方
外壹是平等遇之彈絃踔躑戲馬踴高之伎雜進無
問真有芥視六合之度悠悠者不足與道也其最善
為宗長叅政于冲子冲居里時公與為要率以月朔
歷羊封豕合族上先人隴子冲比客成則為大慟欲
絕行夜立後如將不及其事發嫂一無所恡遇季鮫
友愛備至推與美田宅商氏姑二女藐然孤矣則為
真館而居之長乃擇對嫁馬封太僕公每向人我仲
當我心不第以封爵貴嗟嗟屬念深矣公不欲以詞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五十五

賦名乃若所構撰無不出于鱗法者于文自左氏外
尤喜龍門太史命字于長雖以表諱則亦惟慕說故
其故爰書在刑部三輔者競持為法比謝事且十年
晚得未疾食飲恒須人然而神明未彫一罹封太僕
公變日以委頓不逾期卒可謂成孝矣先是 今上
元年受勅父母妻如章閭門榮之公生於嘉靖庚子
十月十六日歿于萬曆戊戌九月廿六日得壽五十
有九

太僕寺丞張君通業墓志銘 王世貞

蓋予十七而以諸生識有功濟上甫加予一歲也而承尚寶矣則又以比部郎從有功飲燕中甚懽而人何有功謫去又十年而予罷青州節有功時稍丞太僕僕行訪余城西邸相咨嗟嗚詫久之而報有功逆矣悲夫有功姓張氏名遜業別號既江其先自閩赤岍徙居永嘉五傳而至文忠公孚敬累官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言禮當 肅皇帝

卷之七十一

五

人持節冊封荆王王始少而後賢之享饋加禮公悉謝弗受君固饒才其於詩歌擅宏麗又能縱筆為行草一時聲稱籍甚而雅好客客稍以詩酒聞即致之為長夜飲相嚴子世蕃亦好飲內莊忌君而外浮慕之君亦陽交驩而酒酣不能無語失又君所善錦衣衛經歷沈鍊者上書攻相嚴得罪下獄君素饒不廢百方為其帥居間而事稍解當流置上谷君齎丙舍為脫裝世蕃益恚恨曰日飲我也而衣食讐而前是虜入薄城下君慷慨談兵事給事中有薦君者以是得統柁忌而爭構君會考滿當遷為卿乃用大察鑄

卷之七十二

五

是貴公子何所從習之老吏豈非天性哉而君嘗以
課馬之大梁屬久早為禱于神立澍又嘗宿凶傳傳
不能凶有息巫文於是人則謂君且遠大矣是時
相嚴勢愈盛吳給事時來坐論其罪下獄成君所以
慰存有加世蕃愈益恚恨曰是尚衣食我讐也方謀
逐君而君以暴疾卒矣君之卒縉紳先生走哭相唁
而太保陸公炳為具棺少保楊公博為郵致喪歸其
誄贊歌頌凡數十百章至相謂曰嗚呼無天哉而使
張君天而使張文忠之子天也蓋年三十六云君見
若斯弛者而事其母潘夫人陳太安人變饜齋慄其
獄錄 卷之七十一 子人

陳開元風

術家人斬焉就規矩性好蓄書畫顧其弟中書舍人
稍長能別書畫即盡推與之曰吾今而後蓄有歸也
嘗分著君故謬為不解而取瘠者又先其宗族戚友
之急甚于己以故索鮮羨皆至歿而不能庇窀窆嗚
呼以此而見先文忠之操亦可矣君所為詩有鳴玉
集使郢集阮江集奪於酒不甚究然識者以為有梁

南京太僕寺卿仲昌傳 以下南京 實錄

南京太僕寺卿仲昌字顯夫應天府溧陽縣人永樂
二年進士出知安平泗水二縣事以治行著聞薦陞
刑部主事尋陞郎中後以推擢陞南京太僕寺卿年
七十三致仕天順三年十月以疾卒

卷之七十一

子人



南京大僕寺卿張壽

南京大僕寺卿張壽

南京大僕寺卿張壽以勤劾入戶下

司營莽悉如今公諱謙字益之世居定州爲大族至

姓其地曰東張村五世思敬祖始遷保定清苑遂爲

其邑人高祖福榮曾祖材與祖旺三世皆不仕以積

善聞里中考綱始仕上林苑監典簿以公貴贈祖考

皆亞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祖妣王氏贈淑人妣王

氏贈太淑人公生魁梧不類凡子典簿公愛之俾從

塾師聰悟日甚遂爲儒學生能力學弗懈志必亢其

宗舉成化丙戌進士時年廿五戊子授禮科給事中

卽侃侃自將封駁之際不以人言爲前却辛卯歲侵

民流亾相屬詔糶京儲米數十萬賑之公在中所全

活者甚衆三載受勅階徵仕卽會都御史韓雍總兩

廣軍務與中貴人受惡命公往勸之公咨詢鉤考持

以至公盡得其狀還奏稱旨甲午陞左給事中乙未

陞都給事中值今上在東宮加冠有白金文幣之

賜公長諫短遇災及時政闕失每進說多有裨於

治體其止度僧道幾萬言尤切直六科奏對音吐鳴

呼憲廟識其人特陞公鴻臚寺少卿一歲中再轉

尚寶司卿凡誥勅符璽牌號及諸禁衛番直並專

際祕慎彌至甲辰郊享有金織彩幣之賜三載受詔

進奉政大夫乙巳用吏部薦陞南京太僕寺卿一以

正率下剷除積弊禁革貪污歲省費甚鉅尋奏馬政

便民四事多見施行丁未上太皇徽號凡親在者

得賜誥而公母夫人在堂命下乃以壽終又獲祭葬

之典人以爲榮庚戌服闋復任以三載上京遇皇

太子誕生有金織彩幣之賜進階大中大夫資治少

尹許一子入國學還任值加恩南京諸司復被文綺

之賜未幾而疾作得年五十有二公天性鯁樸所居

官務求盡職論事可否不苟同雖以此取憎忌不恤

事母夫人極意奉養得其懽心與三弟相友睦弟先

逝公哭之慟遂以捐館平生樂善好施鄉里有婚喪

不能舉者多助之僉購嘗退朝見寡人甚惻然召至

家易其衣履遣去不問姓氏所存如此

南京太僕寺卿胡公

支湖胡公諱鐸字時振餘姚人家支湖之東門學
遂以支湖先生稱之公五歲即能口誦父訓自成童
至弱冠進學不懈長而博及羣書弘治戊午以易發
解乙丑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日與汝南甘泉小
野三公相切磋讀中祕書日益宏肆大學士西涯李
公木齋謝公深器重之正德戊辰授刑科給事中隨
使陝右奉勅紀驗軍功覈實兵事邊境以肅旋京師
與虜遇於山崩城者三月卒解虜圍在諫垣獻納于
反篤實不欺逆瑾偽例以餘姚人不得為京官出為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河東運副時鹽利不興至者多以罪罷去公勵清操
激頹風宿弊頓除鹽利之入視舊加倍巡鹽御史謀
其績以嚴聞瑾敗復給事中去任之日河東商民咸
焚香注水以頌德繪生像祀之及過韓莊陡與流賊
遇人人自危以必死公獨晏然不懼俄而人屬被木
揚沙蔽天咫尺不辨遂與賊相左竟得免于難未至
京道擢福建僉憲分巡建寧獎儒雅雪冤獄取章濟
環溪精舍故址而新之巡按御史疏其卓異之政廿
條以聞三載考績擢本省提學副使定科條正風俗
不輕于校士亦不濫于選士於諸士子均有慈義成

有蒙無妄之難者必為直其冤亦不顯言之士心愈
然不變人皆稱之為胡道學云嘉靖壬午陞湖廣左
叅政湖藩數多盜公計擒渠魁而地方獲靜二年間
母黃淑人歿公徒既奔喪哀毀逾制坐卧小樓三年
足跡不入城市官府服除補任河南尋轉湖廣右布
政使十年轉雲南左布政使所至皆有聲聞十二年
陞順天府尹以 皇太子推恩得封贈三代及其祖
父子朴陸國子生十三年甲午鄉試為提調官以進
御試題遲誤改南京太僕寺卿督理馬政公署在滁
陽地僻事簡公優游職業閉門著述有支湖集二十
卷及典學說約異學辨天文地理律呂醫卜諸書各
有辯正十五年七月十日以寢疾卒計聞 天子哀
之遣官諭祭賜葬於本都南山之彎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六十一

南京太僕寺卿田公濡墓表

于慎行

南畝田公者諱濡字少生東郡鄆城人也其先世得之諸田高祖子實當洪武初籍郡之東北傳三世得司訓公壽累贈太僕寺卿更曰贈公贈公先娶於呂生四子再娶於朱生二子其次即公贈公以經學傳世子澤為永平博士濬為河東轉運判官而公最少有過人才贈公奇之拊而泣曰必貴吾不見也贈公既沒而公博極羣書文辭日著嘉靖戊子舉山東省試已丑第進士授行人 皇帝分祀四郊遣特使諸王又莽徽王於釣諸藩以故事贈遺皆謝不受至

廉徵錄

卷之五

本五

曼山館

辰報命闕下擢工科給事中於是公稱曰今世惟臺諫可以行志幸得列在赤墀與論議敢容容無以報國故其居諫垣最號敢言無顧避受命監修都城有中官督工虐索軍士至斃公劾其罪厥中官反中公下吏已而 上悟乃釋之甲午遷禮科右給事中監視九廟工程時武定侯助吏部尚書鈺督工數以事相左此兩人並 上所寵貴而助勢尤盛公疏其罪以聞言助欺罔作威福而鈺忿爭傷國體請並罷之上下詔譴讓二臣今協和康工毋得有負委任而能巡視科道用心糾察以稱任使一時

選監視者秩公上疏力辭資金幣勞馬送刑

事會昌國公鶴齡兄弟有罪 上欲中以大法臣知 上意者趣公具劾公於眾中大言曰張氏之罪天下以為可殺 太后在上天下以為未可殺吾懼不能回 上意以安 太后而欲以殺遺我耶趣者乃不敢言公在省六年言得失書數十上皆切中事理不為依阿都官審決公主議平反可六十八丁酉擢南京太僕寺少卿明年明堂禮成加贈考妣如秩癸卯晉本寺卿馬政之敵也南畿苦賦北畿苦養

廉徵錄

本五

曼山館

公請以額馬賦十之三其七以金代而輸之北寺即有軍興以便宜召買使兩畿民力有所蘇息 上嘉其議行之後二十餘年山東河南相踵以請迄今數省民不困而罔寺有餘藏常弛以給邊其議蓋自公發之方是時公以名諫列九卿位且益進年未服官也一旦以小疾乞罷賜告歸里無何疾愈部使薦至十餘疏終不求出年七十餘薦者乃止然其居田不悉朝廷每正旦大節必焚香北向拜祝聞一善政下即色喜即聞邊報災異輒終日履谷隆慶戊辰冊立東官進爵一階公為人著宇疎秀丰神儻朗莊慎好

禮道止步趨皆有尺寸家居垂三十年閉門却掃絕交游郡邑長吏不通請謁其清介絕俗視世之濁若將免焉然練識世故譬畫事理不為恢迂是非確固無所回撓天性孝友未仕而孤後歷華要每念祿養不逮輒於邑哽咽二親忌辰齋素真獻年且八十不能拜起命子攝之扶立其旁猶啜然泣下其事五兄二姊敬禮如一子孫宗族恂恂雅飭與人無競性好整恪尤修家政內外肅然不聞人聲宮室垣屋極為嚴潔而無雕鏤文綉之飾讀書自少至老未嘗釋卷於兵農醫卜百家之言無不捥蹠論理贍給口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六十六

晏山館

如懸河而中有指趣無汗漫語常誨人曰世之君子聰明才辯者不少所貴聞道耳其梗槩如此垂老自行莽地種栢起祠望之而歌其於疾生之際猶夜旦也于生曰往讀劉劭人物志品十有二流清節家第一常庶幾見其人今觀南畝先生不求仕進不希名聲修身砥行沒世而不改其節此何人哉至乃誦習百家核議世故文而不績觚而不堅又所謂經世理物之才而不究其用世多惜之然其所樹立亦足暴於天下而永有聞矣

南京太僕寺卿周公復俊墓志 平慎行

卜子曰今世論士人操行率取峭崛為名高舉羣無之至履方尚實之士詘而不稱其談稅文以激賊幼眇盛相夸詡而沈深容裔本原六籍者亦弗貴也舍軌迹而馮虛倘規矩而錯巧謂世道何顧安得先民之典刑而風之頃讀張文學所狀周太僕公則俛仰而嘆曰嗟夫士之操行與稅文架襲不在是耶世胡莫之述也蓋公沒而家中落至孫玄疇既貴乃克營其墓石故予得悉公之文行而為之志曰公諱復俊字子顛館於木人涇之旁嘗自號木涇子自宋南渡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六十七

以來世居崑山之塗塗里里有鼎姓三亦謂之三家市周其一也國初有諱勝十者于公為六代祖傳高祖道祥曾祖毅並隱不仕祖元學以德誼稱考諱在舉鄉進士授養利州知州辭疾不就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妣皆夫人初養利公兄弟六人而公最少出而室於吳諸兄析產斥不與分曰當受諸吳吳亦不與分也曰當受諸周養利公皆讓不言而食貧治經奮曰丈夫墮地顧自樹何如耳安問周與吳為已而名果成借計長安從日者卜卜曰君法故不當貴有子乃貴耳而吳太夫人夢龍翔于庭

是夕公生相與異之公生而器度純雅儀韶公
冠從諸生遊試輒爲首與方伯顧公夢圭太史王公
同祖齊名號爲崑山三僑嘉靖乙酉南直省試中式
舉壬辰會試第七明年授工部主事奉命朱青滇南
尋進員外郎庀材潞潞開四門于花賈入輸木各從
其方魚貫而入無所留難歡聲大譟再進郎中綜事
鳩工具有規程司空倚重馬東宮出閣詔選郎官侍
從公名在牘或賂而更公不愠也以望擢四川按察
司副使提督學校申布功令獨持風紀貴賈私請亦
皆不行以刻核見中太夫人春秋高夫謝病歸侍五
歲徵錄 卷之七十一
年不出內艱服除以故官改補雲南備兵鹿滄獠夷
叛西洱海中遮略三郡吏不能制公與隣道謀畫誘
致別種取獠自効西洱遂平撫臺上公功最相臣子
用事銜其無貲也賞格不行稍遷本省左參政尋陞
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仍轉爲雲南左布政使考核
吏治無所阿邑有岳牧體故事方伯久次不滿而遷
遷卽開府公三年奏績受策書矣而以入覲聞命遷
南京太僕寺卿例改別使入覲兩臺弗許公不得已
北上一日道中雨雪先止候館有御史某繼至別宿
民舍心固不快故以好謁公語次爲言孤遠之臣中

朝無援浮沈滇蜀數年僅從量擢又困是役御史
人也幸其無當遂劾公入覲非法公默不置辨亟上
疏乞休詔與致仕 穆廟登極乃進今階士論惜焉
狀稱公爲人儀觀簡重言笑有常在官三十年貞介
嚴明終始一節監司所積贖銀舉付諸守藏未嘗私
取滇南寶貨出納一無所染有土酋嗣官者旁支殷
富以賄奪適公獨以法正之適感公恩因里人博士
某以金瓶異寶爲壽直可萬緡公正色卻之亦不語
人博士歸里爲人誦說乃知其事今舉世浮慕清修
至譚楊太尉卻金皆謂固然無足異者綜其實不爾
歲徵錄 卷之七十一
如公趣操亦大難矣天性孝友內行純備太夫人性
嚴時有不悅卽長跪請謝色解乃起迎養入蜀每至
險道輒步行夾轂扶掖而進卽得平地乃敢登車少
時嗜酒嘗有酒過太夫人力誠之自比終身止飲曰
吾法陶士行兄伯伉直使酒公能曲順之及與分產
以腴田讓兄自取其瘠瘠田大穰復分其入至其敦
睦羣從奉事寡姊恩禮篤至爲人所稱尤不可勝紀
云里居杜門掃軌不修請謁疑鹿晏然一如寒素故
蜀中諸生有官于吳者屢履及門方出一見亦不使
里人知也其學淵源經藝而稱說程朱之言于子史

羣籍多所涉獵尤嗜左馬屈宋諸家獨不喜佛書嘗
著論闢之少時與從兄子言以聲詩相和及至滇中
交楊用脩太史雅相矜許太史校公集序之公始以
使至滇愛其山水圖之以歸後爲監司出入滇蜀間
幾若干歲故所遊履歌吟於西南爲多所著有元史
彌遠玉峰詩纂東吳名賢記及涇林詩集若干卷行
于世別有詩十卷及涇林雜記涇林類記四書解各
若干卷藏於家嗟嗟以公所操持韞籍而槩其文與
行可謂先民之典刑非耶吳卽多壯士材人如公品
第宜亦無幾而後進慕名少所稱說豈其耳目所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七十
遠而不及聞耶抑風會之流各有所趣入而不返也
故亟表而傳之以爲世模楷淳風幾可復焉

南京太僕寺卿黃公正色墓志 萬士和

公諱正色字士尚號斗南其先世爲江右人本姓庠
元季有廣寧者仕爲江陰學諭因亂遂家江陰時訛
廖爲黃故姓黃廣寧三傳而至公之祖曰萱始徙丹
山管生坤號東樓配周氏是爲公考妣公幼喪母穎
異不羣厥祖奇之豫占其必以讀書起家旣而習博
士業能作驚人語爲邑庠生嘉靖戊子督學者取冠
多士中鄉試明年上春官第尹仁和未滿歲丁繼母
薛氏憂接丁東樓公憂起服除補香山復改南海公
三爲令尹而其政若一大槩以誠信不欺爲大本以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七十

廉靖便民爲急務仁和者會省劇邑也訟者盈庭公
立判數語決之遣去其遇盤錯則停筆沈思悉中肯
綮百姓以爲神明香山南海人稱之亦復如是其去
香山而卽南海也香山人曰吾父母也何以奪之南
海人曰此香山神明令也何幸得之蓋公之所存信
及豚魚上下皆孚而公之所至若陽春著物無不照
拂其能感動人心無怪也初公之選香山也實座主
霍文敏公薦之至令南海霍公家在馬諸霍氏喜以
爲公必庇已及公爲政正直無私霍氏有違禁者一
繩之以法無少縱舍諸霍氏怒以爲文敏屬已共貽

書文敏莫激其怒文敏顧以公爲賢亟致書曰今宜如是於是公得以督察霍氏諸霍氏知自戢卒底於善公喜曰吾可以報公矣邑有權貴人過家者勢張甚人爭下之公獨捕其奴直于理南海之民相戒曰舉主如霍家貴人如某氏黃侯皆不貸吾其敢犯於有司乎在南海二年教化大行咸歌誦之巡按戴公素不善公及復命乃首薦馬銓部掄選風憲擢公爲南臺御史首論兵部尚書張瓚武定侯郭勛二人者方有盛寵時所避忌而公言人之難言士論翕然稱服公巡上江值 章聖皇太后梓官祔承天職當護送而侯崔元巨璫鮑忠禮書溫仁和奉朝命輔行公廉諸貴在道怙寵驕貨不勝憤激抗疏劾之且曰臣耳目所睹記者若干其所不知可知也其平時佞求又可知也疏入 世宗皇帝震怒將窮治其事諸貴人窘向 上祈哀反誣公于梓官所乘馬揮扇遂逮詔獄將擠之灰霍文敏公力救竟得廷杖謫戍遼東瀋陽衛公欣然就道無羈旅窮愁之態其安命自得忠義所發往往見于歌詩既至遼惟以讀易爲事遼東士子樂從之游成就甚衆或勸公在邊歲久可暫乞差歸省公曰君命無可逃也居遼幾有三十年

穆宗皇帝登極召用建言諸臣公從戎伍以原官擢大理丞進少卿楊冢宰公同年也素知公將補以要職公固乞閒散遂陞南太僕卿甫十月引年乞致仕情辭懇切 上允其請歸家遂僑寓城南環堵蕭然鵬咏自適過往士夫求見者一切謝避時公叔子學海已舉進士官郎署而其家淡泊自如余弱冠從唐荆川先生遊先生數舉公高風相砥礪故久慕其爲人及公還朝而余官禮部始得識面觀其容貌聽其議論非今人也大喜得償所願惜乎不久卽別而今則欲見公無由矣故志其大節如此公生弘治辛酉

歲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七十五

卒萬曆丙子年七十有六卒之日鄉人識與不識皆悲哀及入鄉賢鄉人皆曰宜其文疏詩賦有稿藏于家學禮等以其訃告於朝賜祭葬如例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應楨傳

實錄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應楨字貞伯直隸長洲縣人舉鄉試成化元年授官中書舍人十四年陞南京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晉郎中弘治元年轉南京尚寶司卿四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致仕六年七月卒年六十三賜祭如例應楨性峭介與眾寡合好面折人過善楷書為中書舍人時直文華殿有旨命寫佛經辭不應且上疏曰聞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佛經也於此特旨廷樸之因罷殿直人以是稱之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公應楨墓碑

吳寬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七十五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公致仕之二年為弘治癸丑七月九日以疾卒于吳城通關坊茅素與公厚者若陳大理璠文太僕林輩爭走弔涕泣又有至自百里之外如吳僉憲淑者以其子幼相與圖其後事而蘇守史公特斥俸金助之且謂公官四品例移禮部以聞於是 天子命之諭祭其文有學優才瞻慎直行方之語所以褒獎乎公者甚至少傅徐公與公最故既厚薄其家沈啓南史明古諸君為議喪禮且求葬地得於吳縣九龍塢乃葬以甲寅十月六日而文君已為之銘矣其弟應禛請亮銘其墓上之碑以書及

備考功璿狀至初公病甚亟欲與實一見別又悲恨執筆輒止蓋久而不能成文嗚呼吾忍終不異吾友之為人耶公李氏諱姓諱維熊字應楨以字行晚更字貞伯其先從宋南遷至吳中遂占籍長洲世醫家曾祖仲范不仕祖士文有文行以醫士始居南京考諱敞謂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洋賀氏繼母諱六其贈宜人宣德辛亥八月某日公與弟應祥同生少警朗力學好古博雅尤尚氣節景泰癸酉登鄉舉舉進士不偶遂入太學中貴人方用事言于祭酒欲致為塾師公避匿不赴成化乙酉選授中書舍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七十五

人見同官或由他途以進恥與為伍乞改教官補外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謀直文華殿者故拔公同事以掩清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疏言聞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所謂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危之賴 上仁明特答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殿直秩滿擢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未赴丁繼母憂服除改車駕司進職方司郎中尋擢南京尚寶司卿又三年始有太僕之命甫兩月以公事請闕下遂請休致即日疏上不許已再具疏竟歸素少容至是性益下急醫以為病徵果不起年六十三子紹繼五

歲文二人嫁貢士祝允明張廷瓚自公入官數石
白爲中書時當郊祀畢有宴公奏近時中書舍人坐
給事中御史後非制禮官重復舊不從知典故者則
是之荆襄流民相聚朝議恐爲亂欲逐散之公言民
既墾田築室爲定居計逐之祇益亂耳不若因而撫
之便後卒增置郡縣如公言平時企仰先哲見遺像
并石刻必臨摹以藏尤慕范文正公題其居室曰范
齋因以爲號嘗使湖湘念吳尚書雲夔節國初葬于
江夏特訪求其子孫及其事跡以傳其氣貌嚴峻若
不可親然喜交游及汲引後進朋友死往往經紀其
祿後錄
喪恤其妻子于故舊之情最重也季弟早世歲分祿
養其孤好客不倦家坐以空乏故卒之日囊無餘貲
惟遺書千卷而已平生書蹟清古文詞簡雅有法爲
世所重公生長南京多游寓宜興中歲則以吳中故
鄉始購屋以居後宜興故人吳大本治田廬招之公
時一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徙故終于吳而卒
葬於是以從公之志云

南京太僕寺少卿白公思明墓表 王瓚
太僕少卿白公諱思明字啓之年二十一即以明尚
書占天順壬午鄉魁成化丙戌登進士第入侍工部
奉檄爲秦王妃營葬事王因饋以衣服及飲食物輒
辭不受王愛其賢命工繪長安十景圖親爲詩文以
稱異之戊子除嘉定知縣嘉定編戶七百餘里素號
難治賦稅歲供京師數萬石漕舟以閭右輸送里書
黃緣作奸致富者幸免貧者應役輸納弗及稱貸於
人歸則倍息以償民患滋甚公定納戶必考驗丁業
以盈縮多寡爲準稱貸倍息之患遂止旱澇率僚屬
請雨晴輒應邑地卑濕公于儒學建尊經閣五楹
以儲書籍濱海地多產蚶蚶狀如小蟹橫行听騰間動
億萬計爲害不減蝗災公爲文躬祭海神嘗隨息
海听歲久傾壞颶風大作水涌出浸漂人畜禾稼蕩
無子遺公築堤接上海崑山二縣之界南北萬二千
丈崇廣視舊倍之自是風濤衝激不能爲害城居某
中素操羅織起滅之術爲人作訟牒易黑白枉曲直
以肆毒良善破家蕩產不可枚舉甚有弗幸獄生者
然點慧險論能伺官府動輒持其短長以是人人志
懼而莫敢如何有發其事於公者公嘆曰巨索來除

嘉禾必傷遂擒獲款服斃于獄甲午陞吏部文選司
主事壬寅陞本司員外郎乙巳陞考功司郎中丁未
調文選司郎中公自念居銓衡要地凡十四年思欲
退避會太僕少卿缺公應薦出明年戊申改元弘治
吏部尚書王公恕薦巡撫延綏 上命公爲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奉璽書往先是大理寺丞缺執政欲私
所厚王公薦戶科都給事中陳壽執政嗾言者論壽
不諳刑名且戶科陞大理寺非故事王公因上章辯
論不聽竟改壽官至是延綏巡撫缺執政復欲私某
官王公執益堅公在吏部時執政有所託皆弗從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七十八

疾大作遂卒時弘治庚申正月十日也距其生正統
壬戌九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九 上聞訃遣官諭祭
于其家嗟乎公雖未獲大用而循義守正挺然爲君
子人不愧於鄉里不愧于子孫不愧于後世所得爲
孰多哉是公見惡于一二人而稱譽于千百人緇於
一時而伸于天下後世固世道之幸士風之幸而公
之身亦未爲不幸也夫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七十八

七十九

南京太僕寺少卿王先生章傳

顧璘

先生姓王氏名章字叔佩上世自睢徙江浦再徙金陵遂為南京人父璘為有節成化間為給事中勅大權貴許旨請晉安州判弘治初三原王公為吏部起為陝西叅議不能媚事巡按御史遂乞致仕先生負異稟蚤聞家訓德器夙成不為不義不交非人自諸生時屹然有公輔望莆田林公俊海陵儲公巖並引為忘年友又與陳沂顧璘友善切靡為古文辭獨愛唐風意興蕭遠士林往往傳其警語舉進士選充庶吉士以才第當授翰林往傳其警語舉進士選庶徵錄 卷之七十一

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南曹雖務簡考課百司功行及五年考察之典力持公論不少假借並見嚴憚從弟由國學生試政欲言文選求閒曹乃正色曰安有身在銓司為兄弟擇便利乎南曹且然使居北當何如矣竟不言後居憂服滿改除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所攝有快船主薦方物領以中貲故擢卒之長率被誅索破蕩無所排揀先生厚其資給捐其班刻版其節制害遂減半陞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政與國學根繫舊格以諸生士流一切姑息其一二事日尤傷禮教先生曰政尚法不尚情苟以情遷何所

不至馭民以刑馭士以禮禮有不協於士何礙于皇釐正條布雖羣議喧闐終不少動擢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繩以禮法殺以恩義士咸歸心以吳太夫人老不克就養遂乞致仕值隨擢南京太僕寺少卿卒於家先生沈毅有略論天下事首尾緩急如指掌上稽古量今不失尺寸嘗言治亂有本今不異於古得失有命人不能要諸天凡百舉措必準理法不以禍福為忻戚不以毀譽為張弛故賢者愛而不肖者惡性純孝其奉叅議公禮恭氣和養豐慮備故叅議公清不知乏老不知衰吳太夫人性多恐左右就養未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嘗有大聲劇動其喪之也適病在牀哭必慟絕水漿不御者數日遂毀損至稿以沒四方聞而哀之子逢元亦有時名先生嘗曰生兒貴佳不必仕宦故逢元精究文稅不能應科目

顧璘氏曰吾登都城望鍾印諸山鬱鬱葱葱與雲霧以流澤采何其雄哉是宜生人之多賢也若王氏父子文行卓卓燦然麟鳳遊諸郊藪豈徒然乎乃卒不獲大施海內殊可怪咤及觀大江洶湧日夜洩尾閭不息又憐然憾矣如近時李按察熙景中允賜皆器中瑚璉而卒早喪文學金子琮謝子承舉又皆有文

不第以灰抑又何說哉聞諸人言如使都城左右有大澤如吳洞庭揚五湖庶幾鍾水豐物而氣不散越儻亦有輔相之空乎或曰天地之英萃難鍾而易散此又物理消息無庸置喙其間也

南太僕少卿策齋劉公逢愷傳

曾同亨

太僕少卿泰和策齋先生劉公既歿之四年其孤孝廉洵厝公邑城西高岡祖塋之次大宗伯洞山尹公為誌其墓矣後三十四年萬曆癸卯孝廉復屬不佞同亨為公傳伏念宗伯公以文名世其所論撰已釐然當於公卽言當無加者逡巡不敢輒任者久之已復念嘉靖己未同亨舉進士時公丞光祿間偕郡中同進者七人候謁公公獨屬意同亨每舉同郡先輩言行可法者示予使不謬於嚮往往再四十五年曾摩臺樹建以副公之望乃今得竭其區區以敘次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八十三

公平生庶幾藉以為報卽不文其何敢辭公諱逢愷字虛讓少有感於所親中洲郭公策勵之語因自號策齋云父封光祿承坦溪公娶於周以正德庚午某月某日生公公生四歲光祿公攜入家廟觀時祭教公祝詞一過成誦七歲日記數千言十歲屬文有奇思十九補邑庠生試輒高等嘉靖甲午愚谷李公來為督學使李公故舉南宮第一人自負藻鑑至言試士得公文大加稱賞期以首解及揭榜名稍後李公怏怏不自得公恬然安之略不為意乙未戊戌兩春官不第歸益發奮盡讀所藏書士望愈歸辛丑

公分校禮闈公與同邑中丞魯原曾公並入教郡紳官京師者咸賀尹公能得士由是公與中丞名藉藉起又明年授慈谿令慈浙巖邑其俗尚氣好關夙稱難治公至官之明日訟者數百人環跪庭下吏請姑置勿聽以嘗公公不為動因摘諸詞窮者朴斥之取所宜聽者立斷決成牘一邑詫以為神明有婦與所私者謀殺其子而詭訴子被殺莫知為誰公疑中必有伏姦夜夢童子訴冤明旦呼婦庭鞠知其私人實殺之獄具復夢童子來謝曰冤幸伸矣上官聞之相顧嗟異自是他邑有疑獄必以屬公靡不得其

獻徵錄

卷之七

情者邑故苦茶貢上下權需靡厭公為定畫一之法以杜公私科擾民既胥慶會郡守欲均他邑山稅於慈公對慈有茶稅他邑所無如欲均山稅茶可獨累慈乎守為屈服慈故苦役法公為稽冊覈隱較丁糧多寡為輕重諸豪右家以次受役民困頓甦會歲饑預粟為賑備慮民猶艱食請於當道修渠築堰俾貧者得倚募直相拯卹所全活既眾其秋田且倍收歲丙午有事棘闈所錄士皆一時名彥錄文多出刪潤於是人始知公經術文章有大過人者比入覲詣能言者為文誦公德及其甚其父老感恩追送至百里

外持土物以報公盡謝卻之上計考功為兩浙最及還治道聞周安人計奔歸治喪囊無二錢稱而後襄事闕服補廬江廬江壤俗故淳質公所注措一以簡靜獨亟亟以興學育才為首事去之日邑人為樹碑表去思尋擢工部都水主事適虜犯三輔京師震恐繕城修械諸役繁興公承檄督治事集而人無怨苦部尚書方倚為左右手以光祿公憂去再起為兵部武選主事預考軍政以持論不阿著聲已起擢光祿承是時肅皇方有事祠禱費視常加數倍又闈宦主出納恣意索取莫可稽覈帑積屢告訕

獻徵錄

卷之七

上供不給肅皇劄下內閣問狀寺長貳皇懼莫知所對公曰事當聞久矣先後蠹孔歷歷可考幸上問宜請自今計日定費格月一上報章諸出特旨者別署目庶冗濫可稽覈奸宄無所於濫眾唯唯遂以疏草屬公公援筆具陳詳委亡慮數千言上覽之色霽旨下一切如公議歲所省費無算迄今著為制令滿考贈坦溪公如其官母周贈安人妻周封安人又三年量移尚寶卿時公在光祿六年矣會元相子擅權銜公抗不狗已嗾當事陰抑之符卿甫一年元相子敗人率訟言公淹特擢南京太僕少卿

而忘者以公遷秩稍速構飛語中公公遂以諫
報至公方挾明輩游琅琊諸勝語笑自若凡別於廬
江士民間之追迎數百里攀泣不忍去公指謂孝廉
曰世常言卓魯之績過卿相予即未遑今觀民情若
此亦足自慰矣公自早歲師事同邑郡丞劈泉王公
已又日侍中洲郭公先後聞二公之教既駸駸有志
于學及卒業成均復師歐陽文莊公文莊陽明先生
高第弟子所闡發良知宗旨及義利危微之辨尤極
明切公聞而感悟最後宗伯尹公復舉格物致知之
語相參究公益不逆于心由是痛自刻勵必欲身體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八十六 夏山館

立要之得於庭訓爲多先是故宅經盜燬乃買一
邑城外門巷隘不容車公怡然自得日與鄉族長老
過從相勉以力田孝弟事邑有巨盜積不能除邑人
患苦久矣密告當道滅其首惡餘黨無一得脫者境
內藉以安堵凡事闕一邑興除悉力圖維多類此性
尤喜獎拔後進然未嘗一令之知所厚善必致忠謀
有不可於意面折無隱聞者始稍不能堪久之無不
感悟愧悔者與中丞魯原公交最篤其駸駸以學問
相勸切垂老不懈比屬續猶無忌規警語嗟乎此可
以觀公矣乃進而屈于位退而屈于年不得盡副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八十七 夏山館

而力行之其在慈谿日嘗題縣齋楹柱云秀幹終成
涼精鋼不作鈎此其志直追配古人而不欲以簿書
期會之吏自待故居官所至注措首以崇禮教明正
學爲事其在慈請於當道修復楊慈湖先生祠宇以
示風勸政暇進諸生於庭反覆以所聞開導諸士翕
然向風居常誨子姓必示以學所從出孝廉君少負
才名公每以藝成而下語折之丁卯孝廉得雋報至
公不以一時榮進爲喜幸惟恐有負遭際時時教以
日用應酬之間操練此心謙抑敬慎嚴於持已而緩
於責人庶於入道有基孝廉謹奉教迄於今嗚呼自

志悲夫雖然公爲列卿爲鄉先生無論隱顯行業炳
朗所不朽者自在區區升沈修短之間詎足爲公致
慨惜哉予固撮其大且要者著于篇以示其後之人
論曰夫劉公所謂君子長者非耶其爲德于國爲德
于鄉以予耳目所睹記蓋未易縷指數矣顧厚施而
薄享識者嘆之孝廉接跡而起僅一再借計吏上公
車遂敝徒榮名退而脩里閭之行以爲象賢之實在
此不在彼蓋劉氏之有藏慶兩世矣夫蓄不久則發
之不弘公之食報于後繼自今其未有涯哉

南京太僕寺少卿劉公穩墓表 胡立

公上世出永新劉楚公沈五世徙茶陵石波又幾世徙中谿後割鄱陽縣遂稱為鄱縣人傳至諱崇者以禮經領貢授縣令不赴則公曾祖也崇生灝灝生一峯翁泰一峯翁以貢承嘉善服除補合澆取孟氏母有行先是一峯翁夢鹿鳴于堂已而公生警敏殊羣兒稍長習春秋尋改讀易邑令試之屬對含譏姍公對亦諷令令大驚改容器之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至試輒高等癸卯舉鄉書特衛守德清蔡公有文名獨偉公而公名益著丙辰第進士當此時四方赴公車者類多名士公既喜交遊而四方士亦多傾服公于是始折節叩聖賢之學從太僕何公游退而究異同于友人羅惟德鄉敬甫耿在倫偕予三四子而識者已覘公幹濟才乃除公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車駕郎中時大司馬始未相知已而熟公行事乃獨才公公嘗以徵料奉檄行江西湖廣間抵吉州謁羅文恭公北面而稟學焉曰此吾宿志也又之安成謁鄒文莊公參訂學旨然後溟然當於心曰道在是矣往復書問具見文恭集中公官留都幾四稔最莫逆連江吳公暇則偕之燕

牛首間吟嘯若遺世然秩滿蒙恩賜對文母

尋權廣東會事備兵南韶時南韶賊負固恣虐民習苦之公按部次禍胎過在鹽禁而猾商遂鼓煽為亂公不謀眾乃單騎突入賊穴諭以吏禁之過今皆貸不兵許自新本獲賊始愕胎相感泣羅拜聽公約束不復亂山寇馬五陳倫盧本清等剽掠為患眾頗虞之公悉以計擒不戰而服迄無蹊盜南贛軍門兩吳公偕繡衣使者咸偉公代疏請朝就陟南韶兵備副使仍理道務公感奮曰諸寇幸未黠賊官祖政者智勇雙絕為羣寇雄長不殄賊之足翫於諸寇為暴者也乃陽為不問狀以懈其防密令祖政妻舅何某者圖之故泄其事於祖政馬夫口於是二賊生猜互相格殺部落死者幾六百人公曰事可眾矣乃上書督府題請大征分兵六哨夾進督翁源哨追殺祖政于黃峒俘獲被虜男婦幾千數餘黨撫化不為窮治羣黎譴呼震地至今翁源與黃峒各肖公像樹祠祀焉又以英德邊各賊巢相地增築外城營為巨障韶郡故有明經書院公為葺修羣諸生督之課延宿學者一二導以正學斯夕樂育雖兵旅助勦中意請如也公體如癭以是積勞感疾遂怒然

有歸志聞之兩臺兩臺與上民同留不...
請得有督遠調理疾痊舉用...
二公既歸勅家事勿關白棲跡祝融...
舍于馮峰之麓鑿石為洞嘗嘿坐其中...
公問俗湖南造訪題曰龍鳳書屋公因稱龍鳳山樵
嘗偕友人遊太和山從止一僮遇意會處輒徘徊咏
以寄徇往之意相繼撫楚者疏薦靡不首公陸慶
辛未省臺大臣以下應詔咸交口推公於是起補廣
西副使分巡桂林道公聞報愀然曰吾病骨豈堪驅
策擬乞罷而當事者力止之公不得已戒行會予亦
賦役錄一 卷之七十一 九十
是獻私從楚臬捐廣西藩參益與公同年同門又同
治一道喜不自勝時古田甫平尤艱善後撫臺殷公
獨信仗公凡一經公畫者輒抵掌稱善晚行恐後予
亦感公相得成不忍夷其民也相與樛粵嶠俗諭以
開其迷謬正其瀆亂種民至今誦焉西粵靖江王府
故貪殘自失勢不能制諸宗室諸宗室中多驚悍好
圍奪齊民挾持有司甚則趨入縣解鎖吏莫敢訶又
嘗手劍逐方面官走署邸以是益得氣不可熱何予
至會一宗室殞二屍當分司孔道予入司念紆徑非
體而以謀諸公公乃創殞室郭外遣兵卒移其殞殞

馬已而公與予出則宗室子婦咸攀號且...
予已迫揮其烟成撥置者施之析湯而...
始載退不敢復譁自是几宗室暴民者各司...
戚而西粵強宗掃迹矣兩臺聞之喜曰三君治強宗
勝治強矣時府江分憲員缺公兼署其事公以府江
為兩廣襟喉而各獲憑險出沒戕殺官吏劫掠民商
有年矣若不請兵大加剿戮則兩廣梗塞禍亂無已
寧獨古固哉議上三院是之合疏題請大征會京廣
欽海道副使吏部難其代遂就近以公調補職典夷
市凡南夷賈舶極天下之珍奇萃焉前者雖名人猶
賦役錄一 卷之七十一 九十一
有貽公立法既簡又請同藩司官共閱而夷人莫不
忻其便服其公馬 天子篤念邊臣加恩贈一峰翁
如其官母為太恭人尋陞公叅政仍兼憲秩理海務
公益殫心刻期清海氛巨寇林道乾朱良寶依據島
嶼跳梁勢益熾而殷公時為督府公則時時為殷公
畫策以是朱良寶就擒而林道乾遯海外餘黨解散
他如增戰艦初縣治設叅將諸所條畫殷公悉采納
題請施行且寓書政府屬公為已代又以廣西府江
從剿捷聞而撫臣郭公疏曰原任分巡桂林副使劉
某倡議請兵銳情討賊凡諸機宜悉有成畫尤宜

敘為用事者勸於是吏部采兩省功寂陟公為南京太僕寺少卿蓋暫假優閒託寄重大之意公至任得見峰王公明字醇公為寮無不相契許公暇則追先哲歐陽公王陽明先生舊遊而公方新脫戎馬遊神散局足稱吏隱乃不謂公拜表入南都宿疾復發醫藥罔效竟考終太僕行臺之邸蓋萬曆乙亥之十月某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嘗疾革時公自知不起索筆書貽時舉等唯孝友語略不及家南都知厚為買棺視殮靡不周備亾何復以廣東功蒙恩陞一級而公已不逮矣嗟乎豈不痛哉公孝友出于天性教育異小徵錄 卷之七十一 九十一

母弟不後其子與人交不設畛域開口若出肺腑有急輒為出力罔恤其他而友誼之篤遂聞天下居鄉恂恂喜利濟睦宗敦故無間賢愚又多獎借後進口不臧否人以故人樂為親食其德者不數為諸生時受里人侮至入仕未嘗口之即加侮者服其量談學必先事功蓋亦曰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生平貌不勝衣至其愛國奉公有萬夫莫奪之勇天下名賢獨望以為總文武憲檇邦者屈指必公執謂公諒已矣則謂天之不弔非耶

熊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二終

熊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三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馮子監 | 祭酒 | 朱訥 | 李時憲 | 陳誦 | 陳鑑 | 謝鐸 | 王激 | 林文俊 | 司業 | 孫作 | 劉勃 | 張智 | 晁琛 | 監丞 | 張顯 | 林大猷 | 博士 | 錢宰 | 王紳 |
| | | 胡儼 | 王恂 | 劉益 | 謝鐸 | 王激 | | | | 王嘉會 | 吳源 | 吳溥 | 沈淵 | | 梁里許 | 趙佩 | | 石光霽 | 羅通程 |

孫貞

王復原

徐昌國

助教

貝瓊

金礪

司馬珍

薛俊

學正

蘇伯衡

學錄

敎錄

蕭執

典簿

蕭邦現

趙魯

焦大綱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三

國子監祭酒宋公訥傳

黃佐

宋訥字仲敏大名滑縣人父崇祿元陝西行臺侍御史贈參知政事追封魏郡公謚忠肅訥為名家子雅性持重不妄言笑讀書記問該博登元至正癸卯進士第筮仕鹽山縣尹遭世亂隱居求志入國朝文名益著于時洪武二年春正月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與修禮樂訥與焉事竣不仕而歸五年秋過元故宮讀歷代之作詩以寓黍離之感訥詩者知其明於春秋褒貶之辨也十三年四輔官杜牧薦訥才堪任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訥初行召至京師 上與訥語大說之授國子助教

訥為應制撰諸勅文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超拜翰

林院學士奉議大夫尋 命撰國子監碑文又復稱

旨賞資衣帽文綺及鈔已而召其子安賜鈔十錠

七月 上視尚書至教授人時謂訥曰敬天之事後

世事 上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

聖而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宥薄

而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

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

履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後非衆則與守邦古之
祝民何嘗敢輕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尋有上
治平第百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論治而不及
用賢天下之大乃徂朕一人理之乎蓋獨智自用則
所見者狹資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誠如 聖
論但賢才之在天下人主豈能周知必賴群臣薦舉
得賢與否繫夫舉之者何如爾 上曰然小人所舉
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十一
月改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 上親製詩詞曰
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蓋時運
際符錄 卷之七十三
不亦而壯衰相臨故也然昔望於磻溪猶有非熊之
兆而興周八百爾訥年雖高適宜往欽哉訥感知遇
遂 所補拾日見親信嘗寒附火火燎脇下衣至膚
始覺 上聞之製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豈爾居內相
不能協助人王為政致神怒若此邪訥頓首懃謝時
大學初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適選悞者掌之師生
相訐者 上行十六年訥轉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請干 上嚴立學規諸生皆知敬畏 上由是特厚
眷之慮功臣子弟有不服朴罰者命曹國公李文忠
兼領監事由是貴胄肅然受教一日訥有疾 上遣

中使致諭有曰卿秉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
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泰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惟
謂訥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 上命繪其像有馬
溢 天表然終老之以其子麟至望江簿特 勅召
之還俾便侍養其被過優渥類此十八年二月又雨
求直言訥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
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為患
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
士馬疲勞 陛下欲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
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
廉徵錄 卷之七十三
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終匈奴帥十餘萬騎
而南欲為寇漢將趙克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
郡而克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
我 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克國者哉 陛下
宜選其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
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克國兵數斟酌損
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
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
又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
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遂令邊軍皆屯田且

守著為令乙丑戊辰附科 上 學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大被廢官 其狀絕嚴厲嗾吏部尚書余煥移文以年考 訥陛辭 上訊知其故以煥蔽賢 誅之賜諭慰訥居位如故二十二年五月建歷 上廟及廣惠諸祠落成例使翰林詞臣記其事 上 以訥文體莊重乃特命訥撰之訥居官寢食恒在箱 房未始一日宿于家二十三年春正月訥有疾 上 遣尚醫來治二月乙未朔疾革子麟等托諸監官懇 請歸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 輒徵錄 卷之七十三 四
 社兩祭齋戒中丁酉祭畢乃就拜歸一不口及家事 薄暮甫抵家卒年八十 上自製文遣官致祭追臨 發柩時 上再遣祭舟車之費 出于官故事文臣 四品無給費者蓋異數也長子麟擢進士第拜監察 御史出主望江簿次復祖鄉邑訓導其後歲辛未太 學生有連舉太魁者 上思訥曰此宋祭酒訓迪之 功也凡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訥門 上每舉訥為 教園子者措法復祖服闋 上召為園子司業進而 論之曰若尚思繼武若翁也其始終眷注自開 園 以來文臣罕有其比人以訥素履純恪所致云訥家

百兩三里即瓠子堤忠肅公嘗構亭名曰西隱 蔡白雲茅屋其間故所著詩文二十卷號西隱集 行于世

輒徵錄 卷之七十三

五

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傳

實錄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縣人太資穎悟自幼好學
 覽群籍於凡天文地理律歷醫卜之術靡不通
 舉人歷率亭長垣教諭上既乞就近養親改教饒
 餘于洪武已卯以薦授桐城縣知縣永樂初用翰林
 學士解籍薦召試之 太宗悅其文遷翰林檢討尋
 陞侍讀直內閣甲申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讀未
 幾陞國子祭酒庚寅 車駕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
 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改元春以疾
 辭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宣德初召至京欲留用之儼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六

復以疾辭歸居家以師道自重方岳重臣率多出其
 門見者必執子弟禮正統八年八月卒臥聞遣官諭
 祭安葬儼持身以正教人有法為師有恩義立朝有
 裨益初為湖廣考官得楊溥卷大異之曰此經濟之
 文也特錄三場於衆作之前批云若得立玉階方寸
 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曲後溥果
 大用人以為知人有文集傳于世

祭酒李忠文時勉公傳

李忠文公時勉名懋以字行其先金陵人徙吉安為
 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三殿災詔求直言公為侍讀
 陳十五事有旨允十四事施行之是冬復疏忤 旨
 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洪熙改元復上二疏言
 人所不敢言其一乞留中蹕入召問公對不屈命金
 瓜士撲之凡七瓜而肋斷者三時恍惚中見有朱
 衣神人庇之曳出下獄神色自如先是折腸內向不
 相者及用挺紐斷骨忽自接宣德初復其官尋陞侍
 讀學士一日召同諸大臣游內苑 上撒金錢衆爭
 取公獨正色立正統六年公為國子祭酒初公與陳
 敬宗在翰林袁忠徹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
 相埒陳儀觀魁梧公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
 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
 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
 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為贍給督
 諸生讀書興寢有常終夜二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
 以察勤惰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執儒禮不
 附已傾構公荷校園學門諸生石大川上章願以身
 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

致仕去諸生涕泣走送視者寒途商賈乃罷而歸
貧不能給又明年聞其狩北而項首號勳上疏言選
將練兵獎忠節正名分三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
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鄒祭酒守益祠記謂長孺
責難於漢庭廣平正色於思勗元宗遺愛於太學既
氏辭榮於少傅幸公一身云

李時勉爲祭酒趙琬爲司業李先生嚴毅正大極意
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
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晨入候堂讀書
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督勵尤切夜讀書盡二更將

康政錄 卷之七十三

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房內喚起讀書或自潛行
以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責罰自是燈光達
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相勸勉先生多宿廂房每
隔三五夜必召予同鄉二三人侍坐談講先生端坐
儼然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旨簡而確婉而有味
聽者忘倦至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語又誤工夫自當
退補且曰三更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
可過此時過此則次早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助教
李洪嘗謂予言前歲學內因除庭榭被罰是日先生
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即掩卷起身兒

冠飾帶受繆純合監師生來觀者皆驚愕失色

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
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領僚屬
曰還源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命知賓監前
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
代柳事乃釋因相與嘆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涉歷艱
險操存有素故禍亂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
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
非先生德學感人之深何以致此是年夏先生引年
致仕及秋而行諸生用旗張鼓樂群送出崇文門至
城東南乃別有百餘人同予送至通州候先生舟發
然後歸無不泣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以驗先
生得人之深也

康政錄 卷之七十三

學正魏齡湖州人初至嘗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
部中兒群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處有出產不
聞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爲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
先生聞其言甚喜間謂予曰新學正有識能言諸人
所不能言也因誦其語曰魏後復姓李守官清白獨
不受諸生贊禮果不負先生知待之意

祭酒王公恂傳

王恂字用誠公安人初名振字伯宣以與中官同
名恂宣德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正統四年
檢討預修宣廟實錄轉修撰正統己巳遷大理
巡撫貴州克舉遺務服窮掩骼民夷懷畏景泰二
召改為右春坊右庶子管司業事誘迪諸生循循
倦四年陞祭酒初楊文定公柄國恂從之游謹厚
謹溥稱之曰吾鄉後進若恂者其文行忠信士平
年五十九遣官致祭給舟歸其喪所著方誠錄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

祭酒陳公詢傳

陳詢字汝同早失怙事母以孝聞登永樂成化進士
累官翰林侍讀學士出知安陸州景泰初召復故
官陞大理少卿巡撫北直隸改太常少卿兼學士終
國子祭酒致仕卒年六十六詢性峭直寡言笑平居
儼然飲酒能多而不亂在官處僚友和而不同人不
敢干以私秉道嫉邪蓋出天授正統中中官王振怙
寵公卿皆下之劉忠愍李文毅忤之皆得奇禍詢絕
不與通振衛之故有安陸之謫方是時詢直聲動天
下人皆為危之而詢怡然不以為意也編修梁諶病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語家人曰別游中惟陳同年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
於子女可託也詢聞而諾焉及諶卒為經紀其家事
無不周盡至冒誘毀而為之不卹嫁其女得松人黃
翰後參福建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其篤于友誼如
此為文章清勁有氣骨類其為人主考兩畿判國子
獎拔士類甚眾若嚴銓丘濬楊繼宗彭韶施槃輩後
皆為名臣

國子監祭酒劉益傳

國子監祭酒劉益字崇益江西吉水縣人宣德癸丑進士歷兵刑二科給事中正統己巳陞湖廣左參議天順己卯入為國子祭酒舊制國監錢穀不鈎考為養賢也其後廢會饌而椒鹽等物俱折以錢鈔然不時給諸生多為他用至益為監丞閻禹錫所訐戶部尚書年富以聞命官覈實遂下典簿徐敬暨禹錫獄詞連益併鞠之敬請成益以事由家僅得末減復職然國學錢穀鈎考自茲始夫益寬厚坦夷不為城府所至政無題迹及主教國學惟按資序授歷無所建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七

明故事祭酒有缺多用翰林宿望益與大學士李賢同年進士徒以其外貌用之文學弗克其位士論不愜天順八年五月卒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鑑墓誌銘 吳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那公為禮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為得人公為人師莊重簡默於教條重改更特持成規御人度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為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為公錢用之蓋更教祭酒皆然至那公繼之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或欲誣其以公錢入己者且及公公置之矧不以為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十三

意事遂上聞詔大臣雜治那公對簿力辨公款曰吾官至國子監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棹口舌乎不唯一詞竟服時適有從中醞釀之者獄詞上備皆坐除名於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為公訴誣枉不報士論寬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朝廷一旦辱二大臣去之如反覆手又為國體惜之也公既免官家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幸而疾作矣遂以七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公諱鑑字海熙本世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曾大父賓避地長洲之周莊冒氏陳大父諱某父諱潤贈翰林編修公生

方幼雅編修君諱成蓋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家稍長去從王太卿一居爲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有高資竊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爲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業其學而歸於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中順天府鄉試第二人明年禮部中乙榜不就入國子爲李忠文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鎮醫巫閭山還克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英宗復位奉使朝鮮天順四年同考試禮部明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四

年州修大明一統志尋選克 東宮講官六年至順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遷侍讀修 英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府鄉試明年教庶吉士翰林未幾國子之命下矣公爲人容貌岸然望之若不可親及就而聆其言論諳如也人有善喜爲之稱道其不善者亦疾之如仇故卒以此得禍少以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自樹立及登第得官 公 君沒成所又矣間因東使代祀便道而歸其父母歸而逆母太孺人養之於官既而得旨賜歸葬其父于鄉母子同入里門卒完其家室而加光大之

人以爲難公事太孺人孝而盡禮太孺人卒居喪三年不肉食不內處不酬應文事時 朝廷方修實錄嚴有詔起公公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懇求允之平居無聲色之好止好藏書并古書畫器物而已朝 嘗因公來使以妓女侍公詩却之夷人敬歎至極 其投贈諸詩行于國公之爲文才曠而氣完所著 號方菴集凡若干卷善筆札至臨模古人真蹟殆不可辨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五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

部尚書謚文肅謝公鐸神道碑 李東陽

公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台之太平人少為縣學生天順己卯舉鄉薦第二甲申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丁亥預修 英廟實錄成陞從六品俸乙未秩滿遷侍講仍加從五品俸戊戌以家艱去既免喪謝病居數年弘治初臺諫部屬言事者交薦之會以修憲廟實錄徵乃起供職庚戌擢南京國子監祭酒辛亥致仕歸薦者以十數特擢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祭酒事命吏部遣使即其家起之公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十六

再辭不得道得疾徑歸復請而敦迫日益急乃行至京辭所加職以本官治事亦不許居二年辭至再癸亥修歷代通鑑纂要 命為潤色官疏又五六上後乞歸養疾乃許命給驛以行令有司俟病愈聞奏正德戊辰吏部例上其名會權姦用事恐其復起遂仍致仕庚午正月二十四日終於正寢蓋公出處履歷之槩如此可謂得其正矣公為編修時嘗奉 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

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講學以史冊質經傳等語

所欲言者在南監動以身教每嚴約束諸生

禮自皂役錢籍膳夫錢于官購東西二書樓以度鏤板上疏請增揚龜山從祀而 盧氏徐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館均差遺論列尤多在北監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衢面多狹斜以為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領役餘悉籍為公用諸生貧困者亦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聘給驛歸其喪又別祀叔梁紇曾哲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義而議黜吳氏者尤切皆不果行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十七

人之意雖尊官要地忌者不能無而輿論所歸若出一口其辭則相率請留其去則爭為論薦如輸粟納馬諸途素為所抑者亦連名薦之前後所上辭疏朝廷每優詔慰答至停祿以俟命僅予告歸既其沒也特贈為禮部尚書謚文肅遣官諭祭令有司治葬事終始極備皆平生生意望所不及公道之在天下固不可泯哉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造養後輒無意仕進少從從父寶慶知府世修學師事終身及玉城山人世懋早卒並集其詩刻之其父贈禮部侍郎世衍嘗出祭田三

十弘公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弟又供家貲
葬族之貧者又買田以益翁姪數亦如之又修宗廟
構墓廬爲合族計其高祖孝子溫良遺行又弗白至
公始表著之祖子趙氏以節死後公以侍郎考績請
輟所得封誥移爲旌典詔特表爲貞節之門仍予誥
命以至鄉郡諸先正遺文善行皆輯錄以傳與南京
工部侍郎黃公世顯爲知已始終不負嫻黨知識困
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常
第疏食醴飲而已爲詩精鍊不苟力追古作當所得
意殆忘寢食文尚理致謹體裁考訂詳雋多前人所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十九
未及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
錄伊洛遺音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公華國朝名
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論諫錄體枕稿及
經餘誠歸夷雜詠總山集祭禮儀注若干卷當直
謂務虛名而不求實用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便是不誠又如梁
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盧杞不能明於治道之
邪正人才之賢否是不能擇善也唐玄宗初年勵精
發致太平後乃窮奢極欲溺於所愛唐憲宗初年發

憤志平情亂後乃好神僊迎佛骨有始無終是
固執也時 純皇帝頗有偏好鐸以此諷然 上不
以爲忤也公見北虜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畧曰
河曲近失聲援虜人潛伏遂爲窟穴夫大河爲關陝
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
况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榆林抵寧
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三
千有奇卒分力蒞勢難捍禦是以往歲寇掠如入無
人之境 朝廷久爲模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
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 國初東勝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十九
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遣
將皆以海偵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捷而
賞歸權勢剋滅之私辨納之苦怨塞胸腹志義乖離
尚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行 會輯
通鑑纂要以先生爲潤色官乃論黜晉隋胡元之統
識者題之先是國學自會勝不行膳夫輪役遂爲祭
酒常費先生乃盡籍貯于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
與諸生之貧者餘爲修治圯廢之需至今猶行之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謚文恪魯公鐸傳

黃佐

魯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弱冠遊邑庠堤學副使薛
綱愛其文由是知名全楚成化丙午領鄉薦為等家
在東岡嘗賦詩以見志古樹岡頭屋數椽主人字世
只殘編住臨江漢東南會望到雲龍五百年七澤
魚皆理道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周老鳳將雛起幾見
梧桐日影剛弘治壬戌舉禮部第一擢進士高第改
翰林庶吉士少師李文正公東陽雅重之授編修預
修 孝宗實錄 武宗即阼詔諭安南鐸克正使賜
徵錄 卷之七十三 二十
一品服以行比至宣布威德正其儀禮諸所僂遺悉
錄之友人稱歎遷國子司業進南京祭酒尋改北京
屢歷成均其教主于理道不事章句南北士多所
造就尤持清操瀚宿弊籍紳欽仰之屢謝病歸至是
復得告適開園亭蒔花木屏跡深居為投老計嘉靖
初刑部尚書林俊上書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鐸性
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
懦方今釐革庶弊正有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况魯
鐸與謝鐸人品為類謝鐸以祭酒養病 孝宗用吏
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遺官以其

行其道尊師頌美有作 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
則今日之頌美 陛下將亦同 孝宗夫一時撫按
之臣暨兩都臺諫交疏論薦先後以十數皆謂德器
溫粹問學淵源植德易簡宅心蘊直莊重渾厚之文
可以華王言淳懿端恪之行可以式鄉俗於是推卿
佐者五皆莫之應年六十有七卒撫按諸臣以卹典
請詔諭祭一壇賜謚文恪仍令有司營葬鐸性恬退
器量深閎文章節祭見推天下家居以身率物嘗作
卷言以勸鄉人有巨盜起掠民牛馬或給為鐸物必
釋之或 以此著有蓮北使交東西廂已有園諸
錄 卷之七十三 二十
若于卷藏于家

中憲大夫國子監祭酒鶴山王公激墓誌銘

羅洪光

鶴山王先生舉嘉靖癸未進士之明年出知吉水吉水劇邑也精于吏者咸病其冗乃先生臨之殊不經意日出公庭數刻發遣公移了爭訟幾事已復操筆為文辭亦數刻立就忘其身之在公庭也暇日與諸生讎校經義或對客談古今詩律得失何在雜以詼笑聽者忘疲其說經義不甚規規求合時調即在公庭亦不喜為時調束縛而其詼笑嘗以取容上官與諸敗官行事為譬若將論已意者訟至多引古人忍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王

晏山館

騰黃未幾改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為吏部進黜陟人才務當情實尤能采核幽滯直已無所他徇在國子歲餘振勵有方然其私心既不欲以身為人口實而被退抑與忌其進者竊揣知之往往構謬軋遂決意棄去蓋屢疏始得歸既歸連遭內外艱心不勝痛遂以疾終其歸之年僅六十也先生長身玉立風致魁岸負氣不肯下人不獨自視甚高望之者如塵外孤鶴不易籠繼久而窺其胸次率自貶議其少時抱異質書過目輒成誦兼通諸經弱冠以春秋魁兩浙而舉進士則以毛詩居常有意辟穀嗜嗜仙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王

晏山館

讓事俾自悔改更不禁繫以賦役留者言語歐歐如其家人父子節縮簡澹惟所欲便不令迫苦人亦踴躍趨事嘗恐後期邑中人人稱其易與久之跡境內函人王璇五六輩發其奸寘之憲典於是人人又且畏顧奉法以為操縱得宜在先生固不一以自奇如是者三年一日也已而內召私語某曰吾舅柄用外間方且藉藉吾可以身為口實乎某力贊其決蓋先生為張文忠公孚敬之甥年且相亞又交好也丁亥擢吏部文選主事戊子出典廣東鄉試庚寅擢考功郎中郎中浦考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癸巳召主

釋氏語稍長才名迸出傾歷行輩大宰喬白巖山人孫太初引為文字交而於許台仲金汝白應邦升咸海莫逆間因徐曰仁朱守中問學於陽明王公徐金五君皆浙之諸君子也先生平生磊磊若此然僅自効于下邑方躋顯位未獲盡其所長溘然遽至淪沒豈不惜哉議者以先生之才即無親援固當得顯位即有親援得顯位忌者必不敢相讓即相讓未有能自惜其身以屢躋乞退是可多見耶先生名激字子揚世居永嘉之華蓋鄉至先生始徙郡中康樂坊曾祖拱祖封父鈺以先生資封通政司右通使母張氏

公之姊與其配邵皆封燕人其為養生時先生
經義賞識之又知其所志不有故毋與語心事比
登第後一再見而先生別矣先生既葬墓未有銘叔
懋以書來日子固知先子者不可辭銘又六年始納
銘于墓

錄 卷之七十三

五

侍郎掌國子監事林公文俊傳

公文俊字汝英號方齋世居定州文俊生而穎異
過目輒成誦弱冠舉正德丁卯鄉試第一辛未登進
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擢右春坊右贊善歷二
京國子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轉南京吏部右侍郎
中間預修武宗實錄兩同考禮闈一主考武舉再
定經筵講官世宗見其玉質矩容音吐中金石意
屬大用權貴擠翰林異已者補外文俊賴聖眷以
免吏部會推南祭酒凡四上竟及文俊始允先是
敕本監校刊二十一代史未就文俊不數月校定二
世宗甚悅賜衣二襲凡南北六館生罔不肅然
規條雖貴游子不得躐序南一生遇盜稽程法常願
金文俊聞其將鬻子惻然為捐俸吏議卒免贖時有
恤教之頌為吏部方逾歲左脇病疽卒得年僅五十
計聞世宗軫悼廢一子加贈南京禮部尚書賜葬
祭太常初議謚曰良曰恪御筆特改曰文修異教
也文俊涵養完粹誠實不欺待人有恩每為諱過或
非意相干亦無愠色性至孝釋褐即迎養二親二親

先後歿于京邸扶柩歸哀毀踰節念父當日躬耕自給因名所居堂曰力本示子孫勿忘歷官二紀清約如寒士不置廢妾不畜玩好物所得俸金買田克祀與同祖從子均業其遺與諸子者僅給衣食而已平生慎取子不干人以私有藉人請求書札者獨文俊無有士論翕然故沒無遺貨文章醇雅雋永有芳齋存稿若干卷

歐陽文俊

素

國子監司業孫作傳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知江陰人自曾祖澂川先生傳至作而學益大門人弟子以清尚先生稱之而不名者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閑博雜之子書中蓋不能辨也至正兵起挈家二吳盡棄他物惟載先世藏書兩畝麓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卒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厭怡自若略不為動久之衆為買田築室家於松焉洪武癸丑起纂修日曆授翰林編修官乞外授太平府教授三年選學官任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還成均又明年陞國子司業後終於漢成里所著惟滄螺集版行于時餘見

歐陽文俊

卷之七十五

素

國子監司業王公嘉會傳

黃佐

王嘉會字原祖浙江嘉興人少博洽有俊聲元末累舉不第乃授松江為人溫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禹來者修庭戶恒滯上海令康伯愚見其詩詞敦雅敬禮之引為上賓使以文章飾已吏事會詔舉明經嘉會應聘至京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旨復試其文賞異之除授翰林院檢討洪武十五年九月陞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為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敷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髯髡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百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上知其勞眷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優詔調治十七年七月特賜致仕未啟行嘉會卒于官舍年八十餘上深嗟悼命禮部移文應天府給舟車還其喪及發引之日詔命所在官司備禮祭之

藏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七

王

國子監司業前禮部侍郎劉崧傳

劉崧字子高吉安泰和人元季嘗領鄉薦遇亂不及會試教授鄉里國朝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至京授兵部職中陞北平按察司副使居官以清苦自持坐事輸作京師尋放歸鄉十三年春丞相胡惟庸等謀上特賜手敕起為禮部侍郎未幾命署吏部尚書事以疾乞致仕許之已而上思其老成宿學遣使以國子司業起之一見歡甚湯以鞍馬居位未十日遽得疾猶強坐訓諸生疾革祭酒李敬問所欲言崧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

藏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七

王

一語及家事卒年一
上重惜之親為文以祭之曰惟爾有學有行發譽儒林朕嘉爾能屢常擢用邇者遣使召爾司業成均簡在朕心期于成效夫何不數日間三然而逝朕甚性焉已令有司備禮殯殮靈車歸葬特以牲醴致祭崧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置產業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其為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至五鼓則衣冠起坐待旦值北平兵革之後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以存大體尤慎威刑之用遇小人

儉狡輒先事防制溫顏與詞而見者凜然及致仕而歸益自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歲歎其姻族之人不能自養者輒周給之崧厥歷中外尤以文學受知於上其為文雅粹詩有唐人風韻所著有北平八府志東遊錄嶺南錄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又有賺方集行于世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三十一

司業吳公源傳

吳源字性傳莆田縣人曾祖鳳舉博學多才第宋咸淳元年進士歷官宗學博士入元故官制逼授府縣之職鳳舉強起知興化縣數月辭歸扁其堂曰修初以見志源早孤自知力學惇禮好義學上大夫皆推之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洪武三年復以

府教授十三年中書舍人林廷綱薦源德行特之於是與杜敷龔敏趙民望李佑俱應召至命

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屢降制諭欲其均調四時繼令各司春夏季上中下旬而源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一

則司夏季中旬每講明治政必以得賢才敦教化養黎元為圖治之本甚見嘉納上問彙彙苑命五人

侍應制聯句七言近體一章上先倡首句曰龍盤龍虎筆豪英五人者遂繼之曰五色雲核日明

王氣瑩然垂景象臣民風樂爾見昇平臣山河百二金陵最臣民宇宙千秋帝業成臣上復繼之

曰暗憶六朝興替事臣杜敷遂足之曰噴祥未盡臣亦願詩成上呈上念其賢復詔徵赴京於國子

監司業未幾卒于官出彭從吾姪陽保鄉薦國子博士陽保孫昭成化戊戌進士官終廣西按察副使

高祖皇帝以文講藝徵辟名儒吳公起海徵逐校
兩都官斯亦曩時版築挽輅之遇已余觀東苑賦詩
風灑乎卷阿梧鳳遺風迹其與諸儒登對日不敢上
負 聖主自棄明時其志尚固有以結 主知矣雖
不登于大用然以鴻漸之翼振羽上林道承際會與
日月並垂不朽豈非千載之一時乎

卷之七十三

三十一

國子監司業張公智傳

張智字玄畧延平順昌人元末父昇元以神童
太學授秘書郎五遷至江西儒學提舉智生而聰穎
讀書過日成誦群兒爲嬉戲之事必正色端謹如老
成人侍父學於南冒長益勵志問學嘗慨然歎曰采
玉必於崑山探珠必於滄海爲學豈可不出戶庭哉
即日挾策入元都交當世名士用薦入國學四方兵
興以才出參閩省機務省臣承制授智同知新喻州
事已而知事勢不可爲浩然退居徙居建陽崇化里
酒掃一室置古今書籍其中窮搜博覽沛然有得未
嘗窺門外鄉黨爭企慕之洪武戊午以明經應薦爲
湖廣夷陵州學正凡九載以內艱歸辛未服闋入朝
尚書趙勉言其學行 高皇帝亦訪知其才可用遂
超拜禮部試左侍郎即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
校議者以費財不便智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
民何惜此費聚大慙未幾實授右侍郎秉禮不遷綱
紀秩然人皆敬服是時諸儒多有不稱任使者至嬰
顯修 上勅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
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
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人以稱其

任而卒少見其效何也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
爾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古先
聖賢之道以修己教人毋徒尚文藝云智請首行于
太學從之智尋奏言歲貢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
監不中者罪有司停學官俸生員罰爲吏今不中者
遣還讀書有司教官罰如故是生員不率教者無所
勸懲也 上廼命更定其制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
年論如例二年者停俸半年一年者停俸三月學官
無分久近罰如例生員廩食五年者爲吏不及者遣
歸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壬申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三五

祿皆出於民今祭祀儀物令光祿寺供具百官惟致
哀行禮餘如智議尋以時享在邇令智與翰林院叅
考古制智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
敢以卑廢尊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頂
用樂外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
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脩而不作詔從之其所建白
多此類也居二歲以事左遷爲國子學錄尋陞博士
建文中陞司業嘗奉 命代祀孔子於闕里永樂初
文皇帝幸學智講周易賜資甚厚智爲人儀容儼肅
多謙典故教人以規矩開導獎勵老而弗倦丙戌七
月卒年七十有二士大夫莫不悼惜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三五

司業吳公溥傳

黃佐

吳溥字德潤撫州崇仁人少從涓南令郡伯恭游伯恭奇之謂其父思清曰此子器宇不凡異日必能大
 公之門矣弱冠舉孝廉不就洪武間與兄縣學生受
 春秋於前進士李源成文藻大見稱賞家雖貧窮而
 祿寒盛暑不少厭學同輩侮之恒不與校領庚午鄉
 薦以疾弗果上春官尋罹思清憂泉毀骨立幾至不
 起服闋教書以自給永豐羅師程時分教縣學折節
 與交每稱溥曰篤學古君子也乙亥入為太學生嘗
 奉詔宣諭武臣使雲南總兵官贈以文綺不受尋閱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五

上伍使福建一無所入稱其廉介比還大學時太
 常丞張顯宗攝事嚴毅方正於諸生中獨器重
 溥為延與學建文庚辰試禮部第一廷對賜進
 士出身以溥為冠擢翰林編修永樂初與修高皇
 帝實錄書成陞修撰尋纂修永樂大典克副總裁戊
 子用祭酒胡儼薦陞國子司業為人清慎嚴重造次
 必以禮其教學者必使致力本原日事口耳之學以
 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為之
 講說懇懇不倦而萃其涉獵蹈襲之弊授受終日危
 坐無怠容學者皆心服之前後監學之師以實心古

教如溥者少矣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監國
 京眷遇殊厚欲擢用之竟不果宣德改元通政使陳
 璉奉命掌國子監事九月甲午設宴公堂溥從容與
 語如平時酒闌忽得風疾昇歸私第以是夕卒年
 六十有四臨終無一語及身後事但屬治喪不用
 所著述有古崖集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
 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若莫
 之知或念溥又待次不遷勸其少暇以徇俗者答曰
 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已哉天下之為
 士者皆高之家素貧然篤於義故人有遺孤貧無依
 風徵錄 卷之七十三 五

有輒賑給不吝及卒無以為斂云子與所以道學附
 于時亦古朴有父風天順中以隱士徵授左春坊論
 德不拜學者稱為康齋先生

司經局洗馬掌司業事晁公瑛傳

晁瑛字君石別號春陵開州人性至孝少失恃奉養
母以孝聞及長博極載籍工於詞賦高古冲雅出漢
唐諸名家右嘉靖辛丑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一
時海內俊髦悉推讓焉尋任檢討專制誥修會
典絲綸密勿多所裁定分主會試甄選尤精繼以父
疾懇 疏求養得告家居於城隅之西築精舍奉
其間親卒哀毀盡禮服闋陞洗馬旋授國子司業
疾卒於官隆慶二年郡守鄭旻舉入鄉賢祠

卷之七十一

表

國子監司業澄川沈先生墓表

于慎

先生諱淵字子淨別號澄川濟南新城人也世有
德為邑茂族考諱雲鳳不及見先生第後 翰林檢
討適母周封太孺人生母黃太孺人皆及先生
贈公四子伯源伯潭次乃先生又次季淵曰贈公
奇先生葬父得高敞地曰必淵也食其報者贈公晚
而病痺家且益落昆弟皆出分先生攻苦讀學讀書
城南寺舍暮則自携膏火襍被往宿日以爲常既舉
進士選爲庶吉士教居高等丁卯授翰林檢討其年
入館修國史及掌制誥執事經筵凡此非詞林深資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主 漫山館
不與以 穆廟登極亟舉大典故並得焉明年戊辰
分校禮闈辛未冊諸侯王報命闕下會 上在東宮
出閣以本官兼校書郎入侍萬曆改元用從龍恩進
 補修其年周太孺人沒乙亥起復故職分校起居進
爲經筵講官端慎有儀開陳剴切諸公數目備之明
年擢國子司業 上幸太學先生進講尚書賜白金
文綺宴於闕門時都試屆期諸生雲集先生攝火司
成矩度甚嚴少所假貸貴遊高第濟寧步趨莫敢關
請國學爲之改觀明年春病病三月餘卒貧無以
予與司徒同邑王公醜諸里大夫宮保張公醜諸同

門友共歸先生之喪而荆孺人上書請卹 上念禮

勞詔守臣臨祭如法先生為人魁梧豪邁儀觀儼然

平生伉直不阿毋論權人必以正對意所不可獄獄

見辭色而誠直無他腸不善記人過一語合意輒出

肺肝即或謾之亦夷然不為意也博極群書文辭高

古尤好為歌詩體骨遒勁與李臨淮康裕鄉結社倡

酬浮白大噓嘗竟日夜為歡諸長安遊客爭誦沈太

史倘儻豪也吾觀先生學術操行實有其文在漢宋

諸儒中樸直似夏侯太傅勝雋學似石有道介於齊

魯家法稱博聞篤行不虛矣假令遭會風雲致身宥

教錄 卷之七十三 甲 吳山館

勿必能據經守古有所匡持決非碌碌浮沉與世俯

仰者而天不祐良詘於短筭豈海岱之間風氣使然

哉先生生嘉靖乙未九月十七日卒萬曆丁丑四月

七日得年四十有三

國子監丞張顯傳

黃 作

張顯字維熙江西奉新人自幼岐嶷不群性識穎發

從教諭張克靜受尚書得其指歸才譽日振洪武中

被薦除縣學訓導請選于京師適有詔選儒者教武

臣子弟吏部乃舉顯等十人應命未幾擢靖江王府

教授尋以外艱去職歲壬午內難平復選入中秘與

修 高皇帝實錄永樂初書成有白金文綺之賜授

國子學正丙戌三月朔 上幸太學舍菜禮成御經

筵命講宴資師儒顯亦獲與焉辛卯秩滿陞國子監

丞蒞事公勤六館皆敬重之乃條陳百務曲盡物情

教錄 卷之七十三 甲 吳山館

而成法益脩時北監初建惟司業具泰署印教尼不

行戊戌朝議以顯素諳典章乃奏改北詔報可遂兼

程以往倦倦經理學舍勸懲淑慝百廢畢興裨輔泰

所不建泰舊嘗為南監助教顯降意下之且與六堂

師儒協恭和衷嚴申學規激勵後進於是諸生數千

人肅然敬服莫不以顯為能盡職癸卯五月卒于官

年六十兩京人士多追思其公正無不盡傷大學士

楊士奇輩相與作詩哭之顯嘗自以行己直別號春

叟故名其所為詩文曰春叟彙藏于家

梁監丞里許墓志銘

楊士奇

永樂十一年六月一日國子丞梁里許以仁卒仲子澤將奉其柩歸德安州以國子博士鄒幼亨所狀來乞銘以仁常其教吾郡又聞澤致孝於親惓惓也不忍辭按梁欽著述以仁自幼聰穎好學稍長選為州學生洪武庚午舉鄉貢明年會試下第克太學生有詔選太學生教郡縣學以仁在選中授吉安府教授後丁外艱起服改國子學正秩陞監丞會祭酒被召在翰林司業闕以仁授命署監事永樂十年也以仁自為校官且暮出所蘊為諸生講說暇即自學不懈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吳山館

五

翰林院檢討掌監丞事林公大猷傳

林大猷字子道仕敏曾孫舉鄉薦授新建教諭勤於啟迪遷國子學錄闕洛晉魯之士執經從游無慮數百人齋舍至不能容輪指聽講又約日通集太學諸生聽講謂之普講祭酒耿公裕待以賓禮進監丞畫剔宿弊講學益勤弗替諸生貧者授衣病者給藥死則躬詣哭殮之或屬其鄉人挾喪歸或捐俸為買地卜師以葬久而力弗能給又以疏告于好義君子俾其門生九載陞翰林檢討仍掌監丞事以疾卒十官

卷之七十三

吳山館

治庚戌進士終戶部員外郎

國子監博士趙倣傳

黃佐

趙倣字本初紹興山陰人博通經史為文邁健名重當時尤明於毛詩洪武六年春被薦至京高皇帝召與講論經史倣援據傳說貫穿古今每奏對上輒稱善除國子博士既教胄子隨扣輒應莫不樂得經師上一日御奉天殿倣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橫語示諸生也倣頓首謝歸而告誡士子屏去戰國策諸書勿讀自是博經者文日益醇明年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人命倣領而顯教之且令修詞以漢司馬遷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班固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為法尋於諸生中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萃武英二堂說書多至大用倣自專師席旦夕誨迪不倦士多成業丙辰十一月乙未陳情乞骸骨丙申上御奉天門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奏曰忤士趙倣以詩經施教成功者四年其弟子為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為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衰衰精神不完願陛下放歸山中以盡其餘齡上可其奏加倣官為翰林院待制勅吏部給以誥命致仕及成倣詣闕謝上召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曰向為

兵部侍郎出知萊州鄉之子邪對曰是也視之曰卿誠耆矣歸養其家為宜倣頓首而退初倣子圭玉官法從時倣作訓忠之書教之圭玉由是服政有盛名世以倣為愛而能誨越七月甲辰詔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倣拜謝遂行廣洋及歸賦詩贈倣和者成什司業樂韶鳳授簡學士宋濂為序率同官置諸生千餘人送之都門聚觀莫不羨其榮遇云倣後考終於家年八十一

徵錄

卷之七十三

聖



國子監博士

蔡氏

上

能文洪武二年以儒士舉為國子助教時部臣蔡氏

員貢入太學者設為教條限以歲月責其功效助教

與博士程其課業而非降之既升舍乃得選登仕籍

然士方畏懼為法所繩惴惴莫有樂學者宰為入莊

重和易諸生每一就之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為時明

師十年三月己卯朔以年老陳情乞休 上許之勅

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 勅曰朕昔戡定四方即

開學校延師儒俾助贊之于第凡民之俊秀莫不從

教之以經史六藝明體適用布列中外以共保太

平於無窮國子學助教錢宰學問老成訓導有方在

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嘉諸生有所行式而年滿七

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尚師表

一鄉訓誘後進以裨治政庶幾不愧鄉大夫之教則

朕猶有望焉宰既歸精力猶壯宣 上德意有從之

游者輒開廸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年四月 上觀

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証說與

鄒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 詔徵天下儒臣

定正之於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等與宰及致

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觀等並遣行人副使

之是年四月 京師入見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

命翰林學士喇三吾總其事禮遇甚厚時建酒樓初

成 賜宰等鈔宴其上入各露辭獻詩以謝 上覽

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

歸者先遣之宰齒最高與眾皆請留亨泰以聞 上

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己酉

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亨泰梓行之賜宰等宴及鈔

令馳傳歸其鄉又三年宰乃卒壽九十六初宰嘗病

近代新聲太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四

十九首且各補其未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國子監博士石光霽傳

黃佐

石光霽字仲濂揚之泰州人少穎異讀書五行俱下
 元末翰林侍讀學士張以霖留滄江淮光霽從之游
 以寧博學善擷詞尤長於春秋嘗與大梁張氏訂定
 春秋經說而序之其畧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生殺
 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夫賞罰萬世聖人
 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夫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
 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
 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
 經顧任傳以疑經噫其亦惑夫故以寧談經通融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吳山館

傳兼用啖趙光霽諦聽講解至忘寢食嘗書其後以
 寧見而大嗟賞之洪武十三年光霽以明經舉為國
 子學正自常教外四方髦士多從之游戶外屢恒浦
 十七年陞受春秋博士作春秋鈞玄二十卷以闡明
 聖經之旨學者競傳習之光霽感以寧授受恩義且
 夕不忘時以寧沒已久遺藁散落光霽遺其子往維
 也購得其詩百餘篇捐俸梓行之後以寧子炬貢入
 國學以其文藁示光霽光霽一見悲喜交集復捐俸
 梓行焉論者謂弟子篤誼如光霽者世所罕見也光
 霽亦工為詩每一篇出學者輒詠誦若論久不厭云

國子監博士義烏王公紳墓表

王汝玉

仲縉諱紳姓王氏其先太原人初遷祖彥超為周鳳
 翔節度使始由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今王氏遂為
 義烏人十三世祖固從安定胡先生遊登宋皇祐五
 年進士第得官思陽令其後子孫皆業儒躋膺仕詳
 著王氏家乘考禘字子充以文行重海內與潛溪宋
 先生齊名大明初擢儒臺校理歷官起居汪出佐南
 康臨漳二郡後朝廷開館修元史召為總裁官尋擢
 翰林待制使雲南伏節死時仲縉甫十三歲聰明過
 人落筆為文沛然不可禦鞠于伯氏敘事母夫人何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吳山館

氏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緩亦沒仲縉獨綜理生
 產作業築築憂患中而傑然負奇志視世務瑣瑣無
 足動其中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浩博會其旨
 歸曲而暢之觸而引之縱橫磅礪出入上下務探極
 其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即器之曰吾友王待制
 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逮蜀王尊賢下士聞
 之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仲縉痛先待制死節繼徽
 遺幣未返丘隴白其情事王悼憫之給道里費以行
 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祭仰天號慟幾絕過
 者為之泣下霜襟漣漬陽慟哭記以著志既還王慰

勞備至蜀人無貴戚咸知敬愛君無何有以仲縉名
 行薦者徵詣天官授國子博士諸生方翕然嚮慕而
 仲縉不幸卒焉寔洪武庚辰十二月丙午也享年四
 十有一仲縉平生無他嗜好惟喜爲文章有繼志齋
 集三十卷藏于家昔勝國之季海寓割裂光嶽氣分
 不完學者所習疑委靡極矣待制公以豪傑挺邁之
 資力矯時弊追古道而及之倡爲雄偉闊大之辭際
 皇朝龍興之運俾天下後生晚進有志斯文者讀之
 若披雲霧而視青天不知心目開朗也及持節使絕
 域慷慨徇義視死如歸遂使僞強蠻酋凜然知中國
 威風凜凜之可畏迨主師南征勢若破竹而六詔教
 里咸入版圖公實有功焉僉謂天之佑相盛德不
 有其身必在其後人仲縉年富力強學篤而行修其
 末者殆未艾異日必能繼厥先緒成一家言以黼藻
 皇猷鳴國家太平之盛夫何未及中壽而遽奪其生
 焉葬之五年王汝玉氏悲待制公不昌其胤仲縉之
 不遂其志而表墓曰天之於人賦以才者或不賦之
 以壽豈二者不得而兼有耶抑亦抱魁梧之才者能
 漏造化之機先事物之兆非特爲人所忌嫉鬼神亦
 將忌嫉之邪夫亦天下之事有不期而相值邪若仲

縉之才之壽其必居一於此矣余不得而知也待制
 公爽靈在天地間與日月爭光而乃斬奪其報竟何
 爲哉竟何爲哉

國子監博士羅師程傳

黃佐

羅師程名恢以字行吉安永豐人六世祖武岡教授
 開禮宋季勤王死節世以儒業承家師程幼穎敏五
 歲失恃既中力學居父喪哀毀骨立襄事惟謹事兄
 如父敬愛篤至鄉里化之洪武癸酉薦授撫州崇仁
 縣學訓導嚴師弟子禮勤於誘迪凡經造就者悉得
 為聞人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
 有若優於宰子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
 教記宰子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
 位次而宰子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遠
 載教錄 卷之七十一 五十三 曼山館

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
 次之下於義未當宜陞故聖王廟疏奏不報其持論
 正大多類此秩滿膺薦入史館兼校國學經籍兩與
 纂修 高皇帝實錄永樂初竣事賜白金文綺陞國
 子學錄師範端嚴前後受業者千餘人二成祖祀太
 學賜襲衣預延宴浦考遷博士又六載以年七十陳
 乞致仕時 車駕巡幸北京 仁廟在東宮監國朝
 正司事率未敢請特為遣使上 聞得旨俞允時論
 高司業吳溥嘗遊其門率六館師生數千人祖送
 之勤者填道時人莫不羨其業師程德性忠厚儀矩

滿莊望者敬畏孝於奉先遇忌辰時祭輒感愴泣下
 誠於接物於人無踈戚長幼言談表裏如一既歸絕
 迹城府日與親朋登臨勝詠而詩書之訓考索之勤
 未嘗少廢撥拾先世遺文訂輯族譜梓刻以傳於家
 事澹然弗顧也一日忽召子孫語之曰吾覺神不守
 舍其將逝乎時天初曙啟戶視之有頃卒年八十有
 二自號雷菴有寫心歸田諸藁藏于家

載教錄

卷之七十一

五十三

曼山館

國子監博士孫貞傳

黃·佐

孫貞字宗正南昌豐城人先世有鞠于母姨夫李氏者遂冒李姓至貞始復焉貞穎異力學為縣庠生時教諭鄒子彥深器重之授以毛詩又從鄉先輩學士朱善進士黃德潤游益有造詣洪武辛未貢兗國子中癸酉鄉試甲戌登副榜者百六十餘人詔三等銓之貞得教授紹興高皇帝進諸上等者近陛前諭以教郡之道且命吏部錄其名以俟擢用貞銳然思副上旨至官即振教規務行公正有施御史者按郡甚嚴私於給事徐氏子既令克增廣生又升而廩廉教錄卷之七十三 五五 曼山館

廉之貞諱不可御史氣為沮郡官皆從旁私語使姑許之退可改行勿與面質貞曰君子與人以信焉有今日許之而明日可改御史知不可奪遂止其作育諸生旦夕講解不倦一日遇相者言貞將有憂至貞即心動求歸省親行次南昌而父已計聞夫居喪哀毀踰禮服闋調漢陽時科目乏貞教之尤力後當試者十二人惟一人下第及奏教績為諸郡最廉有張通判以廉介稱坐事繫獄都臺獄吏索賄不得多所挫抑事曰復官人疑其必易所守而張廉介自若會詔下教授得應賢貞即舉張途擢按察使

專張貧甚無所於裝貞即資之行永樂純元貞族弟陞國子助教嘗謂學湏以靜為本因立家教以示法於是間其燕居之所閉諸子其上親授以經諸生效之多成材者時博士黃彥清與貞連居因熟其從子金蘭後彥清以姦黨沒家金蘭為貴池典史坐累至京失所歸貞館之三年有不足輒周之或傳言將罪彥清鄰佑又謂將罪金蘭宿主貞皆恬不為動同鄉楊伯震為長蘆運副得罪自獄中出病瘵無復人色昇至貞門欲托寓焉旁舍懼其相染也唆家人固卻之伯震遂露臥祠下貞歸聞之嘆曰人各有命病豈能染耶亟命移入病卒以愈其好義多此類也助教考最轉博士陞從七品祿時太學官屬傑然者賢稱者不過四五人輿論推貞為之冠祭酒胡儼司業吳溥重其文行竝遣子受業貞嘗署監事監生在歷有事故不在官者所司移文問狀六館紛然莫知至經旬不得報貞乃作類姓簿各錄姓名籍貫班次欲求其人索姓下即得之監中稱便遂為定法署事一年而解得勅命授修職佐郎時子曰良為御史同居每夕歸必觀今日治何獄當則喜有不當輒切責之以是竟能其官曰恭為翰林編修分月俸致養卒

入升斗爲已費壽以飲賜銀幣不發封報還之而
以書曰我俸恒足爾宜自養爾廉勿復致也日僉曰
讓亦爲教職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曰溫有
桑梓之托取外甥鄔在恭以足之其後四子皆有成
在恭亦第進士爲御史當時稱善教者必曰孫博士
孫博士云宣德初奏乞歸省其母時母年八十貞亦
近者矣始有退休之志明年還任又明年秩滿詣行
在請老不允尋以日恭官封致仕歸養朝夕娛侍親
側不舍非國慶及鄉飲酒足不至縣門諸省聘與鄉
試文衡皆辭不赴及丁母憂築館敷山之下鄉子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丑六

多從之遊後三年日讓在祁門迎養又二年日良出
守重慶復迎養貞皆樂赴之及歸自重慶嘗謂人曰
人生貴考終命耳壽雖期願而告疾篤非福也願逝
時恬如睡夢於我良快正統五年五月果卒而卒
年七十有五貞存心端謹自奉儉約揆事必慮始終
故歷官四十餘年夷坦如一初爲國子生時與郡人
盧淵同舍及寫武臣誥與主事夏原吉同事教紹興
時與郡守李慶相善後淵至侍郎原吉慶至尚書貞
未嘗一至其門其自守如此先是卒前數月寄書曰
恭言其得病近稍差而四體未寧日恭亦心動懇乞

歸省乃命允奉 命行至南昌哭貞訃如貞昔與其
親焉人皆異之貞所著有竹齋文集

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丑七

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字子復洪熙元年九月其
 日卒於官王氏家泰和之西鄙世業書詩為儒師自
 其祖父以上皆不仕父志德積善養喪子復雖少不
 以孤寡而怠於學晨夕寒暑自策勵稍長聞同郡謝
 子方先生深於易果糧從之謝講下生率常百數人
 輩而馳騫文辭進取之習得其支葉者為多若用志
 沈潛必探求本根者僅十數輩子復其一也子復是
 時已日有負袂出圭角謝先生亦奇視之洪武丙子
 選江西鄉試第七後四年會試禮部選教官第一授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五八 曼山館
 廣東化州字正時嶺以南郡縣學比比乏師子復蓋
 心其職化州之學者始有所興起而浸漬及其旁近
 科學亦多九載最陞七品祿仍博士職預修五經性
 理大全諸書書成受廩賜及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
 詔簡有才識通史學者館閣擬子復未奏而子復得
 風疾遽不起子復為人儉約質率無崖岸嗜為文章
 在監學十餘年求文者日接踵戶外未嘗有厭倦意
 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嗚呼王氏於余還往之厚
 者子復及其弟敬先敬先為人率直聞爽惇義薄利
 前三年敬先沒于蜀余每與子復追憶之而悲豈謂

於今又悲子復也則余之為此文也友道之感何獨
 子復哉何獨子復哉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
 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
 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
 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
 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
 患失迥迥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
 黃泉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
 速也夫巋巋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
 一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稿芝榮不踰旬蔓草
 一萎即凋卷之七十三 六十一 曼山館

而益繁鳴臬虺嘯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
 焉南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
 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
 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
 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
 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
 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
 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
 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
 德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

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
 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
 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
 迺曰吾墮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寐是
 固斯亦去人之兢兢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何也守
 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邪
 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
 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壘之表子其語我乎
 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
 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六十一 曼山館

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
 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
 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
 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為之性
 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
 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悅而思
 驟然而起曰命之美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漸子其
 默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
 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
 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悻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悻悻

泮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計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胤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胤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胤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待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三

吳山館

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文聲詞中迺謝棄脫渾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遊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

國子監助教員瓊傳

黃佐

員瓊字廷臣嘉興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違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既成繙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廼作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高皇帝不用其說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黷濂者瓊乃作釋奠辨解曰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爲聖人也奈何曰庖羲氏闢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尙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爲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皇修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夫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奚爲不可也曰又各有所當也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釋奠於先聖先師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三

吳山館

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擬於王官法亦弗之禁
二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
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
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為國子助教適
聞有以邪說言於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
矣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其持正論類此九年遷中
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瓊為人又行超越素有名
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二年九月致仕明年卒
於家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吳山館

國子助教聶鉉傳

聶鉉字器之清江人登辛亥進士第授廣宗縣丞到
官問父老曰民之疾辛日何者為劇父老對曰適歲旱
蝗食乏後繁此為劇鉉嘆曰民病而不上聞非所以
事君也即奏之朝

上遣使視災傷悉蠲其稅民大悅秋滿入覲上洪武
正德詩南京賦授翰林待制以老疾辭不許改國子
助教遷翰林典籍尋復為助教洪武十三年以老疾
賜歸十八年召考會試將復用之以年齡益高擇便
地授廬陵教諭終其身

蘇徵錄 卷之七十二

吳山館

國子監助教金礪傳 黃佐

金礪字汝用杭州仁和人洪武末以鄉薦高等登乙榜授教職九年秩滿當陞靈有久之永樂庚辰始擢國子典籍時四方書版多送京師詔實諸大學無所於儲礪慮其故乃聚米簞為屋中置架以度焉旦夕謹視隨闕輒補有刷印者使人去其凝積毋致漬敗故梓刻得傳至于今者礪之功也大學士楊士奇雅重之礪為典籍九年秩又滿乃書最以去士奇為文以贈焉既歸省先墓及復任又久之乃得陞助教恬靜安職絕無外慕人以爲賢云同時吳錫字用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六十九 吳山

撫州金翁人祖母周守節不二時以孝節稱學士劉三吾爲之立傳錫九歲不能行而警敏嗜學以薦授國子學錄時礪果出神樂觀上孝感詩 賜乘傳還職所著有時雨集胃監長編礪爲錫序而行

翰林檢討兼國子助教羅君允中墓志銘 蕭錫

君諱允中字伯初姓羅氏吉之吉水人也爲國子助教以績最擢翰林檢討仍教國子在職二十年 駕臨大學者凡再皆賜襲衣重以冠帶至是君方慶幸以謂遭逢之盛而暴得疾越三日竟以不起景泰二年二月乙亥也壽六十有九君自幼力於學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淹貫入廬陵邑庠爲諸生永樂辛卯中江西鄉選小錄刻其所作見者咸嘖嘖稱嘆以謂不可及遂以知名于時會試中乙榜授陽江訓導陽江士習素下君至進生徒於學時省而月試之未幾其化翕然取科貢者接踵連丁外內艱服除陞諸暨教諭其教一如陽江由其門而出者益衆蓋又九載而有國子之命國子諸生聞君至執經就問者相屬然君不獨勤于教尤以古人詩辭自喜求者之屢日滿外戶而君所以應之者不厭雖不持禮幣來者率與之未嘗介意也以故名公顯人往往愛重君爲之鼓譽其及也相與痛惜之羅氏由長沙凡三徙而至廬陵之梅林有曰重道號養晦先生者嘗信國公勤王時實率族衆從之文公被執乃辟地吉水之同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六十九 吳山

六鄉曾祖某祖毅然父文道俱隱德弗仕母彭氏死
弟三人君其長也二弟曰肇初曰思初君屢徙其居
所至必置買田宅始由同水谷坪僑居里之富盛既
而仕諸暨又家諸暨既又葬其父長沙之寧鄉亦植
業焉於是命其弟肇初居富盛思初居寧鄉其子珪
環則居諸暨君為人洒落不羈於事若不經意至論
古今文章高下時人之得失事理之當否歷歷如指
諸掌然頗惑方士之說謂丹砂可製為白金鉛未服
之不死余嘗力辨之雖面從余言然終不悟也有餘
貲輒為術者取去卒之日家無十金之儲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二

七十

曼山樞

國子監助教司馬君軫墓志銘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本家陝州夏縣之涑水鄉故世
稱涑水先生至其六世族孫開國伯俊隨高宗而南
築澤與之山陰族滋茂 國朝有諱簡者仕知平陰
縣敦政豈翁民懷之君諱軫字式古平陰之子也方
孩時狀貌已偉然言動不類嬰孺平陰大器之長入
郡學嚴重簡默儕輩敬憚之既累困名塲文益華暢
聲稱煒然以鄉選登乙科授贛州府學訓導軫士久
弗克解君誠誨而嚴課之簡厥良為講辭點竄加勤
而其尤若董越至與其子聖同燕修均服食故士皆
感奮途破天荒而越登進士一甲第三名擢翰林編
修時學且傾圯君欲與之白于巡撫都御史韓公雍
公委之經營僅半載而廟廡堂齋皆鼎新公亟稱其
才不置陟鳳陽縣學教諭誨士興學一若在贛時其
士與學遂為一郡諸邑冠再陟國子助教階修職
佐郎卒於成化己亥五月二十又九日壽六十又五
十聖以進士歷遷監御史著聲績將馳封進階而君
不待矣君別號端齋所著號端齋杜撰聖編為十有
二卷藏于家君有大志恒以古豪傑自期許欲策奇
勳茂烈以膏當時照後世而竟老於函丈弗獲布一

碑錄

卷之七十二

七十

曼山樞

薛以終方官頓時寧都縣家有昆弟相仇者各聚眾
至數百人欲交攻相殺官與敢孰何巡撫者懼其蔓
也預圖之謂非君莫可任者君輒曰某固朝廷臣子
常恨無地自效今承命敢後即日携一童躍馬走寧
都萬山中入豪第為明天倫示國法啟其自新之路
其言詳悉洞達而懇誠諄至豪乃悟悔泣拜自囚以
見巡撫君力勸減豪罪而贖其餘卒自新於廷眾稱
君遠今未脫牙頰間而孰知其素蘊之淵宏此何足
亦蒂者哉嗚呼希矣

國子監助教羅用俊傳

大學志

羅用俊字舜臣吉安泰和人自少遜志力學領鄉薦
會試中副榜當就教官時年二十三於例得辭用俊
輒授職除浙江青田縣學諭陸安慶教授秩滿陞本
監助教為人孝友嚴正重義輕利所至以身為教士
敬信之去則立主祀于名宦祠在南監日久模範端
重公卿大夫咸加尊禮不獨諸生而已年六十致仕
杜門却掃好學不倦其庭訓以嚴濟慈三子皆登進
士顯名天下人比之河東三鳳以子貴累封通議大
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卒年八十七計聞賜祭葬

首助教後墓志銘

黃

國子助教薛君志將以求道行將以遂志駸駸乎
 賈之域年五十一而卒其弟尚謙以狀來請銘狀君
 尚俊字尚節號靖軒世爲揭陽龍溪之薛壘人高祖
 良曾祖田父驥俱有隱德母曾氏第五人曰傑曰侃
 曰傑曰侃曰僑侃即尚謙行人司行人僑進士子三
 人曰宗鑑曰宗銓曰宗鏗宗鏗與僑同科進士貴溪
 知縣君自少穎異端成不事嬉游五歲從師授書入
 耳即成誦又能盡誦諸童所授書放塾歸有伐樹橫
 道者眾穿樹隙而去君獨立埃道通而行眾奇之君
 嚴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七十四 要山館
 善問難師或不能對更數師師皆無以教聞鄉人陳
 行理學往從之遭鄉達常公某于途拱而竦常造
 館賀其師曰此子他日必大成年十九補郡庠子弟
 家貧授徒爲生束修所入悉歸父母凡游其門皆循
 循雅飭一日其父謂曰吾老且病諸弟稚弱萬一不
 端將奈何公對曰俊在大人弗憂弘治甲子領鄉薦
 報至父卒君居喪哀毀盡禮既釋服雖遇吉慶不用
 聲樂事母益謹教撫諸弟愛而有法終身不祈居一
 錢寸帛無所私正德戊辰領乙榜授連江訓導奉母
 以養攜二弟一姪延師教之祿薄不給不以爲歎諸

生有餽辭受惟義又察其貧者而周之日久親
 解居七載士習民風皆變雖條案亦爲之化焉提學
 楊公子器知之以闕清古田二邑僻陋鮮才委君選
 其秀兒學員皆得人又爲之備其祭器助其冠婚及
 還兩邑生贖之弗受邑宰持金贈之亦弗受揚公益
 重之待以賓禮乙亥陞玉山教諭去之日囊橐蕭然
 玉山士習尤弊君至人猶弗信久而漸變諸生中有
 箕豆相然者恐君知而改之卒爲友弟學宇災廢君
 白當道修治之凡工役皆聽君自處於是祀宮經閣
 業舍門廡煥然一新而無甚費者丙子陽明先生過
 誠徵錄 卷之七十三 七十五 要山館
 玉山君途執弟子禮問行己之要先生曰自尚謙與
 子游知子篤行久矣試自言之君曰俊未知學但凡
 事依理而行不敢出範圍耳先生曰依理而行是至
 與心猶二也當求無私行之則一矣君乃有省自是
 所學遂進是歲聘典湖南文衡未幾陸國子助教時
 已病聞母喪董漿不入口奔至貴溪子宗鏗官邸卒
 病且革猶與宗鏗講學不倦泊然而逝實嘉靖甲申
 七月二十二日也昔孔門論弟子之入道者而曰樂
 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他日又曰不得中行與
 之必也狂狷乎蓋聖人之學以無私爲本至誠爲極

爲研磨而至之故皆可以入道又曰巧言令色鮮矣
仁又口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如鄉原者德之賊
也惡可以言道哉若君氣質樸茂孝友仁慈久而漸
篤接物何煦愛人猶己人或求傾囊無吝皆出性
情之真而非色莊取仁者矧篤志勵行孳孳于道非
聖門之所取者耶奈何天奪之壽而未底大成於乎
死矣悲夫侃僑宗鎧皆陽明先生門人世家其學云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三

國子監學正蘇伯衡傳

黃佐

蘇伯衡字平仲浙江金華人其先本眉州九世祖宋
尚書僕射文定公轍轍長子徽猷閣待制工部侍郎
暹守金華因家焉伯衡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
中歲大肆力於文詞精博數腴人謂有祖風致元末
舉鄉貢進士入國朝歲丙午選爲國子學錄尋陞學
正屹然以師道自任凡公侯卿大夫之子弟無不恭
肅奉教莫之敢後嘗因公試發策試士皆天下國家
大務品第精最多士翕服由是駸駸向學成均多博
古通今之士矣嘗著詩說四十首學者皆傳誦之其
杖教錄
卷之七十三
聖七
曼山翰
論教學尤有卓見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
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請丞
相府許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倘顧問
至幸要也伯衡不幸幼有贖疾雖羸通文史然大懼
奏對失措將速刑慘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
上亦弗之強已而吏部將別奏官之伯衡念去親日
久願歸省親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六
館之士祖儀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
之資治通鑑尚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
人稱曰蘇氏一明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伯衡謝曰

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常靜坐其中或終月不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遊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十年宋濂以學士承旨請老歸既入謝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也博學備行爲文辭蔚瞻有法要不可以效涖廢上許而亟徵之於是承召至京師甫蒞舍館自宰執以下咸躬禮往候詢及輒以疾對其語如辭編修時明日入見奉天門上屬日久之既退問群臣皆述其所對以聞上然之賜表裏各一寶鈔十錠乃遣歸二十一年會試復徵聘伯衡爲考試官事竣復辭歸竟以壽終伯衡爲人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可以兼天下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利欲紛華皆不之知故能覃精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爲之要發爲文詞俄頃數千言有集六卷宋濂劉基序之以傳於世

國子監學錄蕭執傳

黃佐

蕭執字子所一名雅言吉安泰和人世爲儒家祖夢得有文行嘗廬墓三年以毛詩訓其鄉人執博學強識結廬讀書於武山以家學領洪武辛亥鄉薦上第選爲國子學錄令分教公侯卿大夫子弟每因其材質與之講解多所造就執蓄學日富尤長於詩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上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丁巳大雨初止駕詣齋官中官奉旨召兵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偕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翰林應奉張壽等十人趨出所居齋廬遵輦道傍逕趨入齋殿以見時上新服綱常紗巾神慮閒適顧問曰今茲祀事是將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賦詠以來因命賦殿下柳檜併荷露退而詩成以次呈獻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既而復命中文官傳旨令賦詩者在殿後觀扼子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詩既成序進如初執最在後上閱其詩喜動於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在侍者徧觀之執班列最遠則又召使前焉其爲上所寵瞻如此贊教既三年念其親且老慨然力丐歸侍九二四上乃

得請既歸鄉之子弟以其教太學有成也乃相率闢門修葺從之遊來者日衆於是里士蕭鵬舉與蕭學文輩倡義爲建義塾且買汝溪之田以資館穀廬陵王伯衢聞而隨之競以山木穀粟助相與落成之其道義孚於人者如此執天性至孝且夕不離親創親及廬墓三年免喪乃領邑教誘進後學孜孜不倦申國公鄧愈統兵勦龍泉卓寇將曼連泰和執詣軍門陳禍亂之由於是愈下令禁止玉石之焚有別邑人德之禮部侍郎劉崧序其詩集行于世

嚴徵錄

卷之七十三

八十

夏山館

國子監典簿蕭邦現傳

黃佐

蕭邦現者吉安廬陵人少讀書不盡通父母責之日汝不勤苦書何由通顯親揚名無日矣邦現泣拜受教於是夜則誦書日則聽講聞曾子養志之說益思求養父母之志者惟在成儒名盡子職而已凡先達有學行者必樞趨求教焉父之學成得舉明經爲邑學訓導每得俸給必製衣服備旨甘以奉父母扁其堂曰養志昭事親也革除年間晉國子監典簿時傳士王紳以純孝聞邦現恒往聽其言論焉每得紳一言輒識之不忘見諸生有三年省祭及爲養親而行有必委曲成就之有不顧父母之養者邦現每呵責之其趨向如此祭酒張顯宗司業張智禮重之亟稱其孝云名公鉅卿詞翰爲養志而作者類爲卷冊梓行以勗其家族學者稱爲養志先生

嚴徵錄

卷之七十三

八十

國子監典簿趙魯傳

黃佐

趙魯字尚確紹興山陰人明尚書宣德初膺鄉薦名
 在高等歷任教諭秩滿不調恬靜自如人服其不阿
 正統十二年乃陞國子典籍日端坐觀書詩以對
 梓刻訛缺或忘寢食倦則鳴琴自娛祭酒陳敬宗謂
 人曰趙尚確位不近利學不近名對之生談簡淡有
 味令人興起今之黃叔度也敬宗寄魯詩克棹群書
 萬玉林縱觀窺見聖賢心每隨松影移瑤席時對梅
 花奏絲琴但學古人敦素履不同時俗論浮沉公餘
 最是怡情處青鳥時時送好音久之遷典簿益勤敏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八 受山館

八 受山館

蓋職不以爲卑及秩又滿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

惟囊書數百卷而去

卷之七十三終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四目錄

南京國子監

祭酒

陳敬宗

羅璟

劉震

蔡清

鄒守益

龔用卿

王維楨

殷邁

司業

景暘

馬一龍

朱大韶

李道統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目錄

受山館

監丞

陳旅

助教

歐陽賢

典籍

李崇光

目錄終

焦太史經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四

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諡

文定陳公敬宗傳

黃佐

陳敬宗字光甫寧波慈谿人少勵志問學取永樂甲申進士當閩公知其俊才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時與選者七十餘人再加精選得狀元曾棨等二十八人以應列宿之數讀中秘書文淵閣中敬宗與焉文皇帝自教之令內府給以書籍筆札工部布几席擇近居與處以便宜召禮部給夜誦膏費光祿供饌醞茗果食罷許出遊息仍免朝謁自是益得以沈潛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一 皇山館

經史百氏之言 上時至閣試之勗其文行期與韓欽並驅後先敬宗愈加磨礱奮發會大召名儒纂修永樂大典命敬宗等考正譌謬書成授刑部主事乃明習法律練達時政以宏博其器識甲午召入修五經四書大全繼入史館繼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即進呈遂改翰林侍講嘗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為善陰陽頌已亥正月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其年十一月甘露再降於孝陵松栢復為頌以獻他年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諸福之祥畢集亦皆獻賦以賀之每元夕觀燈賜燕借儒臣應制賦詩 上

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

京國子司業精察積弊首疏三事上之九年秩滿祭酒為人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即特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居常持敬以身表率每遇丁祭豫齋十日於廂房宿焉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不少厭倦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有違犯者即除坐堂月日悉為虛曠豫示而堅守之以示畏憚不敢放肆成均肅若朝廷焉戶部尚書關中楊鼎初發解於鄉試赴春官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二 皇山館

敬宗卒業其為士大夫所重如此敬宗每對客善飲莫城伯李隆雅重斯文或延賓罷必留敬宗再飲賓上至酌酌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中人或伺之見其拳握惟謹其矜嚴好禮此類也平生剛平介潔勢利紛如一無所累評者謂其撓之不亂澄之愈清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位有至卿者而敬宗獨久不調意豁如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德望文章名聞天下退而家居不輒出入有被接見者雍容談論莫不感發興起別

號澹然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
行於時曰澹然居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三

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羅公璟墓志

李東陽

天順甲申廷試進士 憲宗皇帝在諒闇制辭從簡
槩治國平天下之道為問泰和羅公璟對以為孝乃
萬化之原願舉此推之以成聖治 上深納之賜及
第第三人與吉水彭公教太倉陸公鉞皆天下選也
彭陸皆不壽以沒公獨考終於家而今亦不可作矣
惜哉公字明仲其先有伯壽者為元盧溝簿被旌為
孝子曾祖子理國初為德安同知繼娶陳夫人即少
師楊文貞公嫁母也黎家成西安文貞言於 上為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四 賜山館
編其籍得公祖賔廉以歸公父進善從文貞夢鶴而
生公額有赤誌可寸許文貞曰此鶴相也當貴且多
壽公未弱冠文貞已卒讀其家所藏書文思溢發巡
撫侍郎楊公寧奇之遣入縣學初仕為翰林編修修
英宗實錄成化下亥書成遷修撰常上疏言六事
上優詔答之 慈懿皇太后之喪屬有異議公上疏
言宜合葬 祔陵又與諸學士合章以請乃得命命
壬辰同考禮部奉命校通鑑綱目癸巳修續綱目甲
午充經筵官丁酉書成擢司經洗馬戊戌 孝宗進
學東宮簡侍講讀庚子主考南京凡所校閱皆精當

而是科得人尤多癸卯以母喪去丙午闋服上京
忽調南京禮部員外郎中外駭愕莫知其故後李孜
省獄詞上乃知為所中或云鄉人有弗合者構成其
事而公不自辯也弘治初三原王公為吏部薦為福
建按察副使專督學政尚寬簡程試外恒以義理
為教士類世服癸丑召為南京國子祭酒方將大有
施設時已沾疾猶力起治事丙辰考績京師至河西
務疾作乃具疏乞致仕遂得請癸亥七月二十六日
卒距其生宣德壬子壽七十二禮部為請于朝 上
眷公舊學特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云公端雅諒直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五

吳山館

志識不羣博學高論動以古人為準平居不事詭激
而崇獎節義汲汲若不懈視天下事皆所欲為中值
困阨累歲再陟稍克振拔而公亦病矣為文務簡勁
詩亦脫綺靡有水玉為若干卷蓋其所自號因取以
名其所編錄若五經旁註周易程朱異同刻于福州

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劉公震墓碑

吳 寬

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卒其子翹告哀于朝公官四
品於法當得諡祭而已 天子知公居官得師道特
命工部令有司造墳安葬蓋異數也公諱震字道亨
自號勵齋世為吉之安福人曾祖迪忠以季子安止
貴贈翰林院檢討祖彝鼎隱居不仕博學工詩考德
望以公貴累贈右春坊右諭德批贖民贈宜人公幼
即知好學生六歲其父遣從叔父德育受業出就數
里外踈蹊然挾書以往不以遠辭凡其父遺書訓教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大 吳山館
藏置惟謹長入縣學為弟子天順壬午登鄉舉及會
試屢不偶人為公淹滯惜則愈自奮發志不少衰竟
擢甲科高等初授翰林編脩秩滿進侍講弘治戊申
為 今上之初會國子缺司業吏部求其人不得擢
公右諭德管司業事秩將滿始再擢南京祭酒蓋又
五年以病卒公為人氣剛而色毅言直而情真與人
處不詭隨遇事不合於理弗然不從人有善輒稱之
不 一斥之不容見朝士好進取者尤薄其為人故
公 始終自守竟老于監官而無援之者其為教
以身率先諸生不少縱逸日課考試必嚴而公至於

歲遣歷事諸司人無敢紊其序者其居師席望其
貌若不可親然篤於恩義見寒窶者多周濟之南監
廬舍歲久甚敝節縮公用修治殆徧諸生修其學政
相與作詩紀之其放恣不率教者則造為謗言以騰
於外及公卒猶有作詩以辨誣者則公是有在而君
子始益信其為人之賢矣公在翰林當會試兩為同
考官廷試掌卷經筵展書皆為盛事及初擢監官適
今上視學蒙與祭酒賜坐堂上公次當講易詞義明
暢上為聳聽翌日被賜襲衣仍 敕宴於禮部人
以為榮遇平生文思敏贍下筆數百字不蹈襲陳言
獻筆錄 卷之七十四
夏山錄

所著有稿藏於家

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祭酒晉江虛齋蔡允

墓碑

林俊

虛齋葉提學按察副使歸晉江也 上起以為國子
祭酒居之南京命未至卒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
日也噫今亡矣先生諱清字介夫蔡出惠安京林舊
望遠處士惠選晉江傳貢士祥傳潤傳封積勳主事
翁元傳先生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髮就總盡屈
其師寡糧數百里從三山林憲副班學易得其肯綮
成化丁酉發解首又三年取進士以疾在告起為祠
祭主事改積勳主事轉驗封署員外郎王安人喪既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夏山錄

除復主客署員外郎轉為南京文選郎中既乞終養
久之即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未幾乞致其仕疑重端
永探養力專而進取之念故畧初友霽永貞孫九峯
拜何叔丘願為弟子既又友儲殖庵楊月湖好古獨
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
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宜養正性持
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舊去新來日改而月以
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
蘊際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奚必神而索隱
取難字為工官閒無見措施而易有精詣學子請益

所至屢恒滿官所恒數百人泉之易實出指授
文物之盛實始焉先生不謂無其時無其命雖未盡
儒者之用有教人數世之澤祠先先生泉人之意也先
生天性孝友心盡而力逾勤四世之葬未慊改遷以
為魄之慰先晉安驛丞鄭者子先生舅之子翰以去
舅竟神主無依先生徧求得之蕭山則鄭已有子業
歸翰翰卒收其骨挈其妻子以還其他總功強近華
無歸時其衣食家室凡數人詩文自立氣格而論以
聖勝所著易蒙引三十八卷四書蒙引四十卷河洛
私見一卷通鑑隨筆一卷虛齋稿若干卷生景泰癸
味徵錄

卷之七十四

九

長山縣

西六月十有八日壽五十六

南京國子祭酒蔡公傳畧

蔡清飭躬砥行不愧影食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
為嫡傳宋四儒為真派生平精力盡在於此摩擬闡
解學者宗之稱曰虛齋先生成化丁酉登鄉薦首榜
辛丑進士授禮部主事冢宰王公恕重其學行奏改
吏部主事時庶吉士鄒智謫嶺南先生以詩送之為
時所重丁母憂服闋補禮部員外陞南京吏部郎中
尋乞終養正德改元 朝廷即其家拜江西提學副
使既至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動之後因執

禮許庶人遂引疾致仕歸數月復以南京國子
祭酒起之甫命下而病終于家著有易經四書蒙引
太極圖密箴文集 世廟祠實閱其易說並加獎借
特命頒行纂列姓名于理學名臣錄中先經舉人鄒
賢繼奉賜特祀謚文莊

味徵錄

卷之七十四

十

東廓鄒先生守益傳

王時楓

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中式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踰年告歸一日與士人談中庸嘆曰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積疑莫釋十四年謁陽明王公於虔臺論辨反覆幡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震濠反從義起兵嘉靖改元錄舊臣先生始由復謁王公于越請益月錄既別王公恠望不已門人問曰何念謙之之深也公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良近之矣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復入越久之乃蒞任作論以訓民撤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四方來學者講授其中而決事發奸擿伏剖析如見猶曰如保赤子吾愧未之能也擢南京禮部主客郎中任滿告歸程太史文德量移安福令相與舉行鄉約建復古書院後學多所興起用薦起為南吏部考功郎中以司經洗馬召上聖功圖幾得罪衆抹得免尋上薛文清從祀議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國子祭酒以嚴立教士習為之一變九廟災有旨諸大臣自陳諸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獨上疏惓惓於上下

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妖為祥語甚懇

落職閒住先生自以身退草野學不大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垂後為吾儒分內事於是一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四方學者雲集輻輳先生溫粹寬博士無賢不肖悉容納攝受隨材而勸迪之學者望其容冰玉皎潔如神明之恍臨而鄙心自消聽其言平易融徹如天籟之清響而宿蔽自釋觀其泛應曲酬慈煦惻怛出於至誠惟恐一物不得其所如春風披拂萬然天地生生之德莫不心醉而神怡也凡得見先生即孤介者自愧其隘執見者自覺其偏博綜者自悔其支而負材抱奇擅長一得之士咸爽然自失如涉滄溟而自知川澮之小也先生之學以萬物一體為大以子弟友悌相顧為實地以戒慎恐懼健行不息為真功以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為正學以肫肫皜皜合德天地為極致語具在遺集中先生不立異同不設險與百家羣議卒不能出其範圍之內而精明純一能使海宇之士聞風而嚮服蓋陽明王公之學盛於東南實賴先生力也居鄉深念細民利病如痼瘵厥躬履畝平賦省役賑饑恤患之類其事不可縷數皆達於部使郡邑罷行之皇皇如弗及邑人

以善惠利愛戴不啻所生疾亟召諸子孫以篤倫踐
下愛人爲訓正衣冠端默而逝年七十有二隆慶元
年 詔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蓋異數雲諸子及孫
登進士鄉薦者繼踵皆能世其家學云

世徵錄 卷之十四 十三 受山館

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龔公用卿墓志

林庭機

公諱用卿字鳴治別號雲岡其先由光州固始入閩
遂古籍馮始祖惟諫宋金紫光祿大夫高祖某贈翰
林院檢討曾祖行祖遜隱德弗仕及源號菊坡以公
貴封儒林郎修撰母林氏封安人公幼慧長善屬文
誦習經史過目不遺補邑庠弟子員嘉靖壬午以禮
經魁薦丙戌上春官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一人
授翰林院修撰壬辰朔歲翁率策毀踰禮戊戌擢左
春坊左諭德明年 上冊東宮兼官翰林院侍讀直
經筵每進講志存規諷詔修明倫大典大明會典公
預焉青成兩荷金幣之賜已丑壬辰戊戌充會試同
考官庚子主試南畿竝稱得士丙申奉詔使朝鮮賜
一品服至則宣揚國恩力卻賄贖遠人欽服復命疏
陳三事 上嘉納辛丑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增修學
舍申飭監規一時士習爲變尋以病乞歸既抵家卜
地獨山之原構爲別墅疏池藝圃雜蒔花木日與知
友鵬詠其中柱史曾君佩趙君孔昭後先疏薦時有
忌公者陰沮其進已未倭夷寇吾福避居建安者久
之未幾以微疾終年六十四公生平孝友性喜誦與

談終日不倦歷官侍從蔚有文名其在告也時方
競進公獨不通權貴書家食廿年竟置閑散士論指
之所著有使朝鮮錄雲岡選稿詩餘若干卷

徵錄

卷之十一

五

南京國子監祭酒槐野王公維楨行狀

瞿景淳

公姓王氏諱維楨字允寧別號槐野陝西華州人也
其先昌平州人始祖諱某者由進士任河南憲副左
遷華州稅課局大使因家焉某生處士某某生真定
縣令某處士某某生子六人處士某某行五也某生
子一人長曰某號文菴次曰某號質菴文菴公配某
氏以正德某年月日生公王氏之家華州者至公凡
六世矣世以文行相後先故遂為關中望族云公生
而風骨峻峻文安公督令就學甫十歲即善舉子業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一 蜀山館
復多博習古文辭為文疏宕爽朗經師異之曰大王
門者必此子也文菴公亦喜甚甫弱冠督學瀋石磨
公鳳泉王公咸以國士期之歲辛卯舉于鄉越乙未
舉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中秘三年乃授檢
討自同館推讓公才後文安公以公貴贈徵仕郎翰
林院檢討母某氏封為太孺人云公傷文安公早世
祿養不逮太孺人復以久客京邸思歸丁酉冬充冊
使副使道率太孺人西歸而祭文菴公墓焚黃字哀
太孺人有女許字某生某某故仕族家稍削公特厚
其齊嫁之仍歲時饋遺不絕以順適母意又明年已

亥公留內子某孺人侍太孺人居單車復命
時會某孺人卒公感且泣念母獨居無侍故肺疾寔
劇具疏以請得賜歸侍養越辛丑復奉太孺人歸以
丁未春還史館經舊業逮己酉以九載考績乃晉秩
為修撰方公以咸亨登朝積勞取貴可歲月計然公
欲娛太孺人每馳回家居公誠賢者知所重固不以
彼易此也庚戌會試復為同考官公發策詢士畧曰
今大同邊垣既以底績而薊州一路顧有遺謀自今
作之西接宣府東抵山海為邊千二百里使幹濟之
臣戮力經營患可少止是年秋虜果自薊州入天

欽徵錄 卷之七十四 十七 夏山

子採羣臣議特設總督大臣一人使專備薊遼其議
蓋自公發之冬十月會試武舉公為主考官仰天祝
曰是安得狗國之人而收之以裨國用攤卷品士必
先謀識所進武弁亦多得人公燕居如觀古今名臣
經略凡關隘阨塞備禦疎密之詳皆能歷歷指陳不
俟按圖其用世意氣立談可知也辛亥冬詔晉秩為
右春坊右諭德署南京翰林院事公念南京王業根
本控江海上游宜早戒不虞每縉紳過從輒訊兵馬
錢穀之事人或以為迂無何會倭奴寇下江諸郡始
服公先識時洛陽孫公以工部尚書攝兵部事公馳

就講事即日協同內務府備振揚威固守
知有備遂遁去公謀居多甲寅夏有召還宮坊
太孺人留關中便道歸省且疏請終養 天子不可
吏部移文促公還任惶懼就道既入見復申前疏留
中不報乙卯秋命主順天府鄉試士類忻忻多自幸
入公毅中公凡四入試場每錄出士爭傳觀謂真班
馬之匹云時公方嚮用會太孺人遽末疾公聞報驚
仆失聲寤食俱廢復披瀝請終養久之乃晉秩為南
京國子監祭酒公謝恩畢即日陛辭倍道西馳不數
日過西岳為文虔禱請以身代母太孺人聞公至病

欽徵錄 卷之七十四 十八 夏山

亦少愈是年冬關中地大震山摧川溢城郭廬舍多
傾毀民人壓死者過半而公亦不免實嘉靖乙卯冬
十二月十三日悲夫悲夫傳稱天道無親惟與善人
若公之念母人爵不縻非所謂善人耶而卒罹此曩
所稱天道信耶否耶豈天道閉塞賢哲將隱公故不
能獨違也公性孝友始為諸生時喪文菴公哀毀骨
立比既貴每在告事仲父質菴恭順唯諾如事文菴
公與從兄弟羣居怡怡友恭藹然人不知為從兄弟
也從姪某少孤貧公異其質資給就學撫而教之甚
備今為郡學生念族蕃有貧不能葬者割地立塋俾

以駟榜次第葬其中歲饑則出粟贍族有婚喪亦如
之故族人多德公云公素剛直少不當意即時貴必
面折其過人或不堪然與人交不渝終始誠意懇至
適出俗葦里中某通判氏居官清苦夫婦沒垂三十
年子不能葬公爲買地葬之其與人之周多類此故
雖素不悅公者亦服公高義公雅意經世然優游館
閣積二十餘年訖不當任故不及以功業自見時托
之著述今有稿三十餘卷達人君子取而玩焉亦可
識其微意之存也嗚呼公爲關中偉人人咸期以公
輔然歷官僅四轉享年僅四十有九何去之忽也然
公文章節槩雖傳千百年猶當赫赫在人則公雖死
猶生矣

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
白野殷公遷墓志銘
陸樹聲

萬曆辛巳五月南少宗伯白野殷公卒於家鄉之
老艾學子弟走弔公曰是耆德也以應卹典爲請之
部使者疏于朝所司覆如議公諱邁字時訓南京留
守衛人曾祖福祖冕並不仕父俸以公貴封承德郎
南京吏部主事母錢贈安人公生而穎異氣貌淳靖
甫七歲喪母哀痛數違疾瘠若不勝衣弱冠籍諸生
學日起試輒冠其曹居恒刻自奮勵曰學不究本原
徒取世資非夫也其志已卓然矣辛卯舉于鄉及游
太學與何善山游已從南野歐陽公講聞良知之學
以學先主靜退而屏居默識收斂視聽玩心神明於
世味一不屑也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
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參議乞休不允已擢
貴州督學副使未上疏請致仕丁卯 穆皇帝改元
用薦者言以原官召公視學兩浙甫至輒引疾疏格
於監司不果上歷陞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
適進邇上辭久之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 今上
在御復就家起公南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
南大司成缺命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

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歷郎署藩臬至
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之三前後連起公
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為重始公以
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屬公擬留公北銓余以語公
公謝不欲余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為屬公者以
此公正色曰如君者直以不欲其部知我乎公蓋自
負若此平生嗜退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
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視學於浙掄士一
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枉
釋之夫亡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
死本或為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建公在太僕值問
後復他吏因緣為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
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十廩凜鸞鳳其臨事
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
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
學術相辯證居嘗掃一室默坐澄心一日窺見本體
知向來情識皆緣影六塵益事窮搜以資體驗至禪
鍊之學咸通其致每緇得過從徵詰疑義引悟徹至
開出之論撰皆極則之談復自謂著述非所長余嘗
就聞一二冥會其指要皆主於悟明真體而融會歸

攝於養心繕性以驗之倫物故其平生嘉言懿行尤
多世徒知公高難進易退之節而專得獨得明學淵
致或鮮窺其際者以余四十年交公尚知公不盡窮
嘗與公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宜靖
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
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世有知公者其以余
為知言公生正德七年八月十日距其卒享年七十
始公寢疾余季太僕守南奉常日候公起居見公焚
香趺坐有問者第舉手而已比疾革枕肱右偃而逝
若委蛻然嗚呼此公之所為學而默成者非歟

獻後錄 卷之十 三十一 長山館

景伯時暘行略

顧璿

景公諱暘字伯時別號前溪其先揚之儀真人父宣為廣東市舶提舉吏目遷布政司照磨徙家金陵清溪之上遂為上元人公生而聰警秀發五歲即能屬對十歲業應舉文有聲布政使劉公大夏一見甚器重之曰子必為端人不但登上第而已公至南都以易學鳴同舍之士何宗伊宇賓方宗顯相與績學見公速化深自推遜弘治乙卯顯伊賓舉應天鄉試曰伯時不舉者俟六闕耳六闕成豈我輩能頡頏者邪戊午公舉鄉試及試禮部不第授弟子經於儀真江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三十一

晏山館

必因其材豈臣下可自擇邪唯不堪是懼耳由是國子司業公與六館諸生講解不憚寒暑與薄餼公廩私益以斛公知之歸其益切讓之曰吾雖貧何相賊也懼謝而去二年太孺人思歸上疏乞南補上命改左春坊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南方之士習競便利故多請託公一切不行士習因之一正辛巳太孺人以疾卒終喪北上道舟止儀真家人病疫公染疾竟卒春秋四十有九公生平仁孝篤至太孺入中卒喪明以公能得其歡心年經八十雙目復明及承恩封望中相傳以為異有姊蚤寡奉與母俱其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三十四

晏山館

都問學益宏博以重實去華略文貴行為訓門人有異向者遣之莫不憚服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除翰林院編脩時經筵必越宿齋沐曰覲君之禮不敢不慎適逆豎劉瑾擅政陵轢文儒見公儀度端整更為尊禮及教內書館嘆曰君子無棄人矧此輩為近君者邪每引時事論之於正會試為同考試官問士文卷凡數夕不寐文唯縉而不復侃而不激新而不麗深而不刻者取之所得多佳士丙子九載考績國子司業缺員少師梁公謂公曰三考當為侍讀今國學不可無子曷少貶俟待超陟何如公曰朝廷官人

子女為之嫁娶從兄弟無不皆然門生有謁未嘗愛餽故舊徵文之幣亦不納為文多宗遷因詩效唐人格律書法晉尤妙于篆有前溪稿若干卷顧華玉曰伯時自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交為中允時數向余稱其為人余以伯時方貴盛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伯時卒遺孤孑孑門戶衰落曩時親暱人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時時遣人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華遂殞於地火君可謂貴賤死生無替交態而伯時之知人未易及也

訃墓編

公字伯時雅度弘量凝然具瞻舉進士第二人入翰
林為編修文與騰起工行書尤善小篆為文專以意
勝不尚鈎棘詩瀟散有韻直寫性情無論唐宋嘗見
余少作語余曰文取達意若惟以摹擬為工按古人
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大蘇所謂行
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當止者似不如此眾躋其言
事母至孝母目盲有復明之異請養而南進中允管
南司業事母卒服闋北上終於儀真公本是縣人也
易簣之所即其縣狐處人咸異之

歐徵錄

卷之四

李春芳

南京國子監司業孟河馬公一龍墓志

李春芳

隆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少利成孟河馬公卒於家
公名一龍字負圖號孟河別號玉華子溧陽人也其
先為馬服君裔南海郡公訓從晉南渡遂家溧陽五
世祖秀夫自丫髻山徙居覽橋人稱覽橋馬氏大父
清由國子生任衛經歷碧溪公性魯正德辛未進士
授兵科給事中歷陞尋甸軍民府知府配許猶人生
公于河東之里以有龍祥因名龍性資穎異垂髫能
詩讀尚書輒解聲牙語長而博綜羣籍涉獵諸子百
家詩類太自文類莊孟耻模擬前人糟粕故所作直
寫胸中所自得意趣天然尤精書法作字懸腕運肘
落管如飛頃刻滿幅縱橫闔惟意所向初覽若不
可辨細玩則條理脉絡具可尋識非苟然者謂懷素
以後一人碧溪公以言諫官遷尋甸有夷僱變致罹
誣獄公時為諸生即力疾伏闕上書情詞哀切
世廟矜而釋之尋援例入胃監嘉靖戊子中順天鄉
試第五策詳瞻海內士子爭誦之碧溪公喪公痛
父究憤而終也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幾不能生母
八多方樹解始強食居廬三年釋服屢上南宮不第

李春芳

李春芳

時子亦落落難合相顧笑曰我輩豈終蓬蒿人耶
未澶淵官洗冕公琛奇其文錄之閣臣雅重公才特
破限年例改翰林院庶吉士時許太孺人春秋高乃
疏乞終養歸承權昕夕嬉嬉然若孺子母終哀毀如
喪父時服闋出補國史檢討奉 綸命冊封衛德二
府饋遺悉却不納己未分校禮閣崇雅黜浮所拔皆
知名士擢南少司成攝大司成事繩約諸生悉遵矩
矱諸生不樂檢束有造飛語中公者公不為動曰吾
知盡吾職耳庸恤其他條上成均八事語多譏切時
政僚友止之不果今其草具在遂疏乞休浩然長往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二十七 曼山館

游藝集五十六卷行於世其中如天問等說庶幾達
造化之原矣百世之下讀其書可知其人也公生弘
治己未五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二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二十八 曼山館

南司業朱文石公大詔行狀 王弘

公諱大詔字象玄別號文石其先自吳興徙華亭世祖尚德公贅烏溪里家焉因為烏溪里人尚德傳道華道華傳純庵歷山西按察副使有宦績生子六長旅溪公諱恩南京禮部尚書次橫溪公諱憲為公父經歷南天策衛生封檢討餘山公諱良諷娶張孺人孺人孕公時經歷君夢一羽士擁從卒挾書印目君於塗曰將及而孫受之夕而公果生公生而神氣警爽目光炯炯旁射六歲從塾師誦即習于誦一目數行下塾師驚為之避席久之封君卒業南成均擢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三十九 吳山館

而又得以文自見其思雲湧川決頃刻數千言故相張文毅公及少師存齋徐公交口稱賞為國器用是感激所為文蹕絕行輩公雖操翰觚為文人業乎尤留心經濟凡禮樂刑政錢穀兵戎之數俱縷縷口畫心計每國家有重事諸公相與議必問朱先生云何已酉授翰林檢討辛亥奉使冊封湘藩道維陽入隆中探南陽鹿門之勝事竣即登太和浮洞庭望匡廬從大江過金陵三山諸名勝所紀咏著作為多已歸覲二尊人稱觴為壽里閭榮之壬子冬復命還癸丑分校禮闈所推轂俱名士公既用三載考績得封父如檢討秩母為孺人時倭寇起東南海上苦兵親舍越在千里外公燕居深念計不令二尊人南而已獨北欲以情請孫文簡公及徐公留甚力公曰官重親耶盜賊日暮躡里閭雖欲長侍二親詎可得耶遂得南司業去先是分宜相未柄國時以交驩封君故與公為通家分宜子用事諸離附之者不可勝數公以濡足權門為戒分宜子銜之而公又與倖臣陸太保有連陸貴橫甚公雖數往還非其好也陸意不能無小望公雅欲避之籍此自解脫世莫知云公既南即迎二親官邸供養召六館士來取約束時南都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三十九 吳山館

士習修公謂漸不可長嘗慨然曰大學故養士也

諸生皆誦法孔子而鮮衣怒馬六博踴躍為戲無行

明於尚齒貴爵之訓者教化之謂何宜如宋祭酒訥

故事著功今示之不宜數考問以盡其材已也議沮

不行士論至今惜之居無何二憾果修前郤擠公旁

有從吏之者遂中公浮言解官縉紳青襟諱為公不

平公夷然不屑曰吾向已知之輦上君子肯為余再

伸志耶歸構樓於城東北隅置圖史朝夕觀覽左右

遠眺自適取名快閣歲時行圃召所厚故人從命鴈

奕談說鄉里事為樂絕不問門外事四方造請碑志

序記履滿戶外公投甕以應之有餘力雖居里巷中

而名稱藉藉實無異朝省時公才倜儻意不可一世

而勇於任事誠以待人有古君子風其事二尊人尤

極孝養甘旨非先嘗不敢進誕辰必盛供具會親朋

樂飲娛二親意封君捐館舍日夕哭泣哀毀耳幾聵

又病目青終之委頓以卒公起家翰林及家居三十

年祿不加盈而施日以廣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母及

妻族無不沾公澤者其孝友篤至內行淳備益天性

云公生正德丁丑十月卒萬曆丁丑五月年六十有

一

司業季亦卿道統傳

葉向高

昔在癸未讀中秘書者二十有八人陳明季亦卿

第一十餘年間浮沉生死大異昔時乃近者復失亦

卿情其如何因為之傳亦卿名道統字亦卿先世昭

信公自宣州徙陳昭信公四傳至贈檢討公是生亦

卿亦卿少而頽七歲之母家里師問孺子知書否因

探古文辭令讀讀已輒成誦覆以難里師里師遜謝

季氏兒未易輕也髫年試補弟子員久之乃第以庶

吉士授翰林檢討居翰林沉精覃思大肆力于文章

乃聲詩尤工四方稱詩者踵附其門亦卿皆引與切

駢持論甚高而大指在朝川襄陽二家致亦似之以

使事過里屬贈公沒亦卿猶及視疾至卒喪皆如禮

再入翰林分校禮闈稱得士已晉司業蒞留雍南中

士汰易為邪亦卿約束甚嚴納之繩檢諸生廩廩坐

舍中講誦不絕聲趾無敢戶窺其才者喜得師更來

票業文日彬彬矣先是雍士登薦書殺故額五之一

亦卿疏復之比歲自成均舉者皆高足弟子時謂亦

卿操士嚴亦重其命鑿無何以疾乞歸疏三上不得

請遂自免行至荆山卒會 走北雍以左中允視

事而亦卿不及聞矣方亦卿去時 夫人甚晨

以疾馳與得一見然卒弗見也悲夫計自白下之
 與訝季若貌重而行淳庸詎止此已復相與太息
 又得風流文雅如季亦卿者亦卿善飲難以飲自負
 筮筵遂遂若不勝爵比四坐稍酣亦卿乃引滿無筭
 強客與俱客多避伏引去亦卿故自如益復浮之旁
 睨坐者君胡不自力令高陽生笑人於是亦卿酒聲
 與其詩俱噪其在吾黨惟四明王季孺蒲東楊曰秦
 稍相酬酢業皆先亦卿往亦卿默不自得去之留雍
 喜官舍稍勝有亭水竹間課士之暇輒坐飲其中且
 飲且吟後半歲以病謝客而近酒治聲律如故或謂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三十三 吳山館
 亦卿之詩得酒爲助其病亦十一由之廣柳歸里人
 皆哭往里中有某姓者修却于鄰誣以拾遺金抵法
 衆共寃之亦卿白之官乃解阮孫二姓約爲婚寔不
 能就亦卿出資佐之凡亦卿之樹德于鄉多此類卒
 以見思亦卿既沒遺稿多削僅存若干卷有子鏡能
 世其業云論曰楊子雲有云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
 然而禮言嚴書言寬何相左也槩其指歸嚴則尊而
 寬則行孰能廢諸季先生與余並時而教兩雍科條
 不同要于尊道立教是在吾友余不及也夫江左六
 朝之遺也流風靡靡非吾友厚爲之坊習愈替矣昔

司空在坐桓譚變色嚴正之移人如此故余因論季
 先生得教指焉

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三十四

吳山館

國子監監丞陳旅傳

太學志

陳旅字正初台州臨海人父遜以詩發解冠南省
 官翰林檢討按察僉事提督江西廣西學政清節
 學師表一方旅承家學以明經舉為江西新淦縣學
 訓導廉以律已公以率人鄉賢有死節為人所諱者
 首題其名于碑以示勸勉子欲進學則力過之
 暇則修治學宮規益縣政上下交誦其賢滿考書最
 擢翰林孔目未上以憂歸服闋改國子學錄操履一
 如在新淦時雖無所事事而賢聲隱然出六館右
 乃遷監丞監丞職雖卑而權則重監之紀綱自祭酒
 而下得參預焉旅乃首勸公廨遺財力清宿弊律已
 率人益嚴而厲甚至責戚謝過監規為之肅然未幾
 又以憂歸起復改南京國學六館之事素聞其情強
 望而畏之曰陳監丞來矣及署堂印遂奏請修理廟
 學盡出羨餘以資公費一無所私輸粟監生與外夷
 遣子入學者例皆厚贖旅亦一無所取顧于寮友生
 徒之孤貧患難者則周給之不吝九載秩滿即乞休
 致諸生請于朝願再借留旅不待報已翩然東歸歸
 十載乃卒年八十有

南助教歐陽賢墓表

楊士奇

允賢諱賢歐陽氏也仕至南京國子助教永樂壬寅
 十一月初三日卒於官其世家吉安泰和邑西蜀江
 里其先與文忠公同出吉州刺史琮其曾大父平先
 大父以定父觀瀾允賢洪武庚午以尚書中江西鄉
 試明年會試中教官選授嚴州府學教授居無幾丁
 內難服闋改興化府學教授永樂元年陞國子助教
 其為教授嚴條約以勵諸生一時學校為師弟子者
 率棄本無實而記錄舊文以資進取微幸得之而既
 憚於學術往往不見重於世允賢恒旦暮衣冠坐講
 堂中取四書經傳為諸生解析反覆使達於本原然
 亦以其所得發為文辭而為定其可否在太學亦然
 允賢兼通詩春秋論說之際諸生非其講下者皆樂
 就而聽焉有疑未通者皆往質問允賢亦樂為之傾
 寫蓋自祭酒司業以下咸禮重之而祭酒胡公遣子
 從之學太學生之始至者素已聞歐陽先生亦多願
 從之助教九年考最考最復職者皆授例自陳得陞
 眾謂允賢蓋自陳曰吾常戒學者宜安命乃今自蹈
 耶卒不自陳於家有孝弟之行為人坦夷直諒遇事
 是是非非亦喜為人解紛排難文章取達意而止嘗

曰刻深藻繪非吾所長亦非吾所願也邂逅朋儕知
已相適竟日忘返而講論道德之餘其志未嘗不在
生民憂深思遠之意每溢出言表蓋聞者鮮不迂闊
視之嗚呼豈其然哉允賢德足以惠民量足以容物
明足以燭幾公足以爲政蓋無施而不可惜乎其止
於此也雖承允賢之教者於爲邑爲郡爲藩不少矣
考夫足以發其道而愜其志者固少也嗚呼允賢可
以易得哉允賢卒時其父春秋九十有二康健無恙
也而允賢僅五十有五其命也夫

南京國子監典籍李崇光傳

黃佐

李崇光字宗顯陝西高陵人少爲邑學生貢入太學
正德庚午授南京國子監典籍事父母能色養得其
歡心父疾親嘗湯藥侍卧共側晝夜不解帶既殯猶
寢苦顏色枯槁其事母疾猶事父也嘗作堊域築堵
環之種樹百章羅列成行又嘗代諸兄構屋及爲典
籍又以其俸贖作服具畀諸兄國朝典籍書板多在
南監縉紳置籍者印千紙例輸白金五分於典籍以
爲常崇光辭弗受祭酒司業咸嘉之以疾卒於官

續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五目錄

順天府

府尹

王賢

蒲琦

查秉彝

府丞

周璽

應天府

府尹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目錄

鄭沂

張璘

曾崇志

高猷

吳雄

孫春

陳錫

柴奇

唐寬

府丞



陳諤

劉淑相

景濂

薛均

彭信

秦崇

于冕

莫新

王宸

王震

孫懋

一 吳山館

楊潔

治中

龐嵩

通判

林春

祝允明

呂言

刊行

目錄終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目錄

二 吳山館

順天府

府尹

順天府尹王公賢墓志銘 姚夔

公諱賢字惟善其先通州人曾大父璠仕元會樞密院事大父成任虞城尹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父友直贈戶科給事中加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尹當元季擾攘避兵山東及我大明定天下遂占籍寧陽公生而岐嶷體態與恒兒異少長讀書潛心問學遂以詩經領承樂辛卯鄉薦登乙榜授郟陵教諭學入京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山

弛公振勵而作興之然必以身為教嚴條約程課業不易寒暑又言於有司新學官飭廟祀煥然一新士咸知向學多所造就焉今戶部尚書張睿前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皆其高第弟子也秩滿擢戶科給事中進光祿少卿奉勅淮揚巡視民瘼者廉幹聲用是上知其才遂有府尹之命輦轂之下兵民雜處權勢縱橫公不剛不柔爬奸剔蠹一處以公道人見公言動尊嚴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大化之嘗以柴炭為民病語工部石尚書曰京民勞疲極矣採運夫役與真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默然為選

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於庭火圍之公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溫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官索板席若

千公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實於法其處事多類此九載滿表乞致仕上不許陞正二品俸復任又三載再疏乞骸骨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非爾不治所請不允英宗皇帝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可得哉至是公年七十有三上章引疾力辭得請即日上道士民攀援塞途戀戀不忍舍去公在任嘗修府治學校及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一

文丞相祠事集而民不擾苟有可省即省之惟恐累於民故民德之深如此成化改元用恩例進階一級授從二品階中奉大夫生洪武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卒成化三年五月三日年八十有三卒之日鄉人無老少皆奔走哭焉公仕內外四十年所至以勤慎稱非義一毫無所取且宅心忠恕待人不設勾絞故人佩其德而欽服焉自休官歸田里十年絕不以勢利關心恒與致仕翰林學士許道中優游徘徊於山岵水曲之間吟風弄月澹如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公蓋得之矣

順天府尹陳諤傳

雷禮

陳諤字克初字一諤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永樂六年舉鄉試入大學八年擢刑科給事中舉劾權貴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

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論事觸上怒落職罰修象房

同事者先治完降官去諤貧不能顧役躬治甚力值駕至觀象上問治屋者為誰諤前俯伏具道所以

上憐之命復其官搏擊愈甚十一年奉使雲南還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羊

漫仙館

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復署刑部十四年署

鴻臚明年改署工部所至能其官十六年六月擢順

天府尹政尚嚴察頗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皇太子

子駕太子訴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

不問其優假如此既而執政者忌之出為湖廣按察

副使三載刑政肅清一道無冤獄亦無冤民奏最改

山西坐事落職洪熙改元遇赦應復上曰諤小人

也不宜以玷方面貶海鹽知縣上一日問左右大

聲官人何在宜置轉導使人得聞過乃授荆府長史

後所匡益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宣德

出羊

三年與王不協遷鎮江府同知致仕歸正統九年卒於家論曰陳公以犯顏敢諫屢瀕於死賴仁皇之明躡而復奮然竟齟齬坎壞其身語云直道三黜豈欺我哉

徵錄

卷之七十五

四

漫仙館

順天府尹蘭君琦墓志銘

李京

正德六年辛未六月二十日順天府尹蘭君辛於家
 蘭出晉韓厥支孫以邑為氏今世頗希見居濟南德
 平者為鉅族累世弗顯君生而穎出志操非凡兒比
 補縣學弟子員成化十年甲午舉山東鄉薦十七年
 辛丑登進士第十九年癸卯被選為兵科給事中累
 遷左右都給事中其所論列或獨上累至數十多切
 時務管勾稽邊儲會簡京營兵馬巡視諸馬房芻牧
 充楚府冊封副使皆出特遣承勅捧冊以行隨事舉
 職無弗稱者弘治六年癸丑擢順天府丞十四年辛
 亥乃進府尹君志本愛民佐事既久熟政體知民瘼
 壹意撫字徭賦叢沓極力應辦惟財力弗給是懼民
 亦安之無異辭嘗條上十二事多行之者三載考績
 賜誥命進階通議大夫累贈厥考孝及祖守成如其
 官妣皆淑人十八年乙丑今天子即昨乞致仕歸
 訓子孫化鄉黨率用禮讓於凡世務悉置弗問蓋年
 七十有一而卒計聞 詔賜祭葬如例君質直無崖
 谷敦尚儉素遇事勤慎不為表暴而身致通顯以壽
 考終亦可以無憾已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

山

順天府尹劉公淑相墓志銘

霍 韜

君諱淑相字忠劉氏湖廣黃州府麻城縣人正德
 九年甲戌舉進士十二年丁丑授南京兵部車駕司
 主事十五年庚辰 武皇南狩孽帥江彬宦者張銳
 憑寵為虐人憚迎覲養忠詣儀真覲奏對不憚 武
 皇顧嘉曰小主事爽辨乃爾遂知名是年陞署員外
 郎十六年九月陞南京刑部廣西司署郎中嘉靖二
 年九月調兵部車駕司署郎中三月調職方司署郎
 中四月實授是月陞山東左政司左叅議六年十一
 月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八年六月改密雲兵備九年
 十月陞四川按察使十一年五月陞四川右布政使
 十二年七月陞廣西左布政使十三年八月陞順天
 府尹先是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填北京供坊廂富戶
 役遂籍北京為北京民年需原籍幫銀有司年徵銀
 解戶部發府給富民曰供坊廂役云十五年福建解
 銀六千有奇到部部發府曰給富戶府之條及胥亦
 曰合給富戶養忠曰富戶何名給若是銀也胥曰例
 富戶亦告曰例養忠曰何例胥曰年承行矣久即為
 例養忠曰國初土著民寡富戶供坊廂役費需寔繁
 原籍幫供寔宜今土著日增富戶隸籍順天與土著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六

山

民同間役供費與土著民又同凡有役費府下
縣下廂坊詰丁探畝均出供費何富戶獨得若是
銀也胥語塞僚曰銀給富戶乃無後虞
僚不答蓋僚嫻大臣通富戶賂大臣求必給銀大臣
市權以迫養忠養忠不懼下兩縣覈年供需費銀著
籍覈實費不什一著例曰季覈費季給銀富民無從
得給銀矣時有輸粟生周頑實養忠親駮子也富戶
夏昇兄夏景隸東廠主書禍福口出投二百金餌周
頑假曰為囑尹周頑故不識事謂尹可囑入言養忠
叱出夏昇告東廠逮周頑備毒刑訊曰必言尹與知
獄敘錄 卷之七十五 七 曼山館

順天府尹查公秉憲墓志銘 徐階
嘉靖辛酉閏五月十有六日亞中大夫順天府府尹
近川查公卒於官其子太學生志文以計聞賜祭一
壇命有司治葬事 上方慎重卹典卽於例合猶必
問其人何如而公位三品未滿一考獨獲被 恩數
於是士大夫仰見 上之知公又惜公幸既受知而
不及竟其用也公為人凝重簡遠有黃子之度居常
獨見謂長者耳及臨事確有定守不可以毀譽利害
擾之使亂迫之使急至於進取之際澹如也當始舉
進士時將疏請展墓或謂公宜少遲以需臺諫之選
獄敘錄 卷之七十五 八 曼山館

例去其外復裁為一定吏不得為奸有二
 遺之卒無所撓屈間見請責居之如常或教以遊人
 謝不能而起遷太常少卿改大理少卿遷太僕卿所
 至舉其職遂尹順天泄事五日觸暑得疾以卒距生
 弘治甲子四月十三日年五十八耳公之先出於周
 以所食邑為姓唐時胥臣為司空師請為柱國南唐
 時某為尚書宋時某為龍圖待制其後有號仁齋者
 自休寧徙居海寧之花園七傳至御史中丞約於公
 為叔父故公祖益封南京刑部主事又封奉政大夫
 而公父繪號雪岐生四子公與仲兄南京刑部郎中
 廉徵錄 卷之七十五 九 漫山館

中

秉直相繼以科第起查氏遂益有聞公於為子為弟
 以孝敬稱撫其伯兄之孤志學志譽以慈稱自為諸
 生以文稱歷官以廉稱然未嘗自表暴與人處退然
 若無能者蓋其性然也子男三長即志文次志宏領
 戊午順天鄉薦次即志立舉丙辰進士今為禮部郎

順天府丞周璽傳

周璽字天章弘治丙辰舉進士除吏科給事中時
 孝皇優容直言璽抗疏有關 國體切民隱者多見
 采納轉工科尋擢禮科都諫迨 武宗初服逆瑾擅
 權惡璽直乃陞順天府丞實則抑之也未幾同錦衣
 指揮楊玉勘事赤縣楊王者瑾之黨也眾見玉皆低
 首璽獨與抗辭色不少假借事竣瑾嗾玉誣璽獲視
 近臣遂矯 制付詔獄極其拷掠身無完膚弗少屈
 曰吾死不足惜使忠義畏愞為可惜耳瑾聞益憾之
 使削籍奪其勅命尋卒於京邸越三年瑾伏誅國是
 廉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 漫山館

既明用言官議還其官遣守臣諭祭併復其家 世
 宗繼統詔錄先朝守正被害之臣當道首以璽言遣
 官加恤典有抑鬱未伸遽焉淪沒之句廢叙其嗣

順天府府丞景公溱墓志銘 王崇古

公諱溱字濟之別號蒲津公生於弘治壬子二月卒於嘉靖癸丑五月壽六十有二公生有異兆性淳氣清祖翁鍾愛之八歲侍祖寢食孝敬如成人即學日記千言祖翁臨終特貽以書舍地洎祖母遺物執其手曰兒將大我門惜子不及見耳公涕泗奉教隨父廬祖墓側父違疾泣請以歸父歿公哀毀幾絕痛母寡多疾即祖遺舍力學定省母稍不御藥必號泣跪進每祈天請身代母賴以康癸酉舉於鄉叔大叅公致政歸乏嫡嗣懇王孺人求公為繼公痛違所生泣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曼山館

立餼粥期年面深墨遠覓南杉甃壙奉父母公終制猶縞素逾三歲遇歲時生忌羞祀必躬每至道攀栢悲號終身永慕不衰敬伯兄如父平生無違言失色終身不異析愛姊篤生養夙葬仍撫庶孤其祀育諸姪暨諸從姪如子教養婚嫁慈惠周至對夫婦如賓盛暑燕居未嘗有佚容劉孺人無出嘗為取兄女育逾已出長擇名門厚裝歸焉睦宗族親黨有禮周給恤患內外賴以立者甚眾始公赴南臺任甫數月即糾論武臣干進詞連中貴及郊迎立闕戚貪功冒封語侵宰執士論稱直雷都倉場中宦久依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曼山館

謝不忍後叔翁許後以榮兄嫂公勉從母兄命權奉叔養庚辰登會試辛巳賜二甲進士第考出繼無地封父母例作書告叔翁請如約書父母籍誓母忘叔父母養祀以全家庭孝友詞意誠怛聞者感焉尋授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便省母叔曲全恩禮日念遠違母叔常鬱鬱未期忽膺疾告還二年疾愈遇詔促諸在告者期甚迫人勸公行公曰吾母叔老而依我甚慶違孝致忠非時也竟不赴叔父母先後卒公侍疾執喪一如子職督嗣人治塋葬率子孫歲時祭享期百世無替叔遺豐產尺寸無取尋居母喪慟毀骨

為市公嘗巡視搜詭冒慎出納革樣米禁公私科擾儲政一清云家食既久充養日遠離臺余公光薦公才賢奉命復起公北臺公丰采端凝論思忠懇每監禮隨駕敷奏趨踰肅有常度 上時注目焉尋按畿內首罷貴臣赴 陵供需繼疏止薊山開礦餘免刑興利辨冤救荒疏凡百上咸稱旨官民甚賴之將代詔築沙河官城司空奏檄近郊民供役時北虜數入寇關隘久壞又吏治多污徵斂日煩公條上四事曰慎選任以清政本日溥實惠以厚邦本日增邊防以固邦圍日停修築以寬民力 上皆嘉納城工得

曹停後二十年虜犯近郊卒如公言繼監丁酉畿試
 防範有方尋按江右江右俗健訟多貴臣號稱難理
 公既渡江嚴科條數十款洞悉民隱禁教誘抑豪右
 吏民懷畏誦之不衰會章皇后梓宮下九江公迎
 護月餘寢食俱廢檄所司肅祀儲備無敢不虔而諸
 護使餽遺咸謝罷使者不悅冀有以中之會風便龍
 舟一夕渡湖上聞賜文綺君子謂公忠誠所格云
 公兩按南北黜貪墨抑僥倖獎廉拔滯糾名覈實凡
 所舉刺賢否心服律已清正御下溫嚴日費不百錢
 每行郡必令有司檢封衣笥江右北還衣多敝不充
 賦影錄 卷之七十五 十三
 原筭雖圖書亦不少攜諸司以趙清獻日之所至興
 學課士斥浮崇正昌黎表韓公祠豫章建文謝祠修
 白鹿書院申明教規英雋多出其門登顯仕者繼典
 制京畿卷主閤中臺章奏咸務尚體要中丞獻替多
 公草定以年勞擢順天府丞約已除蠹官府肅清會
 司徒議徵畿民牛車空運京粟出關公即疏陳不便
 民狀仍上便宜數事竟從公議無何公疾作累疏請
 告清議重惜之公先後家居三十年杜門謝客讀書
 賦詩教子耕讀坐臥一小屋闌堵不治囊無餘資澹
 然如寒士足跡不入公府人不敢干以私獎勵後進

疊亮不倦每聞軍國重事繫忠魏關慨然不忌憂盛
 司表薦數十竟不起命也公歿之歲元日有龍起公
 舍既病革兒童聞空中鼓吹音忽雷雨大作乃逝嗚
 呼異哉

賦散錄 卷七十五 十四

順天府府尹鄭沂傳

雷 禮

鄭沂不知何許人國初入仕歷監察御史洪武三年
 沂言京師為天下根本四方之所瞻仰爵位之設當
 使內尊而外卑內重而外輕所以隆國勢而安天下
 也今南京北京知府與在外散知府同其失內外之
 統宜改應天府知府為南京尹則國體尊而爵位當
 矣人命至重古人所矜各府宜設推官一員專掌刑
 名不預他政庶責有所歸而人無冤抑矣又殿中侍
 御史之設所以備顧問司諫諍其員不可一日缺也
 今又虛其職豈以天下之大人材之衆而無能勝其
 任者哉宜從銓註以肅朝儀又各處雖立通運而凡
 轉送官物多僦民船每致擾民今當廣增通運船數
 與稅糧內定民貨力之厚者以充之國家征伐必資
 馬匹宜於兩浙空閑之地設牧馬之官選牝馬養於
 其中數年之後孳息蕃衍足以備武事 上皆從之
 四年任六年致仕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五

曼山

應天府尹薛均傳

薛均湖廣黃州府蘄水縣人曾祖天定仕元為兩淮
 都招討上護軍祖楚卿襲總管父徵元兩淮水陸都
 統制從 高皇帝渡江參知幕府督金華軍事均生
 時徵夢人投萬鈞懷中遂名萬鈞以 高皇帝命更
 名均少有奇節好讀書見羣兒逐戲輒唾去不顧里
 中人奇之已而補博士弟子治五經名籍甚性又峻
 潔清苦而敦孝誼會郡守李公以懷才舉召赴南畿
 上十策 高皇帝見而驚咤久之將大用而均陳臣
 母疾危放歸其明年 上辟天下文武廉能之士郡
 人江勝等復以均聞因授辦事州同已而除揚州府
 泰州州同授承務郎御史嚴以均固非百里才保署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知三品事加宣德郎未久除知
 合州 文皇帝詔入為陝西行太僕寺卿以內艱歸
 哀慘三年如一日詔取均不出再詔再不出凡三詔
 而均出授均應天府尹益尚廉明獨買頓舍餘一片
 地種蔬甚具且莫荷鋤往芸之神王也日飽餽粥菜
 茹 文皇帝密使人廉之偵其飯餽粥也笑曰人皆
 樂惟孤與均苦耳然庭無廢事應天先是以租不時
 當事者皆以罪去均到官莞事展月輒完報項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五

曼山

即乞歸其奏曰均昧死上言臣以一介之夫榮資列
今曾亡豪釐益國事而徵簡 聖心猥越濬泥叱臣
罪令擢髮受數顧臣今年七十老矣亡能幾事惟
陛下財察時 上特進均禮部侍郎固畱均均拂水
去不顧性不善交多齟齬貴人歸譽人謂均宜深多
金也需其出私發均篋惟冥資一具譽人莫解也詰
之故均曰遺兒孫無它長物令世業此當有以活矣
貴人悵然噤口者久之其清苦如此歸剪茅構廬蕭
然蓬茨足蔽風日諸當事貴人造均均愚不一見也
晚號隱林野老吟咏自喜居恒念母甚構望雲罟爲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十七

詩若干讀之輒泣數行下云

應天府尹張璘傳

實錄

應天府尹張璘字文玉湖廣黃岡人永樂中由進士
擢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改山西宣德二年調福建考
最陞應天府尹璘聰敏廉潔幹濟所至恤民爲京尹
不諂事上官雖屢譏璘於 上不聽宣德七年九月
以病歿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君彭氏諱信字中孚浙江仁和人少以才俊補郡校
 生力學工文詞在諸生中已燁然有聲景泰庚午中
 鄉試辛未中進士甲科會憲臣有言宜選進士才茂
 者積學中秘如永樂初故事君與選入翰林為庶吉
 士癸未擢山東道御史巡歷紫荆諸關塞修城堡建
 斥堠防慮周悉邊庭為之無警乙亥巡按廣東時嶺
 南未靖武將專征頗易君儒生君初不為較一日將
 出師言眾君伺帥語間為陳說方略申嚴號令揆度
 事機切中要害卒之殄滅夷僚吾兵無挫岫君指縱
 之功居多倖奏帥以彼所得賞格讓君君曰吾文士
 也吾自有階奚以武為識者偉其功而多其不伐丁
 亥喪歸稅服除改貴州道監察御史母姚氏為
 太孀人已卯冬巡按陝西歲滿且代藩憲交章願留
 謂關右民勁悍其翼悞者至不能自立君治之彊者
 鋤弱者植威惠竝行得憲臣體 上從之為留君再
 期壬午巡按河南益君自陝西還未決月而關以東
 與河南北境風聲所至奸宄屏跡吏無受賕而流移
 占復當是時君為御史秩且滿巡歷諸藩無寧歲其
 勞績茂著 上在東朝雅知之及卽位遂陞君順天

府丞順天畿甸在輦轂下征徭常倍獲他郡知之達

官貴人園田錯午侵牟武斷民用困瘁君贊治之暇
 周行列邑楊摧折之威施拊循之政方巖之下惠裕
 繼之三年奏課賜誥命階中憲大夫加贈父宗善如
 其官母封太恭人會應天缺尹陞君任焉壬辰四月
 甫蒞任秋八月已酉感風疾卒先卒一月其兄恭自
 杭奉太恭人來就養時年七十有九君退自公輒携
 其子明娛嬉母前明纔十二君撫之告母曰兒幸荷
 國恩得至此圖所以報不徒欲遂吾一家之歡茲將
 推以及民老老幼幼俾無一家之不遂其歡嗚呼君
 之志何如也而今已矣此間巷之民所以奔走弔哭
 慕之切而哀之深也君為人性度坦夷人謂其有納
 污藏疾之量至於遇事敢為果斷立發則又謂其不
 茹柔吐剛君生永樂辛丑享年五十有二昔同年讀
 書秘閣者二十八人而出杭郡者四人相得一時歡
 甚厥後二十八人者榮辱升沉之外又重有存歿之
 感獨幸君與王學士獻童庶子緣張刑曹瑄四人者
 皆無恙而予與太常又獲陪君同仕于南都方爾自
 辛而君又去予以歎此予所以慕而哀之抑又有在
 焉者也

應天府尹魯公崇志傳

京學志

公諱崇志字懋功浙江天台人父穆累官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風望重一時公為兒時聞家學已屹然有
自立之志景泰庚午領鄉薦邑令曠以白金力辭弗
受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彈擊不避權要上
嘉獎之賜五倫書一帙天順初奉勅齎銀數萬兩給
賞邊戍防範嚴密下無敢欺戍者皆蒙實惠尋命賞
京士文絮其立法之嚴施惠之均與前賞同時武臣
曹欽跋扈舉兵犯闕公適待漏闕下駭其事即馳馬
與曹一偏裨格鬪大軍尋亦合而曹就誅矣癸未陞
尚書大僕寺少卿公徧歷州郡釐其宿弊傳以新法
不數年馬遂蕃息而民咸稱便成化癸巳陞應天府
尹先是七邑民阻饑逋賦數萬石公為勸貸以代之
輸而賑其貧者溧水民孔姓者武斷於鄉人患苦之
有司莫敢撻公擒置之法中人王敬怙勢以鹽二萬
引懇鬻規重利公厲色拒之益公急於為民雖舉世
所趨不難出身以當其衝慨然有烈丈夫之風焉壬
寅九載秩滿加正二品祿仍掌府事明年癸卯八月
二日終於位壽六十有六計聞遣官營葬仍命藩司
諭祭公為人愷悌詳雅以公廉自持怨有不讐而德

無不報一介不苟取予尤加意青衿今學櫺星三門
猶公所創建云

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一

應天府尹秦崇傳

實錄

應天府尹秦崇字智崇山東單縣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憲宗即位初與諸科劾權倖舞法者成化元年貴州蠻酋起為邊患朝廷命將征之崇往監其軍奏凱還加俸二級累遷都給事中七年陞太僕寺少卿十七年陞南京光祿寺卿轉南京太僕寺卿弘治三年遷應天府尹明年八月卒官邸蕭然府丞冀綺合賻贈為治後事計聞賜祭葬如例崇性剛勁不屈居官三十餘年皆貨財出納之地而不為所汙可謂難矣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七五

應天府尹高君敞墓碑

吳寬

弘治戊午十一月八日應天府尹高君以暴疾卒五十七 上聞命命諭祭營葬悉如例君諱敞德廣姓高氏蘇之崑山人累世晦蹟無顯者惟積德久始發于君初其父祖見君資美謂必振其家擇師遣從之游弱冠學且成充縣學生成化辛卯鄉試中式明年會試復中 廷試蒙賜進士出身乙未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戊戌陞精膳司署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數月實授丙午擢順天府丞弘治辛亥丁外艱服闋改應天府丞丙辰再擢府尹君在禮部時數奉使於外當 今上初立為儲副命頒賞資南京承接上下儀度雅飭文武大臣咸器重之再遣遼府行冊封禮還復齎銀幣賞大同將士之有軍功者南北跋履未嘗寧居會有府丞之缺吏部以君有年勞推擢陞任時府事方殷佐治不倦及 今上即位耕籍田君執事恭謹禮成賜宴人以爲榮畿內饑具疏言民流亡狀乞發內帑白金五萬兩賑濟詔如其請民賴以甦者甚衆鄉試爲提調官已而行考察法黜陟屬吏惟公及爲府尹政務填委以次裁決畢即欲以簡靜治之或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者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七五

必嚴厲明察始稱其官若父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譟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府中殆無事君美儀觀襟度疎澗不立厓畔與人處盃酒談笑歡如也篤於孝友母弟爲人贅壻而卒養其孤寡於家至宗鄰貧乏輒有所濟嘗以強恕自號足以見所志矣

應天府府尹于冕傳

實錄

于冕字景瞻浙江錢唐縣人少保兵部尚書諫之于景泰元年以謙功廢授世襲副千戶謙必冕亦從生謫龍門屢上疏白其父冤 憲宗登極謙冤昭雪并復冕官冕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累陞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寺少卿應天府府尹致仕弘治十三年十二月卒於家賜祭葬如例冕雖不由科目然頗涉書史有幹局歷官能舉其職卒無子謙後遂絕光嘗請以其遠族人之子允忠爲後今襲爲杭州衛副千戶

應天府尹吳公雄墓志

公諱雄字文英姓吳氏其先杭州仁和人自其大父始居京師公少能自力於學成化丁酉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刑部主事丁父憂服除仍舊官乙巳遷員外郎河南湯陰淇二縣與大名之濟縣比壤民俗雜揉議者欲割濟地隸河南濬人恆營不服至相殺傷朝命公往視之為正其分界仍罪其徼黠者數人事遂定尋晉郎中長淮衛指揮彭璫貪縱豪奪其下訟之且誣其家塚域盜穴穿皇陵山脈以驚動聽者公按之止得其貪暴請不法事父子皆夾配數千里外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吳山館

以為平弘治辛亥陞河南副使會使久缺多留獄公至攝司事盡取而決之獄為之空丙辰轉湖廣按察使時歲旱城中有火災公禱而雨火滅既而連三歲旱禱帆而楚人歌之郴州蠻侵掠居人有司蒐捕之窮詰其黨欲盡致之歿公言於巡撫者以為此孱弱小醜無能為必喜事者為是張皇耳第取其首惡誅之餘無所問有衛卒以私憾殺其宗人而棄其尸僧寺之井中其妻子踪跡得之訴于官卒夜令人啟寺中棺出其尸易置之明日視之則非其所殺者眾莫能辨公他日避雨寺中見一棺血痕淋漓疑之乃召

其妻子往驗遂得其情已未拜應天府尹初視事日集僚佐堂上令吏人執簿出公帑所積貯一一點視之曰政貴謹始也果亡去銀若干錢公密察之即得盜者一府以為神先是給路引於府者例入錢以供堂餐尹多自取之公獨籍之官或以為矯明年兵部下令收諸路引錢歸之京師以備邊用眾益服公之廉明南京有長橋橫江口歲久圯壞有司重於改作公召諸富人語之曰爾曹皆大家也與其施財供佛為無益之費豈若移之治橋之為大利益邪眾皆忻然應令壬戌南畿旱應天為甚總漕者丞征兌運米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吳山館

公曰民病已甚不可重擾輒奏止之又請兩淮所貯綱米三十餘萬石以賑饑者全活甚眾甲子秋監鄉試以積勞成疾會當入覲兼程行比至潞河疾增劇召其子大經等謂曰吾官至此分願已足願有老母在不能終養以為憾耳汝曹可馳往應天迎歸謹事之遂卒蓋其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五十有六計聞命禮部諭祭于其家工部營葬域公為人簡直居官廉謹奉法棘棘不阿臨事能斷摧奸擊惡推見至隱而心一主於惠愛嘗讀趙廣漢傳嘆曰搆會吏民以賊無辜是豈為民父母之道宜其見刑也至龔黃

伊則曰爲吏者當如是矣公志嚮遠大常以功名自許所至皆有聲及尹京府才望益著乃不究其用而止君子惜之大父諱滂父諱春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應天府尹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二十九

吳山館

應天府府尹冀綺傳

應天府府尹冀綺字汝萃揚州寶應縣人成化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歲饑賑濟河間諸府稱旨往偏頭關督餉有功加俸一級累遷應天府府丞南京太僕寺卿應天府府尹嘗陳邊務及捕盜輯民二十餘事頗見採納已而坐言官論劾自陳致仕正德五年八月卒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

吳山館

應天府尹孫公春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春字一元為開封之尉氏人遷汴大父貞兩淮
運判父瑛以公貴封戶部主事贈署郎中事員外郎
公生有異質為諸生開封郡庠性剛直察合獨嗜學
不倦成化乙酉領鄉薦戊戌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歷
署郎中事員外郎丁外艱服闋實授郎中尋陞知鞏
昌府鞏昌地鄰蕃族獮難治公職無不舉副使王雲
鳳御史王凱奏公仁愛如廉范勸課如龔遂撫字如
陽城清直如包拯巡撫都御史周公季麟督餉都御
史李公鏞奏公政績偉異給白金綵幣以旌之任將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一

滿陞貴州左叅政奉勅提督糧儲三載陞廣西右布
政使尋轉左御史陶煦言公事體練達才識老成將
三載陞應天府尹歲餘言官誤劾公嘗市柵木媚大
臣焦公芳公具疏白事始末遂懇乞致仕時年已六
十九矣公請老還汴治城南草堂集鄉里諸耆艾為
會日巾車往來觴詠談笑其精明剛大之氣老而不
減云平生不蓄姬妾任宜人卒鰥居十餘年以終壽
七十有四

應天府府尹王宸傳

應天府府尹王宸字具瞻其先河南郊縣人因從戎
籍于真定弘治庚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遼東守臣
妄殺夷人冒功次命宸往案之尋遷刑科左給事中
禮科都給事中 上新立番僧那卜堅叅道士陳應
循以左道出入禁掖宸請明正其罪戊辰遷吏科都
給事中己巳遷光祿寺少卿庚午遷南京太常寺少
卿壬申遷南京光祿寺卿乙亥擢應天府府尹明年
乞歸又四年卒時正德十五年十月賜祭葬宸始終
清慎為士論所與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二

應天府府尹陳公錫傳

黃佐

陳錫字祐卿南海人宋朝散大夫康延之後祖朝
思賢布衣博學敦行從孔伯平遊不求聞達工於詩
學士黃諫擬諸姚鵠岑參有滄江集行於世父璵字
伯玉以戴記授徒貢為上猶訓導以身率諸生時張
弼知南安府甚加敬禮嘗夢崔清獻教之曰子知學
乎毋不敬內敬恒存思無邪外邪難入寤而索諸言
行錄果協於是終身誦之世傳細素至錫尤力學弘
治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嘗司廩逆瑾方用事羣瑄
列中外雖東芻出納亦混主計錫以法繩之衆不敢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五

肆司漕通州革弊政六條人以爲便轉員外郎調吏
部稽勲日尋陞郎中一時名流咸所咨决屬舍人朱
麒求襲封保國公錫駁之曰洪武之約非有重大軍
功不得封爵襲蔭今朱麒襲公非約也宜從始封伯
爵尚書楊一清從其議因著爲令正德丁丑遷福建
參政歷左布政綏定叛軍鈞稽乾沒樹立風紀紳有
令聞擢應天府府尹去之日閩人爲立遺愛亭居應
天未及三載廷議欲晉孤卿錫竟請致仕凡三疏得
允優游田園以翰墨自娛凡十餘年始卒年八十有
一賜祭葬鄉人祀之鄉賢祠

京兆尹王公震傳

歸有光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
遂占籍于邢今爲邢臺人祖疊宣德間以鄉進士爲
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請戍灤川數歲病思歸于整上
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歿於戍後
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
親政大理授戶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
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猝爲虜圍公皆率衆
守禦虜以解去正德初權九江稅劉瑾愛幸蒼頭奴
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絕不爲禮時瑾怙權流毒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四

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訴于瑾皆病歿於道人以爲
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爲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
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
烈起猖獗甚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
公知兵請以爲鄖陽守迄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歷陞
河南右參政穎川盜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川人感其德
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川人感其德
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天府
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具銀
千餘兩贖江難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尋上

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

所至扁其居為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為

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為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悲思

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為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

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鄢人張得才為部

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

還後其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

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

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

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既歸所蓄書數千卷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五

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至公

府今邢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造官

府為耻子弟斂戢市無綺紈之遊繇公之化也嘉靖

辛丑年八十二卒計聞 賜葬祭

贊曰子玉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

兆所居官其條放方略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

履歷然今邢中風俗之厚本于京兆子數過學官取

其遺書讀之為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次

之

應天府府尹柴公奇行狀 陸 澐

公諱奇字德美號龍菴姓柴氏崑山人其先出

定有諱廷富者元萬戶公之始祖也公生而穎敏初

同故禮部主事盛公鍾濟陽令杭公東往謁太常卿

夏公仲昭公未出私約分識其壁間文字凡若干篇

及歸書之不遺一字與故太保顧文康公同為邑庠

生時令崑山者慈谿楊公子器有鑒賞才尤慎許可

一見公所業文即曰此奇士也因屬以遊浙中用博

聞見弘治壬子遭通議府君之喪家適中落公畢力

營喪葬如禮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名在第六主司刻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六

其文以程多士正德辛未與弟大同登楊慎榜進士

觀政吏部時少師楊公邃菴為冢宰上書言東南水

利事深為揚公所器復極陳白茅塘鴉浦之利害請

以逆瑾沒入貲給濟工費揚公上其議於朝特命工

部尚書李公充嗣往司其事績用告成實公策也是

歲八月吏部考選科道以諫諍論試諸進士公居第

一銓授吏科給事中時劇賊劉六等弄兵山東朝廷

討之命將出師以公與御史吳堂為監軍既班師有

白金文綺之賜權貴囑託一切絕不行所核功罪皆

當壬申二月賊陷曲阜城禍及闕里禮籍樂器皆焚

蕩公奏移曲阜城以就孔廟永為保障九月凱旋
俾賜金織鷲袍與宴兵部加俸二級癸酉六月丁計
淑人憂弟太任刑部主事適卒乃扶攜二柩歸葬如
禮乙亥九月服闋丙子四月還朝復除吏科給事中
丁丑六月滿一考授勅階徵仕郎八月遷戶科右給
事中戊寅夏再遷左於吏科當事多所建白疏上即
焚草間有傳誦者若 武宗南巡之疏錢寧持寵之
劾與邊儲也政事關大體蓋有人所不能言者已卯
八月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時 武宗駐蹕南京凡諸
供應皆先事而備若寺之圯廢次第興復查革更正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七 吳山館

及二代仍廢一子入監甲午春清查官占埋沒地還
之民間以絕權勢起佃之謀復積科試羨餘開拓貢
院矩範儀觀為之一新是秋鄉試再為提調官會南
京太廟災引咎自陳致仕得請即日東歸家居幾十
年足跡不入公府口不談貴顯時事惟以詩文自娛
樂而已周貧賸族則奮袂為之不受也公性孝友歲
時祀先必流涕每謂其子曰祖宗功德不可忘吾子
生無夢夢必有兆皆祖宗之報嘗憶山東時夜過呂
孟社身在賊中暫止郵舍就草榻傍垣遂夢而祖呼
我曰速起速起寤驚而頗疑為賊乘之方啟戶出探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十七 吳山館

應天府尹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公

銘

袁 燾

公諱懋字德夫少穎異沉潛篤學弘治壬子中鄉試
辛未第進士知蒲城縣籍有惠政考殊等三年召爲
南京吏科給事中陞廣東布政司右參議按察司副
使兵備清遠以詰中校恣橫被矯誣械至詔獄貶滕
縣典史改貴溪復以安福令陞光州守山東按察副
使廣西江西參政廣西按察使右布政使至今職升
沉歎歷苦節自茹者三十年時論歸重亟欲致公當
道以挽世俗然推公者數四不果用而公年已七十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三九

日漸久遊樂無節輕輿至尊流聞四方警駭人
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挾 陛下自庶故又遊如
遠出居庸無大臣一人保護 陛下子然獨處苦寒
沙漠之地殆將半載臣觀彬武夫前代漢高白登事
或有未知至如 英廟土木之變則固聞之矣乃導
駕臨宣府又過大同致惹虜賊深入應州與之交戰
六日夜使當時各鎮兵未集幾何不蹈往轍也 聖
駕在外萬幾叢委 兩宮違養郊廟不親四方災異
迭見盜賊蜂起彬在一日爲宗社一日之憂乞將彬
拿送法司按罪重處以雪神人之憤 陛下端居九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四九

重親理萬幾宗社天下幸甚及宸濠倡亂 駕幸南
京公與參贊喬公修力同心隨機防護濠梟泊龍江
逆黨錯繫諸司而彬等益導 上夜遊伺便竊發公
憂之乃伏闕屢請迴鑾辭甚激切其一曰人君所敬
惟天南郊大祀之典何可以不早行所養惟親 皇
太后千秋之節何可以不及時稱慶所任者庶官也
考察之政雖委吏部而黜陟幽明尚煩宸斷所重者
賢才也會試雖屬春官而大廷賜對必俟臨軒凡此
五者皆國家大典禮大政事舉廢遲速之間實安危
治忽攸繫我 皇上以保有大業爲心固宵旰所宜

孜孜者也臣近又聞之遼左諸鎮虜衆連營朔州處
處強賊嘯聚豈不以 駕方遠出京城空虛將以掩
吾不備南自淮陽北抵順天隨路去後祗候日久饑
餓無聊或至相食况又農務之方殷邪詩曰不留不
處三事就緒又曰徐方不回王曰還歸然則古昔明
王自將未嘗不以農事爲重班師爲急也旬月以來
暴雷震驚風霾大作災變之至厥亦有因尤不可以
不畏也其二曰宸濠大逆不道罪在亟誅今寢食自
如觀生變彙非所以豫亂防也忠臣義士戮力成功
大賞之典久格未行非所以勵人心也天地者人君
之父母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
祭天地南郊大祀可復遲乎賢才國家器用齊民不
能一日不資器用國家不能一時不須賢才臨軒策
士可復緩乎然則今日鑿與旋軫郊祀宗廟太皇太
后祔主此固事之至重至大者也若軍馬數萬住劄
日久應給芻豆在在告乏旦夕將有不繼之憂秋高
馬肥虜易爲逞天威既遠戎心益生西北難免侵陵
之擾北來章疏奏進雖降有明旨前後之間壅滯尚
多百司何所奉行南都市廛率多官軍住歇工商廢
業生理蕭條小民何以堪命况夫元兇寄泊于江滸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聖上 吳山館

逆黨雜繫於狴犴防衛既久人情懈怠倉卒生變何
以禦之臣聞應天府獄南門街往往夜驚羣賊此固
人心不安憂疑之所致實乃天心仁愛譴告之有在
也仰惟 皇上睿炳幾先明見萬里意外之患所宜
預防臣待罪言官不知隱諱伏惟採納以承天意以
安人心實宗廟社稷莫大之幸時值彬生日衆期往
賀公曰懋抗疏欲置之死今復賀其生非情也彬難
深憾之然實因公不敢輕動 皇上嗣位以端本正
始聖德聖學聖政三事首陳嗣聞雷擊奉天門獸吻
及日精門災又陳修八事以答天眷七事至進用老
成薦揚忠義殛誅奸佞 聖上中興之治可謂不
負所學矣公在廣東時能眼洞作耗當事者僉議勦
之公以該道兵備乃命衆先營堡曰海村良村蘇渡
口井濠坪分兵屯守然後進征功成當事欲爲奏報
公曰妄殺微功非吾素志殲厥渠魁散其醜類足矣
功不滿百何以報爲乃寢其後龍眼洞復叛攻掠州
縣惟舊有營堡者不敢犯公舉動不徼小利不急近
功槩如此其他隨在布惠無不遺思公每自引晦故
多弗傳若河南均田應天捐舖戶供應迄今民頌其
德至其立身廉介處事周詳存心平易不爲勢利不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聖上 吳山館

以物遷善不求知於人言不求文其行則公之天性
然也歸之日出俸餘建祠宇置祀田其先墓周謁親
友囊無長物蕭然環堵讀書其中融融不知老之將
至時與比隣諸老散步往來笑談終日人望之為神
像而公自不知其異於人也以嘉靖辛亥六月九日
卒於正寢明年仲子貴州推官炤來京師以例乞恩
於朝上若曰嗟夫斯古之遺直也勅禮工諭祭營
葬加贈顯秩今上祇慎名器卿寺以下非功勛異
等不獲贈公遺異數一時公卿相與慰籍不已以為
公未究之報云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四三

應天府府尹唐公寬墓志銘

寇

公諱寬字栗夫姓唐氏別號蒙山世為平定州人
生而穎異自童時即有大人矩度治尚書不屑屑於
記誦惟以解悟為文奇氣過人意表伯祖盛能鑑人
目之曰此子必高吾門年十五補郡庠生嘉靖乙酉
領鄉薦明年春下第篤志問學不休壬辰登進士筮
仕永平府節推即明慎用刑凡所推鞠無不得情者
太守王公褒獎有職任不修乎邊幅清操無愧於神
明之語治三載考績陞刑部福建司主事戊戌陞員
外郎未幾轉郎中奉勅恤刑陝西平反甚眾壬寅陞
懷慶府知府會民疲甚公薄稅省刑鋤強扶弱時鄭
府官校倚勢凌雲平民公每執而杖之又有鄉官掘
城土造屋罪其家人褫其車牛百姓稱快因被毀於
憲司稔知公之廉節竟莫之信也且以毀公之人語
公後公與毀之者遇諸席公絕口不言禮貌如初毀
公之人深自慚愧為政三年百姓富庶教化大行士
民欲立生祠公聞之力止乃寢其事丁未陞蕭州兵
備副使肅近玉關番漢相雜素稱難治公為政不剛
不柔撫綏有方夷人畏服不敢為暴有獻遠物者公
性不好珍奇即卻絕之由是遠人益畏邊圉寧謐時

有無碍紙價千金常例官取入橐公毫髮不取有
之者公艷然曰若教我爲不義耶遂作支用戊申陞
陝西行太僕寺卿肅衆感公德政臨行遶道垂泣留
靴爲別云已酉丁繼母憂還服闋補甘肅行太僕寺
卿癸丑入賀 聖節歸未抵任丁父憂服闋補陝西
苑馬寺卿戊午陞四川右參政尋陞四川按察使公
發奸摘伏剖決如流吏畏民懷咸稱神明庚申陞山
東右布政明年轉左先任者率任庫吏刁索納戶公
知其弊親爲閱視納戶大省浪費時撫院嚴治窩盜
者逮及士夫一方騷動公每爲勸解中外多之壬戌
歲徵錄 卷之七十五 甲五

應天府丞楊公瓌墓志銘 呂 柟
公諱瓌字仲玉姓楊氏松江華亭人仕爲應天府丞
以災異懇乞休致歸未幾卒於家寔嘉靖八年八
月十七日也其子吏科都給事中秉義以狀問銘初
公嘗兩爲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遷尚寶少卿法朝命
以柟補公缺方是時予未習考功也至則凡諸
吏一遵公舊或有疑事難政必稽質公所定籍行二
年得少免於愆若公之當考察也悉心延訪務得其
情雖家宰中丞咸駭稱神有二三被黜者倡言面證
公指實以答罔不慚服予若值茲遐步三舍矣當是
時已自考功改武選廖家宰紀遷北以公剛正篤實
徇公任慙也乃又自武選改考功云於是李司寇承
勛張中丞琮及朱家宰希周曰楊考功正直不負廖
舉胡少宰世寧有位愧楊前之嘆皆予耳所聞也公
陞尚寶以不便水土辭辭未赴乃戊子陞應天府丞
時陳京兆錫屢疾在告公數署篆節財均賦平物砥
價都人士稱便焉故事讐家多假手獄卒甘心繫囚
公時巡獄中飭囚病非累藥不效勿狀全活甚衆江
寧永王震貪酷事覺震已陞他縣囑者劾午公曰彼
邑之民奚罪焉竟坐於法彭鶴齡者溧陽民也嘗忤

母舅誣為盜詞服賊少公曰鶴齡貌非其公
於此卒得其誣其懲奸釋冤類如此則吾目所見
公舉辛未進士筮仕桐鄉桐鄉當八省之衝民罪
逆送乃與查覈節制者為定籍狡獪折夫之徒盡繩
以法然不能當巡按意也乃以賢能薦調開化實薄
之也去桐之日民輟耕罷市攀轅載路以送開化人
好訟聞重利輕生甚至飲藥斷腸取快小忿生女不
舉以昏嫁貲公痛與懲創頑愚多賴以生其收馬金
鏡之豪沮饒信姚源之盜寬殘破之賦尤為人所懷
服爭立生祠稱曰鐵知縣云御史王君堯封至考以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四十七 曼山館

廉以贍嘗師帶田方先生岳於泰州所交皆知名
既中弘治乙卯鄉舉遭父贈君管繕公喪時兄憲
方第進士觀政也公哭踊委頓與叔弟琦季弟貢十
連殞殮如禮他日太安人檢篋得封君為諸子折
狀示焉公天不忍祝曰吾父為此將慮吾兄弟啟爭
嗇耶吾兄弟不體是心而或後言者非子也焚之友
愛二弟益篤於是公之文行大著而鄉士子從遊者
門無停屨多科第云嗟呼公孝友積於家庭端諒重
於節閭如此宜乎莅官行政超邁尋常也公先世上
海人遠祖為府別駕其後有博學者稱兩脚書厨自
蘇徵錄 卷之七十五 四十八 曼山館

應天府治中龐公嵩傳

京學志

公名嵩字振卿居南海瀾唐鄉學者稱為瀾唐先生
 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
 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早魁為災公督賑委悉
 需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
 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獨其積逋於以勞來
 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
 重公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銀免其置辦付之印
 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疋以
 甦衝塗嚴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聖九 長山節

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僊永豐
 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公為
 築堤開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
 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
 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
 公躬至婦所見室畔縣崖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
 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
 二殺人狀又高淳傭人亡其妻妻家以為死執之公
 偵知鄰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遜也計致畫工奪還之
 聞者以為神戚晚王湧舉人趙君寵占良人妻殺其

夫公并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公僥吏幹在事持
 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損俸
 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為諸生發疑扶異
 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
 至是奉其緒論為諸生規建會於新泉書院日與講
 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興起者為多性嚴明嶄
 嶄不可犯而又與有聞於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
 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為獨信一力雖責育不能奪也
 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為龐
 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公謂非理上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辛 長山節

疏請止之至今著為掣令晉兩刑部郎中曲靖軍民
 府知府在所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為僊鄉有特
 祠至今俎豆不絕云

應天府通判林公公墓志銘 倪謙

公諱春字孟陽姓林氏其先台之寧海人曾祖某洪武初以戎事遷居金陵祖某又遷山西太原府右護衛父本榮又遷代州至公又遷萬全都司龍門守禦千戶所至宜府乃定居焉公生於太原性資穎異有志於學比來宜府時縉紳儒碩謫居於是者眾公往從之資其講益入萬全都司為弟子員習尚書博覽羣籍學日宏肆為程試之文深有理致尤工古文辭鄉人多持卷軸求之家有其作精於書翰景泰庚午應順天府鄉試中式會試中副榜當得校官不就入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一 曼山節

其所善已作甚多歎曰名下無虛士信哉後幾年復歸始獲面晤言溫氣和薰然君子也鄉人素愛之延請者無虛日多速予以陪公能飲至數斗不亂酒半必握拳商射呼笑為懼意度灑如也後別去意其必舉進士竟不成待次吏部僅授應天府通判專理馬政人咸為之惜公曰始仕得六品京官於吾足矣所患職弗能稱耳及至官以清節自厲攻駟考牧恪盡乃心公平不苛民受其惠無敢干以私者每行縣較閱止食公廩一毫不取於民蒔蔬公解隙地至則摘以自給其廉如此或有笑其迂者公曰我儒者誠迂若楊伯起則古之迂者也我願學焉初考獻績於朝吏部以最聞詔嘉之錫以勅命進階承德郎贈其父如公官贈封母妻皆安人再考復以最書政聲日起性酷好書每暇輒磨墨伸紙揮汗呵凍寒暑不廢字體清勁道麗得之者皆珍襲之于幸被有還復得與公胥晤南京相處者六載每造公必留飲至醉呼笑之樂不減疇昔今年暑氣最熾公中暑毒適當開科屬理場屋事勞遂成痲疾不能食予往視之言論尚如平時不數日竟卒嗚呼執意其遠止於斯哉公為人外雖和易而內實剛毅處兄弟友愛交朋友誠

信接寮宋敦睦居官孳孳愛民廉介之操乃其素志不以始終有變故其卒也貧無以為殮哀積眾賻僅能舉其喪歸其制行可見矣公生於永樂辛卯七月九日卒於成化辛卯九月五日享年六十有一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三

吳山館

京兆呂君言傳

屠應璩

英皇帝以後嘉興有大臣者三人矣大學士文懿公原大司馬襄毅公忠迨吾先公康僖皆有功德於時崇爵顯諡錫之天府以施于後世其子孫亦多修其先人之業故郡稱世家者必曰三氏云京兆君姓呂氏名言字伯時文懿公孫也文懿公當英皇帝時簡入內閣佐上理庶政無弗當上意者而職又教導太子文懿公卒太子泣謂上曰呂先生死矣呂先生兒在于是上亟問所謂呂先生兒者而公長子憲入奏計乃詔以憲為國子生尋授中書舍人仕至太常卿太常卿娶沈淑人生京兆君性簡朴異羣兒而又故呂氏也羣兒皆畏事焉七八歲時同羣兒出野野有鴛兒或竊鴛歸君怒曰若弗學他即學盜吾不願見盜吾終身不願食鴛矣於是羣兒匿弗敢見也當是時業時文矣比又從太常公業詩十五六時諸老生以為弗若也志氣銳甚謂可立致上第顧數試數不第乃以蔭補太學生又數試太學數不第其以為弗若者皆數第也君乃自諉曰吾先人之裔也吾祖邁德紆謀其后太常公寅直亮不替顯休夫人所自致者奚一第已也雖一命足以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四

吳山館

見志矣遂棄不就試歸歸十餘年而當正德甲戌
入選試吏部授太平府通判太平近江商賈往來掛
故咸有稅通判至則令曰夫商賈國有恒稅郡今又
稅是重以困也其弗稅商賈益纒纒來集矣初高
帝起兵鳳陽與太平諸郡接壤詔減諸郡田租然令
戶餉馬官就閱其駒歲歲上之民無所苦其后政散
諸郡民日貧餉馬多死率購他郡駒閱之官官索
賂弗得則曰非良駒也斥弗遣必賂乃可而京師遠
數千里復以其駒馳數千里比至則困敗不任用迺
計其費大率三致一耳以故太平民窳匿不願飼馬
賦散錄 卷之七十五 五木 曼山館
通判職專馬乃宵旦經畫行邑勸勞如故事每一令
出民必曰新判令也便是窳匿者稍稍歸君又嘗
有馬政疏矣其略曰制不可更法不可泥今江南駒
少北地多且良請令氏歲輸銀上之太僕太僕就京
師購良馬不困敗而費省十九官民兩利會君以繼
母喪歸不果上居繼母喪三年而改應天府通判以
故人稱京兆君京兆君至則江南大饑人相食流民
就食應天者數十百萬而又疫甚死者遍野君受節
賑濟親給食飲不少避流民存活十三然自是君病
矣遂懇乞致仕加左府總憲致仕致仕者又一年而

卒春秋益五十八云夫京兆君居二仕歲八年矣
子弗以隨惟年童子年十餘耳平居治政常日晏不
知食即食無重味數日才一舉肉弗飽也中丞吳公
時巡撫江南呵叱羣吏無敢近每見君入必肅然起
曰廉判來廉判來以故僚佐多忌之而又好議天下
事若濶遠無近功然卒有大致乃人曰京兆君迂君
亦曰吾迂吾迂弗較也性篤孝少喪母晝夜泣不絕
時太母徐孺人在也比太常公娶陸淑人陸淑人善
嚴于是托公于母家朝夕惟徐孺人之慕時時號曰
豈有人子而弗善事母者哉夫子故有罪也于是
賦散錄 卷之七十五 五木 曼山館
回徐孺人始大喜太常公喪公大慟幾絕凡三年而
後復故太常公卒時君一無所取惟陸淑人所欲與
弗私也是其人豈內外異致者哉于觀世之人有一
能者率繳繳務眩外惟恐人弗知密構顯頌馳逐公
卿間以故並躋寵榮京兆君懷異才善自守論議勿
下人遂負氣阨塞抑鬱抱病死嗚呼傷乎往子遊
都府與君同舟也前有欵橋君遽起曰夫舟行值極
墮奈之何泝橋危途行安乃遂途行此其心豈行險
弗知命者其願首繳繳營利若今之人哉諺云弗視
其明視其冥冥是非其冥冥者耶京兆君娶項氏
其女孫與子婦兄弟也生可利物
而文爲子交嗚呼源流遠矣

祝京兆允明墓志銘

陸 蔡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山古太
 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魯
 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於蘇遂為
 蘇人祖顯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父
 璵母徐氏大學士武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
 尺字讀書一日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
 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日濡耳染不離典訓稍
 長遂貫絲毫籍科官祿家幽遐鬼瑣之言皆入記覽
 發為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
 賦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一 吳山館

或當廣坐詠笑雜選授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
 大誅歲于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
 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
 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
 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評惑
 於禳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為講解
 遂一變其俗羣盜窟處山谷時出焚放為設方畧一
 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
 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
 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果遷陝

西拉公使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
 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槃礴
 去澹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
 晉諸家挽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去為榮喜獎掖後
 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為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
 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噱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
 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斂云先生少有意
 用世既淺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
 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為數百卷藏于家陸蔡曰斯文
 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綴言之士禁于斯極者亦
 賦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二 吳山館

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
 也乃 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
 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
 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
 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羣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
 始先生哉先生沒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
 日所著有祝子通若干卷祝子罪知若干卷祝子雜
 若干卷蘇衣一卷浮物一卷成化間蘇材小篆若干
 卷野記若干卷語怪若干卷語怪四編若干卷江海
 賦錄 卷之七十五 五十三 吳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六

鴻臚寺

卿

引除

施純

楊宣

羅義

齊政

周文興

魏澆

少卿

王希孟

胡侍

寺丞

錢貴

獻徵錄卷之七十六目錄

南京鴻臚寺

卿

胡森

史朝賓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六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六

鴻臚寺

卿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鴻臚寺事施純傳

實錄

施純字彥厚順天府東安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授戶科給事中陞鴻臚寺少卿再陞本寺卿純習禮度每旦侍朝為磬折狀甚恭又諸司奏事上是之語頗澁純請以照例易之蒙寵眷遂擢禮部右侍郎未幾陞尚書一旦與殷謙等八人同加太子少保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卒年五十無子以例賜祭葬純長身偉然出羣類表不十數年得驟登峻秩前此所未有也

禮部左侍郎掌鴻臚寺事楊公宣墓志銘

傅珪

公諱宣字振方世為保定新城人曾祖敬禮祖斌父
 仕能俱弗仕母蘇氏公生而穎拔不羣入縣庠為生
 累舉不中選嘆曰是我造詣未至也乃抵京從內翰
 淳安商公游學業大進遂領景泰癸酉鄉薦甲戌登
 進士第未幾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公剛毅有氣畧每
 慨然以激揚清濁為己任 英廟復辟簡黜臧否以
 更新治化公舉劾姦蠹無所避忌風裁凜然 上默
 重之會鴻臚寺少卿缺吏部以請即擢公為之凡朝
 廷宴享朝賀大禮皆出職掌公修幹美髯奏對明暢
 日見寵遇自餘皆不敢望也 憲宗立以公舊臣眷
 注尤篤尋陞為臚卿滿三載進階中憲大夫賜詔褒
 封父如其官母恭人辛卯冬朝廷因災變下詔修省
 時荆襄叛寇劉千斤者既伏誅戎帥械繫餘黨獻俘
 於京屬官引奏公詢知徒眾有誤陷於辜者亟上章
 論救大要欲重人命謹天戒辭甚婉切有 詔法曹
 詳鞠以聞竟得矜宥論者服公之見云滿九載陞禮
 部左侍郎仍掌寺事越二載即上疏乞休既歸卧與
 鄉舊酌酒賦詩為樂優游休 二十卒寔弘

治丁巳十月九日也臨生洪熙乙巳六月二十九

春七十有三公為人端慤謹密居家孝友處族

停睦待人以誠所與交無不意滿者立朝號得君

公亦克自勤悔雖大寒暑風雨未嘗一日闕朝前後

蒙賞賚甚多若 御製連環詩一洗志逆鑑諸書之

賜尤殊恩也計聞 今上遣官諭祭復 命有司常

葬事於乎公所遭亦可謂不偶矣

鴻臚卿羅義傳

郡志

羅義山西清遠衛戍卒也。華朝加兵。潛邸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潛邸書。略曰。昔日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以問王室。周公誅之。殿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之周公也。宜以周公之心。為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為周公之聖。復生於今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於首陽。山矧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如逆其願。臣實羞之。書上。忤旨。下獄。文皇即位。義歸附。以為戶科給事中。陞湖廣布政司左叅議。代左叅議楊砥。入為鴻臚寺卿。建文時。砥嘗上書請敦親睦。罷兵。息民云。

鴻臚寺卿大同齊公政墓志銘

徐溥

公諱政。字以德。姓齊氏。世家雲中。少即穎異。入郡庠。為弟子員。學業迥出儕輩。永樂丁酉。試於鄉中。中式。明年會試。辭乙榜。卒業大學。宣德丙午。吏部從太學諸生。選為鴻臚寺序班。公在選中。或謂公且登科。甲公曰。此古九賓之職也。懼不能稱耳。卒就職。已酉。改鳴賀。正統丙辰。九載。考最。擢本寺主簿。仍專鳴贊事。已而連遭父母喪。服闋。復任。已巳。擢寺丞。景泰壬申。再擢右少卿。天順丁丑。英宗睿皇帝光復寶位。知公練達特擢。本寺卿。居四年。以衰老乞致仕。上優詔。畱之。又四年。再以為請。詔特令歸展墓。今上嗣位之初。公年已七十有七。請休致。不已。始賜命。允既歸。二年。為成化丁亥。十二月十二日。以疾終於正寢。計聞。上遣官論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大同縣長安村之先塋。公為人體質魁梧。音吐洪亮。日侍廷陞。而禮制習熟。動無所失。及年既邁。恭謹愈甚。故累朝特寵眷之。遂以諸生至九卿。可謂嘉遇也已。

鴻臚寺卿江郎周先生文興傳 趙 錄

江郎先生者江山鳳林里人也生而穎慧丰姿瀟灑自幼時即慕李泌之為人有異僧見而奇之曰此子風骨不凡當是神仙中人但恐世情牽染為顯官則無望矣其家聞其言強為博士弟子員從遊章楓山先生門先生一見其文許以決科曰是無煙火氣者遂舉正德丁卯鄉試第四人次年舉進士高等即乞致仕不允乃以疾告過遊海內名山凡太華終南衡嶽匡廬遊覽殆遍歸丁內艱服闋起授比部主事尋復以憂歸築室於江郎之鐘鼓洞終日端坐觀心定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六

性若將終身焉嘉靖改元奉部檄補禮部祠祭仍乞休不允告改南尋轉稽勳郎中屢轉至鴻臚正卿即乞致仕歸寓居府城晚年移居武林徜徉湖山日與高僧異人為方外交藩臬諸公慕其風者咸願出門下侍御邢臺趙公玉泉扁其所居曰嵩寓總制胡公梅林巡撫阮公山峰為造高士堂以居焉先生周姓諱文興字用賓嘗居江郎山故因以為號年八十二無子終於武林云論曰先生平生不喜著述亦不作應酬文字而於道經釋典則深裁其味中年頂上結一炷令人大棒槌之不知痛人以為丹成之驗故信

從者眾或曰昔人謂廉節別是一般聖人若先生者其不別是一般人品與余每謁先生見其丰神器度真有振衣千仞之風令人鄙吝不覺都消或者之論其然哉其然哉

鴻臚寺卿魏澆

魏澆直隸合肥人羽林衛籍正德戊辰進士六年任鴻臚寺左少卿十五年九年考滿陞本寺卿初通事缺人見在通事假訪保名橫行求索視利輕重為出入嘉靖元年澆疏其弊凡選補各國通事除丁憂緣事俱不作缺其見缺十人以上及一國全缺者在外行各邊鎮巡每缺精選一人送部在京不必通行通事訪保禮部劄鴻臚寺召選真正籍貫子弟取具印信保結粘送部覆審相同再試每缺精選一人奏送該寺分派各國年深老成通事教習如本國無人許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八 曼山館

其自從師受業或隣邦通曉者教之一年之後同邊方訪保到部之人通行試以夷語上者收補次者候缺下者黜退不得稱守候多年以濫收選時勤結人員不得以過犯頂冒之人竄入著為令禮部覆議詔從之歷太常寺卿掌鴻臚寺事

鴻臚少卿王公希孟墓碑

予平生有雄傑友曰獲嘉王宗哲云宗哲諱希孟號淇東貌肥黑而健力性敏而耻自屈擢事陳義已雖未悉得他人稍啟其端即娓娓談多奇悟弘治戊午同予舉河南鄉試乙丑同第進士已值武皇即位出令唐山更賢改邢臺逆瑾方竊弄國政閣使諜校旁午下郡縣大索賄少不厭欲中以法大者械首廷笞次削秩遠竄吏日惟辦茲亦乘隙自潤上官諒其艱不深咎宗哲廉白自將盡力民事又善斷決無滯務守郭緝潔修有稱宗哲勞而病守憂自來視求他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九 曼山館

醫診治三載晉刑部主事正德庚午秋八月闕張永害瑾權奏瑾大惡詔多官廷鞫皆錯錯索莫敢先發言眾促司寇乃問瑾胡為引用鄉人瑾笑乃罵曰汝文武大臣皆由我進何得言鄉人眾皆懼息駙馬蔡震詰瑾考掠成獄震武人靛靛無所長一旦名聲遍朝廷法官推宗哲謹獄詞慷慨充朗聽者竦然由是鈇司器之太宰揚遠庵選授鴻臚少卿前未有超級如此者遠庵方以折體越用招士出其門士亦樂比附宗哲僅隨眾投名狀迄宰遠去位未嘗登其私堂交一言乙亥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生成化乙未

八月十一日享年纔四十有一宗哲負氣忤物面數
人過失指其隱弗恤人不能堪能因而改者極與厚
善好強飲醉更浮白坐是得盡病予與何仲默日候
之疾革自恨業不遂擊膺忿厲既卒予與仲默仍請
費於鄉士夫及他厚宗哲者乃得棺斂馬柳泉故
守大名助之葬云

秋徵錄 卷之七十六

鴻臚寺右少卿胡公侍墓志銘 許崇魯

公姓胡氏諱侍字承之別號蒙谿應天府溧陽縣人
也 國初諱士真者明醫術坐累謫戍陝寧夏衛歷
四世皆為寧夏人司馬公卒 賜葬陝西咸寧縣韋
曲得守冢墓遂為韋曲里人公少治書為縣學生正
德癸酉舉鄉試丁丑舉進士戊寅授刑部雲南司主
事辛巳晉廣東司員外郎嘉靖壬午晉鴻臚寺右少
卿甲申謫補山西潞州同知乙酉下 詔獄事白奪
秩編民戊戌 詔復其官癸丑十二月四日考終於
家距生弘治壬子十一月六日得年六十有二明年
秋徵錄 卷之七十六 李 漫山

甲寅十一月四日附葬司馬公墓次所著有蒙谿集
三卷續集一卷墅談二卷真珠船二卷清涼經一卷
傳之於世右狀所載如此云維公靈炳肇生粹敏風
賦垂髫穎慧族稱豹變之資弱冠敷揚鄉譽風輝之
覽逮過庭之服習遂遊泮以翺翔胞羅星斗之文落
筆而煙雲滿紙腹蘊經史之奧縱談而古今懸河首
薦鄉書省推額雋繼登廷對朝慶得賢仕始白雲著
火雷之剛決明垂黑索並日月之靈融式慰勤而折
獄以情體欽恤而求生於殺淮南密網解三面而仁
活千人定國高門款五刑而慶延百世陸卿禮寺佐

蕭朝章寅恭贊導乎一日司執度儀刑乎四裔聽天尺
身依斧辰之榮捧日周旋晉接 冕旒之青叔孫
制禮體統正而朝廷尊公西立朝應對諧而有容
無何崇祀議興囉言聚公乃橘性不化茶苦遂罹
賈誼少年自速長沙之責子牟忠悃常勤魏闕之懷
方內咎以圖新忽外尤而作戾紛馳錦貝組織無端
載鋼圍徑控白何所公惟究心義畫誦言臣罪當誅
絕念鄒書仰恃 皇明有赫既而大地生春恩深玉
律覆盆回照德沛金雞沐雨露之鴻私放山林而獸
逸於是瘁躬賦畝畢志典墳三農既陳頌至仁於學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十一 曼山館

困移人可無其咎矣公器度深沈識見警捷詞務
劇不假盡詞應變持危有同素畫而乃禁不迄周卷
以還終嗚呼傷哉魯也托葬於公自髫伊始何天不
弔隕我良朋感交道之始終慨斯文之周喪爰製韻
語慰公於幽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十一

曼山館

鴻臚寺寺丞錢君貴墓志銘 文徵明

嘉靖甲申錢君元抑以鴻臚丞致仕還長洲閏六年庚寅三月四日卒年五十有九君諱貴字元抑姓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宋有寶文閣學士諱端問者卒官平江遂家長洲漕湖之上君曾祖珖祖迪父腴世有隱德而腴尤業儒有聞以君貴累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母陸氏贈安人君生穎異數歲聞父讀史從傍諦聽若領解者問之即能以意對父大奇之授以家學年十六選隸學官始從師習舉子業不數月悉通其義御史按試輒占高等弘治戊午中應天府鄉試益淬勵精進期取甲科既而試禮部數不中而其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君質義演推必盡底裏又爲游揚引重使皆有聞一時學者咸親附之正德辛巳以太學生試吏部入格授太常寺典簿時方用羽流爲太常卿少君上言秩宗之用典司禮樂統和神人職重位尊不宜以異端參列其中又言太監蕭敬襲陵懷讓屢遭論劾不宜在 上左右又集姦璫王振曹吉祥劉瑾事著三患傳上之時 上新即位中官有用事之漸君言隱然有所指陳人咸避之會有事與獻帝園陵君奉詔副大臣往治禮儀禮成復命

白金五十兩及追崇議起君因論蓮豆之數乘間有所論列或謂非所宜言君曰吾職司事既有知不敢不以聞禍福非所計也在太常執事節適多所建正而操廉履慎莫或過舉既舉最當還而君雅有歸志遂上疏乞骸骨 朝廷以年未及不許疏再上乃進今官以榮其歸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十四

漫山歸

南京鴻臚寺卿胡公森墓志銘 應廷育

公胡姓諱森字秀夫別號未齋自幼英特迥邁不凡
大父期公碩器幼齡送入貴官博究羣書為文雋拔
領正德丙子鄉薦丁丑魁太學試庚辰中式選闈越
辛巳 上首策多士賜公進士出身初授南京刑部
河南司主事繼陟本部陝西司員外郎更廣西司明
察廉平寬惠信決平富民沈氏之訟父子兄弟咸輸
其情聽訟之中教化行焉察鑄錢之私併得假官之
狀請託之杜摘伏神焉告謝月餘則部案累積視事
一日則囹圄幾空逮繫之釋數百皆呼青天而去繁
劇之理有仁恕焉不激不隨有學有守心存慎悌而
獄獄本於平恕志向高遠而自處拔乎流俗則見於
部堂季襄惠公之薦遂有吏部稽勲司署郎中之擢
歲在戊子率士來賓大明勳陟實難其選朝論僉同
陞公考功郎中公廣詢博訪誓心秉公於時大禮著
為成典久議諸臣皆就外補執政欲追前尤公為從
容回幹士類藉以保全太僕卿楊公最時為寧波守
以剛方忤部使被論公獨諒其不阿為之解釋覆奏
卒以忠諫顯有省憲長等在議黜例首相欲私庇之
公竟黜之不少貸考績事竣歷轉文選司郎中明揚

卷之七十一

十一 晏山館

側陋惟其賢不惟其類碎引善類士途為之一清

罷食庸首相為之莫挽家宰涓涯霍公疏可證也會
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時有祀典明禋之疏以求無愧
於天理民彝之極其署光祿之印革厨役之濫翰省
麴孽之冗費却署官之餘金不以非專職而不事事
癸巳之秋北補太常少卿提督翰林院四夷館官階
清要士民傾心無何公妣王恭人卒以內艱去任扶
柩歸葬結廬墓側哀禮備至服闋築筑在疚四期始
起赴京又以斬於請謁忤首相補南京鴻臚寺卿公
以局閑事省減去直役時與涓涯霍公泰泉黃公東
嶽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晏山館
郭鄉公泉亭吳公談說理學講明國是以需大用
皇上克謹天威因遇災異許令自陳三疏乞休遂得
請家食宰相尋亦被論去無幾召復相舟停濠溪請
見公輒稱病不往嗣後內外交薦皆不報繼其相者
公南官即舊比鄰也厥子竊柄遂不與通尺楮大中
丞歐陽公必進雖有特疏之薦而公高尚之志旌此
決矣厥後二相果不令終人由是服公之先見躬飭
泐調藥解養封君中憲公又十餘年壽躋太耄而卒
公年亦邁其哀慟居廬動必如禮營墓建祠皆親課
弗懈又聿追前季家廟之在青陽者皆修葺而極其

基焉餘惟杜門九峰朝養自晦優游林下者凡二十餘年而卒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七

吳山館

南京鴻臚寺卿觀音史君朝賓墓志銘

袁洪念

余讀楊忠愍傳容嗟憤愆法然涕泣不得傳刃姦兒腹中以爲恨 世廟雖御臣嚴未始不謀於輔臣如徐文貞調護海君瑞上怒甚卒得解忠愍之見殺嚴氏力爲之也佐賊者仇賊所撼曲法蔑理孰知有忠臣孰知有國家良心亡無所不至亦鄙夫恒情於時以下僚抗上官執辭曰不可雖弗獲竟其志豈不亦難哉觀吾史君所以無愧於人其行可述其墓可銘也已按狀嚴氏嵩之欲殺忠愍也投指刑部侍郎王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七 吳山館 學益文致其罪史君適以山東司員外郎署司事論辨終日曰繼盛何罪也王知不可奪自爲律案以詐傳親王令旨律藁成授司令署銜君痛心疾首無如之何乃自署疏尾有楊繼盛語雖註誤心實無他惟復 陛下憫其狂愚請發遠戍以全好生之德等語詎入嵩怒楊坐歿而君則降職調外矣君雖左遷聲譽自此勃勃起由泰州判官陞揚州府通判陞南京戶部員外尋陞郎中丁母憂服闋補工部郎中管張秋陞河南僉事陞尚寶少卿陞南大理寺丞應天府丞南鴻臚寺卿時文貞爲元輔方欲大用君未幾而

君逝矣君以正德庚午四月二十九日生以隆慶辛未十月初三日卒卒十有六年為今上萬曆

歲余始誌其墓中之石君姓史氏諱朝賓字應之別號觀吾其先浙之四明人元至正中有禡者避地入

晉江遂為晉江人禡生元吉元吉生惠有孝行詔

旌其門以長子盛貴封戶部郎中惠生騰騰生時泰

時泰生商嘒公宏捷任金壇訓導贈鴻臚卿君之父

也母包氏封太宜人贈太恭人君以嘉靖辛卯薦於

鄉為第二人丁未試春官為南宇高公所錄第一人

試於廷為二甲第四人君雅尚澹泊簡約耻為時

狀徵錄 卷之六 五十一 曼山館

俗體態自宦所歸僦居僧寺舍車而徒宛然寒素士

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居官奉法循理節冗費恤

民隱卻餽遺雪冤抑所至著績薦於端簡鄭公曉曰

表裏無間夷險一節稱於蔡巡撫汝楠林宗伯濂曰

不飲大梁一滴水曰聽其言若訥訥不出口而胸中

膽略有萬夫莫當之勇余嘗與君共事留都蓋親覩

記其議論猷為真有道氣象前輩風流不可及也

詔賜論祭鄉推賢祠君沒有餘榮焉而諸子皆彬彬

守其饗貧而厲志進修福澤綿綿蓋未有涯也君嘗

集自古父子兄弟言行可法者為史氏內範行於家

又行畧

弟朝富

嘗肅皇帝癸丑之春楊椒山公繼盛以兵部郎上

疏極言嚴氏納賂竊國十事疏中有引二王語上

大怒命杖之百下司寇獄舉朝皇時余伯兄觀吾

以員外郎署司事部堂則何公也問當擬何律

觀吾答以奏事不以實當用此律堂翁曰更有一律

可用汝試尋之次日復翁曰以員外見只有此律它

無可傳者翁乃指詐傳王旨一條謂用此何如觀吾

爭不可時急矣延數日獄未上堂翁乃曰汝執誠是

然聖怒不測與其俱斃無益不若姑狗上意以

狀徵錄 卷之七 五十二

待後解左堂王者嚴氏姻人也則曰司官欲狗名姑

饒我老命於是改擬詐傳王旨絞藥成授司令署銜

凡痛憤既不可奈何乃自署本末云楊某言雖誣誤

心實無他惟復陛下憫其狂愚請發遠戍以全好

生之德數語及疏入相嵩怒楊坐歿司官降三級調

外任堂上官罰俸三月方嚴氏勢焰士大夫相見以

目不敢言及椒山事同年提牢者至一黑羊不許入

諸相問者椒山俱閉目不言獨觀吾至則張目視曰

史年兄耶多費心矣兄瀕行與楊書曰遇翁之事當

以成諍寘不灰者冀翁之不灰也帶罪出門望翁

自愛明明者天庶幾一悟楊復書曰批奸人腸誓不俱生自分必死翁何苦也翁行矣天下嚮尚可為珍重珍重手書至今存調任之後達官貴人見皆噴噴慰勞至見次相李南梁公未及屢通指曰此真男兒也遂降階延入慰藉尤至今縉紳大夫不惟不知觀吾事并楊椒山亦或惘然王鳳州為楊立傳僅及禪史君不詳其實而且沒其名可惜也余觀今之巧於取名者稍建一言著一節曉曉以名飾自負人亦爭以名歸之雖一時遭抑旋即耀之因而負重望躋臚仕若觀吾者一遭謫謫蕭然一州幕赴任上望無物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三十一

色之者三年盡瘁供職竟不得一引薦當時觀吏部政楊武東公掌選以風裁指事於才下及將處之一京職以嚴氏意未解置移揚州通判及李古冲公位家宰李素知觀吾者乃稍遷南戶部郎嚴氏敗諸為所擠斥者俱蒙賜選觀吾復以河南僉憲轉尚寶卿尋丞大理駁駁向用矣竟以無書抵政府留滯南都終於鴻臚散卿以沒嗚呼此誠拙之效其視今之巧於取名者何如也

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張公朝瑞墓表

焦竑

萬曆辛卯鳳梧張公以金華守入覲太宰陸莊簡公負人倫鑒擇計吏卓異者六人請旌之公與焉當是時公廉直之聲天下莫不聞余意公必矯然有以自異者公之與公遊蓋聞然篤行君子也嗟乎吏不受賕常耳而世輒以自矜詡詡見於頰面宜其一節之鮮終而又何以論於其大余以是歎莊簡之知人而公之賢為不可及已公年六十有八以癸卯二月十一日卒明年冬十月二十六日諸子將葬公州孔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三十二

望山之原而屬表其墓余惡能辭公諱朝瑞字子禎生敏而恪五歲知字義十三入州校嘉靖辛酉舉應天鄉試隆慶戊辰舉進士屬州有倭警議築城公即捐坊金為倡釋褐令安丘喜使者以治蹟交上未幾丁外內艱歸服闋補鹿邑令公至益自發舒賦溢額蠲之土鹽莫不理開之集流移舉鄉約嚴什伍大要以惠元元過姦宄為急邑疆半侵於術人民苦虛賦公履畝以覈後侵地七千餘頃於是公聲稱奕然著三輔間矣以令高第徵次當補給事中御史而時相銜公著書有所刺譏僅還南行人司副已轉計部員

外郎音郎中凡鈔關板開之役以膏脂名者力辭不行時時典衣稱貸為朝夕賞至事關大體則不憚悉心以籌大司農倚重焉出守金華為備胥其民而祗席之甚具會歲饑穀涌公出帑金貴糶而平糶活饑民以百萬計郡故有先賢祠日比公葺之更拓為書院置田二千餘畝延師儒貯載籍以致語具崇正書院志中遷濟南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嶺者公相度川原謂鑿空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入可已二可患之說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而總河糜度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十四

前為遺田者婁矣至是為鈎陳贖摻伏匿得五百金益買良田以贍之如在郡邑特貢院之前築避雨舍徙覽治衛不欲以霜體塗足為多士患也京兆有表忠祠祀遜國諸臣公以為未備檢括史志增至六十餘人主成躬奉以入且輯忠節錄一編以垂久遠其加意風教類如此累推光祿大常卿命未下疾作一日端坐而瞑惜哉公仕既通顯敝衣糶食終身不厭故廬湫隘不蔽風雨卒之日尚無遺金賴南中好義者奔購始克成殮夫世號潔廉者如建鼓而求以子惟畏人之不知也自非然者或硜硜堅瓠無當縣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十五

官用公廉而不伐業與沾沾自喜者異矣其臨民澁政殫竭心力至日不暇給或遇國家大計意氣激發侃侃亾所避雖責育莫能奪也公氣色恬穆鮮所見喜怒乃至違上守已奇禍不折危議不搖殆庶幾社稷臣之風而廉吏不足以繫公矣平生面目嚴冷文游間正色直言不作寒暄語數歷三十年不以竿牘一通於津要以此自立亦以此不合於時然公自悔也事伊湖公色養倍至又廣其意作族譜九卷附名賢家訓于末創祠堂義田義學收族之貧者而養以復惟其贏於周親間黨咸被焉昔范文正身無以

庶幾子無以爲喪而盡其力於施貧活族罔如公之
 所爲何必古人嗚呼難已公淮安海州人考諱景即
 伊湖公累贈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嫡母孟氏繼
 王氏生母鍾氏俱累贈恭人配葛氏累封恭人子三
 人憲濯應泰應洛皆諸生孫一人所著三集外有孔
 門傳道錄禹貢本末皇明貢舉考南國賢書宋登科
 錄鹿邑縣括地志兩邑節愛錄金華荒政鄒魯水利
 常平倉紀奏疏文集總若干卷公既歿都人士思之
 不置謂公清畏人知如胡威愛而能誨如子產爭傳
 誦之猶若未悉其美也中丞耿公定力奉常丁公賓
 狀敘錄 卷之七十一
 給諫祝公世祿擬具公事行請贈謚于朝未果余故
 系史職有善而不彰罪也爰擬其大都表於墓俟諸
 君子以次而舉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七目錄

尚寶司

卿

劉幕

張信

孫伯堅

徐文燦

汪文輝

少卿

袁忠徹

朱祚

李源

陸師道

徐自得

李先芳

潘士藻

司丞

徐宗實

白悅

吳性

孟秋

南京尚寶司

卿

夏瑄

楊崇

白玠

許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七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七

尚寶司

卿

太常寺卿掌尚寶司事劉公幕墓志銘

孫 陞

余聞之詞林者舊稱故相劉文穆公輔 憲皇歷

孝皇累著勛勞嘗讀月畢星津之疏有毅然不可撓

者蓋仰想其風采及接公之季子太常卿乃又感嘆

知有所啟之也乃太常公謝政家居於嘉靖戊申十

二月十有七日逝矣公諱幕字用植世為畿內博野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人初補校官弟子力學斲取科名弘治中詔錄文穆

遺勲徵子為中書舍人公出就職然以詩書自淬礪

脫執綯習人咸稱之九載考績遷大理寺寺副仍掌

中書舍人事典誥勅惟謹又六載遷尚寶司司丞

武皇南狩扈蹕多稱旨賜金緋服三銀牌一令 上

賜繡服一九載考績遷尚寶司卿掌司事又九載遷

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又九載遷太常寺卿仍

掌司事典符璽綜諸務甚理久益練達上下宜之以

年老休致令終 上遣禮卿諭祭工曹治葬恩至渥

云公性簡重不苟言笑不輕議人短長不與世浮沉

歷事三朝通籍四紀聲譽流縉紳間開封藩王者二

大祀祝牲者九廷試貢士掌彌封者六舉稱任德

恭奉文穆公暨母夫人吉氏孝養備至撫諸子愛不

忘勞下至馭臧獲亦解鞭朴族黨聯絡恩禮周浹用

是卒也無間疎戚皆哭之盡哀疾革召諸子訣曰吾

平生無可稱述但守清白二字不墜家聲汝曹勉之

嗚呼真文穆子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

尚寶司卿張公信墓表

楊士奇

正統七年二月三日尚寶司卿張信彥實卒於宮張氏世居山東掖縣其祖若父皆以行稱於鄉彥實孝友出於天性自幼雖饑渴飲食不先父母父喪哀毀母病數更醫不效益困聞人肉可療疾即自封臂煮液進之遂愈永樂初鄉里上其行有司以達于朝下御史驗之信詔旌其門命為尚寶司丞授承直郎進承德郎居家事二兄如父壯老賤貴一致居官治職務勤慎處同寮有善能讓有過舉率自引咎其度有容同寮或造誣毀之或挾勢陵之一不校如罔聞然

獻徵錄

卷之十七

遇行不常理必據義執辭不以出位為嫌前尚寶卿朱琇革行尊且有寵于上亦嚴憚彥實心恒德其忠于已九載陞尚寶少卿階奉訓大夫進奉直大夫侍 二廟監國凡上表奏則翰林書辭用寶函封畢派尚寶以絲版夾護然後行一日所上絲版內夾敝故紙既達行在內侍以聞命臬司詰所自 仁廟召翰林尚寶詢之故彥實對云在函封內臣不敢預知函封外則臣之罪遂遣彥實自陳其同官在扈從者救之援翰林以覲倖免彥實曰不敢自欺况敢欺父乎臬司論彥實不敬有旨薄罰復職以是廷論重

之 仁廟嗣位首進尚寶司卿授奉議大夫賜誥命以所授散官贈其父封其母太宜人又九載加四品祿彥實樂聞善言初官近侍日接內閣諸公自念我為庶民望斯人如在雲漢何由得聆一辭今幸旦暮相親其可自棄袖習論一編遇問處輒揖請教二三公皆樂為之盡既終篇常涵泳不厭而日臨寫智永千文一過不廢其為人剛敏易直謙和無競交處有誠年六十有六而卒葬應天府城南鳳樓鄉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卯

尚寶司卿孫公伯堅墓志銘 孫陞

嘉靖丁未五月二十有五日朝列大夫尚寶司卿致仕孫公卒公諱伯堅字道夫其先山西潞安州人永樂間始遷興濟曾祖諱旺祖諱讓皆不仕父諱友以公貴贈尚寶司少卿母李氏贈太宜人公幼勤學弱冠補校官弟子屢舉不第學益弗倦斲以文藝自致會弘治癸亥 孝廟單恩戚里拔為中書舍人公以君命不可違也乃出就職然猶耽嗜經史誦習不休正德丁丑考績遷大理寺寺副尋掌中書舍人事嘉靖乙酉遷尚寶司少卿壬辰晉卿加四品服色俸級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五

縣治東築一小軒焚香閱書以怡朝夕軒側有園花木寄傲其間時二弟亦既家居恒置酒與故舊商會 有廣受之風余嘗南歸過興濟儀舟河滸公出延欸敘平生幸公無恙越數載乃竟不起距生成化壬辰享年七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六

尚寶卿徐公文燦傳

萬士和

公諱文燦字德章居泮溪之濱泮溪在邑東故號曰東泮大學士贈太師文靖公之孫封尚寶卿雲谷翁之子也始文靖公相 孝宗皇帝總百揆識大體天下稱太平宰相雲谷翁遺逸江湖具山澤間儀公少逮事大父長侍雲谷翁脫去世味至於德器寬厚渾然天成則其所自得居多在邑中不問親疎賢愚行之如一邑人評論鄉大夫或可或不可至指公不問親疎賢愚必皆曰長者長者平生耻言人過自少至老未嘗忤物亦未嘗有盛怒時親友交際饋送之儀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

公一不失乃若人之答不答則公不知也年十六游邑庠應鄉試不偶發憤讀書有遠大之志值文靖公卒公乃尊父命廢為中書舍人正德初逆瑾用事以公世家子廢啖以富貴招致之公不往由是積忤瑾

職瑾誅始復原任公外貌樸實多然諾其於大節侃侃不阿如是益公於人之賢不肖事之是非曲直胸中了然若別黑白而口不言人但見公對衆談論不其剖析一笑置之不知公文明內止確乎不可扳也時以詩鳴世者若崇陵方公輩三四君子皆樂交公且結社長安里公每有佳句為諸公鑒賞嘉靖

壬午轉尚寶丞上疏建白勲戚貴臣懸帶牌面親受如舊制由是代領之弊始革公由中舍尚符璽以迄致仕居官五十年歷事 孝武二廟及今 上皇帝每視朝公捧御寶當駕前委蛇趨蹌不失尺寸上嘗目屬之辛卯陞本司少卿戊戌 上如承天宮以職事從辛亥陞本司卿加從四品服級凡朝廷典故新進少年未諳曉者以問公公記憶甚悉歷歷如指掌益公位雖未尊而承事日久屹然為眾倚賴可謂老成典刑者矣公在內與會試者一與廷試者二在外捧冊封藩王者四齋詔諭者三宣祭告者一每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八

銜命必便道歸省雲谷翁及母蔣宜人世羨其榮雲谷翁與宜人白首齊眉性復喜賓客賓客滿座公時鬚眉亦皓然矣與其諸弟執役左右甚恭賓客踟躕不安自雲谷翁夫婦及公兄弟一門榮祿壽考人以為相國食報之遠然公之厚德要自有以致之公貌勁直精神溢儀表步履強健當大耋年生育不衰益其機事少則抱一不離心不耗散則神完而守固理有然者林居十年不乘肩輿與親戚諺舊事終日無倦色性容忍有常視世人視勢之盛衰為趨避者斷然有所不為友于兄弟至老益篤以故鄉人歸之

無間言公每爲人所負不責其價宛之日家無餘財
嗚呼公其先民之遺也與古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慮其以侈奪志也若公者設一旦授以萬鍾其意氣
必不盈溢借拘於時制不得秉政事不然卽休休有
容無他技之大臣何以加焉

九

尚寶司卿汪公文輝行狀

潘士藻

尚寶汪公諱文輝字德充別號都山系出唐越國華
當高皇帝庚戌開科有諱翔者登第官應天府尹
四傳至於福遷古豐古豐之有汪至尚寶四世矣父
初號碧菴以尚寶貴封如其官母江氏贈宜人碧菴
公嘗道出得遺金數十斤謹護以待失者至而還之
時家故窶甚明年尚寶生祖東軒公方館海陽夜夢
異人自空降鼓吹隨之入戶熟視之一嬰也覺而喜
亟謝主人歸則公舉適二日與夢符固已卜其必貴
長授易爲諸生發憤精研始若憤憤他日闕至哀公
獻徵錄卷之七十七
問政章忽覺了然若神來意得者自是業愈入解而
性故廓落魁壘有大志嘗經五城值水漲爲筏者所
尼奮袖謂曹偶曰異時所不成此津梁有如河道路
咸目笑之公意氣自如家壁立不具晨炊得一錢輒
周人緩急忘已之舉火待也常就臺試友人與借者
馬旋墮水死同列以試逼倉皇解散公獨畱殞之乃
去比至試事罷歲甲子督學天臺耿先生優拔之試
卷爲鄆陵劉公養旦鑒賞其本房第一明年登第觀
政工部念碧菴公素善病上疏歸養未及下不能旦
夕濡忍遂先發途聞訃號泣欲絕亟馳歸哀毀如禮

已而江宜人亦病繼卒管弄鳳山之隅廬其側服闋
北上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會見連歲水旱國課日損
戎備廢弛紛紛興作不已欲以職守爲上聞陳節
省之要以在事淺未輕發而日贊部尚書鎮山朱公
裁縮諸浮費凡大內營繕苦爲中貴人漁蠹憑依城
社莫可爬梳諸解戶上諸物料畱難廢削有爲所中
繫經年不釋者而所侵奪官產無筭尚書以付公悉
覈覈之解戶舖墊之費得大省繫亦釋入督煖閣工
裁減幾三之一大取誓於貂璫以危言相撼公貽書
力爭且將執奏司禮爲之氣奪有馬闕者請故所沒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陶真人第公獨計第壯麗畱此以待勲戚奈何徇中
貴人執議不可至今 上以賜戚晚李所省大司農
錢數萬部尚書賢之獨誠毋過剛生事端公受誠益
務脊重而名籍籍起時受尚方賜者再高新鄭以內
閣總銓衡改公雲南道御史公既居言路益思所以
自效而會新鄭修故相徐華亭之鄰諸門下容懷觀
望日媒謁之爲纒端公心虞新鄭內傷于所恃而外
中于浮薄之口乃上疏專責言官曰臣觀今日臣工
競務標榜險陂交傾大非濟濟師師之誼且望國體
夫言官司村駁職糾劾固將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

正萬民者焉有已不正而可正人者哉臣每追思
先帝末年委任大臣夙德重朝端衆賢和庶位始以
一二言官見廟堂意見稍殊猜疑一生嫌隙遂起觀
望之徒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盛情亦隨
之或向或背態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且綱
置是非榮感聖聽以致二三耆儔進退不一其中又
有鄉里故舊意氣激成者臣愚以爲此非大公之心
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事理辨人才止囑息弊時有
指摘聞者愧屈非中無所爲而大義之足服其心乎
夫前事不忘後事之鑒使今不知謹而復踵其弊臣
恐傾陷成風消息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辨于宗社
至計不深有可虞哉昔宋元祐之事始也以君子攻
君子卒使小人投間排衆正而階禍亂千古覆轍柰
何不鑒故正心術戒觀望爲言官第一義次日謹條
陳戒紛更日慎糾劾戒苛刻日平意氣戒護短而
歸欲大臣戒夫履之厲勿用希旨之人母令中傷善
類以自累疏入新鄭嘆其異已而爲華亭游說竟出
僉憲寧夏公雖去而諸翁訕訕此之議竟沮事在
穆皇帝辛未春公抵寧夏規邊民窮苦狀下令省刑
輕徭寬逋負招流移給牛租條陳屯政利病而酌其

機宜時鹽課累虧運司所發多浙引價廉而無所牟
利商不樂趨滯特甚軍餉告乏乃建議以淮浙各半
均疏之又請以花馬二池鹽課爲夏鎮挑渠助蘓民
勞而兩壩水閘議驅石易之或疑其費巨會慶藩以
歲祿時給德公致饋金不獲謝則輸以建開宣言慶
府之樂義也王悅更大出金助諸閫帥及撫朔方者
咸願助訖完開十二所稱永賴利矣公日夜爲籌寧
夏利害實關全陝邇者士馬疲于援衛之煩民力竭
于賦役之重上之人猶一切按陳譚謂其地饒魚鹽
粟米爲塞上江南莫之軫恤居民大困多竄匿時時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十一
爲幕府言強邊之策莫急恤民遂得准幣無影田糧
萬二千石有奇諸亡者稍復業而禦更以最先是東
路套虜黃台吉乞互市督撫檄駐清水營將明旨監
之明年壬申西路虜質免復以互市請公奉檄監焉
乃托獵出單騎立沙上以示虜諸酋悉下馬羅拜迎
入帳虜質免親撫胡琴進卮酒公爲引滿而徐令軍
中具酒食齊之虜輸誠受齊至畢市叩天誓不復反
且稱東虜數奪西番賞賜願得一報之公諭爾事我
猶西番之事爾也汝以西番故構東虜藉令不勝我
能坐視弗汝援耶吾視汝兵力弱姑務自靖毋躁舉

傷天朝浩蕩恩賔免稽顙謝低回不忍去蓋自是而
互市之議定時有議減軍餉者公力言邊軍勞苦厚
恤之宜得其死力奈何以且夕寧故罷其供巡邊蕭
允隅公以聞議遂寢公銳意有事持論悉執于正雖
嚴貴愈益諤諤伸其說不能一語徇要以脫人于厄
前御史孫丕揚得過高新鄭某子甲希旨間之行該
省勘問直指會藩臬諸大察計所宜覆相顧錯愕不
敢發公獨抗言今無他端而齷齪一按臣以快用事
者之意此必不可因緩之無何朝事更某子甲坐阿
附免孫公前構得雪起中丞折簡謝曰微公言某不
獻徵錄 卷之十七 十四
知處所矣僉事職刑名盡論釋諸矜疑者所平反若
千人而艷妻殺夫無左驗一鞠立得其情遂伏辜公
故不以家累隨行厨所需米鹽必藉卽邊帥餽遺世
所視爲外府者一切閉不內踰年以邊功受賞四薦
劾亦屢騰今 上初政新鄭廢朝廷追論前御史文
輝所論當國是遂召入爲尚寶卿公既還朝猶日以
軍民瘡痍達司計典樞之臣益屢致意焉天臺先生
起尚寶丞過從相得驩甚因數爲提撥問學之要徵
言時有所入而察東臬在公阜南陸公意氣懸合語
如也旋將冊命東使齊竣事過家遂引疾請告公雖

朴臥而心懸魏闕至悉聞一賢人進輒喜不勝聞一
匪人進輒如負痛悒悒竟日書勸江陵張獎拔豪雋
無以常格拘預朝廷數世之用若以振刷之名行苛
刻之實督責日深徵科日急雖有近功實基後禍中
韓流弊尤宜切戒當是時公已先見江陵之徵久之
以奪情干正議忠諫見錮匪人驟登孔臯濫鼎甲公
知言之不入遂決志不出而會鄉人有絲絹之競按
祖制後湖冊籍絲絹實歛征一旦稱獨累攤派五邑
民相恐大駭至塵撫按奏牘公鎮譁以靜而調停于
上竟得旨知舊制公登仕版二十年履任纔四禩天

蘇轍

卷之七

十一

先生嘗勸以蚤出曰吾人語默出處原非二道昔
當公當使金卻獻納時其英烈亦猶之賢也後來
相業則得之守口防意多矣賢近得此力否公得書
深自愴悔覺曩所為英氣大露與友人書謂昔日惟
知成其是今日始自覺其非因釋舊聞潛心語孟義
易大義有所得疾書之為草窻見意稿屬江陵物故
言官發為閣之奸 主上赫然削藉諸黨與即故所
嘗推轂者悉里齒牙而邁起乙亥以來建言得過諸
臣已又詔廷臣議召跽伏淹廢廟堂與論翕然首公
議銓銜銓衡盛擬還之侍從而公竟以甲申三月

得肺疾四月二十三日遽終距生嘉靖甲午十一月
十八日年僅五十耳憶昔辛未春闈初試之日則公
上封事日也翼旦得疏草方食業七筋起立急讀之
暨儒勃勃生氣公聞而心相善也甲戌與公更相切
劘于天臺先生公素不為致良知之說天臺先生語
予德充肝膽腸胃畢見乃無一念不朝廷非實致良
知者不能山居于民便多所建白郡邑大夫無不折
節者居常稱貞者事之幹吾以一言為終身之符子
曰大直若絀大道委蛇古善藏其用以幹天下者類
若此公曰人臣之美以王陵為正吾從程子乎最後

蘇轍

卷之七

十一

益嚮往于學幾乎遽伯玉之知非說者謂公再起下
之蒼生朝之善類將實賴之而公不逮矣卒日不能
為斂具蓋公起孤寒仕益不屑生產而諸父昆弟姻
黨宛喪時有分子身所嘗食同僕御之賤者客時下
車存之乏坐具僅以竹甃冷一肉脫粟之飯為歡退
而服其脫畧然卒營五城津梁之志鄉人語曰嶽嶽
大夫洪流作砥塗語至今傳之

尚寶司少卿袁公忠徹墓表 李賢

士生天地間有遭遇明時而不得見於世者有見用於世而不得見知於君者有見知於君而無才術以顯其名者有名雖顯而不能保全始終福壽俱隆者今之君子兼而有之者吾於尚寶袁公見之嗚呼休哉公諱忠徹別號靜思前人世居南昌至七世祖子誠仕宋累官刑部尚書南渡時扈蹕家於鄞六世祖芳爲吉州泰和令高祖鏞咸淳進士爲宋死節曾祖澤民養道不仕祖士元爲元翰林國史院檢閱父珙國朝太常寺丞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母倪氏封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十一

恭人公自幼穎敏神氣異常讀書強記童幼時已能詩文凡名士鉅儒一見知爲大器太常君精于風鑑公得其傳 文廟在潛邸時聞太常君名以書幣召之公隨侍 文廟見公論相大喜賞賚甚厚尋許歸家未幾 高廟崩 建文嗣位信任非人猜忌宗室文廟不安因有靖難志召公問之對曰天命有在誰能禦之奉命纂人象大成書以獻賚予有加壬午夏文廟入正大統遣使召公父子至官其父太常寺丞且曰忠徹臨事有斷制所言多驗特授鴻臚序班賞賚殊厚公入謝曰 陛下當畏天修德 偃武崇文率

由舊章振肅綱紀樽節財用明慎賞罰禮貌大臣黜陟臧否用臻太平之治竝賜嘉納尋知公在戎籍卽

令兵部蠲之又嘗勉公進學公以務冗對遂陞尚寶司丞且曰此職有暇可親詩書公退而感激不怠庚申改中書舍人已丑春營北京公扈從既至日與大議復遣中使召太常君至父子相隨出入禁庭尋密遣公乘傳看楚王子重瞳公還奏無他異庚寅春以公父高年優賚遣還公扈從北征既還 上屏左右從容密問大臣優劣之狀武臣丘福朱能張輔李遠陳懋柳升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原吉寒義金忠吳中

獻數錄 卷之七十七

七十一

呂震李廣方賓公一一論斷以對 上曰卿所識鑒正合朕意是歲冬太常君卒賻葬加厚公奔喪畢詔起復之癸巳春扈從至北京甲午春復扈征瓦剌乙未夏 上謂公曰東宮不聞教子對曰臣聞古者不親教子宜選文學老成之人以輔導之責其成遂選儒臣儀智陳山等日侍講讀丙申春秋滿復尚寶司丞特加賞賚戊戌春召公至便殿示以進陞之意公固辭以父未有贈官卽日召吏部贈其父官賜詰命公益感勵進相書機要丙子陞尚寶司少卿恩典稠疊莫與爲比壬寅春扈從北征公言利出東路 上

不從洎還軍在東者果大獲復觀將兵者得利已而
捷至每從征所言無不驗者 仁廟登極待之尤厚
賜誥命尋賜還家燎黃省視 宣廟嗣位召至京宣
德改元丁內艱不獲奔喪詔以從子代還襄事一日
親 上容色曰宗室人有謀上之意七日內果有報
漢王反狀者公扈從往征之既還受資彌厚甲寅春
得展祭還乙卯春今 上嗣位公入朝已未夏懇乞
致仕既得請南歸傾朝縉紳祖餞都門外公之術奇
驗於 文廟者不能盡述若公效忠謹論則人不及
知者甚多如終大孝之情而甚密機事論養賢之實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十九
而瞻其取給乞賜孔氏玉軸之誥歷言遣使取寶之
非議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如此之類皆
有人所難者休官居閒二十餘年忽遘疾顧其子曰
死生常理吾何憾惟誠信忠厚可以立身汝宜勉之
屏藥端坐而終公生於洪武丙辰十一月七日卒於
天順戊寅三月三日壽八十有三公爲人慷慨有大
志不隨流俗正論毅然不以利害少沮與人交洞見
肺腑不立町畦見人患難惻然力援傾囊不惜理有
不直者面折不少借其致政也聞朝廷出令之善用
人之當則躍然而喜有不便於民者必憂形於色此

其爲人豈特風鑒一事可稱道哉所著鳳池吟藁符
臺外集若干卷
袁忠徹得其父太常珙之傳以相術妙天下嘗道吾
蘇過閭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求觀尚寶笑且撫
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爲戲弄耳其子長
名洪凶狼不肖竟坐重辟是歲錄囚止此一人吳諺
至今有沈洪出閭門獨殺之語又嘗入南濠徐生藥
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寶及堂聞其聲曰是一
強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捶之子後亦以探丸論死古
有視熊狀而知滅族聞豺聲而識喪宗者殆不多讓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二十
也居鄉時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機警尚寶
相之以爲不利于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
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
食于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牆角一破衲中裹
黃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以命薄不得主
意橫被遣逐今更掩有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
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住廟中不去已而聞哭聲
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
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
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裹著破衲中挈之過廟

少憇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矣童歷月共
錠數多少皆合卽舉以遺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
遂攜去夫因得釋念帝之德徧以語人某指揮者聞
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于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
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嘆
曰袁君之術乃疎如此乎留之遲袁至使仍故服捧
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
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
矣三品之武官也形神頓異曠昔豈嘗有善事以致
茲乎此子爲備述前故友乃嘆袁術之神焉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三十一

感琦寧波衛人少服役于劉指揮家袁尚寶忠徹過
劉見其執扇在旁謂劉曰善視此兒乃進士知縣也
後果業舉子登商輅榜進士授無錫知縣
東溪先生楊浩然諱葉鬣時父穀堂徵士諱宗字
叔振命早過鄰家黃氏其家門尚未啟從門外呼之
有一人聞叩門聲聞中呼先生將與語先生心懼不
應急扣而入論事畢天已明黃氏子式送出門其人
猶在注目良久問曰汝爲誰氏子勿人謂曰楊姓其
人曰惜哉吾初聞其聲法當位極人臣名滿天下故
竚立伺之今觀其貌與聲不稱後日官亦至五品然

其聲洪遠不在其身子孫必有興者又謂黃氏曰此
兒亦不凡位當七品言畢竟去徵士聞其事遣人追
訪之其人乃袁忠徹也東溪先生年十八爲縣學生
嘗齋詔至福山巡司例有款贈銀五兩同行者又二
人皆長年庠友也盡取之止以款進食品送先生先
生以二人皆前輩口雖不言而心甚不平其地濱江
逕向江獨步而去二人疑先生有後言徐躡聽之先
生至江濯手欣然笑曰巡司齋詔豈吾志哉願此輩
常享例贈矣二人竊聞之從後遽推先生入水先生
兩手下拒入沙土中持一物起視之乃銀一錠此銀
入水久爲波浪洗馨光潤瑩白傳玩可愛適與巡司
贈禮輕重相符人共駭異醜酒臨江歡燕而別後先
生以景泰五年會魁及第觀政兵部以章綸鍾同事
上書言之進一級除安州知州後亦下制獄去位我
朝進士五品出守自此始壽七十八終黃式以歲貢
官至知縣忠徹神鑿並驗云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三十一

史 104-232

尚寶司少卿朱祚傳

實錄

木祚字永年浙江寧海縣人性聰敏九歲能詩永樂八年以秀才徵試事詹事府尋為鎮遠侯參政官十三年進元宵觀燈賦上喜而賚之由是知名洪熙初用尚寶司少卿哀忠徹薦擢行在中書舍人宣宗見其詞賦處之近密特陞翰林院修撰秩滿陞尚寶司少卿命教中貴人書祚能詩文援筆立就負氣好直言不恤毀訾晚稍自憊因號默齋且善談命言人禍福多中云正統十年正月卒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二十

尚寶司少卿李公源行狀

王慎中

公諱源字上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登乙丑進士初仕為戶部主事轉員外郎終尚寶司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慎父明封戶部主事妣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徙自唐郡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為獨舊封主事朴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二生而簡重凝峻頭直手恭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媒媾之語不敢至其耳為學官弟子已以文高伏人而行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二十四 潔禮莊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跡所履直于繩引絕不側視反顧自後躍之不得一見其類頗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為角觝之戲于前者友人皆舍書就觀公獨取所購書著袖中徑歸友人請其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好義遠利篤于天景一修之以不倦遂成自然那侯馬公屢試其文異之與待溢甚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一有所謁卒業成均文試第一京師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于四方家而有之故想揚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令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揚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于都

曲爲掩護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謫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及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銖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境塿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朴茂公歿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坐者渥丹立者垂白七箸盤腸之奉溫以愉色泉中傳誦嗟嘆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爲不及朴茂公歿于古禮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悼感疾嗚呼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公應曰吾養二親身不及麻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反老而爲子孫謀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十一

祿耶言者屢薦于朝故相桂公萼爲吏部尚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公少傳方公獻夫代桂公爲吏部遷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致仕方公于公同年進上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文史自娛所居近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賓病足不喜出遊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上清夷恬曠脫出塵垢其趣絕去畱連杯酌以山水爲妖艷者遠甚無他玩好尤屢播聲平生不御綵竹與人談有及物價市利贏縮低昂之說卽口塞似不能言至于陳說理道樞樞風雅臺臺有韻如巨木

撞鐘鳴磬應叩聽者忘倦咸灑然有待自謂發矇工古文詞以左氏爲宗雄偉奧健其語所獨到斷波規矩亦自爲方圓一時贈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皆以爲不得所記行尊輩舊學爲時師尤不自標特謙冲一接好獎誘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一行之善一句之工寵借嘉樂患人人不聞清約自將甘脫粟之食衣裘不能具襲襦纒取蔽體蒼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已始公爲布衣朴茂公饒于財衣食不至苦惡人見爲豐飢入仕處顯矣清約如此又見爲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日人自以晦顯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十一

異見耳郡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敬旬月必一造其廬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然不以他事相溷久之其敬彌篤遂論爲先進之交及去爲他官廢居異地猶好問不絕若句吳顧公可久四明屠公作廷也二公並時名流惓惓若此必有得于公者深矣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公所以答之者亦若是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公有詳畧大指以公爲廉孝人也公自起進士凡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人所遺歿無以爲殮諸子貸于人先大夫歸賻財而僅成禮今

其葺甯田而後辦諸子常不免於饑何其貧也始公
 宅 公久不能興竄伏草莽瓦礫而寓其卒於他
 郡侯王公士俊感然歎曰及吾爲守而使賢者無以
 庇其身吾之愧也議捐貲助之公皇恐不敢聞命一
 日以可否問某應曰此古道也古者邦君諸侯尊事
 國中之賢衣弊爲之改造當食爲之授殮又爲築夏
 屋以居之渠深然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中授室築
 宮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于古誼公其勿辭于是
 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庖廐不能完嗚呼
 可謂貧矣公用不究于時而行施于一鄉所謂歿而
 厥後錄 卷之七 三九

尚寶司少卿陸先生師道行狀
 先生姓陸氏諱師道字子傳始號元洲歸田後別號
 五湖道人學者尊而不以官名因稱之曰五湖先生
 先生世籍長洲高祖繼宗曾大父鏞大父瑋父平以
 公貴贈都水司主事再贈尚寶司少卿母陳氏累封
 太宜人贈公嘗服賈吳越間後稍及交廣歸道病竟
 卒真州先生年甫十六卽已嶄然能自勤學立節渠
 弟安道繞足勝衣而女弟一二孰孰在室里中豪晚
 先生文弱輒難以重役先生摧亢忍詬以扞內外辭
 訖者甚備每旦出調委輸事暮歸則課安道讀書一
 厥後錄 卷之七 三九

綸恒至丙夜而是時王先生殷祥稱善治易先生東
 賢往受易說多剖析文日益起服闋就吳縣試補博
 士諸生無何太守壽公豹藉諸生頌敏者更業春秋
 及曲臺禮先生則更愛春秋一歲中盡究其義明年
 庚寅儉學官廉又明年辛卯薦應天高第又七年舉
 嘉靖戊戌進士嘗射策時貴溪相第諸所奏記手先
 生卷輒擬首曰是文宗賈董字法鍾王者比進御抑
 置二甲第五入分視兵曹政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其
 冬尚書檄下雷臺尚衣先生往督進奉歸拜母壽已
 亥復檄徵上共銀幣旣竣事還理實源局鑄鑄監陵

工治方中約法勾稽姦吏洗手奉職不放私一錢
子改禮部儀制司主事入管制勅房明年太宜人病
請急歸侍不許再疏乞休四上書宰相始聽予告既
歸則日侍太宜人太宜人數病氣死篤每發先生親
侍湯藥臥起未嘗少間夜輒焚香額天所以已算菴
母更封股鬻以進霍然盡解尊復病失明先生三爲
餽日復明後數年太宜人卒先生孺慕哀踊朝夕溢
米毀幾不勝既禫遂病風蹶時嘔沫居恒憤憤然獨
謹喪禮不遺毛細先生歸侍十四年而母卒卒二年
而病病可五六年而愈然竟先生之歸足不及郡縣
獻敘錄 卷之七十七 三十一

無一日去書不觀博極羣籍鉤微抉精下及星經地
記稗官雜家之言悉入記覽平居坐立不傾欬步履
率有常度性持寬大喜施尤厚於倫誼撫弟安道最
有恩中年安道請廢著先生爲泣論不解乃悉昇以
父產先生故不家于官至是益赤貧無餘安道卒撫
其孤士寬士寬卒又復撫其孀娶財帛闌出者一恣
無所問嫁庶妹務出厚貲收沈氏甥爲畢其婚娶先
生所絕不交者權貴而亦不狎近羣小絕不口人過
失然至後生有一善則津津道之弗置所居一廬僅
足哺咏歲所獲穰田亦不過百斛電突常不溫意豁
獻敘錄 卷之七十七 三十一

遂不減趙吳興吳中故重文先生徵仲謂得四絕先生自棄官後則往執弟子禮甚恭故他文秬多類徵仲而名德亦相亞云年六十四

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三十一 吳山館

尚寶司少卿南州徐公自得傳 程 紹

公先世系曹四明國初詔徙吳越大姓貫中原以隸籍雍丘繇伯貴至前封兵科給事中江三哲矣公登秉淵懿之資長負穎拔之概贊贊文藻學厲行爲諸生冠甲午舉河南鄉薦人覓張劬之胎士識李邕之面蓋籍甚一時已戊戌偕計南宮聞母楊孀人之計躡踊慟哭瀕絕而甦嘗着伏夜八哀憶昔吟數千言以自悼詞窮悲愴彷彿夢莪之什辛丑成進士時同里浚儀王公廷相鄂陵劉公初雅負人倫游業士林以其品隲方月旦之評豫士獨公賢少師新鄭

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三十四

高公大爲所器焉筮仕行人司行人奉使藩藩明典禮卻餽遺得使事之體竣事迎養封公于京邸晨夕定省奉顏色陶陶如也丙午召入掖垣改兵科給事中時大虜擁衆戕殺朵顏福餘三衛諸夷內避乞給衣食耕具或謂夷虜相戕乘是可收莫捷之利者公上言朵顏三衛夙稱嚙嚙一旦遭破殘之慘既不敵于彼將必窺利于我鳥窮則啄獸窮則搏勢固然爾迤北諸虜性猶豺狼既飽而驕饕逾亡厭且朵顏既破撤我藩籬何所顧忌越起而不內犯哉宜稍給所乞收諸夷無賴之心陰諭以雪耻復讐之義仍由

邊備繕堡廣偵以觀未萌之釁已而虜酋卑辭求貢
實覲緩我邊防以圖大逞 廟謨將許之廷臣明知
其詐而陰闕 上指所嚮觀望莫敢發公抗疏言夷
狄乞貢大端有三有數遭剽劫震讐誅夷畏我疆而
來者有夷運式微犬羊悔旣量彼弱而來者有謂入
貢不亡一鏃而得戰勝之利邀利而來者今有一干
是乎異時俺酋嘗遣石天爵求貢矣亡何躡我偏頭
戕我全晉橫被毒螫蓋近事之鏡已黠虜敢以故智
給我而我詎容再售其紿法曰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臣以爲勿許便疏入五日不報同列或爲危之命下
狀敘錄 卷之七十七 五十五

防河使疏請開趙皮寨孫家渡以殺水勢特遣
吳公鵬都御史督公鈞董其役公上書極陳關繫
陵周藩至急乃不果開至是當事者仍議徐沛運道
於平宜亟開汴河以疏黃水漫流公援証往事反覆
辨其不可大畧謂汴河肇開自隋下通宿泗而達廣
陵數百年來湮淤殆盡即欲開鑿糜費不貲使開之
水卽行勢必南走泗州寢園可虞使開之水不至匪
徒亡益誤奪時日運道之治反後已時肆其言開汴
之議竟寢晉尚寶司少卿履任之夕卽聞田儒人訃
制匄歸里喪事而公且堅臥不起矣蓋公起家三紀
立朝莅官甫四年餘皆優游泉石之日也旣歸構市
隱堂數楹歌誦其中且齊物蒙莊眷懷仲統準衛生
之經廣臥遊之適樂志棲神耆年孺色亦恬澹足以
養生之驗已公先後雖執三喪哀毀惻怛如一平居
杜門御掃跡絕履蒸然引拔善類如恐不及臨財非
義麾斥千金不顧也至惇睦宗戚屢卹孤寡則倒盃
生之篋折馮煖之券亡所恡人以它事干請者正色
謝絕至里閭有大利害則不惜投冠奮袂爲之上鳴
癸丑師詔之亂賊勢猖獗聲言屠杞公亟請于當事
者提兵入援躬自巡守爲士卒先賊偵之竄去吳

祀稱巖邑徭役甲于它屬公力陳負重困憊之狀得
從未減里入迄今誦德焉公詩尚典聖不驚讎靡文
爾雅有則一洗鉤棘雅工詩餘小令少游美成而下
不多遜也所著有苦中踏墊二藁京華集京華續集
大游子樂府二冊藏于家公諱自得字深甫別號南
州卒于萬曆乙亥距生正德丁卯年六十有九



尚賓司少卿

李氏諱先芳字伯承其先湖廣監利人

北山先生姓李氏諱先芳字伯承其先湖廣監利人
國初以士伍北徙因籍濮州高祖以下五世同居考
贈尚賓司丞雙泉公諱鑑配劉太安人舉二子長為
先生先生生而蚤慧風姿甚都從伯父蒙泉公受經
十六能賦詩伯父器之會選良家子尚主使者入先
生名例補博士諸生先生謝不受也踰期試而為諸
生年二十當嘉靖辛卯舉省闈高第六上南宮不中
中丁未進士時先生詩名已著而不與館選識者
獻數條
之乃與歷下殷文莊公李憲使于鱗任城靳少宰
清謝山人結社賦詠相推第也明年選為新喻知縣
新喻者江右陋邑民吏頑梗懼不畏法虎夜入城蛇
聞于寢先生弗愠也而潔令陳紀拊循元元久之三
尺布矣城北蒙山大盜謝甲聚數百人城西分宜界
上礦盜亦數百人久不伏法先生次第平之封內以
安邑蒙崇氏騷躪殺人無敢忤視先生發其死罪設
法捕繫論誅二人適成一人士民快之舉人羅生淫
于劉氏已而攜資謁選舟行數日不知所終七年無
能蹤迹者先生一日論盜微得殺羅者劉氏子本

自實偵羅北上夜尾其舟眩橐而沉諸江語
爰書上官詔以為神富人張浚有冤遇公而自以
硯為獻受而付之記史異日發之銀也笑曰陶泓清
士辱以朱提召浚叱還之三年政成擢為戶部主事
旋丁外艱復補刑部先生既負時名不得一當藝苑
又出試吏僕僕對牒非其好也及入為曹郎居多暇
日而海內名能詩家吏部宗子相張助甫兵部張肖
甫同部王元美徐子與輩雲集閣下先生盡與之交
朝夕倡詠期為復古而諸子之名大諫長安稱一代
盛際矣頃之改尚寶司丞一奉使冊封德藩再供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三十九

兩考陸少卿浮湛避世不干進取有以自適也而
嘗以賦詩調謔得過兩吏部又嘗以受印誥兩御史
御史內慙癸未大察其人皆在事共欲傷之少宰淮
南李公江右朱公交為力解弗得左遷亳州同知毫
士故習怙慢先生繩之以禮師生滋不自安又嘗至
廣陵坐淮陽別駕上別駕恨之適以公事至毫師生
為飛語八之別駕會先生擢寧國府同知入賀過家
而江北使者猶用毫師生語傳成白簡先生因臥不
出矣先生兩佐府州不鄙其官奉職甚修擊斷無諱
干石以下嚴之而賦性豪邁不能少有頰印以請

時俗卒以見忌于是先生嘆曰嗟乎仕宦有命耳
山之業十吾得其二三而嘆六七天其假我餘年使
竟厥緒此不足千古耶歸而坐臥一閣盡發藏書日
夜伏讀經史百家之言鉤玄抉精毋不有所論著而
下有韻之文自漢魏初唐下及近代握樞綜要如衡
萬寶而錙銖焉雅精計然策麻著饒足而不啻于用
時時為具饗客振竿擗瑟二八迭侍仰天嗚嗚樂而
相志也先生為人慷慨任俠內敦孝友外施德義賑
贍貧乏惟恐不足念弟仲同芳業儒不就出秩金二
百仕沖為王家郎又為多買田宅幾與已等養從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四

四老日具饗養養業師黃先生月給粟粟環漢鄂之
間所舉高年勝會施衣履而壽者幾四百人歲疫所
施藥而療者四百五十人貧不能收所施轉而而掩
者幾六十人他所助喪贖罪優恤孤嫠調護故人子
弟尤不可勝紀郡人至今稱焉方先生在官所交皆
天下名流及罷更家居不通造請惟從蘇大司馬遊
及與諸郎君酬唱久之又皆先逝而東省才士邢子
愿傅伯俊輩稍得鴈行前矣晚以目告屏去聲樂遊
心玄晏著達生道人傳以自喻大指歸于知命適情
不近名利迹其隱見方圓之間始仲長公理白

氏之流與先生正德六年六月卒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得年八十有四所著東岱山房稿三十卷清平閣集若干卷明雋若干卷已行于世外為大學古本四書各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漢注疏臆老子本義陰符經解五嶽志畧拾翠軒雜纂本朝安攘新編古交編聞徵錄醫家須知壺天玉鏡蓬玄雜錄泰然亭樂府諸書藏于家論曰國朝之稱詩賦盛于嘉隆之際吾里有兩李先生兩李先生者同時同官名相比也其政有不同者歷下以氣骨合神湛涵萬有而發以雄迅意常超于象之表濮陽以才情赴調融冶眾賦徵錄一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濮陽李公先

芳行狀

邢 佃

膏世作者率推歷下李先生是謂于鱗不知更一李
先生出濮上其齒同其居朝之日同其談藝同其所
不同歷下簡貴不暱近人而濮上伉爽敢決任俠自
豪兩人者論難過從瑕瑜不相貸也迨後歷下名愈
高濮上若為所掩乃先生修戈倚楸未一日忘于鱗
云濮上名先芳字伯承初號東岱後更北山先生生
而蚤慧又膚色玉潔也比當梳髮與在駙馬籍中父
母強行使者林君調之謂李郎濮上良佳帝以婿鄉
道汝矣先生正色曰芳聞龍門不聞鳳簫林君內慙
而奇之尋罷歸例于青衿先生獨不受也再年試而
為青衿二十舉于鄉為第五人進士不第去而遊太
學凡三下第而遊道日廣韞負日以奇丁未舉南宮
高等授江西新喻縣新喻僻悍民俗疎闊視事大小
昧吏不知官城環虎夜闌入市蛇關寢門先生夷然
謂邑故沐猴令其無三尺平乃陰司大盜謝某等
悉禽論法又得豪牧長畜夫而笮之其所當他獄裝
仰三到本等靡不驚侘若神邑人章浚家象巨萬誤
為大盜連染先生出之浚以一硯為壽先生謂此他
山也者置之守藏不問也一日歲史白前硯實銀先

生笑曰陶泓清士辱以朱提立石滾而還之繇是而
喻之政冠冕江國卒以不善黜陟三歲得民曹亡何
祇役留都抵舍及先尚寶大故拈据終喪北上改授
刑曹郎于時諸郎高伯宗究心經世彙稗本朝故實
為鴻猷錄先生手所著書而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余其改慮從事乎乃輯近代一切名家詩而繕之
逾年亦成書人謂西曹雙壁名籍籍動巖廊矣居頃
之改尚寶司丞尚寶清嚴地居者往往唾手上卿先
生梅祭任子如嬰兒寮寢不憚乃欲甘心矣已未充
殿試受卷官已奉節冊臨德藩德藩鄉郡地州邑令

原敘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一

長為負轡矢御五封輅如臨叩先生略不為意撫中
丞萬安朱公直指襄陽劉公俱以氣調修平生驪先
生手掛而晚之餘客莫得前使事告竣陸本司少卿
下戎再充殿試受卷官是年屬弟茂才同芳返母劉
安人就養京邸傾橐為弟費獲需次趙府審理副母
氏悅之故事繡衣握方寸印出行部部使率赴尚寶
授受以為常使者劉宋入先生趣受印劉宋目從行
黑水先生曰印不足受尚寶不足交訓耶而目黑水
為二使者大銜之會歲大計因中諸弊者左其籍得
亳州同知先生自負遷人一意斷擊無少避回又州

孫守即墨產用井里故莊先生以毫士屬之先生
立程課督其援上居閑葦滋不自安遂風枝官劉某
羅他事擠先生復私淮安劉通判與謀通判即志先
生以州同据其上座者也先生未幾擢丞寧國見謝
眺青山而樂之聞鵲鎮鐘聲而泠泠然善也至持絮
令不詭隨人視毫無異寧二千石以下憚之用前枝
官通判中傷坐臺抨竟回籍先生適在壯年毛鷲無
暇容曰天其以山林奉我而以涓水之微坐進我我
奚為不豫哉且夫藏山之業什吾得其二三而曝六
七豈吾稅駕日乎吾其泄盟于鄉悉索郵師以與中

原敘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二

原合吾而足自老矣歸之又二年劉安人謝栝樵不
以既艾減哀及禪撫中丞姜公薦于朝寢不報先
生邑而構清平閣蓬玄洞野而營會丘臺拾翠軒草
屨籜冠吟嘯其間未一日而廢酒未一日酒而廢詩
書未一日詩書而廢管弦絲竹也先生生產故饒復
善計然白圭之策室計錢帛谷量牛馬靡不中營乃
者困與親交粟筭與親交衣囊與親交財緩急與親
交禽穢為德于生者倪文學朱節卿趙彙人范貢士
若而人為德于死者蘇尚書龔觀察邢宗義侯繼宋
若而人為德于家者叔四老從弟靈寶仲升輩猶子

如桂輩從孫炳輩若而人為德于儻者余秀仁周正
照楊仁輩若而人肺附而友朱學博周太守蘇鴻臚
蘇孝廉蘇右史藝文而友李于鱗王充美殷正甫宗
子相徐子與謝茂秦黎惟敬歐楨伯張助甫王師古
魏懋忠傅伯俊董元仲宋登春吾師東阿不佞侗相
吏而友兩御史大夫南充王公黃安耿公兩大司馬
銅梁張公登州陳公一督府重慶蹇公于喁鼓吹祝
柳宗元所稱先友不翅過焉先生家蓄聲伎倍蠻叢
園勝履道文樞副名山請曉琵琶理類琵琶行其對
蘇八石史評此四鴈雞大挾雅音夫沉沉而牛鳴嘗
泚微錄 卷之七十七

中者宮也野雉登木者角也餘可推言江東查八十
兩而伏之晚以目青盡遺侍妾曰吾駱無可賣伎有
驅耳先生者抑白公樂天之儔與其自署達生不
天所著東岱山房稿三十卷已行世外為大學古
書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漢注疏臆老子本義
野陰符經心經解五嶽志畧拾翠軒雜纂十三省歌
本朝安攘新編古交編闡微錄明詩集卷家須知
天王鏡蓬玄雜錄凡五十萬言藏于家

尚寶司少卿潘君士藻墓志銘 澹園集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最
知名者有蕪陰之王德孺芝城之祝無功與新安之
二潘潘之字朝言者既以絕世之姿不究其用于時
以死而與吾輩遊獨去華氏為最久當是時自天臺
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去華竝師而嚴事
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為雪松先生世居
婺源之桃溪家為仕族嘉靖中少司馬珍若旦少司
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鼎盛一門即崔氏之重
笏累載不足多也君父濫以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

太宜人君舉萬曆癸未進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
直諫顯朝廷乃仕而起起而為符卿官禁近稱顯融
矣而卒邈邈不調以勿以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
太宜人年餘八十子職未終宜君之不瞑以死也嗚
呼痛哉君為人磊砢有大節與人言必盡傾壑而知
其君子也而尤自負入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每
得一入推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顛躓瀕於
危人皆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覆疏雪以身保其無
他以故君坐屢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憶
君始舉進士一日過余曰余于同籍得二人問之則

遂左蕭君汝芳臨沮曾君黈也後二人爲郡縣錚錚有聲皆以彊項受奇禍君又力爲牽復今二人皆知名于朝爲賢士夫者君力也其司理溫州也衛公承芳爲守與他丞倅皆賢士君與之喁于唱和若墳篋然而郡事不治別駕王貧且死君賑其孤又移書學使使祀之鄉賢祠其與人交有終始皆此類君以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闈出官門戲良家女婦干振者執之輒羣闈而奪之去君謂若好出對簿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司禮以聞上恚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邪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中貴洵洵思必報而大瑞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瑞微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上謂君歸過賣直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于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初君之被徵也晤余南都余謂君必爲諫官爲諫官要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翹翹一鳴以塞青也君首肯余言既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事冀以次第上時鄒君爾瞻里居獨心異其不言既而聞君蒙譴乃嘆曰眞吾友也噫余方以輕擲戒君而爾瞻以速去服君何邪雖然當是時中貴之焰未甚熾

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驕揚搏掩以臺臺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第收其名明乎非君意矣辛卯始改兩刑部照磨爾瞻亦自銓部調至旦夕相與講學問政意甚驩也壬辰晉南吏部主事七月改尚寶丞君旣以謫猝起爲中朝所屬日又性侃直視時事輒扼腕不平權有力者始思中君故君言尚寶久不徙獨關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于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決第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言時馨今尚寶卿劉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其它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四

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尋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酉秋德孺卒京邸君與余治其喪而頃之余亦以讒罷時權有力者以余故訕君益急君益爲余不平亡何其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夏以冊封奉太宜人循居雷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疏竊見廢于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孺曾幾何

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孺其可惜也
已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
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
呼痛哉人世浮雲須臾變滅唯知命者不憂與立德
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憾初兩先生之學人或疑其
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劑而用之以自名一家昇歛間
多盛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
之大者動有紀述嘗見其數鉅冊于几間君輒自掩
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闡然堂雜集詩文集周
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四九

二十五日距其卒得年六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
四師皆為鯤泰衡兆鰲為鯤泰衡諸生女三婿為胡
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曾等以其年某月
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丐余為銘銘曰聖旨浸遠罕
究陳世儒乘之雜偽真經經者流局前聞空有互屬
紛以綸疇勇如君廓其源并苞絕異胎羣昏驅除異
論如蜚蠊日月皎皎開浮雲有書載之垂無垠世如
不信砥茲文

尚實司司丞靜菴徐公宗實墓表 黃淮

先生諱垢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鄉人宋
南渡後有諱千一者為黃巖令其子榮祖遂占籍為
黃巖人先生之曾祖也祖諱已元以子貴贈承事郎
行密院斷事官經歷父諱存翁仕元為浙江等處
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先生兄弟三人而先
生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茂學博才捷昆
弟自相師友人稱為三難幾冠聞永嘉彭公庭堅承
椒園文公正傳講學鄉校先生負笈從之游深有所
領悟遂贅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才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五

尚氣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為人恒誦先
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拊几昌言曰
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士矣居無何知元運告終輶光
養晦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童壯時受業先生之
門先生剛毅嚴正約放條為學規若官府號令賞罰
勤息悉當其情諸生成知振勵洪武壬戌有司以禮
敦遣先生赴闕教被顧問敷奏剴切均中時宜 高
皇帝深喜得人敕銓曹任司風紀先生以草茅愚賤
辭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 上旨謫輸役
淮陰驛郡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為賓

師多所造就會朝廷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
中慮其失教爲擇師而難其人爰命起公比授館教
法嚴明如在鄉塾時觀受教惟謹既冠入府成禮畢
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于堂中北牖下
南面而置師席于西階上東面先生憮然曰師嚴道
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誦師道哉輒手
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
爲書貽之責以在三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
媿謝執弟子禮愈恭畧綺紈之習尚儒雅之風 高
皇帝深喜之召見獎諭再三由是德譽日著洪武末
任蘇州府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持使節罷而
復起轉尚寶司丞其判蘇州也奏發粟二十萬以活
饑民當春暴水嚙隄爲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
治水之役採訪使以爲妨農且勞民沮之先生上言
他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
况今規今有田之家量多寡貧富人出力而饑者得
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易爲勞民哉屬邑有節婦
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未及行先生請旌之禮
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比于墓非前朝事乎
朝議謂其知大體皆從之其人爲侍郎也首陳十事

指切時要凡會廷臣決疑議先生是是非非原其
不徇私不黨同一揆于義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
奉使也在兩淮多所建明政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
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
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
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
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守夫於筮嫁之初
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矧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
與卓異同科豈與尋常比例廷論聽其言下郡邑旌
之比使兩浙以疾惡太過被劾怡然去職其爲尚寶
也年漸老而力衰伏遇 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
臣遂上疏乞骸骨許之歸家杜門謝客課子孫閱耕
稼逍遙林泉之下莫盡餘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
臬司拘囚獄詞牽連逮至京得疾卒於旅邸垂絕侃
然之氣不少貶是爲正月二十二日也距生之年元
至正甲申壽八十有二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名
士慷慨達肝膽相照酣歌激烈分韻賦詩竟日忘
倦計音遠聞傷之者至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
也准於先生師生之分沒齒不忘爰表諸墓道以示
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尚寶司司丞洛原白公悅墓碑銘 王維禎

洛原白公者常州武進人也名悅字貞夫其先洛陽人後徙武進居採菱港白公不忘始故號洛原白公大父昂刑部尚書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治官民皆大功德于世白公都御史之長子生而負俊才好文詞十二三時都御史與客問報扎咸出其手客得扎稱善以為都御史能而不知子洛原所為也都御史卒白公以其蔭補太學生補二年而為嘉靖壬午白公舉順天鄉試推廕與弟又十年舉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當是時白公父行皆大官皆器白公重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七

五

既逸而又善晉人書兩使還出紀游詩數十篇一時見者未嘗不種種稱絕也白公為人恢廓而好義與人游其人當于已心即解劍捐珮以贈不為情即心內所弗合亦陽浮慕之不終拒也白公以此聲名益顯然亦以此招忌賈禍居頃之改儀制司郎中會天子削立東官為置官屬詔有司選補白公補左春坊左司直其年大駕幸承天歸而按劾從官未至者言官中白公于是白公謫永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已轉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無何復謫濟州府通判復轉戶部主事又一歲改尚寶司司丞白公自登第至為尚寶侯等二十年官不過六品而尚寶又閑曹不得有所建立恒鬱鬱不樂明年庚戌遂病其秋北虜犯京師百司震眩白公臥閣內日引賓客入與計擊胡事白公狀貌甚臞至談天下事則踴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自十年來棄去吏詞不理時時擊騎射訪燕趙少年俠客與之游人多惟之及至康成乃始知其非謾也白公甫弱冠也謀危自氏者幾獲捕獲白公挺身抗之卒無害則沈毅有氣自少已然非僅今也又明年辛亥病篤有遺言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七

五

江西按察司與事胡拜仙父禮謙乃述以可外

致仕云白公有五男子長子啟常禮部主事既卒
起而振襟端坐謂禮部君曰吾自秦大夫乙丙之裔
也歷千百世而顯者不絕自吾上二世竝著勲名于
竹帛之間而吾卒湮沒至此度平生疊疊無覩于前
人豈罔命哉小子念之共慎所為補吾闕也語曰書
筆射驥絆足則我乃似之矣言已悽然遂卒是時公
配楊宜人在前諸子咸跪伏床下問家事竟不一語
及初白公游關中時余方家食未之能交也迨余官
翰林時與往來甚數則白公者固偶然有古豪士之
遺風焉不直工文詞也乃坎壈終其身吾不知造化
賦教錄 卷之七十七

何以生又何以抑耶

賦教錄

卷之七十七

書

尚寶司丞寓菴吳公性墓志銘

徐階

常之宜與其俗於吳下為最淳其士大夫率好古而
茂朴然其所推服必曰寓菴吳公公諱性字定甫其
始為郡庠生授徒里中修行業文動以身訓畫程著
式按而行之始終相較不爽毫髮年三十七舉嘉靖
乙未進士于時仕者方喜躁競公獨耻之上疏乞為
樵官得河南南陽教授南陽人鄙野而尚奇表即諸
生亦然公歎曰茲教之廢為之也雖然教人者徒務
書譜人已乎榜于門盡謝問遺壺漿束脯禁不得入
已乃察其有志行者禮之資可進者課督之婚姻喪
賦教錄 卷之七十七

賦教錄

卷之七十七

書

養戒母計資賄用浮屠以次教之冠射諸禮士習變
焉故事進士就教再期轉胄監三年遷部屬公既無
貴援又不以資俸自言於人積五年始遷戶部主事
且南京也公意顧恒自得尚書任使其屬以推稅為
便利筦庫為叢劇公於次當推揚州關稅乃得筦庫
不以非序少有怨尤于心久之監浦口倉迎父及伯
兄養諸官舍父子兄弟飲醴茹蔬竟日相怡悅歷員
郎中滿三載封父如其官贈母錢安人公固以母
墓前曰吾願足矣即引瘞未
改南太宰四明聞公

曰是素恬於進宜有以勵士改南京禮部主客主事
踰年復請告作天真園與朋舊詠遊其中將遂終身
焉既而曰吾本以疾告于出處未明也壬子強起補
南京車駕主事未上乞致仕吏部寢所奏且促之行
不得已至南都又疏以請吏部謂公賢不宜聽其去
然又重違公仍予告丙辰以期滿至京師改尚寶司
丞公不樂再上疏乞休語人曰吾不得去不已吏部
知其意獨請從之公舉進士二十一年在官不滿二
考其意退處甚于人之嗜進而其圖去視求進者加
急雖古達人隱君無以過也爲人不尚迂談不採虛
獻教錄 卷之七十七 五七

尚寶司司丞孟公秋墓碑 姚思仁
本學士大夫言學者皆曰齊魯復有孟子蓋謂我疆
先生云先生諱秋字子成號我疆世爲山東東平人
上世有諱通者徙居安平鎮通生鳳鳳生先生先生
生而有志大志慧識過人讀書通大義里師授毛詩至
桑間濮上棄去不竟學聞其邑宏山張公爲陽明家
言執弟子禮問業學尚書得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
發憤下帷謝絕一切卽家徒壁立宴如也會安成鄒
公善督學山東太平周公怡僉泉事講學貢院得先
生大奇之曰孟生固自超也弁諸生首自以爲得先
生晚庚午舉順天辛未成進士先生雖早貴絕不以
氣色臨人居京師不與流輩伍獨交驩孟公化鯉既
得昌黎令下車問疾苦誓以不父母吾民者有如日
會昌黎邊邑驛傳徭役糧馬鞭甲繁興一切爲民更
始爲之器械以備之爲之警邏以候之爲之城池以
禦之徭役則省猾吏則詰異才則拔幽隱則察公署
黃宮則修掣二百年夙弊一旦苗穉而髮飾之父老
胥相慶曰吾邑矣其斯謂古之循良也與哉其得民
之深有如此暇則進諸生三十餘人講良知學自以
俸餘館穀不費縣錢謂昌黎爲鄉先正刻碑文以旌

諸生先生心如太虛視世界浮雲毫無芥蒂雖居邊
圍繁邑未嘗一日撥講與諸生盟必先而後文制
外以兼內講肄以端其習考覈以程其規標的以大
其業宏博以遂其思抑揚以厲其志金玉以宣其情
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懽然若失也勃而變已翁而
從翻然而革先生忻忻曰吾教行矣又憚憚與民休
息卽不爲巧宦猶不失令名諸臺薦以十數上僅得
大理評去之日父老泣留逸道時有鹿銜先生裾亦
若有戀戀者父老爲樹碑以識不忘等從祀名宦先
生小試于邑邑皆弦歌也署廷尉兩載以廷尉天下

獄叢錄

卷之七十七

再九

平獄獄惟允贈父如其官母孺人已卯轉職方領山
海關是時關政久弛妙簡才望首以往奏給特勅蓋
異數也先生至嚴議察裁供應竟爲其司官忌遂萋
菲而巧詆之辛巳以考功令調外衆論譁然先生無
愠色乃乞休歸時復過昌黎昌黎士人且喜且悲渡
滌江作歌歎獻與士人別泣數行下抵家卜築家南
二十里許尚羊其間有終焉之志日課子若徒博刺
等藉剖難析疑側弁而吟曰長林豐草吾以適吾適
也自是先生道益尊賢士大夫道安平式廬諒謁干
庭相望或依依數日不能去甲申以直捐黃公薦起

刑部尋陞員外郎丙戌遷尚寶水公餘卽聚陽和
公究竟理道殆無虛日縉紳先生以一領聲咳爲快
已丑陞本司少卿淡旬而卒嗚呼傷哉先生篤學力
行苦節清修以名儒特聞以廉吏令終治縣縣治治
獄獄理司馬馬蕃司刑刑清司璽璽慎慎投之所向恢
恢乎游刃而解然本之所由來矣夫先王之學其本
以治心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先生事業炳當時蓋
其學之緒餘也先是先生奉命衡府便道還里撫臺
李公過先生于家凡三宿梵寺訂明儒經翼是時年
已六十矣而神益王時時誦孔孟書不少衰間得聖

獄叢錄

卷之七十七

六

賢片言隻字有契于心隨筆之以示後人嘗昌黎入
觀時耿楚侗先生與之論心先生曰心體本自澄徹
有意克已便生翳障蓋真如的一齊現前如如而
妙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
憲耶謂顏子合下便是復禮其不以血肉視心以靈
源視心先生之學粹矣孟公化鯉稱其河流爲澹衡
度爲平庶幾知先生者哉所著有二明一脈明儒經
翼戰國策略昌黎文選行于世先生以五日生後贈
評事以是日卒故終身于是日不爲謙集事其凡友
愛篤至雖老且貴若不敢鴈行進者享年六十五卒

之日不及殮傷哉貧也友人爲治棺具其斯爲清白
更與不佞觀風意曾得先生遺行又諸麗牲之石
之日有明儒宗我疆孟先生之墓

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李東陽

瑄行狀

李東陽

公姓夏氏諱瑄字韞輝其先自衛徙饒代有顯者曾
祖諱希政元季爲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事祖諱時
敏洪武初爲湘陰教諭遂家湘陰考太師忠靖公諱
原吉歷事四朝豐功偉烈著在國史公忠靖公次子
少穎敏喜讀書嘗竊觀忠靖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請
問所議事忠靖笑口是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胡
公洪管夢 上以櫻桃一盤賜忠靖二子長子琬避
不敢受而公獨受賜後琬卒公以告忠靖曰繼夏
秋錄

錄 卷之七 李

氏者必此子也 仁廟嘗顧問忠靖曰卿子年幾何
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食祿時俟成立
事 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 宣廟震悼不
已卽日遣中官致命于家拜公尚寶司丞明日公與
叔父原禮入謝時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
帶衣服公挾柩歸鄉里 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
養母十官而別遣官護喪歸且厚恤其家公強記過
人太師張公輔呼爲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父
執禮重之 正統初 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賜公
田十八頃而蠲其稅楊文敏公榮將歸謂公曰尚寶

非處君地吾還當薦君未幾楊公卒不果雲南夷逆
命公上疏乞立功自效尚書王公驥奇之欲以公往
有沮者乃已八年命署尚寶司事公以母疾乞侍養
還鄉母愈乃就職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謂
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為寇宜密令諸脅從
諭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擊
之必破一謂苗出遠劫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道
搗其巢穴則賊分而勢寡一謂北虜雖每歲朝貢狙
詐難測宜令知兵者行邊旌勇智退老弱繕器械修
城隍謹烽堠以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師久無功使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本卷三

賊勢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
乘時殄滅多見采納十四年虜犯京師公憂憤陳四
事一謂虜乘勝遠鬪鋒不可當宜堅壁勿戰使進無
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
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
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
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
營進無死志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
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則士畏法而
不畏敵矣四承行之後虜使至公又言虜無故遣使

與吾譯者借來必伴為遜辭以緩我應援者
現我虛實或為誑事虛情以亂我謀或略我譯者令
為反間宜慎防之以觀其變又謂虜若引退宜分兵
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當其前以奇兵二路攻
其傍以伏兵一路絕其後又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
歸蓋彼方恃強不虞吾至且待使回犯我而我先奪
其心勢可必破况今太陰犯昴主胡不利太白出高
用兵敢戰吉臣以為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
盡用其言公又言虜既得利今冬來春必圖再寇今
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從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本卷四

因隙而動為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為
國用仍條陳事宜以為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
所知凡舉主及所舉勞以酒幣揚名于眾以倡忠義
然後榜諭凡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請地利能為間諜
者許以官賞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
為兵者釋之教閱之法以百人為率擇其能者十人
以教其九十人兵集既眾又習戰法可以捍京邑可
以消外變事下兵部尚書于公諫請試用其才倚
王公偉公知已也時為監察御史亦請勅公募
揚會事定不果久之公以母老乞就養公陵

南京尚寶司事三月丁鄭夫人喪上京師復陳
曰賞罰以爲御將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寬宜罪敗
師棄守之將以戒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祿以勵不任
曰去利以爲善治國者不損民以益己因舉近事以
利致害者貪虜入貢致生邊患窮兵麓川以疲中國
其弊在上汚吏賣民以妨文治貪將盡兵以耗軍伍
其弊在下宜減浮費以輕徭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
民力以培邦本又謂貴州宜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
罷藩臬郡縣命一良將輔以文臣使專決於外以寧
邊患曰密機以爲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
獻徵錄 卷之十七 五

宿衛十四年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
寶司事方圖請老歸守先墓無何疾卒未卒五日猶
力疾草疏大略言臣伏見 太宗文皇帝賜 皇太
孫勅諭皆崇奉軍國爲政治民之要誠 祖宗詒謀
之至意願 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 皇太
子諱誦使預知民事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
古而天下可治臣懷此言未敢輒上今臣病旦夕勉
此而不言永無日矣命其子崇文上之訃聞 上遣
官諭祭于南京

獻徵錄 卷之十七

本末

戰以致敗績一也宜府懲彼失利畏慎太過虜經其
城當戰而不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虜越重關
犯畿甸自納其死而我過爲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
變三也宜鑒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國耻大學士
高公穀見公疏薦于朝亦不果用奉使秦府充冊封
副使凡所賜遺悉不受天順二年公以疾請命掌南
京尚寶司事踰月遷少卿八年賜詰命特贈所生母
王氏爲夫人成化二年進爲鄉時五府多闕惟節督
一人公奏守衛事重非一人可任乃命四都督皆

南京太常寺少卿掌尚寶事楊渠傳 實錄

楊渠字叔簡江西泰和縣人贈太師諡文貞士奇之子正統初奉命讀書內閣十年以蔭補尚寶司丞至成化間歷陞卿久之上疏言尚寶司官才可用者宜以例推舉既得旨允之而竟不見舉渠不能干乞改任南京以羨滄陸太常少卿仍掌尚寶司事成化十九年五月卒賜祭如例渠少豪放後折節向學博涉經史能詩賦談論置壺不能下物在一時大臣子能文者稱渠云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六七

南京尚寶司卿白君玠墓志銘 倪岳

君諱玠字宗璩姓白氏其先本洛陽人當宋南渡時有諱繼昇者始遷于常占籍武進因家焉曰開遠均寶守中君高曾祖也考希原以君貴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加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妣錢氏初贈安人加贈宜人君生而聰敏少喪父母落落無所依遂挾書往金陵之句曲山寄跡朱陽館從黃冠游忽感悟自奮乃之京師學於翰林編修徐先生文式及今閣老徐先生之門久之大有所得補府庠博士弟子員益刻厲同學竟領成化戊子鄉試明年試禮部賜進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八

出身授戶部浙江司主事主納通州軍儲以勞疾告歸抵家踰年復起轉貴州司主事主納內庫銀絹壬辰給賞遼東邊軍往時銀積羨餘所司多侵匿君悉歸之官卒已南京公幹遂勘理浙江諸路鹽鈔時權貴私販累數十萬商人大沮君極力裁革人稱便焉比還陞本司員外郎甲午夏持節充副使往湖襄封王及妃有所賜予悉辭不受陞陝西司郎中癸卯朝廷以運舟稍緩命君催督首責香藥網運之馮好弊者其徒斂避事賴以濟山陝歉荒人相食議舉納粟之令他如僧道度牒生員入監各以差入銀實官帑

其所出納皆君主之人稱廉公未幾有南宮

命君體素瘠而才識豐贍遇事立辦誠風生於

時所推許性孝友自傷蚤失怙恃因名其讀書之軒

曰思親示終慕之意事諸兄敬愛處友和易持身謹

愆人未嘗見其過初在鄉里或嫉其新進若謙以處

之既仁貴顯益置不校人多其有容嘗買婢見其有

戚容問之知其官人女也既養以為女擇良士配之

兄弟老分俸以贍姪鎧為郡庠生即捐俸金入官俾

得援例補國子生其行義多類此君起孤寒屹屹嗜

學無所慕乎外既仕久始買宅于興仁坊之西凡祖

廉徵錄 卷之七十七 李九

遺業悉與兄弟居之既進列卿復得南畿密通鄉邑

乃於興仁之第築圃鑿池種竹構小軒二楹榜曰隔

塵且曰吾得釋去繁劇將管菟裘老焉豈意遽止是

耶惜哉君生於宣德庚戌四月卒成化丙午四月得

年五十有七而已子一即金郡庠生積學有文能世

其業輯君平生之作有遠行稿思親軒稿若干卷藏

於家

南京尚寶司卿許公毅傳

方學士

公名毅字仲貽父德瀟酒有遠韻隱居嗜山水習籍

所至歷覽名勝必為詩紀之公少承家學博證精詣

已非僭偶所及嘉靖乙未舉會試第一授戶部主事

留心國計梁端肅公甚重之調吏部清理吏胥條格

不為權貴所奪轉文選前是行取者候日久往日後

任者率反前所舉低昂之以市私公曰此不肖之心

也白家宰許公讚亟行之許曰須覲後未晚公曰覲

者叢至萬一有蜚語則行取者難為去留矣家宰慰

公言竟以二日畢選無一外補者僉謂其公而厚云

廉徵錄 卷之七十七 七十

任滿當選請南行便將母晉貳南太常會大計調浙

江鹽運司副使尋晉江西提學僉事至則首以孝弟

禮義廣厲諸學官弟子校文察行一以公嚴行之人

不敢干以私然名臣後裔亦未嘗不廣詢而優錄之

也晉南尚寶卿以李給事萬實論致仕蓋公雅負高

名時貴之官南都也其子慕而厚結之公不應及柄

國時時干預銓政格不許又以乞南遷為遂已益大

嘆之其調離司嗾李論劾皆坐此然公以盛年巖居

閱三十載迄無一書通政府有欲列之薦剡者輒固

辭籍紳先生至南中無不過存公問投轄款留而木

嘗一謁謝有疑其簡者公曰此鄉前輩里生之法
不取變也徵文者屢滿戶外受其贄金投一竹筒中
客至命探取之沽酒酣飲至達旦不寐日以賦詠自
娛年八十有三自為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所著有
省中外臺歸田等集行於世

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七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八目錄

太醫院

尚書掌院事

許紳

院使

戴思恭

蔣用文

吳傑

韓茂

院判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目錄

韓凝

袁實

李可大

御醫

趙友同

盛寅

吏目

劉壽

正科

盛備

徐樞

仲蘭

陳寵

韓達

徐彪

沈玄

附

王履

泐壽

呂復

項斯

張頤

倪維德

葛應雷

嚴景

祝仲寧

王敏

韓襄

汪機

周銓

曹德

獻徵錄 卷之七 大目錄

土

梓行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八

太醫院

尚書掌院事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太醫院事諡

恭僖詩公紳墓志銘

張文憲

公諱詩紳字大章別號警庵其先浙江嘉興縣

人曾祖宗昇洪武中以富戶實應天府江寧縣未幾

由名醫入為太醫院醫士永樂丁酉扈駕之京因家

焉祖忠亦以醫名未仕父觀初為通州儒學生後繼

祖業補醫士官至太醫院院判自曾祖以下三世俱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曾祖妣陶氏祖

妣黃氏妣凌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公性資敏慧少習

儒既成棄去乃究心醫術本之以家學濟之以穎悟

遂深契軒岐奧旨其漢唐以下諸名家論說亦罔弗

參互考訂以求至當之歸由是業底大成而藥七所

投悉皆立應時人莫與京者弘治壬子以世醫子弟

充冠帶醫士正德丙子選供事御藥房嘉靖壬午奉

命診視 聖躬立方進劑俱克富上音 上察知公

之異於人也隨陞御醫自是厥後屢承詔對請便殿

又時奉 聖諭講求疾源及治療之法公據理立論

奏請明方藥精膏每用輒有奇效 上皆嘉其

如還轉不次丙戌陞院判庚寅陞院使壬辰陞通政

使司右通政掌本院事甲午轉左通政丁酉診療

皇太子有功陞通政使己亥 皇太子冊立禮成陞

禮部左侍郎庚子陞工部尚書其賜賚稠疊若御用

膳羞金帶銀甲銀磚銀瓢及諸彩幣貂帽禪衣白金

馬之類未能枚舉壬寅冬十月 上偶有官變公

診藥用藥即獲萬安尋叙錄公功晉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實渥恩也公嘗患脾疾既愈是歲三月再作臥

病家居聞召力疾趨赴越數日 上遣中官至公第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召且諭云若許尚書如來公曰事君當致身乃亟往

至西安門肩輿入至迎和門中官夾扶而行至 上

前診視進藥候旨始退蓋公雖構疾其忠愛有如此

者又旬日 上賜白金一錠令置一器以備飲食湯

藥之用復以御製靈符并乘一真人所書法符遣中

官頒給者凡三皆以期公之疾之愈也後公自度不

能起乃輯錄經驗方一部并疏本院官醫數員以進

上降手勅云昨卿具錄藥方保薦各官情詞忠懇

甚感朕懷卿雖年老疾人之常有何便至於所謂宜

加意安心調養用生胃扶真之劑兼以米汁灌進日

公以生土之令必旬日漸復勿生他疑方已

庚寅方云又賜白金百兩彩段六表裏并酒木珍饈

瓜蒞之類公聞命伏枕感泣比病益篤再上疏預乞

恩典竟得請諡贈三代並封本身及妻仍添子長齡

為官生自是再決旬公遂卒於正寢寔嘉靖癸卯五

月十有六日也公器宇端重言簡而行確請縉紳咸

敬重之官有中貴以他人所製方質於公者公曰人

意見各殊不必拘泥其忠厚類此掌院數年處事公

正舉胥推服暇日彙集頒降御札鈔梓以傳名曰聖

諭對稿問又捐俸刻鍼灸書并銅人圖像於公所傳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習人有所考証昆季凡四人公能克篤友愛遇有凶

變亟出俸資以襄大事諸姪既長立多為引拔俾各

有進身之階處鄉隣親友禮義周洽方彌留時其子

問所欲言公曰吾以布衣叨受 聖恩隆重官至一

品逾涯過分愧莫能仰答萬一夫復何言第願汝輩

端趨向敦行檢以建事功以圖報稱以振起家聲吾

死即瞑目矣言已而逝計聞 上悼惜因置遺孤官

諭祭者九益曰恭儉仍命所司為營兆域賜諡

和 聖躬功在王室用是簡自帝心寵頒其

死哀而遭際之盛鮮與為伍真一時之英傑也

其生在成化戊戌正月三日得壽六十有六配陳氏
太醫院吏目瑛之女累封一品夫人

許紳南京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大抵有恒人也以
醫術仕至工部尚書掌太醫院事嘉靖西苑宮人之
變 聖躬甚危得紳藥始蘇余嘗造問 聖躬安否

紳曰此變禍不測論官守非余輩事切念受 聖主
深恩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藥
進余自分不効必自盡賴天之靈辰時進藥未時

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
氣活血 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以故加紳官
僚後錄 卷之七十八

係後數月紳病余視之曰余必不復起曩西苑用藥
驚憂所致至今神魂不寧百藥不效余即死 主上
驚憂死無憾矣竟以此病卒 上憐之卹典甚厚今

太醫院院使浦江戴公思恭墓志銘

王汝玉

永樂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政大夫太醫院使
戴公卒於浦江故第公諱思恭出唐平南節度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諱昭後至公歷廿有
一世曾祖諱濟祖諱暉父諱堯皆隱居不仕素以詩
禮相承稱浦江望族公資篤敏讀書必求聖賢微言
與義為文若詩不尚浮藻務底有用於時暇日於星
象堪輿風鑑之術靡不傍推曲究尤精心軒岐書烏
傷之丹溪朱彥修氏得許文懿公正傳學醫于武林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

羅太無盡得其秘公先府君蚤從之游繼遣公往執
弟子禮受業其門丹溪一見輒奇之悉語公濂洛授
受之懿及醫學諸家要旨故以醫道鳴浙東西洪武
丙寅三月 皇上龍潛北京嘗患癘聚遣使召公治
瘵刻日奏功晉府親王遣末疾亦迎致公隨獲異驗
厥後晉府計開 高皇帝馮怒王國臣僚悉速赴京
時公侍左右從容進曰昔者臣嘗受知於王飲臣之
藥數矣然竊慮其膏梁之毒復作也今乃果然 上
於是釋然改容諸臣咸得不坐壬申七月 太祖高
皇帝徵公入朝將屬領太醫院事公以老病辭授階

通功郎職御醫值風雨免朝戊寅夏五月 高皇

大瀟公同列進藥不稱者皆麗于辟獨指公謂侍臣

曰戴元禮仁義人也慎毋恐近臣聞于遼府親王為

書二大字賜公肅慶二府咸為贊詠朝野名卿鉅儒

播之篇翰 皇上正天位超陞今官既就職後以耄

不任事為請帝從至數四乃許之仍賜詔命金帛致

仕歸田里甲申冬十月復命使者乘輅召公伏枕不

起乙酉夏四月以安車入因公衰病免行拜禮日臥

官舍惟特召乃進見是冬十月復請乞骸骨勅十五

日吉治行俾禮部選官護送瀕行論公曰朕復召汝

汝其來也公既抵家出賜金修祀事過召親故宴飲

為樂置散羞拜丹溪墓載酒造邑中從所知叙平生

歡用昭恩既之隆甫旬餘疾作公自知不治將易簣

召諸子姓訓之積善守法且告以不能補報為身後

愧言已而逝享年八十有二卒之明年春二月勅命

行人翁綬諭祭于家御製祭文褒獎備至且載國史

公歷事兩朝兼餌所施奇効不可殫述金縢楷幣上

尊珍饌駢蕃之賜殆無虛月公平生亦誠慎實畏未

嘗少有過差是以遭逢春知終始一致自古迄今士

之榮幸蔑以加焉蓋公之學出於丹溪丹溪之學源

深而不固非近世醫家者流所可比者今最得其

讀之爰自易水張氏河間劉氏東垣李氏曠百載

而上焉極素問靈樞宗旨推天人交合之理辨陰陽

偏勝之氣其識卓以明其說詳以密以故見之於甲

能起死回生動若神助一洗拘方泥法之陋誠儒者

格物致知之急務也公以所得于丹溪者觸而伸之

類而比之研精覃思明體適用宜其遇病施治若矢

發機必中正鵠彼不善為射徒抽手操弓莫知攸措

焉公今已矣後之人能知丹溪之學者皆公有以倡

起之也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彥修初

仕御醫事 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洪武

三十一年五月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

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

也事無預汝無恐 太孫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

禮大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

太孫道 太祖語哭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

莊王靖王為贊詠賜元禮或曰 文皇以舊恩陞元

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丙寅 文皇患瘵韓公懋治

疾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 文皇嗜

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

經煌也晉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 太

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飲

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

然 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 上令元

禮好治之否且債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

之愈日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

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賔拜師事

我我與方書賔不肯一日請元禮位他出有書八冊

上筒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賔不妄臨終以其書

後盛帝東晉叔賜 今言

戴思恭傳

李源

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婺州浦中人也家世儒業究

心醫術而志在澤物少 氣 疾 徒步至烏傷從朱丹

溪先生游先生見其氣 悟 絕倫乃盡授其術原禮以

之治療諸病逞逞奇驗其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

赤口譫語膚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

原禮診之曰左右手脉皆浮虛而無力非真熱也張

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宜用附

子乾薑人參白朮為劑煎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方氏

子婦瘧後多汗呼騰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

錄徵錄 卷之六

九

若灰狀灌以蘇合香圓而活自是聞人足音及難大

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

亾陽乃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漢旬而安

松江諸仲文盛夏畏寒身常御重纁食飲必令極熱

始下咽微温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啜

雞者三病愈極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

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陰經之火難能助痰祇益

其病爾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頓減

續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

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屬所

馮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于上火鬱于下故
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瀉
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
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
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
脉孔且溢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
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卽愈留守衛吏陸仲容
之婦病熱時見神鬼手足矜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
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用
東垣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卽經所謂損者溫之也
獻徵錄 卷之廿八
服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其衆當時游丹溪之門
者弟子頗多惟原禮父子最得其傳父早卒原禮盛
行于浙之東西晚年遭際 聖明以名醫被徵爲御
醫積官至太醫院使宋學士景濂有文贈之亟稱其
醫術之妙非一時諸人可及平生著述不多見僅有
訂正丹溪先生金匱鈞玄三卷間以己意附著其後
又有證治要訣證治類方類證用藥總若干卷皆彙
括丹溪之書而爲之君子以爲無愧師門云
嵩渚子曰學貴淵源道須傳授是故師心自是者術
必疎宗非其人者業斯謬矧醫之爲道也以人命

生爲寄而可以苟簡草率爲哉原禮之學得諸未幾
有彥修而彥修之學得諸武林羅大無羅大無得諸
荆山浮圖氏而浮圖氏則劉河間守真之門人也守
真之學實得之於內經寥寥千百年而錢仲陽氏首
發其秘金元之劉張李三子益闡其說丹溪崛起大
江之南又統會而斟酌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也篤
志精思百發百中是故聲聞四馳大顯其術于 本
朝衰然爲名醫稱首余竊惜其著述鮮少恐無聞于
後世輒採摭遺事以爲傳俾方來有攷焉

太醫院使徐樞傳

徐樞字叔拱華亭南橋人其先宋漢陽太守熙遇異人授以扁鵲神鏡經頸有所悟遂以醫名世父號神翁元海鹽州醫學教授樞少傳其術兼學詩於會稽楊廉夫會天下亂晦迹田里洪武乙亥年四十餘始以薦為秦府良醫正出丞棗強召為太醫院御醫累奏奇績陞院使告歸展墓 宣宗親賦詩送之年八十致仕又七年卒有足庵集行世子彪字文蔚亦以醫名治代王及昌平侯楊洪病皆起於危殆遂擢御醫陞院判每入侍疾必進敬身之諫 景皇嘗問藥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十一

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也善者于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問攝生對以固元氣其隨事納忠類此

太醫院使諡恭靖蔣公用文墓表 楊士奇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卒於北京初疾且革手自為啓附進 上時在文華殿得啓駭愕親御寶翰遣中官問復有欲言用文強起拜命言臣所愧恨者不能報盛德耳又為書與其素所厚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訣明日卒命兵部給驛舟還其喪遣中官督治祠墳後六日 太宗皇帝賓天踰月 上嗣大位明年改元洪熙詔贈用文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諡恭靖遣官賜祭而官其長子主善為太醫院判主善以治命求墓支士奇與用文同事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十一

上於春官相知實深用文官太醫其所以受知於上者能隨事獻規益有問必正對以是甚見親厚焉而非專以醫也用文文明當世之務其哀矜惻怛之意存於中間與之言未嘗不忠愛惓惓也 上嘗論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自入矣又問卿於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言關於理道槩類此用文初入太醫院為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自是專侍文華殿其於醫主李明之朱彥修不執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為方故所治恒十全王公貴人下逮賤隸

細民有疾眾所難愈者調用文多愈如用文謂不可愈卽無能愈者凡所愈報不報不計爲人恂恂醇厚恭謹有行義其自幼以孝聞鄉里十餘歲能自樹立襲祖父業而用儒醫起家在京所居近市闔一齋深臻明爽題曰靜學又治一齋公署左偏題曰緝熙圖籍充初利假卽齋中研玩警校未嘗釋卷喜爲詩文遇名賢所製率皆抄錄蓋雖老學問不倦文人韻士過從者無虛日賓至必置酒或五行或七行吟詠爲樂與人交表裏始終一致沒之日無貴賤戚疏咸嗟咨悼惜曰善人已矣年七十有四蔣氏之先家魏州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十四

金園子叻教曰安中以直諫顯泰和間其孫應茂徙揚州之儀真生夢雷元揚州路醫學教授生伯離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用薦召爲史官以疾辭遂出爲蘭陽縣丞居官有忠政其配魏氏文考妣也用文諱武生以字行娶王氏

蔣恭靖別傳

陳 鏞

蔣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其先魏人世有宦業洪武初伯離者由元進士用薦爲史官以疾辭出爲蘭陽縣丞徙居句容之龍潭入都城用文早承家學尤邃于醫初入太醫院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日侍文

華殿其醫主李明之朱彥修不執古方而從時所難愈者謂用文治卽愈謂不可愈無復愈者其報不報未嘗計受知 仁廟隨事獻規多所弘益 上嘗論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自入焉又嘗問醫于卿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是以聖人戒欲速也永樂二十二年秋卒壽七十有四 上甚悼之遣中使護喪歸督治祠墳明年改元三月下詔特贈諡曰恭靖于四人長主善佩服家教精于脈藥 仁廟嘗論用文曰卿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十五

有子矣用文卒歸葬復遣中貴召赴京諭慰再四賜緇金藥衣卽日授御醫尋陞院判復出宮媛三人李莊徐以爲繼室恩資甚厚景泰間陞院使壽七十有七卒次主敬別號直內齋讀書脩行業醫濟人不異其父兄壽八十五卒次主孝別號樵林居士業醫之淵雅喜吟咏正統初與蘇雪溪沈崆峒總萃憲王金粟爲詩社後諸公沒復與賀存誠張友竹諸君子相唱和所著有務本齋詩及樵林摘稿若干卷于前房有傳次主忠性穎敏持重蚤承庭訓兼嗜儒術別號慎齋爲詩文得古法所著有慎齋稿金陵紀勝

小稿詩法鈞玄童子啓蒙脉訣本義等集

蔣用文傳

陳繼

蔣用文名武生以字行其先居魏州五世祖安中金國子助教以直諫不納棄官攻醫曾祖應茂徙揚之儀真祖夢雷元楊州路醫學教授父伯雖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召為史官以疾辭出為蘭陽丞用文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六歲事學從里中師有贈師萬年松者命賦詩即就曰使者來西嶽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不長參天師驚喜曰是兒已見才器既而隨父宦寓日公暇持所業質之聞說無疑問父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十七

大奇之曰吾有嗣矣父歿歸儀真舊業廢于兵燹渡江古籍句容採山構室居之大肆力于經籍久之得聖人深意乃習醫家言會同黜異約其要而綜之取正于術之精善者而受其秘于是決死生定緩速治効無一不中者由是用文之名驅四方矣孝事母魏夫人情依依不去左右食飲非躬治弗進夫人病被衣而不交睫者數月夫人老郡縣文辭不就曰吾不能舍一日養以避祿利也夫人歿當洪武中始受薦入太醫院時未彥脩弟子戴原禮為院判擅其術人無有當其意者見用文喜曰君儒而為醫昌吾道必

矣遂言于上授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典幹

條類所歸

仁宗皇帝在青宮用文日侍左右

顧問隨事獻規益甚見親禮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及課績特命光祿置宴于院宴之甚厚忠勤又嘗命工部為營第用文入扣額謝曰臣荷 高不一報又敢靡公費以益愧悚也再謝乃止其就故人居之一室蕭然晏如也用文病且革手自為啓附進有曰臣老病死不足言惟恨不能行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十七

報大恩伏願清心寡慾慎加保養以輔 聖治以安萬姓 仁宗得啓驚嘆親御寶翰遣使慰問及卒命兵部給驛舟還其喪督治祠墳于中官 仁宗即位詔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諡恭靖遣官諭祭官其長子主善為院判用文醇厚恭謹知當世之要務其忠誼愛君之心惓惓于語言故能受知于 上所以上慰問諸祭之辭皆懷念忠誠揄揚學術以明 上之不忘也居兩京三十年王公貴人下逮賤隸細氓愈其疾而著神效者歲不少貧者報之曰吾非為報為爾醫也卒皆不受善交友始終不渝宗戚尤洽恩義

獎勸後進非義之言恥出其口志嗜學雖老不厭治
一室于公署之傍顏曰緝熙于家居幽屏之所右
顏曰靜學皆盛貯羣籍暇輒翫閱其中時忘食寢或
謂曰子老矣何勤益至是耶用文曰昔衛武公年數
九十五猶箴儆于國俾臣下朝夕交相告戒乃作抑
詩以自儆卒謚睿聖武公吾雖老幸未就木而敢以
怠荒棄厥躬哉或又曰緝熙靜學意有說乎用文曰
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言也非靜無以成學諸葛
武侯之言也吾志在是其為詩又有靜學齋集若干
卷卒之日無貴賤咸咸嗟悼傷曰善人亡矣子
猷故錄 卷之七十八

四人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皆立行有父風

太醫院院使仲君蘭墓志銘 李良陽

龔仲君維馨自言吾非老壽者自是不過可度十歲
時方疆壯無疾疾予頗訝之今年計至其時僅十歲
耳君以醫名每聞其切脉決生死壽夭多奇中此尤
奇者固以醫故邪抑其識見有絕人者而非獨醫也
卒之日其子禮部主事棊在京師奉禮部右侍郎
公狀泣告予曰吾父恒言必死得先生銘今敢以請
然則君固已計及此矣其亦可念也哉君諱蘭字維
馨先世本揚州人 國初居寶應亦揚地也高祖明
齋元醫學教授曾祖彥霖祖恭世不易業考諱旺贈
尚寶司卿君喪父甫七歲母鄭宜人矢不貳志鞠成
之君稍長通醫學諸父莫能屈每以試人輒中天順
成化間伯父昶被徵官太醫院判及闕服再上君皆
從行名漸彰求之者戶屢常滿尤攻措法嘗以所書
上進 憲廟以為能命試字中書三年授中書舍人
又數年仍以醫入直御藥進藥輒効陞尚寶司丞後
皇太后違和獨被秘旨應專任累四十餘日功既
奏特陞卿尋命掌太醫院事 上嘗令診脉奏曰
聖躬萬福忠微在胥耳時中官皆不預知因稱旨賞
資殊厚君世成廣西間以兩特改醫籍蓋贖典也又

數年陞右通政蒞事如故屬在告累用 憲廟既崩

臣越召君時已不及 今上即位左遷太醫院使尋

念春官舊勞特賜幣焉未幾以疾告歸其鄉四年卒

君長身偉貌論議置置其為人敦雅和厚以文義緣

醫術不局方案其理院事力去宿弊擇羣醫少俊者

汲引之皆有名尊賢樂善能赴人之急以伯父教育

恩歸其父子二喪禮葬之周其後甚厚重時祀雖旅

寓必制牲饗客以為常尤敦母事滲漉備至雖在遠

外必時致物既貴累貤封命力揚母節有司聞之

為請于朝旌為貞節之門其歸也母就孫養居京師

蘇徵錄 卷之七十八 十一

因留其妻俾備甘旨獨處鄉邑窮無賸侍忽思母甚

累請還比至閏月而君疾作君知不可為重傷母匿

以告蓋至死無遺屬也是亦可悲矣子乘舉丁未

工為翰林庶吉士授今官本舉庚戌進士授刑部

君聞之愀然弗樂曰吾世以活人為業刑官寧

不誤殺乎及聞本坐累補汝寧府通判喜曰釋

太醫院院使賜谷吳公傑傳 唐鳳之

公名傑字士奇武進人也其為醫始公之高祖肇先

寧贈太醫院判公之學自青烏氏書風角雲氣占經

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訣無所不通醫特其

一技耳然竟以醫至大官其於醫精究古方書而善

脈其治病不純主古方書而一切以脈消息之有初

若與証相反而卒無不効者其於奇疾尤効也弘治

間以明醫徵至京師遂以醫游諸公卿間公醫既精

而儀觀磊落闊達善談說穎然見鋒鏑於是諸公卿

爭迎致為上客京師諸老醫與公同時所徵諸郡國

蘇徵錄 卷之七十八 十一

醫莫不望風下之是時都御史王鉞鎮大同奏乞吳

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願壽給事中李良度皆

奏言吳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禮部尚

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

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為

之請曰國家三四十年纔一徵醫耳若等幸被徵又

待次都下十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

藥房而與若等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幾年掌

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

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讒之上曰宗周所薦多

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上曰吾嘗自試之時。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上喜甚嘆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讒者而謂宗周爲忠公自是得幸於上。上每病未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上獵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嘗幸虎困虎騰而驚公療之愈命進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項之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公進理中湯立愈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上所游幸公必從嘗侍。上臥至以肩倚。上或摩撫玉體有不以屬左右近幸而以狀敘錄。卷之七十八。上。屬公其分御膳啖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爲院判當遷者數矣公固讓三年而遷院使。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衛公賜蟒衣公謝曰臣以棄棄侍。陛下此非臣職也。上乃止某年。上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技出公留京師駕行至淮漁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至臨清見上。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左右見

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窟穴爲亂力請復幸。公勝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病亟矣幸可及還內。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卽死寧有葬地乎奄以爲然乘間百方說上。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覘問。上病何如卽詭言曰且愈矣勿憂也已而。駕還京師崩彬坐誅。毅皇崩之幾月而公亦致仕去矣。旣致仕留居京師遣其二子徧從翰林諸名公游壬辰子希孟舉進士以才廉擢給事中於是以恩進公階朝列大夫甲午子希曾舉子鄉自某年公還武進。褚葺室廬治田園爲終焉之計公旣老居鄉不復爲人治病而親戚故人有奇証或病危甚衆醫所不能治者乃以請公公亦間往往則應手愈居間誦老莊氏書益究金丹內外秘訣以冀所謂長生也其自號賜谷谷者谷神也或曰賜谷海東仙人所廬歲時與里中故人雅歌彈碁飲酒爲樂酒酣數語及。毅皇時事出所賜衣物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久之希孟爲廣信知府懇乞致仕歸養歸數月而公卒始公每自詭得丹訣指其小腹謂人曰此中有物矣先卒之一日余往候公公紫色瑩然如平生希孟曰唐翰林在公點頭卒時神氣不亂整衣端坐口云好好送卒年

七十有八嗟乎公信多奇矣哉希孟居鄉有志嚮師
事徐養齋先生而友余余是以得備聞公之行事焉
傳而叙公在 毅皇時事獨詳焉以見公之遺遇以
俟國史傳方技者有考云

太醫院院使進通政使司右通政陳公

銘

徐 縉

嘉靖己丑太醫院院使陳公上疏乞致仕詔母之進
通政使司右通政以寵其歸歸十有四年壬寅七月
二十一日卒陳之先自臨淮屬宋南渡占籍於吳元
有翰林院學士同知太醫院院曰良炳者以醫鳴實七
世祖曰木道者贅孟景暘氏又傳其小兒醫遂名家
公實實父贈宜人史氏實母公諱寵字希承一字希
正別號春齋少宦學京師從事佔俸院使府君方以
其術顯諸公貴人造請治疾者無虛日每命公代治
公曰是亦足以行吾志矣因博覽古今名醫家書參
伍推廣治疾無弗効名聲日起弘治初選入院為醫
士入視 東宮疾奏功遂入御藥房供事時 孝廟
留心藝文閱永樂大典擇秘方親灑 宸翰賜尚藥
諸臣公以下僚獲預一時以為榮久次當陞御醫請
讓吏目錢益論者多之正德初有言醫垣多冒濫詔
考覈公仍居第一始授御醫供事如故更數載擢南
京太醫院院判掌院事九載考績會 今上踐阼大
臣知公者薦公藝精術良不可使去左右乃留為院

使俄祝 上奏奏奇効特賜金帶祝四品兩官

數命公進藥及奉命祝大臣疾眷養有加好進者和

狹之公哂曰吾以布衣入都幸際 聖明榮遇至此

過矣止足之戒吾其敢忘亟引疾乞罷疏再上乃得

請他日 上顧左右口陳龍年未老步趨尚健柰何

去耶其被眷知如此公安宇秀發望之偉如忠信孝

友出自天性事親色養備至與兄弟分烟念兄勤苦

蚤世悉以祖產讓其孤周卹姻族緩急畢志其察脉

處方意見明思慮審得家學之傳抑往往有得於不

傳之妙故所治無不刻期愈者然未嘗責報雖葺門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

圭竇之家不忍拒也少為屠褻惠公所甄許且與有

連逮褻惠任冢宰當路公未嘗有所干謁在南院尤

見禮於大司馬白巖喬公燕語朝夕終不及私既歸

老吳中日與諸公結社以觴詠自娛談及國朝典故

疊疊不倦間徜徉山水間竟日忘歸余竊意其多壽

乃一病遽弗起春秋七十有四遺命勿請卹典曰誤

思不可重叨也君子謂公醫而知權任而忠疾而不

亂

太醫院使韓公茂傳

公茂蘇州吳縣人遠于醫洪武中金華戴原禮事

上藩邸薦公茂自代初為良醫正永樂元年陞太醫

院判歲餘陞院使小心恭勤 上甚重之至是卒遺

官賜祭命以三品禮葬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

太醫院判韓凝傳

韓凝字復陽系出魏國忠獻王琦精于醫張氏入吳
收引士類凝隱居不仕子二奕奕奕在隱逸傳
伯翼少失母凝命奕育之為後因名詒孫洪武中為
郡醫學正科永樂二年從兄太醫院使奭言於上
召授御醫改名夷字公達賜第致和街繼陞院判
卒陳情得賜假歸葬仍給葬費永樂十一年危
巡歸病不能朝上命中貴視疾遣人龜卜既
悼賜葬祭視三品奕字公茂凝弟冲之子洪武末為
燕府良醫正從文廟靖難陞太醫院判進院使
獻敘錄 卷之七十八 十一

十一

十一

太醫院判韓公達傳

公達故院使公茂之弟為人方廉自持醫術與公茂
齊名初舉郡醫學正科永樂二年擢太醫院御醫十
年陞院判凡御用藥餌皆躬自精製非躬製不以進
既卒賜祭命工部給棺葬之禮如公茂

十一

卷之七十八

十一

太醫院院判贈太醫院院使謚襄敏袁公寶墓

表

楊士奇

余仕於朝三十年同朝自六卿及近侍諸司凡其操
 行賢否才藝高下槩知之至同僚同志相資相悅於
 一家兄弟若太醫院院判袁士珍蔣用文者寡矣士珍
 家斷春用文家儀真中歲相值為同官輒相親愛士
 珍明爽果毅用文溫恭詳雅兩人於職事能各遜所
 長而虛心相從始終未嘗一毫異意而距數月兩人
 皆卒初 仁宗皇帝在春宮余為諭德與士珍用文
 同侍監國者最久有往還之好用文既沒表其墓士
 蘇徵錄 卷之七十八

珍墓嘗許為表屬久未暇忽今八年然心未嘗忘也
 士珍袁氏諱寶士珍字也其父仲和母戴氏士珍事
 父母孝洪武中父名備兵籍當行士珍甫成童請代
 行所司以其孱弱不聽士珍彊激厲為精悍作氣揚
 揚乃聽之既至京師選充樂舞生從 太宗文皇帝
 之國于燕時金華戴原禮以名醫召至士珍奉旨從
 醫醫業後從入金華山中往來十餘年遂得丹溪朱
 彥修之傳 文皇帝靖內難躬親兵革者數年士珍
 皆侍行有保和功內難平授承直郎太醫院院判進承
 德郎士珍事上小心敬慎一時勲臣貴戚之家有疾

率走迎之無不效者或貧與賤者以急告亦
 嘗責報而雅厚文學士多德之士珍處人以誠人
 過不為苟容能改輒歆然相親無宿怨意蒞事人服
 其公於利取予必度義永樂廿二年十月十二日
 春秋六十有二訃聞 仁宗皇帝悼惜不已賜賻及
 棺命有司給舟車遣中官護喪葬南京安德門外明
 寧五月贈太醫院院使遣官賜祭備始終之恩云云
 方士以醫召至隸太醫者累千人皆能道袁蔣以
 之德暨卒皆追慕之至于今未已或有窘志輒嗟者
 相謂袁蔣在吾屬不及此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
 哉徵錄 卷之七十八

蓋士珍之所可重非獨其醫之良也

太醫院判徐公彪墓志銘

姚 葵

公姓徐諱彪字文蔚世業醫自晉漢陽太守熙受扁
 鵠神鏡于異人後秋夫文伯得此聲于齊梁間迨宋
 南渡有以待醫扈從居嘉禾元大德間號月翁者為
 鎮江路醫學提領遷華亭月翁子號雲隱者為松江
 醫學提領遂家南梁雲隱子子賜不應召賜號清隱
 處士以娣仲子可豫繼後官海鹽醫學教授贈奉議
 大夫太醫院使以子叔拱貴也叔拱號足菴嘗遊揚
 鐵先生門醫學益明自泰府良醫正入為太醫院使
 受知宣廟眷顧優異賜御製詩畫請告焚黃遣中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三三二

官二官人一護送之還尋賜金帶致仕初足庵為良
 醫時公侍盡子職寓魯菴許文正公遺址王扁以魯
 菴人遂稱以魯菴先生及歸以詩畫適情自號希古
 人以希古先生稱之正統乙丑徵入太醫院時代王
 久病腫公受詔視之不旬日而起及昌平侯楊洪疾
 篤于邊復以公治之而愈繇是能績升聞乃留御藥
 房戊辰擢御醫景泰辛未陞院判尋階承德郎龍資
 屢至嘗侍疾懇進敬身之諫問藥性遲速則曰藥性
 猶人也為善千日不足為惡一日有餘不可不慎又
 問攝生則對以內經固元氣為本其乘機而諫類此

又嘗預修中秘書著本草證治辨明十卷論咳嗽
 傷寒纂例各二卷公質直洞達善譚議不阿不驕人
 有急者往治之弗圖其直貧者反周以薪米怨者反
 報之德其所存忠厚亦類此

卷之七十八

太醫院判李公可夫傳

李可大字汝化河南杞縣人與邦同時為諸生其母
病遂徧覽醫書久之忽大悟曰盧扁在是矣出而醫
人無不隨手奏效者公用藥好以奇勝不拘舊方一
作人母年四十餘手大指忽腫因偃仆不知人事公
診之曰此必月信至而適為冷水所觸也問之信然
川當歸甘遂湯而愈一婦人產後大喘醫戒用參公
診之曰此孤陽絕陰也正宜用參遂加蘇木為湯飲
之喘立止時新鄭相公家居聘公視疾公至診其脉
曰公心脉如蝶鼓翼越五月當大拜抵期果應于是

蘇子甫

主事

公名振兩河矣因勸公入太醫院授修職郎時朱錦
衣子甫一歲晝夜啼不止請公醫之戒勿見兒恐成
客忤公曰但隔壁聞聲足矣朱許之公曰啼而不哭
為痛用桔梗湯調乳香灌之即愈有族母年七十餘
中酒昏迷無氣諸兒以為已死將入殮公至見目未
瞑心尚溫曰此母不死吾能起之諸兒涕泣求拯公
取井底泥塗母心上用黃連葛根湯灌之已而果甦
于是邑中相傳公能起死人公曰彼自不死耳特熱
氣滯其狀若死故能起之非真能起死人也李進
士病虛損痢疾腹痛異常公用人參五靈脂治之象

醫者訝曰二物相畏奈何同用公曰不聞相畏而後
能相使乎藥下果愈鄆陵陳令病傷寒昏沉將屬纏
公診斥曰此可救也用竹茹犀角灌之而愈有縣尉
亦病傷寒身皆冷口出清水公診之曰陰毒已極用
附子一味醫之亦愈邑諸生董養性發熱口乾久而
咳嗽吐血醫皆以為虛症公診之曰汝脉結結為鬱
毒非虛也用蘇子香附益智等藥數服而愈董大奇
之曰公弟以學醫焉後陳公巡按中州令公恩
不置子書與子曰李御醫曾有活命之恩可給扁獎
之而公已卒矣年六十有九

蘇子甫

主事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墓志銘 楊士奇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於
上方修永樂大典即用為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
及生理大全書又用為纂修書成皆被寵賜於是知
彥如者皆為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之選也而彥如
亦冀得一職於此為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未幾
以病不起嗚呼惜哉彥如沉實溫雅有行義自其少
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受經翰林承旨
金華宋先生為文章貫穿經史優柔縝果或豐或約
必歸宿於理今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舉為訓導
秩敘詳 卷之七十八 三六
既而浙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官考最
當陞太子少師桃公言其遠於醫詔陞太醫院御醫
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詔從今戶部尚
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遇而不見試
也若彥如所長數數見用於世彰明如此其可無憾
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鑛生士翻為武節大夫
處州兵馬幹轄因家處州士翻生武義郎不玷官浦
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崇侯祖必俊父良人又徙蘇
之長洲故彥如今為長洲人母鄭氏

太醫院御醫沈玄墓志銘 楊士奇

仁宗皇帝在東宮二十年太醫惟院判蔣用文最見
親藥非用文製不進一日用文病且殆 上親御覽
翰遣中使即其家問之且問脫不起醫士誰可任者
用文書沈以潛氏名附中使以進用文卒踰月 上
即位擢以潛太醫院御醫後數月士奇親聞 聖語
用文真知人以潛真不負用文舉士奇自是始識以
潛而與之往還沈之先世皆以醫仕宋南渡由汴徙
蘇之長洲思陵嘗書良惠二字賜其家謂其醫之良
有以惠民也至今鄉稱良惠沈氏元為醫學提領諱
秩敘詳 卷之七十八 三六
瑛者以潛高祖也曾祖諱彥才平江路醫學錄祖諱
德輝江浙行省醫學提舉考諱綱姓李氏以潛諱玄
蚤喪父能自刻勵於學幾冠盡究其先世之傳進已
明於素難仲景諸書及潔古東垣諸家不執古方每
審求病源隨證用藥用之必効有為庸醫所誤而殆
者往往求以潛而安而能報與否一不計也一時鄉
之老於醫者多服之而求者日接踵戶外矣郡守舉
醫學正科以母老辭禮部以名醫徵至隸太醫院即
見重於上官有所疑恒就講論暨擢御醫為 上所
信用屢奉命往視總兵官疾而示師士大夫尤多德

之...士子秋以潛得疾久未瘥自嘆曰命其...
...其長子死疾益加是年十一月三日...
北京介秋六十有四工詩好琴間暇焚香一再鼓自
適未嘗求知於人故知者亦寡

徵錄

卷之七十八

李人

大醫院御醫盛寅表

錢溥

盛故蘇之世儒朱參政文肅公度之後南遊徙蘇之
吳江至啓東先生兼攻醫故蘇之稱儒醫曰盛氏者
蓋先生始也先生仕于朝爲御醫以正統辛酉九月
二日卒于家年六十有八子聞蘇有王仲光先生洪
武間以古學醫道自重人不得見其面惟太史陳嗣
初先生御醫盛啓東先生得其傳故二先生各以其
學顯于時而重于天下及正統丙辰來京嗣初先生
不及見矣得見先生體貌修整美鬚髯首動介然不
謝于俗予喜得侍同朝幸也詎虞是歲一疾以沒悲
夫先生諱寅啓東其字別號退菴曾大父宗仁大父
寓翁父居密母朱氏父初戊寧夏先生獨與母居入
歲力學有能詩聲十四喪其母墓祭無遺禮寓翁與
之曰他日大吾門者是兒也益加誨勸間道學醫得
其妙父既代歸而家尚窘先生儻居闔門售藥以養
親永樂乙酉郡大夫薦授醫學正科名曰振庚子至
京求療者戶不能容 太宗聞知召對稱旨曰此醫
流中狀元也即日授御醫寅禁密春養殊厚甲辰扈
從北征先生念父年邁言及輒流涕 太宗聞之假
以公務特令乘傳歸省還 仁宗嗣位命掌

醫院事宜德丙午勅進修職郎戊申 宣宗遣

官召仍伴以中使入見寵遇有加嘗夜直齋宮應制

賦藥局圍棋瑞雲等詩御製醉太平詞一闕以賜往

衛輝視親王疾有奇效賜白金鞍馬繒綺庚戌秩滿

陞正七品俸父踰八十累乞歸養不允請移俸許之

月給于家以慰其志又數年卒先生性至孝厚倫理

言論切直務導人以善博及經史長于詩醫本難素

而加以敏識故遇疾醫無不效且達于治理其為正

科也嘗署郡縣事訓訟督賦不假鞭箠而事集部使

者至訪以政體輒陳讓議咸嘆服去其為御醫也諫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太宗春秋高不宜遠征侍 列聖顧問必以氣稟虛

實喻國體切事勢以對不肯姸娜脂韋以希寵干譽

其居喪也雖老哀毀逾節喪葬一循家禮不作佛事

學者效之其濟人也不獨以醫藥為德凡遇人危急

雖厚費不靳若蘇布政使有廉名以事罰役助以白

金五十兩訖其工妹婿顧主事信卒于東廣喪久不

能歸特誌所知按察官訪而歸之鄉親莫任叔里誤

宰家貧病贖以藥食及二載其死於縲紲沒於旅舍

者悉具棺斂歸其喪故人子逋賦被繫求屬所可寬

其徵曰與其屈已求人孰若推已全人之為愈耶即

代翰得釋其輕利類此故其沒也遠近無貴賤者

齊香帛來哭弔者屬 不絕及其葬也啓其配顧

人合窆而一時會葬者幾千人子男十人二官太醫

院一舉進士孫男十一人曾孫男十有八人孰不謂

先生之德之學不大顯于時而食報於其子孫也邪

故為之表

盛御醫寅字啓東吳江人少從隱士王賓學醫永樂

中以解戶赴京時 上患二肢痺弱侍醫以痿症治

之累年不效或以寅薦召至待命闕下一內侍徵疾

請切脉辭曰未見 至尊安得先及公乎內侍服其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言入奏云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寅語即傳宣入便

殿指 上脉叩頭曰此風濕也 上大然之曰吾逐

胡出塞動至經年為陰寒所侵致此吾謂是濕耳諸

醫皆誤汝言是也藥進立効遂授官後事 仁宣兩

朝皆被眷遇 宣宗尤愛之嘗對御令與同官奕持

賜詩以示寵異他日寅晨入御藥房忽頭痛昏眩欲

絕羣醫束手莫知何疾勅募人療治有草澤醫人請

見投藥一服遂巡而愈 上奇之召問所用何方對

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藥之毒能和諸藥者甘草

也臣用是為湯以進耳非有他術也 詔寅果未

厚勞其人云

院吏曰劉溥傳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彥敬事 太宗於潛邸為良醫父士賓太醫院判溥夙敏悟侍親遊學兩京研覃載籍尤精於天文律曆之學有志用世宣德初以文學徵有言其善鑿者遂以為惠民局副使已巳之變知者交薦不報滿秩調太醫院吏目非其志也其醫通內外科然恥以自名雖官為醫而日惟以詠詩為事風致甚高善接納無所擇文武雅俗各得其矚廣坐中談辯風生聽者傾耳其詩初喜西崑所擬輒似晚益奇縱自經時變悲歎憤一寓於詩當時有晏頌飲王淮湯胤績蘇平諸人以詩自豪號十才子每推溥為盟上云溥所著有草窻集若干卷

蘇州府醫學正科盛備真志銘 附 祝允明

公諱備字汝弼智識超特幹力雄敏成化中丘公來守郡郡缺醫正科有薦公於丘公丘公固信重公又公兄汝愚丘公同年進士也即奏以授公公既仕所以摠達猷為鋒銛而鑑瑩囊畜而輟轉時則以幹用鳴故論者謂公稱其世然至施其術以起聲立其節以正物者猶有述焉西江醴買倚丘公鄉土中郡中駟以法駟眾斂百金壽公乞解公曰吾利也而燾丘公法私負丘公知吾不為駟夫更屬一時宦時宦祝丘公更嘆其語丘公益怒將重其手會丘家人疾召

獻徵錄

卷之五

忠

公丘公道其事公曰罪因嘗辟自有常刑如以迂重之法不平抑將非公鄉井利丘公意解就未減駟知還愧公金竟却之徐氏二子父死訟論財其少內五十金請公助公言若理曲能倍金吾為若處之少倍以進公召其長數日而父骨未寒而若是不戚拂父衷冒鄉邦靦耶然而窘而第少裕論而少少裨周若得言長戚泣師以金界之二子遂寢訟陸如初大商與郡貳納匿稅公帥部人發之論如法周氏子負財進懷寶玩質錢約厚息公以交其父謝去語父叱收治行破若家矣父戚從而允袁養正先富後落妻

病心殆衰持金求治公曰君婦用貧病復減公病乎辭而予之藥良愈汝愚於第而卒養嫂撫孤植業二十年無怠王氏婦病衆為陰虛治轉甚公視之日腹瘍耳令其夫按患處痛殆絕灌以漬瀉藥數日已王端教公撫江南得疾臥南京眾治以痰結郡守劉君進公往公視謂疴也從而瘥揚侍御當暑病寒被數重裘袞闕堊室中不勝冷或治為傷寒後徵公公望而切之所謂熱極似陰是為中暑啓室櫛衣被冷以搗葱進香薷湯一啜而蘇再索食三病已尚書似公患風厥公飲之藥酒盡三石起似與冢宰

獻徵錄

卷之五

忠

馬公吳文定王文恪二公羣薦入太醫辭以止公願體疏髯談議辨亮一時名卿結納徧四方略如鄭當時位官守行其志者四十年得子亦晚既踰六十舉其猶子早以自代遂致仕別號春雨以見志生正統辛酉四月卒嘉靖癸未九月年八十三

王安道履傳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修遂盡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為諸家祖後人雖多立論不出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為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疼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風中暑辨議名曰源洞集共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鈞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四十六

吳山

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於學博極羣書為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評音謂作家士氣咸備元季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甚工至今歲好事家

王履傳

李濟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修盡得其傳嘗謂張仲景傷寒為諸家祖後世雖多立論率不出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為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痛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陰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乃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風中暑辨議名曰源洞集共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四十七

吳山

病鈞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苦學博極羣書為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評者詩作家士氣咸備云履元季嘗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于其上今江南好事家藏之嵩清子曰余讀王安道源洞集二十一篇未嘗不深歎其察理之精云首篇謂神農嘗百草為淮南子之妄嗣論四氣所傷五帶二陽病中暑中熱之辨咸有至理非苟作者近時王文恪公葵有曰始余讀源洞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修蘇州志知其能詩又工於文是余於安道之醫深有取焉爾

搜寧生滑壽傳

朱右

搜寧生出滑伯儀名壽字伯仁世為許襄城大家元
 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從儀真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
 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為文辭有思致尤
 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客醫儀真治方脈術有時名
 壽數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
 傳者惟素問難經予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既終養乃
 進請其師曰素問為說備矣篇次無緒錯簡不無愚
 將分燕象經度脈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脈鍼刺陰陽
 標本運氣彙萃凡十二類鈔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
 獻教錄 卷之七十一

靈樞之旨設難釋義其間榮衛部位臟腑脈法與夫
 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
 而讀之何如居中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
 得其道也予守師說者子識卓理融契悟前訓子過
 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邪自是壽學日進益參
 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昉之三家而大同之摭其所得
 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
 其開闢流注方圓補瀉之道又究夫十二經走會
 屬絡流輸交別之要至若陰陽雜躋衝帶六脈皆
 有屬而惟督任二經則苞平腹背而有專穴計經

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

空諸論及靈樞本輪篇所述經脈者十四經發揮三
 卷疏其本旨釋其名義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而
 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秘他如讀傷寒論鈔診家扼要
 痔瘻篇及聚諸書本草為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
 有治驗所至八爭延致以得搜寧生診視一决生死
 為無憾生無間貧富皆往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
 吳楚間在淮南口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鄆越曰櫻
 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容如童行步輕捷飲酒無算
 人有請雖祁寒暑雨弗憚世多德之其治法往往奇
 獻教錄 卷之七十一

中人間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日采表著者成編
 以傳其在儀真御史中丞八臣亦家焉其內
 於小渡中滿喘渴門僧寶頗知醫投以瞿麥菴苓諸
 滑利藥而閱益甚名壽候其脈三部皆弦而壽曰
 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
 謂水出高原者也臆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
 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
 枳椇前用長流水一飲而洩再飲氣平數服病已端
 若寶哥六十餘亦病小溲澀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
 診其脈沉且澁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

水不思法當治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
之流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而
愈三寶廉使仲子之妻秦不花尚書妹也病滯下晝
夜五七十起後重下泄且燥九月眾醫率為清暑散
滯痛苦九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眾以娠不肯壽
曰素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即正產乃以消
滯導氣丸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溲
苦堅之劑病瘳而孕果不動足月乃產童氏婦年三
十再經來前來三五日而臍下疔痛如刀刺狀寒熱
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經行因之無娠招壽診視之

獻徵錄

卷之七

五

兩尺脉沉澁欲絕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
氣薄於衝任衝為血海任主胞胎為婦人血室故經
事將來邪與血爭作疔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
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藥為劑令先經期十日服
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
病傷食前痺內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
以剛燥丸藥利之而痛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
快藥為丸以伏其燥利而瘳天寧寺僧病發狂謔妄
視人皆為鬼壽診其脉累累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
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

此法善

甚則乘衣升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
以火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煎
子膏多服煖子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為衄必
數升餘而赤脉躁疾神恍恍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
下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
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邪即與桃仁承氣湯
三四下積痰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瘳揚子縣
史陳某曾臘月鼻衄至正月凡十三日始定其脉實
而數治法與前證同益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
飲醇酒皆積熱所致也鄧千戶二婢于七八月間忽

獻徵錄

卷之七

五

患滯下壽至診視一婢脉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
一婢脉洪大而虛軟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即下
之已而調以苦溫苦堅之劑果一死一瘳張佛兒暑
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
口渴且素羸瘠眾醫以虛勞將峻補之邀壽至診視
大脉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
服清者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真時所
治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連守杭州以同里知
壽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口澀舌
燥多沫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眾醫以內傷不

足擬進茸附趙彥博爭之未決固招伯仁至視
虛大而數日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為患平夫君
火以名相火以位想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撥
能為百病况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
愁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
積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
補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丸月餘
彥博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妊五月病咳痰
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決旬招伯仁診視其
脈浮弦形體清羸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

脈散錄 卷之七十八 五五

寒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溫劑與之致津液間騰理散
風寒而嗽自安矣既之錢唐館那守第時出治病即
瘡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來就伯仁臨爰沈君彰者
病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與來杭城
舍客棧感暑中帷幙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木附藥
已數劑伯仁診其脉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曰前
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無伐
天和木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邪又云脉虛身
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脉洪數則汗益
甚悉令撤幙開窗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為製黃

連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
而兼以既濟湯渴則用水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
悉去後遍身發癩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
陳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涌痛漣
手足青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痛痰目不欲視頭不欲
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畢丸控引小便數而
欠年未三十廼瘠若衰老人劣劣不自持伯仁視其
脉沉弦而澀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為
肝痛也屬在厥陰故當脉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
張從正云諸痛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

脈散錄 卷之七十八 五五

遂取吳茱萸佐以薑桂及治氣引經藥兼製茵陳等
丸每十日一溫利之三月而病瘳俞彥良亦臨安人
病嘔血或滿杯或盈盆益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
利不暉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
散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急即進犀角地
黃湯加地仁大黃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痰用礞石
九其始脉甚大後脉漸平二月而瘳彥良遂以此法
治他人皆驗宋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日乾煩燥欲
臥泥水中伯仁診其脉浮而數沉之鑿然虛散曰素
關云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為陰感隔陽

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煎真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燥去三進平復如初杭效有患心疾狂歌痛哭裸程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固邀伯仁診視脉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交積胃中涌之皆積痰裹血復與火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左丞楊完者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性中王叔再指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餘幾間兼久人皆稱之曰櫻寧生初叔雨寓錢唐病傷寒他醫至皆以為瘧證當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熙賜謂櫻寧生曰舍兄病亟惟幾生忍坐視不抹乎至切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十四

其脉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覺微青以燈燭之徧體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櫻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三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來上虞廬陽館下魏氏一日乘感暑有輿人邑塗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胃拒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以為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其脉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為暑迫上行先與犀角地黃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即安

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疼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櫻寧生診視脉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溫之為製真武湯其親爭之強與人參竹葉湯進即泄甚脉且陷弱始亟以前劑服之連進四五劑乃效人始服櫻寧生之賢於人遠矣余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櫻寧生即與真武湯凡用附六枚一日病者忽出人恠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或以問櫻寧生曰其脉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證此益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隨為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隨熱壅須用硝黃氣隨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為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痛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櫻寧生視之脉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為灸章門氣海中脘服玄胡桂椒以疎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丸藥聚而散之也士圭守其法治之果效士圭宗祥之父年老病膈腹疼痛其里醫為溫中散者無驗宗祥固邀櫻寧生往視脉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暑入也寒主中下因為

卷之七十八

五十五

史 104-285

痢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聖藥陳伯
英病肺氣焦滿櫻寧生視之曰病得之多欲善飲且
殫管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即喘渴咳不能自
安為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服之既安眾
詰之曰是出何方書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為混沌
湯聞者皆大笑曰混沌湯有用也潘子庸得感目證
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卻食
煩滿欬而多汗櫻寧生診之脈兩手三部皆浮而緊
曰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脈浮緊
且證在表當汗眾以虛德難之且圖溫補生曰法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五十六

如是為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瘳時
淮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間櫻寧生名禮致見之館
穀留城中一日公婿戴穎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
進冷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疼腹心痛而嘔診之脈沉
且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
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冷清便
自調救表以桂枝湯力微遂為變法與四逆湯服之
晡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脈在肌肉惟緊自若外證
已去內傷獨存乃以丸藥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
即安方惟益患消渴眾醫以為腎虛示竭津不能上

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舊有日疾兼作
素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名櫻寧生視之生口
陽之道相為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火不足則濟以
火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屏去前
藥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製竟月
乃平復適方明禮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脈沉弱
亟令取向所製附子大丸三四粒餌之立效生曰不
得於彼而得於此蓋用有不同耳丘彥材平居苦胃
中痞滿憤憤若怔忡狀頭自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
忘時一臂偏痺名櫻寧生視之當關以上脈溜而滑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五十七

按之沉而有力櫻寧生曰積飲滯痰橫於胃膈蓋得
之厚味醇酒肥膩煎炙蓄熱而生濕濕聚而痰涎宿
飲皆上甚也王水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候
春日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擦咽中須更吐異色頑
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胃中
洞爽平復矣龍君澤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
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體瘦悴腹臍刺痛招
櫻寧生至診視脈弦數六至有餘生曰此二陽病也
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
明也陽明為金為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遭

也陽明本為燥金道遵於暑者火也以火燥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為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他醫方為製歸并桂附丸以溫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復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卻之更以當歸柴胡飲子為之清陽瀉火流濕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悉除龍君曰微生幾為人所誤矣宋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瘧瘧損體瀉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櫻寧生聞而往視之脈沉而關上尤弦疾久體瘠而神完生口是積熱居脾胃熱於飲食法當下眾醫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

卷之七十八

五十八

復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效始以為天下無藥服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藥矣金丙病韓自行邀櫻寧生往視之脈數而散體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病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慨然曰櫻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平方德明七月內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大劑乃瘳如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過多汗亡陽惡寒甚肉

卷之七十八

五十八

風論終歸厥陰此海瓶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
木然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
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為化痰散結佐以鐵粉
朱砂丸良瘡鄭高卿母倪病瘧寒熱嘔涌中滿而痛
下利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為清脾氣理中脫
不效邀櫻寧生視脉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
在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利不食烏可下
方擬進參附生曰脉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而後重
下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獨
是之乃以消滯丸藥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
獻微錄 卷之七十一
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薑橘參苓淡
滲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反胃每隔
夜食飲至明日中晷皆出不消化他醫以暖胃之藥
悉試之罔效敬中詣櫻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脉在肌
肉之下甚微而弱生擦眾醫用藥無遠於病何至不
効心歎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
也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吐者從於積下焦吐者從
於寒其脉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
秘為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氣復以中焦
和之生得此說而喜起歎曰其合於王母之證

王母大便不秘遂再往視專治下焦散寒以
香為君丁桂半夏為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
生曰經不云乎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歟俞
德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脉
微細如線湯熨不應櫻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薑桂
藿附大作服外以薑擦良薑吳椒桂椒諸品辛熱
為末和薑糊為膏厚傅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
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
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為病後虛勞
將復補之櫻寧生曰不然勞復為病脉浮以汗解矣
獻微錄 卷之七十一
補為以小柴胡湯三進再汗而瘳胡茂林子孺魏仲
彬妹也新產二日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痛身寒熱當
隆冬時眾醫皆以為感寒溫以薑附益大執手足搯
搦語謔目攢仲彬固邀生往診脉弦而洪數面赤目
閉語喃喃不可辯舌黑如始燥無津潤胃腹按之不
勝手益燥劑搏激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為痛也生
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為清熱降火治
風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
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胎
產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方明禮內人感暑病

泄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爲滯下
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撰寧生診其脈三
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極溫之
則無瘥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
禁也於是以前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脈稍有力
厥逆漸退更服薑附七日衆證悉去遂以丸藥除其
滯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
述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真時聞友人王德全言
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爲術精詣其治往往出人意
表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徧體肌肉坼裂名子厚治
之
蘇徵錄 卷之七十一 本手
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真乎
曰當十三四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
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
在法爲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漓痛楚而死又鄰郡一
富翁病泄瀉瀰年禮致子厚診療療旬莫効子厚曰
子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
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珠
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意則墜矣因悟向
有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
取水初以大指按滿上氣則氣滿筒放其按則水下

潘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往翁家
驚喜至卽爲治艾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卽已
生自少識之後在鄞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
不已因效以前灸卽瘳子厚在至治天曆間術甚行
虞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黃子厚詩云
史右曰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觀其治往往誤
藥死若以試其術然予懼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違
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撰寧生壽能活人反掌間
術奇驗若此時人爲之語曰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
人其初去奚啻千萬予聞盧扁曰聞病之陽論得其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一 本手
陰陽病之陰論得其陽倉意曰吾以脈法治之而瘳
此共有得於子者歟

滄洲翁呂復傳

戴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世
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於
邯鄲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娶徙鄆家焉大父克
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
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
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
禮之逆旅中即知為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
翁醇謹其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
及色味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
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
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藉攷方
藥驗否悉為參訂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為
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鄆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
以病留難者皆樂應之浙省平章左答納
失理在帥闔時病無睡則心悸神攝如處孤壘而
四面受敵兵達旦目眈眈無所見耳曠曠無所聞雖
堅臥密室曉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者處劑累月弗
瘳後召翁診翁切其脉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
陽之支外溢於目昔即告之曰此行之膽虛而風諸

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烏

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郡人蘇伯
友病衄旬浹不止時天暑脉弱眾醫以氣虛不統血
日進著歸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
亦流涕長潛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
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脉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
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酒酒
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淖
溢蘇曰某嘗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臥公診當是
翁為製地黃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
秋徵錄 卷之七十八 李五
童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四
三人療之皆以為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
翁切其脉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
白女無病關滑為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
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李曰乳
母近嘗酒庫鎗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臥內有數
空罍榻下翼日拘其鎗飲以枳椇葛花日二三服女
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
痛醫欲刺臍出膿其母斬不許抱子獨泣童馳告翁
遂與俱及造臥內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二

松烈火中眩目視翁曰此兒病癱發小腸有合刺脈
無傳法翁喻之曰膺神關也鍼刺所當禁矧難舍于
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
而出翁投透膜散一七明日腹自氣合潰繼以十奇
湯下善應膏丸旬浹漉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
而人靜兩手脈盡伏俚醫以為死也弗與藥翁諺之
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顛赤如火語言不亂
以告之曰此子必太發赤斑周身如鋪文夫脈血之
流潤也今血為邪熱所搏渾而為斑外見於皮膚呼
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

卷之七十八

六十五

斑消則脈出矣及期其矣而未斑爛然即用白麋
加入參湯化其斑脈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癩發斑
無脈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體
無為病瘥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脈右口之陽茲而
延少陰之脈堅而動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
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為作湯三升頓服遂
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藏已經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
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游鄞道翁
某病兩日視物皆倒植屢問各醫弗喻翁曰視
物二視直為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

喻也願聞其因雲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
遂暈遂病翁切其脈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
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膈腑故視物皆
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
膈腑遂授黎蘆瓜蒂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
東阜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為夫所
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
早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為我治療乎翁曰諾
他日匿患者於密室召翁診其脈翁曰脈來疾而去
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
獻數錄

卷之七十九

六十七

髮禿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
聖而益以下藥下來血數升及重穢青黑物并進斬
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
餘姚州守郭文煜病噦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
悉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翁切其脈陽明大而
長右口之陽數而燥因告之曰公之噦即古之咳逆
也以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
湯未終劑噦止帥府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臥老
木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脈日盛人
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

瀉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升
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
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數密囑曰病妾誠有懷以室
人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
樞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
其脉兩寸俱浮弦脉法浮爲風弦爲痛兩寸屬上部
卽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
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蓋笑曰
然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痛一如
公所言公善診幸余療也爲製龍腦芎犀丸四分二
賦徵錄 卷之七 李人

子如暮間所見者卽我寢親狎由是感疾我漸不
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嫗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
乍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脉色符雖
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
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脉獨右關
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
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瘡珂舞手索筆書几上曰
酒者先佛所戒自視髮來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
免其師天紀在座卽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
尚諱疾自誤邪翁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
賦徵錄 卷之七 六十九

非陽病見陰脈比也見斑則應候否則皆血虛也
衾稠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濟下石堅且拒痛
爲作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黄湯迨其愈是夕
下黑矢若干枚即斑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
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向子王病傷寒乃
陰隔陽面赤足蹇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
主溫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理中丸進徐以
小清甘草乾薑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蹇四逆
證也其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
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藥其修
康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七十一

趨入臥內澹及需其溺器以視則如任金置烈火
沸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石膏黃柏之劑清之痛稍
却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煎以枳柿食
方七沸輒止餘姚余慎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
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灰雜
飯猛噉且喃喃嘗人翁命左右掖之切其脉三部皆
弦直上下行而左右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
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既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
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
初御史王彥芳內子病飧泄瀉年衆醫皆謂休息病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七十一

力之切手胞門孔而數知其陰中痛癢結小腸也
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問幸出侍人密語
是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癢以故臍下如癢聚
公腹已成腫迫於玉泉嘗不得前後澣澣則痛甚嫗
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國老將軍爲
向導拔麒麟竭虎魄之類以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
愈浙東運使曲出道過郵病臥瀕虛驛召翁往視翁
察色切脉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
病也以方涉海爲風濤所驚遂血菀而神憊爲熱所
搏逐吐血一升許且腸滿煩渴語連足年歲運左
疎微錄 卷之七十一 七十一

經曰癰疽不得頃時而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
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
五升許明日再圍下餘膿立瘥樞府陳斷事內人病
召翁視翁切其脉左口弦而扎餘部皆和翁即起密
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玉
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
相調蓋得之因內大驚神憊而血菀陳曰公醫誠良
也致病一如公所言翁乃爲製益榮之劑且納藥幽
隱再劑即無苦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構思然其鈞取
古法動中肯綮多類此其於醫門羣經及古今方二
疎微錄 卷之七十八 七十八

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內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其為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殺玉石初亂訓詁失之於遠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為有功今於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已意冀與同志而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漢醫方不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遺漢獻之遺從其懷之奔逆文籍焚燬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是其所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參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常用者一百二十種偽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惟虞氏粗爲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揚玄操曰
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
李子莖亦爲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
藥味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
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
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論十卷乃
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爲
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爲譌次而宋成無已復
爲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寔之
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
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
前修指爲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脉時洎王氏
之言三陰率多斷簡况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
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
其間奧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
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
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
所取也脉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
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哀次而成實醫門
之遺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做託鈐訣者不同歷

藏書錄 卷之七十八

七十六

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其
億等始考証妄頗加改易意其所誤四時經之類
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升王亦卿輩皆嘗
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
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撫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
診切極要二卷非敢翦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
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脉訣一卷乃六朝
高僧生所撰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
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
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
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邈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
氏藏書李上交輩皆自撰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葉前
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脉
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
等奉勅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哀成
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
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
之舊其取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
不傳太始天元玉冊元詒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
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

藏書錄 卷之七十八

七十七

史 104-296

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真人昔書廿六文若道正氣...
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必
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
勝復政化潘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為詳
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
鵠為之註猶郭象之於南華非心學之所易曉觀其
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為黃帝時人則其
書不古謂扁鵲為秦越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號
門做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
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蒙故自號啓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七十八

玄子蓋啓問於玄珠也且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
而曰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
粗論迷者別撰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
玄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玄珠使罔象得
之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啓玄者皆妄也宋高保
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
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
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視之而密語
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氣全不伴疑必刊
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據據內經六微旨及至真

要等五篇滿天元玉冊要言而前合雜說...
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偽書也苟啓玄別撰...
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
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從游公
宜山古洞位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崖上書一
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用先生藥室夢
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為荒誕如此...
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偽不攻自破按唐志...
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
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七十九

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廢陵初年
號葛嶺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旨可以類推
然脉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
為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
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
政和間班是經于兩學辟雍生異根...
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身工餘如孕元
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
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且無害於...
有口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
如奕...
獻

着者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者公醫如...
 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譚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
 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
 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
 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誦書
 於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
 以無饑矣履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
 法也大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
 李時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顧頤方著名
 于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為之變爾陳無擇醫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如老吏所按深於鞠識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
 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
 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
 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
 新病自為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為核則近乎畫
 蛇添足 河間醫如秦馳種樹所在全活但假水
 以為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
 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
 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
 也李東垣醫如御弦新細一鼓而字籟並炮膠柱和

之七均由是而不諱矣無他希聲之妙非...
 知也...
 景和...
 羅廣...
 學問...
 以及...
 不...
 為...
 遺...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調...
 靈...
 雜...
 寒...
 者...
 喻...
 也...
 方...
 論...
 五...

攻其底...術博矣故非聰明洽達知夫天地神
賦之穴...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
...聖為徒者未易以疎此若涪洲翁豈遠是
...一遵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攷載籍
...參...原著之外方冊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
翁...術之中一意儒學者書以垂世可謂稽古
之士矣

抱一翁項所傳

戴良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姓項氏名所字彥
章晚更自號抱一翁曾大父某大父某比三世
俱以和義維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甘曉
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
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脉經稍長學易趙穆仲葉見山
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益厲志醫術欲盡
受他祭方聞越大儒韓明善先為方善也遂往拜
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奇眩
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修來越出金源劉河
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獨疑古方不宜治今
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
矩度也後又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
業見戴全父全父亦是郡儒者為撰五運六氣樞要
若干篇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橋引案机甚奇非
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技於是為人治診
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鍾姓者一男子病脇痛衆醫
以為癰也投諸香薑桂之屬益甚翁診其脉告曰此
腎邪病法當先溫利而後竭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
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保丸

以腎邪透膜非全竭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
 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瀉病已翁
 所以知男子之病者以陽脉弦陰脉微泄弦者痛也
 澁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方惡
 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
 此也鍾女病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以爲脹爲
 蠱爲瘵也翁診其脉告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
 輩積歲月非血藥乎翁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
 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
 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
 後血可行乃以蘇合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翁曰
 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汗血累累如瓜者
 可十數枚應手愈翁所知鍾女病者以六脉弦滑而
 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天下之
 鍾有從女病名同而診異翁曰此不治法當數月死
 向者鍾女脉滑爲實邪今脉虛元氣奪矣又一女子
 病亦同而六脉獨弦翁曰眞藏脉見法當踰月死後
 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重醫皆以爲瘵盡
 愕束手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翁薦翁診之曰此病
 暑邪非瘵也家問死期翁曰何得死何得死爲作白

卷之七十八

全而

虎湯之即瘵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者切其脈
 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實乃
 熱傷血藥爲之也費病胸膈壅滯甚篤昏不知人
 者人人異見翁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繼以升
 麻黃善結梗消其膿服之踰月瘳翁所以知費之病
 者以陽脉浮滑陰脉不足也浮爲風而滑爲血聚始
 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脉之不足則過於宣逐
 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苑陳除故行其肺
 氣而瘳翁自已建康萬天長廉君病醫投丹附薑桂
 逾其翁診其脉告曰此得之酒病當噦作聲食入卽
 出而後溲不利廉曰然予平生所著獨燒酒翁進葛
 花解醒加黃苓飲二升所勢減衆醫以藥性過寒交
 沮之翁既論不協辭去卽嘆曰實實而虛虛過二月
 當入鬼錄矣果如翁言翁所以知廉之病者切其脉
 思數而且滑諸數爲熱滑爲嘔爲胃有物酒性大毒
 大熱而反以熱劑加之是火其火也且溲秘爲陽結
 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茶商李富人也啖馬肉過多
 脹腎以大黃巴豆治之轉劇翁後至診之寸口脉
 促而兩尺將絕翁曰胸有新邪故脉促宜引之上達
 人反奪之誤矣急飲以湧劑且置李中座使人環旋

卷之七十九

全五

頃吐宿肉仍進神芎九天下之病去衆醫咸曰予所不及也浙東僉憲史君素苦足病發則兩足如柱潰黃水踰月乃已已輒復發翁診其脉告曰六脉皆沉緩沉爲裏有濕緩爲厥爲風此病風濕毒俗名濕脚氣是也乃以神芎九竭之繼進舟車神祐丸下濁水數十出遂不發動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寒見風輒仆日臥密室以氈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啞啞如嬰兒諸醫皆作沉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特驗翁診其脉告曰此脾伏火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熱乃煮升麻柴胡澤瀉羌活等劑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全六

而繼以神芎九郭曰子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治也翁曰公之六脉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濕也數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濕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本層者三四出卽蒙首之穢去次去熾炭病旋已郭蓋允謙妻患衄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瀉血之劑益困衄纔數點輒皆翁診之六脉微弱寸爲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胃實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劑愈浙師胡公病

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諸醫作傷寒治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脉陰陽俱沉細且微數處以補中益氣之劑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藥矣翁曰脉沉裏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扇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溫之飲以前藥而卽驗南臺掾梁彥思使闕而足不能履醫以風論或以脚氣治經年不瘳翁診之六脉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卽探患處乃骨出不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卽愈 臺治書送里迷失公足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者六閱月矣衆醫不能治公知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全七

翁精按摩曰幸子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從辰至申而筋肉盡腐遂引其掌以蹂之噤然有聲藥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叅教子年方稚嘗嬉戲偃臥於階側忽驚馬踐其足胛骨斷碎卽死久乃蘇翁以其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閩萬夫長陳君臨陣爲刀斫其面瘡已愈而眉與鼻不能循甚惡時時仰泣曰吾面無完膚生何以見妻子死何以見父母乎乃拜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面膚肉盡熱腐施之以法卽面赤如頰盤左右賀曰復故矣左丞王公畏瘴毒晨必命醫診省醫鄭生切其脉愕曰平日兩尺無虞

今忽不應指可怪也公即驚曰人無尺脉猶樹之無根其能久生乎命他醫診之其論亦同乃命翁診翁曰此天和脉勿妄治也因陳氣運交反之道以曉之公叱衆醫曰若等誤人多矣奪提舉俸者二人翁之於醫多類此於是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略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爲百病之源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

蘇微錄

卷之廿八

八六

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故爲虛又曰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不得瀉瀉則溫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爲實靈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獨傷人有猝然逢疾風暴寒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客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屬於熱然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邪曰風寒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入裏與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勝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不

惡寒而反惡熱脉必洪滑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惡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脉必沉遲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滯於內治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滯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熱一而言哉又問戰慄鼓頷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之

蘇微錄

卷之七十八

全九

極反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生甘寒以發其鬱資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鼓頷可得同其法歟曰戰慄鼓頷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端也此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陽與陰復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者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爲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

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
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為戰搖者心
戰又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風虛微內氣不守故
使邪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勝慄者邪
氣勝鼓領者邪人陽明故鼓領為戰之輕者其有森
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
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抑
陽不熱而戰慄鼓領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助陽而
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
別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為之治
疎散錄 卷之七十八 七十一

不足計得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盛
其脈必弦澁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
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按本寒源之論蓋治其本者
也河間戴人以爲可湧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
脈必洪實沉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
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長
沙直以邪氣留之於中焦必以辛溫之劑散其無形
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諸痛爲寒
是極其脈必虛浮遲澀故以發鬱開結之劑主之蓋
從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
疎散錄 卷之七十八 七十二

脾胃感之蓋胃為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氣
 薰蒸而成氣血以營於四旁往往因其氣失宜風
 寒燥濕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間風為百病之始
 而春為溫風夏為陽風秋為涼風冬為寒風風也者
 天地之氣也寒風即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
 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搖而甚民病於泄霍
 亂斯個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失飲過制七情內
 鬱則濕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塞而不通陽併
 于陰陰併于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為吐下霍亂
 此則濕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為熱本指痞瘍
 瘰癧錄 卷之廿九 九十一

皆感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即不以寒言至熱急
 痛由寒乃舉痛論諸痛為寒之說經曰寒濕於內以
 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
 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証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
 之虛實不可專以為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為有寒
 而無熱斯蓋折衷之道也翁他所言病及所論証治
 衆多今頗失之不能以盡錄而錄其大槩如此其於
 為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為府史為肅政府
 書吏在鄞為帥府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
 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然廉謹遠之

素業吏事上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儀貌
 美鬚髯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持
 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沒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樂
 易寬厚務揚人善而恥言其過賦獲有失亦不忍加
 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意尤至也喜辭章善
 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稿及脾
 胃後論別誤醫原若干卷議論宏瞻未及成子一日
 忽能世其業云

論曰仲尼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豈不信然
 欺抱一翁為醫四十年所其已人病生人之死甚衆
 獻徵錄 卷之廿八 九十二

人以厚利報翁輒却而不受與之藥即富徒手亦與
 藥不責其償而濟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衰則所
 謂有恒者豈迂之與傳曰醫非人愛不可託非廉潔
 不可信若翁者殆可託而可信者歟至於立言以垂
 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微達幽
 不失細小備矣豈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歟

張頤傳

王

頤字養正醫者擅吳下中年以醫廢而氣岸峭直
不棄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賓禮之議論侃侃不屈也
其醫大槩以保護元氣為主處劑多用參朮而每著
奇效能預刻年月日決人生死往往奇中子昔館其
家尚及見焉故得傳其事崔御史某按吳病痰氣氣
短不能息養正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汗之愈知長
器王汝器病傷寒衆醫以為熱症養正曰是極寒當
用附子用附子果愈高都御史尚達久患咳或以為
外感或以為癰結於肺養正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
感而非也卒用補劑而差王孟南母節婦患足疾不
能轉動內外醫莫知其証養正曰此風也用祛風湯
差李百戶慶患嘔血吳下醫皆在養正後至曰諸公
以為何如咸曰未死也養正曰吾去矣諸君法之去
數十步慶死謝揮使病謂其家曰亟來與訣頃之不
能言矣其家未信頃之果然北客有計姓者患痰火
自詫善飯養正曰是不可為也計大怒曰我何病哉
半月計卒無錫華氏數延養正昆仲三人縱言及年
壽養正曰弟思濟當先逝曰幾何時曰一年許其家
特未信明在思濟疽發于背養正曰是矣不可治也

卷之七十八

九十四

乃謂他醫治之少聞華使人論曰君言不可治今愈
矣養正曰有是乎歸語汝主視便中當有若絮者至
某日死矣視之果然及某日死葉文莊有悻疾養正
治之輒愈問之曰吾醫無過人者但病有淺深治有
緩急扶持元氣取自然之效耳文莊大以為然
太史公曰近世言醫者率祖東垣丹溪謂醫中王道
信然然病者每遲之及養正用之數著奇效可謂善
用其術者矣吳父老為子言教諭聞恭遊羸疾吳醫
治之率用三百湯不效謂養正亦用三百湯家人曰
前用之矣養正曰子勿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其故豈
別有巧妙乎蓋吳下言醫之良者必曰養正云

九十四

救山老人倪維德傳

朱右

救山老人者三吳名醫也姓倪氏名維德仲賢其字也救山在胥門之西二十餘里盤紆鬱秀有巖壑卉竹之美老人之居里在焉老人宋和州防禦使昌嗣之後當前代盛時讀經史世其家業墳典丘索而外若神仙方伎之書吐納導引熊經鳥伸之術無不備涉而於軒岐之學尤精到絕倫常自誦曰吾以通靈之姿窺膏肓之奧究火策之候啓玄命之秘以御風而道世宜無難者而獨念夫大化之生人也以其有益於世也使其生而無益於世猶無生也然而功彰

康復錄

卷之七

七

山河名登旂常此則有命最而在下克施其惠者其惟醫道乎乃枝訂金李東垣明之所著醫說凡若干卷表章以行於世復演靈樞素問運氣本草之說約為治目精要曰原機啓微等論示人以分門列證之方老人居救山有草堂數間可以免震凌有榕欄田數十畝可以備伏臘裕然不求于人遊遊湖山樂以自適嘗一適城市愛過從之相與而不去也人則從而實焉非其人亦不告也以故於老人他伎無知者而惟醫則老人以急濟為務獨著譽焉老人今年踰七十矣而顏色如四五十歲人康強步履精彩矍鑠

音策引接與少壯無異其所以自養者如此至其人也廣博神速效績不可勝紀今姑摭數事以傳之惟南周萬戶子始八歲忽得昏憒疾數日方甦駭如木偶人寒暑饑飽皆不知節適率嘗食土炭至口不得出音老人視之曰此脾風也脾智意府也而以風故不知人事也宜投之疏風助脾之劑數服而愈同郡顧顯卿妻年五十餘患瘵始生如塊近三年如益一首痛楚不可忍羣醫視之投藥且厭而卒不效老人曰是少陽經為邪氣所攻耳即劑以其藥服之逾月而愈吳陵盛架閣內子左右肩背上下患瘵至兩臂頭面皆然屢以艾灼瘵處暫止且復作如是數年老人切其脉曰左關浮盛右口沉實此酒食滯味所致也投以某劑其瘵遂止陳上林仲實以勞役得熱疾日出氣暄則熱夜及涼雨則否暄盛則熱增劇稍晦則甦如是者三年老人曰此七情內傷脾胃陰熾而陽鬱耳以東垣飲食勞倦法治之其熱旋已此其尤彰彰者若其他固不得悉附焉嗚呼賢哉越人倉公見錄於史遷至今望之若神人然老人之術足以備之矣子生也後不得從事老人之教姑援述者之槩次第而為文之其於老人之造詣如蠅尾之度

康復錄

卷之七

七

山嶽日之望洋未嘗其高一也

倪維德墓碣銘

宋 濂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于汴宋曾大父曰嗣宋和州防禦使生秀文值宋錄既訖乃持醫術游大江之南遂擇郡之吳縣居焉秀文生濂亨能紹家學有聞於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嗜學不厭受尚書於碧山湯公焚膏繼晷探索精微發於醫章皆燁燁有奇氣湯公器其才勸之仕府君曰爵祿乃資之以澤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倖致曷有紹承醫學以濟吾事乎於是取黃帝內經日研其

賦徵錄 卷之七十八

宋

奧旨見其疏陳治法拙筭本原欣然曰醫之道盡在是矣間有疑難質于父師之間心緒益開明頗病大難以來粗工多遵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近病多不相值泰定中得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自以所見不診真積力久出而用藥往往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視有如赤白黑無少爽者周萬戶子八歲患昏憤數日而醒不識有饑飽暑寒欲語則不能出聲時以土炭自塞其口府君切其脉口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脾慢則智不足其不知人事也宜投以某劑而瘳顧願卿妻

右耳下生癭大與首同其疼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

府君診已告于眾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故也甚易治耳製某藥令啖之逾月而愈劉子正內子病氣厥或哭或笑人以爲哭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脉之謂劉曰左右手脉俱沉胃腕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疼問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架闕妻左右肩未瘡蔓延至兩臂上及顏面不可禁或於病處灼艾勢暫止已而如初府君曰右脉沉左脉浮且盛此滋味傷厚之所致也投以某藥疾旋已林仲實因勞發熱熱隨日出入爲進退食飲漸減府君切

賦徵錄 卷之七十九

宋

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則進涼則退是其徵也投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治難療之疾多類此文繁弗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氏治多攻李氏惟在調補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爾也於是府君之治病既察天時地理又參之以人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心仁厚但來謁者即赴之不知有富貧一旦有寔人抱疾求治府君既授藥兼昇以烹藥之器客怪而問曰藥可宿備瓦缶亦素具乎府君指室北隅示之其積者蓋百數云府君病眼科雜出方論竟無全旨著原機啓微若干卷又校釘李

果試效方若干卷鈔粹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文
預置金書肆有新刻者輒購入之積至五千餘卷
構重屋以藏晚年建別墅救山之下每乘扁舟具酒
殺與二三賓客放浪於水光山色之間條然高舉如
在世外因自號曰救山老人壽七十五卒於洪武十
年六月二十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葬於縣之至德
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娶章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
穴生一子曰衡通儒書亦以醫鳴于時三女曰淨真
曰媛真曰孝真各適士族三孫男曰謹曰識曰讓二
孫女曰婉寧曰婉柔尚幼予嘗患內經之學晦而弗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一百

三家者與上窺本源如揭日月照耀天門伊誰承之
作世範機東則有朱西則有倪視被沉病目牛無全
肯綮既中萬理皆捐幹運元化陶冶樞機人謂其功
與良相齊救山之陽一葦可航載駟載翔與世若府
明鑑之失孰不獻歎視其故篋幸有遺書發而讀之
相繼繩繩何以徵之墓門有銘

應雷字震父姑蘇人也攻于醫嘗著醫學會同二十卷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處方制劑砭礪率與它醫異時按察判官李某中州名醫也因診父疾復咨於應雷問其答論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亦有此人邪乃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書與之討論無不脗合而劉張之學行於江南寔自是始應雷由平江醫學教授擢江浙醫學提舉子乾孫字可久生有奇氣體貌碩偉膂力

蘇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一百一

病四支痿痺目眩不能食衆醫莫能治迎乾孫乾孫視之笑曰此不難治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發藉地版掘土爲坎昇女寘其中扇其扉戒家人伺其手足動而則聲當報我久之女果舉手足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餽故也壬辰徽寇轉掠蘇人震恐廉訪僉事李仲善請乾孫圖之乾孫勸城之以守然後請自往討賊仲善從之卒城之而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嘗語光福徐顯曰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得與命也今六氣流厲吾犯咸池始將死矣一日見武士開弓取挽之而設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

蘇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一百一

究長乃折節治經屢試不第遂棄去肆力古學爲文章有盛名于時父應雷取醫書授之乾孫稍治輒精而不屑施行或施之輒取異效其名與丹溪朱彥修並稱云一日嘗炒大黃過焦悉棄之不用其慎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錢來買藥準病輕重乾孫貯善藥絨以與之仍歸其直或楮錢有不佳者願爲之易佳者以還使供饘粥人皆稱其仁一書生傷寒不汗發狂循河走乾孫就控置水中良久出之裹以重繭乃汗而解同郡富家女年可十七八

愈明年果卒
 嵩渚子曰吳門故多醫最知名者曰葛可久其後乃有劉觀上賓盛寅啓東沈玄以潛王敏時勉皆有時名而以顧頤著者又有錢瑛良玉云聞唐開元中有周廣者亦吳人每觀人顏色卽知抱疾深淺言之神驗無事診候也流風相承議論指授是故吳中多善醫迄今猶然因傳可久父子行事併著之

嚴景傳附

陳 編

嚴景字克企別號牧菴其先姑蘇人祖道通以醫業起家徙居金陵父尚節以名醫召為太醫院士擢梁府良醫景幼資性過人好學不倦通周易尤精家學素難靈樞傷寒諸書對客談及了辨如響永樂中詔太醫院送名醫子弟讀書以備用命趙友同吳敏德二先生教之景方弱冠在選中益探闢奧二先生喜曰是子不羣他日必以醫鳴者也後果以儒醫鳴都城求治療者無虛日子弟來從學者無間遠近景氣岸甚高動必以禮而勇于行義尤喜吟咏語意清粹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七百四

漫山館

學士周公敘結詩社于金陵景與焉年七十三卒大宋伯靜存倪公稱其行誼志節屹若砥柱特立于世有古遺民之風

橋泉翁祝仲寧傳附

程敏政

橋泉翁祝仲寧者四明人世為醫家至翁當永樂初被召來京師及見故太醫院使戴原禮原禮蓋丹溪朱氏高第弟子翁未及卒業而原禮去乃自肆力于丹溪諸遺書及太素脉訣又上泝于張劉李三氏以達素難大有所悟入遂專主濕熱相火之說而內外傷辨尤精確守不變嘗曰世不推病于脉而索病于方此大謬也然世醫信局方已久故凡致翁者始聽其言心非之至終驗乃大信惟一二熟舊文武市人有疾一遇翁輒効而稍名讀書者謂其用三黃之劑反惡見翁家君尚書南征還病脚膝痠痛上命醫來視且合四方之醫皆以為寒濕率用烏附蛇酒療之盛暑猶請服綿如是者三歲一日家君夢有神人書祝字以示者時孫太傅亦臥病走往候之太傅瞿然謂走日子非祝翁殆矣走聞翁姓協于夢為之愕胎急與俱來翁診視良久又檢諸醫案憮然曰幸哉公之免于患也此濕熱相搏而成經所謂諸痿生肌難熱者也即日擬其綿盡謝諸醫者取清燥湯飲之曰此疾已深又為熱藥所誤非百貼不驗蓋服二月餘病良已自是家人有疾非翁藥不敢嘗而士夫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七百五

間亦始有延致之者然翁愈人之疾已卽置之不
挂口或扣之亦啗然不應曰吾厭世之嗽嗽者故走
所目擊翁事多不讓古人而不得其診視之詳獨志
其槩云孫太傅病頭面項喉俱腫大惡寒醫疑有異
蒼翁曰非也此所謂時毒似傷寒者丹溪曰五日不
治殺人急和敗毒散加連翹牛蒡子大黃下之三日
愈又嘗右脇大痛腫起如覆盂手不可近醫以爲滯
冷服香桂姜黃推氣之劑小喘急脹痛益甚翁曰此
內有伏熱瘀血在脾中耳經所謂有形之腫也然痛
從利消與承氣湯加當歸芍藥柴胡黃連黃蘗下之

康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七十八

得黑瘀血二升立愈又嘗有瘍發左耳後寒熱間作
晝夜呼不可忍湯醫欲與十宣散補托之翁曰此有
餘之火無事于補與防風通聖散加柴胡白芷下之
腫消痛止時太傅年八十餘翁凡三下之皆奇英國
公病左癱不語氣上壅醫以爲中風用順氣祛風之
劑弗効翁曰此痰火濕熱所致與之清燥化痰前後
飲竹瀝數升愈國子監丞彭美義勇衛鎮撫王隆亦
病此翁皆以是起之新寧伯母夫人病痰喘遍身腫
痛進諸流氣之劑弗止魏國公子年八歲病哮喘夜
不得寢喉中作拽鋸聲醫日用抱龍丸轉加失音公

皆與瀉火清氣之劑愈或者疑請其說翁曰人雖有
老穉而諸氣貴鬱肺火之發則同第脈候有衰脆藥
味因之有小增損耳忻城伯素有痰疾嘗出墜馬昇
歸不復知人醫用理傷斷續之藥翁笑曰此雖墜馬
寔痰發之故與之降火消痰已而愈武靖侯夫人病
周身百節痛又胸腹脹目閉逆冷手指甲青黑色醫
以傷寒主之七日而昏沉皆以爲弗救翁曰此得之
大怒火起於肝肝主筋氣盛則爲火矣又有癆相博
故指甲青黑色與柴胡枳殼芍藥芩連瀉三焦火明
白而省久之愈故太平侯疾病腫中痛喘嘔吐酸自

康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七十八

云臍上一點氣上至咽喉如冰每子後申時痛發醫
以爲大寒翁曰此得之大醉及厚味過多子後申時
此際相火自下臍上故作痛與二陳湯加芩連山梔
蒼朮數服愈戶部主事吳潤病頭眩兩耳鳴如屯萬
蜂中甚痛心撓亂不自持醫以爲虛寒下天雄矣翁
曰此相火也而脈帶結是必服峻劑以劫之急與降
火升陽補陽之劑脈復病愈姚光祿女年十七病潮
熱醫以爲瘧治之加寒戰血崩又以爲虛將補之翁
曰此熱入血室所致先與小柴胡湯再與承氣湯微
下之去紫黑瘀血數塊愈吳檢討子年十八病眩暈

狂亂醫以為中寒已而四肢厥冷欲自投火中醫曰
是當用烏附庶足以回陽翁曰此心脾火盛陽明內
實用熱藥則不治強以瀉火解毒之劑三服愈耿祭
酒病頭暈翁發熱慄慄惡寒醫以為感冒用甘辛
汗之劑汗出不止腹滿作渴譏語發癰醫又以為
暑翁曰此非一時寒暑可致乃積濕熱在足陽明
太陰經中故疹見與除濕熱補脾胃瀉陰火之劑愈
廣昌知府王詔病筋痿給事中徐肇病氣衰皆為醫
所誤翁一以清燥湯起之至於飲食勞倦之疾世醫
率以為外感而得翁起之者尤衆不能悉記也翁年
下孫太傅一歲精健亦略相等活人之心日甚一日
每乘款段從一童子走東西應都人之請雖雨雪卑
暮不自恤都人日輦金幣以謝門下而翁夷然若以
此介意焉初楊文貞公家有孫病豆寒戰嘔泄特院
使以為不治或薦翁翁時尚少診視之曰無傷也與
藥一粒而効文貞素重蔣者終闕其事不以告人御
史錢斯夫人病惡寒日夜以重裘覆其首起躍入沸
湯中不覺醫以為寒甚翁持之曰此痰火上騰所謂
陽極似陰者非下之火不殺下經宿而微裘呼水飲
之旬日氣平愈給事中毛弘病傷寒汗已不解醫與

之補劑補旬日病大作盜汗屑裂將邀他醫而誤召
翁翁曰傷寒無補法此餘熱不解與芩蓮山梔石膏
之劑一服即愈此三事非目擊然人有誦之者故附
載之 論曰近世有儒名者立說斥東垣丹溪之書
為不足觀曰二家動引素難猶儒者動引唐虞三代
何益王事應為此言者亦悖之甚矣唐虞三代之治
術豈譏人家國者邪患人不能為耳然人雖莫能
而猶幸其權口也若禁之不言則豈復人理也哉宜
乎稱泉翁之不獲遇也跡此觀之世之執古道而不
變者豈特翁邪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王賸齋敏墓志銘

賸齋王君吳下名士以醫而揜其衆長卒莫揜於君子其幽光潛德遠近來弔者各能言其略也母沈氏妊七月而生君至老猶顧願未合父德廣早世家遂落年十六從韓先生伯承學伯承扣其所嘗讀先世藏書幾何隨答之曰不失爲世儒世醫家子可教也處一室寫誦不少輟每其師所診療巧出意表處錄記成帙曲折不遺伯承口王生所就當不在人後踰年師亡適盛啓東先生致御醫事閱其孤且貧也曰蓋居業故肆以養母對曰恐家學世我而失先生曰志足以繼光菴矣吾受業光菴之門還授之于其裔宜矣留賓館下卒業未幾母得乳疾卒大慟脫下頰仆而幾絕衆亟採合之良久甦綿州性初論以傷生之教曰貧而孤不有母不有今日哀痛自不能已也綿州賢之抱疾延治者拒不往綿州曰在禮固自得矣如物何強而往其施治一出東垣丹溪不立異以激近効不乘人之危以射厚利不斥言他醫之誤曰吾偶中耳蓋韓盛二師之仁術君擴充之而及人者大也城內外媪稚愚智皆焚君之名君察脈觀色卽得其疾所由致治無不愈者惟貴勢人之疾難治

王賸齋

卷之七

羣工爭欲售其能攻補雜施一難也遇下不以禮自

重者不苟往非所重二難也唯唯取悅孰得而盡禁

其所欲難之三也奉養厚而中氣素有奪又難之一

君則反是客禮遇之言易入而投劑又奇中名愈遠

而愈尊貴延聘四至或臨瀆乎近雖弗疾亦延訪其

謹疾致病之故君益以禮自持全活者多而心愈下

不易其所易不難人之所難每記人某疾某藥其稟

受幾歲治以某法某劑可起與否詳書之不可起之

證與脈何似亦詳書之積五十年得一百十八籍曰

藥案其間出奇之見暗與古合某婦患血蠱攻以常

法君以安胎之劑調攝之且曰當得男卽愈已而果

然秋日受海道總帥翁公燕謝飾優者爲女子侑觴

無疾也頰頰面青羸而氣微從君謂翁曰火尅金之

兆也火令司天必死矣明年六月咯血果死蘇州衛

千戶申志年欲近二十忽昏眩譫語體熱甚而咳以

傷寒治者易數手矣君曰痘也以升麻湯與之衆相

顧疑厥明痘出編體而愈錫邑鄒氏疽發于背不腫

起衆瘍醫曰起卽易治也君診之曰擊指之脉卽起

亦不治何言之易衆劫以艾起如粟哄然曰保無傷

矣竟三日死人又知其不分科而能通也松江富家

王賸齋

卷之七

餽白金數十斤借言于巡撫都御史萬安劉公若處
 置之曰吾以醫見重于公而以利脫人之罪非處已
 之道又以利而覬公之聽非處人之道既而公廉得
 之益器重焉禮部以薦起為用以贖廢僻居吳城德
 慶坊宋以來四百有餘年故址也君早孤門戶衰薄
 僅舊屋數楹君展拓締構分子弟中半不以新拓置
 者為己有也又展為新第者三與仲叔季三子以故
 弟與伯子守先祀風日好時迎養于諸子之家與客
 觴咏以樂暮還于伯曰此吾瞑目地也年七十有二
 而卒君姓王氏諱敏字時勉號訥菴晚以疾不良于
 狀敏錄 卷之七十八 百三十一
 號訥齋弟政字時學號恒軒亦太醫院醫士

世醫韓襄傳

祝允明

韓公名襄字克贊長洲人也曾祖奕夷當永樂中夷
 與從兄奕並事 太宗皇帝以醫名 太宗皇帝官
 奕為太醫院院使夷為院判龍賚優渥多越常典而
 奕尤以儒行表於山林間公為院判長孫蓋仲子布
 出也幼而孤獨精先業明允確廉不隨不同侃侃如
 也老益恬澹無干于時而平生以其術澤人者則弗
 勝紀王氏婦體碩年老升樓踰而仆諸醫都不終脉
 搔首言中風立死耳後至公公曰病是跌撲家授藥
 融導氣血氣血平當瘳已而果然從兄之子之夫嚴
 狀敏錄 卷之七十八 百三十一
 恒病胸膈閉滯溺赤精滑作寒熱呂骨族間成核如
 胡椒比一枚特熱而痛不能言發在間日既三年公
 視之曰病自虛火動為滋陰降火藥丸引以龍腦服
 一月熱止更為參耆補兩月病已病得之心切於生
 財而不定也所以知者診其脉六部虛大時數數然
 也將歸姪女止之公言留無為特留一冬藥耳明年
 春應來蘇吾遠迎矣卒如之相城沈人隱君貞茂八
 卜公去賀壽倏忽不寧便沈劇公脉之報無害飲以
 湯齊訖君就枕度公與客宿隱君猶子周舍丁夜聞
 內大哭聲客李者唯先生誤邪公言事有非理所必

吾終不見其死耳黎明問焉蓋哭以他故所以知者
脉惟虛無他八十之人應然也今隱君室陳碩人病
咽喉結丸小腫不痛不癢眾醫並以爲痰癥也公謂
隱君非痰癥一潰應死隱君戚其言姑從眾謀攻痰
無幾丸決破聞日便逝所以知者其脉弱其形衰其
年及者而不復榮滋部分在開闔也宋德妻病其友
深夜叩公門請決治公往從帷前秉燭望見之卽回
步不施藥強之診脉亦竟許以死明日更醫無言同
者三日以死問之公云白如枯骨死也金陵軍人妻
獨居暴怒口鼻頻出血五六升公視之面壁臥不能
吐一語氣欲屬不屬奄奄然診之六脉盡取參膏加
地黃生犀飲之三日夜止龍塘橋陳家娣奴有言齊
成疾居一年奴死娣甚恐力求醫連易數于弗瘳皆
委去公治之刻以兩月可已從之良已公曰形不瘳
脉有根蒂而已周生內年二十八中風不語諸治者
東臂矣公藥之任以亡慮既而然所以然者外無六
經之形證脉虛遲本情爾也上元人潘病瘵死未死
無或以死告告死獨公公後告人大骨槁大肉脫是
爲形脉俱壞難食事中藏公診之其脉如弓絃曰入
鬼錄連三日寢耳連三日連亡成化元年公省婦翁

張御醫豫于京師閣老南陽公延張治塾賓南海
士梁淑一晨間張入直李以請公公告李梁病犯厥
陰六脉絕不可爲已言訖趨而出李與數達官共訝
之復併命三五醫雷然薦湯液暮而死矣周善婦病
於旅公斷尺脉不因胎難成其下也母命其借乎莫
不笑不三辰如言焉相城僧病腫脹喘逆旦夜反覆
不能寢一息公爲沈公邀視悅既語云急矣病得之
酒速投辛熱味爲救俄而甦咸以爲慶公曰胡慶爲
病本猶未斷在他日耳果三年二發甫除乃以好酒
與厚味不能禁故所以知更發者診其脉伏逆不應
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八
也又烟家趙年未壯好酒甚酒不離朝夕以酒廢
食忽病肌腫浮漫腹彭彭而鼓滿時狂憤可愕家人
謂之妖禦以祝由病益劇公觀之趙神方清言無變
異也須臾病乃發公曰病得之酒酒以亂神祝何由
關焉嘆之水磨之劍符祝嘯雜重實其實虛其虛也
令悉屏去留身對病者徐徐譬解之陳以正說戒之
絕飲重命之要間以湯飲遂安所以知其非狂邪脉
無怪無絕色無惡也戚女倪氏室而抱病公曰疾無
傷憂憂天乎東驚問故公曰費微脉細小是謂形脉
不應尋而病果已已無何嫁張生嫁無何得娠產亡

焉太伯鄒節婦八十傷寒不終朝便委頓欲絕公診
之語其孫炯脉洪而無根然年高氣弱將無虞炯謂
市醫探利恒態獻曰金如干挺公却去與之七劑越
日遂瘥王侍郎仲兒四十患痰喘晝夜不得休伯氏
評事請公與盛用美氏議治許酬銀於二公公曰藥
當出盛君療而酬亦當盛君僕則不能評事問所以
然曰脉往來啄焉漏焉候厥逆也評事心竊惡之也
乃待其說王家遂謂公口不利絕不復乞醫矣弘治
己酉允明秋試南都館舅氏符臺李公貞伯齋宇曉
起緡閑縹緲犬夜飲酒數卮就寢積濕熱痰旬漸積
憤不舒八月三日肌大燔灼微曙自謂困伏故出遊
遊數里愈不舒亟返歸中路遇旋風吃吃忍之還齋
不及解衣備几一大嘔卽伏枕頭岑岑如擊碎夜誤
飲表劑汗如溜不解明日添重易以痰劑亦不解又
明日成痰又易醫易痰劑乃稍定扶歸蘇痰尚未已
乞救於公延久憊甚公變換救之歷五十日迄痊云
允明生脫居姻家幼行欽感既久因從叩得滄狀一
二筆述如右所觀傳之爲報而猶惜不能以盡公
贊曰公之善也夫心行淑焉道業良焉胤胄華焉公
善蓋三矣昔韓伯休假於賣藥以存其隱操公既先

伯休行業又然蓋三善兼有之矣斤斤然君子哉

石山居士汪機傳

李 汎

居士姓汪名機字省之其先出越國公華長子朗州
 法曹建之後四傳至壽者始遷古黟赤山鎮即今祁
 治石山也其後韓新一者元季復遷石山之南曰朴
 墅鄉人本其所自出尊之曰石山居士學居士性恬
 淡不喜奢靡動法古人言出未嘗不踐平居粗衣糲
 食類儉者至義所當為視棄百金如一羽耳其弟柱
 客死廣東海微命予昃往取其柩備歷艱險始得柩
 歸而所賞一無所問遠祖墳墓失業他姓率眾復之
 費尤不較族人欲立宗祠籌之工鉅非白金六十斤
 不可象難之居士即任計之二日尊祖敬宗又何惜
 焉于是眾皆赴赴不日而成處家庭和易不苟人皆
 樂從如嫁娶喪祭並依家禮御備工個人俱有恩膏
 戒其子弟曰民有四業皆不可離義之一字早歲習
 春秋補邑庠弟子員屢試不利其考以望公喻之曰
 昔范文正公嘗自誓曰不為良相願為良醫意謂仕
 而不相澤之所及願不若醫之博耳蓋翁嘗以醫活
 人至數千指故以此喻居士悟即棄去科舉肆力醫
 家諸書母孺人病頭痛嘔吐十餘年居士起之如故
 以望公晚年三染疾弟三起之公曰醫力如此性難

何足羨耶于是益加研究診治者百試百中聲名益
 彰以疾請者無虛日居士隨請隨就不可起者直告
 之不隱可起者竭力治之至忘寢食若王公貴人稍
 不為禮不應也其自重又如此久之求者益眾所應
 益博活人至數萬指都里姓名脉色及方症其徒周
 臣許忠歷紀之為書曰石山醫按郡侯張欽齋年逾
 五十過勞怠倦煩悶惡食居士診之脉浮小濡緩曰
 此合東垣勞倦傷脾之論也冬春宜做樛中益氣湯
 例夏秋宜做清暑益氣湯例依法守方服之良愈又
 常慮子遲居士復為診之曰浮沉各得其性後當有
 子果如所言欽羅斯聰年踰三十病中滿朝寬暮急
 屢醫不効居士診視脉浮小而弦按之無力曰此病
 宜補以人參二錢白朮茯苓各一錢黃芩木通歸尾
 川芎各八分梔子陳皮各七分厚朴五分煎服且曰
 初服略脹久則寬矣彼疑氣無補法居士曰此世俗
 之言也氣虛不補痞滿無從消矣經曰塞因塞用正
 治此病之法也服之果愈其弟斯俊形實而黑病欬
 痰少聲嘶問或咯血居士診之右脉大無倫時復促
 而中止左脉比右略小而軟亦時中止曰此肺脾腎
 三經之病也蓋秋陽燥熱則傷肺加之勞倦傷脾

脾為肺之母病而子失其所養女色傷腎腎為肺之子傷必盜母氣以自奉而肺愈虛矣法當從消暑益氣湯例而增減之以人參二錢或三錢白朮白芍麥門冬茯苓各一錢生芋歸身各八分黃柏知母陳皮神麩各七分少加甘草五分煎服或曰明醫雜著云凡病喘嗽痰血肺受火邪誤用參者多不救請何曰醫者意也徒泥陳言而不知變烏足以言醫人參雖溫雜于酸苦甘寒羣藥中奪于眾勢非惟不能為害而反為之用矣患者聞之喜曰非通儒論不及此鏡意煎服月餘而安羅汝聲年五十餘形瘦而黑理疎

秋敘錄

卷之七十八

百五

而泄忽病腹痛午後愈甚醫曰此氣痛也治以快氣之藥痛益加又曰午後血行陰分加痛者血滯于陰也煎以四物湯加乳沒服之亦不減詣居士診之脉浮細而結或五七至一止或十四五至一止經論止脉漸退者生漸進者死今止脉頻則反輕疎則反重與脉經實相矛盾居士熟思曰得之矣止脉疎而痛甚者以熱動而脉速頻而反輕者以熱退而脉遲故耳病屬陰虛火動無疑且察其病起於勞欲勞則傷心而火動欲則傷腎而水虧以人參白芍補脾為君熟芋歸身滋腎為臣黃柏知母麥門冬清心為佐山

查陳皮行滯為使入乳童便或出或入惟人參漸入至四錢或五錢遇痛進之即愈或曰諸痛與瘦黑火及陰虛火動參者並在所禁今用之頗効謂何居士曰藥無常性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氣藥引之則從氣仿之以熱則熱佐之以寒則寒在人善用之耳況人參不特補氣亦能補血故曰血虛氣弱常從長沙而用人參是也所謂諸痛不可用參者以暴病形何出行痛何由止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是也或者唯唯程正剛年三十餘形瘦體弱忽病吐瀉水米不入

秋敘錄

卷之七十八

百五

口者七日自死矣居士診脉八至而數曰當仲夏而得是脉暑邪深入也上吐下瀉不納水穀邪氣自甚也宜以暑治或曰深居高堂暑從何入居士曰東垣云遠行勞倦動而得之為傷熱高堂大厦靜而得之為傷暑此正合靜而傷暑之論也但彼用溫熱以暑邪在表此則暑邪已深入矣變而用清涼之劑可也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杯良久再進一杯遂寬稍安家人皆大喜曰藥能起死回生果然三服減去石膏知母再以人參漸次加作四五錢黃柏陳皮麥門冬等隨所兼病而為佐使一月後平復如初羅福仁

體肥白年逾六十痰喘聲如曳鋸夜不能臥居十診之脉浮洪六七至中或有一結曰喘病脉洪可治也脉結者痰礙經隧耳宜用生脉湯加竹瀝服之至十餘貼稍定患者嫌遲更醫服三拗湯猶以爲遲益以五拗湯危矣其弟曰汪君王道醫也奈何欲速至此于是復以前方服至三四十貼病果如失一婦形肥色淡紫年幾三十艱于子居士脉之兩尺脉皆沉微法當補血以形言之肥人氣虛亦當補氣遂令多服入物湯仍以補陰丸加參蒼空腹吞之三月餘有孕復爲診之兩尺如舊以理論之孕不當有昔人云脉

狀徵錄 卷之七十八 百五

難盡憑殆此類歟侍御槐塘唐君景形肥色黑素畏熱而好飲年三十餘自汗如雨四肢俱痠且惡寒小便短赤大便或澹或結飲食亦減嘗作風治用獨活寄生湯小續命湯弗效五月間居士往視脉沉細而數約有七至曰此痲症也丹溪云斷不可作風治經云痲有五皆起於肺熱只此一句便知治法矣經又云治痲獨取陽明蓋陽明胃與大腸也胃屬土肺屬金大腸亦屬陽金金賴土生土虧金失所養而不能下生腎水水涸火盛肺愈被傷况胃主四支肺主皮毛今病四肢不舉者胃上虧也自汗如雨者肺金傷

也故治痲之法獨取陽明而兼清肺經之熱正合東垣清燥湯服百貼果愈汪鈿長瘦體弱病左腹痛滿穀氣偏行于右不能左達飲食減大便滯居士診其脉浮緩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土虛木實也用人參補脾枳實泄肝佐以芍藥引金泄木輔以當歸和血潤燥加厚朴陳皮以寬脹兼川芎山梔以散鬱服十餘貼稍寬因糞結滯思飲人乳居士曰祇恐大便滑耳果如言遂辭乳媪仍服前藥每貼加人參四五錢後思香燥物曰脾病氣結香燥無忌也每日因食燥擺一二十枚炙蒸餅十數片以助藥力年餘而安羅君

狀徵錄 卷之七十八 百五

輔年三十餘嘗因冒寒發熱醫用發表不愈繼用小柴胡熱熾汗多遂昏憤不知其身之所在臥則如雲之停空行則如風之飄毛兼消穀善饑夢遺諸症居士觀其形類肥者曰此內火燔灼而然虛極矣診其脉皆浮洪如指曰脉經云脉不爲汗衰者死在法不治所幸者脉雖大按之不鼓形雖長而色尚蒼可救也醫以外感治之所謂虛其虛誤矣經云邪氣乘虛而入宜以內傷爲重遂以參耆歸朮大劑少加桂附服十餘貼病減十二三再參桂附加芍藥黃芩服十餘貼病者始知身臥于床足履于地自喜曰可不死

矣服久果起胡本修監生年踰三十形肥色白酒中
為人折辱遂病心恙或持刀踰垣披髮大叫居士診
之脉濡緩而虛按之不足曰此陽明虛也宜變例以
實之庶幾可安先有醫者已用二陳湯加紫蘇枳殼
等藥進二三貼矣聞居士言即厲聲曰吾治將瘥誰
敢奪吾功乎居士遂告回醫投牛黃清心丸如彈丸
者三枚初服頗快再服燥甚三服狂病倍發撫膺號
曰吾熱奈何急呼水家人守醫者言禁不與趨樽見
神前供水一盂一呷而盡未快也復趨厨房得水一
桶滿意飲之狂勢始減半其不死幸爾復請居士治

卷之七十八

百五

之以參著甘草甘溫之藥為君麥門冬片黃芩甘寒
之劑為臣青皮疎肝為佐竹瀝清痰為使芍藥茯苓
隨其兼証而加減之酸棗仁山梔子因其時令而出
入之服之月餘病遂減然或日系漸急即替昧不知
人良久復甦居士曰無妨此氣血未復神志昏亂而
然令其確守前方夜服安神丸朝服虎潛丸以助藥
力年餘熱寢一月而瘥越十餘年因久坐腰痛漸次
痛延左脚及右脚又延及左右手不能行動或作風
治而用藥酒或作血虛而用四物湯一嚥即痛蓋覆
稍熱及用針刺痛益甚煎服熟地黃或吞虎潛丸又

加右齒及面痛甚季秋始請居士診之脉濡緩
左脉比右較小或濡尺脉尤弱曰此痿証也彼謂
症不痛今以肢痛為痿惑也居士曰諸痿皆起于肺
熱若善飲則肺熱可知經云治痿獨取陽明陽明者
胃也胃土四肢豈特脚耶痿兼濕重者則筋緩而痿
軟兼熱多者則筋急而作痛因檢橘泉翁傳示之炮
信痿亦有痛也又經云酒客不喜甘熱平味甘而虛
潛丸益之以蜜則甘多助濕而動胃火故右齒面痛
也遂以人參二錢黃耆錢半白朮茯苓生地黃麥門
冬各一錢歸身八分黃柏知母各七分甘草四分煎

卷之七十八

百五

服五貼病除彼遂棄藥季冬復病仍服前方而愈
道濟妻年踰三十無子診視其脉近和惟尺部寬洪
滑耳問得何病因子宮有熱血海不固爾道濟曰然
每行人道經水則來乃喻以丹溪大補丸加山茱萸
白龍骨止澀之藥以治其內再以亂髮灰白礬灰黃
連伍倍子為末用指點水染入陰戶以治其外依法
治之果愈而孕吳傳芳妻年踰五十病左腳膝痛
不能履地夜甚于晝小腹亦或作痛診其脉浮細緩
弱按之無力尺脉尤甚病屬血衰遂以四物湯加牛
膝紅花黃柏烏藥連進十餘貼而安吳良鼎形瘦而

蒼年逾二十忽病欬咯血兼吐黑痰醫用參朮之劑病愈甚居士診之兩手寸關浮軟兩尺獨洪而滑此腎虛火旺而然也遂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白朮陳皮麥門冬之類治之月餘尺脈稍平腎熱亦減依前方再加人參一錢兼服枳朮丸加人參山梔以助脾六味地黃丸加黃柏以滋其腎半年全愈吳富孫之媳年幾三十因夫在外納寵過于憂鬱患欬甚則吐食嘔血兼發熱惡寒自汗醫用葛氏保和湯不効居士診其脈皆浮濡而弱按之無力晨則近駛午後則緩曰此憂思傷脾病也脾傷則氣結而肺失所賦賦微錄 卷之七十八 百五十一養故嗽家人曰神醫也遂用麥門冬片黃芩以清肺陳皮香附以散鬱人參黃耆芍藥甘草以安脾歸身阿膠以和血服數貼病稍寬後每貼漸加人參至五六錢月餘而愈疎塘黃崇貴年三十餘病水腫面光如胞腹大如箕脚腫如槌飲食減少居士診之脈浮緩而濡兩尺尤弱曰此得之酒色宜補腎水家人疑曰水勢如此視者不曰通利則曰滲泄先生乃欲補之水不益刺耶曰經云水極似土正此病也水極者本病也似土者虛象也今用通利滲泄而治其虛象則下多亡陰滲泄耗腎是愈傷其本病而增土濕之

勢矣豈知亢則害承乃制之旨乎遂令空腹服六味地黃丸再以四物湯加黃柏木通厚朴陳皮參朮煎服十餘貼腫遂減半三十貼全愈侍御蕭吉夫年踰五十患眩暈洩澀體倦夢遺心跳通夜不寐易感風寒諸藥俱不中病居士診之脈或浮大或小弱無常曰此虛之故也丹溪云肥人氣虛宜用參耆又云黑人氣實不宜用之果從形歟抑從色歟居士熟思之色雖黑而氣虛當從形治遂以參耆為君白朮茯苓木通為臣山梔子酸棗仁麥門冬為佐陳皮神龜為使煎服晨吞六味地黃丸夜服安神丸逾年病安休賦微錄 卷之七十八 百五十一算程勇年三十餘久病痼症多發于晨盥時或見如黃狗走前則昏瞶仆地手足痠痿不醒人事良久乃甦或作痰火治而用芩連二陳湯或作風痰治而用全蝎姜蠶壽星丸或作痰迷心竅而用金箔鎮心丹皆不中病居士診之脈緩弱頗弦曰此木火乘土之病也夫晨陽分而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為木人所乘矣經云諸脈皆屬于目故曰擊異物而病作矣理宜實胃瀉肝而火自息本草云泄其肝者緩其中遂以參耆歸朮陳皮神龜茯苓黃芩麥門冬荆芥穗煎服十餘貼病減再服月餘而安望墩程先生刑

清癯肌膚細白年四十餘患眩暈四肢倦怠夜寐不
悸語亂或用加減四物湯甘寒以理血或用神聖復
氣湯辛熱以理氣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濕熱治俱不
效遣書請居士診之脉皆沉細不利心部散濇曰此
陰脉也脾與心必因憂思所傷宜做歸脾湯例加以
散鬱行濕之藥先生喜曰真切真切服數貼病向安
一夕因懊惱忽變急請診視脉三五不調或數或止
先生以為怪脉居士曰此促脉也無足慮者曰何如
而脉變若此曰此必怒激其火然也先生哂曰子真
神人耶以淡酒調木香調氣散一七服之其脉即如
常

卷之七

百五

常以口孫以德形肥色紫年逾五十頸項少陽之
瘰癧如枕居士診之脉浮小而滑乃語之曰少陽多
氣少血之經宜補若用尋常驅熱敗毒之藥瘰癧之
後難免別患彼以為然遂煎參耆歸木膏一二斤用
茶調服無時蓋茶能引至少陽故也旬餘瘰癧潰而起
程貴英形長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餘得奇疾遍身
淫淫循行如蟲或從左脚腿起漸次而上至頭復下
于右脚自覺蟲行有聲之狀召醫診視多不識為何
病居士往診其脉浮小而濡按之不足兼察其形視
其色參諸脉知其為虛症矣傷寒論云身如蟲行汗

多亡陽也遂做此例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耆以酒
炒黃柏五分佐之服至二三十貼遂愈孫某年七十
餘病欬嗽嘔血盜汗或腸鳴作泄午後發熱居士往
視其脉細數無復倫次因語之曰難經云七傳者逆
經傳也初因腎水涸竭是腎病矣腎邪傳之于心故
發熱而夜重心邪傳之于肺故欬嗽而汗泄肺邪傳
之于肝故脇痛而氣壅肝邪傳之于脾故腸鳴而作
泄脾邪復傳于腎而腎不能再受邪矣今病兼此數
者死不出旬日之外矣果如期而逝堃山汪盛妻年
踰四十形色蒼紫忽病血崩諸醫莫治或用涼血或

卷之七

百五

用止瀉罔效居士察其六脉皆沉濡而緩按之無力
以脉論之乃氣病非血病也當用甘溫之劑健脾胃
胃庶幾胃氣上騰血循經絡無復崩矣遂用補中益
氣湯多加參耆兼服參苓白朮散崩果愈汪氏年形
瘦而脆色白而嫩年踰二十將治裝他出居士診視
久之語曰某時病將至矣書寸楮遺之蓋欲其止也
彼不以為然後果如期病不起逢村王恕年二十餘
因水中久立過勞病痛時腹中有磊塊起落如
滾浪其痛尤甚居士診其脉皆弦細而緩按之似瀉
曰此血病也考之方書痲有七皆不宜下用治多用

流散之藥以氣言也茲宜變法治

桃仁下之其痛如失三月痛復作比前加甚脉之輕則弦大上則散漚思之莫得其說問曾食何物白雞卵二枚而已曰已得之矣令以指探喉中吐出令盡面痛解矣大坑方細形瘦年三十餘忽病腹痛磊塊起落如波浪然晝輕夜重醫用木香沉香磨服及服六君子湯皆不驗居士診其脉浮緩弦小重按似漚曰此血病也前藥作氣治誤矣彼謂血則有形發時雖有塊磊痛減則消而無跡非氣而何蓋不知有形者血積也無形者血滯也滯視積略輕耳安得作氣論耶若然則前藥胡為不驗遂用四物湯加三稜蓬朮乳香沒藥服之痛遂脫然一婦形長色紫姪五月矣托居士脉之以別男女曰脉右太子左脉訣云左大為男右大為女今脉右大當是女耶彼喜曰我男胎矣往時尊甫診之亦謂有脉浮大當是女後生男今姪又得是脉知為男矣後果生男居士曰脉書道真常莫能盡其變此醫所以貴乎望聞問切也九江鈔廠主事鄭君希大瘦長而色青白性急剛果年三十餘病反胃每食入良久復出又嘔又噦但不吐耳或作氣治而用丁香藿香或作痰治而用半夏南

脈微錄

卷之七

脈微錄

卷之八

百五十一

星或作寒治而用姜附藥俱罔效居士脉之皆緩弱稜弦曰非氣非痰亦非寒也乃肝凌脾之病經云能合脉色可以萬全君面青色急肝木甚也脉緩而弱脾土虛也遂用四君子湯加陳皮神麴少佐姜炒黃連以泄氣逆服月餘而愈鈔廠陳庫子其父老年患背癭居士診視脉洪緩而濡癭腫如椀皮肉不變按之不甚痛微發寒熱乃語之曰若在臍脾經絡交錯皮薄骨高之處則難矣今腫去胛骨下掌許乃大陽經分尚可治遂用黃耆五錢當歸羌活甘草節各一錢先令以被蓋暖藥熟煎服之令微汗寢熟腫消一暈五服遂安時居士舟去半日其子駕小艇載鷺米追及拜曰吾父更生故來謝耳居士弟樟之妻瘦長色蒼年三十餘忽病狂披髮裸形不知羞恥眾謂為心風或欲飲以糞清或欲吐以痰藥居士診其脉浮緩而濡乃語之曰此必忍饑或勞倦傷胃而然耳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胃與大腸也忍饑過勞胃傷而火動矣延及心脾則心所藏之神脾所藏之意皆為之擾亂失其所依歸矣安得不狂內傷發狂陽明虛也法當補之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而愈福州李後年三十餘忽病渴熱昏悶面赤倦怠居士診

之脉皆浮緩而弱兩尺尤甚曰此得之也欲藥宜溫
熱其弟曰先生之言是也但病熱如此復加熱藥奈
何居士曰經云寒極生熱此症是也野虛寒者本病
也熱甚者虛寒也譬之雷火兩處雨火愈熾日出斯
滅矣遂以附子理中湯煎熟冷服三貼熱渴減半再
服清暑益氣湯十餘貼而安李一之年近四十病反
食與近鄰二人脉病頗同居士曰二人者皆急于名
利惟一之心寬可治遂以八物湯減地黃加藿香爲
本用蜜煎汁調服而愈二人逾年果沒一之妻病痢
瘦弱久伏床枕粥食入胃卽腹痛嘔吐必吐盡所食
陳徵錄 卷之七十一 百五十一
乃止由是粒食不下嘔者四十餘日醫皆危之居士
診曰病與脉應無慮也不必藥惟飼以米飲使胃常
得穀氣白露節後病當獲安如期果愈其在春年十
七時秋間病酒視爲小恙居士診之曰脉危矣彼不
爲然別請醫治而愈惟過身瘡癩十月間復造詣之
其弟出揖以示病已獲安意謂向之診視欠精也復
爲診之曰不利于春至立春果卒汪世昌形肥色紫
一論二十秋間病惡寒發熱頭痛自汗惡心略痰惡
黃醫以藥治居士診之脉浮濡而緩右寸略弦曰非
虛也此必過勞傷酒所致飲以清暑益氣湯四五服

而愈九都許僖形魁偉色黑善飲年五十餘病如
注嗽喘不能伏枕醫以四物湯加麥門冬阿膠桑白
皮黃栢知母進之愈甚居士診之脉大如指脉訣云
鼻衄失血沉細宜設見浮大卽傾危據此法不救所
幸者色黑耳脉大非熱乃肺氣虛也此金極似火之
病若補其肺氣之虛則火自退矣醫用寒涼降火之
劑是不知素問亢則害承乃制之旨遂用人參三錢
黃耆二錢甘草白朮茯苓陳皮神麩麥門冬歸身甘
溫之藥進之一貼病減十貼病痊後十餘年復診之
語其子曰越三年壽止矣果驗一婦長瘦色黃白性
陳徵錄 卷之七十一 百五十二
躁急年三十餘嘗墮胎七八次矣居士診之脉柔軟
無力兩尺蹇手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因胎墮太多
血耗甚胎無所滋養故頻墮譬如水涸而禾枯土
而木倒也况三月五月正屬少陽火動之時加以性
躁而激發之故墮多在三五七月也宜大補湯去桂
加黃栢黃芩煎服仍用研末蜜丸服之庶可保全服
半年胎果固而生二子一婦年踰三十久瘡瘡止有
姪五月忽病腹痛泄瀉頭痛發渴右脉浮滑左則細
滑居士以四君子湯加石膏黃芩煎服二貼頭痛泄
瀉雖除又加肛門脹急其夫欲用利藥居士口耐煩

三日候胃氣稍完然後以四物湯加酒大黃換榔梨
 三四行脹急稍寬再服枳朮丸加黃芩歸身一料病
 去而胎亦無損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如有人捕之
 欲避而無所也其母抱於懷數婢護于外猶恐恐然
 不能安寢醫者以為心病用安神丸鎮心丸四物湯
 不効居士診之脉皆細弱而緩曰此膽病也用溫膽
 湯服之而安居士之甥王宦體弱色脆常病腹痛惡
 寒發熱嘔泄倦臥時或吐蟲至三五日或十數日而
 止或用丁沉作氣治或用姜附作寒治或用消麩作
 積治或用燥烈作痰治罔有効者居士診視脉皆濡
 賦微錄 卷之七十八
 近駛曰察脉觀形乃氣虛兼鬱熱也遂用參耆歸
 川芎茯苓甘草香附陳皮黃芩芍藥服之而安或
 曰諸痛不可用參耆并酸寒之劑今犯之何也曰病
 夕 鬱則生熱又氣屬陽為表之衛氣虛則表失
 所 而賊邪易入外感激其內鬱故痛大作今用甘
 溫以 表則外邪莫襲酸寒以清內則鬱熱日消病
 由是 胡本清形肥色紫年踰七十忽病發雖但其
 目系漸急即合眼昏情如瞌睡者頭面有所觸皆不
 避少頃而甦問之曰不知也一日或發二三次醫作
 風治病加重居士診其脉病發之時脉皆結止甦則

脉如常但浮虛耳曰此虛病也蓋病發而脉結者血
 少氣劣耳甦則氣血流通心志皆得所養故脉又如
 常也遂以大補湯去桂加麥門冬陳皮補其血氣而
 安三子俱邑庠生時欲應試而懼居士曰三年之內
 保無恙越此非予所知果驗石門陳柰形短頗肥色
 白近蒼年踰二十因祈雨過勞遂病手足瘳癢如小
 兒發驚之狀五日勺水不入口語言艱澀或作痰火
 治或作風症治皆不驗居士視之脉皆浮緩而濡按
 之無力曰此因勞倦傷脾土極似木之病也經云亢
 則害水乃制是矣夫五行自相制伏平和之時隱而
 賦微錄 卷之七十八
 不見一有所負則所勝者見矣今病脾土受傷則土
 中之木發而為病四肢為之瘳癢也蓋脾主四肢屬
 主動故也若作風痰治之必死惟補脾土之虛則肝
 木之風自息矣遂以參朮為君陳皮甘草歸身為臣
 黃柏麥門冬為佐經云泄其肝者緩其中故用白芍
 為使引金泄木以緩其中一服遂起服至十餘帖全
 安陳校瘦長而脆暑月過勞肌飲燒酒遂病熱汗昏
 情語亂居士視之脉皆浮小而緩按之虛豁曰此暑
 傷心勞傷脾也蓋心藏神脾藏意二藏被傷宜有此
 症法宜清暑以安心益脾以寧意遂用八物湯加麥

門冬山梔子陳皮煎服十餘貼而愈竹園陳某形瘦
 而蒼年踰五十居士診其脉皆弦濇而緩尺脉浮而
 無根曰尺脉當沉而反浮主腎水虧餘脉皆弦濇而
 緩者弦脉屬木濇為血少緩脉屬脾以脉論之似係
 血液枯槁而有肝木凌脾之病非膈則噎也問之胸
 膈微有礙曰不久膈病成矣病成非藥可濟後果病
 瀕而卒陳銳面黑形瘦年三十餘患鼻衄發熱惡寒
 消穀善饑疲倦或自汗嘔吐居士診之脉細且數約
 有六至曰丹溪論瘦弱者鼻衄者脉數者參者皆所
 當禁固也然不可執為定論脉經云數脉所主其邪
 為熱其症為虛宜入參三錢黃耆二錢生甘草陳皮
 黃栢白朮歸身生地黃山梔子生芍藥遞為佐使服
 之果安南畿提學黃公年四十餘瘦精久之神不守
 舍夢亂心跳用清心蓮子飲無効又取柳珍方治小
 便出隨條藥服之又服小免絲子丸又服四物加黃
 柏俱無効居士診視一日之間其脉或浮濇而駛或
 沉弱而緩曰脉之不常虛故也其症初因腎水有虧
 以致心火亢極乘金木寡于畏而侮其脾此心脾腎
 三經之病也理宜補脾為主兼之滋腎養心病可瘳
 也方用人參為君白朮茯神麥門冬酸棗仁山梔子

生甘草為佐蓮肉山查黃栢陳皮為使其他牡蠣龍
 骨川芎白芍熟苧之類隨其變症而出入之且曰必
 待人參加至五錢病脫公聞言疑信相半服二十餘
 日入參每服用至三錢溲精覺減半矣又月餘人參
 加至五錢病全滅公大喜曰初謂人參加至五錢病
 脫果然醫其神乎凡此皆活法非定方也其妙如此
 殆非心通造物而執其死生之槓者歟居士所著有
 重集脉訣刊誤二卷內經補註若干卷本草會編若
 子卷論曰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苟非其人則殺傷
 衆矣悲夫昔鄧禹常嘆曰吾統百萬之眾未嘗妄殺
 一人後世必有與者居士不惟不誤而已且能起病
 之垂死若無慮救于百人其子孫又當何如雖然居
 意為是固為之者耶

周汝衡銓小傳

顧璘

周汝衡蘇人也。上世善陰陽星曆之學。國初徵隸欽天監。遂徙家金陵。又以醫行。至汝衡資絕人。見世工率得近世脈訣。方書諸雜家說不究本原。即見病莫知從藥。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眾習書獨取內經本草。雖經年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為小兒醫。輒有奇效。遂著厥然。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脈醫。羣工為之。迨怪背藥之獨考。功主欽佩。與余等數人尊信之。時時賴其效。汝衡好其論議。獨相與往來。講究甚密。在歷副城。由是吾黨並重汝衡。後楊茂死。南都病家獨爭之。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眾殊。指諸富貴家。所饋金錢恒倍它工。汝衡獨知斯道深。一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遇有故輒不赴。人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大率如倉公所設。意凡以重故。諸人弗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不言。又善談名理。及神仙幽怪家說。每過士大夫。言即移日。多失諸富貴人。召故所獲金錢。反不逮它工。士大夫久益愈。重汝衡。余家人病無貴賤。必迎汝衡。無不至。藥亦皆應手。効余嘗問之曰。若子於醫。可謂入室矣。汝衡曰。噫。嘻。言過矣。言過矣。大醫者。聖人之學也。非徒德

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如銓者。尚未能藩籬安望。堂階乎。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垂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輔勝。命脈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慮。決於眾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入專氣含精。以握樞機。汰穢葆真。以困根抵疾。疾不作。神乃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功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請借事實譬之。是故不知藥理。盲投鈞試。是將兵者。使人以弓刺而引矛盾射也。察病不定。揣摩施治。是相國者。昧國所患而寬猛倒施也。尚焉得為將。相乎哉。此敗亂所以接迹於天下也。銓為此懼。是以聞召如赴。難臨病如對敵。探七握勺。兢兢如不得已。心有所重也。今怒者。乃以慢詆安。得尸說而家告乎。已矣。盡言之。心慎吾之術。苟翮吾口而已。

請勿以醫名也東橋子斂衽謝曰仁哉汝術知
道之難而不輕治人其所全活可勝量哉昔者齊桓
公欲相鮑叔牙曰如欲霸天下必管夷吾可相秦始
皇欲以二十萬卒伐荆王翳曰非六十萬不可此真
知將相之道者也故卒有功於人國汝術之於醫殆
類此夫余患世之人終不知汝術為作小傳

獻徵錄

卷之七

百

曹先生傳

張鳳翼

先生諱德字子新初為常之無錫人兒時課孟子誦
至故術不可不慎也慨然嘆曰吾其業醫乎醫惟恐
傷人時蘇之長洲有錢先生世為小兒醫聲籍甚吳
下先生乃棄家從錢先生遊父事錢先生不啻如扁
鵲之于長桑也錢先生亦憐而子之然錢先生諸子
之視先生若漢衛大將軍諸兄之畜大將軍然不知
重也而錢先生願重之曰吾諸兒弗如也已而果盡
得錢先生術加神焉寒熱因治亢害承制若孫異用
兵計靈藥初吳中齊民家爭迎先生無何而士六
夫家迎先生之則郡邑大夫至內外憲臺莫不迎
先生且折節下之先生不自知其名之益高也顧先
齊民家急踰九十精神不減于壯年第少足痿左提
右挈而行即貴家閨閣亦必以提挈入藥投愈可計
日報凡有小兒家咸神先生先生有長子弱冠業儒
為國子生先生卒其次子生也晚雖能世其業不
能悉談先生治驗先生又不肯自言且驗者多亦不
自憶故不得效史氏之紀倉公條其實焉然嘗聞先
生至符璽承家丞出遲遲先生疑其簡也告去丞趨
出告先生曰先生視兒也老父病瘡甚諸醫莫

燕方視之不得...父從先生視兒先生母訝也...
 生因請試視之出口先愈祖而及孫可乎丞曰唯唯
 旁觀者竊哂之以先生本兒醫而醫老人也先生歸
 先藥其翁翁瘡立愈乃愈其子吳中乃知先生非止
 為小兒醫云先生家臨胥江門無有杏也人以董奉
 擬先生稱之曰杏泉先生
 野史氏曰扁鵲之以醫聞天下也隨俗而變過邯鄲
 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
 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今觀
 先生醫老于符璽丞家已知先生醫無不通而歷
 歲徵錄 卷之七十九
 蜀以小兒子豈以失人亦愛小兒若秦人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九目錄

欽天監

太常卿掌監事

吳昊

光祿少卿掌監事

華湘

正

黃愷

監副

貝琳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目錄

博士

朱裕

附

張陞

皇甫仲和

周述學

廖均卿

張中

胡弘

全寅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九

欽天監

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吳君吳墓志銘

賈宏

君諱吳字仁甫姓吳氏其先居撫之金谿宋以來代有顯者六世祖名德始徙臨川之桐源高祖諱友恭曾祖諱彥成俱以隱德聞祖諱永昌封欽天監五官靈臺郎父諱英精於曆象學仕至春官正食五品祿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楊氏贈恭人君生於京師少穎敏有志科第兼通詩易既連試有司

不利乃用其家學補天文生成化問郡陽童公士昂以太常少卿蒞欽天監事獨器君桐人中薦為五官保障正數年陞秋官正又陞監副弘治二年陞監正當是時 敬皇帝新服厥命奉天勤民諸卿監皆出慎選君感激思奮勉於其職朝廷有大禮決擇時日必躬自校覈不以委人或乾象告異必直書以奏無所諱飾曰吾無以報 上於此盡吾心焉耳察屬有缺必其人而後薦之故監之額員未嘗備先是諸生以世業故多狎玩其官長漫無體統及君嚴立條教眾乃肅然觀象臺舊制渾儀黃赤二道交於奎軫與

儀

今之四正辰其陽經南北軌不合兩極出入之度陰緯東西窺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故雖設而不用所用簡儀則郭守敬之遺制也而此極欒柱差短以測經星去極亦不能無爽君言授時曆元起至元辛巳今已二百一十年天與歲行差三度餘矣儀象於觀子最急失今不改恐漸疎而謬詔下禮部議如其說製木樣測驗久之乃鑄為新儀更二道環交於壁軫其經緯雲柱自是皆與天合陰陽人素無月廩貧不自存君請視醫生量勞逸差其斗食且復其身勿事而天文生又復其家一人其廩食亦加於舊焉印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十一 吳山

曆紙取諸外郡徵銀入市於京姦民牟利欺公費多而用不給部奏君酌定其價及官為收買例於是宿弊頓除歲有寬剩君之孜孜職事皆此類也十年以監正秩滿進太常寺少卿正德元年以少卿秩滿又進太常寺卿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邸第年六十有三其蒞監事者二十年忠勤廉慎始終如一大夫士重其人莫不惜之君居家孝友中憲公與楊恭人之歿拘於例不得終喪服墨衰未嘗廢禮事其兄昭甫恭甚待羣從子弟人人有恩處親故必歸於厚其為監副時監正適缺眾以屬君於是重公休

遷矣君疏其賢不可及遂復詔用及童公以南京
禮部尚書再乞休退又嘗以俸餘餽之是皆流俗所
難辨者銘曰天行至健理最玄七政列舍相迴旋明
時察變職守專上佐哲后承乾元在古有訓命猶然
太常處位多歷年清臺雅譽誰能肩先皇奉若心乾
乾職思修補政弗度官非旅進惟其賢今不可作歸
新汗為勒銘詩納重泉庶不朽者常流傳

卷之七十九

三

漫山傳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傳 寶錄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曆更
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勝
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同是
以正德戊寅日食巳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
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秘曆書及國朝曆志准
臣親督中官正周濂等及選諸曉本業善于推算者
及今冬至以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
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
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併日躔月離黃
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索羅喉
計部等類視元辛巳果否有差備錄上之并延訪知
曆理善立差法之人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詳定
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請如所奏得旨允其
測候訪取秘書報罷

欽天監

卷之七十九

四

漫山傳

欽天監監正黃公愷志銘 楊榮

曆象授時從古帝王所重肆國朝申命厥官尤致謹焉其或學之弗專且精而於推測或昧焉則弗足以盡敬天勤民之道惟得人以任其職則天象明而人時定矣有補於政治非小也故奉政大夫欽天監正黃愷濟民可謂專其業而精其術者矣濟民之先為難之古蕩人始祖泓仕東晉為太史令後世遂以星曆名家高祖清曾祖秉彜俱有隱德祖尹中仕元為彰德長官父諱榮洪武中任彰德府陰陽正術積德行善人以長者稱母雷氏有懿行歲戊午二月二十有八日生濟民於湯陰之尊貴鄉自少明敏簡重嗜學忘倦凡陰陽曆數諸書悉皆通曉父嘗摘其中之秘奧以難之剖答明快略無疑滯父喜語所親者曰他日興吾門者必是子也其孝敬出於天性事二親承顏順志務得其歡心出告反面雖祁寒暑雨未嘗暫違父違疾躬侍湯藥日夕不離左右疾革稽顙北辰願以身代父疾果愈人以為孝感所致父歿哀毀骨立葬祭以禮歲時伏臘俯仰拜奠無異生時嘗自泣嘆曰吾父弗逮終養幸吾母存猶得以致其孝道事之愈謹其處宗黨侍親屬接賓朋篤於信義恩禮

不替歲乙亥被徵入欽天監無何授五官司曆轉保章正遷頁官正又進為監副先後三十餘年敬慎小心夙夜匪懈用是上契 聖心寵任益隆及擢為監正祇勤如初尤好善喜施薦拔士類獎勵後進惟恐不及洪熙紀元 仁廟上賓 宣宗皇帝嗣位召問山陵之事條對稱旨受白金綵帛之賜宣德辛亥蒙賜詔命階奉議大夫又推恩贈父如其官母為宜人乙卯冬九載秩滿加授奉政大夫食正四品祿仍掌監事丁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官年六十

欽天監 卷之七十九

楊山館

欽天監副貝琳傳

陳錦

貝琳字宗器號竹溪先世家浙之定海洪武初以戎籍居金陵琳幼業儒慕天官學遂學象數于何司曆盡得其秘後被薦充天文生例除戎籍正統景泰間從征迤北及兩廣占候有功授欽天監漏刻博士天順初玄象示警英宗召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金文綺尋陞五官靈臺郎成化戊子因災異上言君能修德裕天則災變為祥若高宗雉鼎宣王旱魃皆因災知器年成中興之美且條陳弭變圖治六事言多可采識者以為克舉司天之職庚寅陞監副壬辰改

欽天監

卷之五十一

七

漫山館

睦之應云

南京凡十九年卒平生究心數學刊校回回曆臺曆百中經諸書居家孝友與弟珙南北異地者三十年及南改復治第同居庭產嘉瓜並蒂士大夫以為雍睦之應云

欽天監漏刻博士朱裕傳

正德十三年十二月丙寅朔先是欽天監漏刻博士朱裕請修改曆法上疏曰歲差之法唐一行以八十二年差一度宋紀七十八年差一度虞喜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以為不及倍其年而反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俱為未密至元大史令王恂郭守敬等參考修正以辛巳為授時曆元比漢唐宋曆最為精密但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曆歲既久不能無差故推算日月交食五星躔度屢有差失況回回曆自開皇己未至今九百餘年亦有疎舛連年推算日月交食算多食少時刻分秒與天不合赤道歲差一分五十秒距今正德辛巳該差三百六十分黃道歲差一分三十八秒半經今當差三百三十二分四十秒此即損益之數若不量加損益將來愈久愈差乞勅禮部會議簡命文職大臣一員督本監堂上官總理其事令本監曆科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兩相交驗奚疎奚密孰是孰非觀象臺測驗黃道赤道度分若干日月五星躔度疎密漏刻科推測昏旦中星調品晝夜壺漏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回回科推驗西城九執曆法仍遣官至南

欽天監

卷之五十一

八

漫山館

京及浙江諸省候土圭以測今時與至元天道
若干節氣早晚何如眾途同歸方可成曆則交食可
正儀象可驗七政可齊而天下可合事下禮部着詳
以爲星曆之學必得明天人之理如郭守敬許衡之
流斯可以任考驗之責今裕及欽天監官曆法未必
皆精難遽委以是任今十月望月食分秒時刻中官
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及裕所奏各不同本部請
候至期驗看上請裁定既而濂等言漢劉洪造乾象
曆始覺歲周餘分大強減二千五百爲四千四百六
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以天爲天以歲爲
歲謂歲常有差因立歲差法元許衡王恂郭守敬等
造授時曆宗而用之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
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得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
秒名曰歲差乃今歲冬至歷來歲冬至不及天一分
五十秒歷六十六年有奇而日退天一度所謂差也
考元至元辛巳歲在天正冬至氣應五十五日六百
分命得己未日丑初二刻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
箕宿九度二十二分一十七秒爲授時曆元推驗之
精未有出於此者但用之年久歲差退移天度太遠
致有差失臣考元至正戊子冬至赤道歲差退天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七十九 九

度五十秒黃道歲差退天九十二分九十八秒永
乙未冬至赤道歲差退天一度五十秒黃道歲差退
天九十二分八十八秒成化辛丑赤道歲差退天九
十九分黃道歲差退天九十一分四十二秒今正德
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
三度五十二分五十九秒黃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二十
五分七十四秒未經改正則推步豈能合於天道臣
將歲差之術參詳較驗考得正德丙子歲在天正冬
至氣應二十七度四十七分五十九秒黃道箕宿五
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九秒黃道箕宿五
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爲曆元不用古法積年別作
一算起每一年加一算仍減一用之其中節分數目
俱自此始其氣應閏應轉應交應并周天黃道二十
八宿十二宮次分界宿度分秒諸類曆法立成悉從
歲差隨時改正則推步無不合矣授時立議云曆法
疎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
食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演加時必本於躔
離朧朧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
轉遲疾未得其正必不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
失之先後則虧食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七十九 九

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為一會交直之道有陽曆
交會之期有少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同人
日高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合
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強
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
食無不合者合於既往則行之悠久自可無弊乞勅
禮部堂上官一員并本監堂上官董理其事再選官
生二三人與臣等上自至元辛巳為始下至戊子未
來為終通計二百四十八年將日月交食用古法與
新法逐一推算考驗精密庶合於天亦下禮部看詳
以濂等所推近是但定曆授時乃 朝廷重典未可
輕議請今後凡遇日月交食本監官生一依古法推
算如或未當暫免參究本監仍於官生內推選精通
歷學者四五人同濂等以新法推算彼此參驗至於
數年果有定則別為奏請從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十一 曼山館

天文生張陞傳

成化十九年三月乙卯先是欽天監天文生張陞
以曆測象從古為然然曆法一定而天運不齊故自
何承天唐一行以及蔡伯靜皆有歲差之法求與天
合至元王恂立辛巳曆元以為七十二年差一度我
國家因而用之至今二百餘年以赤道歲消一分五
十秒為言則二百年該消三百分以黃道歲消一分
三十八秒五十微為言則二百年該消二百七十七
分以冬至歲消一分六十五秒為言則二百年該消
三百三十分此天運不齊之數而占候者不立新法
徒泥古法宜其差也臣見今三月十七日曉刻月食
以古法占則食一十一分八十八秒月未入見食八
分四十一秒月已入不見食三分四十七秒以臣新
法占則食一十一分四十秒與古法差三分七秒誠
宜重訂 法以示天下臣不自量欲以辛丑起曆元
用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為中積
分比授時曆稍加損益為大明萬年曆庶占候之際
不致有誤奏下禮部移文欽天監勸報而欽天監以
為測驗月食分秒遲速難與陞新法合然古法係
祖宗時所制不可不遵且南北地形不同而測驗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十二 曼山館

隨之其新法在京師候之雖若是使在河南未必不
差古法在河南候之固無差而在京師宜有不合且
正統年間漏刻博士馬軾亦嘗以是為言 英宗不
允云臣下非有通博之學精切之見未可肆一已之
說而輒變舊章也於是陞奏不行

張中傳 數學附

宋 濟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
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
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
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 上帥師
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 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
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
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廬舍
焚燬殆盡鍊柱觀亦化為灰燼惟一殿歸然存耳夏
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
獻數錄

卷之七十九

景山館

言國中大臣將有變 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
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
五月癸未 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
行何如中對曰吉夫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 上欲
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
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
擾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
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
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 上舉兵伐之
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

其戰必在南康 土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為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已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為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十五 曼山

皇甫仲和事蹟 占驗 王 鑿
皇甫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征袁忠徹以相仲和以占從一日師至漠北不見虜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問之皆如仲和之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即械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乃命狗太監往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鎗虜一人直前即以神鎗衝之二虜直前復以神鎗中之虜按兵不動頃之虜衆齊發 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不可却乎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稍却已而疾風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詔欲乘彼引還二人曰不可明日虜必來降從容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納款曰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大學士曹鼐與隣時有旨親征鼐急歸召仲和與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某監國仲和曰不如立儲君而後行曰東駕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十六 曼山

終不免于立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
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曰大將氣三
虜將退矣明日揭洪自宣府 自大同將兵入援
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爲我相之
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衛士
怒曰何以知吾不能正內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
曰二人在家正相聞不解衛士不信至其家固然後
人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堂上官固問之乃
曰彼問時見屋上兩鴿正相聞是以知之其術如此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十七

卷之七十九

胡弘傳

寧波儒士胡弘字任之少時受學於江右日者張生
力學勤苦不厭正統初遊杭 志翁自稱汴人深於
易理弘從之遊盡得其秘由以 筮名景泰初從
張都御史楷征閩寇鄧茂七在軍中所言多奇中後
與蘇士大夫游多從問休咎儒工 筮數後子
筮得鼎初爻云子爻逢旺當有 筮數後子
坤之師云當發策決科司風憲至 月日罷官且
生子祝叅政灝筮得比二五爻動 臣慶會處居
黃門迎侍轉任大藩後皆驗揚尚 筮得復老六
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過若官二品壽九十官二品
則差減四五年有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 筮得
進大宗伯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 筮得如此千
百皆中尤善相字嘗遇二士於途將 筮試問得失
弘云二君一當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爲然已而一喪
父不得入試一領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
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
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於旁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又
有士人應試書串字弘云君不惟中舉兼擢進士串
字者二中也別一士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君

且勿言科名當憂疾病其後二人一連捷一得重疾
弘云前問者出於偶爾從而效之則有心矣申下加
心故應得患也其術大抵如此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史山朝

山陰雲淵周子述學傳

雲淵子越山陰里人先世汝南從南渡族於越代有
聞人子生其父郡博士名之曰述學字繼志蓋說以
述道學繼聖志云後別號雲淵子子資府才閎素負
經濟尤邃於易曆居嘗曰易天道也曆之元也知曆
斯知天知天斯知易而曆法乃寥寥莫傳哉爰南遊
吳北遊燕徧謁業天官氏之術聞郭太史弧矢法以
圓求圓循弦宛轉極與天肖視諸古名人用方規圓
法為最善名曰弧矢經時荆川唐太史博研古算籍
溪顧司馬精演例法欲求弧矢經而不可得見子竭
其心思撰補弧矢又續中經纂曆議集曆草而曆法
遂為完書然此特經法也可以測交蝕未可以測凌
犯 國初天竺貢馬哈麻緯法以步五星第中西異
術經緯難通子則曰天一也法惡得二乃以中國之
算法測西占之凌犯經緯分而可合郭馬異而可同
前無古往後無今來矣先儒讚堯夫差法冠絕古今
奈於雲淵曆亦云有欲欽天機時令是法奚適焉吁
嘻雲淵世豈無子雲哉子知天又知易矣故其生平
著述較圖書較理論以彰易之體極爻象著易義以
達易之用集京師之文請元韻之聲用占經世象告

吉凶而易一天周子心一易矣其他輯會占而參以命法纂通志而徵以世紀準警極而定度里之數本山河而序流峙之支水陸遠近有程以備行兵迂直都省區域有界以表守國形勝星命砂水太乙六壬遁甲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靡不洞其玄微闡其秘旨作有成書是皆易之緒餘而足以資經濟詎曰占算云乎哉合所纂撰凡千餘卷總而題曰神道大編夫繩為神也余聞周子之於道星變譚之關神道甲授之呂僊經疑啓於元靈附耳曆訣悟牖風展書亦詢神矣編宜以神題余又聞周子蒞鎮著布

卷七十九

正

莫川

功柯梅效火攻之偉績天長決騰飛蘭榆叛軍之遺權兵權颶風迫倭刃俱幸無恙而其得於神助者多甚于蓋貫天人徹幽明而學有實際者乎乃生不逢年會我國家熙洽有志莫售抱道自怡布衣泉石逍遙湖海所謂隱君子者非邪豈用不在一時而在異日與抑神界之闡易開來以翊 聖明之設教與

全景明先生寅傳

占驗

程敏政

全先生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警失明無所事事乃受易師學悉究義經畫外之旨而以京房斷占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挾景明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体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景明決之由是全先生之名聞四方已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 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中貴人裴當問景明景明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庚午歲仲秋車駕當還還後七八年必復辟 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參將守雲中賢景明引為上賓動必咨之暨 景帝嗣位虜獻教錄 卷之三十一 正 莫川編

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有幹略薦以自輔景明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亨召景明問計景明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 英廟北還時率以為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景明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返失迎奉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于公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實庚午秋也 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洵洵忠一日屏人請筮景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伴狂

為風狀兩宮乃安忠後伏誅如景明言 景帝
 豫也中外以儲嗣未定為憂景明亟言于亨曰公固
 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
 計禍且 聖意遂決 英廟復辟將官景明景明
 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為筮錢十八文
 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
 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將出蒞徐州 上曰全寅得
 無借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景明復固辭
 不允景明見寵位已極每因筮以持滿之道反覆
 戒之弗納卒及于禍景明當景泰天順間名公卿大
 賦教錄 卷之七十九 聖子 假山館
 夫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事惟抑邪與正濟顛
 扶危可致力則諄諄不少回避遇古今圖史及異書
 必令人傍誦聽之至老不倦又緣名字之義自號啓
 陽今八十有六歲尚康強無恙三子長鑾以材武自
 見官錦衣衛百戶次鑾治易為進士業次銳以善書
 隸中書舍人 論曰昔嚴君平卜筮與人子言志于
 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
 以善蓋賢而隱于卜肆者也若全景明先生固聞君
 平之風而有慕焉者歟其禮于名流不究于權貴壽
 而有子老于 聖世身傳也後司馬季圭不見知于

宋忠賈誼郭景純不免于王教之 所得又景明之所不滿者歟
 全寅
 山西安邑全寅少警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輒奇中
 正統中隨父清大同裕陵北狩令大同守閻裴當問
 全筮得乾之復寅密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
 四躍明年歲在午其于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
 六躍秋潛秋躍淡歲也明年秋駕當復矣絲勿用應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
 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
 賦教錄 卷之七十九 壬申 長山館
 也午奮于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
 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
 也其當九年之後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乎裕陵
 心識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將官召寅筮曰虜無能
 為彼驕我驍戰必勝虜果敗庚午也先行成朝議未
 堅沈寅勸石亨協謀于少保迎駕駕至以太上皇
 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上變告密筮寅所寅伴不
 知者驚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不滅族且殺身禍已
 種矣奈何忠大懼伴狂事得不竟忠卒坐誅丁丑正
 月壬午 駕出南城登極召欲官寅辭乃範金陰陽

神、四守爲筮錢十有八貯之牙益賜之會清以持
揮出范徐州 上留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
允時石大貴幸寅每筮戒以持滿石不悟及禍公卿
大夫喜接寅寅語不及私大抵抑邪與正拯人顛厄
年九十卒

錦衣衛全百戶墓志銘

翁諱寅字景明姓全氏別號敬庵其先本山西安邑
人在勝國時有爲行軍斷事者翁之高祖也曾祖諱
均道祖諱仲敬大同高山衛總管父諱清義勇後衛
指揮僉事翁生十二年而喪明其父令擇所行事曰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五十五 曼山館

必也卜者吾見瞽者有之其禮于士大夫者必以卜
爲其道者也遂從日者游與之言意便開發未盡一
月盡能誦其師之所習其師謝遣之更從其舅氏受
周易旁通祿命之言耳所警聞強記不忘其舅氏亦
異之時尚在安邑也已而隨其父于大同聞有精于
其術者輒往叩之談理皆出其下然猶未能自信試
爲人卜皆奇中名聲蹶然起趨者如市時定襄伯郭
登守大同會當行邊謀報虜且至扶箕許之出翁獨
以爲不可或曰神固許之是瞽者焉能知軍事且業
已部分諸將矣勢不可止遂往不及二十里虜伏發

四面定襄幾不免始悔不用翁言於是大同人譏
以爲神忠國公石亨時爲參將尤篤信之虜嘗入黑
山峪亨疑衆寡不敵不敢出令作卦翁曰此行當大
捷已而果然亨之人典兵務也載與俱來次代州翁
教之速驅且曰否者必有變遂發代州明日虜聞之
來追已不及矣一日在行營晨起謂亨曰今日當有
小故但不知其應如何言未既大雨山水涌起漂
輜重并失印所在翁言當在東南樹下亨遣人從求
之果得印既至京師亨每事必咨焉先是 英廟雅

獻徵錄 卷之七十九 五十六 曼山館

知翁名天順初元欲畀之官以疾辭遂有魚牙酒盃
若金幣之賜是年冬其父調徐州衛翁侍行 上聞
之召還授錦衣衛百戶仍賜彩幣慰留之翁爲人觥
觥有直氣當石氏之用事也多有藉聲勢張皇者翁
獨明於幾先故不與其禍雖有言終得自明比卒之
日裁去其祿其所交多當世公卿貴人有就之卜者
據案抗言必盡其意而後已然晚年占要驗乃異前
日豈其少時值功名之會固若有神物以啓其衷者
耶翁以弘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三

廖均卿傳 地理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 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壤 永樂七年 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祖以均卿至昌平縣徧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 成祖即日臨視定議封為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或曰定長陵者王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何許人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二十七

廖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之目錄

六科都給事中

傅安

龔泰

韓智

屈伸

張文

許天錫

俞敦

楊秉義

薛廷寵

呂應祥

厲汝進

周崑

戚賢

陳世思

左右給事中

獻徵錄

卷之八之目錄

黃鉞

張益

唐仁

葛嵩

毛憲

毛玉

鄭一鵬

沈漢

楊士雲

錢薇

周祚

徐師曾

沈鳳翔

給事中

王佐

陳繼之

高舉

李蕃

胡端楨

丘嵩

鮑輝

劉祺

王科

張原

劉景

宗鏗

劉琦

陸榮

馮汝弼

許相卿

徐易

童适

張正學

南京六科給事中

獻徵錄 卷之八十目錄

李濬

史魯

殷雲霄

鄭慶雲

梁格

趙漢

吳興茅元儀

潼川張學懋 全校

菱夫武光斗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

六科都給事中

禮科都給事中傅公安傳

朱睦㮮

傳安字志道太康人也以縣吏起家歷四夷館迎事

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轉兵科給事中明

年復遷禮科都給事中永樂初時西域撤馬兒罕弗

賓 上遣安持節往使至其國以順逆禍福諭之撤

馬兒罕酋長負固不服且諷安使降安曰吾 天朝

使臣可從汝反邪酋長怒因罵雷虜庭凡十三年艱

苦備嘗志節益勵酋長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國

獻徵錄 卷之八十

因獻名馬珠玉以謝自是王言遂通安既歸以老病

不能任事懇乞骸骨 上憫之賜一榻康致仕仍令

在司月給米十二石與夫八人宣德中卒於家

上遣官諭祭仍命有司治葬于墓在朱儵鎮岳廟後

初安之使西域也方壯齡比歸鬚眉盡白同行御史

姚臣太監勸惟俱物故官軍千五百人而生還者十

有七人而已安卒後子霖舉賢良方正任錦衣衛經

厓論曰昔漢蘇武使匈奴十九年始歸谷吉使邳支

單于乃竟見害今觀傳薛事亦何其相類也夫事之

遭值有幸不幸耳幸而事完名全節何必於死不

幸而臨難豈求苟免是故子卿志道之不死谷吉
嚴之死其致一也要之不辱君命自靖其志而已矣

禮科都給事中傅公祥符文獻志

公諱安字志道父巖母端氏自太康徙居祥符之朱
僊鎮公以刀筆起家為南京後軍都督府吏歷四夷
館通事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欽
授兵科給事中明年乙亥調禮科給事中累官本科
都給事中永樂初廷臣奏天下雖定四夷未實理合
遣官前往西番撒馬兒罕及馬哈木王等處詔諭蒙
欽差太監劉惟御御史姚臣并公三人同率官軍千五

獻敘錄

卷之八十一

二

百人至撒馬兒罕酋長羈留了有三年不屈節永樂
十六年戊戌回還西番撒馬兒罕等夷人進獻名馬
駱駝珠玉到京太監御史俱病故西番樞還中土官
軍一千五百人存者止十有七人公年老風疾不能
任事賜一品服回籍令有司歲給月米一十二石人
夫八名以終其身宣德四年病故禮部奏准遣官諭
祭修墳安葬墳在朱僊鎮岳王廟後岡上今石羊虎
存焉傳氏家子霖以賢良方正薦授通政司知事遷
錦衣衛經歷改六安州判官卒從葬朱僊鎮父塋之
次張運使人國蒙仁覆亭內凡蠻夷之國上古所未

賓服者莫不奔走效職貢惟恐後洪武中西域撒馬
兒罕遣使獻名馬駱駝禮意甚恭而西北諸蕃往往

傾嚮中國欲盡事大之誠非可得 太祖皇帝方大
施恩信以懷遠人乃遣禮科給事中傅安往使其國
以通道路安遂由甘肅酒泉郡出玉關八百里往流
沙西北二千餘里至哈迷哩復西涉瀚海歷千三百
餘里至古高昌即唐之西州今名大州之地其人自
幼至老且死不識霜雪復西行至亦刺八里自此水
皆西流又西三千里始至撒馬兒罕其主與其羣下
意頗驕倨安與論議詞氣侃侃且為具陳我朝富強

獻敘錄

卷之八十一

二

振古莫比而彼國亦欲誇其土地之廣遣人道小安
西至討落思安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刺思還至黑
昏諸城計萬千餘里凡六年始返其國然以安始終
弗為屈遂不遣歸迨永樂四年其主死始得還於是
十餘年矣蒙恩給祿免朝不煩以事其後屢出使西
域馬哈麻諸國以宣布威信由是皆先後入貢獅子
名馬珍寶之物既而以安母夫人年高俾之奉養因
不復遣于時卿士大夫皆以安屢使絕域數萬里外
往來三二十年得以周覽山川疆域之形勝於是皆
為之賦西遊勝覽之詩安萃為一卷屬余為序

騫為漢使以通西域為匈奴所羈留凡十有三年

失漢節歷大宛康居諸國而還以功封博望侯其聲

華功烈至今照映青史今安以一介之使通道諸蕃

仗天子威靈使羌夷部落莫不嚮風慕義貢獻方物

其視騫之功業夫豈相遠哉此鄉士大夫所以詠歌

而樂道之也安字志道世為中州名家云左春坊大

林院侍讀學士盧陵曾祭君子所以成名當時垂光

後世者惟忠與孝而已蓋非忠無以顯親揚名受寵

食祿以為榮親之本非孝無以策名委質竭忠輸誠

以盡事君之方合君親而不遺兼忠孝而兩得其惟

獻徵錄 卷之八十 四

吾友傅公平公以卓犖奇偉之資抱通敏幹濟之畧

際遇先朝給事禁密當 太祖皇帝統御萬方經理

華夷詔求文武才智堪使絕域者公與首選奉使西

域宣揚威命誕布德澤乃於洪武丙子受命將事迄

水樂丁亥竣事還朝 文皇帝錄其勤勞屢加褒獎

賜第於東華門外祿餼優厚不以職事責任恩至渥

也維時公有老母年及期頤公登堂上壽侍膳問安

日旨足以適其口色養足以娛其心察家之友鄉曲

之士莫不稱公之忠而嘉公之孝 皇上嗣登寶位

百度事新崇德報功一遵舊典宣德二年春頒公

命以公之職追崇先考為給事中封母為安人復賜

其勤勞歲久許歸祭掃先塋恩榮之盛莫與為比將

戒行以屬余為文以贈余惟忠孝天下之美德而夫

人之所當自盡者也故有菽水承歡而不能宣力於

王朝孝則孝矣而事君之道有未盡焉簪紱就列而

不得躬養於膝下忠則忠矣而事親之心有未盡焉

若傅公者居庭闈而兼得委身之義在殿陛而不失

養志之歡可謂臣子之職兩盡而忠孝之道兩全也

茲行也閭里增輝縉紳交慶吾知慕公之榮而誦公

之德者凡得於聞見者皆然也百世之下尚當有考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五

於斯文戶部右侍郎太康王四牡駉駉擁使車河山

萬里雪晴初黃沙占戍人煙少白草寒雲鴈影疎有

豪不畱南越餽無媒誰寄上林書諸蕃從此通王貢

會見還朝拜美除許襄敏公彤送

公奉使西域詩

戶科都給事中龔君泰墓表 王 驥

皇明有死節之臣曰龔君浙之金華義烏人也方建文間君以戶科都給事中居南京歲壬午六月太宗師渡江君與其配傳訣曰時事至此我且分死矣爾第齋勅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滿於井辱可免也言未既火起內廷君馳赴之道為兵校所執見上於金川門命非奸籍者盡釋之君亦釋迺遂投城以死實是月十三日也其配收君之喪與其孤以其年十一月五日還葬君于縣南崇德鄉青巖里先塋之次後十八年為永樂庚子其孤永吉以明春秋領鄉薦繕書

獻徵錄

卷之八

六

中秘擢兵部職方主事又十年宣德庚戌給勅命授承直郎贈君如永吉官傳封太安人君之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幼孜追為之銘既昭雪矣永吉於是轉武選郎中謁告歸省復來請曰先君死時不肖孤纔四歲耳於事未有知惟母氏所記憶先君之言以教我者猶在也幸惠界之俾揭之墓上斯存歿之大感也曩永樂初予忝進士為兵科給事中聞君之事甚邇且詳心竊歎之此承乏兵部西討羌胡經畧三邊永吉以聯屬日相與於端序詳整尤足器愛信知仁者之有後也於君之托有

不得辭君姓龔氏諱泰字叔安以字行漢渤海太守

遂之後七世祖明之仕宋宣敘郎有緋銀之賜龔祖與祖仲實俱以隱行聞於鄉父印可以君貴贈戶科都給事中母傅氏封太孺人君生而岐嶷甫九歲遭父喪太孺人躬教育之遺就外傳能自刻勵日記數千百言無所遺迨長益明習法令縣大夫議其賢引為庠生獲從宋景濂公門人宗思睿游大有所造詣洪武丙子中鄉選明年上禮部補國子生奉旨閱青州齊王府衛衆咸為君危之君徐畫周密終其事莫敢有撓者及監視安東護衛倉儲廉平惟允人用長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服吏部策試第一初除戶科試給事中授迪功郎尋改從仕郎其遷都給事中則辛酉也勅授承事郎得贈封其二親君性孝友矜名節遇事剛果有為嘗作安節堂所居繡湖之上以奉太孺人而能得其歡心若博士王君仲縉助教朱君子建成有著述與弟叔寧處尤無間言始居縣庠出息學宮之陰俄有狂者至擠君於池幾溺弗救或請訟官君曰彼誠狂耳吾何較鄉人趙文慶者為盜所竊跡之弗得有謂巫言應如響叩之當得其實願君俱往君曰此罔人耳及往巫見君瞠不能出一語眾由是服君君之宛鄉縉

紳莫不悲之以元至正丁未二月生得年三十六嗚呼白道喪衰世之士讀書問學不過資爲利祿之媒而已其於義命蓋蔑如也有若君之從容所事之庀靡志卓卓然無媿於古豈非所謂志士仁人者哉然一時死者亦衆矣至身爲齏粉而子孫宗族之不保君則遂其首丘而胤嗣之賢方進未已孰謂天道福善禍淫果可得而証哉是宜揭之以爲世道之勸且以慰永吉無窮之思云子一人永吉官至南京大理寺卿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八

戶科都給事中韓君智墓表

李東陽

充之滋陽有兄弟進士並列臺諫者曰韓氏其伯爲給事君諱智字愚夫五歲時能書大字有司以奇童薦入翰林久之歸爲縣學生試不輒售年踰三十始舉成化丙午鄉貢登弘治庚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再遷兵科左給事中進工科都給事中以母喪服闋復除戶科以父喪歸未闋服得疾卒於家君在諫垣前後十有餘年歷四命長二科論議明割緣以文義嘗有給度僧道之令遠近全集君奏止之不得會監度之際嚴立程式畏者多引去不滿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九

數存鹽商附貴戚以奸大利廷臣交疏不能奪君執奏愈堅人亦以是難之也所陳說如正心任賢愛爵賞節財用之類多見采納其在內嘗充廷試執事官在外則奉使秦府禮度祇肅勾稽宣府邊儲尤稱明審姦蠹無所宿守官蒞政不激不阿而風采秀拔器度偉然識者皆卜其遠到而不意其遽止此也君性孝謹喪親毀瘠成疾弟普舉成化丁未進士爲監察御史遷河南按察副使後君幾年卒友愛終始無間

言季弟歷爲承運庫副使海訓尤至至理家政不爲私蓄致子以義撫諸婦有恩婦婦喪弗舉者必爲後恤居常卷閣不去手聞見其博能爲歌詩

及辭調以

兵科都給事中屈君伸墓志銘 羅玘

弘治甲子 上益勵精于治于時給諫二三老成慮遠而防微屹然示之以重故一切過高害治之說無緣而入其助弘多而吾友屈引之亦在列 上且屬意焉然以是八月病餘司擬通政入請 上寧他授以疾至十月以病卒卒時無一語惟以無補於時令垂白父見隕壯子為悲吾輩方私病之者舊有識則又所惜者大意不在引之也初 上初元新進紛紛入大言沓捷新政時引之同吾為庶吉士每間輒領之及為禮科給事中同列蚤夜伺揣有封事顧寂不獻徵錄 卷之八十 十一 動一旦脫然勸御口講謝游觀曰是大繫世故吾何可無言遇災異置其苛細條興利除害數事事下禮部議倪文毅公嘆賞即是其議以覆崇王就藩久聖慈仁壽太后憶及語上 上擬發使召大臣臺諫諍不得引之以輕離封守一語籍 上上立為止自禮科陞兵科右給事中又轉吏科遂陞兵科都給事其職與兵部長共本兵屬虜大舉入寇首將提兵至榆林以虜退開虜質自它道入內地張甚而示順宣慰彭某黠酋也幸有急與事上言欲帥所部入助戰引之 列曰是關國體也乃劾將帥逗遛請

降詔責之而駁某無勞遠方助順詞婉而厲將帥懼至憐虜巢以勝奏凱歸而四夷亦由是絕他凱將家者子聚塵褻職者攀成晚謀復起而越人呂紀者盡工也暨一二兵官相繼內降注授要職則大憤不食次第率言者排之內降絕遂不復續最後鎮守河南太監劉瑯請柴夫舊制柴夫者名為夫實入銀千官以備爨薪者而數則視其官之品中官例無之而瑯請至四倍于尚書數乃獨言祖宗制柴夫為庶官養廉助爾中官無當得之例 上為殺其半朝野悚息交以為賀居禮科凡兩使而在兩廣能挺與與援敵獻徵錄 卷之八十 十一

卒直今尚書秦公之誣兵科一同考禮闈所得多名士家貧既仕以祿入佐養以緩其弟子耕販力然吟域斬然真不愧其座右所書其詞讀之凜凜可以起懦居常讀書要自胸中無畱礙雖字書小教亦體切古法至到于其著述珍重不汎畀投或有得假其籍用者字批句注醒人心目異甚益亦有夙成馬引之諱仲號蟻巷又號東沙居士年止四十五體素虛而專以養勝今若此非其養之罪也悲夫

戶科都給事中張君文傳 羅 凡

張君諱文字經載臨江新喻人也弘治癸丑以春秋登進士第選入刑科為給事中儕輩謂其有喜色問之曰吾遇明君吾用春秋時也事 先皇帝十餘年中改兵科進工科自右而左又進都戶科皆給事中新政五事語中皆指變更乖刺特驟力詆內降害政若親與闖戚家為仇敵者賴 上寬明僅奪季俸予往唁之門者報曰昨夜不食若又為奏者風操之賴索臥今且汗之予去及更往則君卒矣公卿大夫士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歎于朝胥史歎于署儻隸武夫亦有歎于道者皆曰直臣亡矣予悼之甚不忍聞焉君嘗以覈實邊儲三出當往貴州也予作威鳳吟別之而以鳳居守為終句意戚畹結中膠固競煽威焰惟君足鎮之云比至未嘗以文苗叛于貴費用兵君言兵在得管耳曠誠之宜而苗獠脇從多剽刈之傷生無益在蜀屬蕃族擾松潘餉運斛千金安級給賞陣奔靡誅君以蜀夏方大為獻議者十弘治中最早論元夕張燈下有司治具典庫中官以逸樂玩弄惑主聰劾及計司迎望風指當按 上方嚮治為頌減之會外戚有罪當廷

謝陽疾而以子代之俄而乾清宮災君引春秋宣榭

火著戚臣驕茲謂逼厥灾火焚宮此其徵歟明年虜大入雲中廊延將迫內地朝廷戒嚴尚書文升請集廷議君疏柄臣壘塞籍輿尸易所謂凶代以倪岳戴珊劉大夏張敷華可其面折人多此類鑄錢議起中外洎洎入五議而大要歸之以節儉既而新鑄果如議不流皇莊戶督類左官退校無賴竄名於是乎漁獵之 上不知也君上言曰邦本在是當存先事之戒凡所指切時難身任獨往若嗜慾時惟一人在班行長身修髯旭旦罷胡步出掖門錦衣冠帽祭旅聞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人必驚視竊語曰是何翹翹者邪自廣西還為予言古田距藩城纔七十里猛至支解二尊官而當國大臣不以掛于口寒心哉予以為議適然爾及今閱其遺草已附六事入奏此其一也其制狼兵如噬犬獾策尤良于手誠臣憂國固如是

工科都給事中許公天錫墓志銘 林瀚

君諱天錫故東其字許姓同居澗江遂以為號系
出宋狀元文定公將之後八傳至宗伯者為君始祖
生彥良彥良生仲美仲美生定安定安高曾祖也父諱
瑄字廷玉遷家于榕城獅子橋東及再遷嵩山南麓
則自敬衷始焉君幼負異質聰穎不凡及進遊郡庠
文日以有名督學金陵任公彥常素負偉望每試閱
卷絕稱嘆以為才弘治乙酉領鄉薦登毛澄榜進士
第改翰林庶吉士詩賦諸作為李西涯先生所許同
輩率斂手推讓以為莫及未幾思親成疾乞還鄉就
獻徵錄 卷之八十 十

醫藥 孝宗皇帝方重文學之臣特賜乘傳以歸朝
夕侍奉庭闈篤盡孝愛甫年餘親終葬祭如禮戊午
免喪還朝拜吏科給事中三載考最荷錫命以獨立
敢言示褒贈父如其官階母王贈孺人林封太孺人
配王氏封孺人以為榮自後歷工科左右給事中
居諫垣凡七八載謬有氣節與言官何天衢倪天
明者皆負時望京師語風槩者輒稱三天前後所上
疏母慮五六十章悉關國家大政綱常大端多見采
納間嘗奉勅往覈邊鎮軍機劾奏總戎監督以下眾
職悉寘于法罔有遁其情者及情查廐馬情弊歲省

芻豆費五十餘萬中外皆憚其嚴服其公而後禍亦
自此胎耳 孝宗上賓君抗疏極言山陵事重臺史
庸劣不職遂奉旨偕內臣扶安禮侍王華術堪與者
王曰選逾視諸山斷以施家臺為吉乃從君議何賜
綵幣白金獎勞正德紀元丙寅歲議封安南國王延
舉君為信使賜一品麟袍偕編修沈燾以行既抵其
國王臣禮未盡君折服之一不敢犯凡觸景賦咏館
伴陪臣稱能詩者皆縮首驚服比還峻卻饋贖金扇
秋毫不納復命先已進是科都給事中待之然遭時
孔難同同敢言者多已不安其位追思受知先朝非
獻徵錄 卷之八十 十五

苑無以報國遂於是夕手具登聞鼓狀于有餘言大
槩力陳時弊痛以履霜之漸為懼稿成氣填胸臆以
首觸柱不死遂自經于屋梁縶絕仆地而亡目光炯
然不閉時妻孥無從官者惟一蒼頭在旁能言其事
如此至曉邵中書仁甫暨吾子郎中庭榻奔入舍館
哭之發其篋無有餘貲乃集士夫賻祭儀物藹棺殯
殮如禮次日蒼頭懼罪潛懷鼓狀以遞負君志矣君
性倜儻不羈心存忠孝以古賢哲自期為文上師董
歐大家詩非盛唐不以為法真草筆意得于鍾石在
多所留墨跡人皆珍襲不遺所著有易講中庸

梓行又取唐宋諸詩入格者類編註釋用示學詩之
要嗚呼故東文學德義官業如此信為一代人豪匪
特八閩之英也而今亡矣悲夫生于天順辛巳正月
十五日年四十有八

蘇後錄 卷之八十 其

禮科都給事中俞公敦傳

俞敦字崇禮江都人進士初選授翰林院庶吉士
幾改刑科給事中敦侃侃有直氣在諫垣首劾邊
撫臣及諸藩守臣不職次陳禁門守衛之弊緣邊賞
賚之宜薦舉臺閣之公皆鑿鑿有裨家國而江彬不
軌一疏尤凜有節操戊寅領特旨行勘河南總兵張
璽等不法事下車之夕夢巨人書天理人心四字後
按罪狀果符踰月獄成眾拱服一時權奸如錢寧輩
求與交納而敦峻拒之竟不少為延接士論重之時
上亦特賜銀牌金織衣以旌其功遷禮科右給事
中今 上皇帝嗣位敦首疏四事一曰去壘蔽二曰
親儒臣三曰立紀綱四曰惜名器後捧詔使安南賜
麒麟服進都科至廣西梧州府病卒敦生四歲失怙
母氏勞苦鞠之後母喪敦哀毀骨立不盥不禱終喪
如一日事庶兄敦歿曲盡恭誠故人咸擬敦以忠孝
惜其不竟厥施云

吏科都給事中楊公秉義墓志銘 徐階

嗚呼此子友麟山楊公之墓也始予自江右歸即擬過公與商訂當世之務且發舒平生所扼腕而不平者抵家聞公病意公素強旦夕當愈未即往居數日忽報公卒遺言屬予銘嗚呼予方以不及見公為憾尚忍銘公哉然而遺言不可負也公諱秉義字士宜麟山號其先自上海徙華亭之葉謝鎮語在宗伯文僖領公所為府丞公誌中府丞公諱聚故散官諱文信之孫封工部主事諱雲之子而公之考也府丞為諸生時與文僖及兄玉峯憲副先後以文名公入奉

獻徵錄

卷之八

十九

家庭之訓出從文僖游公譽日起正德丁卯領南畿鄉薦甲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丁丑遷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寧庶人有異志而諸權倖相比周為姦公知言不用引疾歸庚辰 武皇帝內誅外討政由已出公乃起至則改吏科辛巳今 皇帝即位銳意治理公上言 先帝初政勤明中遭壅蔽國事日非陛下承付託之重當臨蒞之始乞以為鑒崇正學親儒臣謹號令絕進獻責執奏於有司付參駁於臺諫詔旨不為空言章奏不至停閣然後諸邪莫入而至治可期 上深嘉納焉中官魏彬以迎立功入掌司

禮又封弟英為伯公言彬以鷹犬事 先帝虧損聖

德 陛下入嗣大統本出祖訓彬何功而受重賞詔奪兩人官劾楊侍郎儀姦回固寵能之奉命犒邊軍故事隆慶步隊軍餘及鎮邊召募之眾賜皆不及而守禦白羊口堡諸軍以名隸涿鹿亦不與賜公至居庸秀其勞詔賜白羊視居庸餘皆半給至宣府盡數漏丁奏補給銀二萬兩又奏發內帑戶部羨銀積粟居庸紫荆鴈門等關為戰守備邊人賴之未幾丁母周宜人憂甲申服除仍為吏科奉命巡視京營上言祖宗重根本計久遠設五府以統四十八衛立三大

獻徵錄

卷之八

十九

營以蓄精銳十二團營以備調遣今承平既久官軍日減官馬日耗一旦有警何以為策宜詔兵部選將官實軍伍惜戰馬如祖宗之制從之丙戌遷右給事中丁亥詔百司陳政之利民者公首疏七事曰懲貪刻定法守輕差徭省包暗蘇糧役恤竈丁謹邊防時稱有識會制考察京朝官劾奏太學士張孚敬而下二十四人或詣公自辯公曰子言誠謬然願吾有此言不願君有此行辯者愧服其秋司徒錫山泰公司空安成趙公相繼去國而陳道瀛以黃冠為太常少卿公抗疏論之不報遷禮科左給事中戊子遷吏科

都給事中尋病疽解官歸初府丞公兩為南考功嚴
重諒直家宰僖靖廖公知之薦為尚賓卿連疏乞南
僖靖高其節擢京兆公實無所與力而公之為都
諫也周侍御在徐侍御州邠侍御元洪邀公有所論
列公與議不合謝之已而三侍御俱得罪而公以材
任中丞薦已丑張桂罷忌者詆公為桂黨其辭曰巧
遜父官陰陽善類會當輔者素嫉公不附已遂與致
仕時論譎然不平而公方丁府丞公憂絕口不辯至
終其身坦然曰心苟無瑕後當有知我者居閑十年
未嘗以事于有司創世墓建家廟置祭田修族譜設
獻敘錄

卷之八十

三十一

義醫義熟思以孝友禮讓化其家及其里人巡撫歐
中丞薦之朝衆方有所深冀而公遽卒嗚呼以公之
賢縱不為世用苟使享壽考發其所未竟於鄉閭族
黨之間其於風教夫豈小補顧失於彼復不得於此
何也公生以成化癸卯八月十一日卒以嘉靖己亥
閏七月八日享年五十七所著奏議若干卷

都給事中薛公廷寵傳略

府志

薛廷寵字汝承嘉靖十一年進士以行人選給事中
奉使朝鮮還擢都諫廷寵在諫垣每誦季孫行父之
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烏雀也嘗有志焉嘗
上疏劾諸大臣皆當時用事者也有旨留者數人諸
大臣以廷寵言直不敢辨獨嚴尚書在禮曹新有寵
輒辨廷寵復劾之後又屢有論建銓部欲出之外藩
或言廷寵賢不宜使去左右乃止未幾卒家貧無以
為斂鄉人為治其喪廷寵內行修事繼母李孝李有
子恒依廷寵居其卒也李哭之哀感傍人繼室衛京
獻敘錄

卷之八十

三十一

師人也時年十九衛父守憐其少又聞道萬里欲置
之衛不可竟扶柩間關返獨處一室即薛氏親黨罕
視其面遇廷寵忌辰張遺像慟哭年四十餘卒

禮科都給事中呂先生應祥墓碑 馬自強

龍山呂先生涇陽谷口人也先生諱應祥字子和號龍山上世有信卿者幾傳至克中克中生三三生恭恭生勉勉生一軒公誠履仕營州衛經歷四川重慶衛知事配姚氏生先生少警敏絕人日記數百千言督學凌谿朱公補為諸生愛其文奇之稍長學日益博談諸儒理性上下古今疊疊不竭同學生每聚論環坐傾聽罔不嘉嘆以去皆自以為不及也督學大復何公枚入正學書院又特奇之呂先生由此益顯正德己卯以易魁省試登嘉靖壬辰進士授行人選吏科給事中既為給事以敢諫直言自任無顧忌心曰朝廷以言官為耳目也苟顧忌即蔽明塞聰忍緘默不為朝廷所乎會京師地震即偕同科者上書言汰冗賑貧倡勇恤饑節賞五事已奉命監二十四草場疏發司場太監通商減芻奸狀已又諫止入道士度牒金佐內工已奉命同黃御史覆宣大邊饗參伍稽察盡得其登耗出入之實劾都御史以下若干人人服其風力已又條塞下便宜十事上之擇將帥重總督恤將士精器械修城堡嚴烽燧增年例明戰守慎賞罰振紀綱累數千言皆切事實可施行

上嘉納焉 上幸承天祠 皇太后顯陵先生以禮

科都給事中從議禮多所匡言還詔賜特優是年內閣與吏部議選官僚多賂進者於是先生憤然抗疏略曰臣聞太子國儲副師友必於天下英俊自三王暨我列聖未有不慎其選者也頃 陛下詔旨謂不必備員正欲惟其人耳而選者率以賂聞此豈聖世所宜有安望其成令德也 陛下不聞里人之愛其子者乎當出就外傳必慎擇所以為傳者太子天下本而輔導之官顧可不擇令若是濫哉臣見臺省員闕必會官推舉舉多當名實官僚關係不在臺省下獨奈何不會推臣願罷諸賂進者用會推例推一時英俊以聞疏上觸執事者怒奪官為民越五年會恩詔復其冠帶先生自罷歸口奉母姚孝養備至姚性嚴善怒先生在側則常懼往一軒公任重慶先生再徒步往省會公卒哀戚甚悼逮為給事以 皇太子生覃恩得贈一軒公如已官封姚太孺人痛一軒公不及見抱勅流涕不勝太孺人年九十有一當是時先生亦耆年哭泣哀思不殊一軒公時念太孺人以外祖姚翁無嗣未葬即具棺衾葬之處弟及弟之子一姊一妹及姊之子無不有墓 卒居不設城府常

葛巾徒步里巷中接人雖貧賤均禮與故舊更款洽
多所周急人有負者不怒即甚怒比見其人又率自
罷未第時有狂誇隣人加先生橫逆後其人悔懼數
獻恭先生待之相忘如未嘗卻也初立家廟補四代
主歲時率子弟奉祭畢燕坐訓之家政子激孫翁如
當冠爲行古冠禮此又雖學士家鮮克舉者矣以故
呂氏族皆恂恂守禮不爭而谷口之人亦絕無訟者
本先生化也當道薦先生者以十數先生無意起扁
其堂曰知止積圖書其中口披玩從先生學者甚衆
皆相繼成名去而先生又令子潛從學呂涇野先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辛酉

先是堪輿家言官道城仕者不顯先生林下人矣
爲白上官拓城又立尊經閣於後從此宦者果漸顯
當道以渭南地震甚約暫借涇陽輕賦額久不還涇
民苦之先生率諸大人數言上官卒還之洪堰水利
寔弊浸微先生爲指授方略著書示久遠此皆非已
事而先生樂爲之雖他亦皆類此使久於位其濟世
及物功澤詎可量哉卒年七十二歲

都給事中厲汝進傳

州志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生岐嶷若玉垂髫補弟子員
而苦學博覽尤長于史記先達高京兆王中丞皆虛
心接引之貧爲里中師名士多出其門束修一錢不
私侍父疾湯藥三月餘疾愈方還惟室嘉靖甲午舉
於鄉或有出百金助息者謝曰書中自有之不願聞
命矣戊戌成進士授池州府推官束帶坐堂判十年
疑獄者七撫按賢之凡諸郡大獄皆質成道路有神
明之頌辛丑徵拜戶科給事中馳對父鑑歷轉都掌
科論柄相疏指嵩爲國大毒子世蕃弄權納賄其勢
方張童牛之牯宜禁于始疏上嵩黨黃璫者御前給
之曰當大雩齋戒時何得又來救楊杲 上大震怒
不及覽命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慨然曰生
即懸蓬弧長何計秦越即日就道次年竟以考察罷
例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時逼嚇吏
部將汝進罷黜夫言官縱言不當既降之爲典史則
無過可指也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外臣被中者又何
可勝數耶曩在池州建德徐紳爲諸生以事逮繫汝
進奇其才特釋之後紳舉進士至都御史巡撫順天
而稱門下士人咸服其識鑒直聲遠震外夷高麗使

入貢時問曰屬給事安否其名重如此居鄉二十餘年徜徉泉石詩酒自娛好誼樂施濟貧赴急不計勞之輕重囊之有無也隆慶踐祚方復原官秋尋以疾卒訃聞京師朝士大夫罔不咨嗟曰正人未究其用世可無斯人哉年五十有九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周都諫崑傳

咸元佐

周公崑崇德人年十五登少讀書父欲勵之謂曰汝第誦經書讀詩書龍旌汝以金及卒業詣父將畢誦未誦獨申前言公曰大人教兒直以千金為耶父大駭不取以童子畜之日教之博綜羣籍所學輒通悟其為諸生有權貴人行縣諸生入候公鄙之不揖而出由此名益顯舉進士授玉山令賓旅行李四方蠅集晝夜續無已時而公節其費餽示有度諸所比周納款盡謝之而民力用是以蘇邑民吳清妻外有私殺夫以滅口久繫獄事不能決公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入長鳴者三公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者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蓋彼三人者兇殘久秘自計身混衆中無以異然中情怯耳一觸其隱即不自堅立鞫之而服士大夫為賦靈羊詩一少年挾艷婦從喪視於郵亭公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已更進賢以母喪歸起補新淦諸所惠民務為休息愛利之政其夫者欲興教化振頹風故所興建必先學宮書院表忠烈闡幽節民咸愛而懷之云蹟聞石拜吏科給事中朱幾進右給事中已而擢刑科都給事中其上書論兵

事皆斤斤可施諸用而巡視京營諸勲戚皆畏避相
戒莫敢犯當是時都御史劉元清御史馮恩行人薛
侃相繼罹罪且不測下廷鞠公獨正言申救得從未
減袁都督繼勲臨敵不力戰公彈劾之甚厲聞者鮮
舌一時以爲天子嚴臣久之竟罷歸歸日戒門自絕
卽士大夫造請踵繼不一見所居卽先世敝廬人有
欲爲廣其居者竟謝不受而讀書自樂終不一問家
人生產獨事父事兄孝友並至植之本性不言而質
行所以自爲者深矣御史按吳浙者先後交薦于朝
未究於用而卒年五十八諸細行可傳者備于家乘

獻徵錄

卷之八

七

刑科都給事中南玄戚君賢行狀 羅洪先

嘉靖壬子九月全椒南玄戚君病明年余始知之將
遣人持藥往候以他故不果會龍溪王汝中期余匡
廬至則汝中已禿全椒哭君且留書以訃余持之泣
因南玄竟止於是余乃竟不復見耶尚忍聞之且其
年纔六十二非甚衰且老之期也世道姑勿論天獨
不爲吾輩計耶將自匡廬禿哭之值未果而諸孤遣
使以狀請何忍嘿嘿也卽日發書聯其所載行事與
書所不及而獨得於余者合以爲狀君名賢字秀夫
初號南山晚歲更爲南玄先世居溧陽本姓胡氏元
末姑蘇盜起有初五者避亂江北經全椒樂其風土
徙居之乃更姓戚初五生勝三勝三生通通爲人雄
桀修幹長髯累貫喜施弱冠役京師道遇達官貴人
輿馬赫奕屏足嘆曰嗟乎吾以七尺役於人安得見
吾子孫若是灑吾辱乎而妻鄒病難子聞水灣石經
歷有女賢未聘而其家故業儒意得子必且傳其業
也媒納之生敏剛敏剛生永富號思菴思菴生二子
華與珊皆世農不習儒通至是年且九十二矣垂絕
將床悲曰天乎吾家縱不得達官貴人乃斬一儒家
兒耶因歛歛卒比葬有敝衣道人指其壙謂思菴曰

獻徵錄

卷之八

葬此十年貴人生且易汝衣惜不令此老見之至期
思巷夜夢天門洞開一兒從中躍下褰裳走抱覺而
君生弘治壬子八月某日也思巷先後所生子四人
力農自食獨君力弱不任耕而穎拔多慧嘗從家人
聞通垂絕語輒憤憤誓必誦讀為儒生思巷性不好
書數數令負重苦楚之即數數丐免不聽母劉不能
忍日夜相持哭隣翁聞而食之即禿隣翁所誦讀是
時全椒少文墨吏縣中聞有少年多識字將逮為佐
書史君匿不見會督學御史行縣乃自外潛歸請於
思巷曰某願為秀才奈何縣以佐書迫我請死不就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佐書思菴感其言任其所為不之禁君始出就試御
史以為才遂補縣學附學生明年為正德壬申補增
廣生君既刻厲誦讀家貧不能給朝夕久之得血疾
未幾母劉卒益不勝痛病臥者數年比疾愈年二十
有九始婚于印氏是為印孺人嘉靖壬午江南北大
饑縣奉散給粥病者例擇有行誼諸生二人督其事
旁縣聞君名爭相屬遂攝數縣處分有法活者甚眾
又明年得陽明先生論學諸書讀之心忽開發文思
空湧乙酉舉南畿鄉試丙戌會試禮部三原馬公理
賞其文遂第進士是年冬授浙江歸安縣知縣君嘗

恨不得執弟子禮于陽明先生至是遣使稟學先生
答之曰此道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
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子以邁往之資加之
篤志問學其於此道如掃雲霧而睹白日何暇他求
乎君得書遂主先生之言為依歸然猶間為時忌所
尼汝中嘗過訪日逆之曰得無猶踏兩家船乎君懣
然愧謝曰過矣自是身任此學居官行政一斷之心
而世俗形迹不復拘在眾人顧望退縮莫之前者必
且犯難為之矢激弦絕不喻其果雖竟以此蒙訕賈
禍不恤也歸安隸湖州以饒富名異時官府厨傳供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張不精侈則使者銜有司為慢已有司疑畏多厚飾
以緩責或陰藉為身利猝不辦率仰富人富人既得
俸則貧者日見傾奪又轉輸例入羨金破產以應豪
右把其短恣行武斷有司內顧益與不振君酌廉
稍節目使足備儀而罷其浮艷歲省里家數千金其
諸徭役視貧富為等轉輸者既無重困更不復自隱
行謁暇日人郊野問民何所疾苦其在豪右朝聞夕
發莫摧不貸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行失拊巡意斥
去徒衛以二隸導前即市肆交易雞猪羊牛布縷果
新充溢街衢不得收斂民既稱便而壘斷閭貧弱者

倉卒不及掩避即易暴露民嘗夜被盜未曙君謁廟
出河側聞舟中密語曰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
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
知也君素有 heart 計善劑筭能持小物得人情實縣有
蕭總管者淫祠也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
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福
禍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
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沉
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舟中侍人失
色走口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君笑曰是未之焚也命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繫之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
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策諸賽者必且賄沒
人爲之也君所至使人揀過不暇大抵若此縣中遭
避卒逮繫人禍及雞犬而老胥工揣摩請張舞文雖
痛懲之不戒至是斂手引去朔望謁廟畢坐學官與
諸生講學爲言訓誥詞章不足以盡聖人之道擇其
篤行者優禮之而黜其尤無良者當是時鹽城萬公
雲鵬爲郡守剛梗有聲數以事相忤君無所屈戊子
入觀聞有甘心於萬者爲吏部直其在詞氣激發
安仁桂公爲家宰其言高得不搖縣令入吏部

非自理多不敢有言爲家宰即不聽縣令言去雷郡
守人兩以爲難庚寅聞母羅氏訃即日歸士民思
之不置將樹碑紀政不果後十二年君已致仕尚書
蔣公瑤始竟其事壬辰服除補唐縣知縣唐民愿而
野瘠而鮮食君新學宮興弦歌教其諸生如歸安訟
者至既剖曲直則勸以孝友仁讓之行多泣下不終
訟者歲且饑公爲賑糶納券子粟約期來償銷佛像
伐淫祠木製爲禮器令毋得作佛事禁賭逐伎民用
不耗纔三月流移漸歸而君以吏科給事中召當是
時上厲精圖治早朝晏退君亦感激遭際知無不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言甲午冬考察入覲官君念被黜者例不得復用而
嘉靖間諸大臣有所嫌怒必假此中傷以快其私雖
欲引援無由也乃豫爲論揀之以防其禍其言曰進
退人才天下元氣所關然人品不同不可不辨跡之
稍嫌者求其疵則無實才之不足者察其心或可原
過誤貴於善懲忠直近於不遜孤臣孽子之流與善
趨時局者相去何啻什百此雖過於容恕差等而存
錄之可也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
者固多貶罰而忠盡者未盡褒長短於才者間蒙器
使而疑其跡者未入包荒小夫小人借冒崇階而孤

臣孽子實構隱禍此皆以傳聞未定之說而民其憂國忠君之誠非所以廣自新之路也臣切惟人才難得願廣德意使忠良落弁者無計官之大小聽臣等即時論揀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治 上覽其言論吏部曰威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事中葉洪劾冢宰汪某謫寧國縣丞而叅議韋商臣等素為諸大臣嫌怒至是果皆被黜與所慮合既得即論揀如旨又以汪所倚自固者內閣輔臣也復上其罪狀以為 陛下待輔臣可謂推誠不疑元首腹心千古之曠遇也而某乃不能與 陛下同其休戚布腹獻微錄 卷之八十一 三十四

心以收吏部進退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是非之口吏部有所舉措言官有所論列必先請白以觀意嚮之所在務欲事權歸己貨賂公行何忍相負一至此哉即如考察一事 陛下曲聽臣言許其即時論揀正以防大臣之行私也比臣論揀洪等而某忿其中傷任意藏隱阻而窒之 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某實負伯鯨方今之罪稔惡積怨即加放流可也願陛下威斷洪等雖不揀然 上因此重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大臣其黨與亦稍稍

廷為之一新雖去之折檻牽裾不足多也明

年與安遠侯柳瑋冊立荆王儼遺一無所取北虜寇陝西總制尚書唐公龍與巡按御史上功罪反異朝議遣給事中問狀且舉有才力者二人上請 上特命君往旋進兵科右給事中君在邊舉劾簡采兵氣自信歸擢工科都給事中漕河淤墊請如御史徐九臯議開范光湖月河以通運餉丙申在告戊戌丁繼母朱氏憂辛丑三月起復補刑科都給事中是年廷試進士 上取對策高等御覽親第名次仍下內閣詳定務求其是又以 皇太子漸長宜行奉先殿謁見禮兼欲舉庶吉士之選會輔臣有疾 上溫言勞其良苦且以數事委之審議而士之緣幸以進者畧無顧藉君目擊心痛以為 上之取士儲養必求其是皆所以為燕貽之謀輔臣蒙恩禮亦已極矣曾不悔改以報知遇是尚可以坐視乎乃上疏曰皇太子將出閣官保不可無人此聖諭拳拳盛心也且今之庶吉士即他日之輔弼可不豫求其人乎臣見選舉令下奔競日恣行已有耻者反從外望又教養之法徒事華藻不培本根背書作課詭時諧俗苞苴不戒樹立者少幾何能得真才也臣願今歲所選盡從人望不必泥甲第限名數仍擇仁賢為之師模言足以

獻微錄 卷之八十一 三十五

啟關鑰動足以鎮浮妄曲成善誘砥礪名節問德考業以風馮翼孝德之修庶幾善人多而朝廷正將來燕胎之謀無出於是矣故事選庶吉士主於輔臣而教養屬之館閣皆據資序以遣無所選擇及上用公言諸大臣叢怒恐其復動上意未幾太廟灾諸大臣應詔自陳君翼上因此有所更置以盡修省之實自諸大臣以下極言論列且舉海內才望問學之臣十四人以進其論列者既皆據權寵有氣力而十四人者止南京二三大臣所稱侍郎呂柟太常卿魏校郎中王畿都給事中魏良弼參議徐樾又皆被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三十一

曰舍笑吐露心膽嘗曰吾所言如是汝之良知可明自否能信此良知可快樂否其有議論不一者則曰吾聞之陽明先生其說如是反覆辨析不明不已海陽陳益搗林敬夫輩始或與君角勝久之咸入毅率帖帖受約束不能去若是者先後不下十數人君於此十數人無間遠近疎戚若與締肺腑親嘗伺察微隱考見誠偽一聞缺失若已有負厲色正言恨不速改其有不幸罹禍與謬敗者不遠千里資遣而調護之自陽明先生沒講學者滿海內而聲氣聯屬微若不足君與汝中汲汲維持於朋友之間君嘗以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十二

廢與疎遠之人且以講學取人怒而王為尤著怒者既益眾又機便可乘遂坐左遷山東布政使司都事君以 上恩雖寬然勢不可復留又思菴年且高得請於巡撫都御史曾公銑致仕去曾與大臣論薦者數四皆不報君既去士風自是遂一變矣君嘗自病負意氣嫉惡如讐不能含忍然其好善赴急蹈水火犯金革一出于性成無所矯強故凡引植善類提獎後進惟恐不及自為縣以至入朝出使臨邊居家往來道塗率皆講學之日與人言皆以良知之說為主執之甚堅而意氣足以發之在廣坐中隨事譬物注

分田廬給其婦子思菴卒于君歸之七年壽九十嘉
靖甲午以君貴勅封文林郎唐縣知縣而母劉贈孺
人於是印孺人亦得今封始思菴所聞彝時道人言
至是一一皆驗

丁科都給事中陳公世恩傳 邢侗

夏邑之陳繇金陵占著夏邑則自國初始十世以
為都諫公尊人以安雖優厯厚曹歸善士凡三子長
為孝廉世德里稱陳長公次即都諫公名世恩字慶
遠兩峰其寓號也公生而幼愿亦復幼清八歲就童
子學習肄輒兼人一日舉卷中書跪而問尊人讀書
止估畢已乎夫口耳之間四寸耳文滅其質腹饒于
舌何以讀書為尊人驚喜謂兒他日當非章句儒公
倍年成覺書上口即莫逆于心沾沾自整將用厥習
肄于家于廷意欲有所美七尺軀也公尊人不甚束
賦教錄 卷之八十 三九
濕公等而公母常太孺人督課極嚴身坐流黃機手
不去瓢勺勞也隣姬見謂夫人何自苦如此太孺人
曰我乃自教兒于時長公廓落大度或從朋遊嬉而
公裹足不越戶限下帷不輟以為恒儕輩間挑之遊
公正色答慈氏作勞而吾乃逸吾懼軻母之斷乃機
杼也間者縮舌孝廉公每對人家弟行步悞與無高
趾居諸不妄言笑決日不見喜愠色讀書務究厥歸
指以視吾弟吾乃罔書生耳孝廉公固磊磊者其家
庭自相推服如此當太孺人及其尊人相繼謝公毀
廢不次生將棄故所習經生言曰向者矧矧妄意華

廉爲二人計耳乃今而後復忍爲妻子作緣耶久之
孝廉公泣相勉乃相與理篋輶錯大暢厥辭名譟州
間中矣公羣校且十年舉已卯省試又八年丙戌舉
禮部未及對策卽謁告歸歸途二羸馱傘則以書數
囊童子跨其上不勝負重故公乃飭童子下徒走二
羸獨負書始良行抵舍盡發市書及故藏書漸漬沉
玩古文詞而外獨注心經濟曰吾向爲童子儒不欲
而端事章似學而今且如何矣夫宦學之與信而後
仕孰復坐臥一瓊幾三年几榻多穿穴夏之人謂子
大夫陳公面孔作何狀爭欲識之不可得是時邑金
獻教錄 卷之八十一 四十一
令 下公又念公謁歸貧風公宜若有所言事公
曰主門明侯不貴陽鱗而過念其甚厚卒之無綾紋
咫尺通焉已丑入對于廷用次得保定理保定隸粟
米部俗尚繁紛相競爲武悍多數亡命不可孰誰而
又乘輅使者動以十數計中常侍父兄田宅于茲窟
焉自昔稱難矣公直躬任事一字不阿邑其上會當
大訖堅意不納朝客書印所當殊死若而人箝燈披
牘丹筆屢舉不能下既就爰書疾驛以達率不及孛
及連攬一切中常侍稍有問遺以好謂之不入一申
茶圃窮諸上官屬以官屬陽秋片善必錄主在掩覆

人小道者置如列白黑不爲漫語相應相田事起
與其議備畫南北大所可否難易久近害利便官厥
後所已靡不酬公在事日中丞直指有所慰薦必用
公爲首比詔察諸郡邑吏召致闕下難其第一者時
時宰意有所睚屬吳侍御徐公抗聲誦言曰以某按
行二輔三輔吏未有正直忠厚如陳某者合寘第一
僉曰御史言最當遂以天下治行第一徵入拜戶科
給事中尋轉右遞轉左公觸事拜黃白紙悉關國是
主德人材民命之大不樂爲苛細毛舉輦下籍籍陳
給事直諫議云甲午持節奉使乙未北入還報遷爲
獻教錄 卷之八十一 四十二
工科都給事中未幾遭疾卒得年才四十有四當彌
留曰吾奉使所過地日有所按暗將以囊草言上
而今已矣既而家人檢其草紙墨猶新焉公舞象歲
從孝廉公每罷讀依依二人鄰千古所謂食已請餘
扇枕取涼者無異其事孝廉公不殊厥考終世無違
言念孝廉公無子慨令次子嗣之卽丙戌中第不及
對策歸正用孝廉公無祿不勝錫原之感脫然仕進
不欲亟以印馱高兄地下中有足悲矣公奉使便道
憇于家大治牛酒上冢哭聲四震若遭初喪哭孝廉
公如其父母推財班給親疏各有等第中繼單小物

無少遺畱室如懸磬猶故孝廉時也公五歲與羣兒
過城隍祠因而病悸居頃之憭然大寤曰適見祠中
神來醫我振開示我令我母泄太抵中寔識甲科諫
官子孫種種公生不偶靈書告之矣公偉幹美鬚髯
風采陰映數百輩宜動靈書孔子不語怪神吾則何
知

狀教錄

卷之八十一



裕事中黃鉞傳

楊福淵

引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好學家無藏書其
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歸
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
其子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
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
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
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為恨楊浚者元末隱士也嘗
避雨泊舟鉞舍勿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
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目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
書讀過目不能忘也浚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
遠豈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即從浚入舟至其舍
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浚怪其頻舉所借書問
之悉記憶無忘者浚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
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固室而居者
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碎福賢良浚怨之曰吾不
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攜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
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為人
知殆累我家鉞徐曰第母患當為公說尹罷之乃教
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

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
福為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
遣行卽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
得已而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
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
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以外艱歸方孝孺
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
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
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
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祝遠
狀教錄 卷之八十一 四十四

賈客至欲割雞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雞體客者
卽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建文
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
以親喪在殯請營葬畢乃可趨命旣而童俊果以鎮
江降靖難後詔募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性
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四
日每求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善款服已得宥鉞復
瞪目曰吾知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
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
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已而七月十一日善就刑報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四十五

禮科右給事中張公益傳

張益安平人洪武丙子膺薦舉入太學以才能拜郢王府典儀迎父母就養 成祖入承大統吏科都給事中孫璘薦益才行卓越陞刑科給事中益侃侃敢言惟務申寬理枉時有郭禮因視田毆死盜禾軍人事覺有司以殺死軍人律抵罪即與其僚張信曰律有明條罪人拒捕主者格殺之勿論今郭禮田主盜禾者罪人以田主而毆死罪人法當免坐若抵死于律有垂竟為直其情事聞 上特宥之未幾轉禮科右給事中 上臨朝羣臣奏對多失序益代陳公奏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四十七

吏科左給事中唐君仁墓表

周洪謨

吏科左給事中唐君秉元以傷寒未決辰而卒得年五十有三士大夫無不悼之者咸曰秉元為人其純如金其溫如玉其學行一轍其心口一致雖官要地而不為崖岸所絕之行以較轢人又不阿邑以同流合汙取媚當世於乎天何奪此端人君子而不少假之年耶其卒在成化十二年君諱仁字秉元號鳳山其先浙之金華人宋季有官監司於蜀者因家保寧南部曾祖仲瓏元末徙居達縣國初舉為達學訓導祖昆領戊午鄉薦未仕卒父憲為湖廣咸寧宰有惠政其事親孝又能友其昆弟和以處宗族鄉黨見人之善則忻然如已所有而畧不嫉妬人犯之則無所校以是君子多其有樂善之心自少篤問學治春秋繼以詩薦秀鄉闈累奇於會試從今太學士眉山萬公遊公器之甚天順甲申始成進士觀政大理詳練律學今 上龍飛之初勅吏部遴選諸進士之超卓者補官六科拜兵部中項之丁內外艱服闋調官吏科以都給事中缺命掌科事尋遷左給事中每歲吏部選官君預其事量才授官無不允當直登聞鼓有赴訴者得報遂發行無或少滯法司會諸大臣

錄囚君在列凡有疑獄必力爭不已代王奏守將徐都督不法上命君按其事悉得其情元惡首服餘竟皆釋朝廷以邊將郡守不可輕授召廷臣各舉所知君以指揮劉良知縣馬琛舉卒皆稱任立朝幾十載凡時政缺靡不盡言扶正抑邪無所畏避於平君已矣國失良才予故撫輿論以著其善以待後之志子蜀人物者

獻徵錄

卷之八

學

工科右給事中葛君嵩墓志銘

正德丁卯春廷臣同日以勅致仕者三十七人工科右給事中吾錫葛君嵩與焉君歸四年庚午瑾既誅有疏起君者又三年癸酉君卒君諱嵩字鍾甫葛其氏支菴其所自號世爲錫人曾祖仲良祖文晁父吉由太學生歷知興國永寧二縣終湖廣按察司經歷以君貴贈文林郎禮科給事中母沈氏贈孺人繼母田氏封太孺人君幼聰慧好學成童從故學諭嵩菴俞先生受尚書爲經義斐然可觀長老見而稱焉君曰某未讀書何敢言文蓋閉戶誦習者三年同進讓狀教錄

卷之八

四

之十九補郡學生提學御史戴婁二先生皆加器重凡七試至成化丙午始領鄉薦又五試禮部登弘治己未進士庚申授行人有事周遼二藩禮成擢禮科給事中先皇帝在位勵精求言君既就刻卽感激論事應天尹某不共於職君劾罷之魏國家衆訟田於民事久且濫君請專官往覈是歲當閱實邊儲君之薊州諸倉多所釐革還上四事曰謹收納曰禁饋送曰抑權貴曰清屯種皆切務也未幾命點團營軍計於是貸免與私役者衆恒半虛其弊益久而莫敢昌言之者君偕同事以奏聞兵部尚書華濟劉公

方 殿正得君奏重為稱歎三載考最勅贈封父母
妻如制未幾遷工科右給事中 上初改元君上法
祖任相納諫務學四事是冬南京科道官以言事違
至君猶同官論救甚力既而諸大臣進諫科道繼之
蓋忤瑾者以此君既致仕歸作三宜亭於後圃日手
一卷燕坐其中客至則出然惟詩人徵和經生質疑
則喜應之或問國事不答問郡邑事不答及廷議起
廢巡按御史上君名日且有超擢有勸行者君曰吾
言不利於奸得退為幸行焉用之雖然命下而辭則
無及也乃手為請老疏緘寓刑部日即有命當以是
獻敬錄 卷之八十 辛

上未幾病瘧且痞數月而殆是為癸酉四月距其生
正統戊辰年六十有六君性謹飭瞿瞿蹈履於流俗
中多所自恣待人無少長皆厚以用或不答不校也
居父母喪哀而得禮事繼母如母與弟大梁居無間
言教其弟之子如子恒舉進士今在刑部有官譽自
謂得君教為多

禮科右給事中毛公憲墓表

呂楠

公姓毛氏諱憲字式之號古菴常州武進縣人也
官南都嘗接於別邸色夷氣清可敬而親其貌古也
怡性完神游乎物表其心古也孝弟信義言論通朗
其道古也則其所自號者當非虛恢矣今年予在北
雍忽聞公訃傷悼累日實嘉靖乙未十月二十九日
嗚呼吾友古菴平日以道自砥乃至此已耶公甫弱
冠卽殫學不息以三禮遊邑庠正德庚午以亞魁薦
於鄉辛未中禮部亦然尋登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
卽上疏言人主之德莫大於開廣言路優納正直時

獻敬錄 卷之八十 五十一

諫官實明方以言得罪公卽抗疏申救以為不宜塞
諫諍之口時大臣有怙勢干內豎權者則又奏劾割
切而內外咸肅既而引疾以身喻朝政云雖任耳目
之官實乏聰明之德三年之艾莫措七年之病難瘳
病瘳除兵科給事中議政中府坐論激直釐正國是
不阿權貴又嘗見邊防軍政之弛災異水旱之煩乃
數陳古訓疏列遠圖多見採納其使荆湘見民居漂
溺死徙瘡痍之狀卽具疏馳上當道以為公危者公
畧不顧忌已果忤旨罰俸三載秩滿遷禮科右給事
遂疏請祀先儒陳澹有功禮經是時 穆宗西狩公

倡率羣寮因請回鑾兼論建儲衆皆警懼後錫幣近
臣公疏辭不受權貴有欲結公者公正色拒之於是
其聲益大振於時嘉靖初年以耳疾謝歸講求性理
之學學者翕然尊師其徒之貧也多爲之館穀惟時
郡守陳君實建道南書院延公爲師表進後學公之
教以不欺爲主以喜怒爲用以克己爲功以敬義爲
存心制事之本其言曰君子之學須是擺脫習氣著
實踐履方是實學則公之在諫議可知矣且公性至
孝每念父卒於外輒號慟屢絕其養卽太孺人及喪
葬皆無違禮又以祿不及養扁堂曰永思終身不御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五十一

重味歲時祭祀一遵夫氏家禮他日置義田義學故
養鄉族施愛孤弱若與人交施生患難不爽素心故
師子孫貧不能立與置田宅矜恤周至嘗立三近齋
予爲之記公端坐其中深潛考索其所得於六經者
多矣然則公之教人蒞官豈徒言語之間而已哉卒
年七十有七

吏科左給事中毛君王莫志銘 董玘

嗚呼子忍銘用成耶昔家君守雲南時用成年二十
餘爲郡諸生從家君受易尋舉于鄉予時尚垂髫也
後十有八年而與子同舉進士逮今又二十年用成
容貌類昔時數過予縱飲道舊故意氣若少壯者乃
不意其止此也悲夫用成姓毛氏諱王初字國珍後
更用成其先世蓋順天之良鄉人曾祖諱某國初從
征雲南遂畱戍今爲雲南人曾祖母皆以節著人稱
雙節毛氏父諱倬以用成貴封如其官母谷繼母袁
皆孺人用成自爲諸生聲譽卽起卽舉于鄉數試禮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五十二

部弗利雲南去京師萬里道遠且險同舉之士一再
試弗利輒就他選去用成奮曰吾不成進士弗歸矣
蓋旅寓京師者十餘年卒成進士其年爲弘治乙丑
會修 孝廟實錄用成被命詎事實於貴州得便道
歸省人以爲榮正德戊辰授行人使蜀得再歸焉庚
午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明年以恩例遂封其父母于
時封君壽九十餘矣人尤榮之居封君憂服闋改南
京兵科又居繼母憂今天子紀元嘉靖之歲服闋
爲吏科用成在諫職既久不數月再遷至左給事中
時六科之長多缺者用成次且復遷會諸曹言事者

伏闕下用成與焉亦被杖七月庚辰也後十九日爲
八月丁酉卒距其生天順甲申至是得年六十有一
用成既貴歸省及憂居者皆再未嘗以私事病其鄉
人所訴 孝廟事實視他省詳而核在南科值時多
事用成間獨言其一二大者率中事會大臣有朋附
逆瑾者瑾敗僅落職用成抗疏曰致瑾亂天下者某
也請顯戮以謝天下時論避之羣盜擾山東河南用
成請預爲備已而羣盜果由大江說南都卒不敢犯
歲大估計多所裁抑省官錢數十萬御史林有年諫
迎佛鳥思藏下獄莫敢救者用成疏至林得薄罰及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五十四

西北科疏凡十一上類皆人所弗及者宸濠之變諸
戚屬連逮尚數百人用成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
釀成宸濠之逆者由左右懷其賂又劾守臣之不能
死事者蓋未幾而及于罪矣用成性樂易不爲立異
尤篤孝友嘗分俸爲養繼母嚴刻卒得其歡撫諸弟
各處以業裴氏妹早寡迎其姑與歸居以別室婦翁
施無嗣爲置後與朋友久而益親或有憂憤用成徐
數言往往意釋而去所接無少長賢愚必爲傾盡下
至僕隸効効如恐傷之故聞其卒也哭之皆哀

吏科給事中毛君行狀

君姓毛諱王字良器其先真定元氏人代多顯宦譜
逸莫能考五代時有爲河南刺史者諱某以儒學鳴
傳若干世至某仕元爲將作院使生君高祖常州路
推官府君幾子皆仕國朝長諱某吏部考功郎中坎
諱某監察御史季諱某邵武府同知生君祖伯時號
蘭竹先生生而失明能誦易精潛虛學預談人貴賤
壽夭貧富吉凶無不應者被遇 太宗皇帝帝嘗以
哀天綱稱之寵眷優渥賜召之使者苟午久之以老
乞骸骨詔以中貴護送還鄉以卒三子長諱某陰陽
學正術次諱端湖州安吉知縣次諱某隱居不出正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五十五

術府君娶葉氏實生君君生已長大猶逮侍蘭竹蘭
竹撫之曰振吾宗者其此兒邪及蘭竹赴召正術府
君已出教陰陽爲之勅有司毋以他事署遣俾專意
於學正術入謝得召見便殿將大用之既而 上賓
不果正術亦無意遠仕乃屬君曰爾其繼吾志者君
承意研精問學日夕不少懈補邑庠生應正統辛酉
鄉薦會試禮部得乙榜辭入太學爲諸生時祭酒古
廉李先生典教事以作興後進爲已任其碩偉逸倫
者尤見獎拔君其一也故一時英俊士慕君之賢交
者恐後然君與游天下士學於君者知慮益遠矣未幾

以正術愛當辭去古廉恍惜不已親為正術製墓銘
雖亟稱頌毛氏世德而卒以目大期君君既去其故
與游諸名士之在大學者多已登用布列臺閣間君
之聲譽益用侈大以布衣聞朝著十三年戊辰登進
士第充部使者於南京取道省母於常十四年己巳
命上即位復奉詔詔論江南六郡歸拜兵科給事
中改史科有所叅駁彈糾務存大體畧虛文言罷諸
不便事數十如停起復禁請謁欺濫舉停粥官免征
通負完稅凶荒開養太學生徒皆國體政本之大者
皇上勵精嚮治君疏求賢講武之要凡數千言皆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五十一
兒嘉納然體素羸遇盛寒暑輒病病稍間輒出出不
數日而章奏屢上及疾亟猶陳六事事未下而君已
告逝矣時景泰三年二月初一日壽止四十有二夫
人高氏廣東叅政某之女初無子養宗人子某為嗣
方七歲繼得庶子某方五歲二女長許兵部主事吳
貴和子某次許士人某子某君為人資性明敏器度
灑然雖好談詠而待人以禮故人皆愛敬之交游半
朝野而所親敬者皆稱正人以博愛處鄉里待宗族
而所求不遂者或肆怨讟則慨然茹納未嘗以眉於
懷事母最孝撫教弱弟尤篤友愛既登第即移俸致

養及拜官遂輿至京凡可以悅親意者必極力營
致病已革自度不能起必強藥食以慰其意弟某就
學於外硯靡之需不使少有動慮歸必自課其業力
獎勵焉為文章清婉有風韻尤長聲詩其在吏科一
時章奏皆出其手不但文辭工緻而人情政體曲盡
其妙予於君交誼雅厚知之為深故錄其槩為狀以
俟立言者采焉謹狀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五十一

史科左給事中鄭一鵬傳

柯維騏

鄭一鵬字九萬號抑齋曾祖興宗祖遷善俱由鄉薦任訓導父麒封給事中一鵬自少岐嶷不狎戲稍長淹貫羣書正德癸酉未冠領鄉薦登辛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嘉靖改元世宗念宰相翼戴功議封伯爵一鵬上書首相楊廷和勸其力辭竟不受館中卒業授戶科給事中數年轉吏科左給事中嘗奉使楚藩御餽金差委巡視光祿疏陳十四事甚悉既復論攬納侵冒論內豎強索置之法由是寺中宿弊為清歲省不貲然近倖頗弗便甲申七月科道倡百官伏闕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五八

請正大禮一鵬同廷杖三十雖被挫折志操愈勵極論席書桂萼張璉方獻夫妄議大禮以搖國是武定侯郭勛通賄賂皇親張鶴齡占田土亦先後論劾他如疏重經筵疏罷齋醮疏卻貢獻疏宥諫官疏處邊備以安夷情疏設兵備以保鄉國皆關君德切世務者丁亥歲禮臣并其黨營路憾一鵬曩言謀欲致釁會考察京官拾遺異取上旨令科道互相糾劾一鵬倡諸寮執奏宣言非事體不該奉詔世宗預遣人緝訪得其狀怒其權倖從而併之杖之廷六十罷為民胥肉削盡瀕危猶待生還以奉二親為慰雖困

乏頗盡菽水歡友於兄弟皆令有立杜門讀書課諸子學業大書於塾壁曰希聖希賢作天下第一流大物維忠維孝扶世間億萬載綱常蓋素志也有偽仙卓晚春者既足蓬頭妄談禍福海內士大夫多為所惑一鵬著莆陽輿議以關之晚春號上陽其徒皆效之一鵬謂陽者日也君象也此輩皆以陽為號無乃張角之餘孽也晚春遂避後晚春寓浙周少卿文興家淫其鄰婦中風天死益數其偽云一鵬家居凡二十六年巡按御史保薦者十俱不報年五十九卒隆慶更化言者屢請追恤乃贈光祿少卿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五九

戶科左給事中沈公漢墓志銘

公姓沈諱漢字宗海別號水西蘇州吳江人也正德庚辰與子三百人同舉於禮部時武廟南巡未賜廷對明年辛巳四月今上自興邸入繼大位五月策進士公居二甲第五人天子更化之始思得賢俊布列言路公釋褐即趨拜刑科給事中殊選也公既被簡遇奮然曰天下之是非係臺諫是非公則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敢為國家之治理出焉阿徇自容諛諛得失之小而無係於安危之大又或師啄權勢蔽賢防正是養亂而惠惡也則言何賴

卷之八十

六十

哉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曰吾以塞五責耳中官馬俊王堂自南京召至將復敘用公曰人君初命當慎刑賞重命令宦璫既斥而復進則佞門一啟不可再塞先鑒未遠也竟論罷之改元詔蠲四方通稅公疏曰通負之稅侵漁者半例加以曠蕩恐猾者生羨心請差別其等以惠良民又曰近日藉沒之貲不下數千萬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則民受賜多矣上皆嘉納下戶部行下之草場芻豆歲鉅萬宦豎乾沒視為利藪初詔命科道稽覆會有旨已之公曰凡國家之費月成歲會歲在令甲令弊蠹蔓行盈縮莫可

考則弊將何極况渙汗方出而即反豈初政所宜爾耶自是中貴頗銜公矣會雷都風雷之異京師地震

公援漢五行志反覆數千言指切時弊有劉向之風焉至於論正體則言錦衣衛不當典刑獄論官人則言林司寇不當使去位論先哲則言子游當有專祀於其鄉皇囊千牘鳳鳴鶴擊正名分陳紀綱去邪掖正勵世表俗皆體之大者時論翕然歸重初公之仕也奉母孺人就養燕邸癸未公疏乞奉母還詔許之既而廷臣以言累累獲重譴公嘆曰是尚可言乎乃復以疾請得賜告家食者三年丙戌至京師遷右

卷之八十

六十

給事中丁亥遷戶科左給事中會廷起大獄辭連權倖營蔽甚力理官持法不可奪尋有旨逮諸理官付詔獄人皆側立公上疏抗論曰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國之大臣不可辱賊之妖妄不可赦於是權倖忌公嗾當路害之公坐是罷拂衣歸吳中結屋傍幽勝處彈棋賦詩放浪山水間賓客至則掀髯鼓掌啖飲移日凡二十年忘其身之為論棄也丁未卒於其家

戶科左給事中楊弘山先生士雲墓表

李元陽

黔蒼五臺峯之麓有隱君子曰弘山先生以嘉靖甲寅秋九月八日卒年七十有八是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弘圭山先塋之次越五年先生之子準率諸孫來謁曰吾考之葬門人楊鶴齡既為誌於玄堂而未以表諸封隧懼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陽少時望見先生古貌秀爽談論齶齶喜汲引來學心甚慕之後於京邸得奉周旋先生每折行輩相下里居以來雖不得日侍談塵而先生之一言一行無

獻敘錄

卷之八十一

本十一

非教鄉閭風後進之懿矩陽中心服而佩藏之先生屬續前二日陽夢先生來為別既葬後一年陽夢先生來屬碑輿懷疇昔鏤骨不忘竊願以一言自托於先生不可得而陽亦老矣况重以準之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督學使小試大奇之弘治辛酉以詩經薦雲貴鄉試第一上春官乃游大學同舍生曾確為白沙門人述其師之說言下乎契深悔舊業之非因研究性理清修慎篤楊公宗堯舊同筆硯與講明此學輒意進取亦以有年鄉之老宿以父母之命強之先生知不可也 百爭勉志試雖屢蹶場屋終

不變其學以狗時好正德丁丑登進士以文望改翰林庶吉士由是名動公卿已卯冬授工科給事中奉詔查盤湖貴糧儲事訖取道省親比入鄉國千里之外輒弛導從不欲以使節凌鄉人惟單車疋馬逡巡而趨會丁外艱哀毀骨立與疾復命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苦塊飢粥如在喪次萬里長途寒暑載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日服除之後親識勸駕先生曰太孺人在堂何忍去離且萬無奉以俱往理遂決意不出坐臥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戶樓甚囂隘貴官閔焉欲拓其居先生曰先人容焉於某侈矣

獻敘錄

卷之八十一

本十一

風雨燥濕人不堪其陋先生曾無感容嘉靖己丑太孺人寢疾先生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比歿悲慟垂絕復甦既葬欲廬墓嫌於沽名遙望松楸朝不問夕閉戶讀書一坐十年吏於土者欲一見而不可得先生之居去城二舍兵憲安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後去謂人曰弘山清氣逼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噴噴歎賞謂當時鮮有其儷時雲南撫按部院科道論薦章疏交出墨至不謀而同嘉靖丁酉又部尚書薦起光祿卿馬公理及先生等若干人 勸促日

至不得已就道至京補兵科給事中尋轉戶科左給

事申先生見俗尚迥別當途非數候不得見闈人非
重路弗爲通遂閉關不出以病報有頃吏部遣人至
曰補提學先生曰老弗能也又曰補司業曰提學且
弗勝况司業乎乃擬改尚寶卿先生亟辭于天官曰
尚寶僚屬膏粱非貧士所任而疾病餘生非可久於
京師者迺上疏乞骸骨會內閣議選官僚先生預焉
輔臣見疏因除名甚惜之命下允還家調治瘥日赴
部先生既得歸仍坐小樓探討六籍爲士者往往聞
其緒言而有所開悟康節皇極甘石星經枕籍弗去
各爲詠贊以明其所得巡按御史劉公郝公巡撫都

獄後錄

卷之八十

六十四

御史應公論薦相續皆論先生負士林之重望爲一
方之鉅儒不宜老于牖下有司勸駕懇懇先生不應
竟以是終先生平生清介凡交際有餽遺輒面赤若
將晚焉居邠與物無忤人有盜其弟室豚羝者弟偵
知先生輒止之曰豚羝細物惡可以盜名加人也有
監司僨金使武吏致之竟爲武吏懷去亦不復問其
敦行古道類如此身爲言官垂四十年子孫無羨布
餘粟僅力耕以食視世之盱睢以取容龍斷以足欲
其賢不肖何如哉先生諱士雲字從龍別號弘山先
生先踐履而後著述嘗分錄春秋正文以證胡傳之

誤又訂尚書蔡傳之得失皆未及脫藁所著有黑水
集證一卷郡大記一卷先生究心皇極經世書天文
曆誌律呂諸史韓詩外傳老莊列三子說苑太乙皆
有詠詩可證其門人方彙次未行

獄後錄

卷之八十

六十五

禮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錢公薇墓表

蔣信

公諱薇字懋垣別號海石浙之海鹽人其先本姓何氏洪武間祖貴四編成貴州遺仲子裕托育於錢因姓焉鄉人稱兩涯翁封禮科給事中曰珍者其先公也稱東圩翁為臨江府知府曰琦者其叔父也以東圩翁貴贈南京刑部郎中曰達者其先大父也公生二十四為嘉靖乙酉領鄉薦辛卯遊南大學訪予於京城僦居之館予得識荆焉甫坐定即請予論聖學領要不及及他事予固知公志之有在心竊慕之矣

秋後錄

卷之八十一

李本

明年壬辰同舉禮部遂因予筮日奉贊謁甘泉湛先生師事之先生顧之喜為極論孟氏程氏傳心微旨旋有契已公以三甲授官行人予備員部署海內人才方彈冠之始急聲譽者喜奔謁務標榜者競虛談公獨擇同志十餘輩相期為闡然之學偵予暇即過討論每晝夜分乃去予嘗試扣所與舉某曰柴確不可枚畏友也舉某曰渠脚根殆未定也已而皆不爽公之篤於道術審於取友有如此歲甲午奉命使楚藩抗論正拜坐之禮然後行事王極重焉為文追送於數百里之外迨還為禮科給事中慨然以論列為

已任吏部侍郎霍公韜禮部尚書夏公言各有所恃相許奏未已臺諫畏其勢莫有言者公上疏論其傷大臣之體請詔責令省悔上手批嘉獎繼論內閣李序庵尚書溫托齋論夏桂洲論蔣皇親又論司禮

內臣論巡幸論三邊戎機論言官不當迴避以至名器廟享屯田災異皆歷歷言之推恩制詞謂公經畧邊防論列治體憂深思遠斯予直諒多聞之臣殆實語也歲丁酉奉勅差往湖廣廣西查盤同時承差科道類大作聲勢凌歷外官事委胥吏徒滋孔穴公獨秉法守禮坦然從事故牘如麻手自校勘終日不倦

秋後錄

卷之八十一

李本

除阻僻遠衛邑上官素不敢至者必一至焉至則訪宿蠹正好邪良有司必開誠獎諭聞者感動若夫贊巡撫東橋顧公除靖州一衛稔惡之姦兇正邊方數十年大壞之綱紀則全楚至今稱之也戊戌陞本科右給事中論翊國公七事又論災異及五臣最後以宮僚非人上疏極論忤旨得罷為民怡然買舟歸時兩涯公與配鄭孺人俱垂白在堂東圩翁亦鶴髮種種公待之備極祗勤愛日弗遑退即展玩書史集鄉晚進論舉業德業合之一學蓋期與泉石為終身盟矣故歸田若干年未嘗一至城郭顯者惟事闕民

隱願托林自之當路不為嫌避藩臬郡邑賢大夫
有因革就問則為剖析利害必盡癸丑倭寇起計禍
必先及海鹽以書請於巡撫思質王公集兵為備叅
將盧指揮李領兵將發親為具餼糧餽之以激士卒
及敗績募人收李指揮以下將領諸尸買棺埋之并
收陣亡尸千三百盡掩之嘉靖甲寅八月以疾卒

又傳

戚元佐

錢公薇者海鹽之訥錢爾也字懋垣少好文章為古
文詞及舉進士嶺南湛若水先生講學於京師則從
湛先生講鄒魯之學於時從游其門者皆顯貴賢豪
獻徵錄 卷之八十 六十九

人堅守師說公獨窺羲皇秘妙談心體動靜與律呂
氣數直破去經傳還求自得半出儒先未道者同儕
莫不望風下即湛先生固以公為畏也始道學倡起
人心翕附其後有白望之徒空說無事實托號良知
自掩寡陋迨其末也藉以廣交延譽媒顯融獵仕進
者十指而九於是羣聚而譁之縱賢者不能無咄咄
嗟惜謂彼奔朱紫而亂其是所挾者偽也公潛心理
學皆欲驗之於行求得其實故曰進修不詭於道身
之實也公為行人所忌蓋都其餽名已籍籍公卿
間及為給事中亦以自武論劾時事悉剴切觸忌

諱不顧章數十奏遂名徹 主上主上急有任使轍

界錢給事中不由推舉已而勅使查理湖廣廣以西
錢糧公案籍精密即窮山僻壤地使所不至者皆躬
就閱之靖州千戶頑弗率約束則簡其尤者四人實
之法而志中稱仁明矣公在諫垣四年論諫大臣貴
戚內侍及 郊廟兵戈諸事皆逆耳苦言已論翊國
公郭勛獲權樹黨始基禍孽其諫幸也旋報奪俸繼
而指撻宮僚非人又以星變異常乃主德闕誤所致
竟忤旨方疏之初入也公謂其僕曰 上方事玄祈
祐所忌者災眚我疏上不日暮死即窺即以數金付

獻徵錄

卷之八十

六十九

汝死即買棺以殮耳至命下得免死竄編齊民放歸
歸而與士子閉關論學乃扁其居曰從吾所好癸丑
甲寅之際倭奴橫熾公嘗私畫以獻當事者故事得
以預備他如賦役軍興有涉地方利害者則昌言之
里中多陰庇其澤云歸數年部院臺諫諸臣薦之者
甚眾竟不起卒年五十三 穆宗皇帝嗣立銳意求
人謂輔臣曰 先帝時舊臣而賢者誰乎諸言國事
而逐者宜優崇之於是下詔起廢而公以歿故贈中
順大夫太常少卿云所著有承放堂稿國朝名臣事
實備邊策河套議海防畧諸說
錄於家子與職北錄御試頁七

工科左給事中定齋周公祚墓志銘 李默

左諫山陰定齋周君諱祚天保甫卒于家計至友人李默會哭於其弟中丞公禪邸第嗟乎君為諫官不顯卒瘞廢以死而君尤好鑄古文詞賴有聞于世余讀其遺文益悲君少銳才雄頗易舉子業不為為即不諧時好嘆曰知予文者其翰林乎隨入太學就試順天石潭汪公果奇之擢書經第一人試南宮編修林方齋又奇之遂舉進士觀政銀臺慨然有天下志得林評事希元所上八事不果用謂有裨時政力請施行不報為言者所劾天子置不問是時紀元

獻敘錄

卷之八

七

新政士爭濯磨自効君以是名在公卿間時大梁李空同方擅名譽君貽書推慕贊以雜文空回報之曰精山之陰大湖之濱多嗜古篤行獨立人者周子篤行哉獨哉勇哉補東阿令民能劇縮羸直辨民獲有息教訓聽斷煦煦如家人恩東人悅之丁父憂去服除補來安修阿之政邑人大悅散拜兵科給事中會中丞亦以才選為御史輒相曉曰吾儕幸備天子耳目持論務存大體苟可納忠母恤我私前後陳任將賑饑弭盜均牧省兵稽尺籍清旣弊慎祀典飭荒政獲首功十數事皆切覈收時應詔一疏頗歸重災

本 上為之動容若曰事關朕躬固當任之遷工科

左給事中虜虜遼陽大康堡殺傷頗眾朝廷慮有蔽匿特命君按之且得實狀釐別功罪以聞且憫其事出叵測悉傳與輕比而反覆陳邊兵芻糧大計上悉嘉納之還至三河蒙犯風雪會有進貂裘者君却之手足孿瘡醫不時愈疾免歸步持稍艱聰明不廢自詭無復立効明時猶得以醫藥餘間著書綴詞求古人之志益肆力鉛槧間所不得意於當時者往往發之觀其文酷慕兩京質疎達節去雕去腐而醇醲自足時復為燕趙慷慨悲歌之狀詩淡者似建安沉

獻敘錄

卷之八

七

鬱復似少陵而理心奇氣若河流下龍門積石奔激不得為風觸木怒號激旋深擊已而噫氣冷然故攬其詩文而志可悲也君善學物撫卑幼盡誠不以色笑加人宗服其和家食二十年非慶弔報辱不踐公室絕不及私人欽其介先大夫遺命作義塾君未卒哭即築室捐田俎豆粗備且私其孝君娶章氏村孺人先六年卒生子沛太學生側室王氏生子滿潔實一乳克修章孺人之效而沛又能文章以世其美上嘉其胤勸讀君少華同舉辛巳三人相從甚歡而君退子獨至順官中嘗呼其屬為之信宿信使累踵最後似撰詩翰猶其竟成承訣悲夫

徐晉菴先生師曾墓表

王世懋

嗚呼此晉菴徐先生之墓先生嘗讀書中秘為諫議大夫不稱稱晉菴先生尚德也按狀先生姓徐氏名師曾字伯晉頴其菴為別號云徐氏其先處姓假王之後散處太未至勝國時有諱潛者以龍慶州守始來家吳江數傳至文亮生達達生綱綱生養恬公朝出後其從父繼官為先生之父元配王孺人子弗育其疎凌孺人實生先生先生有異質弱不好弄七歲就外傳即能讀書終日凝然授以易義輒通大略十二能詩歌屬古文詞十四試有司不得志自是

歐陽修

卷之八十一

數繼而名益起吳中子弟執束脯紛來受學而先生亦抗顏為人師嘉靖庚子先生年二十四矣郡守馬公以儒士首選上御史試復被放入皆惜之先生不以數奇自沮顧益下帷誦習嘗程書自課吃吃至丙夜不休其學自易外勿逮諸經下至洪範皇極數法陰陽曆律醫卜籀篆諸家之言皆能通其說以論經生即世稱鉅儒弗過矣歲辛丑始遇令喻公督學使者揚公兩公皆名能得士於是先生試輒被賞遂冠邑諸生而諸生亦已取雁行者所遇監司直指無弗入人稱知已矣丙午領鄉薦丁未上春官連提念兩

算人年高而生母在淺土遂稱疾不對制歸歸而喪

凌孺人之葬已養恬公召先生而諭之曰兒幸第春官一命行及如廢前代之典章弗考情於國家之令甲以稽胡以酬上思夫精義者致用利用者安身兒其勉之先生奉父命乃益專志於學以何養恬公卒先生自傷不以祿養哀毀幾不勝終喪事以踰禮癸丑成進士選為庶吉士閱二載試恒居優解館時顧不得授史職出為兵科給事中先生無幾微恨色夙夜奉職而已明年嫡母歿京邸護喪歸服闋赴部補史科先生在兩垣先後長官丘梁二公雅知先生

歐陽修

卷之八十一

諳悉時務凡天議多從商榷即公疏多出先生手而先生亦自有建白如酌處川兵請立任兵備祠之類多見施行庚申奉命冊封周藩便道休沐閱歲歷轉左給事中當是時肅皇帝春秋高益摧折諫官而相尚用事陰鬱言者以自便臺省多循默失職先生歎曰吾奉先人遺體不忍即狼藉闕下奈何效儕輩積月奉嘿嘿坐致金紫乎而會奉使時痺疾作至是益甚先生曰吾有以自解矣因請告不往關書舍於南湖之上聚書萬卷伊吾若諸生時已遂屢疏乞休銓部惜不為請隆慶辛未再疏始奉命旨致仕然

天下益想聞其風今上初用兩臺使者薦竟起爲
禮科左給事中檄迫之出先生謂然曰臣在先朝
以不能建明故竊附周任之義以止今羣龍滿朝臣
老且病何能復裨聖明萬一復抗疏辭上諒其誠
許之於是海內愈益高先生之行御史郭君論薦甚
力行且復召先生託所知言之銓部乃已先生既無
意用世常思託遺經以自見故晚年論著彌富學養
望崇鄉邦方倚爲著蔡而先生遽捐館舍年歷六十
有四云遠近哀賻遠同太丘鄉先生沒而社祭先生
當之矣生平所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註正蒙章句
藏板錄 卷之八十
世統紀年湖上集所纂輯修註有文體明辨詠物詩
編臨川文粹大明文鈔宦學見聞六科仕籍吳江縣
志小學史斷經絡全書共數百卷行於世又以字學
不明欲緝全編以贊同文之治尤遠醫術論著業已
數十篇此皆有志未成者也燕居翫笑咸有渠鑿性
雖醇謹儉自將至取子大節毛髮不可苟堵官蕭
然有以自樂終不爲人居間也吳俗好言冥福先生
之葬元配併自管墳誠其二子曰吾生平不敢遠過
嘗有遺孀庶幾之心卽冥報當不吾謫小子志之毋
狃俗好爲也余惟國家以科甲羅七士繇此進者

願出所長自快然中原之人車好生耳大江以南官
多六百石自免者談者謂江南人多田園子女之奉
以故輕去其官云若先生當盛年美宦一旦棄去編
摩窮年此亦詎有所染好耶當其請告時天下未能
盡窺其指見以爲明哲保身而已載更兩朝途險者
已就夷居靜者且思動而先生卒堅臥不起然後有
以見隱君子之真也昔蔡中郎爲人作墓碑獨云於
郭有道無愧色余非中郎其人無足爲先生重者然
先生亦詎減郭有道哉

藏板錄

卷之八十

七

戶科右給事中沈君鳳翔墓志銘 澹園集

君結髮從余兄伯賢先生遊尋復為余禮園所取士
蓋世以文行相砥也頃余既廢斥意以未竟之志托
之君乃所發抒什未一二而邑邑以死嗚呼痛可言
哉君沈姓諱鳳翔字孟威先世諱福者國初從征陳
友諒大戰鄱湖死之 高皇帝為立廟康山錄其子
庸為旗手衛百戶沈世為衛人自此始庸生彬彬生
作理生紋並隱德不耀紋生九思君父也以君貴贈
右給事中是為贈公配李繼廖贈封俱太孺人君廖
出也贈公登嘉靖癸卯賢書妻試南宮不售歿於旅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主六

君甫四齡當大父暮齒廖以一妾持家秉纜二十四
歲耳撫君而泣曰沈氏如綫之脉在爾矣君即知感
泣稍長就塾穎異工屬交識者器之已而大父又歿
君嚮學益力庚午補諸生試高等督學褚公廉其行
激獎之不獨以制義稱而已丙子舉鄉試壬辰上公
車擢同進士出身即以母廖撫孤事聞於朝詔旌其
問癸巳除蕭山令蕭世也而衝君至即自勵為精
勤時時召問三考功勞苦而拊循之當受賦令自投
之既解者取以歸君不一盼也一切奇羨供億悉
歸去吏抱案堂屋又歲平三而持挺備備立至日景

不得一飽暇則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示以嚮方居
恒慕劉寵江革楊時之為人其祠宇悉捐俸新之於
是士心興起科目亦彬彬矣邑故濱江圩田以私計
者九萬餘畝一決則滿潮入而稻田無弗為者且嫁
賦他腴田君嘆曰吾不能令瘠者腴而可使腴者瘠
乎乃創築堤之議徒步堤上日無寧趾隄成民可力
耕而巨浸成沃壤矣湘湖故產蒲用以糞田舊各為
界尋沒於勢家君悉歸侵疆令豪效者無所聘而會
有盜出沒水間乃設方畧禽捕之盡徙他郡史存姦
窟逆閉其塗而法其尤者數人人為股栗先後五載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主七

邑薦紳一無所報謝而絕無少望且交口譽者以君
公廉誠信於士大夫也臺使者上君治卓異先後幾
疏 上以璽書徵之已亥北上便道省太孺人於家
戀戀不能去太孺人謂曰我健飯若無念我且天子
以名予若而不以實報吾貪天子之寵而不能教子
忠何以見若父地下君飲泣以別抵京以上考擬授
省秩待命闕下亾何太孺人計至君痛不及視舍絕
而蘇者再久之自力還襄事家赤貧至倚貸責而辦
申辰公除補戶科給事中踰歲遷右給事中單恩得
贈父母如其官巡視光祿故事諸商供御者屬要人

削牘覲昂其直君叱曰 上供不可省固也乃爲爾輩實谿壑乎竟置不答自上疏言上下釜鬲起於疑疑情不散敗道也何以言理疏入報聞時遼東稅璫高淮者失 上意詆言虜闌入自調千總射殺之以聳動 上聽君聞之怒曰奄人不典兵祖制也何物宵人而以箠制于寵爲上疏極論其無人臣禮諸璫爲之斂手梁永監稅關中秦人怨之次骨御史余懋衡將疏論之永銜御史因賄人而置毒焉事覺御史以聞永懼駕禍咸陽令滿朝薦者誣其縱劫供御物 上遣緹騎逮之君力言薦無罪而永罪可誅雖未

獻數錄

卷之八十

七十八

報可而薦寃得白卒從未減君力也他有任輔相簡大僚廣聽納核吏治與夫培擊貴要指陳欺罔不下數千上雖其有行有不行而侃侃大義天下莫不聞與人交有終始友人黃分宜客死薊門親爲調棺殮賻而歸之鄉丁未奉命冊封襄府餽遺謝不受道南康展祖廟托有 之便道過家以積勞委頓至不能徙倚歷數月而卒先是除夜襄府復遣使遺之金君伏枕呼曰拜於國與拜於家異乎吾終不以死易吾志嗚呼士之 發憤於窮約者或至喪心于當苟檢括于頃時者未必矢志於蓋棺如君所爲貫窮

達歷死生而矯然不以變塞也可不謂難哉余方爲
矢良友惜而世徒歸知人于余可悲已君生嘉靖乙酉二月二十二日卒萬曆戊申正月十一日年六十七

獻數錄

卷之八十

七十九

給事中王佐傳

黃佐

王佐字彥舉家世木河東元末侍父宦南雄經亂不能返因奉母寓廣州改物後占籍南海時孫蕢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蕢深重之構辭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沉著孫不如王會何真開署求士與蕢首被禮聘真與二人者使掌書記軍旅事多見咨詢李質者德慶豪帥也據有肇慶佐恐其有異志與蕢往說之得其歡心質遂通好然質尤號好文義衣冠之士多往依之其尤知名者則有江右伯顏子中茶陵劉三吾建安

蘇敬錄一

卷之八十

八十一

張智歸言于真使招致之由此士凡以一藝名者真皆館殺之洪武六年用部使者薦拜給事中論思補闕恒稱上意學士宋濂嘗拜賜黃馬 上為歌命諸詞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清新富贍如宿構者有臣騎黃馬當赤心之句 上覽之而喜賜鈔一錠 上遊幸或遇會心處多命之賦詩三吾嘗同詠署中桂驚其才高語妙以為名世之作其為名流所重如此佐性不樂樞要居官二載即乞骸骨 上憐其誠特命所請陛辭日賜鈔五十千以為道路費士林羨之時天威嚴重臣僚自陳者多致獲罪者十人而九皆

以恭慎得歸故當時以為難云佐天性孝弟父沒時有廖元正者為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既貴後元正之子犯法言于有司以已資贖其罪哀慕終身形于著述集多散逸評者比之高適岑參

蘇敬錄

卷之八十

八十一

給事中韓公永傳

韓公名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浮山人建文間為兵科給事中永豐軀幹美須髯音吐弘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君喜之壬午六月北師克都城永與陳迪巨敬戴德葵等同以奸黨逮至欲官永對曰吾王蠲耳奚以官為不屈死之時同約死義者三十五人惟黃福尹昌隆以歸命居官如故

獻徵錄

卷之八十

八十一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傳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奏請稍為限制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師南下繼之建白抗禦多肆指斥又言于朝曰徐承福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閉門降壬午六月文皇即位召繼之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秀母黃氏年垂七十發甘肅編伍男徵仔四歲隨母姚給配象奴阿宗女給指揮袁江為奴

獻徵錄

卷之八十

八十二

工科給事中周公順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順字子英河南祥符人年九齡見郡守嘉其
慧舉充郡庠生記誦諸生莫及年長倍者讓其前列
以明經中永樂乙酉鄉試前輩科場之文舉其題輒
能暗誦而不專舉業尤工於詩下筆新麗溢口字畫
端楷前尚書李公時參政河南尤加器重迨李公總
裁纂修事自太學選入史館日引共議贊益弘多有
言輒從少師姚公嘗稱爲館中賢入君子胃監友因
其推舉見知當時相次擢用而子英以館中選畱終
始四年始授工科給事中嘗偕御史按治江浙僅半
獻敘錄 卷之八十 八

載廉能之聲翕然不自務歸未始道其政蹟在朝著
敷奏詳明語音高朗同列更番奏事每代之言日引
鼓狀一覽知其情偽枉直嘗語同列曰下情上達在
一言輕重委曲與說猶或不能盡其辭其存心誠豈
弟者也公在工科以事連逮而非其罪或勸其辨雪
可免曰久理科事獨免人謂我何已而罰役以有推
舉多蒙宥復敘用亦不以干人其臨事不苟免坦夷
不見戚容益自信之篤有學方守者也永樂戊戌之
夏病卒於北京年四十有七

兵科給事中高公舉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舉字雲翰祥符人性高潔少游開封郡庠治尚
書有名其父嘗因邊患選爲勇士艱於行俾一僕代
之僕因出不遜語公時年未二十聞之大怒卽棄學
躬甲冑以往會事寧復學人皆壯之永樂九年辛卯
舉鄉薦戊戌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
中持正不阿慷慨敢言坐是不合時解官歸汴囊橐
蕭然舊廬不蔽風日惡衣菲食怡如也錢塘于肅愍
公謙巡撫河南雅重公數過其廬至里門卽止辟道
及門肅禮而入或值其飯蔬食菜羹畱于對食于欣
獻敘錄 卷之八十 八

然飽之坐談移晷乃去其見重名流如此嘗遇大雨
庭屋水盈尺許公帥妻子濟溝渠妻偶出怨言謂其
仕不益家投錡於地誤傷公足卽斥之終身不面郡
太守西蜀黃公璿爲買鄰屋居之俾諸子侍養以老
公年及九十乃卒今城東白塔原有高給事墓父老
猶能道其行惜其子孫微弱無能存其碑志者其立
朝行已之詳茲不可考矣

給事中李君蕃墓志銘

楊溥

洪熙紀元之初詔廣言路以來天下之善而漢中府
 學訓導李君蕃上端本十六策朝廷嘉納之驛召至
 京授行在兵科給事中九載考績稱最將陞秩而君
 以疾卒于官聞者咸惜之君字秀實唐涼國公愬之
 後其世祖自洮州臨潭徙于荆五世祖細元季徙蜀
 之富順祖允中復徙內江父季賓以鄉貢任訓導陞
 教諭歷七邑所至能教人君生長宦所自幼警敏異
 常兒既長力究羣經中鄉試中副榜遂領教職以上
 疏論事陞行在兵科給事中其為教官以師道自勉

獻教錄

卷之九十

八上

為給事中克舉其職命視關外城壘還陳備邊策清
 理軍政於河南人稱公平還獻安養軍民十餘事所
 至采軍民利病以聞每二親不就養請分俸給之朝
 廷宴賜或有嘉味美醢綵幣謹封識奉其親及得推
 恩於父母乃請告歸省賜楮幣為道里資其處內外
 親姻皆有恩意姑二人早寡君迎養于家其子咸底
 成立朋友鄉鄰以善與鄰困窮化橫逆皆可稱道家
 食時買夷僕一人恭嘗盜其酋長馬者及事覺酋長
 求僕殺之以三人易僕君竟不與素甘澹薄言不及
 產業振家範一備教戒子孫所著詩
 文有鳴鶴集卷之三十七卒

兵科給事中胡端楨墓志銘

楊士奇

數年來吾郡吉水舉進士者胡端楨王欽正皆溫厚
 謹靜言動循禮余心重之皆期遠且大也 上屢勅
 廷臣舉賢才余未嘗不意在兩人屬例不應而止未
 幾兩人者皆以病卒余悲悼久之蓋悲夫賢者之難
 得而易喪也欽正卒於北京其喪之歸也予為之志
 墓端楨以病歸卒於途故未及也今年其學者貴溪
 丘熙岳具禮幣以英山教諭徐鼎所具事狀求余著
 葬銘按狀胡邑東故家蓋宋剛簡公夢昱之後曾祖
 并祖義賢父希亮始徙邑仁壽鄉之南華母金塘里

獻教錄

卷之八十

八上

王氏端楨諱祥以字行天資淳實自少喜學問登宣
 德五年進士第既第而歸從學者日眾有千數百里
 負篋至者八年被召至偕至者六十餘人 上親命
 題合試之文淵閣下拔其尤得七人端楨與焉改翰
 林庶吉士明年擢戶科給事中無幾得疾歷數日弗
 效已而小瘥請於朝乞歸治從之歸過南京疾復作
 竟卒池州西梁山山下其妻之弟羅昭問以其櫬歸其
 家葬之黃桐坑之原端楨為人學廣識明言簡志正
 舉錯當義不苟止隨內篤孝弟之行外崇友朋之信
 和厚平直博愛有容益以於無任不可惜乎其遂止

於斯也年三十有八平生所爲詩文藏於家娶
惟女子二人長許嫁王某次尚幼身後之祀尤可嘆
也若熙奇之惓惓圖不泯其師亦足以敦薄夫而表
瑞積之明於取友也已

戶科給事中丘君山墓志銘 劉 儼

正統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給事中丘君以疾卒于
北京年三十三君諱嵩字嵩高別號養心世家肝之
南隴少穎敏絕人所居近學官聞諸生講誦歸謂父
母曰兒悅之異日必往游焉自是讀書不輟遇朔望
行謁廟禮必整肅往觀一日郡守吳某見而奇之問
所讀書應答無滯曰是子非凡器乃以補邑庠生從
監察御史聶某學春秋數年盡傳筆削之旨時在邑
庠者多好夾君獨曰廢時損志莫此爲甚雖強之不
可宣德乙卯試于鄉不偶是年冬以父憂歸守制未
數教錄 卷之八廿 既別
禪而母孺人卒君痛二親相繼淪歿哀毀不堪葬祭
皆如禮家素裕是後稍窘乏而附郭田多負租者君
卞置之不較士大夫聞之曰嵩高於艱難中能寬厚
如此此其志不在小歲辛酉服除入學秋中鄉闈魁
春秋經明年第進士觀政天官嘗奉詔使陝蜀慶王
見之曰材進士也贈以詩時人榮之三年拜戶科給
事中以清勤爲同輩所推重有暇則推其所得以教
鄉人之子弟人等慕師之曾祖心膺祖用昭父
名不仕而

刑科給事中鮑君輝墓表 姚夔

正統十有四年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庭累失利 英宗皇帝震怒下親征之詔元戎啟行百職扈從而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君與焉君素以直言簡知於上遂命督右掖軍紀戰功師還之土木遇賊陷沒迄今二十有二年其子鳳以國子生授建寧府壽寧縣知縣謂予請曰先人没于王事鳳與母嘗奉衣冠葬于先塋之次宰木已拱未有文刻諸墓道之石以表先人潛德不孝之罪鳳不敢逃知先人者莫如執事敢以為請予哀鳳之言而閱君之行未白義不可辭

賦徵錄

卷之八十

九

乃為表曰公諱輝字淑大溫之平陽人宋元豐右諫議純之孫曾大父景大父德善皆不仕父起以君貴

刑科給事中母林氏封太孺人君幼莊重如老成人父知其異遣游邑庠登癸丑進士第拜工科給事中丁外艱服闋改刑科君為人外和内剛遇事敢言言必達大體有益於國於民正統己未夏京師水浸淫為患君言疏導之方患遂息又言有司抑配商鹽斂怨于上州縣官考滿賞綠保畱為奸宜禁緝之又曰朝觀官惡者既黜善者不可不旌其一二為勸上皆雅納焉延綏列校評奏參贊都御史不法君往

察其誣狀白於朝抵其罪陝西山東直隸保定諸郡民饑流徙君請分命大臣亟賑之仍寬其徭賦以安未徙之民邊將多役占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虧邊儲君請釐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縱弛宜董之憲臣嚴簡閱之法示安不忘危之意又謂无刺使臣入貢勿令得易驚筮數營以歸資其利皆見施行君博學能文喜吟咏性介特擇人以交交必以道誼士林推重焉嗟夫仕莫先公行道道莫先於得言言莫急於濟時時苟有濟則言用道行生不徙生死不徙死鮑君蓋庶幾乎或者惜公之才不及大用

賦徵錄

卷之八十

九

以死是未知君者也

兵科給事中劉君禔墓表

鄒守益

嗚呼此吾友石峯劉君持美之墓劉系出長沙定王
 安成在漢隸長沙國王子思侯分圭茅以爲湯沐邑
 傳序嬋嫣入國朝學士忠愍公以義舉與族望啟啟
 有聞君諱程字持美幼雋爽習見其世俾自將志
 不落先植父南山翁散朗負奇節有知人之鑑每異
 視君館祭名師儒及羣從頽散者日夜相凜礪弘治
 辛酉舉江西春秋第一正德辛未第進士試政天官
 卿時盜起淄青歷河洛淮泗民蒼蒼無莫居冢宰石
 涂楊公發策諸進士持美條六事其一欲徙淮陽總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九十一

潛行臺于彭城以殿南北之衝揚公批答曰是契吾
 懷蓋默以經濟器之會給事中闕員遂奏補兵科給
 月以才幹分守安定門壬申遂奉詔按獄嶺南初獄
 起時相賊殺百餘人根株勘報經數載弗決言者乞
 簡風力近臣覆覈之衆率蹙縮而持美毅然不自避
 或危之曰吾奉天子命以櫛垢剔蠹憲程具可覆是
 紛紛者誰能恤之竟獻其實以聞癸酉馳傳歸爲南
 山翁壽疾遂作吟嚙中猶咄咄道公家事竟至不起
 得年甫四十有三持美貌充而氣宏喜談論臧否人
 物揆事變成毀率然傾其坐人交際薄而有甄別

與尚已處握手出肺肝至不可意者或面折之刺刺
 不自休居恒事南山翁及母氏周旋無違志壬申之
 春某歸侍易齋大夫疾持美午夜過別從容言曰吾
 家世忠孝父兄有耳言且嘗受教于大夫矣吾以言
 爲責不能隨波逐艱以速官諫顧念二親老終鮮兄
 弟稚子弘教弘政輩無以養旦夕請於大人吾亦欲
 歸耳蓋諮報聞而有嶺南之行卒齋志以沒吾少讀
 太史公伯夷傳未嘗不三復疑之以爲天人之際惠
 廼從逆顧然聞不可詰以持美之志且材業得居耳
 目要地益有顯道焉而竟奪之年孰謂之天可謔耶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九十一

雖然世之嗚呼突梯連組交綬瞻鑄而蒙詆者其
 於天壽將且誰屬也約其年而侈其名不贏其躬以
 昌其後昆天之報施善人其果終誣乎

工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王公科傳

郭朴

王科字進卿涉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藍田知縣藍城狹隘民大半居城外科爲拓築貳倍於舊城中苦無水乃導西山水入城以便汲更新縣治及公署學宮二呂先生祠其木石諸材咸取之所毀淫祠及菴寺者僧少壯者悉以境內尼配之督令還俗藍俗婚禮論財女有踰三十未嫁者咸令省禮成婚舊俗大變及科被徵所生男女幾百餘攜抱於秦嶺拜送感飯僧之夢論城門守者遇遊僧令詣縣居數日果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九十四

有十餘僧至守者收之科隔別審究一人泣下口我婦人也爲羣僧所掠受污久矣幸公脫我乃置羣僧重典而還婦人於里由是邑中有神明稱近境土賊馬隆輩三百餘徒謀攻藍田科設方畧防守及據提隘口且請兵勦捕所給械甲急運至商南三百餘里賊知有備不敢入境以賢徵授工科給事中後五十餘年藍田士民追思功德建祠祀之在諫垣駁宗藩修府役夫之請劾內監工匠冒賞之濫上愛惜人才六事又上利民生八事咸蒙采納疏論兵部尚書金獻民西征無功欺罔三罪及固原總兵趙文縱虜殺

掠寧夏總兵神功玩寇失事風節凜凜士論壯之時

武定侯郭勛新被寵掌團營科奉命點閱勛賈放

軍役大獄初起勛助交通反賊李福達明受賄賂賄

學妖法諸罪會執政者右勛下科詔獄削籍爲民居

鄉疏食布衣耕田治圃每勸鄉人爲善勿佞佛酗酒

俗漸以化以疾卒隆慶初世宗遺詔追錄言官忠

諫者贈科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九十五

兵科給事中張公原傳

郡志

張原字士元別號佩蘭後號玉坡幼有異質眉目秀
朗言動一於古人自成童聲譽籍籍弘治乙卯鄉舉
正德甲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即上書言
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汰冗食省正敏慎
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學
忤旨降貴州新添驛驛丞至新添學者聞原名莫不
裹糧負笈而從經所指授允然有得用是造詣益精
閱歷益熟夷方土風爲之丕變先後中鄉試者二十
餘人嘉靖紀元復召兵科給事中原感知遇益以諫
獻敬錄 卷之八十一 九十一

諍爲已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逾年所上凡四十
餘章言皆切至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肖詞嚴
色正凜然風生 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竟以諫
免闕下原年十八九時通詩賦善楷行草書入能妙
品嘗紀事得史體可觀長益博學工文筆輒數千餘
言揮毫若風掃陣馬不可止者在諫垣凡論奏衆
方擬議構思其疏已上而報下矣其敏如此使天假
之年事業豈可量耶卒年五十一所著有黃花集
鳴稿石渠先生言行錄玉坡奏議若干卷

禮科給事中劉公宸墓志銘 陳九川

公諱最字振廷五世祖永立自建昌徙崇仁之楓橋
世爲崇仁人累善弗顯王考璣由太學生爲湖州通
判嘗麾暗投之金民服其廉平通負盡輸前吏得脫
羈去考諱崇爲邵武訓導遷棗陽教諭剛明而樂施
姚楊氏生四子長即公幼穎敏有大志嘗道獲遺金
默坐以俟卒得遺者還之長好讀書博覽而約取然
豪宕不羈耻循拘儒軌躅顧尊慕孟氏號孟齋以示
志正德丁丑舉進士授慈利知縣縣介萬山與苗夷
雜處又值採木之役命使冠蓋相望公理畫曲當事
狀敬錄 卷之七十一 九十七

集而民忘其勞嘉靖初徵拜禮科給事中時執政欲
以定策功要封爵議下公抗論其叨天之功遂寢然
心銜之會宦官有以齋醮怙寵者張甚公劾其罔上
靡內帑財乃黜判廣德州不已復訐公道假舟夫逮
繫詔獄適成邵武公行且慰曰茲吾童遊拾遺地也
幼志未竟天豈以是成我邪益安之言者屢薦不報
及得解成致仕亦惟角巾青袍屏迹城府生平有氣
魄見不狗故常偉論英發四座盡傾旣死抑不復用
性故嗜酒益托以自放親友體之輒攜大觥以隨酣
則詠浪號跳傲睨一世居常或經月不構容與圃亭

虎花命動意豁如也性雖剛厲孝友天成二弟皆登
甲第一山東森議一福建僉事時序宴集怡怡如也
然每以盛滿戒諸弟而敏戢以先之隣里貧而有喪
者則給之衣木鄉黨稱其惠嘉靖成申十一月公疾
且革以詩別諸弟了達生死人爭傳之屬續正寢家
人環泣有額天呼屈者公睜目曰吾數盡自往耳孰
殺我邪遂瞑目而化嗚呼公之豪曠於是乎成章矣

藏板錄

卷之六十一

李卜

給事中宗鑑傳

黃佐

宗鑑字子修生而聰慧少有大志與叔僑同登嘉靖
癸未進士知貴溪縣執父喪號絕復蘇五日水漿乃
入於口終喪乃以母言起補任將樂以才堪治劇乃
更建陽政務大體開誠心剔奸蠹約濫費去民賊首
修廟學建橋梁毀淫祠置贍田以資貧士復考亭後
以主祀事俗多淹女禁止之活者幾千人遇荒饑賑
濟先發後聞寧以身受罰被召為給事中時吏書汪
鉉奸佞儉邪乃上疏極論其內懷欺罔外飾忠愛惡
貫四凶行兼正卯聖明嘉納矣鉉肆飾辯言者繼以
激怒遂下詔獄受杖八十賦詩自誓詩曰大奸在位
毒流縉紳爰及三年憤積人神乃披忠悃乃籲帝宸
惟帝時嘉俟時而行惟彼奸讒捏構誣繩惟帝赫然
遲彼佞人爰逮小臣亦寘于刑於皇明聖實余寡誠
大奸既去連恤我身陽德方亨永底又寧五日而死

藏板錄

卷之六十一

九九

兵科給事中劉君琦墓志銘

呂伸

君諱琦字廷珍別號北郭陝西延安府洛川縣人也舉正德甲戌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嘉靖乙酉擢兵科給事中時值 聖上新政卽陳六事且嘉納焉嘗被旨差放冬衣布花因極言侵漁十一弊且日詰衛衙支放雖經寒暑遇風雨亦不廢僚長嘗推其勤勵不可及錦衣衛多權右乃愈振風采有玩慢者卽疏治其罪騰驥衛所統力士又率內豎廝養人也慣以私債冒領官銀以取利君陰識之兼廉得其情數十輩俱罪之是年冬當述職期多有假稱緝紡嚇詐人財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一百一

者君上封事請旨下金吾捕治併上親賢遠佞疏他如峻宮牆之禁嚴宿衛之鋪一劾而中官逮罪者四十人皆人所不敢言者一時京邑爲之肅然嘗存恤軍士嚴督五城及諸衛司勿得匿情其假充軍妻者皆察治之衛司謂給事真神目也未幾奉命清軍條舉三十事切中時弊咸下司馬勘行凡比試襲廢同事諸大臣中官多請囑以從寬貸君竟劾治之雖事干勲戚權貴亦不顧也息時京師大饑乞丐劫奪莫之能禦君請行拾飯開倉之政饑民存活殆億萬計盜賊橫行尋以屏息是時諫臺多以罪遣君又疏愛

惜人才有少過者得赦不深咎其點視草場馬匹多贏備權貴者私耗之也奏劾既舉馬至秋卽繁碩矣河南關司都司相通爲奸以庶易嫡君發其罪俱罷官若乃衛卒病發誤入宮門君又極力請救以從輕典其旦夕承弼不敢專於嚴也妖人有犯繫晉獄當事者惕於權勢莫任其咎君抗疏陳其顛末 上命山西鞠訊得旨依擬發落然妖人者又爲權貴所庇君遂發其隱過急切乃自是謫戍遼東潘陽衛矣厥後 聖上猶諒給事之心曰劉琦者是嘗進讜言者也乃因東宮之建大赦天下得還原籍抵家五年疾作而卒然則君亦不可謂不遇也君子觀政時嘗解年例銀之雲中毫髮必記於官後又解銀陝西請大司徒原對印封至則稱對差謬及開原封方伯慚謝其爲行人也差葬保安王府卽檄教授令舉會典定禮及古制數十條諸宗室遵之事竣絲幣諸物一線不取人於君進身之始已瞰其後日之忠直也少從父聞易州經衛卽好誦書史不同羣兒嬉戲又知奉甘旨於父母而自甘粗糲尋易州遣君就學殷先生後謂易州口賢耶初試愈奇吾不能爲君師矣明年還家邑尹嚴君偁試月給石米特加禮重時東

川王公守延安考績懸學子文在首選其後鄉有術坐
有與昇神曰金龍太子道路祈福君毀其與執巫者
詣縣尹田侯田甚重之尋李妖扇惑鄉人君又上書
田侯云履霜堅冰當防其漸田厭其繁稍不聽用後
田妻子皆遇害邑有孤貧馮姓者君撫畜之病卒于
宦邸寄柩僧舍及成還仍攜視歸葬於里凡鄉有貧
死者必賙殯之計給棺者四十餘家是知君童孺書
生時以及患難顯微之際皆不忘忠孝仁義之道如
此也始祖諱景先元末避兵洛川因家焉嘗以賢良
徵仕爲河南按察副使至其祖諱姜生易州公配孺
人廉氏感異夢寔生君焉則君之所源流可不謂遠
且厚哉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古事

貞山先生給事中陸公燦墓表

黃佐

給事中陸公諱燦字子餘一字浚明嘗讀書貞山遠
邇聞其學行稱爲貞山先生其先得姓自姜齊陸鄉
元侯通至漢豫章都尉烈令吳子孫因家焉宋季辟
亂始居長洲之陳湖曾祖諱瑄祖諱濤以別子貴贈
工部主事考諱應賓世傳儒業旁通軒岐爲醫學正
科母胡氏生公郡城絃歌里幼穎悟絕人六歲日誦
數千言善屬對能評漢史塾師大奇之九歲工爲文
十有四選入邑學受業於伯氏煥煥與季氏采皆太
學生並稱聰警兄弟自相師友鄉黨謂爲三鳳云後
又傳經義于錢鴻臚貴而學益進布素謹教出入夔
異貴游人雅重之先正震澤王文恪公整見所作嘆
曰此子當魁天下今翰林無此文也嘉靖乙酉以春
秋舉鄉薦第四丙戌舉會試第三比廷對石文隱公
珣將置首選忌者計沮遂列名三甲尋被選入翰林
爲庶吉士連七試居首少師石淙楊公一清稱爲通
儒才足用世非但文士而已丁亥冬詔簡五人充史
職公復居第一內批改授工科給事中與情駭異故
事所亾者蓋新貴人用事公與同輩不肯往揖新貴
人銜之故有是命拜官甫三日聞邊警卽上疏請修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古事

寧夏邊境以邊虜衝又疏言古今禍亂之原每生於
壘蔽孽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御製
大誥首言君臣同游其慮至深遠也請每日視朝罷
退御便殿接見羣臣商確政事至於經筵月惟三御
寒暑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為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
情意不交請如洪熙時開弘文閣慎簡天下博聞有
道之士置諸近侍更番入直聽政之暇從容下問講
經史論治道涵養漸磨自然有益又論人才不獨進
士可大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亦宜同升敬職卓異
有成效者暨王府官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
當慎簡不宜以願就遠方苟圖利祿者充之其考察
才力不及調遠省者亦宜調停今朝廷屢議通鹽法
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
也又陳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上
皆采納戊子春奉命考牧劾御馬太監閻洪欺罔因
上十事 上允行之官官爲之奪氣其秋始用朝官
主試各省公往浙最稱得人還朝適有張福弒母獄
厥衛與法司異斷未決 上命會鞠熊都御史決請
依法司所奏被譴以回護免官公抗疏言大獄之疑
必當詳慎不宜輕斥大臣厥衛積威已久每株送囚

犯於法司法司雖知寃濫莫敢平反今據理與爭
黜誠恐法吏以決爲戒非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公
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適奏黃河清自靈寶達平
陽凡六日廷臣欲稱賀鉅僚以畏公言而止自是代
言者有新進立異之指矣時張桂用事公夜草疏論
之有見囁于庭公笑謂曰死即死爾吾義不可已也
言既囁乃寂翌旦疏入自分必死杖下乃獲旨 以
原職尋落散官以尚書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
黜百寮震悚都下譁稱奇男子梓其疏紙爲涌貴岳
司副倫王給事準繼有章 上內批曰陸粲等何不
獻教錄 卷之八十一 百四 更山傳
早言俱下詔獄既而霍詹事韜上疏詆公辨粲與已
同薦王瓊初不受賄且謂石淙與腹心門生啖公爲
之於是 聖意頓回召瓊還政府而石淙亦退矣公
謫丞貴州都鎮驛與倫准偕出都城有賦三生行美
之者公抵謫所旦夕讀書如常時士子執經請業與
之講授有掇科第者壬辰稍還知江西永新縣縣素
囂訟蕃盜號難治公損益保伍法隨戶稽口召諸藏
盜者與之好語令捕送自贖有出入可疑者保長率
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彭陳二渠魁行劫
江湖莫敢誰何力請於郡出其黨周繼於獄釋其罪

而購以重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又有鄧姜二劇盜猝起郡邑間公密布方略旋亦就擒土豪左鐸攘效殺人暨峻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道路稱快言張軒者客死廬陵族衆誣害其幼子虎欲私其產公廉得其實斷還虎業其鋤暴植弱此類也乃卷家禮以教愚氓逃士大夫共行鄉約俸外革去私供堂饌明清法律修廣庠序賑給師儒孝子貞婦由是吏畏民懷夜戶不闔澆訛之俗漸於禮義而江湖遂以肅清嘗欲引疾求去假寐齋廬彷彿有人謂曰昌黎子豈鄙夷陽山者耶驚寤以告趙別駕廷松廷松署其

欽敬錄

卷之八

百六

十有八年尺牋不入京師達官道吳非就見不往答饋遺一無所受前後撫按推薦及科道會舉章凡三十餘上皆尼不行大臣有饜事者薦剗及公公貽書友人曰吾不幸乃爲匪人所污其勁直每如此已酉侍太夫人疾親調湯藥衣不解帶比宅憂哀痛踰禮苦由殯側不以便寢經理窳窳日漸羸冠兄者憂之竟弗克終喪病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待盡牖下得無爲馬文淵笑耶言迄脩然而逝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距其生弘治甲寅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八嗚呼公於忠孝之道盡之矣而嚴氣正性未嘗員列委屈所謂崑玉比質者也憶予己亥起官僚北上艤舟吳門始晤公公長身朗秀美鬚髯風采英發貫穿經史練達典故而多心得故其析疑經國持論堅定與之語輒中準繩纒纒不休玉文恪嘗出所記輒訂其疑似一二在永新時與羅文莊公欽順談道亦訂其困知記數條二公心服皆翻然從之博識古今奇字見揚修撰慎韻林移書指摘每相契合又嘗索予所記革除遺事證以所見無不精確姜憲副龍者博達少所許可嘗曰文章節行政事三者有一足以名世求其全者惟吾浚

欽敬錄

卷之八

百七

明乎公著述雄深雅健比子家居麗澤時寄數篇以雋永著左氏春秋雋及附注有前賢所未發者今行於世文集及胡傳辨疑煙霞山房書尺庚巳編藏於家他若禮史二記註釋見聞隨筆鉤玄抉秘諸錄皆未成書公雖剛毅然見善恒若不及後生有好古工文者必加推重與之莫逆如彭君年其著者也彭君狀公行謂公孝悌廉明如漢廬江太守忠諫節義如吳越曹尚書文章該洽如晉平原內史經術淹通如唐太子侍讀子深以爲然嗚呼向使公登翊泰階得如宣公展其謀猷則格我聖明匪直貞元之世而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一百八 吳山館

已惜公靖獻之初已沮於人甫行所學一斥弗復雖流風百世可以立懦而年僅下壽齋志以終嗚呼命也夫嗚呼命也夫

工科給事中馮公汝弼傳 申時行

公名汝弼字惟良別號祐山浙之平湖人也父俊號居易翁以鄉貢爲館陶教諭遷遂平令母胡氏公生而不類凡兒性至孝六歲從遂平公於官會流賊壓境邑無城守遂平公乃匿家人山中獨身督兵拒戰賊既退或訛言翁死敵衆大驚不知所爲而公拊心徐曰必無是也我心乃不動其穎識如此及長折節讀書益通博是時遂平公解官歸貧甚公昕夕奉菽水能使遂平公忘其貧及喪葬傾貲營辦曰吾不忍儉其親也久之舉嘉靖壬辰進士初試行人已選爲工科給事中奉命視光祿及盈甲厥劾巨璫數人置於法中貴人廩廩相戒憚之汪大宰鉉怙寵驕恣言官爭之 上不能得最後公疏入 上恚持之不下已有旨逐汪并逐諸言者公出爲潛山丞時左降官多自矜重不事事公至則召吏抱文書前決事視定丞彌謹監司諸公適益注意高仰焉稍遷常熟令將行例有贖公雷置學田若干畝以去常熟暴苦水民居多壞公便宜發倉粟賑急而後計處以報上官曰拯溺救焚豈暇先言大人耶巡撫中丞甚器重之已復築堤建閘丈田均賦事有便於民率先諸邑嚴辦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一百九

具有惠政可紀然竟以是蒙忌詔臺使者感之論調
餘千餘于治如常熟而清校賦籍禁諸乘急舸往來
湖中者以絕盜本民尤德之擢知太倉州至則減供
億除民所疾苦部使勾校積逋甚急民相株連坐繫
公說使者緩征民得不病有劇盜聚江海間前守不
能詰公設方略卒購得之復襲擊其黨擒斬殆盡州
又大治轉揚州府同知而使者罪公故嘗後催科復
論調公浩然嘆曰吾道固如是矣遂拂衣歸公之歸
也值倭寇發海上往言於督府請城平湖躬畚鍤以
先作者人初病之及寇至賴城守得全而鄰邑未城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一百十 吳山館

行於世伯子曰敏功舉嘉靖壬戌進士為山東叅政
以敢任通達稱蓋能世公之德者叅政君為副使時
以恩詔封公如其官猶稱給事中者公以諫顯也家
世別有志不載論曰夫出處升沈之際可以觀人矣
人或先貞後黷或暫而弗持因而改節則志鮮宏遠
積積無素之故余攬馮公行事忻慕焉始公食貧也
不知貧也一旦躡風雲登諫垣張膽論天下事既為
國威重臣矣抑而就冗散簿書吏安位行志低回十
數年無缺望無劾心坦坦翼翼如一日及目罷去不
用而猶功德鄉邑戚黨者終其身也斯廼定志素積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一百十

實爾偉丈夫哉偉丈夫哉至所施予能飽義自愉快
是亦人所難也語云仁義附富豈然也哉

禮科給事中許公相卿行述 許聞造

自昔許以剛氏歷世久經亂多分布散遷系莫可緒者舊相傳宋之南也許有扈蹕來者肇家海寧靈泉里譜始四九提督國朝洪武間海州同知懋祀學官懋生楫解生禎禎生紉紉生滋滋封給事中妣贈孺人俞氏是生先考為諫議公先是成化四年外王父卒子少封諫議以俞孺人往經紀其室明年己亥生諫議於俞氏三夢俞孺人卒明年娶繼封孺人居氏諫議年十六受詩勤人張先生福正德二年舉於鄉十二年成進士告歸十六年給事兵科明年嘉靖元年壬午諫議抗疏論政令不當者數事其一曰臣竊照閣豎張銳張忠等罪惡載於刑書百死莫贖 陛下益極首逮克邪而數月以來天誅尚遠明旨中華元奸巨憝許之滅死贖金是以前日人心庶幾 孝皇太平之望比來識者慮有正德紛紜之漸矣繼曰臣聞故兵部尚書于謙再造社稷官其子寃為錦衣千戶今兵部尚書王守仁克平汀賴官其子憲為錦衣百戶項者欽准蔭授太監張飲義子李賢為錦衣世襲指揮一時賂物議垂為累新政有必不可者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祖相繼言之而 陛下必欲私

之是忠勳大臣之子曾不若近倖中人之奴也天下

狗國死事之臣其誰不解體哉三曰 陛下入繼大統御席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諫申勅法守裁抑僥倖竄殛兇邪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曾未再期稅政乖令日以益甚崔某左道固上輔臣懇懇為言置不答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臣工疏七十上詭不行近又庇崔某之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矣夫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然則 陛下將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天下且怙然乎臣知其必不能一日安也四曰伏睹科臣李學曾意備部臣林應聰言事各罰俸有差臣不覺歎息自恨奉職無狀愧服三臣之忠鯁深惜陛下氣驕志怠迥異初心甘蹈過舉也晉武以平吳怠隋文以平陳驕信史記之至今陋之 陛下睿質聖志天下想望上帝堯舜三王而乃下同二君豈不大失中外之望哉居歲餘章亾慮數十上語抗直多類此明年秋八月自免歸又明年居孺人封諫議相繼卒諫議家廬茹偁衰衷朱殷須髮盡白王文成湛甘泉各貽書慰諭封諫議墓在杜曲山杜世海鹽紫雲山也喪畢徙居墓陵遂自稱雲邨老人嘉靖十年

詔補前職不起又明年海寧令胡公以學官請生
為諫議樹梓楔故事當入謝諫議諫不入公府則滿
下五鼓伺城東門外門啟趨入令尚臥諫議北向再
拜亟去先是邑人吏歸謂令為致輿從供張種種
而其諫議不善是也嘗曰貴人嚴重固當第今貴人
即故諸生豈兩人哉役屬間里乘輿擁蓋坐揚揚自
如視父老親故走匿苟舍不當如是吾諫不入公府
徒苦閭里為也嘉靖十五六年前後詔補前職皆不
起其明年右使邵公錫以寧令沈公瀚臨門諭詔諫
議辭病不起時年六十矣先生自結屋紫雲山中食
力詠志讀書彈琴無一跡抵城市四十許年臨終索
治命左右皆浴曰無污我已而冠幅巾被深衣命聞
造及孫敦敦扶兩腋坐息漸微聞造泣問顧言諫議
瞠目視曰吾平日教汝學何事而今問我為言訖而
逝時八月十日也墓在哀花龍山上諫議生平不事
榮利不喜俗間生作事時顯仕里居部使監司多因
歲時行金錢為問遺諫議曰吾豈以貪故恩諸公哉
迺終身不受一錢也初諫議自靈泉徙也里中少年
多及日視少乃漸安既乃大患之柘林之役縣籍民
趨數百里轉餉軍中諫議
曰徒以膏夷兵

獻徵錄

卷之八

百四

長山簡

無為也尋罷之卒之十年里父兄釀錢為文以祭至
墓下皆歎有泣者居家冠并婚喪祠墓亭祀考經中
禮具有條法性好遊時時出遊秦峰雲岫間盤礴下
上遇山僧野叟班荆爾汝即喜與為飲食或日公貴
人也謝不敢即拂衣去去歸無所事事喜讀書攻文
詞于書無所不窺而尤喜讀秦漢間書凡忠臣孝子
悌弟貞婦輒心存筆記藏之紫雲山中郡邑志多採
錄者

獻徵錄

卷之八

百五

徐給事中易墓表

李攀龍

公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鄆縣令先是縣以饑饉餓莩載道公至輒大發賑起者萬計夏大旱用壁天井山龍見於雲雨踵公至邑遂以有秋乙巳復大旱乃再雩而雨邑每火公不憚鬱攸出必直風風以反其氣相感動類如此蓋治賦則具有參伍無產厚薄無不如手劑其橐中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瀦洩唯時邑至今賴之嘗乘城見齒豁赫然在陴下輒屬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一百六

矣不必盡見其齒豁赫然也錄是旁邑之民來歸者蓋數千戶居則募兵救水戰大儲餉以養其年或以淵藪逋逃諫阻之弗聽也亾何而海寇作矣人始服其前識云日聽獄常數十牒獄無留繫庭無暴卒歲厲疫則出囚尅期入逮若固在焉性敏捷一經目即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然亦不以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視敵政如匪瀚衣之於體蓋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款邑中豪家競相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事效公上乎郡報檄下則自取其償又

不謂不敢以小民微勞之使神明令有宿義公卒聽

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賜恤之美俗云久之徵為戶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於官父某子克敬世廣信之永豐人鄆人薛晨時為郡諸生嘗館於其署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家之邑精物亦大矣足以令身自出之也雩而雨火而反風者天邪歲一歉家相勸効急公上而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開萬金湖貽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已時即後之君子不以其居常募兵救水戰為迂而益為斥守倭安能輒傳城下也鄆之政備矣以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於官美先盡矣乎然未有為今臣而遺力讓賢者也才不特數者哉

獻徵錄

卷之八十

一百七

禮科給事中道峰章君适墓志銘

徐 斌

大丈夫遭際明時身依日月囊簡簪筆供奉赤舄與天子宰相論天下賢否用舍之是非利害興革之得失四夷百蠻其順其逆或撫綏而辟壤之吾見其人矣至於事關國本宗社安危係焉生民休戚係焉衆咸知其所當爲而退縮畏避不敢出諸口此則奮然與曰天下事孰有大於此乎遂侃侃言之不顧身害若人也雖曠世不一見焉故賈誼請放論大子仁傑欲恢復廬陵雖所處不同要爲國家盡忠則一而已

獻徵錄

卷之八

百九

明與言官著聲於天下者輝映後先而求其知大本能言人所不能言吾惟於蘭溪道峰章君見之君由丁未進士授行人前後奉詔使馳節惟恭交際必慎所至縉紳宗室傾心愛慕以至樂其言論風旨而日就焉君之節槩動人可知也及改禮科給事檢科中故讀章疏閱之歎曰皆非今日急務今日急務孰有大於二王之講學乎遂草疏上言孔子大聖以十五而志於學二王今逾志學之年正值講讀之候可不妙選官僚逐日勸講使聖質日啟聖學日新固他日宗社無疆之慶也疏上而中繼奉旨小許人皆爲君危

而君怡然未幾講讀命下人始知君之疏果適其當而聖天子所見誠非尋常所能測識也蓋君先伯祖楓山先生爲理學名臣其諫燈火一疏耿耿爲世稱誦君今視之不逾有光也哉君在諫垣僅逾年而羸病日甚嘆曰吾志不遂命也蓋君於邊防國計銓法漕宜欲次第論列而病未克也請告得歸掃軌焚香瀟然若忘人世而卒不起矣嗚呼天生才賢所以爲國家也今世類少露而遂捐焉豈天之於才賢固有所限耶抑天降章氏始使之各自鳴其盛將縱之於其弟君子耶嗚呼信未可知也君少有異質長從師

獻徵錄

卷之八

百九

問學卽有志於聖賢事業尤喜賦詠精醫藥迫躡陶韋入岐岐黃家藏有集其餘事耳君居常以父母不逮養爲恨而事俱父猶父凡訓弟厚族至割股以療祖疾忍貧以杜私請皆有非今人情所能及云

吏科給事中張公正學墓志銘 黃輝

孝莫顯乎忠忠莫感乎諫諫而利國即不顧其自身焉往哉乃倉卒無奈時何也言之吐憤之吞身與困老矣而後乃歸名於其身歸孝於其家悲夫吾何以銘吾可宗哉可宗忠孝人也自其大父張來表先生為名諫議以抗疏爭大禮得戍瞿塘平生最善為用修氏卒與川修同贈太常卿貳焉來表仲子肅以孝廉起家官至普安刺史生三子伯曰正道與公同舉丁卯戊辰成進士卒僉越憲仲即可宗生能言則敏特善記三歲知屬對游曉聲律七歲刺史公試細雨賦徵錄 卷之八十 百五

左宏人曰而家世忠孝吾以而無廢顧不榮哉母使人謂若以我廢而家乎公不得已泣就道已丑考三年績恩進一階封配湯孺人公忽心動曰白髮間倚而烏鳥萬里乎遂陳情乞終養時有 旨考選臺諫冢宰業籍公名上矣特使人諭止之而新安許文穆雅重公亦勸留曰方虛左省待足下公不可乃請太倉泣以懇新安尚執前意太倉曰彼為忠之日長孝唯今茲我輩有聽之耳公實太倉門下士故相知特深云得 旨馳歸甫及淇而計音至公絕復甦者再泣血如蔬三年既葬復廬於墓嗚呼人榮之於天性也何啻遠哉然中人以還鮮識匡欲乃至絕裔視不顧矧夫清華尺只物望羣歸音容天末藥粥無耗而方寸怔忡若朝不能夕此曷故哉夫山崩鐘應絲吐絃絕雖理無違物而物罕及情孰能精感萬里如曾參蔡順也者若吾可宗蓋庶幾焉矣免喪除原官甲午充順天同考官最稱得士尋授吏科給事中時上深居上下否隔公亟疏言君臣一體元首主於上而心思得官使股肱耳目咸効厥有然後血脉流暢而太和生焉宜延見輔臣委任大臣召用言官反覆千餘言自是宴進言無不傾赤誠者而飭吏治詩

果封條武備諸疏尤切時弊見未然頗見采補云及
兩宮災應 詔獻言諷諭詳切 孝安皇太后引
行發有 旨遣代公時攝禮科遮同事謂曰送終大
禮也日 上大行皇后諡冊羣臣睹 天顏哀喜交
集豈其永訣而簡一送願共爭之乃率諸僚上疏力
請有 旨報聞尋奉 勅視太倉發前兩主計墨狀
頑風頓警已德監 兩宮工程時復行各省采木公
家會時驗知國木故乃極言諸弊狀宜委廉能招
商人破虛冒又荆州沙市商木聚也已離川險轉運
差易就工曹稅易木解京可集事省費便章下所司
蘇徵錄 卷之八十 重刊
時 三殿災西安門復有雷火之異 上震恐下
詔責躬諭諸臣修省有疏宜罷開采以回天意者不
報已復疏言調停采礦宜為可久欲責成撫按部臣
歲額為令可得厚利而又享鴻名公大詫曰修政弭
災如救頭然奈何乃爾乃上疏極論其非略云人臣
之誼當納牘以啓聰明乃今昨自相矛盾逢迎遷就
借口調停所謂月攘鄰雞耳引君當道固當如是耶
且利與害相隨名與利難並世寧有不虧 國課又
不累小民受厚利且享鴻名者乎開采一事無論遠
者第以中原言之傾富民十家之產所得不滿百金

原缺第一百二十三葉

命曰好利哉內顧隱微欲曲有所就不能無利乎利
之好而心知其不違乎衆也則密從史之顯修飾之
陰陽于利與名間計且必兼焉而因欲移之以便
人主嗟乎難矣哉庸醫之用毒藥也先挾其所以解
之之具而解之者亦毒也則又有解解者以毒濟毒
蓄害滋甚而猶詞之曰不爾不良夫孰與不用之為
善而循其本易故哉利之而已矣以是為利則不如
勿利焉嗚呼一指在前秦華不見橫流易決砥柱甚
難公官不過七品而氣凌鼎足橫折耶銜不遺餘力
官可夷身可瘡而氣不可奪發舒君實之忠憤于數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一 重刊
百年後凜凜然如生視來衮先生疑有光矣公赴謫
所不能其土乃乞假還里徜徉山水間與諸耆舊修
香山盟暇則教子姪俶後進陶然無倦創立家廟奉
太常公以父兄配享置義田百畝以贍宗人近屬或
告乏周之唯力是視焉公內行純備伯母獨居事之
如太宜人弟正論天孤在襁褓請與伯以刺史公所
遺產與之又割己產為姊氏治舍所為進太宜人七
箸類如此有司下訪雖絕不及人曲直事若大利害
必傾心告焉歸田雖久忠愛常在吟咏聞 廟堂有
新政則喜見顏色 冊婚禮成整衣冠東向稱賀歡

飲竟日也於古書無所不讀暇則手一卷若堪輿醫
卜星曆算數無不游習所著有稿若干種詩好陶文
好蘇秦議好敬與無苟作者公諱正學別號懷鹿可
宗其字也卒年六十有七

歐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五十五

陸 繁

給事中李公濬傳
給事中李公者大梁之祥符人也名濬字宗禹一字
原潔其先自燕來居大梁世有顯人稱衣冠家公早
孤力學被選為校官弟子員美鬚眉儀觀豐偉好侷
儻大節舉成化辛丑進士久之拜南京戶科給事中
會 敬皇帝初即位是歲六月朔日有食公上疏勸
上飭躬修政以銷弭變異因陳慎始保終之戒 上
嘉納焉都民當供雜調者其高貲富人大抵為貴勢
家私役而官中百需特倚辦下戶公令所司覈實而
均其征有挾私于請者痛斥絕之於是宿弊盡蠲上
下稱便中貴錢能素饜諉時典雷鎗兄弟為姦利暴
橫都城中公奏劾其罪狀又論刑臣不宜干紀與政
辭指尤峻切用事者怒俄有盜取土於 孝陵壩中
者公廉得其主名以聞用事者因指搃以為証罔非
所宜言有詔鑄一階補肥鄉丞肥鄉小邑去京師差
近朝貴往來境上每有所發取守令不能距違公至
則一切裁之以法其後遂莫敢妄求皆自無撓彼疆
項丞為也是時左降官多簡傲不省事獨公盡心吏
職推情與下先諭教而後笞法民大信愛之 惟恐其
去也一日集數百人走闕下 言願從 以天子

乞李丞惠養小民書報聞而公以母憂歸矣。居喪年纔五十餘，遂無仕進意。家居旦暮，手一編絕跡。公府部使者以下造門，不輒見。既見，語不及私所居。湫隘，或請更諸爽塏者，謝曰：「先人安焉，余不足以嗣之。」余保此足矣。巡撫都御史孫需函琰先後列薦於朝，使郡守丞卽其家勸之復出，譬說良苦。公弗應。既而拊心笑曰：「此中乃堅過於石，何可轉也？」因署所居曰石菴，以著其志。中貴廖鏜鎮守河南，勢張甚，蔑視士大夫，獨心敬公，間爲具召之時，賓客滿坐，待公舉酒，公不辭，已，彊往，酒一再行，卽據席睡。大駭鏜，慙顧左。

獻徵錄

卷之八十

百五

右曰李公老人，也不勝栝杓矣。少選公，起拭目理髯，長揖徑去，鏜爲惘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儼之。宋廣平待王毛仲事云：素輕財，居官所得俸祿悉分遺族人，未嘗營立產業。既老，益貧，常飯脫粟，猶時時弗繼，獨居一室，土牀葦席而已。然無不足之色。遇良日，乘小車從子姓出游，茂林廣野，靡所不之，意欣然。樂也。正德癸酉年七十一，乃終。公善書，所爲詩文皆有思致。今存者若干首，藏於家。陸子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游行，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東閣弗屑也。余觀李公仕盛明

之朝，篤上書顯譏貴勢，亦矯矯壯激矣。其諷也非

上意，令異時復起，必且馴致大官，乃泯迹里閭，優游終老，遭有力者相援而執志弗變，方諸槐里，令屈彊衰世者，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髣髴似之。世恒言古人不相及，豈其然乎？抑吾聞馬文淵有言：凡人旣貴，當使可復賤也。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卽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所謂不可復賤者邪？若李公食貧不悔，可以爲難矣。公子世德爲禮部郎，坐小法謫吳邑，博士間述公行實視余，余爲列其大者以傳。

獻徵錄

卷之八十

百五

南京刑科給事中史公魯墓志銘

韓邦奇

首山子道豐而位儉體達而用阻志士至今心惻昔
 首山子官南都居諫垣也竭節致忠伸志就列侃侃
 然彈射勿畏高明巧中者指宗室傷之而首山子罷
 蓋正德中也比及天日既朗心跡已白而首山子病
 天下知首山子者日望其愈乃雷連二十餘年而竟
 不起天於首山子何饒於賦而斬於施邪嗚呼賈生
 屈於長沙仲淹老于河汾從古則然哉公姓史氏諱
 魯字宗道號首山子山西平陽蒲之大族也曾祖諱
 獻教錄 卷之八十一 直隸

仲謙祖諱全義官考諱臣南陽府經歷封給事中妣
 馮氏封孺人公幼聰悟初授書讀聲朗朗即通曉大
 義顧莊雅不同羣兒好學不倦雖暑且就燈火學既
 成章而尤精舉子業弘治戊午以尚書魁鄉多士入
 太學祭酒方石謝公校六館士而公為首日若人者
 性理之學也正德戊辰登進士授鎮江府推官時羣
 閹擅政上下交征吏治多苟且公治其尤者數人而
 一郡肅清江東訟者皆願之公曰史青天也然又決
 久寃之獄而人祀其惠寢懷金之謝而眾服其廉裂
 大宰之刺而人莫干以私三年而政成頌與當道交

章論薦之曰良吏也乃擢給事中比當權璫之俗言
 路久塞公乃以諫諍為已任彈射皆當世貴人蓋自
 吏部尚書而下二十餘人既而又劾叅贊司馬及守
 備太監曰表裏擅權淫朋也寧藩宸濠逆節已萌人
 皆知之然濠權術巧中嬰之者奇禍立至又以離間
 典重在廷無敢言者公乃首發其奸曰濠必為變無
 疑也又上疏請省國用以節民財蓋前後二十餘章
 劉駕部讀之曰此切當世之務俊傑之見也會師臣
 不合於幸寧寧喉稔奸枉狀許師臣守備太監素善
 稔奸因獻公於狀曰給事中師臣門下士也遂罷歸
 麻徵錄 卷之八十一 直隸

公素敦孝友事封公孺人終身仁若孺人卒臥地枕
 塊感疾風濕痿痺幾傷生處其弟知縣君周情同憂
 喜人以為難乃又艱關脫封公之難生則構堂而奉
 沒則建祠而祀嘗誨諸子曰孝弟者仁之本也未嘗
 刻意為詩文然自典則爾雅絕腐脫俗所著者首山
 集曰文藝末也為人坦夷平易弘人之度素優終身
 未嘗與人有睚眦絕口不言人短不較人惡高知州
 淪貪狠悖德尋常視公及事敗士民盡欲害之圍圍
 其弟公問遺如常淪所曰知州罪則滔天矣奈妻子
 何惟仁人是望公允其托圖全歸之或以為過厚曰

犯而不校學者所當師也與人恭雖卑賤亦爲抗禮
曰均是人也初公既里居閉門掃軌不事請謁與諸
弟商確義禮校勘古今爲物我進修之圖公素不營
產業凡俸薪又不入私室歲少款妻子不免饑寒或
鬻田圃具粗糲充腸而已然未嘗有所怨故蒲人曰
貞庵之後惟公一人貞庵者蒲產楊少叅也清介慎
取與蒲人重之君子曰首山子可謂安貧樂道者也
公生成化癸巳八月卒嘉靖己亥五月年六十七歲

歐陽文忠公

卷之八十

五

南京工科給事中殷公雲霄墓志銘

崔銑

殷氏鳳陽大族也元末有諱仲名者避亂東平因家
於壽張仲名生尚文尚文生勝勝生鐸鐸生玘號剛
齋以貢士爲昌黎令剛嚴多知民畏愛之剛齋娶張
氏繼室以任氏皆不孕子乃內李氏孕七月生近夫
旣長修眉碧目口可容拳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
旣成誦終身不忘年二十有六舉弘治乙丑進士明
年以疾歸卜居石川作畜艾堂聚書數千卷旦夕誦
思欲以作者自名正德辛未病愈還京師授靖江知
縣近夫明察有斷不勞而治竊盜過渡淮江掠常州
將如靖江近夫有備盜謀知之乃如江陰近夫發兵
追之江陰得完常守檄近夫修郡城又自修學宮費
省而工堅民朱鑑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
得匿名書口殺鑑者某也鑑素讐某衆謂不誣近夫
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鑑狎者誰對曰胥
姚明近夫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
明字類書詰之曰爾素狎鑑殺之何明大驚曰鑑將
取于蘇獨吾饑之利其責殺殺之耳近夫歎曰利重
忘親交非其道者必死乎嗟乎乃殺明於西調青

歐陽文忠公

卷之八十

五

田青田劇邑也近夫去其害民者六七事他無所更張近夫雅好游眺川壑覽物歌詠靖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元峰每暇輒出嚙咏其間曠然自得乙亥考績如京師青田民號而送之吏部以最聞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上疏言事者五日清弊蘇民曰安重地曰防奸徼曰除邪以全治曰公賞罰既病封其疏題曰理真事曉意忠詞馴付其母曰茲以歸雲霓弟遂卒丙子七月七日也年三十有七近夫諱雲霄號石川娶岳氏男子一人曰啤初剛齋卒近夫則禮治喪既卒服始冠將昏與其妻之父母約必如昏禮舉後

康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七

南京禮科給事中劔溪鄭君 身雲墓志銘 徐階 嗚呼自劔溪君卒而予無益友矣君性高邁介直不隨人愠喜亦不能隱人之過其為論說剖析義利決擇是非能使人聽之凜凜坐不敢言去予昔司理延平與君處三年有不善未嘗不予告苟弗能改未嘗不憂即能改未嘗不飲子酒歡笑竟日也而今不可作矣嗚呼是豈獨君之不幸哉自道世交喪臣之於君既靡然詣以求利之為務至於朋友其利幾何然而一辭色之好能不詣以求之者寡矣故苟志於利無所不至焉苟不志於利亦無所不至焉以君之處友而其事君可知也以予之不獲受君之益而天下之失望於君可知也嗚呼夫豈獨君之不幸哉君諱慶雲字舜祥延平之南平人世有隱德考友以貢賓州司訓娶林氏生君君幼奇敏為文多不屬草然其詞乃若宿構故自少即有聲年二十二領正德癸酉福建鄉薦明年甲戌舉進士拜潛山令部使者優其才徙南昌當是時寧庶人方恣橫藩臬大吏莫敢裁以法君不為撓踰年以異政聞部使者賺君行遠謔奏之事下巡撫都御史覈治會庶人敗士大夫多

夫節者由是君名重其中丞陽明先生王公御史

石唐公連疏白其誣且薦之拜南京禮科給事中

今皇帝即位首劾中官楊琳貪不奉法及畱守大臣

之不職者立報可後三年大禮議起君引濶議以爭

不能得引疾歸劔溪家如諸生時志晏如也未幾遭

賓州喪獨不用浮屠服除會新制廷臣病滿三載皆

罷不用當路者素嫉君文致以爲當罷竟斥去君亦

不尤復歸劔溪閉門吟誦若遂與世絕然人益賢君

東西過延平者莫不造其廬君亦與之傾倒栢觴詩

奕各志滿而去予之始謫也君方待命國門一見語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百九

合及予抵郡數月君亦罷歸予於是數過君瀟灑脫

落人咸得親之而規誨剝切則予所得多焉蓋君之

得予厚矣次其事而爲之銘

諫議梁公格傳

朱睦㮮

諫議公名格字君正別號定齋山西稷山人也其先

曰鑄者以歲貢授河南楊莊巡檢鑄生溥溥仕至秦

府右長史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生而秀朗八歲卽解

經義長史公奇之攜之宦所授以毛詩時文安紀先

生以易教授關中公聞講易心悅之又從紀先生受

易居數年二經俱精習嘉靖乙酉領鄉薦乙未登進

士第授濟陽知縣濟陽剗邑也其俗諉而喜訟或爲

虞之公曰顧爲治者何如耳比至訟者羣集公盡收

之聽數日別淑慝察情僞乃懲者若干人旌者若干

人於是民稍安輯而訟亦衰止先是兼并之家地匿

而稅不辦公乃履畝而計按籍而覈未幾得隱田若

千萬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姦吏無所容

詐公又勞來不怠於是復業者甚衆其地通舟楫商

賈恒苦無名之稅至是公盡罷征又定賓旅往來之

式其費省約民甚德之丁酉 章聖皇太后梓宮返

葬承天道出東郡濟陽屬當供億而闈寺橫索無厭

勢焰赫奕同事者咸遜避公獨毅然以往卒事不淆

其施不撓其守諸闈寺知濟陽賢亦皆斂跡云公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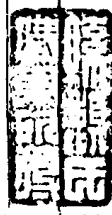
訊明敏是時諸郡縣難決之訟多屬之禹城有冤獄

其歲不自監司移公鞫之得其情一縣盡驚它日
城人持數百金以謝公曰法當如是非私爾也竟卻
之公居常慕薛文清之為人錄其言行錄於官舍誦
而法之又自奉貶損纖毫不取於下嘗扁其堂曰一
鶴一琴亦是身邊長物匹夫匹婦孰非膝下嬰兒其
自信有如此公暇親詣學舍課試諸生出其門者皆
循循雅雅濟陽自是多德藝之士矣在職三年有羣
鳥集於庭都御史御史各薦於朝先後凡十有三疏
及公滿去百姓遮道泣留送之者相屬於道越宿始
罷明年庚子公以考最封文林郎父溥贈奉政大夫
母姚氏封太宜人是年冬徵授南京兵科給事中既
陸辭過文安謁紀先生墓始行抵平陽聞太宜人訃
擗踊踰節遂嬰疾既襄事乃於墓所建永思洞維則
亭蓋致終身之慕云再踰年竟以毀卒乃壬寅十二
月三日也年四十有四所著有窺易集四書古義補
及定齋存稿藏於家公卒數年伯子紀仲子綱季子
維相繼舉於鄉壬戌仲子綱登進士第授戶部貴州
司主事 莊皇帝嗣位覃恩中外公以仲子貴進階
承德郎又三年庚午加贈奉政大夫辛未濟陽諸父
老奉木主祀公於名宦祠是年仲子以河南按察僉

事擢湖廣布政使司參議乃上疏乞歸養詔許之既
歸定省之暇乃樹阡表修譜牒彙使大梁屬余為傳
睦樛曰稷山古河東之地山川盤鬱代不乏賢及我
明興梁氏鍾厥美自淳化令迄今衣冠不絕諫議公
之治濟陽惠而直貞而約其所施設雖古之循吏不
過也贊曰梁公挺秀筮仕濟陽旌別淑慝視省耕桑
和氣攸萃羣鳥來翔乃遷給舍乃登巖廊志雖未完
百世允光

蘇徵錄 卷之十

百廿三



趙諫議漢傳

張爾賢

趙諫議者名漢字鴻達嘉興之平湖人其先世為宋
 既屬諫議以正德辛未成進士司建昌理方是時李
 憲副夢陽按江西欲變其好鬼尚巫之俗撤郡縣毀
 淫祠顧群吏懼鬼責毀不力也諫議佐建昌守一日
 而毀城內外十有五祠故盱江書院記有志超厲而
 力何往之褒其他平反督役賑貸戢亂之績載在郡
 衆者可考也擢拜給事中居諫垣最久凡歷三科三
 轉官時當改革之際宿弊未盡除而佑寵驕恣者接
 跡諫議絕憊弼遠有抗直不撓風前後奏疏不一上
 獻徵錄 卷之八十 百廿三

武廟者三 世廟者十有四貢回詔者二奉詔還獄
 受杖者一其間若論蕭敬之怙終崔文之擅政谷大
 用之請乞扶安之傳陞擊擊中竅至指斥同官糾確
 當路尤人所難後竟以失要人意出參晉藩不數日
 且乞骸骨歸矣史氏謂其當司言則鳳鳴當葆光則
 龍卧不可得其槩哉論曰世之仕宦任言責者寧專
 攻君身至城狐社鼠輒斂手不敢問此無他以批逆
 鱗者得全而羅罟射者不旋踵也正德間逆瑾竭張
 沅毒縉紳亦岌岌矣雖旋撲滅而烈燭之灰未寒方
 駸駸有燎原之勢諫議能擢其鋒至遭摧折不懼

原缺

| | | | | | | | | | | | | | | |
|-----|-------------|-------------|----|--------------|------------|-----------|------------|-----------|-------------|----------|----------|----------|--------------|-------------------|
| 目録終 | 錦衣衛經歷 沈鍊 | 都督府都事 沈鍊 | 高嶽 | 都督府斷事 王爾康 | 詹敬之 唐志大 | 孟陽 李紹賢 | 羅如壙 黃乾亨 | 行人 黃乾亨 | 行人司司正 陳登 | 王綬 陳登 | 宋和 郭節 | 梁良 郭節 | 中書科中書令 郭節 |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目錄 |
|-----|-------------|-------------|----|--------------|------------|-----------|------------|-----------|-------------|----------|----------|----------|--------------|-------------------|

樵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

中書科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梁良王

梁良王乃田王族也建文中官中書舍人靖難後與
妻子訣易姓名挾微臂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
市肆粥書為業以死

樵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

中書舍人何申

何申不知何許人為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
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
死

樵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

忠節錄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
十筆書走異域賈卜給衣食客死

卷之八十一

三

王孟端絳傳

王洪

孟端諱絳常之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逸讀書工古歌
詩嘗北遊江淮浮黃河踰太行出鴈門往來晉代之
間周覽形勝慨慨弔古徘徊不能去一時聞人慕
其名爭延致之及觀其氣貌瓌峩議論踔勵益加器
重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
何必綠與竹山林有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
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林擢為中書
舍人嘗自以蒙 上厚恩拔自山澤與羣賢並位職
任書札魏不能報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傳後報萬分一於是知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
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著黃冠服
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揮筆灑灑奇怪跌宕不可名狀
畫已徐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
豪貴不肖與就之至閉門不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
處輕者苟且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士益以此高之平
居急朋友好賓客不計家有無然是是非非不苟隨
俗俯仰雖見嫉惡不顧丙申春正月臥病北京寓舍
朋友日問致醫藥疾革語所知者曰生死如夜旦所
貴此心不昧耳奄然而逝年五十有五君子惜之

塘王洪曰始予遊四方聞江湖間稱孟端名籍甚及
識孟端觀其為人乃知得此聲豈虛哉孟端以布衣
海遊無所遇晚以能薦遂登青雲顯名侍從間可謂
適逢其時至負其藝能非其人不與跡其志殆不可
以勢利動哉世多稱其才莫知其中有卓然者吾是
以爲之傳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六

中書舍人陳登傳

楊士奇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
進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最
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無
愈已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羽人廣坐
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六
卿大臣皆在旁跡不可耐思孝怡然受之從容進曰
登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矣
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妮妮皆用
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默斂衽鐸不復自矜大思
孝聲譽遂起時四明王尹實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據
精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於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
篤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
山顛水涯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
缺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其度某出某代某人十
率中七八其收畜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
僅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爲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
江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
寬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房安爲江西按
察使以狀聞屬吏獨禮遇思孝歲餘丁內艱去服闋

遂選入翰林仍給祿承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

大題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

意又十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兩月疾

復作遂卒宣德戊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

其為人博學謹禮耿介負直氣是非非率依義不

阿假借雖屢以是召怨不悔雖貧薄而勇於為

人道當然也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審知

八閩家福唐之王融數世徙長樂宋福清令世榮思

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嗣朋友仲進洪武中歷宜陽

韓城兩縣丞陞江山知縣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

子男二中專同甫思孝所川心六書今得其傳者吏

部郎中盱江程南雲於是中專奉史官陳叔剛所具

狀介南雲求余為銘將歸而納諸墓余雅厚思孝義

不可辭銘曰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籍所作時同文逮

于秦斯古尚存邈趨簡便降隸分東都沿晉鶯草真

轉葩逐葉失木根唐冰復古稻前聞後有作者承餘

熏思孝之作泝保源奇迹密義窮寒溫涵積而放以

瀾灑落手揮霍風雨奔交金屈鐵雕與璠雄渾筌

時絕倫大書深刻盤繡雲鳴呼思孝今九京有儔

者垂不刊

行人司司正薛侃傳

黃佐

侃字尚謙丁丑登進士疏乞歸養師事陽明於朝

年而歸汲引後學議行鄉約余氏李氏婦皆設節已

葬者永其墓未葬者舉其喪閭里稱之辛巳赴銓授

行人聞母計頌絕復蘓五日始食結齋中離山與士

子講習弗輟遇 聖節正旦冬至預期齋行禮戊子

入京聞陽明計率同門友歐陽德輩為位朝夕哭焉

使山東過充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以紀其盛多

士從之尊陸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論改紀孔

子從祀侃疏請祀陸九淵陳獻章議上允陸罷陳已

而復疏建 皇儲事 詔下廷鞠 上躬聽連日刑

究不一詞曰明有 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此心不

可欺觀者嘖嘖以真鐵漢稱之先是侃有同年彭澤

以吏部郎考察降運判張桂薦為春坊論德每謂

師生得道學正傳蓋以諛言動之也侃出疏示澤

澤舉手加額曰此天下大事九廟神靈聞之喜何如

也第須機會耳蓋俟時乎及澤為太常卿會張與夏

言爭勝乃喜曰此可以中傷夏矣遂陰使人先告張

曰 欲托侃進本取親王承繼罪不容誅澤乃往

謂侃曰昨見張羅峰言 上近有此意此機會也力

勸之進侃許諾澤遂袖疏草而去歸即騰出遂
張收之越日晚張以侃疏草封進次日澤往侃之
乃進焉比疏入 上覽之大怒召夏及侃於午門先
令夏入示以侃疏曰此忠謀乎夏對曰亦是忠 上
由是疑之刑部尚書汪鉉被劾職罪有旨迴避聽勸
張力薦鉉當視事遂起鉉比廷鞫 上御奉天門聽
斷使內使奏其語因併逮夏夏辯實不與謀先得釋
侃因言澤曾主張此事遂逮澤澤至甫加刑即垂首
喪氣招認與謀 上方欲刑侃知其冤遣釋之於是
罪澤擢關是非往來構禍謫戍平虜衛侃獲放還買

佩徵錄 卷之八十一

小舟出潞河適遇 聖壽節鄰舫有叅議項喬方欲
行禮有報喬曰小舟有民服具香案扣首祝 聖禮
節甚恭者莫測何等入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
然因嘉歎其忠侃歸山從遊者百餘人丙申遠游江
浙會羅洪先輩於青原書院乃歸羅浮講學于永福
寺乙巳始還家十年 十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

行人司行人羅公如塘墓志銘 劉 儼

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
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
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塘濱行約同行於
尹君所凡四人尹於子居相比羅君過子曰適與妻
子別諭曰從駕出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
我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編
修陳先生文以著吾不朽予驚拒之曰何為出此言
也君笑曰死分也及敗績報至于往問其家道臨別
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塘必死無歸矣其臨

佩徵錄 卷之八十一

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
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塘及刑部員外某相偕
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虧臣節
相勉期予讀之竟痛然 曰如塘必死無歸矣其後同
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予以是知土木之役有兼
善而逝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塘
其志素定所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朝廷旌其義
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鑑來徵銘予敢辭如塘
字本崇別號竹峰世家廬陵之印岡高祖中正元適
曾祖伯剛元鄉貢進士祖彥德父惟最皆績學

有開公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母舅王來旬讀
記垂成乃嘆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學兩經
鄉大家交聘為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見
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
深意公奇之以為邑庠生子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
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由鄉貢與予同以文辭
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由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
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
以文或歌以詩聲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
否歷歷如指諸掌後驗其人成敗果然蓋君若溫然
和易而其中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
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
患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度
而宿於理其材贍故求無不應者卒之日年四十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六

行人司行人黃公乾亨傳

顧清

先生諱乾亨字汝夏一字汝亨姓黃氏其先人有
元方者避晉永嘉亂入閩居福唐之黃卷唐散騎常
侍率始遷莆田自是為莆田人曾祖壽生永樂中翰
林檢討祖子嘉知保定東鹿縣父深終監察御史黃
氏自入閩傳千三百年或仕或隱代有聞人而至是
始益大先生生六歲而孤性敏甚及長好學善屬文
出語輒驚其長老成化甲午以第一人貢禮部明年
擢進士挺特自持不苟有附麗奉旨安置降胡於嶺
南禮遺皆不受南人敬之丁祖父憂服闋念母老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回久之留妻子于家從歲僅餽闕下乞南都便養有
沮之者授行人司行人副給事中林榮使滿刺伽國
滿刺在嶺南西萬里外故事使臣得招商買募習海
事者以行有分堵常例銀度千兩先生卻不受或以
為正副不宜異同乃留其半于官俾修靈妃祠布政
使彭公鳳儀謂修祠守臣事不當煩使臣乃密遣以
為其母夫人壽先生迄不知也癸卯正月發舟六日
至羊嶼颶風作舟薄于石壞與眾溺焉初先生以風
未時暫還省母黜利者競叢貨于舟至是舟力弗任
故虞從弟乾剛侍行方舟壞時且登矣視先生

忍去遂同溺焉時先生年三十二有善水者得脫
安南以告事聞贈從仕郎行人司司副遺官諭祭錄
其長子如金爲國子生如金鄉舉亦第一登進士爲
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以文行稱

卷之八十一

行人司行人贈山東道御史孟公陽墓銘

馬汝驥

公諱陽字子乾右僉都御史公春子也世爲澤之
陽南里人曾祖鑑祖彪以子都御史公貴累贈中憲
大夫太僕寺少卿祖妣王氏累封太恭人母李氏累
封恭人都御史公舉進士由刑曹郎擢守嚴州正德
庚午治行課天下第一超拜太僕寺少卿擢右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以邊事註謫陝西參議擢參政君
領正德丁卯鄉薦第三甲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
封修職郎恒欲以名節自表見初使宣府犒軍即與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四

監督軍務中官抗禮中官不敢忤而禮益恭比行總
鎮餽遺一無所取再使韓府亦都其餽王乃製詩卷
贈之爲行人凡四載不遷或有戲之者曰君見今行
人孰三載不遷科道者乎君何不一見當道而坐自
淹也君謾應之退而私自語曰君子立身當如白玉
少有瑕玷終身之耻吾豈以官而易吾身邪且行人
清秩何必科道哉正德己卯春三月 毅皇帝北巡
榆林回命下復南巡人情騰沸科道官伏闕有言不
報諸部院等官咸有言不報君慘然有憂色語諸寮
友一十九人者曰 皇帝英斷嗜武比者儉夫左右

感遊幸無時上谷雲中榆林太原民老少咸生
心此之不救後將奚藥聞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萬乘主而馳大陸涉長江其險如何耶予輩成臣子
顧可守默循資以苟富貴哉諸察友咸唯唯乃共抗
疏極諫歷數權姦欺君誤國之罪疏入 毅皇帝震
怒會先命諸部院官罰跪午門前五口怒未解權姦
董乘間言曰此輩小臣匪言官乃敢出位誹謗若此
他日可知矣 毅皇帝怒甚復命杖之午門權姦監
之君知必死仰天嘆曰嗟乎天平吾得死所矣越一
日卒于京邸是四月十八日也距其生成化丙午九
月五日得年僅三十有四卒之日諸親友候之有問
者但言曰當死當死殊無一言及家事君平居孝友
謙抑若無知者遇事則萬夫莫奪雖與其父議有不
合輒厲言諍之既悟則跪膝前謝罪幼為祖母鍾愛
後乃迎養京邸比祖母卒哀毀骨立尤嚴于好惡區
別淑慝不少假善者與之必誠敬有始終馬汝驥曰
初君罰跪也予時亦在跪列然猶冠冠帶也君前繫繫
然桎梏之若囚然惕若雷霆實傷心焉君之卒也予
適病不及弔哭秋八月予謫官澤州時都御史公丁
王太恭人憂服闋家居矣乃得拜見堂上請臨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五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六

哭之祀其祖鄉賢之祠又明年辛巳三月十有四日
毅皇帝升遐 今皇帝由藩邸入嗣大統首詔贈
監察御史錄其子一人為太學生權奸黨與並加誅
絕而天下新矣語曰天道好還茲非其明驗哉

行人司行人李公紹賢墓志銘 舒芬

崇德死子瘡甚伏薦不能走哭哭于家恻侍者曰子亦弱喘餘魂其母傷哉不知予於崇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予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敘事微將虞中奔往視則棺不可蓋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視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蕪州復浙江浮漢沔登大嶽且過中士繁麗人情洶洶思變巨測將相大臣多從吏之于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草約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早報免朝子率館中同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官皆懷疏集闕下太宰陸公沮之且造歸惡語朕時夏十中萬汝信過予扼腕恨予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云匹夫之志今其可致子遂於是夕在吾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釐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天威震怒以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釐下錦衣衛獄以舒芬張行

龍孫鳳陳倭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而行人司

疏不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君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余廷璿等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楷奉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楷奉跪五日時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大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執刃于胸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避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尤顯者至減去辦事官吏易箱笈以包服在昏暗中若異流然奸無所容益謀蔽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槩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參劾各屬為妄言者而天威遂不可霽乃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一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去衣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巳卯命黃鞏等六人午門前俱去衣杖五十徐釐邊遠充軍其餘為民林大輅周敘徐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杖四十降二級時死杖下者員外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卿詹敬之與吾崇德蓋十有一人而傷夷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

予四五人而已使予為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禮
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
而我獲生四也是舉也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
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
南京禮部明年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資罷
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為進士
戊寅春大喪朝夕哭未卒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詣
宣府明日上封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似非禮之禮
微子莫能辨析可但已乎予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
然曰適奉慰時與羣可語者料此義須君發之果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九

人將服我知人矣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嗚
呼子哭崇德死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崇德以四月
二十四日死其家人將奉柩歸葬予南窳限又急以
五月三日昇疾登舟大行潘宗魯使人來曰崇德知
之惟子深墓亦惟子銘也嗚呼其矣辭崇德諱紹賢
姓李先世巢縣人以戎籍編泗盱胎曾祖宗祖華父
本有隱德尤好士樂賢母黎氏繼母曹氏此崇德系
也崇德生成化辛丑十有一月七日幼穎異不羣凡
兒及冠見大志負時名與夫孝友稱于族豈弟稱于
鄉義理稱于友文章稱于主司幹句稱于課政子不

暇詳姑以其長朝一二專利害詔諸後來君為進士
觀政戶部未浹旬部銀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
者猶假義取之君悉籍付有司且盡以其費還部夫
以寒素士偶值數百金之利畧不誘去其器如何耶
授行人月餘齋 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
開讀徐因水災倉守以羣閹勢熾薰灸率吏視州衙
職官茲偃然席班首君立詔去其席搗不得與職官
同禮俾帖然去有不怒而威者矣比縉紳逮繫多以
迂此輩君畧無忌直奴視之而亦無能中傷蓋禮度
辨析自足服其心耳予嘗評君學足以立政才足以
濟時義足以存孤謀足以奪人之志而深沉大度好
惡不形尤人所難及惜乎仕未久政未及見其大行
耳斯人也而止於斯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二十

行人司行人贈福建道御史詹公敬之墓表

張岳

武皇之將巡幸尚內畏兩宮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馬至東西華門閣者伏馬前諫不可為回轡者屢矣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洩洩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有為鎮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况南海子近京師祖宗時常臨幸上一出即洩洩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止其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則

感錄

卷之六十一

七

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逆賊已成以重賄賂左右變近上南幸傳者謂濠將以輕舟伏甲中迎駕江上變且不測已卯春三月戒行有日吏禮兵刑四部及翰林院先具疏列名詣闕下伏留甚懇上怒罰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大理司繼之工部主事三人又繼之上愈怒疏繼上疏者衣冠械手足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于獄中越五日又杖于闕下余時備員行人司同僚上疏者二十人其七人皆死而會君敬之與焉敬之為人開爽磊落長身美鬚髯熟於世故每論天下事掀髯抵掌明于丹青其

科自資望又獨先同僚衆莫不推服之聞其死尤為之痛悼初上頻歲巡幸無諫者而南巡即羣伏闕死諫頗為感動故自敬之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逆賊發覺詔遣勳戚重臣往鞠之濠遂發兵反上震怒召大臣議出師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時都城內外籍籍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上謀遂或四方莫知乘輿所在訛言相煽搖其為變豈可遽弭哉今上即位首詔贈敬之與同死者皆監察御史蓋以未官言路而死諫故卒以所能盡職者官其志云父母妻皆贈如敬之官賜祭錄一子入太學

感錄

卷之六十一

七

皆異數也國家養士百五十六年祖宗列聖優假成就始終正德間權姦繼起用士大夫屢起與之抗或列名或獨諍雖貶黜死亡而氣不少挫最後變起宗藩連結左右變近之臣謀深而事秘非諸公舍一死以諫人心益岌岌矣古人有曲突徙薪之警若敬之之死謂非繫天下安危成敗非也敬之死時年四十四其再從叔父瀚方為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幸不為經紀其喪主事君今為浙江左右布政而敬之所錄嗣子曰貞亦授南京光祿寺署丞嗚呼敬之平生為人故太史石潭注八銘之詳矣余獨懼後世謂

敬之止於一節死諫而不知其所繫天下安危成敗
有如是者故特爲書之使後尚有述焉

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唐公志大墓志銘

何良傳

嘉靖乙卯四月二十三日丁亥徵仕郎南京行八司
左司副左溪唐君以疾卒於吳興君諱志大字子迪
左溪其別號先世居華亭之陶宅里六世祖文彬贅
上海長人鄉張氏遂爲其鄉人高祖耕安曾祖古塘
皆不仕祖諱惟登弘治壬戌進士刑部主事遷員外
郎以剛直守其官忤逆瑾謫殺城令卒于官父諱瑛
以文學有名膠庠間而不幸早世母陶夫人君生而
穎異經史過目輒成誦方十餘歲已能屬文長者或
獻徵錄
試以題卽應口酬對傳播郡中人皆詭異之父沒時
君方卅稱也能治喪哀毀如成人親黨咸歎服而去
君爲人敦朴沉毅志量弘遠遇事敢爲初爲邑庠弟
子員院試高等當廩友人某以舊廩服闋考居君下
君憐其情卽以讓之已而君領庚子鄉薦辛丑登進
士第君世傳春秋之學及司馬史記朱氏綱目至於
本朝與勝國交代之際其事蹟考據尤詳是以上下
數千年間治亂興衰如指諸掌君學既博而意又
忠懇初釋褐時與余同舍適西北多故每及時事輒
爲籌策證據今古議論侃侃其貌又虎鬚燕頤也同

郡張君習之林君與吉嘗笑曰吾榜中他日握兵權
定三邊者必于迪也而君日念陶夫人在家又獨子
其奏名三甲第五例嘗得華要之階顧求南曹冷局
以便養竟授南京行人司司耐便道歸將迎母以
行比歸則母方病君依違久之遂上疏乞終養凡再
上乃得旨君既謝職家居敦行色養之道有一女弟
陶夫人尤鍾愛不欲頃刻去左右君爲擇名家子贅
焉先世清儉遺業不過二頃割其半以資女弟惟恐
不得陶夫人懽躬親稼穡菽豆於圃畜魚於池以給
甘旨或缺乏則解衣質貸略不爲意人以非道餽之

歐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

弗受也事叔父三山君如事其父撫從弟若同產修
先世家規以整齊其族人貧不能自給者賑卹之又
於宅傍建屋一區羣聚其族之子弟延禮名師館穀
而課試之唐氏故名族至是益彬彬然風動郡中矣
君上承母夫人之歡而敏行於族間居樂志自謂三
公不易也遂無復有用世意時監司例得以地方人
材薦有欲以君名上者君聞之辭避若將浼焉而議
亦竟寢方與二三同志擬待社山中爲終老之計而
兵從海上起矣初海寇之來不滿百人而吾地久不
習兵禦之無策各滿意而去君嘆曰寇玩我矣且介

海軍

吳中言必大至因作海防議一篇其略謂此寇非
禦之於海不可欲禦之於海必先治海戰之具今國
初防海之備廢弛略盡寇至不知所措登陸而戰則
力當十倍於海矣俟其深入而戰則力又十倍於初
至矣又曰東南之人狃於久安不能自奮其命文武
帥領必先北人援古三五之法爲據其言鑿鑿切中
宵弊書成以示所知乃又嘆曰人殆謂予將以求用
邪遂秘之甲寅寇果大至時良傳亦以親老解官將
歸而寇方巢穴其廬遂留滯金陵君貽書相報且曰
其兄俱有子職不知寧親之計當作何處及聞吳興
地僻兵宜不至遂奉母夫人與羣從弟妹子婿居焉
既又念族人之無依慮其不免乃僻地結廬數十椽
舍其不能自存者悉徙而居之上下及千指而君以
一人拮据其間爲之籌畫生計勞瘁心力適松郡大
疫凡自黃浦之南轉徙他地雖遠無能免者疫及君
寓先陶夫人君朝夕扶持得無恙旣而妹婿與叔三
山君相繼淪逝君不勝哀悼親護二喪衛冒兵刃歸
葬其鄉復趣還吳興遂及于病竟以不烈其可哀也
已嗚呼世衰道喪人各私其身視同胞兄弟若塗之
人矣一遇利害甚有父子不相顧者君乃合其族以

身任之間關險阻至劬瘁以死彼若人者聞君之風
有不知愧者乎君與人交推誠任真中無町畦見者
莫不知愛雖其嫉邪矯俗之意確乎不拔而又不宜
為詭異可駭之行郡縣交際如常未嘗干以私或于
法不便者則入言之性喜急人之難有急者往告之
未嘗不應之未嘗不盡力力盡而止平生不事積
蓄即冠履裘袴之類亦無長物須俟其敝乃改爲之
至于賑給貧乏如恐不及丙午歲郡大饑君出粟煮
粥以食貧民里有殺者皆爲感動遠近扶杖極負
而至賴以全活者數百人 日有同年別之十一君

廉徵錄 卷之十一 七

正空乏也適鄉人褚某者以逋稅拘牽過其門君憐
其窘甚即持與之有金者役督賦以貧弱逃去縣
追逮及其親黨君曰吾亦其親也代之役役畢而金
歸縣官不知也其疎財仗義類如此及君之歿無以
爲斂踰月之後家人無以爲食欲歸郡城無以爲居
則君之平生可知已君無他嗜好獨喜奕一遇勅
敵至于寢食俱廢其入吳興也同郡徐奉化伯臣董
太學子元亦俱至相與結社賦詩登高弔古憂時懷
憤彼此唱酬時以寄予予讀之典邪悲壯有開元之
遺音昔人謂詩窮乃益工殆信然所著有倫居賦
及詩文若干卷 高南聖政記二十四卷 藏於家

行人王先生爾康墓志銘 陶望齡

先生王氏諱爾康字道安號性海居士其先秦和冠
族也曾祖窮民公以義師扞寇歿之祖贈主事東臯
公始遷廬陵父諱育仁以進士爲涪州守先生生而
淵默兒時常樂跏坐誦書纔十行人謂之癡十三居
涪見圓覺經几上竊觀之父來問曰解否對曰解而
道安實未曉文義徒娛弄帙中繪像耳父遽指經語
詰曰試爲解之道安迫無以應良久覺胸中忽開如
刀芥剗於是夙慧頓明言論深奧父甚駭之退而討
竟內學繕修深觀若循里巷窺房赴闥沛乎其無滯

廉徵錄 卷之十一 八

也夕常夢異境偉人其丈夫皆身佩光明世界爲金
銀特見異書咸世所未親也晨起尚憶之日所謂誦
儒典數千言一歲中經史都徧辛卯領江西省薦明
年中會試乙榜時年二十六矣道安故王氏學子涪
州公以都水郎使時生道安傳舍中其母李也嫡曾
宜人遇之鴈收洗畢驅車輒行長讀書有餞容雖舉
鄉書而李不免勞役之乙榜例授放職士非年壯連
困躓者多不業就道安少年以母故遂爲南城教諭
奉李孺人以行人服其孝學傍招提有藏經道安官
暇時往繙閱無遺者甲午應浙江聘分校禮經明年

成進士告還子無僮僕寄鄉人試免者舟以歸明年
選投行人先後奉 兩周唐淮府復奉詔講論湖廣
所至餽問一錢無所受好遊名山過輒留止嘗結廬
焦山中習靜半歲始去道安初禮雲棲爲毗尼師持
淨業甚篤復棲心宗要參扣精猛忽與行幹折觸而
有悟其使唐又得盲于松谷老人見旣高即所守彌
下其行履純密雖袖子中精苦者不逮亦間爲文詞
伸紙輒就對客爽移時亦靡厭也夕嘗端坐至昧爽
脅不沾席自言如彈指頃耳辛丑奉李孺人北來居
數月復以使行曰吾不返矣折所持手板而去畢使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九

上疏謝病居招提中爲衆講起信論著起信疏記通
粹行之無何湯生左足病中講楞嚴不輟已持曾宜
人服強起襄事於是道安始授產有田穀所分債券
皆焚之畢葬疾增劇右足復瘡瘡大如孟初病時道
安于定中見脛骨盡黑曰此宿業也意不欲療然猶
冀戒吞藥酒進滋味以慰其母歎曰生死命也酒肉
奚能爲予死爲後來鑿不愈于破戒生乎先沒數月
陳尅期日時將歸女子曾氏其家請以仲冬道安曰
至期予往矣爲更仲秋又捨田宅爲精廬卜日成券
其友李于木請仲冬十日道安曰吾不待也易以朔

亡何謂子木曰初九日吾行矣是日果逝歟夕地震
動屋瓦盡鳴道安王郵舍時涪州公見大比丘入門
登堂軒然而來俄失之是夕李夢一僧從湧出覺
而斃身故道安兒時人號之僧及居涪州公喪毀甚
病足幾殆夢異僧授藥飲之而平後分試浙闈出居
即中患滯下夕數十起從者一人亦病逆旅人皆棄
去飲食都絕俄有長比丘映立戶外脰以上出於戶
持一盃從簾外與之受而飲湯也霍然而愈嘗登五
臺見金浮圖高出雲表問左右無覩者輩時見羣緇
逆案有頃曰天人至矣乃瞑鴻臚卿劉公言辭道安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九

事知張安道蘇子瞻前身比丘之說皆不妄也當萬
曆乙未予從黃庶子輝潘吏部洙偕爲會試同考官
潘公懷二牘示予曰此一取一廢矣君以爲何若予
曰君所廢其人佳士不可失也潘君曰然業旣裁定
當奈何復以眎平倩平倩益振袂言君可憚百反耶
吾二人助君爲請竟廢取者取廢者其人卽道安也
後相從社中三人笑語往事曰豈亦多生香火因緣
乎予嘗問道安入道奚功而可道安曰道無功也子
曰無功何以進道道安曰無功之爲功至矣旣辭去
一書從涿鹿來纔十數字曰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

功易無功之功難嗟乎道安蓋謂于寒淺拘滯而為
發棄與世之儒者多詆道安為異學其嗜浮屠言者
又目為偏乘小技非最上圓頓之道惟同郡王奉常
先生時槐臨稱其好學嗟乎顏氏既沒後世之好學
有聞躬允蹈之若道安或鮮矣儒釋之名偏圓大小
之辨吾烏能定之哉配劉孺人寧國知縣劉公女始
道安止小樓日誦華嚴孺人夢大日輪懸樓上光采
晃煜不可正視寤而言之道安為言佛法大指欣然
信受屏輦血清淨自居先道安三歲沒沒時殊了了
也子銘玄葬道安其所自廬陵走二力來取銘銘曰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先生竭來乘願車金粟病士雙杯漁優鼻鉢花詩一
敷度生幾何還化初嗟世溷濁人地愚談圓說顯聊
自証啞啞癯穢誇天厨夢游清都身莫帑先生劫來
斬蕪蕪澄觀密行躬鏡模如投清珠淨潦滂手挾二
龍歸昏衢羣生薄帖公何痛足如委土身空虛埋王
下土友所吁銘詩告哀慰厥孤

參軍斷事高巍傳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痾疾巍奉湯
藥不懈母亡廬墓疏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
學十七年有司舉孝行詔旌其門尋授前軍都督府
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
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
後因斷事不稱上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
嶺建文初上疏陳情乞放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
州王欽應詔碎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借漢為喻略
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痾疾賈誼
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賴文帝寬厚舍忍容
之尚不免尺布斗粟之謫景帝之寬厚既已弗類孝
文又輔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
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太祖皇帝之
紀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必
先形勢關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其民悍勇西鄰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
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
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

與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途金錢元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充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谷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繫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

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長策也其在於今蓋亦師其意勿行梟錯削奪之策而效王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充吳楚湘潭齊充吳楚湘潭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

帝堯盛德惟 上覽察焉 建文君奇其才會靖難兵起命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叅贊軍務魏復請使燕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誼令其休兵歸藩以代朝廷數十萬之師遂遣往魏自稱國朝處士臣某再拜上書燕國大王殿下魏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蓋以其為國家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宗社下足以安黎庶而無一毫微利干譽之心焉爾魏樗櫟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娛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攘奪之虞沐浴皇朝之恩厚且深矣魏雖無丈夫之才而有丈夫之志慕魯仲連之為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

蘇轍曰

蘇轍曰

蘇轍曰

項我 太祖高皇帝上賓 聖天子遵遺制嗣大寶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莫不感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者勇奮執言伏羲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魏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為逞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為哉魏有一策解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魏所以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蓋夙許 太祖以殞首結草之報豈它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居

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于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廢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借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亡賴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葭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馬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以天下無

蘇敘錄

卷之八十一

五

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巍每念大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若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爲僥倖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孰優也况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已乎雖大王

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倘有嗟跌午斯時也追復懇欵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書達不報巍又復上書假周公引詩書反復數千言未云今太王論親最長論行最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謫亦如周公有碩膚之遜無驕恃之形內輔朝廷外屏夷狄則周公不得專美于前矣惟我高皇聖同文王高后慈同后妃今大王才美同周公輔我天子守成同成王我朝基業同周室豈不盛哉巍白髮善生蟬游微命生死不懼久蒙

蘇敘錄

卷之八十一

五

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孝行巍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孝魏至願也如果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魏亦有以藉口矣書再上不報已而南軍大敗巍從景隆收潰卒退保德州尋復集衆戰白溝河大敗巍於是南奔道過鉅野于臨邑相持勦哭兵矢効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北兵巍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鑑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赴趙盛統兵之桓桓愈憲高公之糾謾大衆米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府校之

論議斯文玉骨構之勉旃眾資羣策厲力保全盛統
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魏繼死驛舍又有
高不危者同時死義勇宜戍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
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錦太衛經歷贈光祿寺少卿沈公鍊墓誌

王世貞

當先皇帝已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
由清豐令入爲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寶張遜業飲
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
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
虜闌入塞都門不啟天子坐西廡宮憂之亡所出
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嬖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進貢即
解圍不者歲一斃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
臣以御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
計即于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
曰虜所謂貢者已耶彼傳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
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土驛言者旌功臣虜
固當自退而檢討毛先生起嘯嘯言吾姑寬虜以予
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延此之爭之堅而沈
公復爲申趙理剌刺不休太宰夏公惟而問曰若何
小吏也沈公曰攝之曰大吏也弗言故小吏言胡惟
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
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
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繼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

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
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墮歸必大勝
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
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常事
臣迫誅益入昧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
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于是沈公飲張丞所泣歎
曰詩不云乎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戒則其是
違謀之不戒則具是依已矣以所信吾謀矣吾即不
亦而包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
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社鼠誤國大計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九

修之以謝天下大宰阿私以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
昔歲誼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
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
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
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徒
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
喜助薪粢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
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爲公置相嵩以快公公亦
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僞人三象唐相
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術之

切學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
前大帥其業以選懷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苑
首甚者夜微避兵人修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
名貽書請之前大帥志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
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
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繆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
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請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
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母爲爾公怒曰吾一者豈
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
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甲

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魂
士擊劔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
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
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
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酒書楷而使謂順曰幸
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筭捕
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
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修公籍其家而子順一子錦
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承相負我薄
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

搬越速公長子諸生裹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施會給
中吳君時不上疏論順愾國大罪上怒相嵩
不及為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措而襄得釋居久之
相嵩敗世蕃殊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後為襄理
還其諸生今 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寬始太白
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
上春言伏闕上書相言總督順巡按措殺人姦黨狀
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措司寇獄
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
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一

四十一

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
子為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除補
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衣陣陸炳聞而賢
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加公
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
非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虜
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
矣陸公為言於 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
既謫保安而屬歲大侵傾橐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
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率而相為禱生祀公公於詩

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愜憤激之氣
往往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
而憐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
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
士公璧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襄
次喪即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泰以穉免襄既白報
公警推太學恩表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
之吳興謁不佞某誌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一 終

四十一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二目錄

直隸

布政

張昂

參議

成璣

副使

吳彤

僉事

湯宗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目錄

知府

廖謨

余瓚

劉博

王之士

通判

于訓

知州

蕭深

知縣

田濟

康厚

翁相

茅坤

十一

向村

章悅

段彖

姜湧

典史

周縉

訓導

趙鼎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目錄

甄鐸

王翊

唐音

劉昂

十二

許行

直隸

布政

北平左布政張昂傳

張昂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戶部侍郎特齊藩不法建議親藩所在擇朝臣威望素著者鎮之以為北平左布政使靖難兵起昂為飛章奏聞吏李友直竊其素以獻成祖持以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遂令帥護衛勇士八百人入城守衛昂與都指揮謝貴督軍環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城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內 上復令朱能等以計擒昂貴夜奪九門乃下令

安集城中親詰昂不屈遂斬之及 上即位族其家

口十四人既而夢尚披髮為厲命出其屍焚棄仍逮

姻黨數十家請戍邊郡宣德初釋之

北平布政司叅議成璉傳

成璉揚州興化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代州學正致諸生有規矩以薦降 璉知州為政清肅蔚臨邊境璉與守將協力修邊備民賴以安 上起義之初璉率壯士來謁賜白金百兩命還守蔚州璉復招邊卒勇敢者得二千人以進 上嘉之俾典兵餉仍協力守城多著勞勩 上即位命為叅議將大用之至是卒遣官致祭贈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綵幣八表裏鈔百六十錠官其長子傑為行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二

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君彤墓誌銘

宋濂

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爲臨川人穎異越常流從
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書鄉閭弗
獲選去補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
夜以繼日遂擢至正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
將仕郎時郡守貳皆朝廷重臣苛察見淵魚僚屬重
足立莫敢仰視君以事至府數與之抗辯氣凜凜不
回撓初甚怒罵已而反賢之贛俗泥堪輿家說有踰
半世不葬其親者君召父老諭之曲盡倫理不兩月
蘇錄錄 卷之八十一
間葬者以千數民家二女學浮屠法揚言儵然坐脫
無知氓競奔湊之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君謂其
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
火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金條說者
絕無左驗君陽令中折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
灑泣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聚以爲神朱甲與湯
乙仇抵爲盜自刺妻實之官捕湯解治竟誣伏君察
其色有寃以計給朱妻出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
而罪朱劉漢銜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構其盜攘已背
君得其情往白守怒令易辭君不從更以它吏成案

戮李於市常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尋爲厲所困自
刎死郡兵暴橫虐諸民君每直之守寢不悅民怨羣
起而逐之因擁君爲守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
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
去越翼日復聚城外鼓譟焚廬舍爲亂心請守出共
帥壯丁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一郡帖帖
時營國公火你赤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署
君爲郡治中至正戊戌爲漢兵圍城踰三月君調度
供億無闕及勢威慷慨自誓躍馬欲觸關民爭擁不
得前城陷僞漢奇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于百
蘇錄錄 卷之八十一

全君被執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避匿崑谷
日以奉母爲樂若將終身焉郡旣入職方守臣侯至
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
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君皆與間贊決者甚衆
丙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公
李文忠方議征進君轉輸軍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
吳元年丁未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卽位郊祀
儀注洪武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
事階奉議大夫三月至官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錄
降諸處印沙汰荊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

荆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科由秋
七月又上疏言興學置安陸驛傳輪役遞運船及給
鑄錢諸物價等事 上皆從之己酉秋九月改僉山
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
省沁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起
拜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薦剡人才
唯恐失之兩考北平鄉試得士爲尤多癸丑春三月
有遼京值疾作而終享年五十有七

歲次錄 卷之六十五 五

大名兵備按察司副使鹿門茅公坤墓志銘

朱廣

嘉隆間當國運文明之盛名家輩出歸安茅公以古
文辭主盟海內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余少時得公
文章讀之意爲古作者已於北闈得公仲子國縉因
習公爲古才吏萬曆辛丑公春秋九十餘馳鹿門歌
爲公壽公手書相倡和矯如也而是年十一月壬戌
公竟長逝矣公名坤字順甫其先居埭谿鳳皇山元
末有名薨者爲池州路總管去而隱於沼筏徙家華
谿暉其名爲千三公歿里人尸祝之今茅社神是也
一 再傳而生孟麟孟麟生剛剛生珪珪生公父南谿
公遷南谿公好施予人有緩急不惜傾困振之割負
郭田百以贍族之貧者其行事類鄭公業云母李舉
子三公其仲也始生而南谿公聞若辟歷聲者震而
投於床竊異之時爲正德壬申七月某日公姿神韶
美性警穎日誦千言年十六補邑諸生自其爲諸生
耽耽有馳騁千古之思抱卷伊吾盡丙夜不少輟甲
午舉於鄉又三年舉進士時 肅皇帝方崇時祠執
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屬公公翹然吾何能辱
三寸管作相君私人耶執政銜之謂 選得青陽令青

陽俗器而善訟公錄諸上官所下訟牒千餘上其
狀得一切罷遣已接收其邑之豪而黜者歎人民以
加額餘兩月丁父艱歸母亦繼勿廬喪毀悴骨立服
除補丹徒令時江南旱饑徐沛間歲稍登而多閉
糴穀賈翔踴公移檄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脉
也一不通則闕血為患矣五霸猶恥之而况四海一
家乎辭多剴切得弛禁於是搜庫金五千兩并導富
民出貲收糴於稔鄉歸而出糴踴者平矣又議於蠲
之外多請折折於上供無損而得留諸漕粟以賑貧
民且省耗費三之二也丹徒田枕山與江者半山田
賦徵錄 卷之十一 七 長山縣

部無何僉廣西憲事廣西各屬皆居而府江部得
險古田夷巢鬼子等若鷲甚時出野陽報殺其令朝
議大征督府應公檄聞公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公
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稱之今檄徵諸路俸
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為備矣計莫若聽刺者如鵬之
搏兔然伏於無形倏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
自完此便計也應公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為
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椎牛饗士圍射角技四出遠
獵以為常賊玩而懈而我兵爭願一戰於是復募死
士携善繪者以藥筆潛圖其山川而聚沙指畫賊在
公目中矣乃分所部兵為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發
約同日抵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曰軍門進十
萬兵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若毋動動則移兵先
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山谷且林於
榜皆蟻伏無敢動連破十七砦擒斬百五十人是日
公坐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即鳴鼓左右皆愕視佯
曰諾少選而報鬼子若捷者三矣蓋公以聽刺行
大征之法密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
聞 天子加應公大司馬晉公爵二級民為立祠並
祀之語在王司寇陽朔紀事嗟乎治為吏最職為兵

雄公獨文士乎哉癸丑遷大名兵備副使倣古偏箱
車法作車五百兩以禦虜衝嘗提兵戍倒馬關制府
楊公博視其營壘歎為奇才待疏薦於朝而生平所
齟齬者竟諷部使毛舉公細事奪其官以歸而黃冠
之夢踐矣蓋公初下車夢若黃冠者從雲中招搖相
和而歌白雲蓋其兆焉歸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
以見志海夷之訂東南也大中丞胡公宗憲雅知公
善兵多所咨訪蕩平之績公有力焉以故胡公遇之
最厚而公舍中奴因狐假里中里中人聚而譁直指
廳公尚鵬遂收二三奴寘之法詞頗連公公實不知
也賦徵錄 卷之八十一 九
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疾惡我者藥石我善胡公而毀
於龐公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公於書無所不讀於
文嗜馬班歎蘇人為詮次品藻而所自撰結不爭奇
於字句間今讀所著白華樓藏稿玉芝山房稿老年
稿率雄渾浩蕩真古今鉅麗之觀也文章名滿天下
鄉曲小學無不知有鹿門先生勾其殘膏足雄視儕
輩咳唾散落皆生羽毛海內攻文之彥無不收聲定
價於公戶屢常滿而公復慷慨重義師若友歿皆厚
撫其子孫貧賤之交卹之終身不倦而于宗盟尤篤
公之族待公而舉火若昏喪者歲無慮千楮樓昔雷

上垂五十年名園一區日與客觴詠其中三三六橋
歲一覽眺以余所聞諸先進林泉之樂未有如公久
者也公平生所當升尤嘗譽及一切文字應酬無虛
日似皆足以損神滑和然其真愈完而躋上壽以終
將不為異人也與哉

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傳

湯宗未詳何許人為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雷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召瑛還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尤甚捕至宗死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河間守廖君謨墓碑

王直

廖氏故泰和儒家君曾祖自強先生元臨江教授以文名當時祖叔章不仕父潛仲海康教諭皆有學行君其次子也諱謨字文績幼讀書穎悟過人學成取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聲譽日起以外艱去服除授穎上令為民去弊興利民甚德君太宗皇帝征沙漠君督餽餉時事有違誤者以軍法論君能得民心獨不勞而事集丁內艱改長沙令長沙令賦繁役重民苦之君撫循勞來出於至誠遇事必思所以利民者長沙交廣要衝方南征時諸中貴人及大臣要官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經略其地與夫輸送之往來者日相接於途君承上撫下曲盡其宜民賴以不擾早則躬禱雨應邑有虎為害民設機穽不能止君禱於神虎為之屏跡士大夫歌頌焉秩滿陞刑部主事明慎折獄尚書魏公嘉獎之舉為福建按察僉事闕去京遠且富饒為吏者多不檢君獨持風裁眾稍畏戢然亦思中傷之及捧表來京師道建安遇雨買雨具令慢君君笞辱之反誣君損直縣人有為達官者惡君辱其令左右之左遷君河間同知君持已治民一如為令時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守缺僚屬奏願君為守民伏闕請者亦

數千詔從之治河間凡八年人親黨之如父母正統
戊辰八月卒於官年五十六予少時又與君之先考
敬諭先生同遊鄉校最相好見君幼時聰敏英發最
奇君及君廷對予讀卷殿虛得所獻策而進之君在
高等選入翰林學古爲文其才思湧出于百言可立
就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爲守令治績皆無愧
於古人其賢如此而不至高壽以卒惜哉

真定府知府田公濟傳

田濟陝西麟遊人成化六年由進士守大名改守真
定下車初裁吏弊治民隱興學勸士鋤強扶弱明年
夏秋瘟疫交作遂施藥以療疾苦死無依及歲暴霖
者給棺瘞之歲災荒斗粟百錢餓殍盈途濟不待上
報開倉賑濟分糶官粟三萬餘石募其市價每米一
斗銀五分絕多糶販糶之徒又巡歷州縣賑過糶米
二十七萬有奇全活者不可勝數性剛直不屈勢要
定國公弟徐永宜殺佃民濟卽奏聞問擬充軍平山
民常清武強民解琪等十數人被誣強盜獄成至卽
獻教錄 卷之八十三 十四
釋之其軍衛詞訟折均平不待拘執而自來成化
六七年間旱澇相仍會禮部派豬羊鷄鵝皮張等項
以十分爲率乃具奏減免五分永爲定例戶部派豆
萬石設法措銀九十餘兩差人納之及八年九年饑
饉薦臻將戶口食鹽糧鈔具奏折收米豆存留各驛
支用又因站牛載運貢物不前累及小民乃奏以驢
代之甚爲民便曲陽產有砮礮土歲起車搬運赴京
民不勝勞奏令各站轉運以蘇民困本府該買馬三
千二百餘匹奏准通行各處俱免數萬餘匹蒞政八
年境內大治民賴以寧

真定府知府余瓚傳

石在

余瓚字宗鎮京都人也舉進士為戶部主事員外郎擢真定知府先是邢簡為真定寬平愛民號為不煩田濟亦簡重持大體瓚繼之政尚嚴明洞見吏事刑敵毅然振作議均徭法定為九則上出庸錢一兩中卜之四五下什之一州縣注諸籍歲有所用則稽閱取之民以為便吏有貪緣為姦者輒逮捕以故無敢撓法又奏定馬政條格纖悉備具大約以寬民力不廢公家為指每行州縣必進諸生於庭問民間疾苦或時較藝獎進人材士民大感悅郡中稱治然性簡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五

伉不能規規下人每候行郡御史裁再拜而已以故譏毀者多言其擢才他日御史劉某者當按真定意欲屈之甫至境上得知府投牒人使或未發封輒持小過咎辱之因以疎瓚瓚聞之憫儻大笑曰是將嫌我不置瓚獨非夫哉會劉御史適留其僚王某者同泛舟大陸澤飲宴為樂迺移文論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旱蝗二公亦各奉命存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張之具不無損於民者幸量移一邑時二人方坐廳事聞有府使至發書相顧大駭王本河東巡鹽御史也即驅傳去劉愈大恨之然不能害也自是

上司益復設疑卒與後至使者柯忠構許移知黃州府未至道卒瓚美姿神善持論遇事侃侃無所屈真定當西南輻輳威宦貴人過者公儼之外私饋不行州縣亦倚以為重率放而行之民大省既被謫後至言治者遂有白地等錢視瓚舊法增利數倍他徭役有益繁閭閻委巷之間咸歌謳與思吏不少顧姦賄蠲集聚斂股削不可復制矣瓚沒後數年西北用兵大司馬馬公每稱其才可任重託會閱各郡儲粟惟真定至數萬石視他郡為多復言之朝加封爵云贊曰都下多四方賓客名卿鉅人士生其間聞兄自博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六

往往有溷淳闕衍之意然五方俗雜侈汰相矜修姱瑜婧波委成習故登仕籍者咸不能吏事改昧觸罔者時有之若余真定之雄才偉識吏道精敏復緣以儒接踵趙張可謂不係於類哉至其脾腕一世寧折不撓則亦不免漸燕趙之故風與

順德知府康公厚傳

李濂

康公厚字本淳河南祥符世家也大父榮永樂戊子鄉舉仕為荆府紀善父信號默菴景泰丙子鄉舉歷興安定平陰陽城教事世以儒為業默菴庭訓素嚴公甫黜即令誦小學習幼儀稍長日課其文字親為改竄由是業大進迨弱冠領成化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第授丹陽尹時父已致仕里居乃迎父就養父日訓以守官字民之要公服行惟謹在任凡四年以寬平見旌擢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九江直隸鳳陽諸郡監督商稅軍儲風裁峻整所至肅然

狀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七

會蒙 恩受勅命推封父母弘治戊申父卒守制還服期復除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乙卯監應天鄉試公察知弊端綜覈嚴密而夙弊一清是科得人為盛在南臺前後八年著清白之聲丙辰倣薦擢知浙江之溫州府溫僻在海孺軍民雜居號難治公蒞以清簡郡人安之又更張蠹民者十餘事人皆稱便公為政雖尚寬恕及臨利害則毅然不可奪故溫之三衛二十三所素恃伍籍點悍皆畏懼斂戢公構戲綵堂於官邸迎養母孺人卒去任百姓遮道留公號泣羅拜庚申服闋改除直隸順德府知府時公父母俱逝

乃迎伯兄於官邸祿養鄉人賢之順德故簡要郡歲戶饑民多流徙公極力賑卹存活者甚眾大理寺丞海陽吳公以督理賑事至乃歎曰賢哉守乎真無愧古循吏觀風使者累薦公可大受癸亥奏績銓曹書上考當遷公引疾乞骸骨不允還郡復上章懇辭允之正德改元詔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公應詔進亞中大夫築晚節亭於後圃莖花竹與里中諸耆舊招邀飲宴以樂太平庚午病卒年止五十有六

狀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八

守不得其人則民生何由遂天下何由理耶康太守為縣尹四年為御史八年蹟業彰聞已久始得擢守二人郡是故在郡則民懷去則民思之余自釋褐往來京師必道順德而順德之人至今談說其惠政不休嗣余宦浙東每遇溫州士大夫又往往稱其守已愛民之實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飭兮康太守之謂也

順德知府劉君溥墓志銘

毛浴

新城劉君潤民以正德戊寅三月卒於家君諱溥潤民其字別號博菴自幼聰穎邑庠丁祭陳俎豆輒欣然往觀之一日祀先從尊行後儼若神之歆於上者其不凡類此既長游鄉校讀書數過輒成誦歲饑父致粟數百里外君忽心動亟往迎之中途父果疾遂扶以歸年十七入縣學成化癸卯中山東鄉試弘治丙辰登進士第授永寧知縣教民耕作租調日裕舊有曠盜設禁防之盜用衰息永寧地僻士少知學君立條約率之趨業邑有程子書院久廢君曰此大儒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九

講道之所庸可泯耶遂更新之於是士習漸勵有名列賢書者矣越二年遭母喪去任民遮道泣送之服闋復除藁城縣政化大行豪猾屏迹有夜殺人者誣為仇家擊石斃之久而未白君廉得其狀令其人試擊之弗中君曰汝書擊弗中彼夜擊反中耶犯者驚服邑人德之至畫像以祀嘗勸寧晉皇莊直其地與民主者賄之不聽卒致誣奏被譴而氣弗少挫修紫荆關隘成當道薦之尋以考最賜勅褒嘉正德丙寅召入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南畿屬吏有犯率親鞠之黜貪婪數十人至有望風遁去者地方災奉命

從宜行事君乃蒲輸納均質借周於富室饑者給

餽粥病者予醫藥子女鬻棄者令有力收字之全活無慮萬人死則為義塚瘞之後人為立石以識遺愛災傷之地或躬自存祝有父老數輩迎拜道左曰憲臣蒞鄉村閱災前未之間也因相與致祝而去行臺一樓相傳有祟不敢居君曰邪豈能干正乎乃寢息其上竟無他庚午奏訐逆瑾黨與不法事稱旨明年春供事南郊連蒙金幣之賜未幾陞順德知府適巨盜流劫邑君設法嚴為之備果獲首功總制陸公薦其才賞以幣河決黃陵岡撫臣檄取役夫八千君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二十

曰兵荒之餘戶消民困何以堪之欲減其半撫臣怒極言劾之遂罷歸築亭塾側扁曰興思歲時瞻掃以志風木之感忌日雖疾猶強起過悲疾劇不起距生天順丁丑三月十九日春秋六十有二為人襟度坦夷與物無忤好激勵後進聞人有善必錄之尤厚故舊貧不能葬者恒助之或稱貸不責其償弟澤及從兄實子女皆為之娶嫁居處服食一視之不少異鄉人以為難居官惟以守己愛民為主所至問民疾苦盡心於事晚年雖未究其用然稽諸平生操履亦可無愧矣

廣平太守翁公相墓表

茅坤

予同年友廣平太守翁公讀古今墓銘恥世之能言者不中古銘法往往多與以非其實於是倣晉陶彭澤自爲銘按其所書特系世里與所生及第進士累官二千石之年次而已而公之所自好與其自及以信於世之賢人君子而聞於身之後者公皆不及也病且革于過臨哭其子禹典手公所自爲銘伏地而慟曰先大夫所自銘而以屬禹典鑲石而納諸墓者如此然先大夫多高誼恐不可遽同墓草零落而平生所知厚惟公獨無言紀次先大夫之槩表之

蘇徵錄

卷之八十二

十一

於其阡以爲閭里勸乎予唯唯公名相字輔卿一字長卿家錢塘之鐵冶嶺下號冶山公之少爲邑弟子也與許方伯爲綰帶交時許方伯甫弱冠以善屬文聲吳越間公獨引六經之深相與醞釀而折衷之已而與子同舉進士省囚書郎署中公時時引故所規納許公者規納予時海內譽望之士聚京師互相推輓以驟顯當世公獨巽然衣不勝言不以出口者也然與予所私相砥礪皆世之所訕以爲迂甚且疾視而惟於古之道或近之者故兩人亦遂爲綰帶交公授虞衡司主事典節慎庫節慎庫者所掌 天子少

府水衡之藏而出納之者也歲數百萬公謹守以臨之大司空書其最以聞滿秩封父浩爲虞衡司主事及其母宜人猶以父母衰且老有他兄弟不得例歸養迺上書乞南曹改南刑部郎中於是迎虞衡公及其母宜人以養出則省獄囚治文書入則偃僕問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聞之私擬公近萬石家長少亦不言而化者未衆封虞衡公及母宜人如其官以宜人喪來歸繼守虞衡公喪服闋再除刑部郎中已而出守廣平廣平屬畿以內股肱郡按故事畿以內無藩臬監司之轄郡二千石出入輒得陳兵幟

蘇徵錄

卷之八十二

十一

羽葆鼓吹導騎士儀衛甚尊寵縣厨稍稍不給公獨屏去數單車行縣所刻已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或白晝劫刑獄殺略吏民益李邦珍遺孽也公擒一二酋帥餘悉下教原之盜遂平時歲侵河北諸郡饑甚公不及以檄聞輒開倉放賑郡以流亡全活者數萬人頃之御史視郡頗法坐他郡稍後者公免冠頓首請曰民以不饑廣平似稍稱或勝他郡即朝專制相且首罪矣於是諸郡得無坐而御史呼公爲長者當是時公之治行冠河北而中丞御史及他巡行使者所書公之最以聞於 天子者十餘上公病

甚三上疏免官來歸時年五十有四歸輒閉戶諷
氏書以朝夕雖間里宴會不赴也家屬郡縣垣公於
郡縣大夫始下車及首歲一傳刺而已履跡不以入
於其庭也他藩臬諸司來或傳刺入視公亦輒引疾
不出明日特轉相傳刺亦終不見甚且藩臬滿秩徙
官去猶不聞郡中故二千石某氏名者嗚呼公之守
郎署似直塞侯守二千石似汲淮揚孝父母友兄弟
寡賓客不務聲名似漢獨行此皆公之較然章章者
古所稱質行君子是也竊按古銘法公也生聞道矣
沒則祠於其所臨官與其鄉之社可以無愧於其銘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直隸河間府知府王公之士墓志銘
于慎行
公王氏諱之士字吉甫自號少菴其先瑯琊裔也世
居青城鎮六世祖賁徒家鄒平官大同府同知高祖
璟隱德弗耀曾祖晟爲博士諸生大父黃山公誥以
明經爲鄆陵教諭父復菴公陽爲諸生後以公貴贈
中順大夫廬州府知府母孫封太恭人舉公一子兒
時老成敏慧大父奇之携至鄆陵延名師授經文業
日進趙公孔昭爲鄆陵令大見器許歸補諸生爲學
使吳公維嶽所知選肄湖南書院益有名隆慶丁卯
舉山東省試戊辰登進士高第選穎州知州撫綏振
飭威惠流聞治行爲江北第一滿考擢南京戶部員
外郎奏績謁告視親出補故官遷寧國知府以外艱
歸服闋補廬州聲施益振三年奏最再受策書計且
遷官而操江中丞忽用忌者與列公爾臺不與聞也
公用歸臥不出久之長安諸公趣詣闕補保定府同
知會河間缺守按臺徐侍御奏公故二千石任治煩
劇擢守河間居一歲河間大治而念母大恭人年高
謀欲歸養撫臺宋中丞惜之留不爲奏壬辰大計復
被菑語中傷得旨聽調當事亦不知所出公得遂

始圖歸視甘旨若將終身乃無何不祿矣悲哉公
人性資坦夷色笑可親推誠接物不設城府而事有
操持奉法循理屹不可奪數牧大郡用廉明敏慎所
至見稱釐革興建皆有可紀頡有軍尉其橫恣不法
士民重足畏之公廉其罪狀論報直指收案致法郡
中震栗廬江界部有盜嘯聚至數百千人勢且不利
公發兵傳檄深入其阻盜遂解郡境以安河間直兩
京道上日有過客公一切罷絕宴餽務爲節約卽故
人所厚但以卮酒往勞不煩公祭河間城東南地滄
雨水流潦方舟而陸前守錢公橋於其南惟城東朱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五
及爲植公復爲五橋於東連亘六里民不病涉也別
駕治粟以羨金奉固郤者三固進者三不忍其愧也
受而屬之主藏適有平糴之役取諸庾而賦焉其廉
而不刺如此河間民婦趙年十六無故而死公手其
牒心動如聞有嗚咽聲亟使廉之則姑與少年通因
緣謀趙趙斷指自誓窘之百方益罵不從姑介少年
並箠之斃焉遂具成其獄而旌趙之烈郡稱神明矣
所至興學右文薦士類恩禮甚備其所甄獎多成梓
名然公爲吏以質行自任不飾名迹又好以繩法操
下聽讞比無所阿私故常爲僚吏所憚屢見中傷出

入二十餘年官不過牧伯談者惜之居鄉尤有恩施
常奉子錢千緡聞里中大饑遺書伯子盡折其券門
外貨肆有扶肩而覺者實無所得也公愀然曰彼貧
耳倉卒妄意室中操空質而對吏使終身不比於人
吾不忍也亟命釋之先大夫言氏之裔貧而貨其墓
石止之不聽給其值而存之曰此非君家所有不得
他需其惠愛皆類此

直隸順德府通判于先生訓墓志銘 藍田

于先生諱訓字文教萊陽人也嘗令無極者七年後去而倅於順德無極為之立生祠曰昭德倅順德者三年後致其事而歸順德為之立生祠曰遺愛先生嘗自言我東海于公之苗裔也于公多陰德郡中為之立生祠曰于公祠嗚呼先生可謂有祖風矣先生生於正統甲子享年八十有八嘉靖辛卯卒先生早為學官諸生嗜學而文即弗與諸生羣諸生亦自以為弗及顧屢屈於場屋乃以貢為太學生後試銓曹授知連城值考喪不赴又值妣喪時先生年幾六十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七

哀毀逾禮幾死者屢矣縣令欲旌之泣而辭曰我未能于也後改無極而無極故稱多豪家不法先生召其父老集庭下語之曰若民也奈何不法乃布誠申約陳說分義言辭懇到皆感動泣下自是罔敢不奉法李某者以武斷稱刃其從父大言曰吾以千金賄令吾無慮矣先生履堅秉貞閔節不得通捕之益急乃自縊而死學官曰敝先生曰淫祠可毀而用也乃輦其木石於公拓而大之禮殿講堂齋廡庖室輪奐之美甲諸恒山風教勃興矣滹泥河溢而決漂沒田舍以萬數巡撫徵六郡吏卒治其隄防口是役也非

于無極莫可屬者先生循行按視約束招徠茂實新

石增卑培薄隄防繕完人不怨咨順德四方之衝也事殷且劇撫按二臺檄委旁午先生上承下御過歷屬邑庶事咸治後督餉於京屬吏有以贖來者先生毅然不受置之於法內黃有殺人疑獄二十載不決先生往讞之遂釋畿甸流賊之變先生從官軍討之將校貪功欲殺被虜者先生諍之曰民幸而不死賊而乃死於軍民何罪哉將校乃不敢殺蓋活被虜者幾萬人云先生寬簡沈靜或數日不答一人嘗曰古之人視民如傷今之人每欲傷之何也歸休於西峯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二十八

心惟自守如不勝衣口不減否人賓客過從飲酒至數石不亂喜為歌詩占口而成年愈高而愈精明杖屨往來逍遙容與老稚扶携笑樂皆曰西峯翁真鄉先生矣邑令學宮飲射先生為賓及詢以政事輒辭曰昏聩無所知也

深州知州蕭伯辰傳

蕭伯辰江西清江人永樂初知深州循良愷悌清慎廉介十年七月當涼雨兼旬漳河漲溢滹沱壅塞失其疏導龍濟洶湧衝擊城垣居人駭散伯辰度城郭卑洿將罹於患徙民之者稚暨官府之圖籍公私之儲備置高原田舍具舟編筏以待之水至身先士卒攬薪負木運土石以拒之力弗支迺率眾避去其廨亭廬舍千楹萬榻傾圮漂蕩無復完存而人失居業聽政無所戊戌即嘗避水之地去城三十里曰吳庄者芟蕪削翳相其爽塏得以綿蕞從事已乃奉城隍廟之主寓土祠中祭告以故請於朝遂定厥居造井屋立廛市地因民之久弗理者材取水殺而僅存者隸輒力卒之在官者閱歷三載而後學官費舍釋奠講肄有所壇壝祠宇燎瘞祈報有常倉困帑藏財賦廩廩有容賓使有館檄傳有郵於是州之人去甲如而作爽塏者伯辰之惠也後陞南京刑部郎中民至今稱之

獻縣知縣向朴傳

向朴字遵博浙江慈谿人宋丞相文簡公敏中之子四世孫父壽宗慈湖之學學者稱爲樂齋先生朴得其傳行務實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才以朴應詔陞見高皇問居家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也因詢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即日授獻縣令單車就道妻子不入官舍時兵燹之餘爲之闢荆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師起獻當兵衝無城廓朴集民兵激以義勇與北將談淵迎戰衆寡不敵被擒不屈懷印受刑獻民哀之相與拾遺骸瘞道左副都御史陳瑛請究治死事諸臣有楊姓者父子三人懼發掘夜負骨潛葬邑北十里永樂初中書舍人王尹實北上詢得葬所宿郵舍夢朴服血污葛衣譚其往事即秉燭爲文乘星月往哭之洧川令韓彥起復匿其二子於任顧道輯其遺事書于寶峯庵佛座後三人者皆義士也二子道淳道徵道淳被徵竟稱痼疾不起有攀栢悲號之風嘉靖間祀鄉賢祠隆慶五年祀獻縣名宦祠萬曆初年奉恩詔撫按建表忠祠于本縣北城門外

三河縣知縣甄公鐸傳

李濂

甄公鐸字文振祥符人也性剛方雅尚志操少游邑校故少保巡撫侍郎于公謙器重之正統丁卯以業成貢禮部辛業太學景泰丙子授保定府定興縣知縣定興密邇京輦號難治公下專剪鋤頑兇撫慰良弱節縮浮費不逾年政令大行無敢梗撓者定興邑小路衝先是走過馬匹及樞杠什物堆塚槩縣民力疲敝農畝日荒而邇運不前公立法編定牌甲班次分番走遞合用樞杠弗泛給由是民力寬舒農種不廢邑中有一二黠豪昧結京要官為親識素與邑長抗禮相往來通餽遺邑長皆折節下之公峻拒裁抑之有犯則繩以法不少假辭色黠豪怒大肆詆排煽構成獄公不受誣令于悅之京奏辯定與民無男婦長少及籍戎京衛者殆千人咸伏闕聲公冤乃准行勘使者密受風旨以威嚴臨公設炮烙於庭欲公誣服公神色自若不為之動使者隱几假寐恍惚見公服幘頭者厲聲曰甄知縣好官汝宜存公道使者寤大驚乃虛心鞠審事遂白詔調它邑定興民又騰章上請乞留故令鐸仍治定興從之而代者已至適公聞父喪守制還汴服闋補文安公分民上中下三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三十一

長山館

躬親察驗弗憑里胥言賦役均平罔有怨憾又教民植桑棗差其勤怠行賞罰今蒼鬱成林父老指示幼者曰此甄公桑也此甄公桑也其遺思在民如此秩滿改三河成化甲午公引年乞骸骨歸得請即戒行李不終日囊橐蕭然至無以代步民涕泣攀送不可留因相率各出徵贖市一馬擁公騎以歸公強從之曰吾抵汴即追還民或有未信者公既至汴即遣馬歸父老見馬至咸歎服以為近代未有也丁未七月公卒得年七十有八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三十一

長山館

論曰余曩入楚聞嘉魚李公承勛云國家取士以科貢兩途而往時貢之得人為尤盛何也蓋科專取文辭而貢猶寓成周鄉舉里選之遺意是故有敦本務實之學而不工於應試之文此治世之所需而科之所不敢取也貢則收之故有常貢有特貢常貢以待中材而特貢以待異品則天下無遺材矣近世重科而輕貢膺貢者窘於遲暮往往以前途短狹自阻子女家計又從而驅迫之鮮有弗改其素者乃若服介踐方之死靡變雖摧挫百至而卒不少回如吾邑甄三河者亦由貢出身也姑述其返馬於邑一事時壽春苗之後僅見若人耳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屬首

今觀苞苴竭澤作枯鮑弗飽厥饗部使者不以爲異
顧嘉其能而惡薦之此民生所以日益困也臯陶曰
在知人在安民古哉斯言帝王經世之大法其在是
哉其在是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十一

臨城縣知縣章公忱傳

章忱浙江會稽人成化十五年以進士授臨城知縣
至則悉心咨訪凡民所欲惡事以次建罷動以愛意
休息化導勸勵爲務歲壬辰大饑民多流竄忱爲招
徠撫綏給其種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
旁邑流民願就編籍者亦數十戶畝券稅牒有久不
別白者悉爲條格以清其欺隱漁弁之弊城北泥河
出源泉流甚博民據岡利會庚子夏旱忱率衆築堤
引水灌苗又教民桔槔以濟高阜邑自是有水利鄉
鄙舊無醫藥輒事禱禳坐以待斃因痢疫代作爲檢
方書修藥餌施之且諭以醫禱緩急所全活者不可
勝計修學宮具祭器及諸壇壝館舍百廢一新旣又
買隙地創置社學陰陽醫學郵傳養濟院各一所皆
不勞而舉公暇則引諸士爲之親課其業且諄諄以
孝弟忠信之道告之士悉知自勵每歲春令民會男
女節其婚嫁之儀不得論財貨民是以鮮怨曠淫邪
之病或以訟至庭忱爲明示其曲直告以講信修睦
之義民多自慚惕引退嘗有坐人命誣伏者卷案已
成審知其寃力爲辨之乃得反異郡帥以非公事役
邑民忱堅不奉令郡帥甚銜之亦終不能害久之陞

太僕寺寺丞士民爲之立去思碑有左春坊謝遷撰

記

後錄

卷之八十一

三五

安平縣知縣王公翊傳

王翊河南許州人正德三年知安平先是民多爭訟
邑弗能析輒愬之府故府檄勾稽無虛日翊隨事剖
析迎刃而解曲中其情民自以爲不冤府由是無愬
者而聽案書寂雖隣邑求直當道亦往往乞下翊其
明斷類如此視學政久弛風化漸漓迺圖修舉自堂
號齋舍廟廡門垣次第加繕自教事常規外別爲私
程以課進修政暇親爲解經日移弗倦而勸賞有格
供億有常士始知學邑有社學久爲人占翊復之擇
可爲師者俾居以訓蒙士每里仍立一區羣弟子而
廉徵錄 卷之八十一 三六
教之朔望考閱以勵勤志河間真定神武三衛屯則
在安平軍士相洽不奉約束翊以爲旣居吾土不從
吾教可乎脫有他變貴將誰歸因立屯老編總小甲
以聯屬之中嚴其令俾不得肆有頑梗者卽繩以法
卒未羣盜起畿甸攻城屠邑所至淫掠翊築堤挑塹
高城深池曲爲捍禦賊屢窺城以身督民兵奮死守
之卒保其城及擢德州守北行民遮道攀留悲隨如
失枯立去思碑

康強勝知縣贈太僕寺少卿段多傳

澤州志

段多錦衣衛籍進士博涉強記議論英發初授河南府推官陞給事中改御史左遷康強縣知縣正德間流賊猖獗康強當真定河南之衝土廣而夷城舊且犯多憂之乃規畫為必守計築城濬池修葺樓櫓選丁壯除戎器設邏卒措置甫定賊陷薊州涉河薄城下多親援桴鼓督衆矢忠人人自奮矢石俱下一日間賊凡三進三却為多衆所殺者二百餘人首領一人賊怒攻圍益急裨將宋振帥軍數千營縣東十里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曼山館

身求援不進閱三日城陷多身中數矢一鎗噴目以賊不屈而死事聞贈太僕寺卿廕其子崇文為錦衣衛百戶命有司立祠以祀

廣平府雞澤縣知縣唐公音墓志銘

洪朝選

嘉靖壬子冬十二月甲戌克菴唐君卒於京師其孤一磨奉君之喪陸走三千八百里歸於宜興是時四方僅於旱澇鄒滕盜晝剽徐淮水溢河道埋塞一磨旦夜犯風雪崎嶇擻奪寇盜之中辛勤備至君子以為孝君之卒也殯於館棺衾之外囊無餘貲一磨黽勉有無竭力管治還君數百里之外不借助治所一金之賄蓋君為吏非義一毫不以自點雖無遺命而一磨曰不欲以此貽先子身後之玷嗚呼何其廉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三十二

曼山館

始君在縣以冒暑得疾及一磨以省覲至則疾且愈矣因勸君暫息縣事稍休養君不從病革一磨問以家事不答先卒之夕沐浴就寢臨終言語不亂可謂達於死生之際已君少得疾幾不起父學正公令其廢儒業醫君雖游於醫肆中日取四書誦讀之連晝夜不輟荆川先生於君為從叔自習舉子業同筆硯又同舉於鄉最相善也君怡怡樂而先生嚴毅莊鯁然其剛果自立不詭隨於俗而相砥礪以古人之學兩人之操行本同故叔姪間自為知己終其身雖所自立或少異而心事未嘗有間也鄉先生毛古菴

應當道之聘為諸庠士講學於道南書院其學一
程朱絕不為高奇超脫之論然實世俗所不道故聞
而信者亦少君初不與負牆之列獨心慕之一日諸
生散去乃造其門而執弟子禮焉古菴教人實踐不
以講說為事而君飭躬勵行華不足而實有餘古菴
最心許之莊渠魏先生講學於蘇州時君當會試北
上乃辭不赴之吳門從先生遊先生之學淵然自深
每示大易潛龍勿用之義教人培養其性根君執經
請正先生隨所問點化之大意以為學同當求吾天
然之知不專以聞見為知也君信向專而用功確故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三十九 蜀山館

羈事之當世名公習君之賢一見自以為得益友
於議論學術有所不同則不規規以阿從為事也屢
會試春官不第乃就選為雞澤知縣雞澤固瘠邑又
比歲旱歉庚戌之秋虜犯京畿近邊方者率當儉備
差科之擾君為之均節裁省視民力所急與民財所
窘必百計思以紓之而才贍力勁展采錯事務在必
行其志毀譽得失則姑置之嘗言於府公曰上司各
行所見未嘗親親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為事所賴以
調停其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而有司不
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時朝令議買馬縣則若
千足民不願鬻於官官必威取之君曰吾不忍殉一
官以重困吾民也上司督之急君請罷職民間爭願
出馬半日而馬畢具肥好更為諸邑冠君蒞任一歲
而乞休者三一為市馬一為牌坊其一則論范頂罪
情也初巡鹽御史欲為邑宦劉御史暨牌坊君以民
窮財訕姑紆其事巡鹽御史檄縣逮主吏杖之君遂
以病乞歸太府慰諭之數四君沈思良久乃曰劉御
史善與之亦頗相信為牌坊而逐一知縣彼亦有所
不利焉因寓書於劉而併以憲詞病狀示之事不果
行范頂者邑之巨猾也以饕淫險蕩橫行閭里聞人

愚苦之至是午夜操鐵簡馳入陳國卿家因推國卿而汚其少妻比閭羣起縛之君處之如律頂度死獄中已而推府疑爲衆人所謀卻其獄擬以和姦翻案君具揭帖論其事且請罷斥曰念早職性剛忤物終非適治之才昧律淫刑何堪民牧之寄伏乞憐准放回原籍君切於愛民而以身任事皆此類也縣有小寨浮圖二堡上司爲防秋計令民修堡入守以防虜騎之侵軼他邑奉命至有以數十里外之民冒盛夏舍農業而操畚鍤者計道里往來之間已不知日費幾何矣况虜騎果至亦決非堡所能禦也君所治浮

獄錄

卷之八十一

四十一

圖堡又奸究築點之淵藪修之未必足禦侮而一旦有變則彼得負之以爲固利不一而害百乃陽示奉行陰緩其期徐以其情告同府劉事獲寢巡鹽御史感商言配鹽斤銀於縣歲溢額若干清軍御史覈絕軍產僉民頂軍以實伍君皆以爲不可君於上司之言有從有不從皆視民利病苦樂未嘗以文法之緩急上官之意指爲趨舍故往往以此得罪然其意爲民無所矯飾色雖正而不抗辭雖厲而不激因以見信者亦多有之其尤難者呂公祠建醮凡有職於其方者自巡撫而下麀集君獨稱病不往時惟同府劉

與君意合君在縣孜孜民事而尤盡心於訟獄徵斂民有訟者貯一空匣中吏初不知爲某事也訟者至乃發狀決遣之不旬日而事畢以此獄無留人邑無廢事其所決遣自杖徒以上當治罪者治之小事擬招成案而已不深究也邑中當審差君親集應徭者於庭據其籍而訊其業苟籍與業不相應則以所收者與所開者互相檢察必核實而後已士夫自應免外必括其餘業以起役有一士人占田四頃計官已免三頃則以其餘一項署一子之役其人巧免不已君諭之曰使某容有弊富具里於撫若按我冊籍已

獄錄

卷之八十一

四十二

定不可易也且小民凋弊已久吾所以推析於方寸者亦欲稍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耳故差籍一下百姓受冊者比每年減澶半上自數十項之費下至一丁一畝之產吏胥出入之弊一朝盡洗差之輕重與產之高下相應毫釐損益悉得其當一邑無不頌其平君諱音字希古別號克菴卒年五十有五子一舉舉進士仕南吏部有文學名

武清縣知縣姜涉傳

姜涉字宗源中都蒙城人也幼嚴重端方不苟嘗笑
家世貧早孤事母侯備色養侯嘗遘疾幾不起乃以
身禱於神明願損己年益母壽侯疾幸愈鄉人推其
孝校徒里中不獨尚文藝每每以行誼相淬礪嘉靖
壬子以歲貢試於廷是歲秋領南畿鄉薦累上春官
不第授真定曲陽知縣廉愛有異政薄賦輕徭上下
胥悅嘗奉真保等處軍門令賞沿邊官軍給資最公
毫無染指歸且條陳邊事十策以獻軍門嘉獎允行
兵衆胥悅因置木主以奉丙寅之秋北虜馳至隣邑
賦徵錄 卷之八十二 四三 受山館
多陷者獨練習甲兵自持劔期與民同生死虜知戒
嚴從他道往城得保無虞尋以才堪理劇調治武清
縣武清密邇京師其邑多勳戚閹官家一一繩之以
法羣豪斂跡有巨盜陳著奉 旨名捕獲之下武清
獄賊黨嘯聚欲劫之日中犇突而至抵公署前賊忽
自悔曰此事無難可惜累及廉官耳吾黨何忍遂策
馬而去其苦節惠政即寇盜亦感之如此第性甚耿
介常忤權貴人因事多掣肘自恨不能大展布於時
遂棄官還時行李蕭然圖籍數卷而已兩縣士民
懷其惠澤俱尸祝之歸田後敝廬如斗大鹵田數十

意然而以詩酒自娛人未嘗見其有蹙眉時也年七
十卒於家遠近聞之無不痛悼所著詩文有槐庭遺
稿子思諒燕之笥詳具本縣志中

武清縣志 卷之八十二 四三 受山館

永清縣攝縣事典史周縉傳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初授永清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俄而靖難兵起一時守令多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縉極力爲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爭先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以禮葬畢卽出糾義旅勸王戰艦戎器略具則聞南師燿而天命去矣縉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卽其家捕獲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選辟跡田園年八十而終吳

文定寬爲縉傳有日以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是

時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八當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寘法典俱逮戍縉其

一也寧等不可攷矣

訓導趙先生甫墓表

薛瑄

故大名府滑縣儒學訓導趙先生正統八年三月以疾卒於家先生諱鼎字玉鉉世爲平陽蒲州人祖諱伯通考諱良皆以淳質行義稱於鄉比兩世隱德弗耀先生生有美質少疾端凝不嬉動止異凡兒良視諸子中惟先生可教遂遣受業郡博比長習程朱氏易中洪武二十八年鄉舉入太學益從老師儒及四方之英俊以廣其學識端其趨向適天下教職多缺員所司上請合太學六館士考其業精行修者以補其缺時先生在選列授鳳翔府汧陽縣儒學訓導廉俗獷悍諸生事派矢網罟漁獵以荒其常業先生至卽督絕嚴條約以身先之數年諸生遵禮教篤詩書山村日進而仕於時者累累焉官滿調順天府三河縣儒學訓導致人如在汧陽時因無恙九年丁內外艱起復調今任先生年益高學益進行益修士子類其造就者益衆正統元年以年逾七十致仕歸僻居鄉里踈遠紛囂安靜自願雖不出戶庭而蒲之人士皆推爲先進成德加敬畏焉及卒年八十有一皆曰善人逝矣吾其何如奔走賻祭於其門者相屬於乎先生爲子而能肖其親爲師而能淑諸人爲父而能

其後少而學壯而仕老而休全歸壽考其可謂卓
乎有立克保終始者矣夫有善於當時者宜表見於
世予故剛取其家世行已歷官之槩表諸墓隧俾
其表得有所覽觀焉

獻教錄

卷之八十一

中

棗強縣學訓導劉公昂傳

李濂

劉公昂字孟頴別號蘭谷曾大父醇周藩長史大父
仲謙處士父偉卿進士并研訓導世有文學令名長
史公以儒士起家自南陽遷汴遂爲汴人公天性狷
介與衆寡諧積學勤苦無間寒暑家故貧至公益甚
閉門讀書處之怡如也成化間都御史江浦張公瑄
巡撫河南聞公名聘爲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
教辭不往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聞而重之乃覬魯
齋遺書爲力行之助復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公
以身爲教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者
多爲名士累試場屋弗利年四十有司以業成貢禮
部拜內丘縣學訓導教士不倦三載羅內艱還汴服
闋改授棗強縣學訓導啓迪勤勵如在內丘時郡太
守知其賢委攝邑符公政令清簡百姓安之日讀書
堂上事鮮不辦弘治庚戌九載秩滿考績京師乃上
崇守令以安民崇儒重道二疏爲當道所沮公歸旅
舍擊缶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
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遂乞致仕歸築室
於沐城之大寧坊扁曰書香窩日吟哦其中賓客非
其八不見盡俸金買田百餘畝命子耕讀種藝則往

視之習靜簡出歲惟二赴鄉飲而已所著有四書釋
議詩經直解蘭谷詩文抄椿庭遺思錄書香窩裏吟
若干卷藏於家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汴人咸尊仰
之稱蘭谷先生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二終

史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三目錄

引除

三

四

五

六

南直隸
知府

李習

陳瑾

魏觀

王觀

姚善

陳彥回

黃愈范

徐安

况鍾

趙豫

郭濟

周濟

孟珙

沈性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目錄

涂觀

張芹

張文

陳實

林鍾

曾仲魁

吳一儒

范楨

同知

許榮

石允常

陳諤

李錦

梁景行

推官

吳時來

知州

寧直

顏木

州同知

盧熙

州判官

王相

姚旭

知縣

伍洪

汪致道

周德成

顏伯璋

鄭恕

嚴祿

縣教錄
卷之八十五目錄

劉諒

二

俞益

鄭琦

周盛

王卿

王鈇

錢錚

林一陽

王儼

縣丞

劉亨

劉幹

主簿

唐子清

申錫

典史

黃謙

周鑄

教授

賀鈞

教諭

楊訓

祝金

秦約

胡璉

訓導

王行

韓忠

縣教錄
卷之八十五目錄

三

梓行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三

南直隸

知府

太平府知府李習傳

郡志

李習字伯羽習自幼老成莊重治尚書肄經義程文積有年始効通諸經攻性理之學往往涉于闕博求者日眾負經濟之才以南人見擯斥然亦志趣隱遁不自炫鬻延祐初遊京師館元明善尚書家代為述作甚多明善眎為上客四年領京師鄉薦試題渾天儀賦一時士人不能措筆習能記其詳悉鋪叙爛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一

明年下第授書院山長七年弟翼中浙江鄉試河內薛超吾時出守太平名其所居之坊曰雙桂以美之間僑居廣陵與張仲舉高季淵李五峰旦暮數往來相歡稽經誦史之暇即相與唱和歲乙未天兵克采石習同陶安奉迎駐蹕太平遂擢為本府知府廉能公謹精于治體均平徭役民受其惠吏不敢欺以疾卒于官年八十餘習有鄉曲之譽別號雲觀與翼齊名隱歛震江左目之為二李吳萊謂伯羽之文簡密嚴奧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綉麗五采爛然劉璠謂伯羽之尊嚴如雪峰千仞嶄然特峙人莫敢褻仲

羽之溫粹如藍田美璞光輝外著天下共寶之其學行為時彥所賞如此及門授業者百餘人若進士篤誠貢士陶安其尤著者也習詩冲淡典則思致幽深誦之使人有倉卒不能窮盡之趣文章如萊所評歷于峩溪吟詠歌行有峩漁小棹樵于湯沙稽考制度有沙樵禱鈔家人用之糊飾蠶器惟橄欖集五卷行于世橄欖者產于南而北方不食野人食之始惡其澁而終樂其甘名集之義如此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一

寧國府知府陳公權傳

陳寧國字同故廬縣人幼孤事母孝諸元綱
既絕棄書學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場樹木人莫
測其意數年樹成列於乃大起遂募義勇屯其中一
鄉賴以保障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致公與俱
至九江公知陳氏無恙為去之 太祖在武昌公因
羅德仁謁見陳定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
省左右司員外郎累遷大都督經歷贊軍事從大將
軍徐達北征既克泰州雷公督城旬日城成除寧國
知府公為人疑峻清介然治務寬厚與教化是時習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亂人久不識俎豆公首修先聖廟建學立師推擇秀
民教之問民所疾苦禁兼并覈欺隱所創戶帖命布
之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加築堤防伐石作水
門以時畜洩自是始不慮洪決諸邑率虛籍民租官
廩懸磬人有發其事公颺言當以某時行視邑廩俾
得豫為計及期公帑皆盈若未嘗虛籍者有劫麥舟
坐死者四十八人公覆按曰此愚民因舟漂抵所延
引取之非有謀心安得盡論死乃當先取一人徐得
從減既得代民不忍去公代者山東鞠騰霄素負才
目無前人反觀公成政不覺歎曰國人今猶稱之

蘇州府知府魏觀傳

廖道南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隱德弗耀觀讀書滿
山中勤苦弗輟惟喜吟詠觸物感興陶寫自如乃
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口忠肅公讀其詩歎賞薦於
朝辭弗就江漢既平觀徵與書因劇基金奉宋濂
諸儒同謁 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
監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
為起居注一日同待制王禕侍 上問曰漢高祖唐
太宗就優觀曰太宗雖才兼文武於善未免矯揉高
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高祖為優 上曰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二

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然其子為
羨疾怨豐之叛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為湯沐邑度亦
未弘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各為已
用大業已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太宗為優也洪武初
建大本堂命觀侍 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
觀有詩記之詩曰翠葆威蕤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
時都堂啓事豹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遶珠簾升
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
上玉輝二年十月甲戌天降管露于乾清宮禁林
上問災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則甘露降

陛下誕寬民賦象庶歡豫底王枝寧神應之臻職此
故也十一月冬煖如春 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未
廉遊觀內苑燕紫閣 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
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冰冬晴煖動逾旬內苑遊
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
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切紫闕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
間無地不陽春 上覽之大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
賜之制曰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厥
職重矣爾觀學行方正事朕有年屢持憲節振揚風
紀及領鹽運勞績茂彰垣居翰院日記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三

間屢進論尤簡朕心茲用長于太
川命觀改定太廟祝文稱孝于皇帝
禮稱長子某著為人是月陟侍講
編集大明志成以觀為嘉議大夫國子
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觀與博士孫吾與修撰土俱為
讀卷官乃得吳百宗等一百二十人時開科之始得
人最盛而宗卒為名臣人以此多觀之識九月坐
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乃謫觀知能南縣廉知安遠
縣行未至任即召還以為禮部主事 上賜燕奉天
門喜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

賦一詩五年三月 上念姑蘇為京輔重地經張上
誠之亂荼毒固大乃寧宇廷臣咸薦觀有治才乃出知
蘇州府既蒞事悉心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
老恤民大建學舍乃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
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頴之定儀節高啓
王彝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
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
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
堵時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
風教勃興封部皞然課績為天下最 上嘉之陟四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三

川行省叅知政事蘇公老上疏願畱仍命觀還郡七
年觀以舊治為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
以壯士觀以資民利御史張度証其典既滅之恭遂
高啓等俱獲罪 上憫之命所在致祭 皇太子
諸王哀賻有加乃歸瘞了浦圻燧嵩山

蘇州府知府王公觀傳

李濂

王公觀字尚賓祥符人也賦性耿介儀度英偉
辯長於應對國初鄉試中式入太學同學識見朋儕
咸遜服洪武十九年簡授蘇州府知府公為政嚴整
多所興建發奸擿伏民憚之如神明有賜吏錢英累
構陷長吏莫敢誰何公廉得之以計縛至庭立推殺
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于朝 皇祖
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齋勅褒之且勞以酒歲大侵民
逋無所出部使者督之甚急公乃延諸富室集郡衙
飲食之使各量出貲以代貧困者之逋眾驩然如指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蘇州府學稱名宦云

論曰往余有四明之役舟泊姑蘇接見蘇之一二者
倭知余為祥符人咸詢問故守王公子孫門第余告
以湮沒無聞久矣然一二耆倭又歷道姑蘇賢守王
公之前有李亨魏觀後有姚善况鍾皆有惠政及民
稱姑蘇五太守迄今郡人思之不棄竝祀學官百世
不可廢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五太守之謂
耶

蘇州府知府姚善傳

忠節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初姓李志行淳實學識高
遠為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
淳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
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太祖以吳承
元俗僭靡違式繩以重法器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
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弛張寬宥各協時宜數
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稍因
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為列郡最隱者王賓獨
居陋巷善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問為誰對曰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邀
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
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有錢芹自
守其高善初願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
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于貞
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
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喜
許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
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
月朔會于學官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坐延賓經義

片口此士于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益致然
 問之片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賊
 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南徇善于是
 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片
 為行軍司馬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
 行旋還京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於外善言
 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
 用今事已復須急須名之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過
 於黃大卿者乃名還二人未及至而金川門失守矣
 是時善奉詔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于澄走蘇約善共航海
 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名
 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為麾
 下許于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
 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發成
 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習匠正德中
 巡撫秦金祀之鄉賢祠

徽州府知府陳公彥回傳 忠節錄
 陳彥回字士淵龜塘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再除
 歸安縣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諫成鎮南弟彥因遼
 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送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
 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願貧不
 能歸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積良罷依南克縣丞于
 和中未幾閩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為保寧府
 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
 三月 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彥回文學
 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徵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十
 文元年春以循良授上賞是冬郭氏卒承重徵父老
 走京乞畱會彥回衰經赴闕疏乞歸里以父老言復
 畱徵除彥回成籍彥回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蒞郡
 再疏又許葬郭徵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視事時
 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為太守山靖難兵至江上彥
 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即位時械至京師死之籍其
 家

徽州府知府黃希范傳

忠節錄

黃希范不知何許人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時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捕不屈死籍其家

卷之八十三

十一

鳳陽府知府徐安傳

徐安浙江鄞縣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知山東濟南府後調鳳陽建文壬午北師日急文皇自揚州趨南京微服間道從靈璧出鳳陽安謀知之拆浮橋絕舟楫以守文皇獲一漁舟以濟即位後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應詔復任數載諸戚里恣安庇細民奪莊業文皇始怒曰朕昔猶為所困况若曹乎逮至謫戍雲南以終

卷之八十三

十二

蘇州府知府况鍾傳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震薦其
授禮部主事進郎中蘇郡由永樂以來長吏治狀
著 朝廷屢遣吏督責無效宣德初以雄州十郡缺
守慎擇良牧尚書胡忠安公等遂舉鍾曲蘇郡復請
賜勅以便行事乘傳赴郡鍾固已洞灼郡弊蒞任吏
胥抱案牘請署以嘗鍾鍾默然若無能為者既三日
吏復請署鍾曰若謂吾真不事事耶歷舉三日牒無
一遺互摘其間某為故出入若失出入隱竄顛倒立
取一二輩即庭下撲殺之僚屬震慄鍾因并舉僚屬
貪虐懦者立黜之撻逐胥屬主文積蠹置通關勒令
簿以防詐偽衛卒久暴橫痛加繩禁郡體始尊嚴勢
家侈恣不法鄉里武斷咸取杖殺之而扶患單弱置
善惡二簿察民善惡者籍其名既施行則著列以示
勸懲婚喪不時者名論反覆而峻其校督刑罰民畏
而感無不從令鍾既達而果又素忠直簡在 上心
故凡所論列悉賜施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
特重鍾擬奏求減焚香自祝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
卒得所請凡奏減省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
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過年包荒之糧至十

蘇州府知府况鍾傳 卷之八十三 十三

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滄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
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船
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詔買
潤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
請濬淪水道淤塞辯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
招復逃囚三萬六千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
民到于今受其賜尤重於事神社稷山川龍母泰伯
伍員范仲淹諸祠宇皆拓而新之享獻誠懇雨暘祈
禱輒響應興崇學校敬養才哲薦拔孤寒有起家為
近侍者剛敏敢為不憚權要度量廓如 朝廷累有
褒勞述職陞辭 上為錫宴賜詩恩寵甚至而以蘇
人仰藉倚為父母不遷其官鍾亦無倦意久之丁內
艱去任民上請乞還鍾治復除仍舊任正統五年九
載滿去閩郡之民上章乞畱往叩闕者八萬餘人遂
再遣還任歡然若赤子之得慈母也七年無疾卒于
位民益哀之

吳中故語

况公鍾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
僚母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於
公以答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為儀制主事 仁宗

蘇州府知府况鍾傳 卷之八十三 十四

賓天 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 駕衆皆
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
馬馳七晝夜至南京 駕發公紗帽直領鞞鞋步
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 宣宗憐之勅令就騎
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 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
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
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
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
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
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官尤橫至縛同知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十五

臥於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爲常矣會
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
請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
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閹于驛拜下不答斂
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坐與之抗論
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
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
主簿吳清况問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
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
設食而止於公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懼內官

之患也况况公爲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
死者其後某巡按在蘇况况適過交衛中拱手而過不
下轎經去人乃銜之競以爲誣故久抑邊不遷至九
年復留爲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
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皆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
不小也然其初非呂尚書之薦 宣廟之知楊文貞
之助則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間使不滿而他徙則其
政未必告成若此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十六

松江府知府安肅趙公豫傳 顧清

趙豫字定素保定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丁亥授泌陽縣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陞員外郎丁內艱起復洪熙初陞郎中宣德庚戌奉勅知松江府時戍兵騎甚濠擇其甚者杖而配之邊眾遂帖服於是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困窮老羸至者咸得盡其情擇名家子謹良者為吏訓以禮法不戚而嚴下亦不忍欺寡嗜欲絕遊燕每誦范文正公憂後樂之言曰此吾輩所當法也以吳俗尚琴奕喜玩好見之未嘗一寓目輕徭役節冗費奏減吏員十五如此者

十餘事巡撫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

決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有及之者則曰此巡撫奉宣德意豫何力之有九重儒術待學官必以賓禮至要途顯人亦不為逢迎也滿考吏民數千人請雷增俸正三品復任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之刑獄大省請謁路絕每視事惟一吏侍旁數卒肅階下若僧寺然嘗入京教授廬陵孫鼎畫一鶴為一且曰公為政若大車行乎平陸巨艦汎乎安流信古之所謂長者而循吏也時以為知言正統十年吏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者者十一人豫在上列詔宴

於午門賜織金衣一襲縉紳榮之及致仕去青氏棨權不得行雷一靴以識遺愛教授王禮作去思文刻石崇德堂上今從祀先賢及配食文襄公祠公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眾為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鈎距致人而自為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鎮江府知府郭濟傳

朱睦㮮

郭濟字澤民河南太康人也性沉靜寡言爲兒童時
 父母宗族咸奇之年二十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不
 第拜定州司訓九年遭艱起復改開州兩郡知名之
 士多出其門永樂末 昭皇監國濟被薦拜左春坊
 左司諫官僚覩其威儀端雅皆稱得人是年秋七月
 昭皇嗣位以濟爲滕王紀善居數年多所匡正會
 交趾梗化濟自紀善改行人往使其國濟示以順逆
 之義而強梗者稍稍馴化及再使卒致酋長款貢
 上悅特加褒美正統初遷鎮江知府兩考俱以最書
 年七十餘卒于官

卷之八十三

十九

長山館

論曰王公子清在鄭郭公澤民在滕皆以諫諍論議
 斐然可述當是時諸王雖有恣心隱惡猶存畏懼而
 不敢肆也其後子清由長史入爲戶部侍郎澤民由
 紀善累遷鎮江知府自此法弗行則傅相者率老死
 王國不得齒於有司而銓衡遂多以耄昏者置之故
 利祿之謀熾而諫諍之風衰如此欲戾國弗奸於法
 難矣今誠欲恤宗保國當倣漢法擇京朝官之有行
 誼者則授之博通古今者則授之考其殿最均其勞
 逸出爲傅相入爲公卿庶不失 祖宗立法之本

安慶府知府洛陽周公濟行狀 李 賢

公諱濟字大亨世家洛陽曾大父諱文質大父諱誠
 之俱隱德不仕父諱禮禮以不羈之才遠涉江湖間
 公既冠永樂丁未春自入郡庠爲弟子員博學強記
 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
 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
 何而不往省乎即棄學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闕適遭
 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
 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甲午鄉薦赴
 太學學業大進尋歷事烏臺會蠶縣豪民毆人至死
 駭黃錄 卷之八十三 二十 長山館
 駭同行證一老人已問未決公訊其情有疑既二日
 乃得豪民狀遂出老人闔院異之聞於都堂自後獄
 有疑必委公無不得其情者適有中官陳姓 宣廟
 極寵之因有過大怒送院鞠之御史嚴繼先輩莫測
 上意咸避之公曰何以避爲立訊成獄都御史劉
 觀由此注意於公會御史缺員以公屬吏部補之公
 以目疾不就宣德戊辰夏遂除江西都司斷事初獄
 有輕重惟都指揮是決公曰此吾職也彼何與焉雖
 盛怒執愈堅既久服其公反加禮焉潘泉鉅公由是
 皆重之癸亥春以父喪去位居家不作佛事一從文

公家鄉人答之謝曰僕儒者流安敢從佛因歎曰昔程子之賢亦不能化况我輩乎服闋調湖廣都司正統改元秋用當道者薦拜監察御史立朝有蹇諤風士大夫爲之改觀二年冬鎮大同中官郭姓者以豪橫僭度聞於朝廷勅一御史往廉之先往者不得其情復以公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其違法狀朝廷嘉之明年春御史出巡宣府者以邊情劇不能處分遂自經欲遣能者咸曰非公不可公既至邊將爲之斂迹邊務一清四年夏以母喪還家躬修塋域見其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卽掩之因

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

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公之誠能感鬼神如此七年春服除復受命往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讎殺累年不解勢愈大朝廷勅公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公曰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吾不忍其肝腦塗地乃令人齎榜往允沉思之書囑字於榜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難見罔者誘會烏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原以誠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卽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

贖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朝廷嘉勞之十年秋復鳳陽逢歲歉民多窘於食公歎曰此地民饑甚輒開倉賑之然後聞於朝有司危之公曰以此得罪甘心焉若俟報何帝穿井以沃焦釜邪民賴全活者數十萬事竣會安慶以人民饑食流離聞且報無賢守之故於是大臣咸推公十一年夏出守安慶至之明日召閩郡父老問疾苦皆流涕曰此處三歲不熟矣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日公卽分命止其舟借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連章懇陳歲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朝廷俱從之首訪余忠宣公

祠已毀矣公歎曰余公昔鎮安慶保孤城於七年之久仗義死節有功於名教今乃無祠非缺典乎遂與

僚屬各捐俸立祠民之樂從者甚衆俗尚奢親沒不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乃出令示期違者罰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畱焉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聚衆強取富民粟富民以盜訟於公公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卽碎其狀曉於民公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服則集職行錄以驗爲政之得失櫛垢爬癢務蘇其困民賴之如父母焉工部尚書周公忱巡撫畿那

獨慮安慶歲必較至親為綜理自公下車之後日言無安慶之憂矣在任三年以疾卒六縣之民為之罷市巷哭若親喪願扶柩至洛陽者數十人視古之循吏亦何愧焉公為人謙恭不立崖岸外和內剛事上接下交友無不得其歡心風流韻藉善記子籍凡事必究其出處雖隱僻事亦構到喜清談遇知己對酒連且不寐友人論文忽聞公語即寤復為聞之識量過人能其智真所謂豪傑之士也生於洪武丙寅卒於正統己巳壽六十有四

廬州府志

卷之八十三

二十三

廬州府知府孟公玘墓志銘

林俊

國家武戡文治蕃育休息垂百年理極亂始於是乎有土木之難孟主事玘首受刃矢貫其臂墮叢屍中瀕歿死不為公起正統己未進士歷戶禮主事有風力名戊辰鄧茂七寇沙尤蹂閩之上下屠戮如刈草管我師失利勢益張公陳攻守至計集三省之兵屯潮陽屯江山大兵出鉛山蹴延平諸路並應筭魚且免誰則逃之朝參用其議命將出師己巳六月神機之兵扼順昌俘茂七以獻沙寇平上杭銀冶疲人彙盜歲輸率不啻歲費公言當塞竟塞易儲之議章郎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二十四

中綸鍾御史同爭尤力同杖死綸死復蘇幽之獄公繼有言自分茅焦之滿人數而禍偶無奇隱悟固然耶 英皇帝南內三年羣臣無得一朝謁公因早極言忤旨知萊州又知廬州治本古意宣化流而郡幾無事平生述作為廬山房類稿其什一存者字廷振號靜齋孟出臨淮徙鉛山祖德浙東金牌元帥歸附我 太祖立戰功既守閩城之太平坊家焉父文叔封戶部主事公生永樂壬辰正月十有八日卒成化丁亥九月二日

寧國府知府沈君性墓表

彭時

君諱性字士彝一字克循號砥軒姓沈氏世為會稽人自幼穎敏過人七歲知讀書十二能詩文嘗夜讀戲作逐睡魔文觀者驚焉十八遊邑庠博究諸經子史中正統辛酉浙江鄉試乙丑會試不利卒業太學時李文毅公時勉為祭酒廉正少許可一日見君詩喜曰舉人能詩僅見此耳即進之與語獎勵期待甚至自是造詣益深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雲南道監察御史蒞職明敏舉劾無所避嘗出巡邊關閱戍卒飭守備下人惕威而畏法代還見畿內多降胡即疏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二十五

言此屬不諳耕種惟仰給於官類多貧窮濫逸往者達賊入境有乘機剽掠或叛去者蓋夷狄豺狼也豺狼非可馴之物夷狄豈服義之人西晉之事益可監也今貴州苗蠻未靖宜遣隨征事平就畱居彼既可弭前日叛去之患又可免後日意外之虞兵部是其言會報苗平不果行識者惜之一考最賜勅推封如制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首陳六事一日保天命二日固人心三日停末務四日減冗官五日擇守令六日汰僧道言皆切實多見采納已而方岳郡守員缺命公卿會舉賢能任之而君得寧國焉 陛辭既復

名入便殿論勉之君為政剗剔盡弊一以惠利為本隣境太平府歲倩宣城民夫五百乞取土為常俗不諳則募人代之破產者十九君即奏免之民應服役在官者止令出銀一兩供軍需聽其終歲事農畝已卯歲大侵輒發羨餘減價出糶以利民賴全活者甚眾修舉祭祀貴誠不貴物迎送客使以禮不以財遇訟立斷固圉無繫囚令行禁止民吏悅服尤加意興修學校勸課士子公暇即引諸生入後堂親為講授詩書刪潤經義諸生競勸一舉而中輒數人有訴日用不足者隨家貧富量撥田畝為供給費至今守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二十六

為定法其自為學勤勵不輟每夜張燈讀書至三鼓或疑其過君曰仕而優則學學所以為臨政之資也吾其可自逸哉在寧國八年政為畿內諸郡最巡撫都憲劉公孜察舉廉能行旌異之典君其首焉天官嘗兩薦君為藩臬長不果用蓋俟其報政將大用之也未九載以父憂去君性孝友事父母愛敬兼至與兄弟相友尤篤始聞父病即甚憂比聞計哀慟幾絕明日即上道歸治喪盡禮與力既襄事弟且卒君益哀悼竟以是得疾殆歎曰修短有數死何足惜第恨不得畢忠孝於君親耳言不及他而逝君為仰

史凜凜持風裁及爲郡乃更寬和至其自守則廉潔無私終始如一云平生講學持論脫落凡近詩章字畫皆有古意所著集若干卷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

寧國府知府徐先生觀墓志銘 楊廉

先生諱觀字恒孚別號芝軒姓徐氏其上世自宋以末居豐城邑郭豐城遷自新吳新吳今奉新也元季譜牒罹兵燹先生高祖以上逸其名系曾祖文德祖國并考水載封監察御史疎爽不羣嘗築草堂極力延師以教諸子長謙進士官至貴州按察使次訓四川綿竹訓導又次爲先生登王一夔榜進士屢任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考功文選郎中出知衢州府改寧國府詔進階中憲大夫 今上卽位進階亞中大夫先生在考功別白賢否人以爲明當考察南京庶僚力與本部侍郎章公給爭可否既連署以上章公復別疏請汰十餘人 憲廟命廷臣葉公盛覆覈之卒從先生以其所執爲是在衢州寧國政尚寬平見州縣吏以深刻生事取聲名者輒不謂然二郡雖未久任而田野細民無不安之感其惠至矣初官卽迎二親就養既而欲歸不可留朝夕動望雲之思未幾懇告歸省抵家甫閱月而御史公卒妣封太孺人高氏年九十餘病臥牀褥時爲之抱持坐起卒於衢州官舍人請先生諱官遊於父母皆得親嘗藥餌躬視以全以爲孝感憲使司訓並不壽敬奉嫂氏撫其

孤晚歲與季弟篤友愛先生立心坦易善於任真
面折人人不為忤至退而後言亦曰先生直人也明
農以來吟詩飲酒之懷陶然自適家人生產絕口不
問雖日不暇給而處之裕如至於族姻朋舊有婚喪
告急者助之惟恐後於諸經往往涉獵其精專在易
於史書上下三千年事記憶皆有首尾詩才文筆類
流麗洒落文從字順以為酬應之作不復存稿所著
惟六書音義正統世年表行于世春秋八十以正德
元年正月終於正寢子昇以戊戌進士歷官監察御
史廣東按察副使且以丁未進士歷官都給事中雲

政使景鄉進士

卷之八十三

二十九

郡守歎菴張公等去志三記 李 汛

正德丙子新淦張公以名御史守吾徽越三年已
卯夏六月江右寧遠變蜀臺使倉卒籌曰徽與饒隣
而徽州長吏江右人賊或得以挾之遂上疏調公杭
州或以告公公笑曰有是哉昔樂羊攻中山中山君
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盡杯卒拔中山夫羊且不
可挾而謂不為羊者可挾哉置之若罔聞即率壯士
數千人與衛使分營祁婺要隘誓以死守未幾賊使
聞者二人窺我虛實公命壯士捕斬之士氣益作民
恃以無恐尋獲一人弓馬頗異眾欲俘之為功公鞠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三十

之乃休寧人來自遠郡而弓馬即郡守所遺者移覈
果實獲免臺使聞公號令嚴明獎勞至再秋七月賊
就擒公罷兵還郡而調杭之命下矣于是父老數百
人詣行臺上狀留公曰某徽州長城也百姓倚之為
藩可一日離者願借雷馬臺使日命下無及矣公
遂行先是公下車俗有鬪者經旬不解是雖故習亦
法弛之過也公嚴律之此風遂息俗之會神賽戲實
為爭端公并禁之民懼神不悅卜之神報亦如公人
以公德通于神明矣郡堂及私邸舊有里胥應辦咸
取給焉公悉罷之止用其力而已門諫斗庫到役舊

有堂罰公亦罷之郡務繁劇公視政自晨至脯法
以上斷悉出止手而吏莫爲姦中婚姻繼立宅墓之
訟尤多乃議立規條以杜訟由而民不犯屬邑路引
各有所入惟歛入於郡堂以兩計之歲得一千有奇
例謂之堂食公曰常俸之外乃益以此耶因遍詢寺
之通田出其所謂堂食者贖之而歸於官以畝計約
一千二百五十邑各置倉儲其歲入以備饑饉民稱
爲廉惠倉唐太史氏以漢宋倉法莫能過也因大書
其額以掄揚之鹽商引錢歲視路引有差亦謂之堂
食公曰此邊儲所給也革之郡之力役過重
賦徵錄 卷之八十三
避公爲平之原僉民壯千六百餘人歲計備銀萬四
千六百餘兩公以爲蠹減其半當道稱善洪武間額
有庄田倍賦折役過者有司變之賦倍而役不折乃
相陳情于廷下憲臣至再達公至始復其舊困者如
出水火紫陽故山城西三里許舊爲道流所宮海港
嘗以其考章齋先生舊遊之地而扁其漳溪之居曰
紫陽學者因稱晦庵爲紫陽夫子然書院遷作不一
皆非故山公以名不稱情恐不足以慰先賢之靈乃
卽故山徹道宮而新之觀者咸噴噴歎賞曰新安士
子久藉茲山之重今日始歸之因榜其坊一曰崇正

一曰仰高而院之東西作求志懷德二堂以便諸生
講習月助薪米親沒不能葬者爲葬之靖難時郡守
陳彥回以起義被賊不屈而死公祠而表之郡射圃
垣類公闢而築之休寧儒學不治而路且偏公作而
正之次第舉行而民不知費公之政績類如此公名
堯字文林新淦詩書之族登壬戌進士居南臺謹論
有聲

卷之八十三

松江府知府贈太常寺少卿張公文明墓志銘

顧清

正德辛巳夏四月 上即位與天下更始文武羣臣
諫止巡遊降黜者皆名還於是張侯文明自電白典
史復山東道監察御史元年春造朝旬日以内閣政
本具疏請辯忠邪端治本未及奏語泄為時宰所嫉
會松江缺守吏部遂出補之都御史李公鐸抗疏言
文明忠謹當置之廟堂以作忠義之氣眾以為確論
章下銓曹不省公北人不習南水土又舟次蒸鬱涉
江而疽發肩背間至郡而劇祝事甫一日而病十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三十一

八日竟不起時正德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也初授
命時郡貳守王君以董運下獄而非其罪公多方調
護王君雖不幸而眾得末減民皆傳之祝事日見獄
具踰式者輒斥去之民謹然曰庶幾能撫我也卒之
日起索冠帶東向端坐而逝須臾大風澍雨飛屋拔
木江海皆漲溢民相視慘沮徬徨若喪其所親者嗚
呼異哉巡按御史馬君錄謂侯以忠直抱鬱而死不
獲大用宜贈官廕嗣以彰其節乃詔贈太常寺少卿
予嘗與公同朝而未相識然其在陝西發正論以忤
權臣下錦衣謫遠方益想其風聲而為之竊歎者數

矣既起廢辱吾邦隨以疾病懷蘊美德而竟不以
不知造物者之於侯意果何如也按公狀諱文明字
應奎姓張氏山西太原之陽曲人曾祖鶴祖惟謙父
輅贈監察御史母李氏贈孺人早卒公少鞠於繼母
聶孺人端正穎悟十三攻舉子業鄉老皆歎異之十
七補郡諸生凡七試鄉闈正德庚午始得薦辛未擢
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有體藩方贈遺無所受時
人稱之甲戌拜御史出按遼東斥奸豪植良善人畏
而悅之虜賊犯邊大官皆退縮侯力主進兵連戰大
捷斬首百數十級虜懼而遁去及奏上大官皆自以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三十四

為功取重賞公終無一言人以是多稱之丁丑按陝
西發中官廖鑾令橫事捕其黨二十四人寘于法明
年 先帝幸西邊上書切諫指斥權倖乞斬江彬有
諸司如紙糊泥塑之語時人以爲切直誦之明年遂
有電白之謫益公之臨事知爲國謀不避讐怨類如
此自傷不及事所生養孺人備盡孝敬待宗族有
恩仲兄文鎬素病公在官間遺不絕及赴召涕泗不
忍別命其置棺衾爲後備親督視之復留金爲費用
其厚於家人如此公爲御史時友人宦濟南饋公作
金公曰同憲某嘗未遇局不以此周之我有祿受之
是樂富也遂併以已俸共遺之其篤於故舊者又如此

常州府知府陳侯實墓志銘 邵 寶

嘉靖四年冬十有一月我郡守虛庵陳侯彙疾卒侯諱實字秀卿世為廣東瓊山人曾大父士聰大父蔭父昭以侯貴贈監察御史母黃氏封孺人侯童時重厚不好弄十七遊邑庠凝然如老成人屬文多切理致二十八舉弘治壬戌進士始通朝籍即以疾謁告歸尋遭監察公喪服闋未起逆瑾矯詔例勒除名若干年瑾敗起為南京江西道御史時內臣趙蘭以內旨採珠於合浦騷民黷貨侯劾罷之尋以母喪去服闋復除廣西道辛巳出按應天徵寧諸郡舉刺無所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三十五

也如吾心何是冬有年侯大慰悅浙東海道倭人入貢與民交貨羣鬪殺人都指揮以下驅焉而被害者一人傷者若干人寧國於朝相議守者不豫欲置重法 上遣都給事中劉君會巡按御史王君臨覈之二君以侯法家檢與其事侯言倭來以貢不以寇事出不虞安能豫之雖然官以備名亦不能無罪焉若加重法則過矣至於士卒於主將死不赴救自有常法亦不可加重二君上如侯議 上從之侯既歸常病土習之浮靡也欲以正學倡之謂宋龜山楊先生嘗與鄒道卿數君子講明程學於常留寓甚久親炙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三十六

事必有則其將至也前守王叅政誕敷言疾精密
恕每以古人自期非敢所及為吾常民賀近吾門人
故叅政諉之來自海南共備言疾平居孝友內外無
間言從弟容死遺孤二人哀而育之真稱猶子長為
成室有田數百畝歲久取給賓祭日用餘悉分諸宗
族土官某犯法以數千金丐疾言緩死疾峻拒之送
入周決誠懇聽其言論如飲醇酒無不量滿遇賤夫
無誰何聲雖燕昵不狎隱齒不褻至於臨財則斬斷
焉若將免之人亦不敢以非禮至者鄉人稱疾德三
擬請聖賢之徒善人君子不足論也今以三子之言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徵諸狀所稱尤信



安慶府知府 公諱鍾字太和姓 師比干之後先世
自莆田遷南雄再遷高安迨三水建縣遂 唐氏封大宜人公生于汀署幼穎而恪年十有五補
有隱德考高以明易齒胃仕汀郡照磨部郎中姓 弟子貞正德已卯舉于鄉嘉靖癸未登進士授西安
知縣以績最擢南刑部浙江司主事遷南戶部廣西 司員外郎又晉南刑部廣西司郎中適北陲有警太
宰疏公賢能可任乃轉戶部陝西司郎中專理三邊 大同軍餉尋奔太宜人喪服闋復補戶部雲南司郎
中戊戌四月出守安慶遇 聖母梓宮耐葬于鄂百 兩供億勞瘁成疾庚子九月二十有八日卒于官距
其生弘治已酉四月二十有七日享年五十有二公 之令西安也界于龍游民素囂訟鑿前政鮮終清操
特立濯柳好書之稅政殲除姜豪之姦究士振其德 民安其業考績北上郡人繪其生像北遷之日載道
遮留立感恩碑江山鄭于記之謂其寬而有立嚴而 不虐遇士以禮字民以仁而先持之以廉公明恕以
故獄訟平而徭役均租庸減而夫差省他如作粥活 饑停徵恤逋包直請託不行當道以他邑疑獄難讞

者委之往往得白數被旌異略無德色益實錄也其在南曹也為主事則動謹道揆不怵禍福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副戶郎則政尚正大監江浦諸谷凡納郡縣輸不為贏羨曰足斯已矣何必厲民及正郎署則以開敏精厲受知于大司寇間公淵獄有干涉權貴諸司或踟躕不能治者悉以屬公無所左右一斷以法由是賢聲丕顯而太宰亦且見知矣及理邊餉經畫有條裕芻糧節冗費儲香賴以有濟起復再至人猶繩其美焉其守安慶也郡當南北之衝百爾繁劇詢民利害期與吏始綜理大綱僚屬受事故自處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三十九

整暇而百廢咸植尤篤意人材旌孝節正文體皖城遠邇斐然向風當蒞治之餘建懷寧之學歲已亥六月 聖母祔郢綜理精密故梓官利往而民不告勞巡撫歐陽公鐸巡按邢公第上其最績有白金文綺之賜會巡江之卒特監司勢需索驛傳聚毆津吏關市騷動縛數人乃定御史臨郡以為慢已誣奏公厚賞祔郢大臣 上知其罔廢格不行人服其不阿益公素性敏聰篤行孝友事親以始終盡禮撫幼弟則人無聞言及膺官守身致大行樹之風聲必先旌汝在西女新趙清獻之祠在安慶表余志宣之墓其志所不見也當其衛用人皆期公大受永年而位終于中大夫年遽止于下壽差哉命矣夫

池州府知府曾公仲魁墓志銘 王慎中

嘉靖七年徵天下推官知縣在職效著而資及者曾公名在第二方是時治具恢張論議昌行有得人之譽公名冠其前居後者無敢鞅望不滿於時以順德知縣徵廷授為禮科給事中公是也公會姓名仲魁字斯達以嘉靖癸未進士願邑適歲饑路有殍齒其株貸之法開廩發粟勸分平糶煮粥和藥皆人所能為而所出有濟餓者飽羸者起則公所獨能人有不能及也邑並山海之險宿偷蟠結穴深藪密商旅晝梗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

民之畜聚不敢在野公蕩窟覆巢使民露積田間行者齋重物可以夜出其所為法在募精卒除戎器使謹候微而已他邑莫不相效為之而賊發必得卒伍之勇用以得賊而不以虐民則公所獨能他邑莫曉何道致然公又舒濶自信非扶數舞智為開闢張欵如世所謂能者亦其開坦真惻有以得人之力而盡人之情也民既安富乃為畫便興利使可垂久日縣令數更人各有才吾不敢保後人不能易要當與民為百年計耳其立社倉建社學所為歛散主鑰置籍與教之訓誦課業儀節具有條式今尚行於邑公於

為政如此其在言路務在存體開誠不慕子牙之行
嘗謂今既未能曲盡孚信以冀感悟則人者固未可
言而撻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責直聲吾甚恥焉惟隨
事盡力不為無補耳其監在京庫局東南百物之貢
角羽齒革錦綺繒纈粟米荈苧金漆蠶石充備尚方
服器食飲好玩頒賜出於三農嬪婦之所主治虞衡
林藪之所飭化皆竭人力之良而當主以內寺官府
乖隔民輦輸入官主者求賄無藝賄且半輸物公剔
刷蠹本茅拊拊折省民賄以萬計主者夜懷金千突
入謁祈少寬弛公正色曰吾以上聞者若死矣吾貸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一

若死監法終不可弛也其人慚踈躍馬去退則涕泣
私語曰曾給事貸吾死吾誠謬悖自今不洗手奉公
所為法非人也始民以役當輸官貢皆相恐以破產
則廣哀斂他戶以充賄名為汎費公監之所省既多
乃議今歲所省汎費既難以却還他戶役者免破產
足矣而使以賄餘為家則主者亦不能平也乃徵其
半入官而行下所司盡罷以後汎費其釐革弊事詳
整有要此公所謂隨事盡力者也方寺人懷金時若
遽以聞寺人必得罪其黨必且深怒交怨謀所以相
撓監法未必行而民未必得省也公能使已不汙人

免於罪而事克集則子者何所濟焉滿考拜禮科
左給事中奉詔賜往使靖江王府其王還朝遷嘉
興府知府以母老乞終養 上優許之母喪畢起復
為池州郡介江而並畿內賓客尉傅與夫苞篋以交
際畿貴當勉與江南諸大郡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
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典郡當悉意圖民有以報
塞義不欲專修文養交為自容稍革郡之舊事別置
條法使可遵守而畿內諸新貴人頗相指目為迂濶
而自尊大也會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筆
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為民太守不知為御史胥吏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二

御史志曰太守慢我上疏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者
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懼拂其意遂罷 以
徇之蓋公在郡十餘月耳臧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
馭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其私吏部以徇人之私使
其施於不肖猶害於政况其所論罷者乃賢也嗚呼
可畏哉公既歸深簡自重罕與客接堂上絕無人跡
賓座塵沒寸許子姓歲時起居中堂頷之而已監司
郡邑大夫加禮問慰亦不報焚香讀書不求為精博
聊以陶性間寫為詩亦不務工而趣我蕭雅冲然可
誦雖獨居一室鄉人利病請畫周畫移書其長老知

義者使率子弟隨分爲之要於俗化有助所及者小
而其風誼遠矣三衢程侯爲泉州雅以謂度自高
賢有禮命駕訪公賦詩投贈顯相欽慕意屬有勵表
公竟不至郡報謝程侯甚以爲得也人士由是高程
侯而以爲公榮公素多疾然斂衽莊欽無懈情之容
罷宏神裕絕不見曩遠較切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
教之間不爲負於冥冥非貌爲惇洽而情不至者也
宜其見祐於神明故雖多疾而享年不淺以嘉靖戊
申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方公微爲給事中某
方爲郎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吾師也其罷歸吾
蘇澤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三

已先罷公既寡與人交凡意所欲言於古人有所尚
論或不樂於時事惟以告我又猶友也公少而力學
壯而勤行老而加修臨沒而不亂可謂純心好善君
子矣

太平府知府吳公一儒行狀 施可大

先生諱一儒字望魯別號小陵世爲崇德人大父正
始占籍歸安正生晚丘悅悅子男四先生居一先生
性至孝與人交多長厚恂恂不妄發一語至下引善
救失必洞悉誠悃縉紳交遊中今猶誦之不置也自
少有大志父翁以家故不業儒且甚窘不令習舉子
藝年十五卽往依外大父徐君徐君故亦不業儒家
亦若獨憫先生之不能自給而日夕強爲吐哺以助
之遊者志甚切然而饑寒殆不免矣年十七補邑庠
生嗣是家愈不支則從里中授章句藉升斗之需以
獻教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四

膳其父母孺人躬操織紉甚且積雪凝冰手指血裂
亦無敢幾微見于顏色先生生平竝不忍纖毫私畜
以傷親心間嘗以細故受譴于父翁輒號泣跪而請
之翁起而避之別室則又號泣跪而隨之如是者數
四必得其歡心而後敢退父翁嘗以事忤邑長吏筆
楚幾危將論之成矣先生力不能捍立公門外慟哭
累晝夜幸長吏公卽南樵戚南玄先生也慨然曰人
有孝行若此而可重困乃翁哉立名開釋而且躬自
結納于先生遂爲知己嘗與一山王公鹿門茅公輩
師事一魯唐先生諸公竝以才名滿江浙至論孝行

忠信必首稱先生師友間共推讓而尊禮之甲午第
一鄉人皆以爲華先生獨追憶勞苦色慘然已而借
計吏北上連不得志于有司當是時先生外多交遊
既不免往來候問之費而性復不喜逐刀錐爭什一
之利家益落則遍遊淮揚南樵吳門攜李之圃教授
生徒歷風波躡霜雪備嘗艱辛而孺人獨維處躬織
紉之事以膳其二親者如故庚戌第進士追憶勞苦
南望咨嗟不殊鄉薦時拜官刑曹五七年間盡心推
鞠多所平反獄以不寃戊午持節省獄蜀中蜀故土
瘠民貧迫饑寒爲盜以米鹽畜牧零星受重辟者踵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五
相接先生又盡心推鞠疏其名以請全活者甚衆其
他以宿逋除者又什而七八也還奏事于朝以最
聞而出守太平太平者國家輦轂郡也南北之馳傳
而過與勳戚勢人之延引而窟據者竝爲百姓苦先
生又盡心以拊循之痛損厨傳供張之具及裁抑勢
家請謁憑陵之私百姓始得帖席過歲緩曲爲賑濟
大略效富鄉公朱晦翁之法以輯其流離而瑣尾者
未幾又遇旱身先禱祈縞衣蔬食甚且徒步拜請如
是者積旬日夜竟以勞其心而瘁其形而病作久病
且亟尤強起視事諸父老悉詣神祠願以身代而病

則日刻不可起先生既沒郡之民攀號而送之江之
許者殆以萬計撫按監司以下竝哭而吊之有曰滌
已愛民而齋志以沒致身殉國而飲痛而亡士類何
所儀刑小民如喪考妣徽其治行祠之名宦追喪之
返也吾鄉之士民悼長者之既逝慨承式之無資無
不人人悲且涕而海內學士大夫思若霄之間失此
老成人也亦無不人人悲且涕大拔先生本末方其
處而順親可謂古之純孝及其典郡而愛民又可謂
古之遺忠至于中所履履堅忍以濡其成極勞盡瘁
以俟其斃此則孝子之所不能嘗而忠臣之所不欲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六
以身而姑試之者吁亦甚艱矣先生爲刑部主事時
封父翁如其官母徐氏妻錢氏竝爲孺人

淮安府知府范先生履歷志銘 陶望齡

公諱楨字千美號養吾其先蓋宋參政文正公之裔
文正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為永嘉令當南渡時從尼
會稽四傳至澧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玄孫允當
國初時官光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鑣鑣生垣
垣生綺公父也仕為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奉
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解歸十有九日
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奪業已益自奮滿服
試縣中第一大為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
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臥講畢復步歸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七

為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間默構之每往返輒
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潛步月中運
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於鄉
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官節慎庫蒞事日
嗽餅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令人要致
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
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
尊為郎中時有昌平密戶百許犯陵脈論獄罪悉从
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卒一人
歿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

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生
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
自將卒屯敕花溝以扞城畫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
後府藏虛諸軍所給糧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
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
民屋壁牆築堡因鹽商積粟為持久計度賊勢未
解慮饑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
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謂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即彼
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即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
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八

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與給足卒以殲
賊自文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粘合為一肌
深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
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
而幸者五萬人兩淮各除道五丈立民廬輒撤之公
徇廬置敝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
水而濬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開水從水患淺耶
時諸郡枯丁夫候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儲符漕院大
憂之名為語公設口明公在何處耶怫然曰乃欲委
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

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聞比
次坐候日費為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八為夫
彼利得餽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
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
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
鄉智史大喜稱服公進曰擬為也復愕然起曰何為
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
若建瓴安用眾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
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
光祿寺劉洽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四十九

心疑為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
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聞知博禁以來而
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謁客西門過
街肆博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
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關乎叱令就繫入交傳
令做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
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為
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侵辰
捕賊首已遁其孥姪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
史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且不測疆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

報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
所為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而恨公切
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朝得復起
身重行赴官會為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
公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
宋子徐栢及婚而夫之父訴府公曰臨婚嘗不遠遊
是為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
夕乘燭坐有濡衣者臂兩髀僕而趨公默訖曰噫是
栢魂也而繫髀木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
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一

是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名其
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勅
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為快手選竟
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
陣上流耳解其裏血漬霑纊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
殺徐栢者汝也遂且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
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傳以為神焉去郡日郡
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堞呼罵或騎馬擊船尾之川
途為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聚錢物投舟中公
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為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

此公於學以力行為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
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為老生其臨事明足蚤知
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
可謂兼之矣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
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惟見同學者死焉公翫習
無懼色其膽决益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謂諸孫
就壽詩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
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
馬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二

廬州同知府事許侯榮惠民碑記

夫淮右南北要衝風氣剛勁世多豪傑尚矣方今之時其能全民生于至危知天命攸在而德及于無窮者高陽許侯其人焉侯之鄉邑舒城實廬州屬邑橫清之餘顛連無告歲自辛卯團立烏沙屯戍加以招懷緘鞞散亡復合生齒蜂集室廬櫛比越明年結好佗部多質假以統兵元帥鎮守舒城聲援之勢既成甲午春正月有日青軍大肆殺掠封豕長蛇殆不能過腊肉為食醜血為漿凡所經由不遺噍類而侯發令運謀以防不測連營扼險設伏乘機彼既偵知獨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三

無所犯是年秋趙雙刀攻陷廬州侯則躬擐甲胄士氣倍增既令敵人逐北繼而修治溝壘營繕器械勞必身先寢食幾廢丁酉冬陞同僉分樞密院事鎮守如舊又為城建七門堰防三水樓櫓如畫過者不敢仰視焉明年冬再陞同知樞密歲至甲辰伏遇今皇帝統御六師恢復海宇而廬州已先款附侯焚香誓眾曰我之堅守茲土十年於茲者豈曰貪天之功為己利但為爾鄉井全生計耳今天命有歸吾屬其無憂矣時即表上符印其軍實名數租賦悉版以獻有旨邊事未寧仍領所授如故越歲改今任同知府

事至五稔不遷愛惠彌篤故其士民一日環立相視曰我侯之流恩布惠者星一周又餘年矣匪侯之力身母以生家苟以寧曷樹曷耕脫萬死于百千而獲見今之日者皆吾父母賜也弗載堅珉焉垂不朽咸白縣官長狀其實來屬余文為之記侯諱榮字榮卿個儻好施果決有為於佐理尤有聲云

卷之八十三

五十四

常州府同知石允常傳

石允常字恒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分巡某道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為閹宦通奸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巧搆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正即位迫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眾悉洶懼服罪人上贖米五十石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操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卒于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五十五

袁山錄

冊中

鎮江府同知陳謬傳

黃佐

陳謬字克忠廣東番禺人永樂戊子領鄉薦卒業大學庚寅五月即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 上令俄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 上赫怒命為坎瘞之露其首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皆言落職罰使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功降職去謬貧不能清人乃躬以為之值 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謬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謬直且憫其貧命復官 辛卯九月奉使雲南癸巳三月還朝即命署通政使司事逾年者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事所至凡百張弛悉中肯綮丙申夏又轉鴻臚寺亦署事也明年冬又改署工部事聲績視前有加署事四年陞授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出行轉城隅誤衝皇太子駕事聞竟不問己亥四月癸巳有白鳥乳于庭樹謬以獻 上喜賜金幣廷臣稱賀無何出為湖廣按察使歷官三年無冤獄將代吏部侍郎師達有事湖廣謬之督軍等改任山西以事特親王貶知浙江海鹽縣其縣改元正月封建瀧濟邊輔導之職廷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六

袁山錄

臣推諉可用會 上一口問左右曰大聲官人何在
此人宜爲輔導使人得易聞過至是起爲荆府長史
王書忘良鯁直四大字以寵異之宣德戊申丁母憂
歸郡人素服其公直有節者多訟之諉語諸當道
皆伸之服闋復爲長史與王不協遂除鎮江府同知
時戶部侍郎周忱督漕于淮檄之脩陂塘圩圻相方
設宜有成績未滿考以老乞歸卒年六十有八諉爲
人剛介然賦性恢譎當被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今
夕乃爲大甕所苦請其故則罵之曰叱嗟汝不知耶
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七

松江府同知李 傳

李錦字在中號介菴陝西咸寧人父嵩有行義稱
君子錦九歲失所恃如安成依舅氏爲擇師教之端
坐終日不逐羣兒嬉戲讀書知大義日新月異成童
還爲諸生受易於董生益肆力於學後遇秦州小泉
周廷芳先生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爲學之要遂棄記
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爲事又與西郭姚氏涓
南薛氏麗澤講習善則相告過則相規知行並進久
之踐履益醇關中學者咸敬服如宋人之於橫渠云
登天順壬午鄉舉入太學友天下善士爲邢祭酒讓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五十八
所重令諸子受學諸子稍不恭輒遣去後邢坐事下
獄錦率衆抗章明其無罪事親色養而志無不適執
喪盡禮不作佛事士大夫家至今遵行風俗爲之一
變余巡撫于俊欲延之教子錦以禮不往教反齋衰
不入公門固辭余愈重之嘗賻以二棺固却其一諸
司有賻者辭命有不恭輒固辭不受所居僅蔽風雨
茹淡服蔬至於屢空臨財終無苟取小泉嘗難之曰
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米諸市不得隣人有種者非
竊不獲將竊之乎錦曰身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周歎
曰在中可謂立身顯揚者矣其解經極平正通達不

為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多名士及
任松江府同知職親戎勝行無所售有脫役四十載
者乃發其埋沒即令補伍乃為官守所拘不究厥流
卒於官骸骨不能歸其僚友賻之乃得歸云

卷之八十三

五十九

梁景行傳

順德縣志

梁景行者龍山人也字宗烈其父文冠最先從陳獻
章遊因率二子景行景字學焉文冠館于白沙習道
論于碧玉樓獻章乃名文冠藏修之所曰見玉為碧
玉也景行既見獻章聞勿忘勿助之旨與計偕肄業
成均於李公東陽所題百鳥圖一坐稱善知崇明屬
歲饑請太倉賑之活者數萬人邑多盜海上桴鼓晝
鳴執新盜赦不治受記使用命迹捕宿盜盡擒之婦
去或於巫祠宿求嗣因為奸廉得狀盡收按誅之毀
祠為社學故事令有荻銀移給諸生膏火 朝廷采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六十
本荆南道崇明司木倣徭一百有奇人過更一百二
十兩景行爭言崇明敝邑弗能任省五六萬又請減
馬糧之半諸牒供蓋革之大抵節用愛人其夙昔如
此矣改晉江未赴丁內艱服除不起先是吳廷舉知
順德遇景行以國士至都御史侍郎南工部則薦景
行京朝官及郡太守兩疏不報巡撫應天乃以郡丞
薦之而兩廣巡撫張鼎亦薦可侍從風憲詔有司勅
督等從廷來後疏得鎮江府同知至則相國楊廷和
假于叔人論死楊一清時鎮江為請降一等之罪
不報又上六事于朝驗聖學察黨與廣分封嚴內侍

獨通負比十五報聞遷壽前長史歸景行孝文冠甚
愛之異母弟無別怡怡如也有司欲爲治第固辭進
若水見白沙景行爲之紹介若水曰白沙不作功名
聲利往往而是宗烈超然世外未老而死豈天不欲
白沙之緒延哉

論曰宗烈守遠郡輒上書言事此其志豈抑首下
僚汶汶已哉漢法令長罷廢用使者言復起以故能
盡其才今非進士死灰矣吳獻臣薦宗烈每自以常
如也嗚乎非象侏孰能之若巡撫張公亦非俗吏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六十一

松江府推官吳公時來紀功 莫如忠

悟齋吳公以嘉靖甲寅文推公郡南下車會倭寇
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境而郡守方公時且臥疾公攝
城守奉巡臺檄監軍則乃夫明視事日不遑寧乘城
旅宿戒登陴者殊死守募巧匠作雲梯春杵泊火炮
佛郎機鉛銃諸器教士弩射子槩必習屯之四郊以
備聲援而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以萬計或議鍵
關止之公曰城外非吾民耶以民與賊而抱空城爲
守幾何悉縱之入人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
城隘民衆壅污蒸染因大疫公四啓水關便輸薪穀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六十一
者因其歸舟以穢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行視療疫
民已即土詣路兵過吳門總臣張公計犒逾時衆大
譟及至松撫臣周公屬公除備公度水道所由就福
田禪林外立營堡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
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管帖然客兵素
獷悍剽掠即不異寇公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
長數輩日率之以徇於郊刁斗相屬曾或弗戢呼其
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張公移鎮境上有親
兵取人一縑公懷之數十張怒讓公公不爲動徐對
曰公用兵以安民豈忍死兵殃民乎張愧而止明年

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數餘丈人
將撫按兩周公倚公急公盡撤屯戍第以箭弩數十
人扼其衝兩公危之公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後
將不虞且淳淳安能登即登從高墮之易耳兩公謝
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公慮為火箭
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遠
外以為木柵扞修城者卒且股乘無敢前公首馳一
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
還為民屋則固昔所識也賊知我有備棄而北走將
突南都公建議曰欲屠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本三

寢督視戰守辭指激揚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溝壑
為金湯作羸弱為貔虎障蔽全吳保寧畿輔厥功
矣及事既定大吏蒙聖書之褒將士受不貲之賚
公倅障之澤在吾民者闕然未議也今去松甘有餘
年而敵芻與思中和大頌獨有人心未泯之公在於
是賦畝遺黎紳絢士雋借凡若干人屬莫如忠撰次
其事碑而永之如忠固有道義之雅於公又采自輿
誦惡敢以不文辭公名時來浙江仙居人以嘉靖癸
丑進士由松郡推入刑科給事中言柄臣不法事遣
成廣表降慶建元 詔起行間游晉南臺御史中丞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本四

邳州知州竇直傳

竇直山東滕縣人姓類敏好學洪武乙卯舉於鄉
 學官宣德間擢宿遷知縣寬廉平易興學勸農
 月民相率趨令邳州有張氏以種瓜為業一夕為人
 刈其苗殆直訴於直直曰汝有讎家乎曰李榮與予
 舊有怨直即名榮反瓜田四鄰收其鑣鋤數十事雪
 之獨榮鑣水味腥苦榮遂醉服州民張謹妻朱氏置
 夫金環釵釧六事為姑所撻殺死其兄弟訴於直直
 名朱問曰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鄰婦
 三人耳即日召四婦人至則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
 獻散錄 卷之八十三 六十五

使其伸足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銀者取大杖杖之
 一婦即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鞠即服鄰境
 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能決越境來訴直命
 踞庭下累日引古人兄弟友愛者反復開諭之五人
 感悟請不復爭上元縣人有囊鈔五百貫為人盜去
 訴於直直曰汝何所見答曰只枕一石他無所見直
 曰奈何令人取石入城隍祠決而求之復以其狀焚
 於祠下人爭趨觀密令隸數人聽察象中又令二人
 立門下凡觀者出入皆索鈔一貫無鈔者不得出有
 二人私相語曰我知盜囊鈔者出此我與汝即其門

道其故彼懼而分我則已隸輒執之遂得盜鈔者
 理民訟多類此正統元年卒于官邑民老幼攜扶哭
 於縣門相屬不絕有送喪至滕葬畢而後歸者

獻散錄 卷之八十三

六十六

鳳陽府亳州知州顏公未墓碑 許宗魯

明有顏大夫者諱木字繼喬隨之應山人也迺其先
葉源自宜春歷世載德逮洞玄公篤生大夫其生也
重非岐嶷弱冠秀發壯而自室抗跡前古悖孝克友
懋學砥行非禮弗蹈非聖不誦鄉之人稱顏季子而
不名益尊異之也正德丁卯舉於鄉有司慶得人焉
明年試於春官不第乃遊南雍海內衣冠翕然宗尚
咸以顏季子為師大夫直任弗謝歸則德藝兩崇猷
跡寰宇願納察者無間秦越歲丁丑舉進士居都下
與其鄉之人黃岡王生廷陳頡頏聲譽然端雅峻潔
狀徵錄 卷之八十一 長山館

狀徵錄 卷之八十一

長山館

宴典冊遺略世故吃然表立為望於淮漢之間乃自
號曰淮漢先生而人亦翕然信之不疑也於是首著
家政以範俗次作州乘以裨政又作邑乘以善治作
七禮解以崇禮作選詩評以復古作十朝小識以存
故而其紀皇統述聖孝則聘志典都筆削是宰乃其
詩若文則燼餘稿具之矣總其學行大都則質直若
汲黯無隱若范武子廉若楊伯起不私若包希仁任
真若陶淵明辯博若荀卿沉潛若楊子雲恢弘該括
若司馬遷班固古雅整厲若顏延之謝靈運言有可
法行有可尊益亦兼古昔之歎為今時之萃美麗昭
狀徵錄 卷之八十一 長山館

狀徵錄 卷之八十一

長山館

人恒右大夫益自信求同於道弗求同於俗乃竟干
時禁外補許昌大夫守許昌先教後政綱目井井渥
於澤下澆於承上再期政成使者揚於廷將移歸德
乃竟移毫蓋毫人當樞欲庇其土也毫故有武豪石
氏并縣州守大夫鋤折不避乃又鄙抑當樞人於是
湧沸洋溢盡眩耳目銓衡匪焉竟落大夫職以歸於
時怨者肆行將梗於途而毫民德之護持以行得返
於鄉大夫歸益涖瀾自信不以進退爽節乃言曰彼
能尼吾仕而弗能錯吾履能黜吾爵而弗能墮吾學
吾將樹鳳立言示範來世乃謝絕公府慎交親賓沈

魯曰余表顏大夫之墓有深慨焉大夫有輔世長民
之德臣時濟艱之才華國鳴世之文制禮作樂之具
顧乃小試輒沮終焉卷藏天邪人邪抑亦時邪余與
大夫同舉進士欽嚮其人謂當柄用康濟斯世今已
矣哲人多窮大才難用豈不信哉爰述其槩列勲豐
碑倡烈表阡窮壤悠玄斯名始終云爾

睢州同知盧熙傳

盧熙字公暨洪武四年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
定歲復游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
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睢近千人檄熙拘
送熙召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昇之御史怒械
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詒論同僚懼議發民應
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
州已無籍軍令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
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
貧不能葬官為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千人道遇大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官中書舍人

高郵州判官贈光祿寺少卿王相傳

朱睦㮮

王相字夢弼河南光州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沐陽
知縣值歲荒相設法賑拯全活者甚眾秩滿拜監察
御史巡按山東訪除民蠹擿伏如神至臨清捕監宦
檢惡者數輩悉付於法權倖震懾及還朝又劾錢寧
江彬風采益著無何乃竟構陷被逮謫高郵州判官
卒相博聞有精鑒初少師張璁以落第候除相遇於
逆旅之舍見其貌奇之謂璁曰子宅日公輔之器也
願少需勿輕就璁曰我囊金罄不能還相曰計費幾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總言 上多采納累進大學士乃上疏言相以忠
雖雅誣宜有恤典詔贈光祿寺少卿

高郵州判官純君旭墓志銘 唐順之

君諱旭字景暘姓姚氏姚氏居湖之蘆溪季先生徙石門而先生嘗有意復蘆溪故居矣顧力不能後稍買田蘆溪之上歲時上塚輒低徊不忍去因自號曰蘆溪叟然姚氏故曰石門徙蘆溪至先生五世復徙石門亦有數云先生為人喜施戚族多仰先生于諸昆弟尤篤諸昆弟或不能守故所分產產且盡先生輒割產與之又盡則又與而先生所自有產實不豐也以是人皆推為長者先生少治尚書補邑弟子員後以貢為國學生至拜官高郵州判時年已五十有賦微錄 卷之八十一 七十一

四矣既老而始仕其仕又卑且不久罷去故所設施者不顯然其在高郵亦多有愛利可紀野故水壑而先生為判官職治水嘗繕完白馬諸湖故堤不穴堤下通水溉並湖田野人及往來者皆利賴焉一日先生視水堤上會風起湖中覆船船人多溺死者先生匍匐名木工救之其出水生者給之襦敝流屍葬之城北原上所獲篙櫂器械錢布以萬數令溺水者各自認其物而歸之其無主者悉以捐木工當是時全活貧還者幾百人葬者倍之 答陸感涕而君 氣力漁食里人里

入訴之上官上官素與諸富人錢交不肯置于法先生既署事有諸富人至庭下卒按法刺配之千戶劉

坐疑獄論死家苦貧不能關說會獄疫先生起閱獄次逮劉出伏庭仰天者再首領日呼曰日顧猶在邪左右杖呵曰何言也劉詭曰某繫獄自以不覩日久竊為或凶爾先生異之屏左右問狀劉頓首流涕良久曰某重臯法固當蚤戮無赦顧復何言先生覺而詳置之陰令人刺其所為狀即名更獄白御史出之郵人以為愈重慕先生然先生故喜施雖在官中亦不廢施故人就先生率得所欲去以是鄉曲常連接賦微錄 卷之八十三 七十二

官者中而先生又不善結納顯者竟坐是罷計其在官僅三年耳生子曰翼女四婿潘密錢汝周孫熙通等皆與先生南還道病至家卒年六十有五

應天府上元縣知縣安福伍洪傳 李時勉

伯宏伍先生死孝近五十年翰林侍讀學士後學李時勉乃為之傳先生諱洪伯宏其字也世謂吳行人子胥之裔宋福州長史醇始家安福宮教先生誥皆其祖也資稟清純為人剛介幽僻僧舍力學二十餘年時或友碩儒諸君子講論道義遊玩山水而已慨然有志三代顧夷虜之時恥事之我 高皇帝逐夷定夏為洪武三年庚戌詔各行省以經義試士備用先生曰道可以行矣以春秋就試主司石門梁寅薦於春官明年由春官登吳伯宗榜進士傳臚擢山東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五

七五

視之及長割其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曰伯讓得罪出亡 上遣官校擒之弗得直趨梅溪執其母復命先生哭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老身當也媼族朋舊諷之亦然先生曰母離步子即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而全己身也官校頗難之先生奮然曰罪固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就繫而行不知所終矣得壽五十有九悲夫平生詩文有溫雅之趣憶勉童時稍知向往每於先正輒求親炙先生見輒奇之動必教之以正逮先生別於鳳林送者數百無不涕泣先生神色怡然若不介意又進時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五

於名教大矣孔子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子所謂非文王而與之蒙傑鳴呼微先生其謂也

蕭縣令汪致道墓志銘

汪致道

嗚呼時哉出處之難也惟蕭縣令汪公當兵革擾攘之際從容周旋克保其家安全鄉里之民以歸于天朝終又不失祿仕歸老于家是益人所甚焉而能優為之豈非操心制行之有素造物者亦陰有以相之與故人陳自新狀其行來為請墓道之銘故不辭而志之曰公名致道字成德吾徽之黟人也曾祖諱一龍祖諱元號傳巖居士考諱太初俱隱不仕公自幼倜儻不羣厥考延倪仲弘先為義方之訓與弟存心成性亦知勸勉元親甲戌公年十六弟年十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十五

二即喪其考率先將事哀毀盡禮治喪葬祭承倪先生一遵文公家禮事母盡孝道總理家務植立門戶鄉閭稱善越十年甲辰喪其母一循故典壬辰兵變所在剝掠乃損家貲以保鄉里繼募義兵從官軍復郡邑主帥李克魯上其功署縣簿歲丁酉大兵南下寧河王時僉樞密院事總兵克定吾徽公即以所部義兵散歸田里而籍其名數于有司也公賢公之為人具書幣禮請至仍牒委以縣簿事吏民往來郡城晝夜盡瘁民忘其勞歲癸卯郡守李納薦于朝授濠州全椒縣簿之官未踰年改監安慶湖池規畫

有方錫報優異中書省以才幹委殿鎮江之丹徒

陽金壇民兵單騎而往躬循村落名集隣戚參詢互考實情無隱休役家居者諭令還戍逃匿戶絕者官錄其產鰥寡廢疾者削籍為民既復命洪武戊申陞知徐州蕭縣地當南北之衝累年兵燹人民散逃下車之初竭力招懷禮下賢俊恤孤抑強既踰時民襁負歸耕庶務咸理治為諸縣最俄有黠吏以飛語中公部使者廉公治行愆吏奸欺而公略不自辯唯求解印南歸使者歎曰汪知縣忠厚長者乃從其請既歸田里日以詩酒自娛散步丘園遇田夫野老笑談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十六

忘倦自號高閒野叟公之出處進退大略如此至於友愛其弟至老不異待宗族鄉里恩義無爽接朋友久而能敬初倪先生葬未得地即與其弟謀捐重貲購地于余思塢力為遷葬詳見東山趙訪先生改葬志大抵公之接人待物忠信端慤終始不渝故人無貴賤皆聽信之鄉里稱之曰成德之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望廬自訟如于彥方是蓋操心制行之有素者與

休寧令周德成墓志銘

黃佐

洪武二十有七年徵之休寧邑丞甘以釋以其邑教
官所狀故令周德成在官治績有條去後之思者
諸石典議宜得翰林製文因請于予按狀德成姓周
世廣東雷州官族父諱正前元欽州路判官德成隨
侍家法嶄然不敢為子弟家侈狀惟杜門讀書洪武
庚申春用鄉邑薦授閩之泰康邑稅務大使規畫有
條月課增羨滿除山東萊州通運官恪勤所職供億
無乏往來便之十有七年有官未入流品者得以明
經舉之令用知維州張友直薦學通經術以年未及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十七

五十授前職下車初值時社除民害邑乏員孤身喧
囂倥偬之間裁制如流晨興秉燭視事嚴立信牌之
禁發遣銷繳必于其前來者不得一跡六房蹊關解
節吏無所容其弊薰良猶奸題帖無貸邑四履東歛
西黠南遂安北太平籍民三萬餘戶里長二百四十
有七每里一圖戶口賦稅悉疏其間徭役三等九甲
周而復始吏不敢欺民從其令無田者數之以丁丁
一歲庸止五日先是里甲勾軍無問虛實為費不啻
則庭審之有無與決而請託不行和買病民籍其時
直對物支付人得實惠恒曰官無侈用則民無妄費

休寧令周德成墓志銘

二十七人痛繩之餘屏跡各衛勾軍補役餘丁更
異籍轉相為奸審得其實立發遣之十有九年始設
糧長察有害民者立除之餘悉震悚府每帖下勾稽
無問事完與否惟貨贖否則毛舉細事為罪事至立
決有所拘閱詣行與辯竟泥不行千戶所有卒丁蠻
兒者強獷無賴人畏之若虎格殺小旗屢問不屈移
委會問至則俛首伏罪曰周相公來我尚何詞十七
都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踪跡勿得則語之以曾
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曰即其人矣第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十八

殺此牛必有來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
尚在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肅云鄰邑歛民有訴殺人
者初檢誣勘乎民當其覆檢察得其人一訊即伏而
平之冤蟻獲伸邑民吳姓者任廣東知事賊盈巨萬
徵之屬邑不足濫及本縣所讐不已密緘上聞抵罪
本府而誣指之患遂息邑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
使客必以輜民病之謂同官官置一輜在廳待彼不
應索而索者吾屬當自昇之聞者為之不敢啓齒黃
瑾妻吳氏朱原妻李氏皆娶居四十餘年撫子若孫
特表其志節得旨旌其門閭邑知勸其為政務崇大

體敦風化嘗于廳事後堂扁曰正己以見志在任七年屢以劾累赴逮法曹而耆民范績卿朱吳齋等不難重跡願以家產保其無他迄得宥還耆民受賞而歸二十二年秩滿之京例當調用邑之耆民方德步等還舉再任本府媮其廉能誣以他事今亦上其奸弊事府獲罪已仍還職二十四年春以軍事錯迕再取至兵曹耆民朱良弼等復詣闕舉留悉允所請不幸嬰病卒于客邸是年三月二十日也邑民無不慟哭曰天故不壽若人使得終惠我民也耶至為罷市相與擇地葬邑之城南邑民朱崐之所獻也既葬更歲徵錄 卷之八十三 七九

沛縣知縣顏公瓌傳 尹 疏 顏伯瑋諱璩字伯瑋以字行江西人出唐大將軍文忠公後居鄉城為忠簡胡公故里元至順壬申有諱沆者由鄉貢進士辟憲府史死節廣東伯瑋之先世也伯瑋聰敏介直能文辭洪武己卯詔郡邑徵賢良有司以伯瑋名上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南北構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餉伯瑋布置有方民趨事赴功不敢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搗濟寧過沛邑沛民多竄匿兵退伯瑋設法招來之民復業如故秋九月有旨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七堡為備禦計尋調三千人益前軍所存二千皆疲弱不任戰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北兵來攻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大長邵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收益急伯瑋呼弟瑛暨次子有為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家白大人環既為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為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請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

城吾徒雖死心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漏下二鼓報
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具冠帶升堂南望拜
雉經死子有爲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
清典史黃謙俱死弟珏幸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詢邑
人知伯瑋父子屍已爲胡先埋瘞二十二日至徐泣
道其故伯瑋於子爲同郡沛於徐爲屬邑子家居時
知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於族媼鄉鄰稱其六
行無異辭故爲郡守縣令所知以其名聞及爲沛令
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牀共食談誦慷慨
練達機宜子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八十一

哉

其遠且大也嗚呼竟止於斯耶夫人莫不有死非死
之難處死之難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
人之邦國危則亾之若伯瑋以藐然之躬寄百里之
命其居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賦詩述情其賢於人遠

蕭縣知縣鄭恕傳

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好古博雅
家甚貧釜甑生塵一毫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
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傾嚮之寧波知府
禮聘爲昌國縣訓導時陞知蕭縣甚得民心建文四
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其家二
女皆配亦死之子濂浞姪溫波謫北平種田或曰恕
嘗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益事
定加刑也台州祀恕于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卷之八十三

八十一

黟縣知縣嚴祿傳

黃佐

嚴祿字伯宜衢州開化人自少好學師事從兄好
 好禮官思恩臨汾建平不憚險遠率往從之學既成
 有司薦上銓部洪武中除太僕羣牧官三歲罷羣牧
 改國子監掌饌晨夕會饌祿執事惟謹簿正器皿分
 屬善大具有條緒應用弗失以是雖千百人萃七箸
 絕無譁者自祭酒至六館之士皆稱之故其寸名以
 剽劇聞永樂初用薦陞閩縣知縣縣在會府臨其上
 者貴重且眾而朝命之使及海南諸蕃國貢獻往來
 宿頓供億之繁應接趨走無寧斯須祿從容應辦如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八十三

在掌饌時事集而民不擾閩賦舊十倍他邑民不克
 堪祿力言於府平其賦民至于今賴之歲庚寅改知
 黟縣愛民如閩尤篤意於興學民甚嚮服無幾卒於
 官祿天性孝友養孤姪如已子處族姻閭里汲汲好
 義及為政益著賢聲焉子珊乙未進士翰林庶吉士
 授刑部主事贈祿如其官云

潛山縣知縣俞益傳

安慶府潛山縣知縣俞益浙江餘杭人由進士預修
 永樂大典書成授江西靖安知縣廉平為治民甚安
 之親喪服闋改知潛山縣潛山僻陋益擬綴加方彙
 典學教其持已愛民始終一節學問長於春秋公暇
 輒以授諸生屢考鄉試會試明於鑒別宣德九年十
 月卒室如懸磬至無以為斂吏民哀慕而助給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八十四

鹽城令劉諒傳

劉諒字守貞湖廣興國人景泰間以國子生授鹽城令
令竈戶非重犯例不服有司勾攝諒至別竈戶之籍
名于官者餘悉入編戶法乃得行城啓閉由守禦所
有司出入不自由諒乃白于當道奪城禁鎖鑰掌於
縣慨科目乏人延禮碩彥訓誨庠士暇則出郊勸農
親授耘刈之法值蝗禱於城隍蝗皆入海秋死每旱
禱輒雨雨不出境有一村雨不及使人廉其故則得
妻殺夫免狀人尤異之偶宿民舍夢有赴愬者明日
貓投竈死命掘之下一古墓為徙葬是夜又夢赴愬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八十五

者來謝淮賊喬亮當道捕不獲喬買鹽城責諒捕喬
聞曰毋累賢父母自投聽解出鹽城境仍入海終
諒之任不為患當道獎為淮之治行第一九載考績
民不忍其去復留三年致仕

靖江知縣鄭錡傳

唐龍

聽菴先生姓鄭氏名錡初字湘之文感甫而以感甫
行龍母太淑人乃先生女故龍名錡提印遺先君吏
部侍郎以事先生且舅氏北園大人又恒以先生之
德學與善行嘉言訓諸龍知先生復有如龍者乎先
生父長史公履方茹潔軌於大義沒時先生方九歲
哀毀行成人之禮孝出至性然也既長家貧夔孜孜
矻矻刻厲學問冬夜爐火弗具每擁余焚油手羣書
口誦心惟達旦弗就枕是固德性以勝其晏安爾日
外大母王夫人恒以是勸龍學故知之今之儒生亦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八十六

能是乎先生每服膺舉子業聞豐城宿儒丁公秉英
克明性學乃請于母丘夫人括田僅十餘畝盡鬻而
得資挾以從丁公遊日所論難者誠敬以立本察識
以辯幾擴克以致用操存以執德涵養以定性先天
後天以窮化有要哉丁之學大者沉潛義理故及門
之士雖多聰明才辯皆弗許惟於先生以斯文望焉
居二年先生歸乃與楓山文懿公連舍而居更相師
友辯析疑難明炳洪纖切劇德行動日邁古至於文
字勘磨抑又未已由是二先生之名重於四方學士
從者影影然金華易學始大倡矣蓋二先生根據六

經博綜子史而尤深於易文懿公掄魁第...
時先生乃弗利有司迹落落然而益奮曰予非...
有司而學也則焉能予困成化戊子乃益鄉薦卒業
大學祭酒邢公讓校六館士以賢屬賦籍籍數千人
先生裒然居首焉邢公出賦懸示六館滿呈在廷公
卿咸曰是固賢士乎今讀其文備酒然有浴沂風雲
之意乙未登謝遷榜進士除靖江令專務以平易立
政以德教導民幸民弗犯法偶有犯者輒蹙然於色
訟牒至庭以理喻之而已訓人力木業習耕織逐末
者則務抑之崇明縣流民三十餘口泛海種田風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八十七
其舟至靖江瀾港司禁武弁誣爲海賊案具而以聞
於縣先生按其贓仗惟耒耜笠罽爾曰是豈盜耶乃
多方辯之其寃立白三十餘口賴以活雖然先生長
者所活人豈惟是特其至著者爾會監司行縣暴驛
刑威弗悅先生之政欲加以非禮先生拂衣而出檄
封其印而納之曰予自茲隱矣監司愧謝而留先生
先君每語龍如此云六年政成執丘夫人喪而歸羣
老稱歎歎啼泣若失慈母然至勒像于石戶各模印
尸而祝之先生平日事丘夫人至孝凡得珍味夫人
未食則不食在公弗獲一稱壽乃自爲像跽而拜若

俸勝之狀者函獻以樂大人之心至是葬祭禱禪...
弗愆於禮雖五十有奇而致毀者少壯人既卽吉...
然曰吾仕養親而今弗逮于養何以仕爲北園勇氏
方舉進士乃命代奏書以致官政超乎泊乎而弗以
爵祿滑其心文懿公稱先生爲彭澤流亞豈非以其
脫爵祿則同乎抑弗折腰督郵與庭抗監司之嫂
遐風勁氣尤有契焉者乎

沐陽令周先生盛傳

樊鵬

余讀太史公伯夷傳曰顏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
 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名埋滅而不稱悲夫未嘗不
 撫膺而長歎也嗟乎今世有生平碌碌無可傳述得
 所親提影表章何異聖賢其有篤行忠信若尾孝夷
 齊事落落無聞亦復不少不可為痛哭流涕乎哉為
 作周先生傳周先生諱盛字永昌號誠齋其先吳縣
 人也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實京師迺為順天大興縣
 人先生童時即謹禮容動遵尺度治毛詩為府學諸
 生嘗謝客閉戶誦讀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八十九 曼山館

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歎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為里
 中所尊禮學成諸生盡心下之以為周君冠首固當
 已而果然凡七應試輒弗中有為流涕者先生口吟
 曰丈夫有命將奈何及歲貢入太學太學諸生亦心
 下之每試亦復首冠諸生然而終不遇也弘治乙卯
 選直隸沐陽縣令其治以敦大務絕苛刻又廉謹嘗
 有鄉人竊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先生曰汝
 亦人耳胡為羞鄰里如是貽之斗米居無何里有遺
 物候還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人也一縣聞之皆感化
 外戶自是不閉令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

民泣送之如失慈母此其人豈可與尋常競名聲趨
 勢利者道乎哉歸而家居徒壁立顧終日陶陶賦詩
 奕碁為樂而大學士李公東陽大司馬曹公元與先
 生為文友李公子兆先才士又為先生門人吁其為
 人又可知矣先生生正統戊午卒正德壬申壽七十
 有三子二人長禮次南女三人其季生二年而先生
 卒逾十五年歸鵬鵬不識先生何如人然聞先生之
 風于戴仲鵠氏詳已先生葬京西香山鄉八里庄鵬
 曰人有言曰燕多忼慨悲歌之士又曰燕趙多奇士
 蓋聞荆軻之風而起者信哉迺又有為塞世所稱長
 者如周先生者焉仲尼云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
 其是之謂乎居有溫溫仕無赫赫懸車之日貧而不
 慍合光隱曜貽厥子孫其古之有道者乎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一

曼山館

戾姓上民名卿字民佐太原人初有戎籍于弘農衛
 遂以河南背舉正德甲戌進士戊寅夏來令上海蘇
 自德州之德平遷也今上海三年有為於朝召為
 戶部主事去去而民思之戾敦厚質實所居不為赫
 赫名其治上海也循循然因土之故而辦上官未之
 或知也戾處之淡然不疑無甚高深城府人樂親附
 有以非意干戾者戾瞠目視而頽然變竟不一語其
 人流汗走故戾之去行李才數簾爾舉之若囊橐業
 也民尤以是思之武廟南巡道路洵洵有緣以為
 戾徵錄 卷之八十一 九十二 長山館
 嘉利者戾抗諸邀索一不應第曰車駕至日供不
 供有令也何先事自擾為竟以安堵他郡邑有坐是
 得譴者縣糧長有曰闖頭闖頭者兜攬聚斂之首人
 也其人必且材枝犬僕候伺人意隙中之大率官取
 闖頭闖頭取之糧長糧長取之民民輸十糧長輸六
 七闖頭四三之歲因虛日戾悉除去曰此假一手取
 諸吾無取吾何闖頭之為每歲里甲賦錢于田斂之
 官以克經費曰權錢權錢者官操其奇贏而出納之
 諸行市賣有折閱者有入空券而待命者戾每公用
 先簿直之給而後入歲杪羨餘且數請于上官歲進

災或出糧餘賑之民以不傷時疫流行戾操善
 糜粥躬行鄉落遍給之小舟獨行待御簡少民例不
 知為官也江藩犯順人心騷動戾諭眾曰江海潮汐
 非賊利也固無慮奈武庫何吾且有備乃以告許人
 獲罪者許以鐵贖由是兵刃森然而民免科賦矣尤
 慎改作三年無土木之役舊民復甦公守廨舍嘗曰
 取足居止已矣至于出令則曰令何可遽出出必祈
 于行行必祈于久朝自為之暮自更之何以範民為
 故終戾之任若畫一馬雖胥隸坊甲之人亦以不譁
 嘗語諸學官曰松郡文名尚矣講習討論諸生所自
 戾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二 長山館
 致也規程以煩三博士恤其家禮其身令寔主之何
 政誣也會有計借士窟于行者曰舉賢邑令責也舉
 而不能行焉用令為遂捐俸若干贖之士用感激乃
 若稀簡權倖抑遏刁頑理剔冤滯躬親淡泊一用清
 淨之沿海俗幾為之一變其德遠矣深按上海古華
 亭也地盡東海耕織之力甲天下人易為富其失也
 僭奢俗喜相雉其失也器訟禮讓之風少衰於曩日
 矣故海之政也廉慎儉信所宜先焉戾人品高有得
 于誠意之學故言行咸鑿鑿而感應隨之彼巧飾以
 捷取者繫民之心果何如也又聞諸唐貢十周日戾

嘗有言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克肖多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其家者何限也嗟乎疾斯言也豈惟繫吾海之恩哉者老胡錦等合數百人發私財市片石以請曰凌遷谷變此石永存惟疾以永存亦故史官也槩于所聞良是故得牽聯書之碑樹之縣衙之右以長海人之思

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三

嘗為少卿六僕寺少卿王公欽慕表 陳

王公欽慕表其先五季時曰安者為將至州行部卒東陽縣其地書溪後人因家焉二十五傳至德順天左驍衛李子唐娶郭氏生公暨煥自為諸生儻蕩有大志所與游皆四方豪馬譚論好稱奇節常日笑啗咕豎備不足共天下事嘉靖庚子舉于鄉庚戌登進士第會胡騎薄京師公感氣白大司馬願提三尺從行間擊虜都人士壯之尋 上命如楚封八王道東陽上先人塚具酒食大會族里意氣逸甚壬子拜常熟令邑海墻大家多數命作姦監獄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四

司檄收之公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鷹鷂招之便公何諸大豪躡踵至公盡賞其罪俾隸署中為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公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即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効死公乃立為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肝食命工厲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糜者邑故無城公請監司城之甫興役寇犯福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公擁眾壁野誓以死禦會邑簿李君宗昭有蒼頭安者猝遇賊扶毒射墮三人賊喘恐宵遁公乃親執扶行築凡三月

城成明年甲寅五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矢礮

交下賊稍稍去登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
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公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
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公馳羽書乞援
備兵任公環統苗卒應公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
豫卜靈棋決之繇曰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
其福無倫是夜公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
協卜亟從公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
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勦寇功輒以三丈浦為
冠自是公料賊必不敢復犯我即犯成擒矣明年乙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五

卯秩三載當上計時方急公公乃止夏五月賊掠勃
已方舟從吳門向尚湖還海上公業劍起曰最虜乃
尚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陽陽去時參藩錢公泮
者素善射初寇至從公登陴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
是錢從史公公益奮倉卒召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
艇數十追躡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夾斫我時獨
耆長數人從公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闔死公奮
拳及潭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刀刺公腹中
錢亦闔而死時公年四十二監司列其狀聞于
上上重死事詔贈大僕寺少卿

江陰令贈光祿寺少卿錢公鏞傳

錢鏞字鳴叔顯陵衛人也其先籍浙之安吉七世祖
喜興國初以功授荊州左衛百戶已徙承天護
顯陵而鏞家在荊州父最生鏞絕穎異讀書一過日
不忘年二十六中嘉靖己酉湖廣鄉試庚戌登進士
第壬子出知江陰鏞性剛果遇事敢為時倭夷亂浙
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鏞度浙直唇齒地彼有
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癸丑城成而賊果
犯蘇松又明年甲寅四月賊掠江陰鏞遣兵逆之針
橋三戰却之賊不敢偏城退營於定山會歲侵江陰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六

羣盜亦起鏞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
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乙卯春賊自柘林入三
丈浦騰陸疾趨青陽鎮已賊艘在三丈浦者為叅政
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
趨江陰鏞禦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石鏞被創猶闢
賊遂遁去鏞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陣賊
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久之死傷略相當乃更
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港入備
城鏞業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度大橋明
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

礮蔽天鏢從城上望之君指誓曰剪屠烈矣奈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駢而背城決死戰時狼兵與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鏢素折之至是乘其薄賊故望風潰走鏢自督其所從卒其有仁起鏢陞焉復躍而上賊戟之下死焉時六月十三日朔日縣人求鏢屍雜莽間不得有識其印囊於肘者與之歸緝其殊始成殮巡按御史周如斗上其事於朝詔贈鏢光祿少卿蔭一千錦衣衛百戶立祠江上歲以春秋祀鏢死年三十一妻趙氏先鏢死二日生一男子於家歲餘亦死鏢無子以第錄襲錦衣百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七

霍丘良令林君一陽墓表

洪朝選

君諱一陽字復夫漳州漳浦人其仕爲霍丘以選也曰良令都御史楚侗耿公所表也霍丘赤縣而文物不顯獨吏農省祭至四五百輩持令長短與抗禮連敗二令君至班肅而後入屏側而後坐抗禮之風遂絕士于無明師雖諷估俾業舉業率憤然津涯罔知攸涉君爲指授訓釋導以作文業燧未暮年文風稍振田生旣霑遂爲知名士邑氓敦朴而附鎮開順阻山出礦椎埋盜效鼓鑄之奸視它邑爲多君爲曉諭諭告所以本業保身之道甚悉氓俗遂變徭役高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八

下織鉅例傳籍前令受貨濡手由此册役不相應氓破家凶產相隨屬君立變其法按籍貫與氓調令相得氓以大蘇其他建學閣行鄉約保甲法正鄉飲酒禮釐私秤積公廩先後舉行邑人相謂數十年未見有令如君者會遷王官去既去而邑人思之不忘爲之立生祠以祀君者六七區逮萬曆甲戌去君遷官丙寅入稔矣猶求名公文以志其碑旣歸杜門掃軌不通交遊之籍不宿宴嬉之會雖居闈闔中有司罕識其面獨與太僕少卿朱君淡菴遊而與一二學子輩談說義理學問小人習其行淫放侈之事不待

禁而絕。鄉人有不善畏君知多自改。君自少即
有志於理學。行古道。惟恐不及。家故儒者。君又喜儒
舉止步趨。一準於儀則。其仕其歸。莫不以古道官。七
品任兩官。四壁蕭然。猶故儒生也。由是部使者絕無
知君君亦不求人。知家居十餘年。長吏高君之風。式
君問者。僅今山東道御史舊令房君寰一人而已。始
君爲霍丘而都御史耿公爲督學使者。江南北輔郡
繼以守令。以百餘其高者厲蠡銳。其下者飾供帳。巧
趨媚公。悉不喜。獨稱君治行而故事使者不復命。不
得薦人。君罷歸。耿公獨刺心。君下世之二年。耿公來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九十九
爲吾省都御史。下車出教。下漳州。曰。其行縣勒石題
林君之墓道。云。明霍丘良令林君之墓。有司以禮致
祠。而以表墓之文。委予。且覈其行實。上督學憲臣。公
祀之。鄉賢縣刻石。請文。上行。誼督學憲臣。入祀賢祠。
具如教。於是君在事循良之績。與夫居鄉靖重之操。
一旦見褒顯。云。余嘗觀宋時歐陽修之論吏治。以富
賢貧。賢不能愈人病。能愈人病爲况。其言深切。曲中
又嘗讀我朝崔公銑之論吏。有五楊公一清之論。吏
有三一何與歐陽子之論符也。豈非明治體達國論
士哉。又嘗惟漢世去古未遠。風俗宜醇厚。而貢禹在

當時已有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
豪雋之言。亦何惟於今之靡靡也。然國家既有黜陟
之典。以計吏治。又有崇祀之科。以覈鄉賢。今舉措得
其人。吏治宜典。士行宜惇。顧如君者。以循良見黜於
世。而沒身之後。乃見褒顯。併其居鄉之行。而錄焉。士
苟願爲君子。其毋徒取快於一時之耳目。求悅於庸
人。彘子之口。以俟百年之公論。後世之聖賢哉。然則
耿公之爲茲舉。豈徒風厲一時之賢守令。其殆淑人
心回世道之大機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十九

邑于江之南稱地僻而俗淳者曰宜興金壇宜興里山複湖其水淳演其田美千畝竹千樹茗山居千章之村其富皆可以擬封君十家之墟有藪栗膏繹之室無飛鷹走犬鸞強用長帶劍之民金壇襟洮瀟而虞句曲附山之民梯山而田塌泉而灌山水時涌則潰畝泛輿南出不十里即萑葦之鄉圍土如槃孟而稼其中以與水爭尺寸之地不勝則鞠為洪波而百石之舟揚颿而出其上其無水旱憂而號為上地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以故金壇為儉縣無物產之饒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一

末業貿遷之利區區以土為命豐年猶不足以補敗大抵然也西蜀王侯知民之艱順俗之慈治以清儉民以寧一水陸置郵舊供以民勢陵其弱猶侮其愚橫需立辦適當者破俟曰是不可計糧輸金而代之以官乎國初制額名田七而王田三田之有公私猶戶之有軍民不可亂也均稅之議誠見王田之困也而名田有勸征矣有馬芻矣有絲直矣有夫征矣有驛傳矣歲五徵焉不為不繁矣而合軍興急缺之所加派又不止於五也困視王田等耳不登之上本稅猶艱而况加乎俟曰是不可審議而從眾以眾為

公以行而無後言為允乎役十年而編例也稅比年而割時也宿蠹先期而飛詭纖寒併應而重累戾曰是不可通之以一而均節其力乎往役者庶人之義吾邑里百三十有六在市曰坊坊六而其甲六十其義宜均而近有偏重戾曰是不可均班以田番上以月使無獨優之里獨蹙之家乎戾之政宜民而民之頌戾政其大略如是乃隆慶壬申六月侯擢司寇邑佐常君黃君造予請有志焉予曰是固邦人之心也敬述其得諸邦人之協論者如此云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二

弱冠尹金壇清簡峻絕不與人交一言惟倣方麓先生邑民素弱久屈于豪右莫敢吐氣公甫下車為伸之豪家奴屏跡民始有生氣矣邑中多弊政一一釐革之振作士類在任五年終始如一但疾惡太嚴豪通新鄭媒孽之止陞南刑部主事後歷官福建右布政使其治行多在湖廣廣東二省云方麓先生與人未嘗輕假一言其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武進縣丞劉亨傳

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入君
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
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為壽州訓導三十一
年冬 建文君詔求言上言文武竝用久長之術多
見柔用陞武進丞脩學政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毀
淫祠縣旁作善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省野闢流
亾來歸建文三年賜璽書縣民李德茂馬阿寶作亂
曰郡守毋令滋漫率眾擒首惡戮之論降散其黨靖
難後遣使勞以金帛既而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有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三 吳山館

薦亨修永樂大典者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
不就宣德 御史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為師表官亨
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 上曰伏生九十
尚傳經八十為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
曰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
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長洲縣丞劉幹傳

劉幹字孟楨修武人先授岷府紀善永樂初浙西六
水幹從夏尚書原吉來治改長洲丞兼理農事秩滿
以母喪去官民遮留切事聞復任幹宅心仁厚性
操廉白每出勸農周行膝擁呼老叟問所病苦慈孺
之色溢于顏面所至民躍迎曰父母來矣歲饑民輸
後期上官譴責以身當之曰此丞之怠職也請代其
罰人有過當笞惟喻以理終不下鞭箠無不心服縣
居不障風雨敞於惡食居之泰然洪熙元年卒于官
無以為斂邑民嚴思敬等殮之頓于郭西僧舍及將
蘇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四 吳山館

歸葬土庶陳奠道旁悲悼者喪所生士人郭儀因人
心春恭之深留其衣冠於半塘側聚土葬之名曰劉
公墩詳見郡人樓文淵所撰墩記

沛縣主簿唐子清傳

唐子清沛縣主簿也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顏伯瑋令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曰吾願從顏令於地下死之

律錄

卷之八十三

百五

金壇縣主簿申鑄傳

申鑄字鎔範性端嚴有家範諸子自黌校歸猶俾之入田力作曰使知所本特以嫁女使長子持數十金入臨清市奩其遺其金反命曰道遇談易者悅之遂忘金卽置不問以吏事就選仕爲金壇薄主徵稅先是入穀之量恒溢怒曰是焉用量爲也命概之百姓稱平主計者置金米中冀入賄發之抵罪宿弊頓革屢獲優獎偶遇疾數日漸劇歎曰吾居官不苟取今死何以歸葬叩子淵見其危也權辭曰適有餽兒臚子平少憂大驚語曰汝敗吾平生矣遂面壁臥叩頭竟不返顧而卒今兵部員外郎凝乃其曾孫

律錄

卷之八十三

百六

申氏益有世德云

沛縣典史黃謙傳

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為沛典史果敢能戰事知縣顏伯瑋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感顏知己願與同死死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七

沐陽縣典史周鑄傳

先生敏胤胤成生五六年客有舉其名戲曰周鑄九鼎則應聲曰舜彈五絃識者固知其不凡矣稍長學春秋于鄉貢士慕應祥不數月悉通其義例然厭科舉之習益務博極羣經洎及史子摻獮劄剔以涵以採儲為己有山峙海合發為文章汪洋恣肆邁厲峭絕結屈盤紆如山澤氣升蒸而為雲霍忽騰沓彌布六合雷轟電掣萬植呈露須臾廓然消散天宇朗豁泯無一迹焉讀者初莫知其端倪徐而察之其有不合乎法度者益鮮矣學者連州跨邑交走道中先生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八

隨其材之高下誘掖摩厲率多有成正統六年浙江柯察史屈先生為子弟師乃寘先生名承差籍中以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上吏部時沐陽榮襄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議科辟先生從事其中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未允獄之有疑常與密議焉例止得驛丞先生固不樂乃謝病歸十三年閩寇鄧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憲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三都督軍以討之枯賊葉宗雷昨諸途陳都督敗死請濟師制詔寧陽侯陳懋拜征夷將軍帥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濠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左右

四將軍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尚書乃聘先生寘幕下凡籌策號令調度賞罰之機悉以委之殫竭忠膂彌縫匡贊知公不言十四年春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為延平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鄧伯孫為主幕府議進取諸將言人人殊先生曰閩地林叢深阻山石磽确曾不得方丈之平以託足其勢不可成列以趨接軫以驅也而賊竄伏草莽伺間竊發官軍單行星散首尾縣絕卒然遇之將坐致潰敗矣宜軍便地為營遣人四出招降者復縱令相招明立賞格能殺其黨與斬敵同其有負固不服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九

者然後進軍剿之誅其首惡舍其脅從其眾可不攻自破矣幕府如先生策多所擒斬降者相繼衣冠之族汚蟻于賊者先生為之灑洗全活甚眾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眾疑憚之莫敢往惟先生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往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先生不為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公且有設草具先生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眾而還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

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為儒者服矣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賊作賊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先生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謀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執賊眾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之功格其賞弗行之始授沐陽典史初僉都御史王竑董漕事而巡鹽兩淮監察御史練綱與竑不相下揚州知府丘陵素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十

竑所厚綱每以吏事責陵輒舉先生以為况陵以懇于竑竑銜之未發也景泰四年先生以漕行道中竑令人錄先生行橐得白金三數錢文致為民財先生度不可與辯引垢誣服家人訟諸朝事下法司獻天順元年更化先生事白復官因致仕歸先生年益高德益邵文益奇四方求文者日集其門崖鑄野刻照映山澤部使者若藩臬時具書幣走吏卒候起居先生往謝則處以賓位送迎必及門儒者榮之先生孝友誠懇事親色養備至親卒身負土為墳畚鍤不去手鄉人義而助之逾年墳高數尺廣千數百步樹皆

成林用占人族葬之法令兄弟子孫叙昭穆

限居之同異曰吾親所生惟兄弟二人吾何愛數

之地而令遠吾親乎幸川先廬火遷居桐村先願

後寢嘗疑朱子家禮四龕以西為上之說循習唐制

非古禮也乃為三龕中祀所繼之宗而祖禰以昭穆

處左右門人以問先生曰此固朱子意也其祭用古

今禮先生天分絕人書一過目則背誦如流終身不

忘為文章未嘗檢書一事不悞竟死聰明不衰燈下

能蠅頭細書詩文數千篇皆手自選錄其立意造語

往往出人所不到學之者弊精苦思終莫能近之嗚

呼天之降才也得其全者寡先生之修于身行于時

傳于後者不專乎一本末咸具可謂茂德懿才矣然

以前跋後竟與時相齟齬竟弗克大究厥施惜哉龔

遂奇好學善屬文居貧受徒自給征閩回口不言功

默默守故職貧益甚時 獻皇帝歸自北狩 景帝

尊為 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

之說遂奇獨草疏請還政 獻帝未上而語泄 景

帝大怒下遂奇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學不能

行者數年 獻帝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十一

應天府學教授賀公鈞傳

王時槐

賀鈞字信夫江西廬陵人正德丙子鄉舉性敦厚端

謹居父母喪哀毀苦塊三年家人嘗失火亟取累世

神主奔出他一無所問為麗水令除苛弛刑而重德

教見上官不能俯仰隣郡內閣張公方赴召馳傳絡

驛鈞獨不一見改應天教授日與諸生講學必依於

孝弟忠信問者畏服質儀悉却之有強之受者則曰

吾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即

思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為古道友

誼今乃復見又嘗自拍俸以賑寒士南宗伯渭厓霍

公聞其賢深加敬禮贈以文稱其辭不飾以屏偽禮

不務以崇質俗不諧以自立儀不炫以衷孚誠求自

得而無外羨云應天府志列名宦傳中暮年與東廓

念菴兩峰師杲見川諸公論學不倦鄉評推為篤行

長者所著有龍岡摘稿子經舉進士官至廣西按察

副使解組歸乃執紼布衣劉兩峰先生之門士論高

之聖老益勤益能承其家學者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十一

教諭公名訓字汝學姓楊氏吉安泰和人文貞公之
 玄孫也 國朝相業稱二楊而文貞最著 昭皇帝
 時嘗賜勅傳其子孫曰令爾子孫與國咸休益特恩
 云其後傳四世而有教諭公教諭公年十歲即能記
 憶文貞公言行已乃讀勅諭輒悲憤泣下曰吾家賴
 先太師受 國恩特厚吾不能繼揚前烈其如先太
 師何乃十四而為諸生有名家又故多賜中秘書也
 于是益廣覽古今學士家言習聞國家故實明當世
 之務故文詞敷試高等諸生皆避讓公而公性剛鯁
 賦徵錄 卷之八十三 頁一

不安交遊後進者益憚公遠之已見公坦直無誑也
 率就決疑事或持其文決試等高下公諛言某甲某
 乙率奇中或又決其人後當善敗率又中于是諸後
 進者率又多親公是時 謂公立取高等無疑然顧
 數試有司數不第歲甲午選貢上禮部非其願也故
 事歲貢生皆授訓導官會有大臣建議命吏部第其
 文高等者學正教諭公即以高等得教諭華亭華亭
 俗故侈靡上餽遺學官已即散謾遇學官禮敬衰矣
 公持已嚴重立規條數十督正諸生諸生不敢以餽
 遺餽公諸被獎與者率取意 而又以義氣倡諸生

一時時公為緩急有司卒無敢凌轢諸生者每
 行縣至皆重公文行注上致頌以不能
 以公為簡已以故久不遷既仲子誠以舉進士
 州府推官公以為能守先太師之祀也遂益其
 志時時遊九峰三泖間言酒為樂而自華亭遺載
 書曰大推官者法吏也法生殺人易耳能不枉者難
 也今用法者鮮能自鑒也即能自鑒者又不能達上
 官意指也若是則法安得無枉哉爾小子慎無以為
 也吾往者亦欲以功名自見于世顧乃今無所陳列
 低徊而不能去者徒以先太師故也吾今乃可以休
 賦徵錄 卷之八十三 頁四

矣吾聞長老者言仕不貴世貴世德也爾小子其
 無忘世德終其身報 明主之賜吾即歸無所復恨
 矣久之始遷為黎山王教授歸過里中日名里中長
 老故人飲謹甚遂不就黎山無何疽發背卒壽五十
 七歲豈所謂高才困厄病自内生者與臨卒時諸子
 弟議銘旌宜書教授公厲聲曰我未嘗之黎山安得
 以非禮加我乃竟書教諭此類曾氏易簣事否邪後
 載鳴陞吏部得贈公考功員外郎而公故號天柱山
 人今縉紳中置教諭考功郎不稱稱天柱山人以公
 志業高官不足稱云公上世華陰人南唐時侍郎輅

者徙廬陵至宋時允素又徙泰和徙泰和十三世而有景行者仕爲翰林待制景行生公辰公辰生子將子將生文貞公文貞公生稷稷生昱以廕爲太僕寺丞昱生雯雯生教諭公教諭公有三子而吏部君能世其家教諭公所著執齋稿朝天稿教吳稿指衡稿凡十餘卷蓋自以遭時不偶故著書以見志云 喬世寧曰余攷論 國朝名臣文貞公益多社稷功云其大者 章皇帝自武定歸也羣臣爭言襲趙者用文貞議趙以永存余多其定國是危疑之際且海內以此免兵革之禍其功澤至不細矣其子孫宜有厚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十五

報顧其後歷三世而不甚顯至教諭公才足以顯者乃又以一學官偃蹇終身以死何邪今觀五世之後吏部嗣興又何其赫赫聞也斯先世之遺烈非與嗟乎黃河之曲其浸百里蟠桓之木千一實文貞之流澤益深遠哉益深遠哉

江浦教諭祝先生金墓表

周 叙

先生諱金字廷心姓祝氏括蒼麗水人祖亮元處州路經歷父彥方安陸同知先生資性純厚幼不妄語九歲通小學論孟書甫志學盡讀諸經笈及于史年十八不遠二百里師事金華宋先生景濂逾四朞學成始歸宋太史甚嘉與之洪武甲寅同知翁與郡守臨安郁公斌偕坐累謫役鳳陽先生卽從故里攜貲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郁無他子弟侍側疾革托以身後事旣歿先生爲經紀歸其骨于家已而同知翁亦遭疾先生日奉湯藥夜則顙天洒泣悲哀求以身代翁瀕危數四時盛暑衆莫不勸預治喪具逮夜將半翁忽大呼曰金何在於是絕而復甦人皆謂先生孝誠所格已而翁遇寬恤恩復任遂引年致仕旣歸感末疾弗能起先生遍求良醫乃調膳饘侍寢左右衣不解帶者七載如一日父歿哀毀踰禮母夫人懼其傷生越四日強之食乃啜粥泊喪不用浮屠葬祭一遵朱子家禮寢苦塊三年哭泣之聲如初喪其奉母夫人也備極甘旨之養母歿哀戚之情一如失怙凡親平生所嗜終身不忍食遇忌辰必先期齋沐致祭畢哭慟不食者終日其至孝益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十六

天性云處兄弟極友愛仲氏嘗求異居室廬田園
所擇略無難色鄉有豪橫恒假虛詞肆誣搆者先生
正言反覆導諭之其人卒化服郡邑兩舉不就築室
白溪山中自號蒙山處士有終焉之志久之與仲俱
被徵仲應詔授秦府紀善先生以疾固辭歲己卯郡
守劉仲廉邑令周又玄屢造謁其門請先生分教麗
水邑庠不獲已乃就至則周令特為構樓一區處之
環樓植竹萬竿乃更其號曰萬竹山人端居講堂嚴
矩度勤訓誨解惑析疑隆冬感暑弗懈由是人才輩
出盛於昔時改江浦教諭邑居大江之北學舍至壞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百七

溧陽縣學教諭秦公約傳
秦約字文仲其先淮安人宋直龍圖閣觀之後始遷
崇明其後再遷崑山父玉宇德卿業儒有至行門人
私謚孝友先生約至正間官崇德州教授洪武初應
召試慎獨箴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以寶鈔末
徵詣京上疏陳乞復書院書堂義學例當復守令
之制另立一科四十蒞職百日舉代郡邑三年造冊
與志書同進以備國史採擇 上悅以約年老難任
繁劇計五百里授以儒官得溧陽教諭御史練則成
待制吳沉薦約宿學遺老合在館閣不報在溧陽八
年請老歸卒約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張潞公貢
師泰尤所推重所著詩文曰樵海集別有師友話言
樵史補遺孝節錄詩話舊聞崇明志

句容縣教諭胡公璉行狀

梁潛

公諱璉字商用胡其姓也鈞陽衣冠家惟胡氏世有積德至公尤克自樹立為大魁梧奇偉身長七尺虬髯奮張論議英偉見者為之易色性孤騫傲所不曲合取容當世然聞人善如已有嘖嘖歎之恐後大夫士與公遊者行或有涼德輒曰胡公其知之否言未幾公已曳杖來痛詬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然咲曰友道貴直非許也平生不尚華麗大布之衣脫粟之飯澹如也少從豫章陳仲易學尤邃於易然兩弗偶於有司當時莫不惜之未幾元季兵起杜門索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九

曼山館

居惟事親為務母喪終制弗御酒肉父旅歿於括蒼時道阻不通公蒙難躄躄走二千里卒負骨以歸人歎異之歲癸丑五月袁州偽帥歐祥遣右丞劉敬襲鈞陽據之一時名流皆為所羅否則必遇害公獨敏迹遞去甲辰冬大明兵至江西諸郡望風納款大將軍分兵告贖聲言不亟降者屠其城劉敬聞之大恐計無所出則謀掠士女金帛火鈞陽退保新昌城中民皆惶懼晝夜號泣公知事急乃往見敬麾下偽院判雷均正員外袁友德曰汝等乘時竊據今日復能有為乎恐首領不保奈何友德且駭且問公曰

事已迫矣不早為之所恐置免釜魚須臾不復有生意鈞城既不能保况新昌乎且天命人心已歸真主觀其用兵可知矣大將軍兵之所至無攻不克無戰不勝迅若電掃汝等固戕此一城生聚然汝亦困迫就縛矣知者貴知幾失其幾悔無及也友德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然右丞不我從奈何公曰大丈夫行事苟可以濟眾為之不顧第往說焉以納汝忠否即俘以獻友德等如公計往說敬懼而從先詣督府投書而難其人輿論莫若公遂要公以行瀕行公難之曰吾行矣恐汝等先諾後悔城中禍福未可知獻徵錄

卷之八十三

百九

曼山館

也友德叩頭誓曰天地鬼神昭布森列有違斯盟家無噍類公於是乘傳至臨江以其事白于大將軍深喜欲即官之公苦辭不敢願且歸速敬等來降乃賜本一襲俾還鈞陽於是敬等相繼出降城中以戶計者十萬以口計者五倍戶之數皆懽然相慶以為更生至今遺黎故老告其子孫曰若等得廬爾居佃爾田胡公力也洪武八年擢教句容直諒忠信士子化之未終三年淹以疾歸每撫膺歎曰吾乃止於是命也自是無復畱心世事衡門之下觴詠不輟萃易詩書諸家說析而係於各章之下於易則又以程朱之

論會通之而其繁識者謂其得四聖人意諸史百
子手筆者二百餘卷每呼其孫振指視之曰印不誣
後遺法以此矣賦詩爲文間存其稿年七十有五得
疾遺命其子治喪不用浮屠將易管親友環視強之
曰灼艾或可起公舉手加額曰君子貴知命某年七
十五得全歸宜矣言訖遂終時辛巳三月十八日也
傳有之曰活千人者其後有封公以剛明正直之德
邁往卓絕之見雖不獲盡用于時然芻城數十萬民
得以保其父母妻子其功豈小哉予知公之子孫不
食其報不止也

鳳徵錄

卷之八十五

百五

訓導王行傳

王行字止仲吳縣人家素貧賦父謀爲人儻藥
自助行時數歲閱藥千品悉志其名品主媪喜
官小說行默記數本暇卽爲媪誦之主異焉試
語一帙翼日已成誦遂悉所儲書恣其披閱三年辭
去授徒城北一時文名大譟尤善談論對客抽繹經
史援據古今纒纒不窮然家徒壁立几無留冊叩其
所自曰向得之藥主人耳洪武初郡學延爲訓導諸
生心頗易之以五經難進問難行隨問辯答無有凝
滯衆始驚曰王先生非詞章之學也郡守魏親王觀
先後薦于朝不報晚歲將遊金陵或以時情叵測勸
止之行不顧竟往館於貴臣藍氏藍得罪行亦坐死
行有文武才尤喜論兵負其所有以訖于難君子惜
之所著有指園集半軒集學音稿通意宜資墓銘
例唐律詩選共若干卷

鳳徵錄

卷之八十五

百五

鳳陽府學訓導韓公忠傳

李濂

韓公忠字景賢祥符人上世居趙州之韓村祖某
凡為儒學提舉至正兵亂徙河南通許之棟城洪武
元年始買祥符公生未滿晬喪父時兄甫六歲門祚
幾墜賴母姚守節不嫁迎外姑黃相依撫育二孤克
底成立云公志行峻潔成童時晨典赴學出里門拾
金鳳釵一持回白母曰待尋者至與之少頃里人高
氏號於路曰新婦歸寧遺失金鳳釵一疇其拾者公
應聲還之鄉間高其行弱冠受尚書於郡博陳彥衡
得其要義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明年會試下第卒

鳳陽府學訓導韓公忠傳

卷之八十三

巨世

業成均納交海內名士問學益克甲辰 文皇上賓

仁宗臨御改元洪熙勅國子監祭酒精簡太學諸
生學行醇正長於撰述者十人聽用六館會舉七十
八人三試彝倫堂公皆在首選乃奉旨同進士劉謙
等持節江南諸郡纂修 文廟實錄逾年嗣奉 宣
廟特旨就便采輯 仁宗昭皇帝實錄一併進呈事
竣還朝史館嘉之宣德庚戌會試公名在乙榜授湖
廣棗陽縣儒學訓導迎養母姚于官邸公何母卒扶
柩還服闋改鳳陽府儒學訓導矩範端嚴士習一變
久之有退休志乃上疏乞歸得致仕時年五十五有

而於有院修撰吉水劉公儼為文贈之稱其文章
以範世風節可以表俗君子以為無愧云公之歸
行荷蕭然惟圖書筆硯而已敝廬二間不蔽風雨乃
教授於鄉以自給扇其座曰硯田志無宅也河南巡
撫都御史慈谿王公來聞公名禮聘為子師辭不往
郡大夫敦請為郡志總裁儀幣及其門峻卻之其介
特如此公博極羣籍尤長於詩平生累千百篇皆冲
淡典實無雕刻綺靡之習自名知恥藁安貧守道怡
然終日年九十神清體健燈下能作細書而湖南淮
西兩地文武士感德慕義問遺不絕忠信之行人皆

鳳陽府學訓導韓公忠傳

卷之八十三

巨世

論曰余風聞先生高風數訪其子孫求事實久弗得
也頗以為憾比者鄉進士陸生東持烟薰殘帙一束
至云得之一巧者問其姓名實先生之後裔也展讀
之乃韓氏族譜暨松江太守黃平衡夫為公作畫像
記陽武訓導陳順水之為公作贊二子皆名十紀載
頗得其實因撮其大端而為之傳嗚呼今公之子孫
衰窮垂絕幸猶有一巧者能藏是煙薰殘帙而不
酒沒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三

鳳陽府學訓導韓公忠傳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四目錄

浙江一

布政使

梁棻

端宏

陳仁

張芹

叅政

林瑜

周旭鑑

陸容

陸鰲

叅議

徐瑤

按察使

王良

陳璇

王之猷

副使

張和

中華書局影印

引

陳煒

李贊

王尚綱

留志淑

劉安

張穆

楊奇

符觀

周志新

楊瑄

張文

陶成

高賈

曹時中

閻溥

僉事

王濂

劉丞直

鄭建

皇甫濤

知事

張之象

閻睿

李熙

王冀

劉宜正

蔡楫

和維

刊行

正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梁公榮

志銘

魏 龔

正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秦和梁公享年七十卒於位公名榮字叔車別號松軒而梁質秦和右族世以詩書禮義是務子孫或顯或隱代有其人公自幼承家學之懿端重不凡有相者見之指公謂其祖畦樂先生曰是兒他日貴不可言宜善撫之與兄果業舉子兄弟互為師友業殊有造應秋試兄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皆捷公尋中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未幾陞員外郎時尚書魏源性嚴毅人莫敢近獨公過獄有疑者能與之辯不歸於至當不已若蘇民倪阿雙坐同謀殺人稱冤在獄二十五年經十三司不能決部特委公公取成案閱其所犯坐減死由是公名大著陞廣西按察司副使兩考陞廣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一日他所洞蠻入柳州界劫掠人民男女官軍追及之以所掠男女悉殺之以要功公知之謂其首帥曰今後官軍但得被掠男女一人生者准功一級自是男女得生者莫計其數田州土官岑鑑兄弟互相讐殺經年不

解時都御史馬公鎮守其地謂公曰此事非公往諭欲其三家帖服不能公遂行既至曉以大義洎申朝廷之大法二人即叩首曰不敢不奉教即帖然服公

還二家各以黃白金其數不貲為謝公悉却之曰得爾兄弟和氣如初尊奉朝廷即是我受惠也及一女土官梗化公與巡按御史侯爵偕行處治侯以風紀律之其徒擁眾咆哮不服公起叱之退徐徐以禮法曉之眾皆叩首曰唯公之教是遵不敢更犯違天憲侯曰公何以得其心如此殆昔人所謂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者邪又兩考陞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公至不動聲色惟廉惟謹以率之卒致食廉薄敦利興害除俾一方老幼仰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迨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述職 上賜宴禮部及賜襲衣既歸公以廣西與浙江所歷任歲月通理九載赴吏部併陳年已七十乞致仕部以公年雖七十精力未衰以 聞上命復職至官感疾而卒高祖才可曾祖彥卿祖不移別號哇樂多才多學鄉里恒尊稱之曰畦樂先生父用之別號泊菴累官翰林侍講春坊贊善其平生著作有泊菴集行於世公之為政益多本之學問寬不失縱仁不失威懷並著殊得政體狀謂其外和而內剛方寸之間光輝明白信夫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耻菴陳公

煒墓志銘

彭韶

成化甲辰八月十六日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陳公
 以疾卒於官公陳姓諱煒字文曜號耻菴福州閩縣
 人先世衣冠文物著於閩具載考翰林侍讀綱齋先
 生墓志網齋元配林夫人無子繼林安人以宣德庚
 戌八月十七日生公資稟秀朗聰悟過人甫十歲失
 怙知力學年十八舉正統丁卯鄉薦景泰甲戌會試
 中甲榜以疾未廷對奔嫡母喪歸嫡母惟一女嫁已
 久公盡出母所遺衣物付之曰慰吾母於地下天順
 庚辰始赴廷對賜進士例遣歸待次至臨清覆舟溺
 子女不行寓教山東如御史高唐劉魁輩皆出門下
 未幾取回京明年選理刑又明年拜河南道監察御
 史錦衣衛有都指揮自英廟時得幸連起大獄陷
 無辜公與同官疏其奸利謫戍嶺表中外快之南京
 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臣黨立廢后事調遠州公草
 疏請復其官以旌直臣不報尋差巡按蘇松常鎮四
 郡歲連歉荒甚亟命有司發廩十萬以賑諸漕卒遇
 造舟預以月糧錢質於富室充費而日無升斗之食
 公為會其月日平其子本約歲有七月糧悉以還士

卒上海民婦與私夫逃其父慙謀殺丐女未以婦

沉之江月餘形變則誣婦翁因姦殺其女婦翁無以
 自明引伏公疑令人蹤跡之果得之蕪湖巨室於是
 坐婦父以死移北直隸提調學校公嚴章程勤課試
 而歸重名檢學官黜者餘三十人士子汰者餘四千
 人復以生員舊例充吏適中不學士子計特奏寢之
 成化庚寅陞江西按察司副使福清商十三人見殺
 於石城民斂貲而燬其尸久不得主名公廉知為潘
 氏亟捕至伏法潘司因盜越獄罪獄卒以故縱者二
 十七人公以一盜逃而死典守二十餘人法太峻斌
 論以徒甲午陞本司按察使不事刑而風稜百者上
 杭富商林春遣孥王氏等歸家至番陽湖同舟人夜
 投十餘人於水而取其貨王氏墮水不沒浮三十里
 得出訴於公乃戒邏吏物色之至撫州掩捕焉賊盡
 獲盜無一人免者臨川人陳季宏構民王華一為軍
 縣捕之急華一潛殺繼父白文質誣季宏因捕毆死
 獄數年不決公疑之詢知文質有幼婦吳氏逮之至
 具得華一殺文質狀季宏得不死歲嘗旱甚公禱有
 雨既而有芝生後堂柱象以為瑞公曰此歲豐人和
 之兆於我何有哉吏部連薦為浙江廣東左布政使

皆不果而公又丁母安人憂去官既葬闢祠堂定祭禮立家規且期齋心樓以淑子姪杜門不出有終焉之志適江憲缺使吏部亟以公補之公不得已至官持已愈嚴馭吏愈峻而治獄愈力吏民益畏愛之朱子語類久不傳不憚勞費為板行於世吏部復以湖廣左布政使薦又不果明年乃陞江西右布政使公不以正官自逸猶隨牒分守於外弋陽樂平二邑有溪介其間樂平民陂以溉田弋陽民輒潰之彼此鬪訟積不相能公躬履其地見陂可溉田萬餘畝而為弋陽患纒二十而一遂屬二邑民論之俾樂平民仍賦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

陂水行溉而倍償弋陽患水之田并貸其徭賦民皆樂從新昌民陳守謂者力貧耕讀為書良善之家四字旌焉蓋凡賦政之餘有可以勸善懲惡興學下士者無所不用其心其風操之厲不減於持憲日也兩廣總督都御史乏人廷議推公雖俞旨未下士大夫咸色喜已而有浙江左布政使之擢而公不及見矣公為人志高行卓一於正而不苟靜重整暇有澄不淸撓不濁器度義所激則勇為之至人情世務極其纖悉能知人邪正者其人終身不爽妙翰墨善吟咏片言隻字為人寶惜聚書且萬卷手披口誦非有事

未嘗一日舍去為文章典重有體恬退之操尤所推尚自為御史為藩憲正任無一官不以親老乞休致馬請疏或連歲上願遭時貪賢尚德曾不少副公志而公於親終益以規退為事然終不可得復繪深衣幅巾行樂小影自題以見志云

浙江左布政端宏傳

郡志

端宏字仲仁號垣齋當塗人景泰癸酉領鄉薦登丁
 順丁丑進士庚辰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捕通州東
 昌等處德威兼濟所至盜息民安歷巡按雲南河南
 廣西咸有風裁洞蠻僚寇邊時征討官軍僅撫定
 其酋首而其下猶有肆剽殺以厲民者總帥輒以地
 方寧靖上聞公劾其安復下令選將練兵豐食設險
 以為攻守久遠之計由是諸孽望風附義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歸省涉江中流颶風大作幾覆舟人皆錯
 愕公泰然曰吾生平未嘗行一不義今反已何懼俄
 而風果息丁內外艱改官兩浙陞山東按察使浙江
 之非政使浙人聞公還鼓舞歡動如市乃益篤忠貞
 不為業人咸樂其長厚丁未謝事非公事足跡不至
 家亦卒於家子文贊文輝文用

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君贊墓表

楊一清

正德壬申夏四月六日通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李君惟誠卒于家其弟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惟正具事狀請予表其墓君諱贊惟
 誠其字別號平軒出唐西平忠武王後裔忠武生憲
 嶺南節度使節度生浙為袁州刺史因家宜春南唐
 時再徙吉水其傳至于子敏國初始徙蕪湖家焉君
 之曾大父也大父隱不仕父為諸暨縣學訓導俱以
 君貴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為仲子
 少穎脫儕輩長遊邑庠與惟正並有聲江東成化庚
 子鄉試甲辰會試入奉廷對賜二甲進士兄弟齊名
 人以為美談丙午授吏部文選主事弘治改元轉考
 功員外郎為太宰王端毅公所器重以母淑人喪歸
 服闋改兵部武選員外郎進車駕郎中順天民地多
 併入勢家而牧馬獨以丁口計民坐是困大司馬馬
 端肅公疏君理其事君勾稽有法盡復民業中間補
 截調停曲中機宜民至于今便之久之改武選庚申
 詔大臣各舉其屬可任方面者馬公以君薦遂擢陝
 西布政使司左叅政管糧司篆提調解圍清理戎孽

務持大體不屑為煩苛三載考績遷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布政使後廉君教之敦本實崇儉樸歲餘郡邑獨進負發倉廩拊問存恤所全活甚多屬道專橫藉故錢都御史家君憐其非辜語輒泣下所以調護之者無遺力瑾聞而銜之或風以自免計君不聽會吏部擬君遷太僕卿瑾勒令致仕杭之老稚遮道泣留不得至留其一履以志思君性寬簡與人處洞見肺腑不為逆億或已負亦不之較其為政稱是未嘗沾赫赫之名去則有遺愛焉詩文清逸疎邈類其為人草書道勁得蘇長公筆意既解官歸日與故舊賓客徜徉采石山水間每飲輒醉醉則賦詩更相勸詠盡興而返若是者凡三年年六十卒

蘇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

新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陳公仁墓志銘

林俊

陳公子居諱仁自號三渠居錦墩掛壺山為勝一特舉從第進士成化戊戌廉吉士邦瑞公始之丁未公繼之已未公憲副邦器又繼之初公在諸生與陳大參寒月稱二勝寒月性敏公矯情為勤資深而輔之博為任提學所獨賞果發解首寒月名第二中進士為戶部主事深輯實錄東廣督軍餉淮南兩以郎中吳宜人愛讀禮廬次引渠鑿池與鄉族同其利再為主事為員外郎郎中畢力問學作古文詞自潤而國計明習不腐不滿不暗嘿自容隨俗養交取巧化大條大章奏多出其手闕里災公疏重修省闕異端抑奔競禁奢侈振士風收人心端教化正風俗禮部災疏早朝勤政審決章奏訓養東官進君子退小人節齋嚴嚴備邊又疏雪冤獄紓忠憤罷江南織造復御史彭程官給事中林廷玉補外勿遣又疏致仕布政使林同蔣雲漢方守知府潘琴宜優異妖僧領占竹資緣內降宜勿取陝西守臣進古壘又疏其偽且謂果太墮亦亡國廢物宜毀勿留皆闕切時諱朝紳為勳祭孝廟多所嘉納今上初司徒韓公文倡伏

蘇徵錄

卷之八十四

十

嗣請誅變聞鼓怒逆瑾中之力文致公公誤落三
并落韓公以去公同知鈞州再知汝州轉南京兵部
員外郎掌武學方是時政如東濕諸司易守為全身
遠害之計公委而任之以無失故常瑾誅起浙江提
學按察副使權量精審公案手自披閱不付吏積勞
成損轉為其藩叅政疾已作尋起尋復既之哭內氏
李宜人又復疏乞休致吏部錄賢勞擬進其藩右布
政使致任命下公卒已彌月正德甲戌三月十七日
也壽六十一所著三渠稿天津志行於時

後集 卷之八十四

十一

浙江右布政使王公尚綱傳略

朱睦㮮

王尚綱字錦夫鄒縣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兵部
職方司主事明年罹父憂正德三年調吏部稽勲四
年陞驗封員外郎尋遷稽勲郎中尚綱在郎署藻鑒
清明臧否人物賢者即毀不得而奪其美不肖者即
舉不得而益其能其大有裨於銓衡也類此七年出
補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尚綱以大母李母聶俱垂老
不能迎養乃引疾還十三年以原官調四川尚綱封
還部檄不起安處衡門以明退素俯視黨世一塵不
營時乘驢出遊危澗蒼山或及暮而返或數日乃歸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十一
人亦不之異亦莫之知也又開泐睡洞以澄清神思
構馬牛亭以遺除世慮築讀書臺以尚友古人游心
於天地萬物之表而莫之與競也尚綱歸十有七年
其知而薦者累二十餘疏嘉靖初 上搜訪遺逸復
除陝西左叅政尚綱不得已而往再遷浙江右布政
使逾年卒於官年五十四有集十二卷刻於家尚綱
既卒撫按乃建祠於蒼山之麓以祀之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張公芹墓志銘

羅洪先

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闕請誅近閣入黨當是時 武皇帝將行遣輔臣有狎於閣者密泄之竟敗計不四年而閣瑾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又將論功廢子南京監察御史張公問之上疏曰李某者顧命大臣當與 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劉瑾亂政既不能防微杜漸又不能力與之爭願降禮屈辱且為草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橫恣肆荼毒天下其罪已不可贖乃目他人功受恩賞他日何以見 先帝哉竊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十一

史山作

見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方得志之時奸邪者多見黜於瑾已伏誅之後惟某始終無恙臣不知其何善為身謀若此也疏入輔臣持之涕泣不能辨天下一日知有張御史慕其人必以為雄傑偉特性梗棘不可近余見其退休時恂儒生布素徒步道遇之不知其為貴人方欲相從問當時忠定伏闕始末與正德間諸大政事以補史官之缺不一再見卒矣悲夫公名芹字文林世居新淦之峽江後析地今為峽江縣人父某茂員為蒲臺教諭以公貴封御史公為諸生博學有時名弘治戊午舉鄉試壬戌第進

士授福州推官以薦召為御史出知徽州府

言者過計恐賜公家取道于徵請改杭州公方誓死守要嘗斬賊問謀命下乃去已而當道因微人之恩復遣還郡又謂宜於杭自徵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進布政司右叅政終右布政在官餘二十年所至皆有可述初為福州習吏事嘗奉檄訊縣尉獄尉貪而昵於清戎御史御史右之不為聽按闕者數論薦之及為御史論輔臣禍且不測會都御史林公俊亦自蜀上疏論時事俱得削俸於是益感激自效當屬草未嘗一遜人其採寶明諫馳馬兩車尤為人所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十四

史山作

言官天子耳目也善遇之人人思奮而蹇諤之風起不善遇之則人人畏避而循默之風成自古治亂興廢之驗莫不由此頃歲賊瑾陰懷異志挫辱言官寘之極典以箝制人使不敢發其奸惡卒之禍亂相尋幾危社稷可懼也今瑾誅矣然羣盜未平災異迭見雖風夜憂皇孜孜求言猶恐不及奈何復有此舉動哉其言懇切宛致明竟以是得釋 武皇帝好禁中馳馬射獵嘗墮馬病諫者數人重得罪公聞之謂同列曰彼下以諫名且爾吾何所委乎遂切諫曰孟子

言從獸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狂心
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且備不虞猶
惟有患奈何乘危冒險輕萬乘之尊乎況 皇朝未
誕萬一不諱如宗廟社稷何疏上罰止削俸自此兩
疏入人愈重之自巡按鳳陽補徵部能以簡朴為政
比改杭適 武皇帝南巡使符絡繹在道道必出杭
諸郡縣皆坐困而公無假借杭民又稱便自如杭徵
人泣送如父母已而復徵徵喜其來杭病其去及為
憲副杭私喜猶夫徵徵之慕加於昔也公在海道倭
人爭貢寧波城下誤傷居民事旋定公且去為參政
獻徵 卷之八十四 五 曼山館

擢右轄當道責其失策竟坐罷公性至孝善事繼母
廖在杭屢乞終養不許及去官垂老矣聞廖怒即長
跪闈外不命之起不敢起廖卒哭奠三年不以病廢
家居絕交無公府之謁泉袍蔬食儉以終其身又
嘗考靖難諸君逸事人為之傳於乎昔之侃而直者
出於性成亦有所慕乎公生正統丙戌某月某日沒
嘉靖辛丑七月某日年七十有六沒之明年徵人都
御史汪公玄錫追慕之致祠而碑其墓提學憲副蘇
公佑儼有司歲時禮于鄉賢祠中

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留公志淑墓志銘

徐問

方伯留公以嘉靖壬辰秋八月卒公諱志淑字克全
別號朋山其先由浙入閩居永春始祖從菊值五季
亂以忠勇為眾心所推漳泉二州之民咸趨附焉宋
興舉二州內屬遂命節鎮清源封鄂國公六傳而至
留正事光宗以相業著封泰國公諡忠宣忠宣徙晉
江其伯兄奉祠專于永春是為公小宗之祖也無何
亦載土居晉自宋亡元據迄於我 朝留氏功臣地
宅墳墓獨冠於泉七傳至公曾大父諱孟遜大父諱
昆父諱芳舉鄉貢通判南雄考績雅退不復出公十
六遊蔡虛齋之門一見稱其遠器十八鼎角以儒士
領弘治戊午鄉薦壬戌舉禮部會試奔母黃氏喪歸
服闋登乙丑進士授温州府推官小心精白綜核吏
事三年以異政聞召為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錄
囚畿內平反甚眾以才望推守杭州至則詰姦理枉
厚本節浮作士氣均糧役平物直禁和買杭人翕然
稱良焉先是杭當要衝主人使客絡繹交道有司濫
取曲承以希延譽鎮守織船中官相繼漁獵數十八
牙旁午入郡如虎狼公一切裁正或寘之法鎮守志

欲乘相見倨挫之公簡執不為屈已卯代鎮為理真
逆濠黨也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五百餘人
肆行殘賊人人自危公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
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構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
千餘家公恐其因眾以為亂閉門不出止傳報諸衙
門人毋救火餘數日果與濠逆變真將發應濠臺察
監司召公定計先提民兵伏真門外監司以常禮見
出公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公應曰府中役從太
多是以公心跡不自因目左右出報監司既入即自
上堂執真手與語當自白之狀眾共語遣所不藉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十七

人以釋眾疑真倉卒不得已呼其眾出則民兵盡
執而置之獄俄與真人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
此將何為也真不能答乃羈留之踰月上得奏狀繫
真入京伏誅其有膽略知慮動合機宜類此時濠變
方起人情詢詢以為必取水道及南京 武廟親率
師討之憲臣以微為嚙喉地行在供億胥此焉辦乃
便宜表公知徽州報至即出篋簿帑藏餘八千金人
始知公真清白吏也杭民老幼攀留塞道有垂涕者
至微止預接駕丁夫餘悉如故公私晏然微俗尚氣
歸訟案滯累年公剖析如流獄訟哀息凡公祭羨餘

悉出糴穀備賑或新學校及諸祭器節考諸坊時去
杭踰年人思公白當道復之徽人則請留之臺察以
開竟從杭請徽人之送公也猶杭人焉未幾遷湖廣
按察司副使尋轉布政司叅政到處禁錮迎解銅盤
嶺洞賊起公捕之先廉獲土民為藏賊者千人凡報
賊者輒弗令返縣是消息不通乃令各村富民集兵
以待麾指運周莫測分道直迫賊壘而猶不知月餘
外給不繼賊始困公又使人善諭之遂降乃下令官
兵任取釜帛籍餘資于官者數萬功既上僅受次賞
會大饑多方講求事宜置斂散法極貧賑米次賑錢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十八

次轉貸節役蠲稅民多賴焉屬有腴田數百頃水沃
為陂塘歲比不登公白臺察出所籍銅盤洞金以資
費度勢而疏導之為斜堤植柳以遏水勢不二年田
有秋丙戌以親老疏乞歸不報既而父訃至夕問明
發抵家哭踊骨立服闋轉浙江按察使風聲凜如未
幾又問大父訃承重奔喪服闋壬辰春正月報補江
西按察使逾月轉浙江右布政使數日疾作且篤遺
書子弟曰吾四弟僅一女不可使無後以吾三子元
徽繼之書畢遂殞是為壬辰八月二十有八日也年
五十有二公平居天性和易拳動開豁事繼母胡克

孝與其弟志及志憲怡然友愛凡先人所遺悉以推與志及學其子元復輩扶柩江西藩臬諸司賻奠數百金悉辭不受督學潘君移文獎之蓋足增化者之光云

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林公瑜墓志銘

楊士奇

前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林公諱瑜字子潤漳之龍昂人其先出晉拒遠將軍晉安郡王祿之後而居泉之龍潯世業儒宋慶元中有諱起東者始徙龍昂再世至鳳公之高祖也曾祖詔承直郎龍昂縣丞祖宜慶元以明經為南靖縣學教諭自出費仕先聖廟不以勤眾考德元季寇亂有保禦功分省承制授長泰縣簿復授百夫長皆以母老辭不受

公也自少有志於學洪武中

歲後錄

卷之八十四

推五軍斷事中司稽禮又

才勵事公居官以

忠愛為本於議獄多所平反數月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授奉議大夫陞奉政大夫行部過贛有姪殺其伯母者獄已具公聽其辭而加察焉實豪民索逋不得擊殺之而以賄移于其姪竟坐豪民而釋其奸安福有強盜數十人郡縣連歲捕不獲給事中及三司奉詔發兵捕之而不急捕盜更聽姦民悉取民之富者誣以匿盜非法拷掠備極楚毒富民不能勝傾重賂乃得釋身又及平民盜以是遂逸去而平民不問貧富悉用矣奉詔者既以罪去而公代盜悉得而民若

不知者公和厚樂易待物以誠用法持平恕臨政務
寬簡所至禮賢下士考閱諸生而獎勸之歷三考以
最陞本司副使授中順大夫流民聚長沙為寇與袁
接境朝廷命豐城侯總湖廣江西兵擊捕之總兵檄
公招撫脅從者多歸焉渠魁既得餘黨復叛公復往
撫之遂以無事嘗督造戰衣一百萬期三月完如期
而集又從工部尚書宋公採官殿材于蜀而公分往
馬湖極險之地事集而民不病蓋公于使人必酌其
力體其勞而善撫之初自蜀歸有重獄二六餘人疑
未決公立直之又三考當去於是居江西二十餘年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王 曼山錄

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劉公安傳 潘垣
劉公安字志康從高祖母姓乃姓高其先泗州人
世祖任宋為宿州安撫使 聖朝混一之初祖再入
徙居山陽因家焉父楚善公幼警敏過人父曰他日
顯劉氏者必此子也九歲喪父母既長質貌魁偉舉
止端重嘗撫松楸嘆曰有親而不得養與夫有子而
不能顯揚者同一不孝因肆力於學入郡庠為弟子
員累舉不第貢入太學宣德癸丑擢知南宮縣慎於
操守勤於撫字教民以樹藝聯士子以進修置義倉
義塚貧有養死有歸北方賢有司莫能或之先也甲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王 曼山錄

寅夏境內旱蝗率吏民禱三日乃雨蝗亦頓絕是歲
鄰邑皆饑惟南宮大熟明年鄰邑復蝗獸不入境又
大熟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會之
角恭頌聲播遠通時有賊張普祥等號白蓮會河北
騷動 朝廷索之急公捕其黨仲伍等檢其家得簿
書錄妖者姓名吏欲送府窮治之曰不可亟火之全
活者幾萬人邑南有李陽水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頽
碑且仆公一日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石甚巨非
數百人弗能起告於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
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且起立公以銀觚

鬼神就付諸廟中因具其事上聞且請新其祠詔許之召工薙草萊增基址興版築掘地獲錢六十萬緡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正統辛酉春公既科且久乏人乃割俸資市巨木送學官語諸生曰吾以科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坊是致白圭鄉薦舉進士歷官學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出俸金厚贈之自是人才輩出科目有人九載秩滿民攀號塞道車不得行既又詣闕借寇不果留尋被薦陞知杭州府府衙繁難治公處之易易如庖丁解牛未幾陞浙江布政司右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十五

參政二年病卒年六十有二公有士行有吏才英敏果斷寬裕有容其在南宮公與圭有父師造就之恩在浙藩圭與公有僚友交承之誼處之各盡其道而報之不失其情可以爲難矣白圭行狀云

浙江右叅政知台州府周旭鑑傳

費宏

公諱旭鑑廣信貴溪人也姓本丘宋魏國文定公密之裔其先以宦寓于越之丘墩與貴溪周氏爲世姻公父惟政出爲周氏後因承其姓公生而警敏童年卽有遠志經史皆通大義甫冠以家貧廢書然志猶未墜邑令聞其才將辟爲椽公恥事刀筆力辭不就索之急匿山谷中度勢不容已乃白於令願得從事邑庠與諸生游於是識日以進永樂丁亥 文皇帝詔儒臣修大典公用薦者召赴京師入局與其事書成授迪功郎順德府經歷三年改江寧縣簿未滿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十四

吳山簡

考又以舊代者至還吏部會通政司幕職缺當道薦公權知經歷司事備車駕北征公從幸督餉以身率下不避勞瘁飛輓之役如程而辦既還真拜知事上以京儲出納弊旁午欲得廉明剛正者蒞之蹇公義以公應詔公受命深自激勵凡豪猾窟穴含廩侵漁公私者悉抵罪竣事還任適南京通政司長貳缺上以公進退循雅奏對詳明特命公署之宣德元年以內外艱去歲辛亥服闋入京學士曾公榮侍郎李公嘉交薦公材任郡守吏侍鄭誠惡公不已附沮之浙有邑曰黃巖依山濱海民性兇獷尚告訂俗小

忿動以兵關其豪黠者把握官府短長以張勢射利
吏稍與齟齬即羣起煤藥以法禡職去者接踵廷臣
謂非公莫能治乃以屬公公亦喜以盤錯自見迎者
待界上公已潛入邑中盡得諸豪主名乘其不測以
一日獨坐庭中召諸曹與定約東豪來謁者猶用故
術規公公叱左右縛詣獄當以死惡黨股栗公猶嚴
備之夜寢輒四五徙未數月紀綱設張衆知公不可
動相戒勿犯自是力行政教且爬梳其逸蠹山海寇
出設方略剿除殆盡故廟學毀于颺師生處草屋數
椽撤而新之奏減軍需及風傷田禾度逋稅不能償

殊微錄

卷之八十四

三五

者達於監司請代以鈔編戶貲產高下之數悉籍記
之遇役則據以差其輕重里正之役必擇閭右以充
於是賦平徭均逃移復業者十七八以民飲苦鹹而
病也乃鑿山引泉入市以便民汲前義士林和嘗剖
產千畝爲縣比利涉橋久爲有力者所侵橋廢不葺
往來濟以舟遇漲多覆公輒復之疏支渠去壅塞民
利沃饒其西鄉山多虎公率丁壯捕之不獲過一祠
因與神約厥明虎不獲且焚祠是夜夢神告虎所在
如其言往虎皆就戮歲甲寅大旱公禱之越二日大
雨稿苗復甦是歲民間麥秀五穗桑生駢枝又有靈

一乳三子之祥邑大夫士因繪四異圖以祀
盛宣數年黃巖稱易治頑民感化者或圖公像以
於家鄉境事不能直者往往赴公懇請泉以最聞時
三楊先生在柄地急於用賢請于 上陞公台州府
通判階承德郎仍掌黃巖縣事賜璽書有廉潔公勤
撫綏良善芟刈豪強兆民安業之褒公奉勅益感奮
於郡事多所贊決正統甲子台守以事罷闔郡軍民
上章願補公 上特從民請進階中順大夫公蒞政
一如在黃巖府而崇禮教飭信令正已勵下興學舉
賢尤注意焉無幾五邑民格心歸化爭訟滅息盜去
獻微錄

卷之八十四

三六

入他境歲已巳處州山寇葉宗留倡亂朝廷命將剿
之有勅公督義兵往贊其謀公既行台民皇皇失所
特屢疏請還公治郡公督部屬閱丁壯備器械躬親
訓練復據括蒼之險奏置巡檢司增兵防禦于時鄰
郡皆騷動獨台晏然郡民歌之是歲嘉禾生郡廨一
臺兩德有三合頌者明年景泰庚午監察御史程昊
上公治狀特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階亞中大夫仍
掌府事時公年幾七十矣亟欲抗疏乞休念初拜寵
命不敢遽言其私勉勉政務用圖報稱一旦謁文廟
於方澤事瀟然而逝公爲人短軀豐頰秀目疎髯氣

岸高邁性度偏僻所立不肯居古人下存心制行
 不敢欺居家以孝友聞從子處州守祺請暨教諭
 皆賴其教以成入史局時即與賢士大夫遊尚書王
 直都御史願佐學士解縉曾榮庶子周述條撰李時
 勉檢討陳璘諸先生交最深前守李性嘗與公互
 訐事自性被黜徙邊家屬留郡公置舊怨屢加存問
 將歸為治行李人益賢公入仕四十年不以家累隨
 食飲被服與寒賤公其卒也囊無餘貲父老為治殮
 具郡人無貴賤老弱莫不悼悼其賢者哭奠盡哀棺
 行縗素送者數千人今三十餘年矣台人頌公無異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七

辭相率控富道捐費立祠以祀云

論曰余悼叔世不知守令之於民重也年資所及遽
 以屬之不問其堪與否也間有能其官者又驟遷數
 易奪民所好而不知郵於是州縣之治益以不古民
 日瘁本日搖其誰念之公生國家盛時 天子明聖
 勵精圖治而三楊在位以舉賢愛民為第一義故公
 自京朝官用薦補黃巖為倅為守為藩臣褒遷斐矣
 然卒不去其舊治民既安公而公亦習其民治行隱
 然與渤海潁川相頡頏豈非古今之一快哉又嘗聞
 之洪武間有潯林心月者年八十餘寓黃巖之西橋

善易數預知吉凶見其邑敝甚嘗為人言後此五十
 年有周令者來民始安及公至父老憶其歲月適合
 豈民之安否亦有數也耶吁亦異已

卷之八十四 三七

張叅政穆行狀

黃雲

公諱穆字敬之姓張氏世崑山人也曾祖道昇祖文裕父禮母何氏公之先世居吳淞之橫塘自公之父贅何氏始徙居邑婁上公兄弟四人皆才而仕者三人長積以父命從農業資公等學公年十九中宣德乙卯鄉試正統己未與兄和並登進士會試公名在第二廷試兄名首二甲山是公兄弟文學名隱然動京師傳海內矣兄以疾告歸養公擢工部營繕屯田二司主事繼丁內外艱門人來學者衆公授以經凡得指及者為文有法後皆登科甲為名宦間類編先獻徵錄

比小四
三九
曼山館

達遺文以傳十三年服闋改刑部主事公明于法律行之以敬恕讞議克允而剖決無留滯寃之疑隱得自者多君子稱其平故尚書侍郎戚異曹郎禮待之考滿陞署員外郎公雖專刑獄而經學為衆所推舉同考景泰甲戌會試公閱卷尚理致畧詞華若鍊金琢玉必務精良既撤棘而收名定價于公者皆青雲器也六年陞郎中階奉政大夫詰贈公考如其官母妻封宜人天順改元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陞辭 英宗御文華殿諭公等母吐剛茹柔母倚偏縱奸有所當與能即以疏聞仍賜寶楮若干緡以行公感 上

知遇矢心秉政汰去貪墨維持公廉戢強遂善一道肅清其兼理學政士賴甄陶悉就軌範行鄒魯嘗至泰山凌絕頂覽日觀經梁父探秦漢唐宋封禪之迹既而訪孫明復石守道之裔孫流落者復其家歲給衣食增廣儒學若伯夷閔子孔北海張文忠狄仁傑祠墓傾圮蕪廢命有司以時修葺為刻石表志在平儒學官纂修縣誌收華歆為人物公以春秋討亂賊必深絕其黨歆黨漢賊不可以訓惟馬周行事可紀加罪儒學官斥歆而進周蓋于名教尤拳拳也督糧儲于遼左悉除去宿弊兵食足而邊警有備暇則登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九
曼山館

砌石臨右塞望海天萬里以豁壯懷發諸賦詠寓懷君戀闕之意歷職山東滿三考成化改元吏部考最例得正三品以俟闕久二年八月請 上命權陞一資三年陞浙江右叅政清理軍務先是奏者言軍曾補伍久無明文勾補者恐迷匿失伍例解丁就補而涉歷阻修多死于道公一一以移文行查兵民兩便寧違例不願也公掌司事考覈諸司官凡評騰才職之稱否無濫與輕黜焉淳安曹先生公其所取上也曹墓在萬山中躬往祭之嘉興朱先生冕教諭崑山公實出門下為經紀其後久之進表京師今吏部尚書

公秉稔知公山東之政欲薦公都臺時

王樂謀代李位令給事中蕭彥章劾李不職事

章樂之塔也公舊與前威寧伯王越同僚嘗賦詩譏

其奔走權門越倚公甚陰譖于李文達公謂公欲奏

易其塔衍聖公文達弗察也故南京刑部尚書劉公

亦言于葉文莊公曰敬之好直不掩人瑕珩至品量

篇翰亦然故公竟以直致謗文達公與國政公在李

尚書奏中即解官歸幾無以為生故吏門生知公素

廉介而能貧相與奉金為壽始葺先人敝廬買田淞

江之滸而老焉與鄉曲諸縉紳為會居閑處寂觀書

賦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十一 吳山館

自適非有疾與赴宴會手不釋卷公厚于倫理先業

以讓其兄仲兄卒官憲副事寡嫂以禮季弟種為濮

州判官亦卒恤其孤申甫殫勉于學後進有文而制

行之美者必加接引延譽於人人公既歸齊魯之士

入官及卒業胄監領鄉薦者凡經吳郡必至崑拜公

宋下博學無所不窺為文典雅詩清新統麗有唐諸

才子風一時以業來請者屢相接也所著勿齋集二

十卷藏于家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陸公密墓碑 吳寬

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自徐氏三公始復未生

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其首曰當生貴子已而得公

弱歲穎敏篤學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日取諸經子

史程誦不輟同輩謂非所急日聊以抵諸君戲耳獨

與故翰林修撰張亨父太常少卿陸鼎儀友善三人

俱以文行聞於鄉而公尤為葉文莊公所知天順三

年中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

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司擢武庫司

員外郎再擢職方司郎中丁內艱服除改武選司遂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十一 吳山館

陞右叅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於公事邊

報或急奏疏日三四上動輒數千言皆出公手而慮

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域賈胡進獅子至陝西嘉峪關

奏乞大臣率軍士往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獸進

朝廷既不能却若復往迎之寧不貽笑天下後世耶

議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隣邦有欲加兵者公言

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

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戶

章瑛凶悍附勢得罪調宣府謀再用指良民為妖言

冀以為功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鞠之瑛竟坐

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稱快先時捕紅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哀都指揮昌佐求爲金齒騰衝叅將公執不可俄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爲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爲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始得彼何人而欲亂法耶舉者市恩專擅尤宜置之于法以爲後戒疏凡再上言甚切直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著爲令他所建白若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
吳山館

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又八事及在浙江益憲察民隱振作士風行縣至桐廬日嘗發漁家兄弟殺於潛巧者夫婦事人傳以爲神旣乃條列浙中便宜十事悉見施行間因公務入京又論漕渠利病語斥權貴有人所不敢言者蓋公少壯有志天下如兵刑水利之類有所得輒于書之冊後多見於用云公事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嘗夜醉歸母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喪三年不入室人未嘗見其嘻笑治家嚴肅動容疑

重若不可親狎蓋與人處默然也性喜聚書歧事之餘手不釋卷見於著述率明切平實爲詩文若干卷
記錄諸書又若干卷

卷之八十四

浙江右叅政楊公奇墓表

王華

公名奇字秀夫別號寒泉父能山鄉進上任東昌知府母宜人牛氏公穎敏絕人十歲能文有老成語長老稱為奇童弱冠名起諸生間成化庚子中鄉舉高第主司批其文曰筆力可扛龍門百斛鼎錄以為式明年辛丑連得進士授戶部河南司主事簡使犒軍於獨石督鹽於長蘆受芻於京場選婚於圻內廉公平簡後先一軌弘治改元上裕國安民疏甚剴切未幾奉勅處置居庸紫荆諸關軍餉公復上疏極言足食足兵之法在端本澄源而減冗除蠹理不可緩語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五 吳山館

侵貴近識者避之癸丑進四川司員外郎連有淮揚督漕九江造冊河南視災之使其建聲蹟甲寅進陝西司郎中時奉勅整督甘肅軍餉將行上疏言備邊七事 上嘉納之至則今太宰許公以都御史撫其地與公同事許公素器公於是益重焉事竣還朝有白金文縞之賜以才任劇調雲南司是司兼順天奸悍者傍窺不敢犯尋以薦擢守嘉興改夔州夔在四川地僻民陋公為書諭之俾敦孝友尚經義延問父老民所苦與所利即罷行之新廟學之制月朔視學進弟子問業有師道焉人士感慕其諸壇宇官署支

頽完毀百廢具興民飲江水遠汲為艱公議鑿井出郡門數尺得美泉民以公姓目之為大宰鑿井在萬山中距邑治三十里道阻於險小舟入溪以渡則往往溺死民多饑殍公鑿山為道得任負往來民甚便之夔吏多盜黎移屬以圖賄公置籍付諸邑俾驗而行宿弊遂息在任五年人士感慕至為公作生祠貌公而尸祝之擢兩浙鹽運使剔弊講利績效方懋前太宰馬公以浙事簡未足盡公改兩淮公以浙治治之升鹽賦五十餘萬司治舊在揚城東淺隘艱守公乃崇墉固藏益防卒奸無虞焉明年擢叅浙政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五 吳山館

有施設而乃止是知公者重惜之以正德丁卯十月七日卒為春秋五十有四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陸公鰲墓志銘周用

公諱鰲字鎮卿一字騰霄姓陸氏蘇之吳江人考祥
介而好義累贈中憲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母龐氏
累封大恭人公少從中憲役於京師遭家坎壈世業
日湮弘治初中憲卒公侍太恭人以居稍長就學中
弘治乙卯順天鄉試壬戌第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
官廉勤明允人以不究知府雅不善視同僚顧獨信
愛公事必相可否然後行會給事中御史使楚檄公
閱錢穀施州施州民雜夷獠不可責以法久矣公曰
茲非有官者之事乎即日以往剗絕宿弊猶日治其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

滯訟比去軍民咸以為此公於我有恩攝府事一年
几無留牘歲當慮囚即市曹白巡按御史為之停刑
者六人具得申雪累以上官命決疑獄諸郡三年陞
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百步洪省夫役鈔築石隄以
便引船凡幾千丈正德間逆瑾方專橫政特苛黠同
年給事中按事淮安府事訖而返道及於徐自經于
舟中知府誣公知其由以自解公徐曰事固不可以
偽為也不為辯事聞驗之卒無實會御史缺改福建
道監察御史督京師東路盜賊明年巡山海關遂劾
巡撫都御史之不職者因疏籌邊三事悉見采納繼

陳六事不報巡按河南鎮守太監王某公至戒其

日陸御史來矣既至奪宣武等衛屯田為勢家所據
者六十餘頃給諸貧軍歲增糧四萬石正德六年以
來北方流賊所在蠶起有司得所符從輒坐以死而
犯者益眾公盡釋之仍令官府勿聽以他事相攻訐
者於是人情大安奏釋各府滯獄百數人辯死刑之
誣者六十人監河南鄉試河南稱近科得人以是年
為盛明年擢知温州府始至民多訟公曰所以致訟
者由求簡訟之速爾夫長民者一切不問民則何以
輸其情乃晝夜聽斷不為懈朞月視始至殆損訟牒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三

什六七歸耕者稍稍就田畝史俛首受成無所緣以
為姦乃廣學舍為諸生講解程課試藝鹿城書院第
以高下彬彬成材台處寧紹歲饑流亡集府之境內
為給粥仰以活者無慮千數裁省鄉飲祭祀公事外
諸無名冗費民困大紓温州瀕海阻山絕商販荒政
廢不講公令願贖罪以殺者聽三年穀且盈八萬豪
民徐姓專持有司短長民以為害前官莫敢問公召
其之法民間生女輒不舉公嚴設禁諭婚姻第各稱
其家俗以一變甯府城三千丈覆以石省歲所費不
實又聞通衢臨馬池以息火患其餘事事規畫莫不

長久可行御史每行郡至溫一宿輒起曰溫州殆無所事在溫州六年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時浙之東西素狎公之政不煩而集初布政司以金循嚴處四府歲凶議減盤石衛糧價輸之溫州府庫者比其出納也或謂官府操其贏軍中以爲信至是風聞言官論其事公方行縣即日歸吳江巡按御史數使人輒還公歎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竟不可疆公早孤羈旅於京師奮志學問一時所與交游皆以文章知名往往先後登顯仕故公起家郎署至方面八稱養於師友者爲多性坦易不立崖岸復慷慨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九 漫山館

重節義敗歷中外二十年足迹不一及權門其爲推官時有李都御史請戍邊路出荊州時禁方嚴公與無一面就逆旅慰籍備至遺之俸二十金以行其在河南奏祠正德間死事上蔡知縣霍恩等五人溫州江心寺故有宋文山祠歲久而圯葺而擴之居常每以中憲不及祿養爲恨事太恭人曲盡孝敬居喪以禮與其配畢恭人相待如賓白首無間言諸子業經學慊慊教以忠孝勤儉自浙中歸始治世業不事侈靡亦不爲矯飾自號釣雪齋人約諸士大夫爲會作堂曰半閒扁榻所曰晶齋以見素志家居越十五年

是爲嘉靖丙申七月十一日公燕客客去沐浴已寢遽呼諸子環視之無所語翹然而逝年六十有四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四十 漫山館

浙江布政司參議徐君瑤墓志銘 嚴嵩

君姓徐氏諱瑤信之其字也十歲能屬文倪文僖公一見奇之謂其叔祖助教公曰徐氏有子矣受叔父僉憲公訓學益進弘治庚戌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攝監收倉粟能革諸弊給賞遼東官軍被檄與疾不以勸辭授知華容縣屬歲歉寬禁緩責勞徠賑卹全活甚眾縣有黃洋渡雨潦時至冒其旁田溢為巨浸君問知其弊乃發卒築隄延數百丈仍歲大熟民則歌呼曰德我者徐公乎由是相與名曰徐公隄云均編籍之役置平糶倉治狀稱最入為南京戶部主事廉徽錄 卷之八十四 四 雙山館

善於為文尤喜作歌詩所存有石林稿若干卷大宰建安楊公謂信曰信之吾同年友也于浙又嘗為僚信之直厚而簡易不為或府交及能敬仕而才特弗究其施也其卒吾無以慰其孤惟葬有石將子是託焉明日諸孤奉通政參議黎君狀以至申公命乃作銘曰車堅御良周道孔夷執退執濟而蹶其馳嗟乎徐君委順何尤太宰篤舊子嗣厥幽

廉徽錄 卷之八十四 四 雙山館

公少刻厲讀書寄食城北浮屠足不踰戶閭數年學藝大進以禮經占弘治乙酉江西鄉試明年舉進士南省第五人選知溧陽縣法古為政論民重禮敦俗督勞農田濬築陂渠溝洫以時早潦有備鉏止豪右屢察疑獄脫數人於死徭役編審有法吏不得為姦修學舍祠名宦鄉賢立貞女廟作義阡遷葬八十餘塚溧人鵠石頌焉陞高州同知丁父憂服除補辰州改作黔江淑浦二學以乘山川之秀召吏民子弟親為講說誘勤以文藝學者日起正德己巳擢為廣西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四

曼山

按察僉事分巡左江會藍賊構亂一日謀報賊眾分攻平南貴桂三邑公即督兵馳至平南江伺賊半渡擊之斫其渠魁中流滄沒不計其數自始發兵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公計眾謂公儒者料敵制勝乃爾溥衛將有與卒訟田而久不決以危言脅公不為動竟質平焉溥民奏田少稅多期得減賦公曰必使田浮則欺上必使稅浮則損下當驗實使田賦兩平耳已而田果不少眾帖服公乘險阻冒瘴癘經畧勤勩既陞浙江參議旋改山東皆不往請老而歸益公所為政志在便民有所建置期必行雖忤上官意不少

樞不能効世飭厨傳將迎所至有聲蹟而貴勢多不

合以此淹久無助處之格如也公不苟取予在溧陽

於廨後得古藏銀悉易穀以賑貧民居家盈縮無所

問家人時以匱告徐曰若等自經理之可矣杜門十

有八年足跡不一至城府提學使者請主白鹿書院

亦以疾辭朔望謁先祠坐堂上率家眾道古今孝友

節義定規約數十事俾世守之公於書無所不觀自

經史子集至於天文星曆地理醫卜罔不研究手自

鈔錄垂老不輟其於學大有得也所著有活溪存稿

若干卷選唐宋元國朝近體詩歐蘇文選醫家纂要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四

曼山

地理考奇諸書藏于家小諱觀字衍觀學者稱爲活溪先生姓符氏世家新喻之金田祖諱剛考諱勃皆鄉里長者考以公故贈溧陽知縣公生正統甲子享年八十有五

浙江提刑按察使王良傳

忠節錄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問燕國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鄂王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午聞靖難師克誓以必死慟哭不已會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狗爲衆劫去良乃集諸司印凡九搆歸私第嗟嘆者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抱其子歛獻如廁置子池傍自投池死良久往覓之子匍匐池畔頃之屍浮起良殞殮畢卽列薪於戶寫遺囑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四十五

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以宗祀爲托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抱印闔室同赴火死事聞 文皇曰死自其分朝廷印信良擅毀不得無罪詔徙其家于邊已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沒台人陳遜私識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德間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改公署東水鑑亭爲祠祀

周志新傳

黃佐

周志新字日新南海人 文皇帝嘗呼爲周新因以焉而以志新爲字洪武己卯舉于鄉筮仕大理寺評事每有疑獄一言而白壬午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人因稱爲冷面寒鐵公京師中或怖小兒輒曰冷面寒鐵公來皆匿去永樂元年巡按福建奏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相頽頽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適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卽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四十六

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遇 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于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與 上悉從之二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屬史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種處種田監候詳擬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負寬恤之恩 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其收贖慈民大悅三年九

月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有旨改浙江有冤民淹繫
知喜曰冷面寒鐵公來也吾無患矣至卽洗其冤放
之自是異政日著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
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
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
屍人稱爲神明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
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
故明日求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
遇也覆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樓之者竊聽乞往取之
矣遂併治之有訴爭兩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
遣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
也乙答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于是甲就縛正
其罪其燭奸類此境中有虎害爲文告於城隍神須
吏得虎格殺之初往浙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
一暴屍惟小木布印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
鞠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
大驚始知其死于賊也人皆服之其餘暴類此會夏
秋潦窪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十七萬
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槩催徵民日逃亡素乞遺官

覆驗 上卽命戶部覈實蠲免嘗巡屬縣微服
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即日往迂乃自
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吏聞風
股栗莫敢恣肆錢塘知縣葉宗行號廉能嘗偵之入
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也抽少許
以出明日召飲出示葉葉益砥礪號錢塘一葉清後
卒于任爲文往祭哭之甚哀其旌別淑慝類此察案
二日餽以鷲炙懸于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新未顯時
其妻治女紅以給及同官內燕荆欵布裙以往大類
田野婦各相慚惡更爲清素當是時周憲使之名震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天下澤及無告民自不冤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焉
初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浙緝事多作威
福受吏賂新時進須知如京師遇諸涿州捕繫之千
戶脫走訴于綱綱乃更誣奏新 上怒令馳馬逮新
承綱意者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猶抗聲曰按察
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 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掄
奸惡柰何罪臣死且不憾 上愈怒命戮之臨刑
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他日顧問侍臣曰周
新何許人對曰廣東 上嘆曰廣東乃有此好人耶
枉殺之矣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新既不祿其妻獨

軍遺衣及書數卷歸廣東貧居如洗都御史楊信民
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嘗語人周志新當代第
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新無子景泰初其妻卒于家浙
人在廣東落泉者皆會葬云論曰嗚呼新之死于紀
綱也可哀也哉持身之廉臨政之明辨冤澤物之仁
與夫持風裁臨患難之直而不撓可謂剛且大者鮮
日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歟同里彭
傳其行曰公發奸植伏有廣漢
公似過之擬人于其倫矣又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
星墜 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紅立日中呵之問
秋穀錄 卷之八十四 四九

為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為 陛
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撫然嗚呼豈其然乎
世亦鄭伯有魏元微之比乎近世劉球毛吉為奸盜
所沒嘗附魂于人傳者亦著其說夫何疑于新乎要
之新之清風勁節固不待此而自可傳于不泯也

浙江按察使陳公璇傳

魏

昔人之論士必曰先器識而後文藝是知士於器識
文藝皆不可無其曰先器識而後文藝者豈不以器
識為本文藝為末乎抑豈不以得文藝器識兼備之
士之為美乎觀今浙江按察使鳳陽陳公之所存可
不謂之器識文藝之士乎公名璇字 其先江陰
宦族洪武中以祖某資產甲於編戶徒實鳳陽子孫
遂為鳳陽人兄弟十人皆俊偉傑特公天資尤穎異
甫冠充郡庠弟子員蚤夜孜孜篤志於學不煩師資
而日進之業倍人嘗與同輩曰吾輩為學當思不止
秋穀錄 卷之八十四 五

於拔科可也苟惟闕此以進身而不思其遠者大者
豈足以報朝廷之作養乎迨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
凜乎風裁不察察而明不沒沒而暗知者以為得風
憲體時從兄耘字德村亦為御史其學問不在公下
與子相友善問謂子曰某性褊迫終不若吾弟之雍
容寬裕喜怒不形他日遠到吾必不若也嗣後公果
膺敘遷陞雲南按察使事一日鎮守雲南都督沐公
訪于吏部公讀書善談論於人不輕許可予因詢方
面中當其意者凡幾人公曰無如憲僉陳某其人于
復詰之曰何以知其為人公曰陳未嘗倚法以凌人

亦未嘗廢法以貸人吾以是知之迨陞浙江憲使浙
江地大事繁爲憲使者百責所萃每難其人公自下
車凜冰玉之操不動聲色於所設施罔不密疑寬不
縱猛不殘欲究其見於行事者殆不可以假數方面
肅清俾浙人無間遠邇靡不向風而懷德咸曰良憲
使良憲使已逮書考都憲者謂公少擊搏風公曰法
貴禁人不犯不從禁而罹於法某亦何嘗少貸邪卒
以公言達大體既旋軫值考察者於公頗不協公卽
日啓行赴闕聽進止而浙之軍民咸動容慶頗如失
父母者不啻數千人填衢塞巷率悵悵以挽留之至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十一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楊公瑄墓志銘 楊守陳
天順初 英廟復辟時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公印馬
于畿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
頃公具以問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
職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旣而還京彗孛連見
祥亨二凶日益張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
者亨與祥合謀上譖暨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
請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御史周斌與公輩且
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然 天意入先譖莫能
回悉下錦衣衛獄逼公証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
卒無十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
戍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
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死者戍戍者貶
貶者復而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
請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請戍廣西之南丹居
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今 上嗣
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改陝西道尋陞浙江按察副
使居父憂起復舊治巡海後陞按察使卒于官自古
亂臣逆黨必先活刑重法以箝羣衆之口而懾服其
心俾莫敢不從然後得逞其志此二凶所以必欲寘

公死也既而公幸生全三凶卒誅滅而公乃復于位豈非天哉公姓楊諱瑄字廷獻南昌豐城縣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居南昌之武寧傳十有五葉至公曾祖回仲猶王姓國初徙豐城占籍始訛為楊蓋方言王楊無異音故也公祖名高不仕父子榮以鄉舉累官蜀府左長史母周氏公以甲戌進士為御史僅兩暮而罹二凶之禍再起為御史歲餘遂副憲于浙杭州衛指揮陳鼎父子肆凶惡海寧民管箠沈琦工詆誣皆莫敢誰何公悉寘之法屬府造上供紙歲若干萬工估價每番銀一兩公計量纖悉減十之九歲省銀若干萬兩民德之其巡海道以軍官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日一操點之法以邊餉太糶而屢空為革勢豪攬糧之弊奏增一通判專理以武臣多不學為葺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城隍墩墩厰署舸艦甲兵皆以次繕葺之無遺力加定海之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霽衢所之裏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以莫邑居以興民利而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鉅禦患尤大非公莫能為也在杭州以按察司卑隘逼塞迺撤舊宇改創數百楹穹鉅偉麗闢其前衢廓

獻後錄

卷之八十四

五十五

然四達以西湖舊深廣能漑諸邑田至十六萬頃入堙過半奏請浚深之如舊於湧金門北開水門放湖流入城河出清湖開抵海寧黃灣以漑十六萬頃田復於畏吾寺前後建三橋以通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泥以濬深可久不堙功雖未就慮則深遠矣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蘇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十五

而忠勞茂如逮景泰未誠所謂惠懷無親者矣天下
非英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弁髦景帝
魚肉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為慟哭流涕而不能
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要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
圖改玉之兆也於是勢熖炎天孰敢一睚眦之而公
露章顯斥瀆死而易辭可謂忠諫之臣矣曾不數
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陟令終
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
作孽則國家無釁而其貴富延及于來胤未已公非
以忠諫者則雖有他表見豈能若今之焯焯後世決
不可泯如此哉是亦足為萬世人臣之鑒矣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十五 曼山

浙江按察使王公之猷墓志銘 馮琦

公諱之猷字爾嘉其先瑯琊人自始祖貴徙居新城
遂為新城人貴生伍伍生教授麟麟生太僕公重光
當世宗時建三殿太僕公督木於黔出入谿洞崎
嶇迫阨間卒於事天子憫其勞賜祭贈官有加焉
太僕公娶劉太淑人生公兄弟六人長封左方伯之
翰次司農卿之垣次員外郎之輔次郡守之城次即
公少於公者貢生之棟公生偉姿儀神情開美見者
器重之庚午舉於鄉丁丑舉進士授平陽司理至即
覆仇獄辨誣獄釋其以微嘗煨煉成獄者人不敢干
以私有押將其受取狼籍僱公奉金幣為壽以嘗公
公正色發其貪狀致之法於是郡中廉廉攝公奏最
擢禮曹郎有蜀藩為假印文以請封衆莫辨公熟視
曰贗證之故牘果然於是條上藩封議十二著為令
天子念鳳陽湯沐邑江淮咽喉重地值大侵民羣
起嘯聚盜擢公為觀察副使備兵潁州公議賑議
施粥議平糶皆有法民於是相戒不為盜而獨戮其
渠魁數十人江以北為患莫如河築隄疏壅歲靡費
度支水衡錢數十萬自河決范口嚙雙溝滄泗城
祖陵幾成巨浸河使耆更舉以屬公公過歷水濱望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十六 曼山

形勢從上游緩縣滿使得濼泗而下不至測瀉爲隄
患功成 天子賜帑金紀錄晉浙江叅政將行父老
相率泣轅下願得再借王公當事者特疏請得借公
公乃復蒞穎已而太淑人訃至即日就道民既不能
長有公則相率尸祝之蓋公歸而二年乙未長子象
恒舉進士公起守河北河北濟源接太行連王屋盜
藪也加以採樵令下人情洶洶有異心公以三郡無
兵卒有變何以支乃留宣薊班軍之半以衛河北益
募民間健士銳卒五千人而河北始有兵稽屯田之
侵沒者餉兵而河北兵始有餉冬無雪春無雨河北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

之民困公爲條行十二事歲不爲災公入賀 天子
念治江北功擢觀察使鎮維揚是時詔璫之使四出
公至力與璫爭減稅之半璫實銜公故以稅貲貯外
署而索防兵口如有失官任之公與之數十卒而密
授卒指卒竟不爲璫用璫竟罷之興化民金勝等坐
稅事廷璫璫怒令某驛丞速勝等公禁丞勿與卽又
怒欲逮丞公又不與丞是時稅使勢張甚郡國守令
監司就吏訊者數矣於是人人爲公危而璫卒憚公
不敢發蓋公爲人居常悃悃不事粉飾其所至惟實
政政務便民至節義所關則奮不顧身有烈丈夫之

樂方其爲禮曹時主事盧洪春以直諫杖于廷 上
遣小璫視誰與盧主事語者同舍郎稍引去公獨
與周旋而後借盧出在潁州盱眙令不善爲諛觸直
指使者直指使者欲因事傾之公抗言令無罪令卒
賴以全治河北親藩或魚服以遊公上書諍之書凡
五上王亦寤其正直不阿類如此在淮揚以狼山濱
海要地每以片帆巡行西抵江東入海勞瘁甚而公
不知也會淑人病病不起公遂上書乞歸 天子惜
公才特予歸攝病痊召用公乃舟次淮揚終矣吁差
傷哉人謂太僕公勤王事卒於官公亦勤王事卒于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

官太僕公卒有公在側綱紀其喪無遺憾公卒卹周
諸君在側亦綱紀其喪無遺憾世稱王氏世家非以
綴組其爲臣忠爲子孝蓋若弓冶云

按察副使張君和傳

劉 昌

君諱和字節之蘇之崑山人也少好學年十七爲歌有奇名宣德十七年乙卯君年二十四與弟穆同應進士舉之南京時少保柳陽鄭忠愍公爲京尹有惡君於公者公大怒乃召諸應舉者歷驗之君故有目疾與書所云合公乃言曰吾已得爲奸利者然將置之法邪將械送於其鄉使終身不得舉耶蘇人有滕壇者直前謂公曰公尹京廉公有爲人孰敢爲奸利事顧毀人者多忌惡者之所爲公不究竟而卽治之不亦中彼人之秘計乎公曰爾言亦是但吾不可

獻徵錄

卷之十

五九

以中止吾其之乃悉出諸本者而留君與所謂增廣生數十人命題以試君文先成公讀君文良久曰文體略似西江汝當是冒籍者君曰聞吾祖以來家崑山不聞冒籍嘗從西江人學耳西江人者謂翰林尹先生鳳岐也又讀良久乃謂君曰汝姑去吾當有以處子矣君既入場屋而其舅氏湖廣叅政沈餘慶時爲水部郎中俟君出卽與俱過虞衡主事吉水艾鳳翔誦所爲文虞衡曰以君之文鬱暢而詳整當在首選既而君弟穆舉前列而君下第餘慶復與過虞衡虞衡曰吾誦君文甚習吾請舉之遂爲誦君初

終場文不遺一字曰以此而下第吾不知也蓋

雖信君爲忌惡者所構然不入其文於主司而君退然言儒者之學先治身心名固非所急且吾嘗自謂聰敏書過目頗成誦若虞衡之一屬耳不忘吾何敢望哉遂去入崑山中取五經諸史及秦漢以來百民之書參稽而融貫之將自見於述作而吉望期菴彭公以監察御史提督學校來南京而訓導張承翰首以君言公至蘇乃起君崑山中復以應進士舉君以郟公爲辭公曰郟公已拜兵部侍郎矣及試而初考蕭聰以君所判禁止師巫邪術有執左道以惑人

獻徵錄

卷之十

六

之語謂無所據落其卷而學士吉水錢公侍讀雲間陳公覆考責問聰左道義聰無以對因使於所落卷朱勾以誌之蓋如君而得舉者五人時正統三年戊午君年二十七矣明年己未與弟穆同試禮部穆舉第二人君廷試對策稱旨將賜狀元及第而以目疾擢第二甲第二人學士公與諸老入朝嘗遇之指謂郟公曰此目疾者張和也郟公曰吾昔爲京尹知以盡吾職耳何有私哉時少傅胡公忠安爲禮部尚書素奇爲至欲迎君以訓其子而言於吏部尚書郭公郭公使君往君曰諾而實不往蕭山魏公爲吏部

君曰宗伯爲禮部之首徵訓其子而
和自往耶魏公曰我當以告胡公胡公擇日誦若賦
禮而君始往未幾移疾還蘇蘇之人從者益衆君益
以道義自高推所餘於文辭對客展紙伸筆頃刻千
百言沛如也事涉財利則掣眉走若將浼焉有參將
者禮致聶先生大年學爲詩與之來蘇君慕聶先生
名過其寓參將置君上座而處聶先生于下君曰吾
爲聶先生來非爲參將來參將學詩於聶先生則先
生爲師而處之下此何爲者參將方設供具燕君君
拂衣去不省又嘗與參議趙公會于故少保陳信敏
蘇徵錄 卷之十中 李
公家趙多議人得失君正色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
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一坐聳然景泰庚午君年
三十九主考江西鄉試誓而後入所取士多知名二
年辛未君年四十以疾平至京時太子太師王文端
公在吏部人猶以君目言者文端公曰張和 天子
不鄙而賜進士出身人乃不能容耶是年夏拜南京
刑部山東司主事至官清謹儉約持禮法甚堅雖至
親舊與貴豪人不可奪部有讞決申奏必君詳定而
後行公退閉戶高坐忽有來謁者君款之方捉茗碗
而其入一及所私君瞋目直視口噤茗碗碎水淋漓

襟袖間其人驚駭戰汗奔出君由是謝絕人獨嘗走
請大理寺正王宗吉焚香彈棊縱論古今大略磊磊
出胸臆無所顧忌聞人有一善歸必籍記之宗吉聞
諸君君與飲酒賦詩至夜分始罷如是爲常六年乙
亥君年四十四朝廷修宋元通鑑綱目君以大臣
驛召入館時多主陳子涇通鑑要言胡粹中續綱目
而參訂於李壽劉時舉陳仲微朱右張美和梁寅劉
剡所著書與宋遼金元本史及宋宰輔編年錄元經
世文典羽儀以建隆八年大書宋統而分註列國之
年子涇以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書正統侍郎劉
獻徵錄 卷之十中 李
文介公深是羽儀議於子涇陳橋自立之文乃欲倣
劉剡書衆立而君私議曰朱子書郭威自立則已爲
宋祖陳橋張本恐子涇之書爲是胡粹中續綱目於
至元十一年遽大書元統君則奮然曰宋海上未亡
元烏得有統粹中又於編中嘗一歲連月書太白書
見君曰春秋謹嚴綱目法春秋也宜書是歲太白屢
書見太子太傅淮南高公開館中於子涇粹中書有
所更定不喜既見君稿曰此良是居無何爲天順元
年丁丑君四十六有言修綱目無益君乃以舊官遷
南京然業心厭事惟手不釋書人求有所稱說者因

拒之至一字不與是年以主事進署浙江司員外郎
明年實授又明年以員外郎進署陝西司郎中五年
辛巳君年五十朝廷復置提學官君又以大臣薦拜
浙江按察司副使使乘傳以往君別於所遊一人面
慘慘有異色言故提學受賂事絮絮不止君揖以還
爲不食者一日乃指心歎曰吾已廢一日又肩厚
薄手大小而足長短其所至美而無醜者此心也有
如人之言尚得爲人類乎獨宗吉自慶爲君置金帶
持爲君壽曰君官以文顯吾屬之華也君至浙臬諸
生訓諭就其賢否之尤者而叙黜之其條約之詳可
蘇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十一

且夕收効浮濤江遊海入山甚勞弗暇息有故吏于
君者自京來間嘗謁君君與語稍久吏出則誇于人
有思生者信吏可使就吏酌謀事吏許諾他日吏謁
君君不虞有他吏既去坐至公堂試士外訥言吏
故君固不知巡按官使人於君凡三往返而君罷試
以謁官告以故君大怒徧索郡中得吏治以法杖遣
愚生而事以白八年甲申君年五十三再至金華還
得疾既甚猶點校呂東萊大事記不輟然自惟不可
起舟至崑山抵家而卒弟穆字敬之亦由刑部主事
員外郎郎中爲山東按察副使

劉昌曰士幸甚無名無名則無爭無爭斯亦免矣其
甚不幸以文名以文而名則爭者日起而毀謗至安
在其能成名也君少卽爲忌惡者所爭屢不得志及
既伸於天子之廷又以疾抑則名者非惟人爭之
雖鬼神且爭之耶至被召修史名大振然未久卽去
去乃遺棄文事益自治其身心恬不較於人而人今
稱能文者必曰張君掩之而愈彰棄之而復來終得
以侈然褒其所有而惠諸人當是時非無爭者君能
讓之而爭者不能爭也爭則毀無爭則立吾今而後
知張君之立於名而成於文是以傳張君

蘇徵錄 卷之八十四 五十二

湖江按察司副使張公文墓志銘 程敏政

公諱文其字存簡張氏世為泰州巨家然未有顯者至公曾祖德林祖伸信益以善聞父頊始舉于鄉終國子助教用公貴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成氏贈宜人繼許氏封太宜人公生有至性在童卯如老成初助教公典教山陰公侍行適遭成宜人喪哀毀不食蓋絕而復甦助教公難之遣從學一時名士之門公亦自奮力學久之還為州學生屢試弗第有識者曰是不當小成者天順己卯舉南畿鄉試第一人尋遭助教公喪悉用朱氏禮一鄉化之成化丙戌遂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六五

五人賑恤之公分地交州規措勸分不遺餘力又上疏請分府庫餘資以慰倒懸語益痛切蓋活饑民五十二萬人復流移一萬七千口婚嫁男女之貧者五千三百人釋大辟囚二十餘人他如通貨財修祠申掩骼埋胔之令皆自公發之己亥陞湖江按察司副使有醴商李成誣販鹽者為盜轉引至十九人初訊者以為實多疫死獄中存者僅六人公覆訊疑之審詰得其情六人者幸不死一省稱快餘平反者尚多在湖踰年大率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蓋未竟其所施而以家艱歸矣得年五十有七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六六

與予同登進士第泰州入 國朝預甲科自公始筮仕刑部江西司主事壬辰進員外郎癸巳吏部奏擬公山西提學按察僉事甲午復擬山東皆不果是歲進郎中公在刑曹最久有所識必本於公恕他司獄有未具者多移鞫于公既讞無後言丙申以日食星過昭選使十三人錄繫囚于天下公分地畿內平反諒死者百十有六人雪徒流以下千有四百人其辨冤兒事尤憫人意平兒報父讐殺人抵罪公上言君父之讐臣子所必報反覆數百言讀者感動畿內有給其像而祀之者丁酉大水歲侵復有詔選使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成神道碑 丘濬

天下承平日久變起倉卒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
有能奮身其間以為民蔽繼之以死卒能作吏民之
氣以收過絕之效其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
大江以南民不識兵也久矣歲辰辰劍寇起于閩既
而括寇相挺以起猝然竊發如風盛火狂延燎于枯
草燥荻之場無有障蔽限隔之者當是時郡縣密邇
于寇者其民蓋岌岌然矣一時官吏罔知所措往往
驚畏走避雖以朝命將領亦皆觀望以為進退無有
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者而浙江按察副使陶公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丘濬

者獨能以身嬰賊鋒而死之嗚呼豈非毅然大丈夫
哉公始以易中廣西鄉試第四人以親老願仕遠方
得交趾某縣典史改鳳山縣時黃忠宣公兼掌藩臬
司事知公有學行俾掌諒江府教授事秩滿陞按察
司檢校丁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虞公
信以有守有為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所舉
擢大理寺右寺評事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敷薦起拜
浙江按察司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殲之 朝廷
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是寇起處州將薄金華眾議曰
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

僉憲有謀略非得之以遇其衝賊不易阻也公至蘭
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做備又於縣南
五十里口蘇村太岩諸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計
擊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一邑晏然
而鄰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
等也日久之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詢知又復
遠也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中一人抵
賊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請任其事至則感之
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諫胡等環聽竦動咸
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朝廷嘉公績陞本司按察副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本

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嘗偽以名降
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二殺使者不受招
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得二黨前後
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僅
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矣同
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公計不得行賊勢復
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甫
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木柵其中兵民無幾而賊
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者公齒齒厲聲以諭
眾誓不與此賊俱生既而賊大至公麾兵極力與戰

自卯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
衆回望見火起遂大潰公竟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
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人聞之如喪其親
感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相率言于憲司剏公
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已田以爲經久計事聞朝廷遣
官諭祭誥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官其子魯新會
公公諱成字孔思梧之鬱林州人子惟自南方有
事以來死事之臣爲 國家所旌者僅四人其三人
者子皆有所紀述獨於公缺焉矧四人中公與二人
者皆出吾嶺南子叨官太史表忠義以翼世教其職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李元

也嗚呼風霜別草木之性禍患顯忠臣之節自古死
封疆之臣多見於季世劫攘之秋而此數公者獨能
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使狃安
久黎之士夫知所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成
安集之功而公於衆人中又獨爲之帥先其功蓋莫
大焉是宜表著之以爲世勸所謂三人者永豐知縣
鄧公顯死于閩寇慶遠同知葉公禎廣東憲副公
吉二人皆死于廣寇顯與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人也
其死義與公同於法得牽聯書

浙江按察司副使進階亞中大夫閩公詹慕志
銘 陸深

公諱詹字汝思別號三樂道人世居郡之會善里曾
祖孝先祖棟咸隱於農父靜菴贈文林郎永清縣知
縣母呂氏贈孺人公生而臞靜菴委曲撫之每令於
羣兒嬉戲公惟旁睨而已少從餘姚毛世達授孝經
卽了大義初靜菴明法律筮仕爲通倉副使稍遷上
海縣稅務大使故公從來上海遂學於校官盧先生
不踰年而通禮經貫穿百家豁如也時上海令會盧
於學宮試之謂靜菴曰子嗣國器也汝官雖薄奚憾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

耶會靜菴卒於官公扶柩歸葬如禮服闋補增廣生
督學使奇其文遂領弘治乙卯鄉薦登己未進士第
授永清知縣永清素稱難治公至治以誠信仁禮勸
農聽訟俗爲之變又雅意學校修葺考校弘治辛酉
縣蝗公發粟易蝗民捕之積至萬餘石故永清獨不
災巡撫周公以事問有銀幣之勞縣有壽府莊窪下
不成田居民歲代輸無從敢言公覈實悉免之時
孝肅皇太后有莊隣牧場幾爲所侵公疏請還之乃
貴人來按公力與抗復地百餘頃中貴人讚於
公后后斥曰此爲國官也汝奚白耶有事於霸州

州民願借以爲守縣人急往爭之訟於撫臺都御史
洪公曰是當作風憲官耳非郡縣能留也滿一考進
階文林郎例得推恩贈及父母已而檄召肯去永清
民遮留不可得至欲建生祠公堅卻乃止瀕行遺一
履掛縣門從民願也正德辛未流賊至郊賊首齊彥
明者公舊抵禁也感公德繫馬數匹於門望堂泣拜
而去時巡撫毅齋李公寄詩云強暴思恩曾繫馬市
民懷德願留靴蓋紀實云既入朝試陝西道監察御
史巡視北城正德初元事務紛更公直言無忌有侃
侃風奉勅查盤甘肅諸鎮倉糧糧多虧折官皆鬻妻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十一
子償之有自經者公革兜攬之人禁兌給之弊設法
取盈釋淹滯之官凡六十輩舊例官軍馬斃所司責
其人貧者至典妻買馬以應因循成俗公命屯地每
頃出銀一錢以給買馬仍嚴典妻之禁嘗經祈連暮
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公詢諸左右曰
山徑冰滑非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蓋神助
云公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水若榴梨瓜果狀衆咸
以爲公所感云暨復命疏邊務數條 上皆嘉納諸
鎮至遣行之遂命巡按陝西時逆瑾擅權凡公出者
歸必厚賂不然輒加譴謫公曰寧禍吾身不忍剝奪

民也寘鏞之亂寘遊擊仇鑑功逆瑾欲歸功於總兵
曹雄雄瑾親黨也公上疏別白之瑾怒遣錦衣官假
他事逮之未及而瑾敗公獲免未幾陞浙江按察副
使奉勅巡視海道海接東南諸夷設憲臣爲備自逆
瑾裁革之後倭寇乘時劫略勢要開洋覓利公既至
水操艦戰豪有斂迹海道爲之肅清歲甲戌以疾致
仕歸祔優游田野之間芒鞋貝服號晉郊耕叟云暇
日讀書不輟視世務漠如也辛卯冬忽嬰痰疾既革
從容談笑然無言諸子請後事勗以勤儉耕讀福善
禍活之道賦詩一章端坐而逝寘壬辰正月初四日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十二
也距其生天順辛巳享年七十有二公性敦直宦遊
二十年以清白自持家居衣食澹薄宅舍僅蔽風雨
人無少長賢愚皆誠心禮接凡族人親友貧不能婚
娶者輒出貲濟之友人王佑卒官於廣昌尹柩還家
貧子幼得公而葬其仁厚類若此性少飲酒善吟咏
有晉郊集若干卷

浙江按察司副使高君貫墓志銘 邵寶

正德辛未予在戶部奉命兼僉都御史視漕舟于北河時高君以郎中從明年壬申君擢浙江按察副使又五年丙子君考績京師歸道得疾至丹陽南數里卒君諱貫曾唯其字別號恕齋系出齊公子高後世居濟南之歷城初祖宋銀青光祿大夫逸民扈蹕而南至江陰留籍焉七傳至江陰州教授雲卿支屬寢衍鄉稱其居曰高巷又三傳入國朝口升之者當兵亂後再立門戶於君為高祖曾祖彥恒祖鵬運有孝行父某號希菴績學未舉以君貴累贈戶部員外郎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十三

母邵氏累封大宜人君生氣色英偉與眾兒孺獨被繡襦為統領狀見者異之弱冠入縣庠與兄舜穆偕舉乙卯鄉試已未得進士尋以省母告歸辛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治三沽諸腫多所興葺其大者釐正蕭楊豐沛歲役夫修昭陽湖隄匯泉以濟漕涸又修沽頭南北隄為橫流蔽民田獲利流移復歸往來情勞者聞風斂戢隱然為河渠重者三年乙丑改刑部廣東司實分治禁衛君取舍重輕惟法民用不究丙寅奉命錄囚江北諸郡進署郎中時姦瑾焰熾君共職不阿有百戶張福者訟而抗往愬之瑾瑾下

君詔獄既而遂重賄將復之君謝不應遂請知遼州君因俗為政歸之禮法若修復廢墜往往有出常格者庚午瑾誅遣戶部廣西司員外邵民攀泣留履以詔恩加贈封典辛未進浙江司署郎中是秋流賊焚掠運舟君時從予以才敏為諸同事所推事在部積君之遷副使也流賊方南擾江陰而江西賊且奔突浙境君過家即之官會巡視都御史陶公初至君巡循嚴道首勅參將李某失機按察使缺君署篆數月憲度貞肅同官有以門禁故至大詬者君不為變既而其人以他事逮下詔獄詞濫及君卒不果逮中監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十四

某在市舶雅敬重君比遷鎮守意屬心膂而君顧疏乏於是請託之弊不戒而息舉廉黜貪各得其情御史上君狀既考最進階日且超擢而君不可起矣君英敏方毅孝友夙成臨利害不惑敏遜好學仕而益勤在汴頭遼州日有程課且進諸生而講肄之其在戶部為尚書孫公侍郎喬公所知凡大題奏必屬君以藁君欲置義田願力不足乃始以百畝而自為計大略謂斗石之粟十之助可十人猶愈求豐而久矣也痛希菴不逮養焚黃之日伏塚悲慟久之事邵太官人所父以歿舜穆官江西嘗以法忤勢家時其入

親圖構黜之或告君使爲行賂祈遷君不聽見執
力辨不辟會舜穆以靖寇進右叅議致仕歸君喜曰
事白矣比還浙遇所構者峻絕之曰吾不能匿况
與見也弟贊以鄉貢知崇安而卒

廉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

浙江按察副使李君鳳墓志銘

顧

嘉靖三載甲申夏四月十日浙江按察司副使李君
師文按部于定海暴卒踰旬計至南京余往哭於其
家仰天呼曰國之貞臣也命止此乎初李君爲御史
當正德初太監劉瑾等始亂國紀君抗章請誅犯衆
怒矯詔繫錦衣獄廷撲三十罷歸髀肉盡銷不死瑾
猶銜之踰年復擿舊牘得君名文致微過詔於南京
廷撲五十囊舉而出人謂死矣已而膚附骨生竟活
意其有神相乎瑾伏誅廢者率起君獨以先擊刺貴
要多抑不得用家居一十六年今 上御極乃起之

廉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

守饒甫遷今官而遽已矣嗚呼君得氣之貞會命之
厄人將柰何哉君諱熙師文其字也先世蘇人入國
朝始爲上元人父吳浙江布政司左叅議母王氏繼
母趙氏俱恭人君清夷簡重才行修美孝於親友于
兄弟交友以胸臆初仕爲將樂令不以少而銳既起
不饒不以廢而倦意注錯準古條格去官之日玩
無奇石器無精美器曰廉爲御史居桑梓之間執
憲行法親戚無敢詰居家時杜門息交雖公卿有
訪僅一往過之居飲如橋制時輩稱曰飲血先生
亦況其負言者乎君嘗賦詩所有尚友集明豐
橋生天順乙酉十一月登弘治丙辰進士第今
年甫六十

浙江按察司副使曹公時中傳附 錢福

定菴先生華亭高林人姓曹氏初名節惡其嫌於漢
宦者請於朝以字行曰時中題其居定菴學者因尊
稱之曰定菴先生先生清曠飄逸洒洒然有出塵離
俗之態行則鶴步止則鷲停掩映於碧梧翠竹之間
望而知其為有道之士與人言溫溫然恒恐人不得
盡其情雖負販與隸與之核亦惟恭惟誠至有悍戾
傲狠者遇之不覺自失平居無疾言遽色油容淵泓
不立崖岸若無所別白者至於析義理臨事機則若
櫛之於髮綜之於絲雖密而不亂其於出處進退辭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

受取予及可否天下事校義利是非處則斧斷壁立
確乎其不可拔也若急人之難關不義事及有不可
人意處或強弱曲直不得其平者不問利害力可及
否即思欲赴之有古俠士風烈又與其為人也若不
類然其學無不通而要以詩律名一時為詩者皆宗
之先生亦樂然無拒故恒以是掩其餘能其餘力尤
工書自晉唐以上名家皆能辨別真偽而以意會之
懷素宋克則其所愛而得之多者也每片紙隻字得
之為人所珍惜晚年益精小楷雖手簡家稿亦不苟
或問之則誦歐陽忠公之言曰自少所喜事多矣中

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為或好之未厭力有下
能而止者其念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古
為之不倦往往可以消日人皆服其言初拜刑部主
事或疑吏事非其所長先生益勤益慎聲驟起遷員
外郎勅封及其父久之用薦者遷浙江按察司僉事
不激不隨執法以待人之犯者廉介聲益著以家艱
歸廬墓薛山產瑞芝人知其孝感再之浙鄉人以共
地近而俗同以為幸其所知者懼其前所憎愛賞罰
者具在以為難浙之人曰是再來生我也先生皆不
以為意未幾以繼艱去補雲南或以為遠方雜夷不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

可以法律稍弛平素廉介無礙也先生曰彼自遠吾
道不遠且彼非中國人何以用中國吏治耶吾知奉
吾中國法而已之官不以家累隨吏於雲南及其土
人皆驚曰吾向來未常見此三原王公初起為冢宰
曰若曹某者可置之遐遠耶轉浙副使時嘗專海道
武弁以賄賂為恒曰歲例先生曰吾奉勅讀律皆不
知有此賦也非例也請自我始拒之威令大行朝野
方有重望而先生脫然乞致仕留不可得人亦不知
其何為今將十年矣於古禮始得致仕鄉之人且高
之咸笑曰吾松稱多顯宦溺而不止遺而歸者不論

目前可數者尚七八人或年及或位滿或苦疾成而顧家或憂後之未立或觀望上下未能盡如其意而所進亦未能遂其所期也先生家不增於其未仕時進當無所不至仕之論善地者莫加焉且子姓之賢冠於一郡精神愈完固年甫餘六十其果何所為而歸哉先生曰吾有采蓴舟不能忘吾烏得為無為歸則與兄種菊數畦歌陶靖節詩觴酌其下醉則或效其體為詩人不能別外與諸從昆弟惟忻皆如少壯時其至少者時信才俊邁先生抑之曰當就規矩米薦於鄉名太學其為詩亦與先生俱行於時從子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先生

憲與時信同課業於先生先生曰子知規矩者稍舒變當與若叔同果繼時信而起從孫儔又將繼憲而先生視之如已之孫孫仕介遺之從明人游而以子晉之皆嶄然見頭角憲歸功先生先生笑曰吾家學肯使他人論功耶其子志克家承顏以詩繼先生居羣從先生先生之老而樂肆力於詩字以裕孫謀不損素節者咸賴此後生錢福曰華亭自陸頌以來代有文人至國初楊陸錢稱三高專以詩名至袁景文而絕曾進士九峰始奮起欲追古作家宋以下弗論也先生於九峰為母弟少從之游徙倚於三高墓

側弔二陸祠面有感焉及從夏止軒游止軒一代六文士也其父封主事公與錢交通公洽文通公之家隴於余山省必經焉先生從游賡唱所得良多今其名家則集衆體而有擇焉者也其在刑部與吾鄉奚郎中吳侯員外方同進而不廢詩一時若今刑侍屠公勳李公士寶都憲林公俊參政顧公福太守王公存敬及吾師陳西潭章皆推遷之而訂盟於吾師李閣老西涯曰松之詩派在曹比吾先修撰公致仕自雲南歸曰吾曹公非松下人也天下士也吏吾土者惟林與之合乃知先生與林公不獨以其詩契而已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先生

也福歸猶獲從西潭侍先生遊諸山而有倡和焉今之同福游先生門者鶴坡王良佐雲巢沈淮而下若千人分題咏歌為先生壽而福懼無以進乎此稿所見者為小傳若先生有為而出無為而止清不苟名和不濁俗介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知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輕售則福所終身願學焉而未能者已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曹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

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
時人皆以為孝感服除復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
者謀相左即拂衣歸年甫餘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
有採蓴舟不能忘爾抵家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
悍生怒先生魁岸以至書先生名於牛後向其僮而
肆詈欲以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
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若齒頰吾僕
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先生每日
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為候
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令人直入跪上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八十一

日殮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惚
天地之初我復於初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
終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戶良久人以為仙去兄名
泰舉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淳實有僕竊其金為平康
之遊則彙枵然矣公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效至
痛榜之效怨反誣公以是罷不叙 英廟復位有白
公冤者而公名偶同 景皇帝年號又 景皇帝時
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
驗滅公者誣焉 上聞曰必若人也為我廢耳詔逮
至京緹騎疾馳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八十二

貨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
曰子亡若何吾為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
詣司隸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獻有
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亡
矣吾為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
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
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語曰富林二
曹一時人豪

浙江提學副使王公奠墓志銘 王紹元

先生生而穎秀不凡髫年就嗜文籍倦不知息十五
角藝場屋勃有聲稱弘治甲子中江西鄉試正德辛
未登進士第觀政禮部時山東盜起徧于畿甸之間
而大帥玩寇老師底寧無策先生憂之即上疏歷陳
平賊機宜大要專責將領申飭軍法信賞必罰務期
平蕩詞意峭直忤旨然亦陰嘉其敢言獲免罪謫明
年授刑部四川司主事謙鞠詳明平反孚允九年甲
戌乾清宮災下詔求言先生以 武皇春秋鼎盛

皇嗣未生天下人心無所繫屬乃請擇宗室之親賢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公三

年少者一人育之宮中俟皇子生然後封以親藩禮
遣之國如宋仁宗朝故事疏上留中不出明年乙亥
以乞南歸十二年丁丑病痊起復補本部湖廣司
官如舊是時 武皇方興畋游駐近郊旬日弗返先
生憮然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且出而暮不歸
則子傍徨不敢寧處若父出淹旬子不知其所向心
復安然則其不孝甚矣於是暨乃條疏名力請還駕
反覆勸導剴切忠直人皆壯之時冢宰遂庵揚公聞
先生名欲援人吏部使知者論意令往見之先生
不從事隨寢比年錄囚直隸持法甚嚴權幸如汪彬

者亦不得干燒十三年戊寅陞本部浙江司員外

是年五月兄清崖公以疾卒于官家屬本情惟先生
在侍躬親湯藥經理喪事心力殫瘁有履屐之風焉
且念公與概萬里外不忍付之僮僕疏請護歸歸見
柏軒公暨曾宜人垂老載白臞然在堂季弟鄉進士
芹又卒遂絕意仕進家居七年而聲聞籍甚嘉靖甲
申以薦者交至特命吏部取用擢南京禮部祠祭司
郎中南部舊以伶人給使太常天文之屬各有供億
先生悉罷之釐僭踰清混濁官度一新又以祠部所
職祀事為先乃疏三事曰舉祀典以崇道學曰正祀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公四

典以昭世戒曰備祀典以表忠賢語具類彙中五年
丙戌聞柏軒公病亟遂疏終養不待報而歸踰年柏
軒公疾革先生哀毀幾滅性六年冬詔許內閣部院
大臣各舉文學堪任翰林備顧問者特大司寇胡公
世寧特舉先生尋陞浙江提學副使就家起之先生
以娥曾宜人衰病力辭不赴壬辰宜人卒一如柏軒
公之喪自是家居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入城府雖
故舊在當路者亦無尺書相訊方將究聖賢之業為
君子之儒遺榮養素淡如也歲丁酉以言者交章力
薦得特旨且徵有司敦勸上道先生堅臥不出所著

有講學錄大儒心學錄大儒文抄忠義錄仕範景行
萃編之禮經要宋名臣補遺七大家文選古今諫議
集疏王氏族譜嚴慈終慕錄行于世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八卷

浙江按察司副使閻公澐墓志銘 許宗

公諱溥初字克周後更字公父其初公之祖方伯以
浙公實生焉晚乃從其父宦京師四歲而孤方伯公
歸居長安城中而故興平人也成童有異質方伯公
愛出諸孫右謂當繩其武弱冠學成受知於學使虎
谷王先生弘治辛酉為西安府學生正德丁卯以尚
書中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乙酉授刑部河南司主
事已丑晉雲南司員外郎是冬再晉河南司郎中辛
卯陞直隸保定府知府甲午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明
年乙未被論罷歸公初舉於鄉年才二十又四後屢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公六

困南官復值家替方其居太學時聞人劉瑾竊弄政
權公為同邑人或勸為速化計公厲色揮謝退益泮
孺講學授徒處貧而樂後卒取上第語人曰是以成
吾先祖之意也其在比部研精律例鞫訊不苟原情
附律不苛不縱人稱平焉是時光祿崔卿子忿殺鄰
婦其子故宰相甥也時宰曲為請釋公謝不往見迫
之見公復謝曰僕與相公均有法守光祿子罪抵死
相公欲生之宰相易法大亂道也僕守死不敢易嗣
有富室袁氏姻聯鉅璫事下法曹朝貴半為請託且
賂滿鉅萬公竟置於法時朝論翕然歸之謂為直法

吏其守保定郡爲右輔路當八衝兵衛維棟錢
訟應接不暇盜賊鋒起豪右戚畹武斷漁獵凡人在
不堪者公處之裕如若其抵徐某之罪而攘奪之害
革發魏東之姦而府庾之弊釐塞唐水之泛而沮沒
之患炮程邊運之役而轉輸之勞均嚴課試之方而
科第之才盛獎廉勤之吏而郡邑之政修慎鄉飲之
遜而禮讓之風醇表節孝之門而習俗之積振古所
謂循良公蓋庶幾也癸巳秋大同構變朝命宗伯黃
公戡撫黃請於上遷公與俱公乃揚威布澤持法行
權元惡就刑反側向化公績爲多旣乃晉副浙臺公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全七

於世不相關也卒之日鄉評士論皆惜其闊擴之才
而尚其長厚之風云按閔氏之先爲京兆萬年人至
唐右相立本葬興平馬嵬坡始家其地元季避亂入
蜀國初諱昌者始復業昌生遵道遵道生贈順天府
尹秉直秉直生通以人材授南京刑部司獄贈順天
府尹通生鐸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府尹出守衛州仕
終浙江右布政使鐸生璘廕補太學生授鴻臚寺序
班贈刑部河南司主事

浙江按察司僉事王府君濂墓銘

濂梁王佐其先府君之親越六年矣今工部注

杜君環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為之愴然而悲蓋嘗

皇上飛龍准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有招俊又濂

時應聘而起擢典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勛

業自砥礪薦紳之士多刮目禮之濂雖不泛與人交

聞君崇論宏議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媿歎

以為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迨濂再入禁林府君已

作土中人載感疇昔銘欲不作可乎按狀府君諱濂

字習古濂州定遠人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令酷

愛之為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霍丘縣以積勞陞安

豐府史達官知其能辟為河南行省理問掾未命而

終府君嗜讀書知彝倫大義習為聲詩音節韻趣皆

有法推擇為定遠縣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

賓禮遇之元季政乖豪傑並起府君拊髀歎曰事急

矣保宗族以拯黎民可也乃走穎毫說其軍帥曰民

罹虐政不得已起為亂矣當思有以靖之虔劉人以

逞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乎軍帥

聞其言以為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五轉至工部尚書

非其所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眾散漫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九十九

無統所經之處唯務焚掠千里為墟府君度必無

成謂所親曰區區豈從戎哉奮不顧身出編虎鬚者

志欲生蒸民也今若是猶魚游釜中耳竄火已燃尚

自謂得計耶吾聞真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

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於是乘間挈家南

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已在 上左右

亟言之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執法議理

司方將選人以授遂詔為執法官府君悉心詳讞務

協厥中人稱為平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

府君以情可矜恕敷奏 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九十九

子謙坐事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

上深簡注之陞為中書員外郎遷提刑按察司僉事

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郡縣見貪墨蠹民者必擊去

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天

大風晝晦 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述災傷病民竟

為之罷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洪武三年四月卒

於京城之寓舍壽五十有七子男二人伯曰驥先卒

仲曰佐即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

且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

鎮撫府君軀幹昂特而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

其論議輒掀目吐氣指方畫閭遠哀數千言不休臨
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復而折不
少怨性又慈惠凡貧臬布者不納息不問遇凍餒者
如身受其病思輟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務以不
殺爲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
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
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媿嗚呼爲士者內行修於家
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

徽錄

卷之八十四

九十一

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公宜正墓志銘 胡廣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爲時所
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
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
史大夫陳寧奸深爲 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
清流關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
生縱逸功成猶遺歷間關之句 上覽之曰有安不
忘危之意賜金二十兩綵段二端未幾拜浙江提刑
按察僉事決積歲滯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罔者平
反尤多民以無冤咸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稱者竟
徽錄 卷之八十四 九十一
爲陳所銜傳致其死時在洪武六年得年四十有九
公諱宜正季道其字其先沛人唐末自沛官袁五季
之亂由袁徙吉居永豐瀟溪曾祖諱某兩頌宋清舉
授新淦縣丞祖諱某恒山縣令父諱奇相元至治癸
亥領鄉薦爲東湖書院山長吉安路儒學正梅州路
儒學教授母張氏公居幼穎敏過諸兄八歲隨父居
東湖讀書聲琅琅聞於外賓客往來應對閑習人多
譽之九歲喪母哭泣逾哀十三喪父居喪毀瘠不勝
始事鄉先生劉惠心繼從山泉解先生二先生成異
之時郡守開堂試公年十八就試中高等獲錄

既而持所學試于有司再不利有得其文讀之曰如此而見擯斥命也季道吳辱公曰吾學未至耳非有同病吾元季天下釋駘其友梁某為福建招討託致其母扶持兵革間出艱難致其母子相見拜公曰微公其孰能致吾母終身不敢忘德嘗與姻戚居逆旅忽得疾公親為調藥解既死公抱之而哭解衣葬之所遺金悉以歸其子兄弟四人長皆先沒惟仲兄存公迎至家養之比其沒葬祭皆盡其情子三人長曰忠次曰勗幼曰肅字子欽子欽登永樂二年甲科為名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其文學為儕輩所推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九十三

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公丞直傳

黃佐

劉丞直字宗弼江西贛縣人幼穎悟博通羣籍吐詞成詩卓犖如宿構者年弱冠始治經聞泰和王以道明周易遂辭家從之遊者數年徧讀其所藏書學益贍而文益雄遂擢進士第入國朝被薦召見高皇帝與語奇其才識即除國子博士吳元年太學初設堂上官乃拜司業贊襄祭酒許存仁立規條以束諸生時在列者多貴游子弟目不知書丞直每切切誘掖獎勸以是盡知大義一時學者莫不敬業樂羣多踴躍仕每朝上呼諸生試其所業有通悟者召丞直褒賞之丞直為人剛正每面折人過存仁方將子告歸祭先墓丞直謂曰主上天與人歸公為儒臣宜埃登極不宜遽去存仁不聽洪武初存仁果得罪始悔不從丞直之言已酉浙江部使者缺人丞直侍朝上召使前面論持憲事宜拜浙江道按察司僉事時方谷珍初降人情洵洵丞直按部懲其尤梗法者道肅清先是丞直與劉秩熊鼎朱夢炎皆出江西以文學知名當世氣誼相許會朝廷方修典禮丞直及秩輩皆與焉書既進擢秩知崇明州豪猾之徒相與構陷之遂坐謫籍丞直行部遇秩子靜於途厚

遺之靜時年十三適 上遣使巡問四方靜旬旬走
 六百里以被誣狀訴於馬前使者憐其幼以狀聞
 上勅臺臣申勘其事於是改授秩以他官而坐誣者
 罪丞直之力也其曲盡友道類此時承元亂後國法
 嚴重丞直按浙三年遂以疾乞歸從之家在空同山
 陽自稱空同雪樵學士宋濂爲之作賦王以道嘗爲
 丞直言其避兵荆沅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髯碧
 瞳授以龍虎金碧丹經受而行之志氣日愈冲邑丞
 直得其書以爲異端不之信也既隱居多疾乃用其
 方術導引吐納宿疾皆蠲竟以壽終有雪樵詩集傳
 於世

秋散錄

卷之八十四

九十五

浙江按察司僉事蔡楫傳

縣志

蔡楫沛縣人舉孝廉爲嘉興縣知縣初至官出滯囚
 二百餘人勸率富民納逋糧四十八萬有奇縣多亡
 賴楫於縣廳置善惡二牌民有善志之有過惡弗率
 教令亦志之由是民咸媿皆趨善而去惡權監察御
 史董伐材于江西屢疏民疾苦以聞陞浙江僉事正
 已率下而寬猛適中以永樂二十一年卒人多思之

卷之八十四

九十六

鄭僉事建傳

魏 驥

公姓鄭氏名建字弘中淡泊其別號也閩之福唐人自幼敦重樸雅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及長從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公英學公以其天姿穎悟不凡師資而器異之經明蔡氏書業習舉子業學成膺鄉薦秋開一掉鞅而捷明年上春官登進士第載蒙簡拔為庶吉士讀書翰林一日上御文華殿召試諸君孔明可與典禮樂論考居第一賞鈔一百錠仍命讀書期以大成未幾言忤當道黜為廣之南雄通判既抵任知郡民避徭役逃竄者居多公即與郡守輩議厭徵錄卷之八十四 九十七

曰一郡之民吾聞逃者過半吾輩將何為以答上之所命乎眾皆默然無以為意者公獨不避險艱徧歷屬邑以招徠之仍具奏許免逋負不數月民悉歸之尋惟內艱將去職民遮道攀留咸曰公其活我者公其將去我將誰依躊躇久之竟間道乃始得行服闋謁選天官時值閩浙之交民盜銀礦相爭至有與官軍拒者上命處州專設通判一員以蒞其事公以推擇而往既至論民以禍福且首為平其力役民遂以寧銀課亦不勞而辦倭寇鄧茂七嘯聚流民越界攻掠上命將出擒之公時分守龍泉借其子

勇擄甲冑率民兵與賊抗者數日所首五百餘級龍泉以平叅將尚書石公璞復委公除其餘孽公直抵其巢察其情皆良民不過被寇勢誘而烏合之者悉論之以歸農得其被虜男婦二千餘口以還其家蓋亦由公平昔有信有惠及民而致然也值公秩滿將有述職之行鎮守太監尚書暨巡撫御史統藩臬二司列奏留之陞同知復奏公有平寇功又陞食三品俸廷議銀場非得人以綱紀其事則不可改公浙江按察司僉事公除奸剔弊較昔尤詳有奸民不得逞者乃構辭以危公公致被逮者再人皆惜之賴朝廷厭徵錄卷之八十四 九十八

云云公平生篤忠孝寡迎合冰蘖固守所至不事去官之日行李蕭然昔先正有言不求人得為一代豪傑之士哉今其歸矣括蒼之士民有以歸之

浙江按察司僉事大父和公維傳

孫學正和春揆

大父諱維字振綱其先山西陵川人考琦嘗為河陰訓導因占籍河陰大父任浙江按察司僉事八年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致仕寓大梁三十餘年卒葬夷門先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刑部主事五年天順初藩臬吏多弗稱上簡廷臣得我大父等十四人召至便殿上親論遣賜宴人寶銀千貫以行大父之赴浙也自謂職無所不當勤或難之曰吾受諸帝所他尚足卹邪是時藩臬吏多私養馬卒雖妻妾巾櫛襦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七九

履絲絮悉養馬卒出他不法稱是大父遂發以聞上覽奏大悅遂按諸不法者坐之由是罅隙卒為諸人所讒誣會有憂事歸遂免前是浙販絲氏有值劫者亡其刀獨翰在權貴者遂誣機戶羨等劫曰用絲劫絲每顧殊無左驗大父力爭不聽出召販者問曰若絲何驗曰囊上印廣昌郡字於是密遣巡旁邑至海寧插秧人樺上隱隱有字也孰訊之具服刀所在曰在新宮橋下販驗之實販者所亡刀權貴人大慙怒又嘗江行聞哭聲蓋寡婦兒為人所畧賣立廉致還其婦此春兒時所聞他不能記也性善酒及

徙大梁日與郡中諸長老豪傑往來飲飲輒醉間肄習書賦詩所著書并詩數十百卷嘗夙夜起坐中堂誦春驚覺欲起而吾大母業已附窻戶趣起大母相大父克稱婦道蓋雖大急遽閭內肅肅焉諸春屬往來接遇厚故數喜來來數見屏几涓潔又兄未至敝不垢汗輒相顧語傳以為式云

卷之八十四

一百

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淳墓志銘 文律

僉事皇甫君子安既解浙臬還長洲未及赴調而六月卒獲毀得疾而三月亦卒嗚呼傷哉君舉壬辰進士官禮部以文學為當道所知會 東宮肇建遂用為春坊司直論者以為得人而餘人意忌顧已媒孽其間未幾補外自是浮沉外寮者累年再起再憤卒泣請以沒嗚呼自古文學之士往往不得志於時其俊聲擅名固造物者所忌然而一時秉銓之人不得受其咎也君諱淳字子安裔出宋戴公以字為氏世望安定趙宋時有為提刑者扈高宗南渡居吳城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一百一

人亦莫敢與狎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尋改禮部精膳司再改儀制進員外郎陞主客司郎中主客職藩臬朝貢凡饋餼勞來與凡貢篚之屬往來之儀皆主客領之故時曹司怠緩稽留使人經歲傳食洪億浩穰君奉報以時不踰旬浹靡密上下斟酌維宜視曩時損費什伍朶顏內屬歲有賞資發自帑帑故多穢濫君以其捍邊有功非他濫思比言於主者俾精擇以給被賜者莫不懽感以去車駕南巡諸夷留京師慮有窺伺悉屏之微外時稱其遠識君自虞衡至主客凡歷四署所在職辦以上當 君心遂為諸公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一百二

視一履以爲黜陟近時乃有徒官而後其

事者因得以其私意中傷之然非顯惡大慙亦不敢

公肆詆毀君初輔曹未及上再任亦無幾時竟以勝

任推擢曾未數月而以不職論黜嗚呼羣耳目何可

塗也君沉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當其意終日相

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礪操切不肯脂韋取容既

多忤物又稍稍與時啞異故愛之者雖深而卒不能

勝夫疾之者之衆也雅性閒靖暮玄晏先生所爲自

號少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嘗問學之外他無

所事羣經子使莫不貫綜而酷喜左氏著春秋書法

紀原選唐文粹爲文必古人爲師自兩漢而下咸有

所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沉蔚偉麗早歲規倣

初唐旋入魏晉晚益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之

兵而及之惜乎未見其止也所作有皇甫少玄集若

千卷

浙江按察司知事張公之象墓志銘 莫如忠

吾郡有張玄超先生者騰聲藝林神裾誦義之日久

矣其歿也無識不識莫不相與歎歎悼痛有典刑之

思焉而公之孫孝廉君懼世德寢湮奉狀來請銘按

狀公諱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別號王屋先世有鐵

一者自嚴陵徙上海之龍華里家焉由鐵一而下七

世爲餘姚令杰八世爲萊州府同知及公大父湖廣

布政司叅議萱九世爲公考順天府通判文洲公鳴

謙及從父博野令鳴岐淵源名閭簪冕蟬聯鬱然盛

矣而公少負穎異父文洲公及母李宜人絕憐之謂

元張氏者必公也而公固曠覽不羣於一切世榮意

殊易之而竟諸生及卒業國子屢試弗第乃慨然嘆

曰命也夫天遂不與張子能終窘張子不朽業不以

勢而彰者乎自是下惟發憤專力治古務博總羣籍

囊括百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斯

誠偉矣迨其潛神積思久而神詣時發之詩若文其

詩爾雅冲澹與寄寥遠有魏晉風其文闔深奧衍出

入東西京不作晚近語及若緩頰盱衡攷據前聞剖

析疑義雖當世宿學皆自以爲不如單辭片楮傳之

好事無不視若拱璧爭購爲奇此公平生建豎之較

而以跡弛困遊務從祿仕為浙之藩幕非其
也當是時諸監司大吏率視偉公折節相下不欲煩
以簿書而公亦因得時乘休暇幅巾竹杖駕一舸嘯
歌武林山水諸名勝區以吏隱自命無何會御史某
者任苛政為聲虐使公公不可遂以歲丁卯飄然投
劾歸歸而閉門却掃室常罄懸殊交之而期必竭其
平生以竟所撰著或縱翠籍几案間分日研討至不
能布席對客嗒然功荆趺坐而已晚歲卜築秀林山
麓其地多怪石危泉烟扉月檝叢竹茂林因公而勝
者公自是益屏跡城市有司以賓飲強之纒一往即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百五

謝卻不再所著書有剪綵翔鴻聽鶯避暑題橋倚蘭
擊轅佩劍林棲隱仙秀林新草諸集所輯有詩學指
南韻苑連珠韻學統宗楚語楚範楚林楚翼賦林七
萃太史史例史記發微新舊註鹽鐵論唐雅回文類
聚詩紀類林等編夥不勝紀其所交與盡寓內賢豪
若先輩金陵顧中丞華下吳中蔡翰林九達文翰林
徵仲王太學履吉皆公所嚴事而金陵許太常仲貽
吾鄉徐泰化伯臣何翰林元明何祠部叔毗董太學
子元朱太學邦憲吳興茅憲副順甫濟南馮憲副汝
言東粵歐工部植伯黎秘書惟敬輩以雄文高調瑣

荒一時無不推轂公為交譽者四明豐翰林存禮大
才豪宕意少許可誦公詩擊節稱善久之武林方憲
副思道邂逅公太學廡舍未明聞語異之及晏溫識
面驩然定交古歛許相公維栢聞公名時其入都造
焉公未起直叩其榻前一見語合握手如平生其為
諸名流所雅慕如此公素貌倭僂若不勝衣而提
身處家動遵古訓嘗憤流俗諂附反傳咸意著叩頭
賦以見志又憤後儒稱詩者多謬古而師今為談
藝篇以規之居常評騭臧否耿耿不阿曾不少假辱
吻於暴豪之徒而遇上臭味偶同即虛懷延譽不置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百六

里中有不平事慷慨扶義直之不得則或終夜咄咄
忘寐族人以貧故有需其女家家者傾囊訟于官必
歸之乃已何翰林遺孤反噬於黠奴出身援之卒置
奴於理所知董子元以才不祿旬旬臨之哭失聲聞
者感悼此又公篤於交誼之大端也先是巡撫陳公
我廉廉公行誼為白其無妄而檄有司以學行俱優
扁其門人按邢公行部至松高其義數存之里巷為
置買山錢若干比卒之前一年上洋顏令君議修邑
誌而難其人禮聘公公時已寢疾而令君意益虔公
乃力疾往再閱月而告成其紀載博雅義例精詳一

時目之實錄而公自是亦不起若有待以畢志云公卒之歲為萬曆丁亥正月朔距生正德丁卯十二年八十有一嗟夫公以宏才博雅望重一時其於稍自抑貶以諧世好豈必後人而曾不能微再命榮建石畫於當世及弱冠操觚要之白首而又不能一奏公車之牘來掌故之求志誠悼矣然當舉世方務矜矜勢能之榮而獨以鴻文鉅藻大放厥辭為雲林望令與覲然懷尺組屐塵冠而遊者一得相當即公考妣所稱能亢其宗以錫羨來裔者於取數為孰多當有能辨之者

獻徵錄

卷之八十四

首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五目錄

浙江二

知府

郭彥仁

呂文燧

謝袞

徐孔奇

劉謙

胡濬

文林

南大吉

郁山

岑用賓

方揚

同知

劉邦采

黃劍

通判

湯世賢

推官



引除



王宗顯

王璉

趙登

馮敏

李信圭

蕭鼎

呂夔

陳讓

沈愷

韓邦憲

區益

曼山館

孫樓

知縣

何昌

鄭行簡

陳榮

徐獻忠

吳成器

教授

胡翰

教諭

嚴徵錄 卷之八十五

再大年

訓導

戴冠

葉宗行

張俊

厲昇

葉祿

戴啤

黃瑛

萬吉

梓行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五

浙江二

知府

嚴州府知府郭彥仁傳

郭彥仁無為人少讀書有勇略尤長於吏事歸附

太祖以忠謹被知遇事多委任李文忠用兵浙西命

彥仁往為參謀多所裨益歲戊戌三月文忠以克嚴

州功陞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守嚴州命彥

仁充本司督軍時胡大海亦以平嚴州陞院判文忠

與之有隙四月 上批示彥仁曰自龍鳳三年調汝

嚴徵錄 卷之八十五

專掌征行兵案今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

調和士卒其間中正甚厚吾託汝於軍中正使晝夜

無愛家眷不必多慮時遣人齎送糧薪雖今將士英

勇質賴賢豪謀佑勇者必勝大事速成彼事一節正

謂保指揮我之親舅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聞二

人不和且保指揮我之身也胡院判即我心也身包

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汝必於我男處

丁寧說知將胡院判以赤心待之節制以守之使我

所圖之易成彥仁懇道 上意將領和愜所向成功

文忠待彥仁禮甚隆凡攻守機略悉預裁畫嘗提師

學冠有功賜銀幣壬戌二月金華苗將蔣英等作亂
殺守臣叅政胡大海文忠即遣彥仁率兵討之彥仁
兼程而進至蘭谿英等懼夜半遁去彥仁遂入金華
撫其民時處州苗將李佑之等亦殺守將耿再成文
忠復調彥仁領兵屯縉雲以遏其侵軼後援新城取
杭州平浙西皆預有勞績授嚴州府知府

後錄

卷之八

嚴州府

王宗顯傳

黃金

王宗顯和州烏江人少業儒博涉經史元季避亂
居嚴州歲戊戌三月越國公胡大海克嚴州得宗
知其為儒者禮遇之及大海克蘭谿進攻婺州不克
回蘭谿築城守之留宗顯于幕下是年終太祖親
征至蘭谿大海以宗顯見上曰爾與我同鄉里
正濟所用命宗顯潛至婺城察聽事體委託甚密宗
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察得城中守將各
自為心回以告上甚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
及攻婺城首敗處州叅政石林宜孫所遣援兵次日
攻城不下樞密院同僉安府與守將帖木烈思不
和果如宗夜遣都事李相總城詣上請降開東門
納兵如約入城遂克之置分省等衙門改婺州為寧
越府以宗顯知寧越府事于是宗顯開郡學延儒士
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沅徐原等為訓
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
忻悅

後錄

卷之八

三

嚴州府

嘉興知府呂君文燧墓碑

宋 濂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為盜轉掠四東陷永康縣縣釋騷弗寧永康太平里大族呂君文燧家財數千萬與弟文燁合謀募里壯強子弟得三千人將之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讒殺其弟卒不敢怒而為之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其閭而復其家俟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功呂氏是時永康有呂氏隱若巨鎮焉 今上皇帝既克婺君族人藉兵甲以君名詣轅門降 上大喜特立永康翼以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 曼山館

君為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君以事留杭未返命其弟文烜攝之君還復召為庸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廬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夏授嘉興知府松江民作亂襲嘉興君覘知之走使者管李曹公文忠賊始振城曹公兵即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君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釋不屠民德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閩粵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卒于驛舍年五十四君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卒皆哭泣相弔喪歸耄倪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仿訃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千

人有司以君嘗署名公牘例籍其家 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歿於使事可念也時呂氏家連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及詔歸其家乃皆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之德及人者深也君字用明文燧其名初君之大父嘗修上世所立義園以食族人置學以教子姪至君臨其志卒成之為鄉人如儒夫至其奮發於義不顧利害必達乃止所從來遠矣

寧波知府王公璉傳

王璉字器之山東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諭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夜四鼓升堂秉燭讀書聲聞於外或印諸學課諸生諸生必三鼓赴學無間泮池善惟一石梁乃捐俸增建左右二梁以崇偉觀遇驟雨必躬詣學巡舍視其漏濕輒用盛灰識而葺之毀三皇及諸淫祠或以殃譴為戒璉曰如其有言自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政教兼舉德化大行五邑俗為之變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肉璉大怒謂獻教錄

卷之八十五

六

曼山館

內子曰汝尚不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邪命左右徹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時武職橫暴璉痛抑之洪武十年靖難兵起璉造船欲航海勤王軍衛以怨故請罪之賴恩宥釋還鄉璉之去任也行李蕭然老追瞻堅卻不受寧波民至今稱之

浙江處州知府謝衷傳

謝子襄名衷字江西新淦縣人始以才薦授浙江青田縣知縣有惠政歲滿民奏習之特陞處州府知府居官廉謹意相小民興學校初郡多虎及旱蝗為災子襄禱于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亦遁去嘗有盜入庫竊官鈔即投檄城隍神盜方閱所竊于室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心誌遂獲盜正其罪民醫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于襄前俛首有訴者遣人問得實相俸贖牛還其主小校吳米

獻教錄

卷之八十五

七

曼山館

越山谷時鳩眾出為民患已數歲矣朝廷聞知發官軍二千勦之處人大恐于襄適至力請止軍城中毋出而自以計掩捕之送京師兵不勞而民以安于襄性簡靜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永樂二十二年卒同時有陳永年者與于襄同邑呈由戶科給事中為福建惠安知縣廉謹自持邑有蝗蝻傷稼一夕可數十畝永年仰天嘆曰政乖致異公之咎也民何辜俄有羣鳥蔽日而下啄食之蝗遂殄歲以大稔改處州遂昌知縣有善政在官二年卒

湖州府知府趙公登傳

李 濂

趙公登字從善河南祥符人性鯁直不苟發舉
 癸未鄉舉明年甲申登進士第拜禮部給事中乙酉
 以言事謫四川忠州判官在任十餘年蒞事公廉多
 惠政稍遷雲南安寧州知州宣德改元丙午趙遷浙
 江湖州府知府其操益勵吏民畏服時 宣廟軫念
 邦本心元元或阨于饑詔天下郡國修舉國初義倉
 之制以備凶歉公奉揚德意各區里之長及鄉之耆
 民聚于庭諄切勸諭而里中富羨之家聞公言莫不
 感奮願出穀輸之官不決旬輒得穀數萬石倉廩弗
 能容公鳩工庀材增構若干楹乃選公正者民洎殷
 實淳良之夫嚴慎守護兼知出納之數申明戒飭委
 曲詳密大要以絕私無擾為本於是里社細民皆歡
 忭鼓舞仰戴朝廷生成之恩而永嘉黃文簡公淮實
 記其事安吉有費氏者豪橫武斷奪人子女田園縣
 官莫能制公諭被害者訟之乃列其罪狀以聞竟遷
 徙其家而人口田產悉還之民郡中由是肅然姦宄
 屏跡正統壬戌去任其治湖州十有七年精白如一

日云

論曰嘉靖癸未余自四明移官晉陽舟過吳興夙慕

君溪雪川道場山之勝弭節遊宴者數日聞是郡
 餘年來稱賢守者二皆敝邑人前有趙登後有岳睿
 竝以循良稱雖婦人孺子至今猶能道其事吳興語
 曰賢守趙岳治行卓犖蓋當時行久任法趙守郡十
 有七年而岳則滿九載始遷去是故各成其名漢王
 嘉謂孝文時吏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
 長吏亦各安官修職莫有苟且之意其有治行課最
 者輒以璽書褒獎增秩賜金亦不遽遷它任以重斯
 民之去思是以史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
 為盛東都以來數易守宰而朱浮左雄輩屢懇懇言
 治體者顧此法今不行久矣坐是民愈困
 遂治體者顧此法今不行久矣坐是民愈困

卷之八十五

九

曼山館

治體者顧此法今不行久矣坐是民愈困

嚴州府知府徐孔奇傳

嚴州府知府徐孔奇江西豐城人出進士擢刑部主事未幾改北京行部又調行在刑部以清慎公平著稱陞嚴州府知府布衣疏食如未第時而愛民如子惟恐傷之建利去弊夙夜惟勤屬官之不能者教之不善者諭之速改未嘗輒加之罪有君子長者之風為吏民戴之殆若慈母宣德八年春來朝以寒疾卒於京師

錄

卷之八十五

漫山館

紹興知府馮君敏墓志銘

王直

宣宗皇帝在位之九年勵精圖治最重郡中之選缺則諳大臣三品以上舉賢而任之於是馮君自禮部員外郎出知紹興君儀觀偉然才氣英邁壯志亦欲自立於世到郡適大旱君曰民病豈有大於此者即躬走羣祀到禱篤精竭神莫有以慰民望逾月以疾卒初民知君之愛已矣亦莫不愛戴君而竟未及有為此其可惜也馮氏家武昌蓋宋太子少師贈司徒謚文簡公京之裔廣西路同知良鄉威順王參謀昇之贈禮部主事伯淳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元末昇

錄

卷之八十五

十一

之避亂居永豐之秋田以卒伯淳幼孤鞠於劉氏因冒其姓君貴得封贈其親始復姓馬初伯淳以通星曆被徵來京師君在侍予時濫官翰林以鄉校故數過伯淳已奇君而君方從丁季恒受易永樂辛卯領鄉薦明年壬辰禮部會試予專考易卷而君中教官選予自恨失之然君亦不肯就請卒業太學乙未春太宗皇帝親策士予備員讀卷殿廡得君所對策而次第焉君遂成進士奉命賑河南饑民措置有法人無孱死者權行在兵部武選主事以親老求往南京理武臣勳籍以便養遂以父喪歸服闋來朝會大

舉北伐擇能臣督軍資後期者斬若宮行大者而給
事中與期促君廷辯之詞理俱勝 仁宗皇帝在東
宮監國是其言命更之事如期而集改禮部儀制主
事丁內艱起復職如故尚書毗陵胡公最愛君奏以
爲員外郎宣德癸丑少保黃公與于奉命考禮部會
試士君蒞事其間朝夕勤甚然以故舊欲予少撓以
徇人庶幾遠怨予雖不用然知其老於世故非予所
及也其在儀制久於禮文之事無不知時有建議欲
武人子弟皆就學君曰是使知忠孝之道也力贊胡
公請行之又欲輯今所制禮請頒中外未遂而有紹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一

曼山館

與之命以君之才使得永年亦將何所不至哉而止
於四十六君初名智安 仁宗以 宣宗嫌名賜名
敏少傅西昌楊公字之曰欽訓欲其祇念不忘也今
宸翰尚存而欽訓不可作矣嗚呼惜哉

溫州府知府劉公謙傳

李 濂

劉公謙字自牧其先由北平徙居祥符曾祖彥和祖
士弘在勝國時俱隱德不仕父源素稱長厚嘗行道
見一婦捧盥槃覆水于街道金銀二弗顧而去源拾
而還之後以公貴贈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公生於
洪武己巳自幼舉止凝重異羣兒祖母于甚鍾愛之
疾革命源於榻前指謙語之曰此兒器質不凡它日
必光大吾門汝宜及時擇師教之語畢而瞑是時公
甫十歲父奉遺命惟謹年十七遣補郡學生劬書攻
苦未樂甲午領鄉薦辛丑登進士第奉勅給餉關陝
暨諭祭秦邸事竣還朝適洪熙改元乙巳復奉命鳳
陽諸郡纂修 文廟實錄宣德改元丙午授陝西醴
泉縣知縣以廉惠稱丁未父歿守制還辛亥服闋被
薦擢行在山西道御史兩以其績考于部臺俱上最
時浙東平陽銀冶往往爲人竊發互相讐殺封域弗
靖朝議推風力御史按之公被薦往至則撫窮民禁
奸宄其患遂息且其地與金鄉磐石等三衛隣居民
素被陵轍莫敢誰何公以法繩之不少貸境內肅然
又壤接閩括健訟成風獄事輟與公聽斷明允風亦
漸革乙卯冬溫州守何公文淵入爲少司憲適 英

卷之八十五

十三

曼山館

廟嗣位改元正統丙辰春二月詔若曰朕祗承祖訓
率循舊章勤天愛民罔敢少怠軫念民艱責在郡守
務求得人期臻至治在京堂上官其各舉所知以聞
於是少司寇文淵特薦御史諫為溫州守代已對曰
可是歲冬公抵溫州廉惠如在醴泉時嘗語人曰守
與令雖官階小大不同皆職民牧赫赫為威民不近
也察察為明民罔咨也平易近民守令之道也人以
為名言丁巳夏旱甚公率僚屬齋沐禱于龍湫免寇
跣行五步一拜暮抵神祠禱畢俄陰雲四興大雨如
注歲大熟一時名勝如大學士黃公淮狀元周公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四 夏山館
輩咸賦詩頌公癸亥靈雨壞稼公祈晴復應有鹽運
使王某秩滿而去舟過括灘夜被盜劫誣逮平民若
千人公禱于城隍之神頃之罪人斯得開釋無辜公
治郡善政甚多丙寅滿九載將考績北上適母王孺
人計聞公守制還哀毀成疾丁卯閏四月歿得年五
十有九歿後乃有福建右布政使之 命公孝友寬
簡平居寡言笑外無矯飾性惡侈靡服食尚朴儉持
正侃侃人不敢干以私于鵬成化乙未進士官吏部
考功主事蚤卒
論曰正德辛巳余竊祿東海上而台溫其隣壤也公

廟嘗為赤城鴈宕之遊一日宿龍仁寺偶會永嘉一
耆宿張燈夜話耆宿為余言其故太守廣昌何公文
淵祥符劉公謙二公之宜民也余因細叩之耆宿曰
何冢宰之知溫州也在宣德五年庚戌實左都御史
太康顧公佐刻薦在任僅五年乙卯五月浙江左布
政使閩中黃公澤以何治行聞于朝 宣廟賜璽書
褒獎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未下而禮部尚書昆
陵胡忠安公濬薦何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 英
廟嗣位改元正統命何舉賢自代何颺言於朝曰求
賢知溫州無如御史劉謙者蓋劉嘗監銀冶於溫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五 夏山館
干陽既廉且才何親見其行事故特薦之朝議翕然
稱愜厥後劉知溫九年政蹟卓異知人之明何公有
焉嵩渚子曰古之人有舉賢自代者如蕭何之於曹
參丙吉之於杜延年于定國呂蒙之於陸遜周瑜之
於魯肅王旦之於寇準咸樹立助名不負所舉何冢
宰之於劉自牧亦何忝乎易曰拔茅茹以其類征吉
巽治體者苟能修明 先朝舉賢自代之制請而行之
之必將有不忍奇寶橫棄於道側者矣

處州太守李君信妻墓表

王直

李氏世居泰和南岡里葢居西平忠武王之裔元相
 輿路同知英叔英叔子皆春皆春子南安推官如春
 如春生伯昂則君之高曾祖考也伯昂娶胡氏而君
 為第三子在元李氏以貧富為大家經亂盡失之君
 幼從父學雖貧而器宇偉然英敏出儕輩既長學日
 益進連不得志於有司洪熙初以賢舉授清河縣知
 縣清河縣小而當衝要官船餽運赴北京者日相銜
 役夫動以千計前之為縣者不能辨言於朝得沐陽
 五百人為助然去家遠窘於衣食至是君請以清河
 賦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六 曼山館
 入代之而令彼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焉
 官船主者每以役夫善逃為名收其衣資掩有之役
 夫有寒餓死者君命各為牌書其目納於主者收放
 以牌為驗害乃免清河民好乘夜縱火或發塚以逞
 忿君為教戒之詞十三條俾各里書於大牌篤實者
 掌之每朔望警訓焉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
 為丕變宣德中歲旱民艱食飛蝗蔽天君禱于城隍
 神而蝗不入境滿九年用禮部章侍郎薦陞知新州
 清河民五百餘人詣闕乞畱命以知州理縣事縣民
 有湖田數百頃淮安衛卒奪其利民代輸稅者六十

年君為奏之詔覈實以還民民有因饑餓入一牛
 食之事覺御史以為強盜一家應死者八人君日以
 八人償一牛可矜也言之 上六人得免死畱守衛
 卒有姬泰者自福建還挾重貲為同冊所害過縣以
 病死告冀得公文以自掩飾君疑不予使人廉得實
 發其姦冊人皆伏法清河在兩京間東南之人所必
 由道死而不葬者何限君憫之鄉民有應役于官而
 需次者日遣十數人給米一升俾收遺骸為三大塚
 葬之縣民有事不遣卒追呼但與為期皆自赴有爭
 訟者以埋論之令退省以俟命多感服而罷治清河
 賦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七 曼山館
 凡九年視民如子淮水屢漲淮民絕粒君亦屢請于
 上官願及時賑濟若俟奏報民殆盡淮民賴其惠歲
 饑民無以輸稅而官府急催科淮南北之人皆嚮兒
 女以應君又言之上官當緩催科急賑濟以固邦本
 淮民兒女皆得完於是皆愛君如父母丙寅詔舉賢
 為郡守刑部尚書山陽金公以君薦命知處州使者
 持符至清河俾即上道一邑之民無少長愚良皆流
 涕願留而不可時處州亢旱君至而雨民大悅進者
 老問風俗禁民間生女不舉有喪不葬而焚棄者擇
 城北開地數十畝為義塚葬遺骸凡無葬地者皆許

葬其中民大化服方詢察利病次第罷行之而疾作矣以正統丁卯五月八日終于官舍年六十三益在郡僅踰月而已凡諸同僚及郡之士民感君之德而服其教哭之皆哀謂非君之不幸乃郡人之不幸也君事親孝當貧時授徒以資養甘旨不以進不先嘗父卒葬祭必以禮而事母尤篤嘗迎至清河縣就養忽得風疾君每出臨政戒妻子謹護視歸則躬侍左右進湯藥夜臥榻前承候起居踰年不少懈母性嚴多躁怒則益恭衣冠跪以聽至竟日達旦怒解乃已兄弟相友愛平居倅睦無間言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八

夏山館

杭州府知府胡君濬墓表

魏驥

公名濬字源淵其先浙之江山人至曾祖始遷今江右之鉛山子孫遂以鉛山爲定居焉曾祖祖父皆有隱德居于鄉君年十三膺推擇爲邑庠弟子員性穎敏刻志于學甫冠中江西鄉薦明年赴會闈名在乙榜例授校官以年少辭願卒業太學俟再科未幾登第二甲進士出身家授主事自刑部而禮部自禮部而工部凡歷三部所歷皆卓卓有聲至拜勅命旌之贈封及其父母妻室天順改元膺近臣薦陞今知府惟杭爲浙之劇郡人多難之而君之爲也則從容不迫若固有之於庶務之來必審其緩急察其重輕不爲威惕不爲勢疚惟主之以公行之以恕在必期其有濟而已不半載致有事輯民安之效由是賢能之譽溢于遠邇若闔郡之民罔不舉手加額愛之猶父母仰之猶神明焉久之躬行屬邑以察民之利病時值久旱行次新城見其田疇乏水灌溉者彌望君乃登山盤桓周視得其五里之外有水可引爲濟特限於陸地不能致耳君曰地必有主特名其主諭以引水之由民咸歡然曰府公欲地開渠以濟吾民吾民其何敢吝其地不爲府公開渠以濟吾民乎君卽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十九

夏山館

名民欲其利者於地開渠田遂得水禾稼以蘇是
致田大熟民感其惠名其渠曰胡公渠及次富陽其
田之水亦猶新城君相其地上可引山泉下可引江
水乃名民致腴一所而時其蓄洩於旱不至于乾於
澇不至于溢於農殊便民亦感其惠名其腴曰胡公
腴至若新城有唐許遠忠臣之廟錢唐有唐刺史白
居易宋知州蘇軾處士林通三賢之祠其祠廟歲久
傾圮君聞之曰是有關於風化者吾之責也即出已
俸爲倡率僚友及好義之士伙助修建至于一新以
聳士民之瞻仰郡有老姦宿蠹武斷鄉曲者悉禽獮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 漫山館

而草薶之以除其爲民之害於是聲徹 上聞皆述
職于朝蒙 錫宴禮部至有織金襲衣寶鈔之賜以
寵異之焉

溫州府知府蕭公鼎墓表

周洪謨

君諱鼎字伯鉉潮州海陽八曾祖諱名祖諱苗考諱
永俱獨善弗試母許氏伯鉉爲人清慎有節義閨門
嚴肅志崇儉素不尚浮侈自幼穎敏入泮官治四代
書銳意績學凡官府勢利之門足跡不一至鄉居距
溪澗遠募工鑿井衆皆賴焉自奉雖薄而族黨親友
有急則賙之無少吝歲庚午領鄉薦來會試途遇有
攜妻傭車赴京者其夫僕疇遇文至而車行疾追不
及遂相失在後者數日其妻少美伯鉉防禦之甚嚴
同行者無敢凌及抵京夫始追至妻泣訴曰微大人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一 漫山館

妾身幾失所且死矣其夫誠德執贖懇謝不受甲申
登彭教榜進士授工部主事往遵化理鐵冶冶所素
弊甚多額課常欠又有青爲害伯鉉盡祛其弊蠹負
課遂克且有羨餘其恠亦息三載秩滿改戶部主事
出理德州軍儲慎蓄積嚴出納德人多其能久之陞
員外郎往督江西福建供應之未完者所至餽贈秋
毫不受兩藩諸名勝皆重之不數日事竣而還吏部
爲知浙江溫州府事治溫歲餘疾作懇乞歸就醫藩
憲大夫雷之不得乃爲達諸吏部始得歸暨至家終
於正寢得年五十有六溫人哀之於乎伯鉉粹德君

子也其所守足以勵人俗其所蘊足以理邦政而天
不假之年可悼也已其同邑戶部主事陳軒舊僚山
東僉事劉寅慨失良友乃爲求予文以表其墓

溫州府知府文林傳

文林字宗儒湖廣衡山人直隸長洲縣籍成化壬辰
進士授永嘉知縣法度顯明強右拘學值市舶太監
兄弟鴟張爲民患以計擒禁之卒庾死而風岍峻峭
不與世波人多忌之後改博平益挺直自將灑脫塵
網其縣齋題詠有官貧自覺身無累謀拙從教俗取
憎之句益自道其實云政成擢南京太僕寺丞滁地
佳山水歐陽文忠遺蹟所在多題詠與李東陽吳寬
莊景諸公寄僧倡和幾百餘律東陽有夢中顏色見
猶真并儘有餘才供世劇等句所以期待者不小時
獻徵錄
草場多被豪強侵占具呈兵部清查畝數給耕種課
租以助買馬支用又因寺政廢弛南京大小教場把
總劉鐸黑亮等將印烙馬匹虧欠累催不行送印并
鳳陽等府同知等官翟總等抗拒不服故違事例俱
奉送法司并巡按提問於是各府州縣咸奉約束會
服發致疾棄官歸田 特詔督辟陞溫州府知府至
則平市價程徭賦使貧漁斷割羣息咸植又明敏風
生照徹幽暗元旦有人被殺死者其家赴愬乃禱之
于神夢鷹三雛被風翻巢墮地心計那有雀英者殺
之訊執遂服衆稱爲神明未幾卒于溫篋中無一遺
物上民多哀詠之林學術優明植呈極數多所自得
前學府章不學刻殿棟有文溫州集

杭州府知府呂公夔墓表

崔銑

弘治辛酉子遊太學廣人梁宗烈與子善宗烈亟稱
 永豐呂祖邦曰明夷有氣節能效唐人為詩已而子
 識呂君又得其經學其研究精密會意註外經義簡
 明發越無他長語時 孝廟有道之朝卿大夫怙恩
 耽寵耄不知退清議鄙之呂君作落葉詩寓風刺曰
 千山落處偏於曉一片飛來即是秋又曰天南天北
 堪容汝莫送多情出御溝都士傳誦壬戌春試整菴
 公論之作魁吳文定升其次卷魯文恪鐸也君名第
 九入對策賜第二甲進士八月授南虞衡主事分司
 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四 雙山館

真州釐焚削冗因以採荒貧民皆受分司願役錢負
 備視其力以品其食不得籍記而勾稽之作義塚以
 瘞殍已自蒞祭泣感左右益以其暇攻詩似唐王維
 自題曰近知官舍清如水更喜官清水不如真州遷
 員外郎又遷南文選司郎中子亦來為封部主事與
 呂君考覈詳嚴申敕典制劉鐵柯在司寇恃其與援
 凌壓諸曹嘗為檢歷呂君移文責之人皆喜君之直
 而快鐵柯之挫也正德庚午晉杭州知府杭自前宋
 來為佳麗地習尚奢逸遨遊無休時過客廚傳上官
 供億局有極限呂君一切裁削志在教化御史張承

仁恃才願使各司獨於君加禮御史他日告子曰
 君不但氣不降而乃無隙偵之甫八月以憂歸丁丑
 起赴銓將以君守寧國有仇家之訟君固請終訟歸
 家其讎健險而所告事又糾焚織練踰年乃白君築
 室山水之間遂不求仕已卯年四十八而卒嗟乎古
 之司刑者兩造俱至王訊即施或懲惡或白寃不踰
 時而定示民以中吉也後世首鼠之徒持兩解之說
 淹留歲月壯士負屈而死富人給獄而貧而造誣之
 兇得志矣如呂君者邦之良民之主所須如水火而
 訟久未白于時承乏太史未嘗不合憤疾言於當路
 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五 雙山館

者而亦未之何嗟乎可恨哉

紹興府知府南大吉傳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正德庚子舉人辛未進士歷
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紹興府知府為人幼穎敏
知學稍長治禮兼通易初以古文鳴世入仕尚友講
學探討日遂為羣僚所推攝部中章奏事嘗條保定
釐革便宜四事及除京營士冒支糧弊十庫宦官以
惡金克資典大吉折以法即懼而易之在部所蒞有
懲章疏復逆得體上下賴焉守紹興時政修廢舉肇
造晦翁稽山書院萃屬邑髦士教之成者什九紹興
科目由此更盛死囚多官不能決者一鞠即得其情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 吳山館

泉集紹興志渭南縣志

杭州府知府

潘 頊

陳公讓字德光別號雪車先世蘇之嘉定人曾祖大
一洪武初戍于淮遂為大河衛人公天分高器宇英
邁剛正不阿疾惡太甚蚤歲遊山陽縣學由鄉舉登
進士拜寶坻令民俗健訟公聽斷明決羣惡竊視皆
遁去卒擒首惡寘之澧一縣帖然歲凶勸富民出穀
賑貸及歲稔如約給還咸服其威信陞尹宛平縣都
人倚勢包攬糧差積年殃民牢不可破乃均定賦役
公收糧稅權貴請託一切不行擢知杭州府息囂訟
均賦役抑驕侈敦薄俗境內大治時海勢漸內徒通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七 吳山館

其去貧居二十年杜門不出一介不取予一刺不入
公門會赦復官病卒年六十八卒之日室如懸磬親
友治其喪事三十年後太僕卿仁和邵銳言于浙省
巡察祀于名宦祠過淮言于撫鎮應祀鄉賢祠而時
已祀矣可見天下之公也

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八

曼山館

太守郁公山傳

王健

太守郁公者淞華亭人也名山字子靜號水軒五
祖華五勝國時治家縣治東偏後子孫世守稱縣則
郁氏云華五生原二高皇帝定天下原二躬受戶
由占籍原二生駿駿生敏世有隱操而敏寬仁尤著
里人目爲郁佛子敏生桂桂號雲樓即公考以公貴
贈承德郎工部主事配李氏封太安人公自爲童子
時厚重不好嬉戲始受書於鄉先生戴汝高所日誦
數千百言稍長即能屬文有思致工部公奇之試補
邑學生名稱已翹然諸生上矣然公志用世不屑章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九 曼山館

隨以就功名慷慨歎曰嗟乎丈夫生值明時幸有官
守之寄要當施教立政有以自表見顧可碌碌爲天
下笑哉聞者已知其不凡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辛
巳登進士第出宰龍泉龍泉故山縣習不嗜學公至
首選教其子弟子弟感奮乃咸斌斌嚮風矣民或匿
負公稅累糧甲賂賊公籍其名下令曰亟改而過自
納不自納者罪無貸民懼爭自納糧甲始寧有周馬
良者曠獵之徒也因縣介閩越間工盜礦捕之急即
狐潛鼠伏遂喇間朝沒夕出歲以爲常閩部使屢檄

浙部使未獲且憂爲亂公以片紙指出之竟伏於
處州縣時最稱龍泉縣治二部使因共疏薦吏部議
才堪調繁例調知臨海縣比行龍泉民惜其去老弱
相率趨而送臨海又幸其來亦相率趨而迎公在臨
海彰善懲惡興利除害如治龍泉鄉大夫有改吏曹
者衆意公待之必有加禮或使人賙之禮如常衆嘆
服不敢復奸以私台州時又最稱臨海縣治竟任遷
工部主事民攀留不得因留其靴未幾移司抽分浙
江是司歲多羨額吏因緣爲奸公始創立簿籍以府
幕一人者監收收退日寓府庫自是奸無所容用著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吳山館

生貴甚自部使以下望風爭趨僥肩承睫不可形
公獨處之以禮不爲少屈張公於郡城建勅賜寶綸
樓因大治第宅小民供役日以千數富者率編使督
工勞苦倦極嗷嗷無所呼天公既委曲斟酌歸於節
省民稍稍賴以安而張公又求廣基地強市買不已
公駕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子孫公今移易幾何
家匪垣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公居
朝嘗喜博伊傅周召之爲相獨奈何所以處家者顧
出蕭何李沆下也張公怒作色公不顧而出地亦迄
不再廣或謂張相固且暮被召復在日月之際君勤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吳山館

未必至此也言者愧焉初部使徵受風言又自害公將疏劾之既而廉知其政乃大海悟因更以才賢薦矣公治溫二年以痰疾暴卒年五十有六卒之日五邑士民驚號悲泣如喪父母比輓發奔送者塞道有老叟十餘輩自山野來人齋孟飯匹帛跪攀而曰郁父郁父吾屬方幸沾濡德澤何溘然棄我化去也乃奠且哭涕下淫淫而退其為人追愛如此故迄今父老有談及公者輒嘻吁太息不能已云公風範端凝志節堅定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者咸願托交驩平生歷宦途第思報國其視功名之際若浮煙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吳山館

無斷竊嘆人生易偏之弊久之則曰不猶愈於今所見哉順逆之勢一異蠱奮之態遽分郡邑之吏委巷微未肆意風行炎門烜赫迎旨草偃蓋已併其偏者亡之尚安望其全乎揆所由從彼其中懷機詐速化以求濟其欲也夫郁公者忠信誠慤不爲誕美虛飾其所主本者視於人遠矣故能恬於勢利無有貫繫隨心應物時措皆宜觀其臨民之際專務德化筆朴鮮施似於行以柔道至其不加禮吏曹不屈志元輔堅持奉公之節力挽易頹之風何其壯也斯謂知柔知剛全德君子者非耶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吳山館

流埃不足控揣尚書久菴黃公嘗稱曰遇人以誠是非毀譽惟其公無向從背毀又曰知守而愛人信今之廉惠吏也侍郎省齋陳公曰見道分明獨行不懼凡所當爲者利害死生以之故能不疚於利不惕於勞後二公以是著於碑誌篤論君子皆以爲然公輓歸之明年葬於祖墓蟠龍塘西原是年溫士人請於督學先生奉入名宦祠而泐亦奉入鄉賢祠 鶴泉生王健曰夫自敦龐之世遠偷薄之俗勝士大夫立身行已譬猶流波之趨下靡得而障防云余讀漢匡衡之書至所謂勇猛剛強戒於太暴仁愛溫良戒於

招寶山重建寧波府知府鳳峰沈公禮碑

張時微

招寶山故有太守雲間沈公祠云以兵興毀已而夷患殄滅海宇寧晏氓黎報功乃祠胡令公乃祠譚海道公逾數年乃今都督劉公顯用鄉之縉紳先生及長老諸生議復祠沈公祠既成少司馬范公欽憲副錢公嶧別駕包子大魁參軍包子大中郡縣學諸生盧子叔麟李子賢沈子明臣十數輩儼然造焉巧余文碑之謂余嘗主復祠議且知公治狀甚悉余雖不文所以復祠之議不可不使之章白于世故不讓而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四

吳山館

為之碑曰余於沈公之守寧也有餘思焉其去寧垂二十餘稔謳歌於五邑者猶一日茲詎可以倖微乎其祠於寧者三葢皆報當時覆露之德也惟茲寶山之祠則尤不可已何則昔霍氏之謀漢也當其事未發時有茂陵徐生上書言之宜少抑制帝不以爲然後其勢漸逼其謀漸著然後力起而誅之乃大封拜其告奸者而前所上書茂陵生不與焉故人有爲諺以聞者曰焦頭爛額爲上客曲突徙薪無恩澤乃始求上書徐生賞之事故有然者而今茲舉也得無似乎當嘉靖壬寅癸卯間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賈販

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其時邊氓益亦有闌出入者

公方爲厲禁犯者輒置重法無遺誅矣適武人有欲立功邊徼者以虛聲鼓上聽管途柄兵之人亦皆好爲生事輒議兵勦焉公獨憂形于色上議沮之其略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舶爲甚然其所欲不過與地方人負販貿易務違禁網物取息幣耳自愷蒞事以來問死刑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從夷之人番貨非即殺人之物通番下海雖在不原各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也今欲不問所從來槩名曰賊遠爾兵之恐非所以協議安衆也夫六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五

月行師兵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海上船止六七逮與大衆即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船盡民以逞萬一無良竊發嘯聚山谷又不知何以應之况海船非我敵明甚我衛所哨軍要皆貪生畏死之人綿力薄材不諳戰鬪發未倭夷之變不聞遣一卒往歲倭夷且至徵兵應調逗留不進諸號爲統領率皆立馬股慄後出死力調度幸爾散去且軍衛世受國家奉養顧不能奮一旦之力有事率委之義勇漁船夫義勇乃市井之徒漁船皆網罟之輩平日既無祿于官又無忠信之結一旦驟之死地其能不舍舟而走乎

幾希且海船利于水戰步騎利于陸陣此不待智者
而後明也譬之飛蜂有毒來則撲之入其窠而擾之
無乃甚辛螫之禍乎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
爲今之計合無明示憲諭道之禍福速之出境上也
其次莫若督行備倭把總出海官兵于關津要隘之
地嚴爲防守不得登听地方奸賊之徒不得下海則
糧盡計窮自然遠去如有探知來歷陽爲防禦陰與
交結故縱者依律法之則慎重而威不褻令行而下
不擾矣愷職司民社恐平民無故緣兵以死萬一差
跌則損國之威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厲階自此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六 曼山館

茂陵徐生之賞可後乎禮曰先王之制祀也法施于
人則祀之若沈公者謂法施于人者非耶祠在譚公
之後而胡祠又後數十武祠之費寔出劉將軍別駕
方公渠以視象定邑與有力焉定尹魏君尚大適至
共落成之系之詩曰寶山崔巍殿大邦海隅之東瞰
扶桑洪濤春天白日黃巨齋賞極虹爲梁飛甍雲矗
三公堂前譚後胡公中央公來刺明二紀強德星垂
耀流耿光海氛昔起自微芒我公炳幾灼先防黑風
黯慘吹挽捨武人微功弧矢張公乃奮筆騰言曰上
議不聽尸橫殞東南血染山河長 天子赫怒胡譚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七 曼山館

揚波寧海定烟銷狼公言得用無死亡公言不用罹
禍殃追公祠公獻蒸嘗願公鴻名垂大荒皇明之祚
永無疆千秋萬禩貢越裳公祠奕奕海泱泱三公騎
龍共翱翔

岑用賓者葛疇人也字允穆父萬宇體一進士官河南右布政使所至以清謹稱用賓父雖方岳謙約若家人子成進士推官衢州母喪服除補池州景王歸葬供張辦給事南京戶科縮六印多所論奏崇經筵購典籍議從祀擇師儒舉遺逸其大者嘗劾福建督撫汪道昆曰道昆監軍閩中為軍容辱遮雷兩日夜所以得脫者臣不忍言之也今晉都御史督治之如以羊收狼外見輕忽內生疑畏兵符上之所賜以指帥命眾也移軍不奉而行委於婢子家人失火遂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九 吳山館

致焚燬海寇吳平蹂躪我邊疆係累我民人虔對我官校虜我卒五百斷趾遣歸恥辱我道昆一策不施徒置酒烏石山平遠臺與客為長夜之飲袒露跳梁比弄歌兒羞汗印紱所徵東陽戰士材官隊長悉從費得羽書交馳孰能窺左足而先應哉聞葺淫貪不宜久握兵柄為國患害道昆坐免大學上高拱偽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內或迫懼猜忌隆慶初為給事中魏時亮所劾而御史齊康又劾大學士徐階上皆不問用賓乃奏言兩人日侍左右心孰邪正行孰滅否量孰廣狹豈能遁逃又正劾之曰高

拱文章雄俊笑畫卓詭臣豈敢誣第其剛懷自用刻立威無纖介愛利之風意思文深決非端人小則殃民大則誤國雖曾授經臣子常分何足稱伐乞令致仕以杜厲階拱亦全進退之節不聽用賓居諫垣三年據法以彈其所貶退皆應令惟汪道昆有文為海內操觚之士所歸拱柄臣死生榮辱在其呼吸莫敢有犯之者用賓不縮胸故直聲籍甚亦以此出守云其治紹興持大體不苛細為條教使木鐸以徇務在以德化民入覲謫丞陝之宜川猶尚以前過也至踰月卒葉夢熊時言邊事謫丞邵陽經紀其喪友人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三十九 吳山館

六谷王世貞哀其遺文梓之初用賓嚴事南海曾應珪應珪嘗戒之曰材美易折玉美易缺予不能從子而州州子亦思免於難後用賓赴謫乃嘆曰昔榘柳下之流

衢州府知府韓公邦憲墓志銘 趙 鏜

郡守湖南韓公蒞衢三載忽以萬曆三年六月二十日告終五邑士民哀痛如喪父母兩臺暨藩臬諸司咸咨嗟如喪子弟鏜於公有師弟之雅往哭之慟其弟上舍邦本君以墓銘請余不忍辭也公諱邦憲字子成別號湖南先世河南人宋南渡時有諱四六者來家涑水之鳳皇山後析其地屬高淳遂為高淳人高祖愷曾祖億潛德不仕祖烈贈知府父諱叔陽別號鳳橋仕終湖廣按察司副使娶恭人黃氏而生公自少以奇童稱嘉靖壬子余督學南畿一見其文即歎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 曼山館

暨應天府所減多徵料價歲省八邑銀米不下五六萬石則公倡義之功居多焉家居八載澤及鄰井不可殫述服闋出補刑部山西司郎中旋領衢州初至問民疾苦首陳八事曰明大義曰明職守曰實節省曰復成法曰議賦役曰講實政曰廣儲蓄曰修武備皆本經術遵舊制而酌以人情土俗鑿鑿可見諸施行其為政務崇大體嘗曰獻民者邦之表率節義者邦之廉隅乃祀漢龍丘長宋趙清獻以仰高風旌孝子節婦以勵流俗禮隱士高賢以獎恬退又曰人才者邦之楨幹典章者政之大端乃捐已俸以供生徒之會僉絹戶以消機匠之奸覆運米以省軍士之賠清羨金以抵額外之徵其他事不勝書其大者則兩浙賦役全書是也他其最所留心者衢之輕折米為隣府所借一萬八千五百石方急擬請還以備災荒而疾作不遂矣當道稱公有邁往直前之氣有憤時嫉俗之心有濟世安民之才有考古證今之學真不誣云公儀容溫雅性氣寬和與人坦夷徑直絕無喜怒成心學術正大心胃開濶常以古人自期待而天下事無不理會隨其所扣滾滾不窮天資穎敏每日觀書多至寸許而終身不忘所作詩文多不屬草惟

抗守方思善揚傳

汪道昆

思善者方太守宇也思善既成進士起家陝州歷南
京戶部尚書郎坐譴以隨州左徙廷議卒直思善不
旬月而貳秀州會浙軍民謀部中擢杭州太守思善
官太守矣系以宇不以官重思善也新都故多顯者
千乘如林自文公起紫陽五百年而有思善志在千
里中道而瘖假之以年瞠乎其後重思善重新都也
始思善力明經勞且嘔血病甚封大夫戒勿勞自惟
生人之不朽者三顧所立何如爾立則其人也死也
猶生也否則其人朽矣有生何爲風夜愈益孽孽病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三 雙山館

良已及其自丞而守也徇二郡而勞有加遍嘔血如
初不得告幸而予告旋即首丘語有之士先志官先
事思善務焉事半而齋志以終惜也初贈宜人黃有
身隣媼夢龍降于庭而舉思善始學書數則以莊憚
其師居則憚同羣出入則憚諸少師即父黨遇思善
必正容故以幼清見奇稍長默默舉宗目思善安得
綿叢老生思善益莊擇地而履適喪王父母幼而盡
水既居母喪哀踰王父母其中骨立外飲泣以安封
夫既婚猶侍寢牀下命歸子舍挾日而夕二三既
小如之禁之不可封大夫就畱都舍僅四壁以居

乃就思善言仕則人人饒矣問而官則大夫也而胡
獨貧思善拊身而對曰揚寧思貧天祚吾家厚矣自
曾大父有積行大人世以勁正長厚繼之概諸躬行
諸儒不及自揚起儒術子姓殆將以估畢承家五世
專門何論裂土彼儻然者糞土也揚何有哉封大夫
躍然起曰吾猶故吾終不以家食故而唾清自行矣
先是思善講業靈谷聞三從兄忠寢疾將終則自秣
陵來奔幸猶及斂拊棺而誓曰余鮮兄弟猶幸以手
足戚二昆伯兄棄余余之身則兄之身也所不母視
寡子視孤有如此木尸聞而盱乃瞑終身不食其言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三 雙山館

忠弟廉死宛陵廉公後哀之甚既而公忠子時敏拊
心而憐自傷天乎不欲卒吾爲德則皆易地如贏博
樹墓而爲之銘思善守官浼秋毫若塗炭出舍不持
一器俸入不淨一錢再居州皆入覲則稱貸以共資
斧陝五十緡隨三十緡葢居陝三年猶取諸俸餘以
往隨僅六月故四倍之自陝入朝余遣役夫爲御湯
廬屬科外臣朱履者二思善與焉科者持州大夫恭
履而青何朱也卒下吏議當罰金葢州人以貲郎諫
鴻臚故不得請于思善街之甚陰主之恩善業已察
其由置不辯及居南部則方子及與俱會大察方跡

同舍王郎幸思善一言而解王郎藉江陵張甚則自
其鄉沒公田若干頃私據之伴言爲社田贍諸不給
抵思善爲文侈其事爲之彌縫思善辭以不閔大以
爲望遂上書誣坐思善闕出庫金思善卽主語連子
及則又以流言譏執政邾疾以要必行三人竝從量
移思善以隨州出矣諸郎靳思善君肉若骨若血君
才施報均矣思善謝曰非揚無良不及此子及之謂
何子及笑曰脫不相及則沉爲不及君驩然而別漸
潛卒餐諸糧戶不廢則諱監者亾敢誰何率以糧戶
委潛卒思善往監得故狀宣言縣官歲漕用卒法如
賦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四 身山館

得謝爾既而罪人皆得郡中益誦長者之言以德觀
思善者皆曰孝弟人也忠鯁入也之人也之德也其
殆可與立者與嗟乎思善已矣陝州則分陝地也名
伯甘棠在焉比年吏治弛而公費故廢法故削籍亾
而田故不治賦故不均道衝而奔命故罷民皆窳而
訟故煩農故惰倉廩虛而歲故無備千振廢而民故
無良思善入境自裁允費百金以示之廉繩大猾以
示之法履畝均田經界則壤以示之核式厨傳格驛
騷以示之共違農時而訟者加之罪示之力本而修
和積穀若常平示之有備令出畢行惟盜爲患患禦
賦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五 身山館

能居三年士斐然嚮風且以三物起矣比治隨猶治
陝也獨其城瑕隣金穴而生戎心登陴何恃居隨僅
五十日趣城隨完城而行民不知役秀州故連澤藪
謹備非常郡豪蔣伯良爲戎首納結諸巨室應援捷
于率然卽深求之負固城社丞以他事召之郡數其
罪斃伯良郡中帖然居民戶相慶也故事丞以詰盜
竝受民詞思善亟屏之此非吾職故事有所捕獲率
以賊噬子錢家乃悉召諸家籍踐史比月過以一人
待命卽獲者當進入第奉命而索其警市中大便丞
請緊爲令嘗津行赴笏郡中夜數十艇逆舟思善據
獻微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六 曼山館

則郡丞董七邑之戚丞出舍周行糜食而露宿五日
而畢會嘉善之籍後至乃復檄丞勤事右加五日而
畢病矣頃省會之變或以爲張民而弛軍聞者效尤
而嘉禾守禦之衆盟矣丞立召首事者詰其由卽不
平則有司之平具在如之何以橫目爲從目哉威福
在朝廷毋干鈇質于是人人懼服退而稱神君以功
觀思善者則曰治陝能陝治隨能隨治秀州能秀州
所嚮必有功矣此其始發也當路而駕不亦滅沒乎
哉歎乎思善已矣昔思善治經藝屏陳言其曹率勦
說以爲雷同思善弗屑也曰旣灌而往芻狗安陳游
獻微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七 曼山館

其進取則高明矣則其退藏則沉潛矣則其中立則一歸乎正直浸假而畢其餘力寧重如其所稅駕所部大司馬張公雅重思善請紆之旁郡幸其平而畢用之嚴太宰先世籍秀州籍籍聞思善謂守固病其賜告而待之家外臣得休沐踰時自思善始思善春秋四十有四病革正衣冠而終君子曰人亦有言士固有志夫士尚矣聖亦宜然孔子七十而從心則志學爲之本立者立此者也顏氏如有所立其三十年乎不惑則有定矣知天命則靜而安矣耳順則不慮而得矣從欲而不踰矩則自得而逢原至至終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八 吳山館

終莫非志也思善之明志庶幾乎獨立不反者邪其語伯子過化存神則不踰之矩也窮神繼志其惟後之人乎

師泉劉先生邦采傳

王時槐

師泉劉先生邦采字君亮兩峰先生從弟也自少特不羣初爲邑諸生卽厭舉子業鏡然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峰先生及弟姪九人超越中謁陽明王公爲弟子王公與語稱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既穎敏而行益卓峻丁外艱疏水廬慕哀誠篤至服闋不復應試而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憲使趙公淵檄下邑曰劉某行修義端宜勸起赴試邑令勸之出不可而趙公責邑令益急固強之出官爲具舟屬丞偕之行至南昌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四十九 吳山館

先生欲以布衣往見丞降禮甲詞請具衣巾曰不爾憲使且罪我乃不得已具衣巾往及門遙望趙公未下席卻步不進趙公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闈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而入非待士禮某不願入也於是巡按御史儲公良材令十三郡諸生竝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榜先生得中式儲公批其卷曰江右人望云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正學迪士多所興起以薦得內名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自陽明王公倡道東南學者承襲口脗浸失其真先生有憂之乃極言痛斥以揣摩爲妙習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

循為自然混同為歸一者之非先生以心之體曰
宰貴知止以造於惟一心之用曰流行貴見過以極
於性精是謂博約並進敬不孤性命兼修之學如
車輪鳥翼不可偏廢後學能領會者益鮮晚乃著易
緼二篇詞旨淵奧實發其所自得將以俟諸百世云
與諸同志聚講於復古復真青原五雲楚越之間皇
皇掖引弗倦先生思苦而造微諸生叩請能以一語
開其宿痼令人豁然有省聶貞襄公嘗言師泉力大
而說辯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
有櫻其鋒人以為善狀先生者比屬疾知不可起諸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一 吳山館

生環榻前猶論學不輟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際
視平時何如荅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
也第形如槁木耳少頃遂卒里中人士入哭皆盡哀
先生疾時若有所遇頗涉奇秘而不言及將殮體更
溫久之乃已亦其養盛而氣完之一驗云年八十有
六遺命諸子毋得乞銘文及請祠初陽明公為南鴻
臚吉郡士未有及門者惟先生從子曉最先受學歸
以語先生至老共學不衰先生常稱為嘉穀之種云
以鄉舉官新寧令

温州府同知區益傳

區益字叔謙高明人少穎異淹貫羣籍舉嘉靖庚子
鄉試授都昌知縣有善政以忤使者改泰順是時島
夷欄閩浙甫下車而賊五千突至泰順在萬山中不
虞海寇無備人人惴恐以為無泰順矣益納城外居
民而焚其廬舍益藏毋令資寇率士卒乘繕樓櫓雉
堞布渠答蘭石日夜擊刁斗自衛募壯士數百乘間
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是時夷有所向邑
無堅城微泰順創之東甌幾殆上功幕府無千金不
最止遷慶遠府同知是時 朝廷憂島夷甚越常法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一

吳山館

出高爵以待有功奈何千金失士哉益至慶遠有古
田之役得之如一敵國會奔喪服除補温州士民喜
曰是何挫島夷泰順公也無荷又以忤當路賦芝田
歸文多不錄益性孝友居喪骨立忌日必哭兄弟蚤
喪撫諸孤猶子也四仕郡邑皆有惠政直道而行輒
不合民亦輒祠之生平好左氏兩漢文杜詩撰述亦
有阮溪草堂集子大樞大相大倫皆與計借有詩名
家學也

區叔謙傳

潘士藻

子在東甌遊瑞安仙巖榜雨潭有扁揭前同知區益

名知爲故泰順尹也然無識其遺事者今詢之乃高明人字叔謙始令都昌以許部使者改泰順時島夷橫閩浙泰順在萬山中不虞海寇無備甬下車而賊五千突至人人喘恐以爲無泰順矣益納城外居民而焚其廬舍益藏毋令資寇率士卒乘城繕樓櫓雉堞布架答箇石日夜擊刁斗自衛募壯士數百乘間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上功幕府無千金不最止遷慶遠府同知會奔喪起補温州士民喜曰是向挫島夷泰順公也無何以許當道歸予按島夷犯温州時同知黃公鈞死于兵郡人王僉事東華倡義旅死于戰皆被卹典其事猶傳而獨不傳區公令泰順事豈以泰順之微也而不足功耶錄之爲温州備一故實焉

狀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二

吳山館

同知温州府事贈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議黃公鈞墓志銘

王世貞

嗚呼此贈右參議黃公葬其衣冠所也 肅皇帝時倭難起浙無所不蹂躪而溫最其要害地黃公之來承其郡三年矣而始聞難則日夜以其職繕城郭清戎伍修戰艦溫之吏民德公而詠稱之曰府君文武才也吾溫庶幾不魚肉虜哉而黃公有憂色曰賊就吾溫奈何以烏合衆當之則又慷慨自矢曰丈夫卽死死職耳且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吾腹有丹者寸在益嘗書其語相間以識云而又三年倭大舉犯溫兵使者檄公出逆之人或謂公嬰城易堅耳毋輕嘗大敵公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遠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軍分而三公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軍壘石一軍軍鐵場以爲公後公出誓其衆且勉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鷓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乃竟前薄於賊公警繁弱而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爲二一從上流掩壘石一從下流掩鐵場其帥皆棄其軍以走賊合

狀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三

吳山館

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力戰久之短兵
額麾下稍稍盡有挽公以跳者公劔斷其指曰去之
此吾殉節地也賊枝戟前得公坐公格樹下而脅之
降公叱曰世有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紆謂公歸大
夫下我千金公慢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面
曹庸狗且暮礫裂死何以金為賊怒裸公而寸斬之
公罵不絕口時嘉靖之丙辰四月二日也距其生庚
午得年四十有七事聞 天子為震悼特越贈今官
錄一子太學生下有司建專祠春秋祭世世勿絕而
學使者又以名宦祭於學宮之側嗚呼此可以觀君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四 吳山館

豪之然竊已疑其行而公於進退取予析義至秋毫
日毋以纖自恕也故其丞溫州先後六歲而車門絕
苞直迫其歿不能且道路裝公之歿也其婦林宜人
行購屍已靡不獲與其嗣子文燁具衣冠招魂葬於
邑之沿江里白沙丘又十五年文燁來判吾州事以
政行卓異稱居有間贊其鄉人郭御史文週之狀而
謁余志銘余伏讀竊有概焉今夫士居平誦說倫義
多識往行其於死生至辨哲也卒天下不幸有變士
最宜能死然往往介冑多死戰而捐紳大夫僅死守
此豈以帷帳籌策為不任鞍馬矢石耶百雉之堞一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五 吳山館

承直郎湖州府通判湯君世賢墓表 劉麟

嗟乎騏驎已厄于鹽車之下又辱其刳豚焉駸足未馳而收其骨伯樂後死傷如之何幸有六南太史今韓幹也未為不過吾年家湯子右卿訓庭豪特官惟郡佐今也哀憤窮屈以死得無類乎右卿用與時乖何敢知其負奇邁往予亦何敢不知初擢湖州府通判邂逅吳門因承乃祖廷尉年兄里居之適爰及宅兆之祥語意頗洽麟心計右卿必以判職為難凡一再接竟無一語及此惟懇懇商訂陽峰閣學之文將條分類萃以傳曰某近業多得於此又出李何詩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六 曼山館刻以贈曰某吟詠之資亦有得于此明日會飲于翰詔文衡翁之家論書論文法古拳拳麟也耕隱吳興者垂四十年判府之至無慮數輩注意于此者寥寥右卿能然可謂奇矣及至履任側聞其吟眺湖山之問詢之郡中胥史曰我公晨起坐判府視事纔食頃百務排解略盡當晝無事故臨眺為多又奇也無何太守疾疾且入覲監司者知其才以郡篆屬之時僚宋濟濟若馮箕谷以名進士節推於此當路置之惟右卿是托嗣是益用展布惟明惟威決壅剔蠹不逾月而庶政悉舉儲計惟克罔固惟空優老勸賢綽有

祖風若泮宮諸制則其循若逸老一堂則刻治

于今久之既遷既知且有餘力迺摭遺文極于琬琰藻跡咸萃以為未也又求義獻二書翻刊流布自此郡則蔚然圖書之府論文多暇臨眺如故嗟乎吳與名郡部使者接跡于道往往程督號稱難治藩臬重臣既總其元又分于外上下紛然右卿視察出其緒餘酬之無不曲當御史臺嘉其才蹟隆禮獎勞一郡大驚稱為卓異其奇尤著居歲餘以督儲去郡自此不返矯矯右卿胡為敗績意者有流矢在白肉乎國家考課黜陟俱有程式巡守考郡縣而白于藩臬廉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七 曼山館藩臬總其凡而升于部使部使者又臨歷躬親覈實然後達之餘曹銓曹交據互求黜陟乃行今右卿方以才能布昭上下聲稱籍籍奄忽至此名位若日度外身亦由之溘然年纔四十有四得禍之日行道銜悲以若人有此多奇何也或缺其一則世業以蕪缺其三則必無其四廷尉高門才俊種種必審所尚吾知免夫假令右卿居官守職如位而止顧安有今或謂款段賢于馴驥豈理也哉子讀冢器子舟所自為狀能述其遺議去位之變至于諸奇則略而不言夷考其故右卿數政湖南于舟卒業澄江雖嘗一至數

日而返厥考之奇恐未能具見丁故表而著之右卿
名世賢別號楚東其遷除本末以及子姓姻戚之詳
已具水南張太史志中茲不復贅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八

曼山館

興司理百川孫公樓墓志銘 瞿汝稷

公諱樓字子虛別號百川其先千元大德時諱君熟
者任平江錄事司主司因家海虞主司子千二公主
封刑部郎諱文敬封刑部郎生刑部郎諱紀刑部郎
生封工部主事諱文號西川初以素封著聲雍容好
賢長者之車恒轂擊戶外既以子貴獲封封工部主
事生工部主事諱冊工部主事生庠生諱一元娶繆
生公庠生蚤世益公生甫五齡也而執喪如成人及
就傅機穎卓絕逮十齡以母事黃冠家言于真武御
世日齋居屏飲食操觚爲皇鑒辨以寓諷詞辯甚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五十九 曼山館
者擊節一日而譽騰里中里中兒凡以經稅名者率
溟洋而弟之既長執經于邵公伯如未幾遂與角立
歲丙午督學使關西楊先生掄材稱海內第一得公
文以首邑髦士是秋舉于南畿既七試禮闈輒不得
雋其在已未分試某寔公丙午同舉士使客密示意
謂一第不難爲故人地恭謝曰孫生乃藉故人第耶
堅絕之始人知公惟以文藻至是則咸以行誼推矣
逮戊辰以久隱長約無已時就除吳興司理爲治平
而不苛第問法何如不事文深第折以哀敬不爲鈞
距上下咸安之歷攝諸邑篆皆以愷悌名而于蒐慝

之有與援莫可誰何者則務鉏剪不貸嘗畧郡事有
璿璉里豪爲苻崔暴客之數其里子女有穉齒而靡
曼者率爲所漁欲斬免者必薦重資黨援甚固人之
憚之猶猓猓之憑翰林峻谷公廉得其罪狀朝逮而
夕成讞立格殺之其疾惡又如此時李于鱗先生王
元美先生後先爲浙臬司雅重公學數賞譽公于是
兩浙監司無不爭相推轂而同列有爲上官子椒者
適其人與計偕事以蜚語中公顧物譽方隆不能深
中而議量移公方攝歸安篆聞卽命棹歸未幾移漢
中公曰吾直可駕吳興何蹟苟直靡容寧貸漢中吾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六十一 曼山館

雖之懼且十年薄丹轂之榮隆白華之孝其敦倫篤
行真足以風今之人徒慕說公之遊戲近人者而不
知公所自持其賢于人遠甚嗟乎公之視義不義猶
世人之視隴廉孟椒豈所得于天獨厚哉直能保所
不眩于隴廉孟椒者亦不眩于義不義也乃橫一世
而求能不眩者猶求三秀于叢薄可不哀歟蹟公
所不眩者洵足儀刑于世矣公生正德乙亥年八月
十四日卒萬曆癸亥年十二月初六日得年六十九

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六十一 曼山館

知縣何昌傳

順德縣志

何昌者黃連人也字克昌 國初法峻人莫肯為郡
 縣學生有與其父怨者則籍其兄為縣學生豪長者
 為請不能免昌奮曰朝廷建學育才能者登庸庸矣
 何免為遂代兄為南海縣分立順德為順德縣學生
 舉鄉試知麗水縣甫三月以內艱去服除補宣平宣
 平故麗水分也道出麗水麗水之民爭迎焉其為政
 寬厚無擾邑方草創乃修學官置祭器繕公署樹坊
 庶務具典役之以義民亦為盡力邑有剽盜毒痛
 所諸郡縣兵不能制昌設方略禽之淫雨水溢漂
 民居先賑後聞請減歲銀一千餘兩九載致仕卒孫
 宏蓋烈

知縣葉宗行傳

順德縣志

葉宗行華亭人宋太學生李之後讀書尚氣節水樂
 中東吳大水松江尤甚葢黃浦下流壅塞水無所歸
 宗行上書請棄其故道濬范家浜引浦水以歸于海
 示近海民無私作壩以遏其流 上善其言命從夏
 尚書原吉來治之水患果息原吉還 朝薦其才擢
 知錢塘縣錢塘劇邑民困於徭賦宗行為定役法俾
 民自占甲乙書于冊循次而呼之役遂以均詞訟亦
 簡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
 告訴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為汝驗之蛇返入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本主

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財殺之埋
 此遂伏誅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死人挂
 于柁腰下有石乃里中人殺而沈之者亦伏誅縣故
 多虎暴宗行為文祭之虎遂斂迹 仁宗在東官聞
 其治行戒所司不行擅自凌辱按察使周新風采嚴
 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笠澤銀
 魚乾一裹新歎息搆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若
 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
 曰此位可至奚辭為時呼為錢塘一葉清會朝廷大
 宗建宗行率兩浙工匠赴北京道病卒新泣思累日
 曰宗文以祭錢塘人至今稱之謂不愧古循吏云

進士知上虞縣事鄭公汝敬行狀 鄭騰海

公諱汝敬字行簡姓鄭氏以字行居歛西貞白里公
生而秀異夙知向學里舉克縣庠弟子員攻書綴文
日出人表尤善為詞說明白委曲以達聖賢立言之
旨部使者至有司輒引之進講無不懽服嘉獎然屢
赴秋闈弗利入太學年甫二十有九時胡公儼為大
司成一見奇之放之問學大進公退謂人曰吾得胡
先生講明所學僅三月爾雖讀書三年弗及也未幾
連舉永樂乙未進士第觀政秋曹適吏部掄選天下
候銓官先後倒施物論不平公曰進賢不能以公其
蘇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六十四 吳山編
如天下士何遂以疏聞詔從其議吏部滋不悅然
朝廷由是知公名命往督陝右糧儲公性嚴毅所過
有司督責無少貸多忌之者遂中以罪坐役北京公
平居與兄迪簡弟懋簡極友愛至是皆傾貲赴難先
後死逆旅間者悲之縉紳多為詩歌以道其事者役
滿除知順天府永清縣事永清為畿內大邑號叢勝
公治之有方不煩勞而事以次理嘗有中貴人臨縣
索賂甚急公不為動遂給入見縲繼之欲置之死士
民遮留解還公即以狀聞 太宗皇帝怒欲置中貴
人罪會 仁廟嗣位赦免無何公得代去 朝廷適

有六役工部復命公監焉問有大臣得罪而服役者
前官置之公曰此非所以存 天怒也請役之乃已
既又謂工不宜久與勞民非便上言息其役調紹興
府上虞縣先是為令者適以貪冗去民蒙知公名皆
踴躍歡迓載道公亦樂民之向方也為之抑豪右勸
農桑賑饑窮治輿梁棧道而大興其學官官無愆期
之需獄無留滯之訟居二年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崇
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嘉賞公嘗問紹興守
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為但其人氣大爾
公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氣故克塞宇宙
蘇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六十五 吳山編
可無氣而為人乎守不能答既而考浙江七十二縣
令置公為第一凡別邑有疑訟不決者多付公理之
公亦悉心民隱不遺餘力然同僚猜忌日甚先是邑
有耆儒曰柳南仲賢而有文公雅敬之聞其貧贈以
緡絮南仲狷介亦不欲直受令君惠以錢百文索詩
為謝公辭錢受詩而同僚卒以是誣之議者不覆將
左遷公公曰是尚可以仕乎且母夫人年高無以為
養遂自解職歸上虞人請留不得相與擁泣而去其
居家也首初祠堂朔望奠祭一用朱子禮日坐太夫
人堂上菽水盡歡訓諸孫讀書以無墜先人之業

日幅巾長裾逍遙泉石間或引觴賦詠世事一切不以介意閣老陳公循尚書徐公琦孫公原貞通政畢公昌知府張公巖累復起之力辭不出天順己卯卒享年七十有五嗚乎吾歎古稱多士然未有第進士者至公始以麟經取第人莫不以遠大期之公亦自奮迅思有以自効君子謂公使當風紀之任必能繩愆糾繆以輔上德揚清激濁以振士風可以踵桓鮑趙唐之風而不忝然卒坐窮以死是雖公之不幸亦士之不幸也謹狀其實如右焉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六十六

曼山館

德清令張君俊墓碣銘

王直

張氏之先句容人君曾大父文忠皆富甲一鄉大父月宜有文學行誼爲教官於滁遂家滁州後又徙江浦故今爲江浦人父克遜隱德弗耀配徐氏有賢行君其第四子也諱俊字俊民自幼聰敏好學弱冠爲縣庠生讀書作文名出儔輩上會朝廷脩永樂大典徵羣儒集館閣君以能書與焉書成入太學擢爲左軍都督府都事剛毅嫉惡不可以勢撓都督薛祿有嬖吏王羅者母喪匿不發而歌呼飲酒自如君曰違天逆理莫有甚於此具以聞羅由是得罪然君亦不爲有勢者所容未幾誣以事謫保安十年恬然自處未嘗有幾微不足意久之祿以功封陽武侯總兵鎮北邊人皆疑將構君君曰羅獲罪於天天道所不容薛公國之大臣豈以私發讎天乎吾無患也既而薛公乃遣人邀君計事語皆合意即畱置幕府將奏用之適詔下求賢御史李驥薦君授德清知縣德清縣大人衆君一見士民皆能記其姓名人謂君聰察若神不敢欺縣積逋稅累數萬凡十餘年不能足君設方略不暮年皆辦完當是時使者假公事行縣以苛酷取財民不勝其擾令下聞風多避匿而擾愈甚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六十七

曼山館

君聞其且至曰民恃我以安我先避匿民將何恃
治事如故使者亦聞其名不復肆縣人賴以安皆德
君藩憲大臣亦每稱君以勵諸邑令德清民富而不
喜學君知富民子姚朝宗質頗秀敏欲遣入縣庠其
家夜懷金賂君求免君曰吾欲得人教之以備朝廷
任使豈假此求賂乎聖人在天吾不如是也卒以補
學官弟子民有許三者嘗陰伺官府動靜為姦利恣
舉橫昔為縣者不敢校君廉得其實奏之流徙遠方
一邑稱快君輕財重義急人之急有貧不自振者雖
倒囊與之不少靳故人李東素廉介欲為子侃娶婦
蘇律錄 卷之八十五 吳山館

仁 and 陳公榮墓志銘 顧璘
顧璘曰甚哉郡邑吏之鮮才也理禁以達惠窮以仁
勝侮以彊刻蠹以廉四者備而後無闕職矣何其艱
哉若吾鄉仁和縣令陳公豈不濯濯然稱平是已仁
和居東南都會財賦重困且附省城藩臬司臨轄使
者道出笏午迂見厨傳之節率日數番未厭公為令
戴呈出入案無停判然篤意愛民不以毀譽禍福置
慮雖政出監司有戾民者必請更令歲旱請減民租
什五監司曰亦足矣公曰災應如此奈何厲民以
豐國乎卒守前議方冬發民築海隄民多凍死公曰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吳山館

而無貨君即以女妻侃且戒女孝敬盡婦道其於諸
子尤篤意教之不使佚游慢戲擇名師使學畫出理
政事夕歸課其學業以為常正統丙辰罷歸優游自
適者凡十三年以疾卒距其生洪武壬戌享年六十
有七子瑄取進士為刑部主事婿李侃與瑄同年登
第為戶科給事中

戒侈靡惠良善屏豪惡育人材厚彝倫懼刑罰長仁
愛謹出納清罔益推已效之績達諸人人吳公薦
之益司將擢華要忌者以飛語中公遂去位乃買田
兩部窳跡養恬終身不言仕進事殆今老且卒矣嗚

呼民失父母久矣有良公卒莫大施天固斯王
澤於斯人邪何其不幸也公諱榮字仲仁其先括蒼
人始祖朴元湖州路通判二世祖德一元中書省丞
高祖尹嘉國初贈奉天觀察使曾祖道成湖廣總督
政使祖某以閭右實京師始為上元人公生而穎異
器幹偉岸為諸生即有令聞中成化甲午鄉試拜斯
職孝友恭信孚于內外卒年七十有四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七十一

吳世楫

厲青田昇傳

邵寶

青田諱昇字文振別號雪菴無錫人由縣學諸生升
太學選青田知縣居若干年致其事歸鄉士大夫稱
之曰青田君自為諸生耿介不妄言笑於辭受雖小
不苟論事是非人賢否執所見不少徇人故或迂之
或固之而識者謂其有古人風青田居萬山中與福
建接壤間更葉寇民貧以猾號稱難治君治若甚易
益得昔人羣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君初至民有周
姓者與磐石衛軍某訟五年矣君聽之數語遂服出
而哭曰厲公早至豈有是久獄哉邑八都地報錄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七十一 吳世楫
發監司臨焉議歲以貢有術者謂山木潤秀所產必
廣公直前曰吾聞金能尅木信若人言金氣盛矣木
何得秀潤如此監司猶未信同官勸君從之君曰如
吾民何申辯數四必寢乃已鎮守中貴歲以礦一至
其邑所費不貲君於饋不缺禮而已至其他費歲率
省昔之半由是民安其業君乃勸學興賢旌舉節孝
禮文亦彬彬焉先是知縣金川謝某有善政民嘗以
君並論君屢請老輒留于民適朝京師故得遂請民
聞之欲追留之而君至家矣於是既為立碑復建祠
祠之及沒眾設祭哭於祠所著有雪菴集二泉邵寶

氏曰仲尼告子張忠信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青田
為浙東巖邑而厲若為之遺愛在民去而思之汲而
平之若不能解于心庶幾乎是者不然此豈尋常笑
貌所能為哉君歸未及年人尤嘉其恬退於是青田
之名益著予按察兩浙適青田諸生以史事見請君
遺蹟蓋無間吾鄉評云

歐敬錄 卷之八十五

十一 曼山館

奉化知縣徐先生獻忠墓志銘 王世貞

嘉靖己巳秋八月三日吳興寓公前奉化令長谷徐
君拍館舍春秋七十有七吳郡王世貞行部吳興稍
為經紀其喪而志之按狀君諱獻忠字伯臣其先世
有判御藥院者從宋南渡至華亭家焉七傳而為君
父配某孺人實生君君神識茂暢性操并介自其髫
髻時雅已慕竹素之事矣稍長屬時義即傾其作者
補博士弟子試諸生間突然為舉首久之薦應天凡
六上禮部不利君既不獲逞於時義乃益務為摻獵
揮官外家之語逸壁斷戟摩削亾昏且農圃醫十支
歐敬錄 卷之八十五 十三 曼山館
離覆逆音聲人伎往往精探其所絲造雖專門名家
無以難之而其為詩自建安以下至大曆鮮有不窺
薄神情妙傳獨在江左與貞徽之際而已文主爾雅
不離家質賦頌碑誌取財東京然至於論說興華利
害物情時趣有味乎言之也華亭故推陸文裕先生
博精於古視君為丈人行其揚扈風雅上下今昔耳
語勝坐忘其為吾汝也君去禮部為吏部選人當得
縣令人或謂君少遲之一令何足溷徐先生為君謝
曰令易及民耳且也一第亦何足溷徐先生竟得浙
之奉化以去奉化夷曠而城蛇虺禱居民俗陋而好

訟君不爲斤斤三尺濕束之節用平稅蠲役防水務
有以祗席其長老稍推羨田學官爲膏劑費典禮揖
遜彬如也君所爲植培務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
民而遠上移牒條教飾儒而不必緣吏以故良士大
夫草莽之臣類能誦說之他不盡附也甫二歲入計
道彭城有監司者以一籠筴授君致之京君佯爲不
悟抵京以一籠筴報亡何君坐殿罷矣前君爲諸生
固已精堪輿家言而會父府君歿執君手曰吾三世
不益丁得無於葬有所恨哉是而責也君拜受教則
日夜偕所厚爲堪輿者相地數百里內獲吳興之福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七十四 曼山館

山而葬焉君又愛其山水清遠土風醇嘉既罷則斤
置墓田旁構丙舍爲終老計不竟稱華亭人矣五柳
雙桐偃蹇板門疎櫺淨几奇書古文間以金石三代
之器葛巾羽氅徜徉其間客至則留小飲不聽去春
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單舫漁童樵青於茗雪菰蘆
間不復可蹤跡也故司空劉公蔣公司憲顧公諸大
老爲耆英之會於峴首迫欲得君以重斯社君不峻
拒一再往後了不復戀君燕閒之咎肆於九經作春
秋稽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分節受鑰
伯陽以破玄扁作參同契亥步心測璞算神啓作大

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江水利攷徇知郡將冀酬山
靈作吳興掌故集探始中聲旁極正變作樂府原唐
詩品朱邑旣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政錄其禱著詩
文又數十卷行於世君雖道在不朽跡猶方內而博
探外典遐想冲舉每自謂刀圭投咽羽翰立張投金
示報揖洪唯浮丘於玉京之上葛稚川陶隱居而下
所不論也竟以訪道不諧邑邑成疾委蛻之際神識
了然豈所謂大道隔塵報身斯驗者耶君孝友天至
孺人病革欲有語不得君跽請曰母以仲季產未立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七十五 曼山館

耶趣推已所授遺之且割橐中之半而後喜可知也
呼仲季來微而兄我不安死矣君娶陸氏別室呂氏
生四子爲文翰文核文果文標女六孫男某葬九霞
山之陽去其父墓若干里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博
聞多能曰憲不佞竊用二陶處士故事誌其大者而
擬之謚曰貞憲先生且爲銘曰 而始乎華亭而令
乎四明而終乎吳興清曰守節博聞多能曰憲且貞
請以易而名庶幾爲高公爲鄉先生

介庵葉侯祿墓表

方豪

始豪為書生時則聞旁縣有葉丞者民號為葉一側而甚愛之豪竊疑焉以為唯公可以鎮民而一側者公之反也民曷愛焉既而予縣滿令天官以葉侯補之或曰是丞常山者即常山之愛可知開化也豪復疑焉以為丞未有顯政使有他德稍不豈即為辰令非丞也一側而百懿微矣比侯至門廡蕭然愧謁無所容公退則荷畚蒔蔬編竹為器親身農圃之事每食罕市裁殺唯園蔬一味至於待客亦然豪嘗以公事至其室以王瓜青橘并所携檳榔禱為一帶而饗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七十六 曼山館

之時有晒其苦節勸之少豐者略不為動嗚呼此非一側于清苦而不變者乎先是學官明倫堂災前令程倫為之甚壯尋又災侯至即欲為之或說之曰未有惠澤于民而輒役之民其謂何侯曰夫明倫堂者教化之出也教化者治之原也豈它役倫必為亾疑矣遂役民以為且親董之壯逾于昔而費定省焉嗚呼此非一側于興教化而不可轉者乎民有負山為險結族為彊者鄉里患之官府亦置而不究養惡愈滋侯廉其不法事必痛繩之仇憾焉計將復侯或以告侯曰去惡分也縱其計得行吾何愧况未必行乎

繩之如初仇果疏羅織欲以中侯侯弗悔焉嗚呼此非一側于去惡而不可搖者乎侯之改任也常山之民在都下者詣闕借寇甚懇時開化之民無有在都下者也使有之必先於常山矣及問其為侯思不也而沒感恩之民無以異于常山開化也至于今三縣言及侯者必曰好官好官以異于在任之日也侯之所謂一側者如此矣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侯其庶幾乎侯之沒其子蕩寔之餘千餘人張吉既銘其墓蕩起復來京得新興將行謂豪曰子知我先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七十七 曼山館

人者我知先人重子之文敢以墓表請蒙愧文之重侯而足以知侯也故不辭而為之表表其著于開化者撮其實例其餘備侯名祿字文科號介庵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生祠碑

徐涓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徵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闕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為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嘆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伊嚶婉孌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賦徵錄 卷之八十五 七十八 曼山館

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為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為人所籍倮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性植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伊昔孝娥垂筭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沉伏下僚倮然長歎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衢州府學教授胡公翰墓志銘

吳沉

金華文獻邦異時碩儒魁彥踵武迭興或以道鳴或以文章顯或以氣節著聲稱當時名載簡冊若乃接前修之緒為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先生諱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漢者以學行聞於鄉號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伯起父諱英仕元為太平路總管府照磨兼架閣事蒞政有績先生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即與羣兒異一日於道中拾鏹若干緡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夫人何氏夫人奇之益督以學既長侍架閣君宦遊蘭溪從禮部吳公學公一見即期以遠器繼從吳先生於莆陽博覽經史靡所不究又登文懿許公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願與交復以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二公稱之不容口翰撰張公於文少許可見先生之文無異辭也是時文治方興輦轂之下英俊雲集先生游焉見其人而誦其文者莫不稱歎有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關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已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大明開天 皇上駐兵金陵拾羅

賢才遣使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
從容進曰金華民素儒不習軍旅藉以爲兵徒費廩
粟耳上卽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乙卯奉旨纂脩
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丞相等傳凡若
千卷賜白金文綺以歸素嗜山水晚歲愛北山泉石
佳勝十居三洞之上竹林之源幅員尚狹終日
或乘輿入城府訪故舊則留連數日先生生元丁未
十一月卒洪武十四年正月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
秋集義有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嘉興府教授贈南京刑部尚書戴公暉神道

李東陽

戴氏自晉侍郎濟始遷江南唐兵馬使護居婺源後
有士先者舉進士知饒塘縣徙浮梁至于今居焉曾
祖德誠元麻姑茶巡檢祖濤洪武初有司徵不就考
嗣安鄉稱長者以子昇貴累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
復以珊贈刑部尚書母徐氏封太恭人累贈夫人公
諱學士儀其字少承家學博覽強記詞翰穎出永樂
庚子舉湖廣鄉貢有司錄其文甲辰舉禮部乙科授
順德府學訓導當兵後人不知書公教未幾士知向
學調嘉興府公病文勝先行檢重經術故士多實才
而公亦以績最進德清縣教諭一新學政士不舉凡
十科自是舉者不絕父喪服闋改慈谿縣士恨得公
晚化其教者亦多有之秩滿歸省母母適病卒服再
闋權教授再蒞嘉興學者益衆有富民數輩遣養子
入學公不可民賂按察官彊公公執愈確坐是忤意
竟以他事去歸營西澗休休谷嘯傲其間人莫之測
也初號訥庵至是號退叟著西澗集及浮梁縣志若
干卷公夙負才行慷慨有大志事親孝謹昆弟交睦
從子瑞早孤撫教之後舉進士爲吏部郎中有名應

奉時道見一士病臥風雪中欲死共入寓邸療治之久而甦謝曰我郴州高信也既揭榜信名第一其重義輕施多類此官以身教意識所到流杭言高論不嫌越職杭湖諸府漕倉去河遠奏徙之嘉興克舒時被繡乘馬觀海諸術進表牋多不如制皆奏禁之建陽知縣張光啓僞稱其先世從文天祥起兵竄入舊史亦奏削其板嘉興民坐蒙當籍都御史咨公公素嫉其人願以爲罪不至此力解之有提學官以喪去朝議將起復執政者語及公曰是風化所繫恐無以示諸生事遂寢人亦以是難之

徽錄

卷之八十五

八十三

曼山節

浙江仁和縣學教諭聶大年墓志銘

王直

大年聶氏世爲蘇州臨川人父同文洪武中取進士爲翰林侍書尋改中書舍人壬午六月太宗皇帝至京師時盛夏以迎鑿渴死大年於父卒後五月乃生母胡孺人撫育之天資明爽穎悟絕人比長喜讀書日誦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不讀尤篤意古人及晉唐人詩書法歐陽率更趙松雪皆臻其妙由是名動縉紳間用薦起爲仁和訓導藩憲大臣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而大年之文章微錄

徽錄

卷之八十五

八十三

曼山節

史事徵詣翰林將用之而大年以疾告退就醫藥中
與善者數往來問候莫速愈而勢日殆六年知不能
起呼子章取紙筆書曰吾上負朝廷之恩下負平生
之志爾兄弟尚勉學爲士人擲筆而逝蓋景泰丙子
二月二日也觀其所書如此則其抱負可知也予初
識大年於金谿王先生所又得其所作小瀛洲水竹
居賦觀其詞翰而重其爲人直可謂奇偉非常之士
也常思振起之使效用當時以其學行必有以名世
傳後及被召來京師心竊爲喜思與之久處不厭而
大年病予亦以老疾絕人事往還心雖相親而迹則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八十四 晏山館

陳乘年詩集卷之八十五 八十四 晏山館
予銘其墓于聞而哀之不三日而大年卒矣於乎予
豈忍銘吾友哉大年生於洪武壬午十二月初三日
及其卒也年五十有五有詩文四十卷多可傳者

教諭黃先生諱祠堂記

周 瑛

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既去而人思之思之不置又從
而尸祝之吁此可以觀德矣予叅知蜀藩政事因巡
歷下邑見廣元縣有教諭黃先生祠竊欣慕焉先生
姓黃氏名謙字聲叔同予興化府莆田縣人先生兄
龍官戶部主事兄子綸官順德府教授今孫顯登進
士第爲戶部主事先生講學家庭兄弟叔姪自相師
友宣德中以明經薦授本府仙遊縣學訓導丁內外
艱更無錫麗水青田三縣學訓導天順中以教有成
績陞廣元縣儒學教諭廣元爲蜀北鄙軍士荷戈而
立編氓鮮少學久廢師生倚席不講先生來以義倡
率廣元人士廣元人士翕然趨之乃相與修學舍建
文廟塑聖賢像每日衣冠坐堂上呼諸生使前授以
經書背誦覆講如法其教舉子業務識體裁不剽竊
陳腐如所謂活套爲者諸生苦貧無資以爲學先生
曰汝第爲學吾當思以給汝乃察其貧甚者解衣推
食以授之諸生至爲泣下其或恃財怙勢不循軌度
則嚴呵之呵之不從施以撻楚務從善乃止故廣元
人樂從先生之教而畏先生之嚴明及其久而而心
安之皆曰先生真愛我者先生既歸諸生指其所修

廟學曰此先生之遺緒也見所改課程曰此先生遺澤也是其可忘乃卽學宮之勿立祠肖像以祀先生吁此豈可以力致哉蓋先生學問淵懿勇於爲義而加以至誠故能感人若是其深且久也予所謂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思之尸祝之而可以觀德者先生是已然先生行義不但施於廣元而已嘗聞在仙遊時知縣王彝以白金二百兩寄先生所雖愛妾莫之知也葬病死先生呼其子來授之人服先生之義在麗水時浙寇張甚衆以先生有材略推以捍賊先生部署既定乃諭以忠義衆感激效死鼓之而進賊奔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八十六

曼山館

戴先生冠傳 文徵明
戴先生者蘇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爲學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曆律輿夫裨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摛彌剝剔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汪洋澄湛奮迅陵轢而議論高遠務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爲程文亦奇雋不爲關鍵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生間同時諸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爲經義類多熟爛訛僻之言先生既聰明強解又高朗自喜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以故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莫有能

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八十七

曼山館

與御史者罷官家居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小時即上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撫巡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召見輒款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歎知先生非經生也及先生至京公已爲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今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又勸公不棄通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挫擻奪志其言蹇諤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爲患有韓泰議者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刺利害興廢及今獻徵錄 卷之八十五 八十八 吳山館

桐廬學訓導萬公吉傳 唐順之
宜興萬氏相傳徙自鳳陽始徙者曰勝三傳至雄雄兄弟皆強力殖產結象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雄生政政有弟盛爲九江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萬氏於是爲文獻家政生興興生公公諱吉字克脩爲人方嚴剛峻可望而知其爲莊士自少從盛學盛爲人亦方嚴公心效慕之盛亦喜公類已公爲學以爲非有廉隅墻壁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古人爲師讀書觀古人忠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不如平生自禮義廉恥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履飲食之節畫線而蹈始終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詐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蹶足箕踞跛倚之小過未嘗一加乎身其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款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殞絕病危然骨立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軀至沒齒軀竟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病則共彼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教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諸子悉悉雅飭規行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閨門化之姊妹雅睦自

姻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聞有許語嗜嗜之聲其
子弟不聞有挑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爭相高之以
比於漢石氏而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
寒暄語若落落寡情然人久與之處真意溢出外有
邊幅而內朴無城府至其情所甚鍾處宗族姻戚關
恩禮款曲卽素婉孌多兒女子情者不能及也其自
奉泊然衣未嘗問新敝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
無圖書古器伎藝之玩賓至時一奕而已然亦未嘗
溺意求工也居家手不識握算計帳之具口不問錢
米盈縮雖以有弟足藉亦其素性於財利疎濶使然
猷微錄 卷之八十五 九十一 吳山館

義有違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
爭是非雖過達官勢人便便反覆必伸已說不少矜
矜以足人或謂公激而知公者益以公樸直愛人如
愛己也其有欲爲不義懼公知之而止者較之面折
者尤多居學中三十餘年學成行尊其儒生後輩有
志節者雖不及公門亦心師公事公一如事師之禮
公亦款款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既執古自信
因以古名其齋諸儒生無背面必曰古齋先生而不
敢字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爲之行古冠禮及婚葬祭
率準家禮從事不爲苟簡在學中凡八試于有司皆
猷微錄 卷之八十五 九十一 吳山館

易以爲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懸落格式而易以爲宿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因其似而疑其真余既與公交久之乃稍稍於絕傳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採櫛柄爲說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察余非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謹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爲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妄也先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于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說歸而以語公力從之公以其說異朱子不肯信道通沒十餘年既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

蘇徵錄

卷之八十五

九十二

受山館

或有饋遺却弗受問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提學張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實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爲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爲平日不能養也是卒之前七日也卒時爲嘉靖甲辰七月二十七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

蘇徵錄

卷之八十五

九十二

受山館

氣象和易對一鴻煦自桐廬歸後勤益樂親之其行已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爲諸生地方利害休戚盡爲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鬚眉爲天下賀或問進一縮胸黨蕩者則蹙然改容當食爲之廢飭每得忠諫章疏雖老必手錄卒之前一月既已病半起坐間猶類聚平生所錄拱手讀之其強于好善至老益篤自同腐歸入郡訪余相與講酬益切又邀余訪齋徐公慨然相見晚也故其卒也養齋公志其妻李氏封安人子三人士亨吏部員外郎士和士和死於戡安縣學生士和禮部主事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五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六目錄

江西一
布政使
何源
周晟
邢珣
顧夢圭
參政
段正
獻徵錄
目錄八十六卷

吳潤

秦夔

陳策

徐璉

徐中行

周之屏

參政

趙士賢

獻徵錄
目錄八十六卷

董朴

項經

錢泮

陶大年

參議

危太素

趙證

黃宏

王庭

按察使

童寅

周軫

周廷用

謝汝儀

副使

周憲

惠隆

李夢陽

周廷徵

李情

許達

唐錦

李重

薛甲

葛廷舉

沈慶

吳源

金賁亨

汪一忠

陸州

僉事

馮本清

陳琛

楊太榮

黃仲昭

獻徵錄
目錄八十六卷

陳琛

汪應軫

蘇志仁

趙汧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錄卷之八十六

江西布政使吳潤傳

實錄

何源一名德源字幼澄吳江人洪武間領鄉薦

德州學正陞德州知州歲旱鄰治多堙不入源

梧州知府梧有水患民多流亡衆議具奏賑之德

源曰若俟奏報民皆死矣乃首捐已俸次募義民

出粟賑給民多賴之又悉毀境內淫祠以誑誤謫交

趾英國公張輔舉署交州學事多所造就士之以貢

選至方嶽者十餘人後召為吏部考功員外郎出

為鄜府長史復改吏部文選郎中正統間擢江西右

卷之八十六

源為人溫雅歷事五朝文章政事見稱一

十六

江西左布政使吳潤傳

實錄

江西布政使吳潤字汝德常州府武進縣人補縣

生永樂初楷書起脩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歷

姚安廣信三府知府陞雲南按察使土官普魯

濶免事誅之事聞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外艱解任

西民上章請奪情詔起復遷左布政使景泰初以孫

選儀賓例致仕家居十餘年天順八年十二月卒年

七十九潤寬厚長者處已待物一以誠信在江西十

有二年民愛如父母至今江西人論方伯必以潤為

首稱云

卷之八十六

獻錄

江西左布政使周公晟墓志銘 丘濬

公諱晟字德明安陽人也曾祖廷元隱居不仕妣吳氏祖澄封監察御史贈鴻臚卿妣楊氏封孺人贈恭人考顯鴻臚寺卿妣宋氏封恭人兄弟六人公居長曰昇義官曰昌沙河訓導曰冕鄉貢解元曰昱義官曰景附馬都尉公生於宣德己酉九月 始生之夕其祖夢一儒生趨而揖之而公生祖曰是孫他日必以儒興吾家既能言即穎敏如成人九歲隨鴻臚公教授河間從學四明趙先生政授以尚書蔡氏傳過目即成誦下筆為文章即有理趣歸補郡庠生甫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三

往得事情合律意用是大為所稱蓋其流世公為本部主事前後有所平反全活者甚眾然未嘗以法以邀譽出守永平政寬大元留心民事聞屬邑有不種二麥者親為勸課之民始得享夏收之利民間子女有貧過時而不婚娶者諭富戶安有才等出財帛資之一時婚配殆盡公出自刑曹於治獄尤其所長郡中積年冤滯一一為之伸理民有水清鏡平之謠及參湖藩所至刺舉惟當凡利民事不擇劇易視其力所及而為之改山東其所施為略如在湖藩時暨長憲臺發摘奸伏幾無所容然嚴而不苛論者以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四

一歲即領河南鄉薦時年十九也甲戌登進士第觀政刑部拜廣西清吏司主事又三年奉 聖書審南畿重囚天順中推永平知府尋以部使者薦賜 誥無異在任七年陞湖廣右叅政歲辛卯丁鴻臚公憂門閔改參山東政乙未就陞按察使於山東丁酉晉江西左布政使在太學時年最少雅有高志所友者皆天下賢豪尤與蕭中嚴宗源建陽丁元凱厚亦辱交焉朝夕相與講明道義毅然有用天下之志及登進士觀政刑部時大司寇尚嚴毅屬官少當其意者獨公所分囚引審未嘗有所反異其所為欲辭往

者共破寢於先慈瑞芝堂分韻賦詩集以成帙嗚呼
若公者其人品家世德性才調今世豈有哉公生于
歲巳酉至是卒年五十有一

後錄

卷之八十六

五

曼山館

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秦公

似

公諱夔字廷韶姓秦氏別號中齋宋淮陽先生少游
之裔先生之子湛倅常州乃有籍于常遂為無錫人
曾祖諱彥和諱季昇者公祖也封兵部一舉進武昌
知府諱景暘者公父配殷封安人贈恭人者公母也
公生數歲以穎敏稱武昌遣從楚府伴讀余季樞游
卒業于東平知州劉超遠之門領天順已卯京闈鄉
薦登庚辰進士明年拜南京兵部武庫主事進職方
員外郎再轉武庫郎中成化壬辰出為武昌知府以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六 曼山館
內艱去服闋轉江西之建昌乙巳擢福建右叅政丁
未進江西右布政使遂以疾致仕公始仕勤勵弗懈
有志事功其在武庫即奏革隸卒之冗者以杜請託
迄今民受其惠其在武昌地大政繁且藩臬所蒞事
恒掣肘公至首除奸惡植良善課農積穀創養濟院
定均徭法一意愛民如恐不及巡撫都御史繁昌吳
公永新劉公前後至皆禮重公仍下其均徭役法於
列郡行之嘗祀神至江滸見一婦反接投沙中氣將
絕頃之少甦扣之則曰妾杭人柳氏隨夫商於外為
盜劫殺將污妾拒不從因投于此公即收置屏處縱

跡得盜寘之法歸婦于其家優人李昆寓長沙見陸氏女美而多貲乃百計求得之其族兄來赴秋試具懇於公公按正其罪女還陸氏由是巡撫巡按及藩臬之長交章疏公治行爲湖南第一旌擢將行而公以憂去先是郡中百需皆取辦諸市久不酬直民用怨咨公閱帑藏之以贓罰名者爲銀若干兩卽散給市民歡動閭巷或曰公且去宜私其餘公怒斥之悉籍其數置故處乃歸民至攀轅不忍捨有役均訟平之謠其在建昌民尤健訟公治之如武昌始皆懾服廣昌有何姓者與令有隙他民將訟令令疑之乃陰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

令人首何罪惡密捕得之論以極典何族訴于公公疑焉詢之人曰冤也乃建首者誥之曰爾胡得厚誣平人吾固知非爾心也第以情言之否且得罪其人流涕吐實何遂免死吉水彭伍二大姓相奏詰逮者百餘人歲久不決憲臬以屬公擇曠地人相距數丈則立一木繫之使不得相耳語乃次第鞠之語或矛盾輒加考掠不旬月盡得其情獄成民伏辜聞者快焉其治瑞州獄亦然自幼嗜學於書無所不讀爲文筆累數百言滔滔無滯詩清麗有唐人風書法趙松雪景仰先哲所至考求遺跡脩舉廢墜如武昌新

張乖厓祠葺黃鶴樓建昌復李泰伯曾南豐祠皆措置有法役弗及民遇山川佳勝處登臨懷古形之賦詠尤多性剛直善善惡惡無所苟故平生所交游必清介有文之士待寮友一以信義處鄉黨遇族姻和而有禮平居簡約未嘗輕涉公府以殷恭人沒弗及奉舍敬每言及輒慟事武昌敬愛備至在金陵建昌皆迎就養及致政歸尚無恙乃作五峰堂天全亭於九龍山下建隆壽堂於所居日與二弟且夔奉武昌游衍其間武昌喜談詩好登山臨水爲樂每遇勝日必延致騷人墨客親奉杖屨以從鄉人榮之如是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八

者輩上及公京東野躡躑疾復作瀉列刀執二弟手索筆爲書惟以弗克躬襄大事爲恨言不及他卒以弘治乙卯十二月距生宣德癸丑五月得年六十有三所著中齋集若干卷藏于家

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邢公順墓志銘

張元禎

通奉大夫江西布政使邢公卒于位南京翰林院侍
 講學士南昌張元禎其同年而契厚者遵朱子墓禮
 為誌諸墓公諱順字致和號達菴又號吳川居士其
 先宋銀青光祿大夫某由南雄徙今東莞之黎涌曾
 祖以秦祖振宗考秉剛以公貴贈戶部員外郎妣盧
 氏以公貴封太宜人公生宣德甲寅年十七領鄉薦
 大順庚辰進士在首甲以姓名皆近 上諱移真二
 甲第二壬午拜兵部主事東守山海關代歸轉戶部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九 曼山館

預考會試累遷員外郎郎中成化乙未建儲奉詔使
 朝鮮未幾陞江西左叅政甫三載進右布政使命未
 下以歲幣註誤左遷貴州石阡知府壬子丁母憂服
 闋陞山西右叅政乙卯進福建右布政使尋轉江西
 左布政使守山海廉聲聿著使朝鮮詔至其主故郊
 迎不拜公諭以禮即拜中官偕行者貿易素以萬計
 悉屏之而女樂之奉金帛之餽皆麾卻不受 天子
 嘉焉在石阡盡心職務蠻夷習以禮教自國初來始
 有擢科登進士者當道數以治行薦憂聞士民不得
 畱則競解公帶以識去思再任江西政持大體庭無

內惠澤甚博公帑不濫動一錢卒之日廕可私之
 金數千而妻子至不足於食廷論舉都御史者再由
 無內援皆不果公問學該博而要歸於身心平居未
 嘗妄笑語去冠幘狡黠者憚不逞居官不辭勞瘁恐
 恐於吾君吾民之有負其著作有吳川集使東稿冷
 菴翠渠倡和及寶安雜詠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

江西左布政使陳公策神道碑 邵寶

公諱策字嘉言別號蓉湖世為無錫人曾祖壽益祖友文皆敏德市隱父野葵翁堪憐慨直諒好讀史傳有古烈士風以公貴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子五人公其仲也幼有異質讀書驟進以布衣應試翁卒後長兄榮有宿負讓居室於公公為代償不足復益之人曰義哉而難其貧則應之曰吾不能筆耕矣乎於是請業脩費者日衆以所入供其母王太宜人弘治巳酉領鄉薦癸丑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擢知江西饒州府越四年調浙江嚴州擢福建

欽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一

左叅政超擢江西左布政使凡在官若干年公為主事監通州倉有中貴撓法抗言不避繼監徐州倉法更振肅為郎中時三邊弗靖軍費浩繁公以敏練承檄往江浙廣東三大藩督其逋訪究豐凶及侵蠹主名為施通融之法不朞月而足又處其綱解如法蓋凡若干萬皆濟邊乏陝西告急朝命侍郎顧公往備兵食公從焉顧公與公咨議相可否比至長安執其要而御之不數日芻糧漸積將士爭氣虜乃北走不敢渡河於是聞太宜人之喪而還逆瑾以徵青逮公未幾事白公至饒州姚源洞寇與官軍相持五年矣

公廉得其情新美約束罷行唯便縱濫繫者若干人

乃單騎入寇巢諭以逆順禍福降之後公朝正去郡洞寇復作朝廷方發兵南下公適還先驅入犂壁山管而居夜忽大驚士皆甲而譁公臥不起頃之稍定連戰數日寇敗散去公以洞僻且遠奏請置萬年縣自是不復叛政暇脩郡志志外有搜訪名勝為詩咏之凡若干首內翰陸先生深見之曰此非古觀風遺意乎公之調也蓋以桃源復叛追咎撫故抑其功然德在郡民其行也舉王梅溪陟夔故事斷虹橋遮留之嚴屬地有銀礦發則相攻公謂爭利殺人非生財

欽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二

道也令嚴封之其所為政務持大體不屑細瑣感今弔古有餘懷焉其大者登富春山脩子陵之祠祠有希范堂賦蓋九閱月而福建之命至矣時汀漳寇方熾鎮巡舉公往征之道經同安巨寇蘇世浩勢尤猖獗公首降之遂攜焉以臨汀漳汀漳氣奪榜到之日先降者爭出見公因撫而諭之曰吾欲返爾田宅親戚爾顧欲肉餵鴟鴞乎衆皆稽首曰公推赤心人腹非昔御我詐者比此固我命盡日也敢以死請公皆道之汀漳按堵如故省城軍士有因前政給糧踰基而譁如叛狀者達官里居者三人出而沮之未信曰

心符陳叅政榜文公虞反側未印給也惟以利啗其
黨而渙之渠魁既得餘悉弗問省城無恙公以民苦
急徵軍樂早支亂是之由于是疏請歲留餘銀九萬
兩為軍餉之備論功僅加俸一級遂遷江西布政使
左公至宸濠雖就檻車而地方未寧公既渙羣黨之
逸者乃警城墉籍府庫惟謹復以凋弊特甚請給銀
數十萬兩賑其餘民已卯癸科士有滯才之嘆請壬
午倍額取之藩府詣祀壇無主請屬之布政司凡三
疏皆見施行鼎建鼓樓於司之東改宸濠所建陽春
書院為貢院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三

聖母北上舟經九江公往迎之所需無闕者及壬午
揚屋事畢自顧疲憊乃馳奏曰臣備員方岳行年六
十復值衰疾失今不去妨賢之罪曷能逃之疏上吏
部請從致仕之例公既得命浩然南歸終日默坐家
人侍側唯見風簞蕭然而已公在部在郡凡三被賞
賞必感嘆曰吾何以稱上德其監徐而小兄之二
子貧各為之室與產平居推誠任真不立崖岸乃
大事酬撫周密動中機會雅好吟咏李文正吳文定
儲文懿諸公皆盛獎之而程文尤長閩江二省試所
刻文公皆與筆削焉所著有藁若干卷

江西左布政邢公珣墓志銘

嚴嵩

邢氏其先河間人有諱弼者徙家當塗湖陽寔始祖
也曾祖諱震祖諱純皆不仕考諱愚贈南京刑部主
事公諱珣字子用始舉進士南京戶部主事改刑部
員外郎郎中復改戶部忤逆瑾褫職為民瑾敗復起
除工部前後皆職留署名稱蔚起擢知贛州府事壞
接閩廣嶺巖險絕多盜有劇盜滿總等公推誠諭撫
之卒眾來降授以廬舍給牛種俾居而耕之豐其猶
賜他盜起乃藉以禦盜脩古鄉社約大新學宮飭周
元公趙清獻之祠文教聿興焉正德丁丑南安龍川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四

羣盜雲擾據橫水岡左溪諸峒時調楚兵來征公為
設方略督士眾悉擣平之已卯逆濠遣使齎重貲誘
滿總兵為助滿執使者言于公公曰吾固練兵集糗
待之爾輩云何皆頓首願自効時都御史王公守仁
知府伍公文定起義吉安公即日部兵來會次樟樹
鎮時徵諸郡兵尚未至公曰賊雖出城虞我師掩其
後迫雷不前今須馳據南昌否則賊兵還復入城猝
難攻矣乃即拔兵三日夜抵南昌諸兵入城縱殺公
白王公出令禁之軍乃定濠至安慶聞城破復還屯
黃石渡拒我師時伍公兵為前哨始交鋒失利公倉

皇馳援親執旗麾兵進刺其渠帥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却諸兵對江而陣時南風甚疾公遙望賊在下流舟相尾曰是不可用赤璧策乎即緝葦灌油挈小舟薄之炬舉風迫烟焰蔽天賊亂溺死相枕藉濠遂成擒事聞詔卽陞公江西右叅政時城新破民物創痍又澤水爲災二三日瑞屯兵久駐倉暴加檢公拊循經畫勞甚今上登極首議賞格言者謂公等縱部兵殺掠太多議久不決公亦屢疏乞休乃詔陞公左布政使致仕公歸口不言功有問者亦不荅杜門玩經史自樂脩家譜買田置義倉以濟族人之貧先墓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五

久遷者各表石識之公性剛介寡合然遇人以誠有君子長者之度焉爲文章典實精確所著采芹餘興北行紀事秋臺小紀晏居歸間二錄水曹日記章貢雜藁江藩隨筆歸田野語藏于家生天順壬午七月十七日年七十有一

江西左布政使徐公瑄墓誌銘

正德中宸濠搆逆刃切守臣程兵趣雷都以窺神器大中丞陽明王公首倡義師袁守徐公聞變謁王公于吉郡誓擊亂者歸聚得兵五千人從下豫章破即返遂與王公計躡濠濠攻皖城不下謀知豫章破即返旆遇兵黃家渡時濠兵甚衆我師寡王公署公爲衝鋒破敵官同吉守伍虔守邢臨守戴合勢夾攻濠潰退奔十餘里濠懸重賞勵將士盡發九江南康兵以益師我師殊死戰濠大潰王公迺督伍爲火攻邢擊其左公與戴出其右賊衆奔散濠就擒凱還萬人舉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六

手加額江土以寧方戰公不食者二日不解甲者四日獲賊級一千二十八名顆王公疏公功與伍邢戴爲第一逾年僅晉左叅無何敎功議陞二級爲左使歸候缺又逾年而致政之命下矣夫賞以酬功也靖亂之師王公倡之公實贊之賞不加而廢奪焉何哉功立而忌生事定而誇騰也於是王公辭伯矣以白公等功辭者再伍少大中丞矣請以已位讓公蓋二公所共力而稔知者家宰霍公宗伯黃公咸奏功賞不酬上命王梓史編核之以實聞皆不報公之功自是益章灼矣公諱璉字宗獻別號玉峰世武邑人

高祖漢臣曾祖伯能祖敬皆不仕父浩以公貴封戶部主事母趙氏封太安人公自幼仁厚領賦以古隆哲自期領弘治乙卯鄉薦已未登進士授民部管京廣監臨清稅總理遼東儲峙所蒞有能名出守嚴三月丁外艱歸復補袁再至祛宿蠹推奸植善以訓民義慎武備嚴簡閱以訓民勇以故變起倉卒屢能立功者謀之素也退居善自韜晦絕口不言功日吟咏爲樂文與緝詩調高古不作濃艷語所著有玉峰集十五卷五言詩五卷選唐三體詩三卷編羣書纂要一百九十六卷享年七十有七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七

江西右布政使顧公夢圭志

歸方志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滌里故以爲號高祖諱良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御史馬湖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高陵呂仲木吉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八

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皆見推重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爲得焉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遠溪道賜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鸞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過者三年再採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賦黃山秀蓋起於珠池也蛋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類極饑荒彫瘵尤甚勞役不止將

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敷停罷養資源以寬民力
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為此驚入事耶下部廢
不復奏而二郡卒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議勦山
西備空其地填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為比公力
言備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噬而土兵戢徭山之
荒落心不可居韓公於廉州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
填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
遷江西左叅議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
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論高才生文汴人稱之
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 天子駕之安陸
錄錄 卷之八十六 十九
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宗室惟親王
朝行在所公榜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敏戢
為陞福建布政司左叅政閩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
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
伏如洪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欬然無迹兵去復出
公至訊得所匿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
溪劫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
率閩人以爲囊橐賊以故縱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
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
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 俞旨公人閩持憲無所撓

高御史刻深州縣官杖撻問者有朝論罪之
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寢不報而高竟坐
公為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闔戶讀書絕無他好
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
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藩之命莫不歎息
謂公不板家勢以升也然以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
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
河權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彎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
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強年解組優
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為不可
獻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
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哉其志者蓋
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

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徐公中行墓誌

王世貞

徐公諱中行字子與徐所受姓具韓愈所造偃王廟碑中其系鳳陽人也洪武中進五公者涉江南之長興遂為長興人進五生享六享六生農隱有子五人而最少者為封刑部公某刑部公以儒行顯聞黨間娶許安人有子三人而最少者為公公生穎警十數歲即能為舉子業旁及古文辭十六試於邑邑令黃公光昇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尋游邑庠為諸生七何舉鄉薦遂進游南太學益為古文辭公白哲美姿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一

容眉目如畫能飲酒工諧笑所周旋亡非賢豪長者以故藉藉公詩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公既以文辭有聲實而尚書為顧公應祥其外舅行也甚賞異之間謂曰郎所業足自名必欲舍而趣古者則毋若他曹郎李攀龍又謂不佞世貞雖少亦其次也公自是交懽吾兩人而同年中若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咸來相劘切公遂取舊草悉焚之而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西京而上毋述矣而會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公時時棗檀食之間一入相慰語慷慨歎泣數行下楊君謂公母

人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我而與若魯也公不顧而太宰李公默雅能知公文擬入之司南制不果給事御史缺擬以曹郎徙公名在第三復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疏乞南曹便養報聞會決江北辟便道歸省尋遷員外郎事竣還 朝轉貴州司郎中時楊君已得死喪歸公解橐而追賻之相嚴迺伺諸嘗聘楊君者而太宰復中蜚語下法曹當公辭公稍麗輕辟詔不許公恒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報且不公矣尋使論江南獄大小悉以情所全活以數百計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一

事未竣出知汀州府公至而廣寇蕭五擁萬眾猝來寇郭外男女爭避入城城者圍之有相蹈籍死者公亟戒勿闔而身坐圍前引短別塗俾男循左女循右入第令遠斥堠而已諸縣令各受公教飭兵登陴賊不能破行圍指揮董璫壘係累男女數百公以一旅解之盡放其俘歸公策賊且走走必繇高吳道俾武平令徐甫宰伏兵微破之擒其酋尋推功徐令不自居公又策山海寇無已時而三圖當要衝議城之以一通判控治得報可自是寇益解散汀一切治而公入計甫畢而丁封刑部公憂治喪以毀瘠聞其補汝

寧府其治如汀時伊王負 上寵創築城垣及諸不
去事甚夥公當往會勸人察危公是不易折也公終
頹數語利害王悚聽立毀垣及省諸不法大泐中通
判何君以法何君義不受進雉經死 公猶臨橫自若
公為捕致於李汝人快之公兩治郡悲能平其賦且
格它橫賦而其治本經術稍傅比以禮節在汀祠故
死事指揮王月摺故孝子立文岐子在岐築天中臺
別立何仲默祠暇則行學官課授弟子文誼旌賞其
卓然者當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後察裕不當復察
而相嚴尚在政察及公當左遷士民擁車遮道賜公
麻徵錄 卷之八十五 二十三

惟壘以公不取咄嗟辦而不問所以自來其童髯亦喜
容之至而燥之真以得自舒即能綴語或探一
語者問公衣則衣問公食則食問公所嗜薦則為草
薦或數十函不倦公以是益困而太夫人從容謂
公曰汝不念來口耶而不為祿且 上英斷正臣新
柄國不以時白見究狀勉圖功名自効而刺促一屢
若水上也公感乃之吏部選甫六日得長蘆之轉運
判官為判官之三月遷瑞州府同知許安人老壽死
其計與除目並至公奔歸慟欲絕念無以報地下因
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四

士入則緩帶延儒生講說執文彬彬矣以賀萬壽行
悉留其攜書數千卷真公庫遷福建按察副使遂為
其省右叅政有黠而蠹於食者凡七十家公廉得之
以輕重受譴自是軍食足母困出納逾年進按察使
公三治其省政益習歲時讞決寢平而城西有積水
百頃一山踞之公乃捐俸入創亭榭勝處沿堤植桃
李輕撓徐進與寮從引觴賦詩閩人指謂使君何必
減山荆州哉監省試所得多名士錄文有傳者入覲
畢遷江西南右布政使右使於務簡往往高臥而公獨
以精勤稱尋遷左布政使司領郡至十餘所節三王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五

弗祀也公之客及交游滿天下聞者亡弗嗚咽悲
曰公柰何死公且無子已而曰公可以死矣即無子
有子矣蓋謂其德就名樹也公孝友敦睦寬然長者
其舌有臧而無吝輕財好施不為孥藏汎愛親仁久
而彌篤所莊事李攀龍蓋不敢以友進者終身矣吾
曹若宗臣梁有譽於死李攀龍高簡少延納國倫與
世貞不耐母口語而世貞性復脫疎即操觚者思甘
心焉而於公靡間言以故得醍醐稱一日國老和而
甘且善劑也公於詩格高而調逸近體宏麗悲壯讀
之神聳文趣步古昔所立卓爾有青蘿館集續集若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五

江西左布政使司左叅政段公正墓表

張元禎

君諱正字以中號介菴家世出山右澤潯祖奉宣德
 開始籍歸衣居京師考善姚常氏定選由進士令元
 城召拜監察御史河南江西兩奉巡按之命遷浙
 江按察司副使尋坐累謫柳州同知繼丁二艱改汝
 寧進擢荊州知府舉河南右叅政未報旋陞江西左
 叅政元城劇邑訟繁甫至即罪其尤日勤聽斷獄無
 留滯邑歲有水患憂之走視地形多方疏塞至忘晝
 夜竟賴以安秀藩就封侍從多橫索獨至元城戢不
 敢肆費視他邑省七八為御史持大體舉劾率時政
 之急小故不瑣及出巡三司輒屏息貪墨望風而遁
 吏書斥以千計嘗覈邊儲積蠹悉剔出不知有權閹
 有勢家子弟江西歲荐饑閭盜起賑理隄備布約束
 四十餘條嚴而有要得無事尤明於知人河南趙知
 縣素以奸諂得譽下車數日即黜去周斌邢表錢
 三知府謂可天用舉之既皆果然巡按例歲一更再
 留江西一年而假以巡撫都憲之權故所未有浙西
 水大溢亟規畫督郡邑抹治數百里民免漂溺而鄉
 曲武斷之豪無有迓於法者汝寧科率重民病無告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七

力為爭於守得損三四或伏闕訟不平乞歸判

出一詞荊州在遠落封內宗屬多捷法道路以目
 不顧疏奏幸由松滋三將軍於中都而遠安長楊兩
 郡諸將軍中尉俱削官祿郡境遠寧吉興岐雍四府
 第肇建費不浮而告成速贊襄功居多再臨江西時
 嶺北九江多盜南昌湖西多訟分歷判治芟弭易於
 破竹而大利害興除尤力撫州有糧長厲民甚立破
 其家追贓至數萬廣信苦夫役繁以寺觀稅多有餘
 積者籍使出備直民少魁凡舉行多類是蓋君精吏
 事能斷簿書率躬自檢察姦黠無所售治惡雖不貸
 然咍其罪不事文致以故所至吏畏民懷嘉聲勃蔚
 汝寧江西聞其再來多瀝酒相慶巡撫藩憲上其治
 行章前後亡慮數十都憲三原王公恕素慎許可至
 稱為一道福星操行生平嚴於自律寡言笑某酒無
 所好服食無重帛無兼品清勤廉介夫險始終一致
 自入仕來先盧久傲無一板一瓦矧卒以賀
 聖壽來京至無貲以殮無家以殯學業該博深厚於
 書無不讀恒以通儒自期致少暇即卷不去手為文
 敏而踰七歲賦鸚鵡已有奇句由京學生頗易經第
 一人鄉薦明年即進士高第宦歷處推所得以興學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二十八

取士荆州素號天荒致人仕者亦衆監試江西兩掌
試卷於湖藩得人於文字中甚盛所著有介齋集三
十卷宦遊紀十卷栢臺公按十五卷諸程日記三卷
生正統辛酉某月卒弘治戊午八月年五十有八

江西布政司左叅政趙士賢墓志銘

李東陽

嗚呼孟希予禮部所舉士又奉 詔授業翰林見其
性行醇謹文采內蘊不外飾心愛重之及登諫垣橫
雖廢黜惜之不少置起佐藩省陷賊中比脫難遂構
疾以死又爲之慘然以悲曰孟希固止是哉孟希諱
士賢孟希其字荆之石首人也舉成化癸卯鄉試其
舉進士在弘治癸丑被簡爲翰林庶吉士初爲戶科
給事中丁母劉孺人喪服闋改授兵科累遷都給事
中前後所上疏如廣 聖德躬儉德省賦稅厲士風
及選帥練兵令勦賊子弟入國學禁道流爲太常正
官皆切治體有都御史子冒功乞陞者劾沮之出使
閩楚遠諸府不受餽遺覈大同邊儲力去姦弊倉官
待支多老且死者曲爲匿處俾生還鄉邑後遇諸塗
皆泣送不忍去通瑾竊政不悅于都御史雍泰撫嘗
薦泰者孟希與少師馬恭毅公太子太保東山劉公
輩俱落職爲民瑾敗乃復起爲江西布政司左叅政
時孳盜方熾按行郡邑夜宿新塗賊突出山澤聞孟
希爲所擁義不往諭以禍福賊羅拜曰我輩安敢犯
公惟藉以自庇耳且擁且行至會昌賊所遇殺戮孟

希輒止之曰若等與彼皆吾民也汝欲殺吾民寧殺我耳賊爲少戢江西人類能言之會官兵四集孟希乃得出歸藩司病瘳旬再決而卒是爲正德辛未九月二日距其生天順庚辰正月九日年止五十二

參政董朴

耿恭簡集

董大叅公朴公大父曰應幹解元官僉憲丈夫子七蟬聯科第有並時爲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公少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柰何苦之曷不令收耶公聞之憤丐工書一牧子牧牛置座右益奮勵堅苦力學比長而發慧卒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叅公中年家居時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主臨臨欲中公子先時緘書起居公密封所擬秋試經旨寄公公發者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亦績學負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三十一 偶材者後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是爲士毅號三泉公叅江藩時三泉公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侵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幣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于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爲者聞然行之更勿以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書尚存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橫羅盜誣爲神捕而過其門晚泣訴于公曰公素習我善良

望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干公府也其人泣而去
 已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曾
 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作
 別字也其人執詩以見郡守守覽公詩印瞿然曰而
 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遂釋之其見重于時
 若此公晚歲豫爲宅兆製挽歌中有平生師魯叟死
 不懼關羅之句二泉公嗣謁選令蜀西充已丑歲以
 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胥
 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
 欺買田數畝爲所累甚謹識之嗣陞蓬州守宦十數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三十三
 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
 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覲望大人矣
 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
 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間請於公曰往者見請
 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
 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栢子
 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其所種栢子遠
 而蔽蔭大矣余聞劉端簡曾師事三泉公其清節亦
 有自也哉 余聞長老述損齋公成進士後以差過
 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里造謂焉忠宣畱之飯飯

麥精饌惟糟蝦無它具公因感省終身持雅操云噫
 嗚賢哲之相與以有成也豈在情好周洽語言懇款
 哉

卷之八十六

三十四

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項公經行狀

公諱經字誠之姓項氏上世故洛陽人也宏度者公九世祖也宋室中亂避地嘉興遂家焉宏度生儀甫儀甫生伯通伯通生達卿達卿生永原永原生邦邦生衛世有令德而生子忠忠舉進士為刑部主事土木之變以上事從 矣皇帝北狩歸而進郎中屢遷兵部尚書有大功于西邊還定荆襄卒謚襄毅襄毅性剛果任怨身犯難者數矣乃卒全功保守數錫胤嗣卒之日詔祿其子若孫為千戶世世弗絕云襄毅配施夫人生二子公長也次日綬公生而哲靈八歲

後錄

卷之六十六

三十五

即善記誦少長即善文辭比弱冠以蔭入太學遂就試太學太學諸生又皆推服公為太學生者四年而當成化辛卯是年舉順天鄉試凡為舉人者十七年而當成化丁未舉進士明年授南京福建道御史奉命簡閱內庫內庫者豪貴所滯也公既至循故實稽錄羨餘內庫無敢目利者比又視南城商城人無敢夜聚按江表江表寧凡上章論利害者十二皆究曲盡事體不務畷畷名故人亦莫可知也已為御史者又七年而陞太平府知府至則嘆曰嗟乎太平建康南屏也左右淮雄據三面實惟國家股肱邛然太平

民貧矣不寬不可於是身拊循之凡流亡來歸者

計彭中丞禮那御史鳳交薦于朝而襄毅公逝乃奔喪回太平民留者充道枳不行公泣而諭之乃稍稍引去而公兼程馳回悲殞號極凡六日而後食飲人弗強之弗索也服闋赴銓部移治臨江臨與袁筠諸郡接壤也土寇出沒其間前有司率玩惰弗敢動民無休居公至憫然曰夫臨江與太平異也寇弗擊民弗寧乃立指諸豪賊百八十人按之一郡肅然時戶夜灼矣逾年臨江大饑米石千錢有司方請賑公曰民饑甚矣必請而賑是舍口以待斃也賑而弗請罪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三十六

在太守太守寧以一身活數萬人于是發府庫金數千建和糴之法民賴以存者無算而監司督賦方急公入諍曰化理民命為重民億矣以杖驅之是束羊加石而沉之淵直速死耳民盡死賦從何出太守死不奉命監司怒繼而歲太稔民感德報稱賦繩纒然入恐後矣卒為諸郡先監司悅時中官瑾用事權擅天下吏多賂中官瑾者其有司以上賂各有等公獨弗賂中官瑾怒或以告公公答曰人各有志也彼烏怒即怒吾命耳卒弗賂也然心知禍之及已尋乃移治汀州公曰禍止是吾幸矣迺即日之汀州臨江民

蜀之猶太平也已治汀州者期月政盡舉迺不徵公致仕汀州民留之又猶臨江也已公卽夜遁去時公弟綬爲千戶者進指揮矣而又從征廣右有功於是矯詔縛綬編戍遼陽居無何中官瑾誅諸賂者皆敗臺諫薦公抗直可大用公曰吾乃今可休矣夫人處世若飄風耳吾寧千里爲吏俯仰人作強壯態吾孰若林泉自怡也乃自號怡菴翁具疏請老 上允之授江西右叅政蓋致仕者又十年而當 今上登極壬午又七年大禮書成俱推恩天下詔兩進階至中奉大夫云公生于景泰壬申卒嘉靖己丑年七十有

廉後錄 卷之六十六

三十八

八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光祿寺卿錢公洋墓志銘 文徵明

嗚呼自倭夷爲三吳患者數年出掠燒劫多所殺傷兵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雅禍尤慘雲江錢公以江西叅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鈇曰寇旣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也乃日與商略爲備禦計練兵佈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卽與乘桴禦悉衆急擊逆弩繼發寇乃遁去又明日寇自上湖北下直指讓港公謂王公曰此可邀而擊也部領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眾掩至公麾下鳥獸散衆寡不敵公自被數鎗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是乙卯五月二十有四日也事聞 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其子部錦衣百戶遣官論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在備弛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或不發一矢而公非有官守才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發登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義烈也哉公諱洋字鳴毅別號雲江裔出武肅王鏐南渡時徙居常熟高祖叔平仕宣德時積勲上事曾祖景儀祖希直父封刑部郎中諱

廉後錄 卷之六十六

三十八

某母宜人楮氏公生而疑重少無童習及長敏利好學爲文麗則而理弱冠選隸學官里胥以高訾推長鄉賦或言學官造士例復其身不在科謫之列公曰往役義也吾何辭書出應繇暮歸讀書研經質義不以事廢遂舉甲午應天鄉試乙未舉進士筮仕聞之侯官改浙之慈溪召入爲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順慶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進今官未赴以憂歸卒年六十有二嗚呼傷哉公脩政踔絕敏於劇裁試邑侯官捐循道利民安其政展錯維勤庶務畢舉上官材之奏改慈溪慈溪浙省劇邑靡薄易動公嚴毅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三十九

自將而誕章敷化一如侯官植伏省徵兼以慎志在比部尤稱職辦有權責屬公其所仇於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爲也卒諫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爲虜中姦細傳致抵死本兵不爲異公察其非辜特爲執奏同官謂其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寃而不爲白何用法爲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公析律詳明心存仁恕每多平反如此順慶僻遠郡大而繁公久更民牧請練法情推其緒餘以達於庶政典學養士專務德化居數年俗以不厚願城圮且廢念欲脩復而重於動衆乃號召屬邑僉民厚直而

使之民既得食工亦告成及持節分陝蓋脩兵防飭亭障謹烽燧訓農講武令嚴政肅虜聞不敢窺塞邊庭晏然會漢中饑流孳屬路公卽以便宜發賑賑之巡撫以軍餉非奏不宜妄動公曰陝去京數千里必待奏發民死無遺矣矯詔活民卽得罪不恨於是所全活以萬計他郡饑民相率盜曠耀兵嚙聚撫按欲兵勦除公執不從曰此饑民暫此求活非有他圖麥熟則散矣萬一猖獗某執其咎若兵興則絕其自生之路或生他變撫巡因以屬公公檄所在官司開倉賑民民所至隨地安集勿追求其過仍榜示使麥熟歸農麥熟而不解卽真盜矣民聞懼曰錢公實生我民民何可負公也咸投刃散去事亦寧撫巡上其事遂有江西之命嗚呼公厥歷中外餘二十年所至効績往往以身殉道如此及茲死亦其素志敢爲不欲苟且自恕耳非直避倖功爲也嗚呼烈哉若其家庭孝友之行端居自守之操律身以禮接物以義高情雅致不能盡書其大節如此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四十

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陶公大年墓志銘

陳所蘊

公姓陶氏名大年字長卿浙會稽人也會稽之陶山天台徙天台徙自潯陽潯陽著者曰太尉長沙公侃而其先實系出帝堯後蓋以國為氏或謂虞惠為周陶正以官為世云會稽祖宗陽公宗陽能望氣今陶氏聚族而居曰陶家堰其自擇地也五傳為公高祖松菊公壽六傳為公曾祖實齋公懋咸以公從祖莊敏公詣貴贈兵部右侍郎公祖葛峯公講主金溪簿父百湖公師齊以公貴封吉安守封公娶沈恭人實

獻徵錄

卷之六

四十一

受山館

且既籍名而奏太常何官不可為何必秘書郎吾終不能仰人鼻息希遇合自是絕足不及貴溪門貴溪憾之再踰年始授南京兵部主事主事職督武學諸生公為條具科指一如督學使考功令月朔十五試騎射制策第其甲乙而賞罰之諸生人人感奮久之遷駕部郎駕部職船馬政權船黃頭郎最重縣十年一踐更必閭左富厚者充之先是郎欲遠嫌怨一切委衙萬戶若輩招權通賂富厚家多行金錢免貧者顧挂錄籍爭告紛然公投袂起曰果爾一衛尉足夫何用駕部郎為遂入署戒關者閩外扉勿得通謁躬

獻徵錄

卷之六

四十二

受山館

自按籍毀其資產酌劑而登下之是年踐更稱平諸軍士咸按堵雷都故有買馬戶供三大營騎士用兼隸兵垣及守備巨璫勳貴故事所市馬至必以次傳閱胥吏輩橫索錢不得則駁不中選所領軍人復藉口馬羸弱百計窘之公廉得狀則曰我不能使民無出馬而不能與眾為政為奏記大司馬白罷兵垣守備閱視自駕部一驗肥瘠外即給領騎又檄管操把總同閱以杜軍人口歲省馬戶所費若干緡至今著為令已而出守吉安吉安江右劇郡號難治公以廉靜鎮之大得民和然於法未嘗有所縱舍廉盜劉某

主與援暴里中先守莫敢孰何公至則嚴督賊曹標
竟捕得之復窮治主者名主者為某子甲巨室也或
謂公是夫百足之蟲扶者衆矣公不聽竟置重典有
貴要子倚勢睚眦殺人者斷其股棄之死者家上變
告貴人書求寬假者紛於蝟毛公一鞫卽首服竟論
如法郡中慄然遂用治郡異等遷山東副使視海上
師是時山東盜賊紛起青州楊施仁者大猾也鼓衆
倡亂應者至千人公授方略擒治之解散其黨與事
聞陞俸一級會島夷犯閩省督府請增憲臣一人巡
察海道且推舉故所善間居副使茅某以聞部議憲
賦後錄 卷之八十六 四十五 曼山館

臣當增不富擬人以請格其人不用用公公至閩寇
府福寧城督府與公約閩地廣袤請得畫地而守
明當福寧福寧方在重圍中一日夜馳至其地
戩守具相持累月僕知有備乃引去去而圍
邑小城庫幾為所陷者數矣公復檄閩浙
斬首至七十餘級生得夷酋六人賊勢大
易公守漳泉自以其身駐福興福興遂
也督府既欲委公自解脫遂沒公前
與失守歸公罪疏聞有旨奪官一
守川南道是時三殿工興取材已

蜀使者冠蓋旁午民間駭然公為設法採辦民不煩
而事集已復故官於廣西適有澤宮之役公為總裁
官所得多知名士錄文半出公手人或贈炙之無何
潮寇張璉者倡亂勢張甚四省合兵會討公督狼土
兵數十萬先諸道至不期月璉授首捷聞有白金文
綺之賜遂晉江西右叅政時三集諸酋連結閩廣羣
盜劫龍南聲言欲越南贛趨袁州袁州為故相扮榆
當事者亟欲滅此而後朝食調遣諸道兵為犄角公
時志餉餉每先時辦軍即異道至牛酒芻粟無不時
給而克有濟一舉殲焉捷聞賜如前居無何沈恭人
賦後錄 卷之八十六 四十四 曼山館

之計至公以不及視舍驗辨踊有加卽日徒跣歸無
何朝廷以災變考察方面官公故所論主盜某子甲
業已脫罪其子且貴為京朝官欲甘心公諸勢家為
公所抑不得逞者比而顧公相率為飛語聞遂落職
報至公曰吾不能虧法以貸其父宜其子之讐予也
是時封公尚善飯比部君已舉於鄉人有惜公解官
者公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視解參知級直
敝屣耳且脩業而息之是在吾子遂一意脩甘旨佐
封公疏絕口不問戶外事郡大夫邑令以讀法禮禮
公自一再赴後未嘗數數越二年封公被疾公晝夜

臥起抱持至請以身代竟不起公抱持之
 毀瘠與弟河濱公素友愛無間既卜葬其與家存後
 言謂城兆有偏利益嘗公以問兩家真規厚利曰
 吾知安吾親而已非徼福也即如君言既
 者矣卒葬其地聞者避之公端方正直慎取予
 笑自幼至老恒處於不爭之地然人亦不敢干以
 故饒酒德燕居則務絕杯酌惟對賓始浮白引滿酣
 暢而後罷不問生產作業亦未嘗畜一姬妾與辛太
 淑人白首相莊無間言子一即比部君允光南京刑
 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所著有讀史日抄竹屏偶錄見

卷之八十六

四十五

吳山館

報私記遠記諸書藏於家

參議茹大素傳

澤州志

茹大素法武初由舉人除監察御史陞四川僉事改
 刑部主事因災異以五事上言其多至萬餘字將罪
 之因察其言可行遂著建言格式累官刑部侍郎都
 察院都御史以事摘翰林院檢討尋陞戶部尚書抗
 直不屈屢瀕於罪 太祖悉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
 酒曰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大素叩首曰臣一心
 思報國不避帝心焦

四參議

卷之八十六

四十六

吳山館

報私記遠記諸書藏於家

江西布政司 議趙諱燕門 張元頌

公諱諱字子安號真齋世家涇陽正統甲子鄉舉第
一人景泰辛未進士觀政戶部尋拜主事南京陞員
外郎母服闋轉兵部未幾有江西之擢方公之觀政
也兵儲告乏特勅往督之至則飛章劾少司徒及中
貴人專恣罪不少徇及爲主事徽州積有逋租官嚴
刑莫能徵公往諭以禮法民立輸無敢後者在江西
守法奉公行鄱縣不憚寒暑險途未嘗敢以私謂其
行著於居官如此性甚孝友母太安人王氏訃聞號
痛幾絕廬墓側淡食草寢者七八載旦夕哭奠哀如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四十七 曼山館

諱然之仁 允溢家鄉生有自習有素非偶然者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四十八 曼山館

贈太常少卿江西布政司左叅議黃公宏墓

銘

景陽

正德己卯六月十四日宸濠反江西布政司左叅議黃公死於難逆濠之將反也先一日賀生辰留宴撫按藩臬諸司官次日伏甲官中伺衆官入謝遂殺都御史孫公璉兵備副使許公遠而脅囚諸官黃公械繫入獄念志不食而死時年五十矣逆濠心重公加棺斂焉嗚呼可謂忠矣初公起家進士為萬安知縣以撥煩看調奉和徵入為戶部主事居無幾何乞便養改南京刑部主事戶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出為江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四十九

曼山館

西布政司左叅議會稽賊作亂 上命都御史王公

統兵征之王公檄公監軍督懷紀功有功捷聞詔加

俸一等賊聞廿四等既降復恃逆濠勢剽掠九江上

下莫敢誰何公毅然發兵捕之獲其輜重以歸逆濠

久蓄異志士夫相對常以為憂公獨正色曰國家不

幸有此我輩守土之官唯有死而已至是卒以遂志

公作宦始終於江西惠流咸暢一死尤為得正上人

不忘今祀於南贛者曰三公祠祀於省城者曰旌忠

祠而 朝廷追念死事贈為太常少卿云公諱宏字

德裕號友蘭白哲豐下幼有至性篤孝友樂為子居

官不為矯激之行而律已甚廉先世為浙之鄞縣人

洪武中有諱子良者從戍于京隸羽林右衛改隸

孝陵衛常往來應天之六合因家焉公子二人長紹

文縣學士次紹武公既死紹文聞計赴難比至難解

求得棺委頓方甦以棺出偽命亟易去扶歸人多其

識云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十

曼山館

江西布政司參議王先生庭慕志銘

陳添

先生姓王諱庭字直夫其先浙之金華人宋南渡
 居長洲之陽城村故人稱之曰陽湖先生高祖俊卿
 善生產作業田連數百頃國初歲大侵嘗獻粟百石
 以備賑 帝嘉之祿其子孫曾祖用行祖珉父頤世
 有明德頤處州府學訓導以先生貴贈南京禮部祠
 祭司主事母俞氏封太安人先生生不凡數歲如老
 成人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年舉進士授許州守許
 之郊有殺人者匿不獲又劇賊鞠未服先生皆以一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十一
 言折之得其情人以為神許人不知學先生設規條
 親自訓迪今多舉進士者後改國子博士稟糧就學
 者往往有之教化入人譽命上建戊子當大比 世
 宗命主山西鄉試京官主試自茲始而先生獨稱得
 人陞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初先生拜許州為親故
 求改南官不得至是始得就養蓋先生意也尋轉刑
 部郎陞福建僉事備兵建寧寧有礦賊夏崇嘯聚千
 人殺及府佐都司官不能制先生密捕其黨一人解
 縛叩之得其故約曰能執崇來當貸爾死其人許諾
 不數日果詣崇出遊伏兵擒之掠死其人貸如約名

震一時尋乞終養數年復補汀漳兵備先聲所
 賦懾服有席謂山洞負險出劫先生頒正朔及布正
 以禮賜之洞人皆北面叩首願斬不法者後數日果
 持二馘來獻諸郡肅清陞江西布政司參議所轄九
 江南康直大旱先生禱於山川曝烈日中數日得疾
 疾藥弗效乃上疏乞歸 上許之勅曰王庭准致仕
 病痊之日有司具奏錄用外官致仕未聞有得此者
 蓋二旨也歸時行李蕭然所餘惟蘭數本而已家居
 圖書四壁兀坐終日興至則為歌詩與二三知己商
 確古今公門非鄉飲禮宴不輕入先生名重上司多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十一
 信其言親友有罪甚至持千金求援者先生皆峻拒
 之趙巡院厚善以罪人田百畝遺先生亦不受及地
 方利病或有人有大冤抑則仗義言之不以小嫌自避
 吳今曹公清介絕俗偶觸大吏將罷之先生力辯得
 解而不使曹知也先生初館于鄉時尚未娶主人出
 獨留一女在家語先生曰先生守外吾女守內吾無
 慮矣先生默念曰柳下惠可學乎欄主人行即買舟
 歸劉遺師事先生其祖尚書公見先生儼居以千金
 別業延之意即以遺先生也居無何公沒先生即歸
 其家先生之高潔蓋 第時已有定守矣初處州

君致仕先生年甫十七雖甚貧不失甘旨雖假館在外不廢定省其孝如此生於弘治戊申閏正月二十一日卒于隆慶辛未六月十有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子敬臣好古力學以篤孝稱薦授翰林院博士

履錄

卷之八十六

五三

江西按察使童寅傳

實錄

江西按察使童寅字以敬湖廣隨州人永樂二年進士初授監察御史巡按直隸蘇松等府及雲南按察使寅廉介能勤雖病必出視事存寬恕仁明致公獄無冤滯宣德九年八月卒吏民哀悼無間歸其鄉家無餘財妻子不免饑寒云

履錄

卷之八十六

五十四

江西按察使周公軫墓志銘 林俊

公諱軫字公載世為清江上鄆周氏周故裕家自香山處士樂施與傳累葉以基有來慶家官知府主事御史郡未文學布政使者數人公嗣祖則川不祿父越亦不克年祖妣鄭妣王皆樹婦節鄭被有旌典公植立孤箴中起鄉薦入國學以學行為司成所特知名重六館取會魁第進士為戶部主事得所想像吃不可攀及被延接直訥鮮文而剛型老格樸根慳性靜範情儉訓俗於古而近之矣庶民經國運若無奇而弊隱以夫成化乙巳元日京師星隕有聲公上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五五

言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干朝政正朝廷以正百官罷進書以順養聖躬親儒臣以論道經邦重科道以糾劾官邪杜僥倖以振作士氣量進鮮以差撥船隻同時言者多取忤左官公獨以質厚受容猶留滯滿秩始進郎中時西北遞饑延及荆蜀而南濟之無其策公合羣僚白之長疏借藩府奏乞場蕩聽民取一年間有陳辨公執之堅纂修 憲宗實錄以文學被選采輯在戶部者以進京師大水南京大風雷詔詢時政闕失時侍郎劉公璋視篆收采羣議公言天子藏富於民皇亦有庄顧示以小非稱互與民否

亦互華管庄如例畝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劉公以為然疏入留中公有山東運使之擢饒鹵易漏與深公循源塞孔定為格歲旱奏蠲其半寧海場鹵縮奏損其引增永利場足之政成譽起賢能之旌屢上進階與誥贈其祖若父皆大中大夫山東運使公方以老成負物望而年已踰六兩致其仕不報會致仕加職例行再請始進嘉議大夫江西按察使今上嗣位又進中奉大夫在林下者十有七年嗚呼化局日新淳源愈異吾又幸夫璞之未剖木之未

獻徵錄 卷之八十一 五六

江西按察使周公廷用傳

孫 五

孫子曰華容古章華墟也山嶽雄峙川湖襟帶
率以為楚之鉅焉自邑東馳者槩謂東山東山之方
迺又甲等一邑前代勿論已開國迄今名紳碩弁冠
冕鄉土景頌夷夏若樸翁忠宣者流大抵咸東山產
自東北行數十里則其勢愈雄魏壁峭嶂疊嶺峴
十仰軋日月旁刺雲漢眎東山蓋上下幾之於是
有
偉人生焉曰八厓公八厓者山之特也而公世居其
地因稱八厓云公姓周氏名廷用字子賢父樂山翁
公之孕也樂山翁方吏慈利夢幢蓋儀從冉冉自天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十七 曼山館

降直入其解明日而公生樂山翁以告其令曰此
責徵也翁於是棄役歸乃公長而聰異夙達罔由師
授年十八始讀書然又家貧為諸生也諸生率卑易
眎之曰周氏子窮而鹵即免於清中倖耳凡有酒食
聲妓之會輒屏避公不欲近而公頽個儻靡較遇酒
食聲妓直入坐上坐高論濶談旁若無諸生者諸生
愈益卑易眎之會有誦公文者謂諸生曰若無經周
氏子其才可得志若咸非其敵也於是諸生亦求公
文頌之乃稍稍敬重眎公居無何中鄉試正德辛未
舉進士出為宣城令宣城者壯縣也公為之迎刃破

節排錯解勞艾強抑豪靡有遺缺又日從事

翰為山川亭閣之遊不二年入為陝西道監察
按貴州夷僚帖息冠暴屏附文學詞翰愈益加進
公疏誡銓部當事者怒公思有以扼之未一考竟
公浙江按察僉事以去人或為公不平而公則坦然
曰此何足以困我也迺益自砥礪聲績日起當事者
無以何也進公福建右叅議與見素林公論詩文於
壺山之陽林公大奇之為文以贈未幾又進四川按
察副使是時蜀亂甚部撫鎮者委公討之芒居深僻
窮絕境有司罕至其地蓋數十年矣公冒險闢阻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十八 曼山館

宣德布惠綏懷勦撲咸有機要遂平苕部之亂又攝
試科舉士率精實無繆即公所期許者鮮不立取高
第列華要於是蜀有編脩揚名給事中王繼宗等焉
然公終不自耀其能征苕部也同事徼隨者間得美
遷而公頽三載於蜀居久之始擢為江西按察使江
俗故刁強弗馴其縉紳大夫罷居例日請託受賕累
家富厚公為按察也每痛抑其弊凡縉紳大夫以書
問至者令二吏於廳事公拆之請囑皆廢不行而其
若四川嚴亦若此於是毀讒交集咸欲推刃公會三
載入觀銓部都御史汪鉉首摘公黜之尚書王公瓊

昔知公謂汪曰此故有名豪傑何可黜也汪曰公
 不黜其人他日得志將盡殺天下士吾與公苟存亦
 無噍類矣王公故嘗以剛滿其復起也蓋不能不稍
 依違計卒無以留公於是精神相語曰周某性高傲
 悉人也今黜必且疏直究乃相率請慰公勉之行公
 曰天下大矣假令黜廷用輩數百千人亦能容耳於
 是卒歸歸而為石磯八厓之社其文復益大進明年
 嘉靖甲午公微病不數日遽卒年五十三孫子曰世
 蓋有真豪傑者非八厓公哉夫公東山之布衣也前
 無師承之助後無引汲之階總角寒素又非有萬卷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十九 曼山館
 之積四海之交也乃其所植立則輝煌炳煥文足鳴
 世政足樹紀言足以經國烝足以食一時茲非有特
 拔靡群之資陰厚獨得之才其能然哉夫豪傑之士
 天既生之矣即俾之鷹揚嶽立雷動風駛掀揭宇宙
 照耀日月奚不可邪而願室中阻撓位不德稱行與
 世乖使人顛蒼叩帝莫或伸達嗚乎天生之天扼之
 乎抑阻茸醒齷者者其得志互久而孤騫卓邁者造
 物固有所難容而鬼神亦或忌之乎
 諺曰華容故文獻地也前哲之士若樸翁兩山率以
 文自樹植然其禮顧咸不高乃八厓子之文則彬彬

異焉予讀其古賦樂府及五七言詩亦庶幾秦漢魏
 晉李杜之間矣故曰八厓子於文章蓋中興吾邑可
 不謂特立豪傑哉公既已違世獨化而海內識者未
 嘗不誦愛其所作稱八厓八厓以此卜之百世之下
 必有聞矣夫不於位於其文不於其年於其垂範斯
 又非天道昭昭未泯者邪八厓子固可以歎哉八厓
 子固可以歎哉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五十九 曼山館

江西按察使謝公汝儀墓志銘

公諱汝儀字國正別號果菴系出蕭康不家... 知親詳安時者始遷於鄞遂世為鄞人入國... 字元規者有至行鄉人稱曰孝義先生善詩有自適... 集行於世是為公高祖考義生喇號養素翁養素生... 獻配周生爾監察御史直齋公諱表公之父也甫三... 歲周茹苦鞠育克有成立娶封大孺人張氏生姦及... 汝誠汝立周猶為之撫教及公貴顯有司奏旌其閥... 御史公姿貌魁傑性嚴重豁達涉獵書史嘗病文... 山以道生佛生名其子可知其為人公自勿不弄為...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空 曼山館

學潛篤深造以易亞魁癸酉鄉薦連登唐阜榜進士

令餘干時宸濠稔惡畢真擅權地方釋騷公周旋其

清之功効外戚陳萬年中官王室時春及姦黨... 之罪人為凜凜印馬於北直隸山東河南力振... 刻時弊不肯少徇以自欺其心雖時輩或以為過... 純臣志士亦自知之巡按廣西寢思之恩折岑猛... 之變大功數十上疏乞寬議禮諸臣請誅巨璫谷大... 用等皆人所不敢言者鄉試監臨綜理周密得人為... 盛摧僉嶺東兵憲擒大盜曾蛇仔改福建設防海四... 策擒大盜李良武禮高士蔡烈表文山誅貝浚之積... 及陳布衣周翠渠道學立祠置田陞憲副巡海奏設... 詔安縣安邊館立墩臺蓄番兵為萬全之謀海道以...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空 曼山館

清視象臬司辨陳大淵等二十四人冤獄巡察虞公

上其狀遂遷雲南參政尋遷江西按察使時祖母踰

祖母強之然後往凡御史公有所欲爲先意承志所以嫁其妹豐於女所以愛其弟厚於子敬其從叔父如其父於凡宗族親戚之賢者必與其進少不循理法則愀然不樂諄覆戒諭之其貧者舍已而濟之曾不顧吝名分相關之際雖甚疎遠未嘗以貴顯失其禮尺寸居官必思盡職不以利害寵辱動其心兩廣軍功屢爲忌者所蔽曾不較計爲之愈力仕宦二十年所至興學建書院飭公宇新文場修水防築城浚濠無不極壯固而故居蕭然曾不注心目交游寒士往往藉公以給而公以不得已之費稱貸於人久而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六

曼山館

弗獲償既沒其人自焚其券義動之也於此可以觀公立身有道矣所著詩溫厚有雋味惡爲鈎棘艱深語所上封事皆自誠心流出期於感動人主以救時利國非徒勉強塞責矯激以徼名其載果庵集凡若干卷可傳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憲行實 李夢陽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歿之其子幹收之戰亦歿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歿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百夾攻君賊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牆而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前收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墮唾歿敗兵先舁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屍賊稠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卽檄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益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軍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鷄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壘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謀者言賊饑餓匍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它其實觀望不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平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年進七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德改元復其官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六

曼山館

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瀆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為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寶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太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天命故京房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六十五

夏山館

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四子金純幹春幹死於孝者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貴封涿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陸州

江西按察司副使憲公隆墓志銘 江曉

公諱隆字從道北屏其號也公幼失怙恃賴繼母撫育稍長卽有亢宗志博極經史尤潛心于易學 憲廟初以厥兄祥世業琴徵拜鴻臚寺丞公奉繼母携幼弟鸞從兄于任師友講習學日以裕弘治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時文僖新公閱其卷曰氣昌詞偉奇才也用真亞魁遂登進士第乙卯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分治禁衛公勵精法律剖斷如流獄無冤滯已未進廣西司員外郎壬戌進陝西司郎中不蔽要囚益欽且慎時山陝宗室與縣令構訟累歲不決公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六十六

夏山館

奉 勅往勘立爲剖斷時謂平允事竣大司寇毘陵白公烏程閣公咸雅重之凡獄經訊讞不復詰方留侯內陟時逆瑾勢方熾公剛直不阿欲外補以避之正德丁卯權守永平平盧古雄鎮民俗勁悍公以嚴治發奸捕代植弱鋤強政令一新包民張英田常戕諸途事久未白公庶得其情亟捕而麗于法時中監擅權使遼左者絡繹于境謂郡有賢守焉莫敢需擾民賴以安且修孤竹廟建昌黎祠以崇祀典於是循良之稱已已以巡察棟公薦移守寧國宣寧亦古巨鎮民俗囂靡公治如永平而加詳焉咨民瘼祛吏

洪憲度貞肅時震濠逆謀未露而脅權附勢寔繁有徒不懟不疎悉繩以法罔貸桃源巨盜猖獗巡撫中丞王公知公才略以兵委焉公運籌制勝擒厥酋而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六十七
曼山館
顯戮之民用牧寧於是有保障之譽公歷官中外幾二十年所至以治績顯時有公輔望辛未甫踰強仕卽以止足爲戒忽催誣構遂解組歸家居事繼母以孝敬處昆季以友恭迺子姓以義方督僮僕以藝殖且營別墅于所居東游茅亭花榭極幽雅之趣凡親友過從款洽無厭以私于則峻拒之故自謝政以至垂老足不履公門口不談世務暇則與樂間吳公輩爲五老歸田會登眺湖山以觴詠自娛倣唐香山宋洛社之遺矩繪圖梓詩以傳至年七十有三卒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公夢陽墓志銘 崔銑
弘治中空同子興陋痿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唐而後無師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應之空同子之雄厚仲默之逸健學者宗爲宗匠又咸激勵風節敢言直諫安於冗散鄙忽驟貴空同子方雅簡默稍飭廉稜仲默恬淡溫遜不露才美云空同子諱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梁甫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至郎中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爲文會酬倡講評遂成風致嘗監三關招商用法嚴格勢人之求被搆下獄尋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官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六十八
曼山館
府殊法一涉戚宦卽尼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末言皇親橫則外戚驕恣之漸爲掩義之害張侯辨愬摘奏中張氏字爲訕母后遂令囹圄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可按遂下獄衆爲梟梟已僅奪俸三月 上語尚書劉大夏曰朕欲寘夢陽輕典左右謂當廷杖渠忿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改元八閩道 上燕遊閩部臺諫協請誅之不克聞遂竄斥諸臣已知部之奏實空同贊成奪官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成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曰

李生能法 皇祖為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璧
人姜達亦申理瑾乃賢空同子既釋繫又欲用之選
部空同子托以痼疾康子為力請得免辛未瑾誅起
為江西副使提學勅許舉聞重事空同子振學涖士
外大有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
隳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閑任要辭
曰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
同耶寧庶人方畜異圖滅切謀內省臬受制知空同
子不可撼陽下之及庶人叛滅省言空同子亦疑於
黨附者當又將陷以法司寇見素公不可止空同子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十九 曼山館

九江兵備副使周公廷徵傳
周廷徵字公賢弘治己酉舉人除臨淮教諭起復改
安福徵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陝西時安化王寘
鐸反廷徵斷以先登受問之義即調榆林鎮副總叅
遊時源等兵分布要害仍提揚英以計為書密達仇
鉞卒以此擒之并首惡何錦等械送京師而朝
廷遣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統兵始至張愧其功
不由已乃追還寘鐸別自報捷而又盡奪寧夏將士
功以與諸倖貴紀功給事中郝夔懼而自盡寧夏幾
至再變賴廷徵威信素孚大為撫定而直白其功於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十 曼山館

朝疏內云臣不知他日繼郝夔之死者何人而今日
握劉瑾之權者尚在郝夔蓋以死自誓而劉瑾則指
永也尋陞九江兵備副使會流賊劉六等欲浮江窺
南京廷徵至晝夜籌畫號令一新賊覘知有備遂折
而回掠六合通泰等處而廷徵以勞瘁過當疽發於
項卒

江西副使贈按察使李情傳

朱睦㮮

李情字宗善河南靈寶人也弘治六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遵寵戚擢湖廣按察僉事改山西風裁益著逆瑾摘其失謫驛丞瑾誅復僉事陞江西副使正德八年情以兵備守萬年初賊黨胡念二等陽從上撫實懷異志雖設縣分司以羈縻之而賊視官司若無所有吏胥又多賊黨以故司府動息必聞是年八月提督軍務總兵李鉉卒于師念二等乘夜縱火焚燒公私廨宇殆盡遂殺情及饒州府照磨馬驄吏卒死者甚多 上聞震怒命右都督劉輝代鉉帥所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十一

部兵勦之明年盜平情贈江西按察使錄子一人為國子生驄尉氏人以公役至萬年故遇難云

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江西按察司

劉使 遠墓志終

呂 枏

予嘗謂天下之事奸巧者釀其禍忠貞者嬰其敗自古及今其軌一揆則予於忠節許公之死未嘗不痛恨而流涕也當正德丙丁之間佞倖譏邪竊柄納賄群臣半與交通家蔽 武宗於是寧藩宸濠私窺其隙下結桃源華林諸賊以據有其財上賂要寵鉅權諸門以陰附其勢睥睨神器四海共聞而不敢言是時公方憲副江西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果於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十一

不到者為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狐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諸公皆固拒之踰年戊寅宸濠滋橫迫脅撫鎮保薦賢孝逆跡已露臺諫論劾詔差都尉郎中官往問且宣諭宸濠惶懼乃六月十三其生日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具幣入賀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入謝宸濠遂反颺言曰 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公曰願出旨以示然素忌公威名又特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達耶公曰汝能殺

我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問耳遂令人執公暨孫
公以出公顧孫公曰連壽昔之言正爲有今日耳遂
俱遇害於惠民門外時盛暑尸不臭蠅蚋不近數日
而容猶如生秋七月提督軍務餘姚王公伯安克復
省城其部下知縣王冕及一巡檢生得宸濠於鄱陽
湖以獻王公於是省城內外人皆素服哭奠於公柩
哀如父母王公命有司祠祀之又疏奏其忠烈今
上卽位論功定賞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節遣官諭
祭安葬且命有司建祠其鄉蔭其一子場爲錦衣衛
正千戶嗚呼若使公職司內庭必能計黜權臣制宸
獻教錄 卷之六十六 七三

濠於未然不然卽剪盜策行豈惟可寢其反下而數
萬生靈之命上而九重南極之禍皆可免也嗚呼
此予於公之死所以嘆息痛恨而流涕者也初都諫
張元傑曰許汝登自江西寄予文山詩一帙外有題
封而內無簡書以漢卿觀之寧卽其殆爲變乎汝登
其殆爲文山乎未幾果然然則公之志蓋已豫具乎
公年二十六與予同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東陵
縣令卽能令行境內辛未春劇賊劉七齊彥名颺起
畿甸焚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濬城隍負甯差工
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外尚過其簷仍開墻實

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內其餘人
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鼓者有軍法首
功者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
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遂擒斬之自是賊不敢
近城撫按交薦其才 武宗起陞山東按察僉
事兵備於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猖獗自陝以東橫
行而武定城圯溝夷不格牛馬民欲崩去公力定之
先事築盤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
寨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
獲馬騾二百四十四未幾賊錢鷲以百騎劫德平公
獻教錄 卷之六十六 七四

追戰於楊二左一鼓坐剿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颺
風敗舟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嗚呼劉
齊之寇其勢已大非宸濠之初起可比而樂陵知縣
武定僉事其官又小於江西副使者也乃公能成功
於前而不能保身於後者何哉職有專不專人心有
同不同也嗚呼若使公官在內廷而有專職將天
下可無事矣乃獨使公殺其身以成仁傷哉公諱遠
字汝登河南汝寧固始人幼風骨秀異不妄啼哭及
八歲就外傳卽能誦詩習禮如老成人然則忠節之
事蓋其性之所受學之所得乎司業郭价夫曰公之

死忠乃其素定非臨難倉卒而委之無可奈何者果
哉又曰國無忠義曰亂臣無忠義曰賊公之死可謂
國之光而臣之防矣公死難時年纔三十六下二人
長卽瑒次統次縱皆學生瑒好學而有器識既葬公
號泣六年而後就蔭及授錦衣謁予曰吾父如此死
而瑒今乃冠帶哭不能仰視予亦爲之墮淚曰公其
有後哉

續錄

卷六

江西提學副使唐公錦行狀

嘉靖甲寅四月十有二日龍江先生以避倭去其終
卒於華亭之石湖塘距其生成化乙未十二月年八
十先生姓唐諱錦字士綱其生爲晉陽靈石人洪武
初會大父某監稅於松江之上海因家焉大父容軒
府君以長子中丞公瑜先任知衢州府封如其官其
大諱某娶趙氏生先生先以中丞廕授金山衛指揮
使後以先生仕贈刑部主事母封太安人先生少以
文章爲長老所重弘治乙卯以經學魁南畿明年登
甲科以時名推修大明會典因親疾謁告歸侍養七
年太安人厭遺之始復赴部諸預修纂成授京朝官
先生耻援例止以常資除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
河決頽圯披棘負萊隨宜區畫鼎飭一新建言者以
河患不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
運四巡撫議謂賈河淤爲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
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
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害無他虞四巡
撫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已執法一以安民爲
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郡諸公咸遣子受學因
修大名府志十卷正德丁卯監司以學優才敏改舉

安上其最陞夜兵科給事中奉勅清理廣東鹽法
時中官劉瑾方肆貪殘諸所差委一失其望卽中以
奇禍先生查覈積逋百餘萬引除所司侵盜劾真於
法其餘悉與蠲除方是時復命者先謁瑾先生既不
隨衆又無所饋遺大忤其意然偵之無可訊也乃坐
以巡歷不週止擬公罪又遇革免乃於法外謫判深
州僅兩月瑾以逆誅轉陞南繕部主事方修 孝陵
中官倚敕欲開橫費一裁之以法視舊額省其半尚
書孫公以是薦之敕使清理蘆洲大洗宿弊壬申陞
刑部員外郎丁艱郡邑重其清素以折莫遺之悉謝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十一
去服闋陞本部河南司郎中諸淹禁過十年未結者
蕪其可矜力奏出之竟任內無一滯獄司寇張公每
以戒諸司丙子慮四湖湘多所原貸遂薦陞江西按
察司提學副使江西士大夫重清議甚稱之己卯六
月逆濠誕辰次日變遂發二司官被械儀衛司後
復移禁東廨兩僞千戶二十校守之以濠行守稍暇
計約火甲奪門出因集城中民激以大義得捕守城
內官杜茂僞千戶朱真輩四十二人奪其鎖鑰一城
晏如時汀贛巡撫王公守仁領兵駐豐城馳請入城
已許其首功其所部奉新兵率往年招撫姚源遠

乘亂夜掠燒蕩五十餘家先生將白之其領兵
官畏罪先期請之謂擒賊多出萬銳非先生功竟以
地方失守落職丁亥究核江西功罪始白其事獲賜
章服致仕丙申子鑿任內閣中書舍人推封中憲大
夫先生平生學務要領不事邊幅爲文莊重典則性
復至孝有古人之行事同產三兄有禮年番八十神
氣清朗聰明不衰尤以仁厚立心樂易可就高年令
德坐鎮雅俗爲薦紳所慕郡邑利病往往就問之待
宗黨尤有恩扶衰拯難出自素心平生樹立以清謹
垂法子孫有不如其意者輒愀然不樂卒之日神理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七十八
不亂危坐而逝所著有龍江夢餘錄讀輒諸書文集
若干卷上海自創建來先生始修爲成志若干卷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公重墓志銘 侯論

嗚呼是為憲副遠菴李先生墓先生諱重字元任又別號邦江其先揚州江都人國初有諱信者以軍功授揚州衛指揮使尋以事奪職後從戎隸南京金吾後衛籍因家焉祖敬父全以先生貴贈戶部主事母趙太安人夜夢五色豸覺而生公公生五歲居隣學舍日出嬉戲其中聞學舍子弟所誦論語孝經中語夕歸盡成誦稍長卽刻勵為學能堪人所難既從少卒儲文懿遊學大進以應天學生領弘治壬子鄉薦至正德辛未與予同舉進士同拜官戶部主事時大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七九

司徒為九峰孫公擬試天下郡縣存積糧儲疏獨謂先生敦陳積覈鑿鑿可行雅敬先生焉河南山東流賊倡徼朝廷命將出師先生分理軍餉有功賊平有錦綺銀牌之賜明年奉璽書督賦兩浙端本振法風采自持澄挾弊源人不敢易時鎮守劉璟所侵官銀至二十萬計密欲重有所遺以緘口先生正色曰與其遺我孰若為民償所負以足國璟知不可犯盡以所侵輸官自是人皆曰鎮守且不敢爾何況我曹故兩浙宿負當先生時所徵完百二十餘萬為前後之所希有事竣轉本司員外郎進郎中旋擢守德安德

安部民會有告藩部校家橫不法者先生直其民

真如法不少貸以是坐深澤者再事自後擢為河南布政司經歷司經歷量移南陽府同知凡若干年用大臣薦復起家工部郎中巡視河道陞守九江至九江未兩月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持憲愈厲先生性故落落以阿順上官風旨為耻坐與上官不協事聞方擬調用會明年壬辰考察上官與先生不協者當其事竟擬先生老致仕云先生在官者二十年未嘗一日律已以恕亦未嘗一日假人以法非其義者雖千金之貲不以為子孫累其唾而不受於懷也不啻毫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八十

毛與糞土義之所當為者雖匹夫匹婦之冤毅然以身任之也王公貴人有所不避去德安而之河南之日士民哭送出境迎其主生祀於名宦祠中久而民猶有感泣者語在大理肅君商臣去思記中曾以南陽同知攝郡事為民興除不異真守民以李青天稱之焦員外希程者所為作青天公傳也平生所辨冤獄在在有聞南康有立廟廬山歲時祀以報公者至今猶有口碑存焉可謂能保民矣藩王至貴也朝廷親親之恩至重也先生自分七尺之軀以庇其民自非天子仁聖優容豈罪止於滿謫先生可謂遇士

矣尚書席公以中丞巡撫見先生於德安知其事欲
調先生以長沙固辭乃已其以經歷署睢州也中丞
王公蓋特疏薦為異材下亥元日風霾之變大學士
楊公一清奏言互錄用守正被謫之臣吏部首以公
名請及其歸老之後中丞易公瓚猶以田野遺德言
之朝則先生不為不見知當世之士君子矣然世之
人竟不能容先生先生罷歸於耳目筋力未衰之時
何也使先生稍貶其道於憲副之時雖不至失官然
不足以見先生使當時當路大臣遇先生于德安河
南之時亦未必不能知先生如前此數公然則于先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全

江西副使薛次公甲傳 張時徹
薛次公者名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獻考曰浮
休公章憲負不羈之才有經世之志嘗命詞藻麗
溢發其於榮名拾芥不啻也而早捐仕藉抗其矧霞
希仲長之舉志者王符之潛夫意與所屬輒輕數千
里而赴之無留難者公受過庭之訓方在釋孺已了
解古文詞矣已又厲志作聖之方日尋釋晦翁之學
動以為準因以畏名齋比諸書紳云嘉靖壬午舉於
應天已丑舉南宮觀政禮部時河間李尚書試諸進
士以時正論公獨冠其曹遂籍有景譽會選臺諫輒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全

授兵科給事中蓋異數云公遂四上封章以匡遺拂
而其末攻排異端尤力時方士邵元節以左道得幸
親為肺附與貴溪夏相國表裏為奸怒公之齟齬之
也甚其黨僮秀劾公競進佞諛銓部謫湖廣布政司
照磨當是時公以所學驗諸行事有未盡合益取象
山陽明遺書而泰伍之合異為同反博于約充然有
符也壬辰陞浙江寧波府通判此兩職者蓋世所稱
散曹也公事不避難歷試輒效而詰奸慝良尤為學
學人曰世恒病遷吏假蹇任使固功食祿奉上不常
如是耶乙未陞保定府同知丙申陞四川叙瀘兵備

命半其地固戎蠻之所都也稀噬也整闕無
命吏率以夷委之公曰是不有政乎鑿齒離頤流亦
吾民者乃與利除害寢兵息爭解蒙撤累世之讐靖
天醫夕萌之患談者多焉庚子陞江西按察司贛州
兵誦訓使人張法紀振刷宿倫誅葉廷春之負固拓
羊角水之堡城而民始有遺育矣他如清屯糧之隱
蔽却鹽稅之羨餘立小學以教新民議國採以飭部
伍峻防后畫凜凜一方之保障不徒炫飾旦暮已也
時分宜嚴相方貴寵用事而其子范蕃干紀亂政璉
黜日月公治與之隣諸作奸犯科者率藉嚴氏為城
敵敵錄 卷之六十六 八十五 曼山館

罷詔鄉之堡守君山之險操國練之兵嚴選將之法
率鑿鑿可行至於表錢尹之死忠葬死綬之群族捐
家粟以食寓戶用密計以破內應白庫後糧役均徭
之大弊規水利之興復皆人所扼腕與歎者也晚節
勅斷家事一切無得關白蓋其神誠有所寓也公嘗
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
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
此而能有成者也平居無惰容待妻子如嚴賓侵晨
必入家朝請揖次至宿館子弟後至者呵責之常曰
人五倫為大故凡倫理所在必本諸心以求至當如
敵敵錄 卷之六十六 八十四 曼山館

曰心學淵源錄曰藝文類稿曰藝文類稿續集海內
聞人若鄒東郭氏歐南野氏胡栢泉氏羅念菴氏片
荆川氏林東城氏蕭鶴阜氏錢緒山氏王龍溪氏何
吉陽氏萬履庵氏管南屏氏朱近齋氏林艾陵氏趙
延陵氏皆公所與遊講明斯道者也論曰天下將治
而人尚行天下將亂而人尚言今之談道者其尚言
乎尚行乎余不能一一知之矣若薛次公者仕不毀
擇處不隨俗推講說之緒言為制行之準的謂之尚
行非耶請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余故表若其事也
行之論世者有所考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史山館

江西副使葛公廷章墓志銘

許 毅

曩余濫竽文部嘗知柳泉公比視學江右公適擢憲
副繼至遂得為同官乃東西接舍出入並與講德議
政各吐膺肺蓋由由焉若平生交也今年夏公遘疾
非奇齊忽不救余行部歸拊棺臨痛哀不能禁嗚呼
仕路投交非可指數特良知鮮遇耳乃今既遇輒又
以函折天關不使永好豈不傷哉按狀公諱廷章姓
葛氏字朝憲別號柳泉其先句容人也國初封肅王
於蘭州公七世祖某隨侍遂為蘭州人公少負奇穎
潛心墳索年十三即游藝津學卓有雋名長之逸氣
賦傲錄 卷之六 本木 復山館
凌駕時哲視功名直唾手耳乃三十猶不第公曰豈
時命謬抑操習非耶於是益肆力窮討靡間昕夕有
肯賢下惟鑄硯之勇嘉靖丁酉中陝西鄉試戊戌連
舉進士觀禮部政旋授行人奉詔列藩守法惟謹忠
勤清亮名蓋哀然起也辛丑選戶科給事中敷奏詳
核規諷明讜其彈撻務持大體不喜攻訐巡察內庖
裁革冗靡尤多甲辰鳳陽缺守銓部以京輔劇郡又
中都皇寢重地非公不可乃疏題使往比至郡歲適
大侵群盜蜂起衆方議撲滅之術公曰此良民也特
等於饑寒耳不如諭之便遂懸榜境內曲示禍福群

盜各警悟引去境內始安於足計口多寡發粟賑貧
戰民多所全活其子女散鬻者往往捐捧收贖率樂
聚如初蒞任三載訓農勸學興滯剖壅百廢具舉號
稱良牧又嘗疏帑庫羨積于餉數至累萬盡解民部
大助邊餉公蓋嘗無所點云丁未陞江西按察司副
使分道南昌南昌簿牒填委訟獄詭健公防範既精
剖決尤慎奸欺內息請謁外屏以故疑讞競白平反
無冤頃刻之間洪都改視然文非深刻政皆簡重人
莫不畏而愛之既抱疾偃牀猶批駁如素卒正襟危
坐順命而化嗚呼若公者豈不謂處國如家死而後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六十七

日者耶本稟性亦教忤已端恪孝弟成于闈庭仁師
子烟黨且為政不苟律下孔嚴入仕十年所在以
公法為長者見思加以方面廣類獄時雲立咸謂
其有公禹之相乃大用未階中道而殞天之子奪馬
可矣哉公生于弘治甲子卒于嘉靖戊申得年四十

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沈公登墓志銘

康泰和

公名登字大新少好學工屬文每試輒冠多士領戊
子鄉薦登乙未進士拜興化府推官興化繁庶甲關
中刑獄諸務簿牒填委豪強依憑城社未易窮詰吏
民不視側睨公為之如素所熟細析毫毛精中膏肓
兩造至前情輒披露公既善燭人微隱又惻怛懇款
不以得情為喜故不鈎摘而刑自清不峻厲而姦自
戢間攝前篆適歲饑公為開廩發粟勸借平糶以濟
之催科急甚公力白富道權互從緩需補秋成海堤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六十八

數夫頻海之田盡沒既理旋壞公歎曰堤以為民顧
反勞民下是躬親督視拓狹以廣易土以石雖颶風
陸作而甃鑿完固恃以無虞漲有新畝防無溢水一
勞永逸民比於邵隸范堤云其盡心民隱類如此都
憲巡臺相踵薦秦公才可大用而公亦以考績行矣
民逸道泣留不可則共乞公所持筴以去建仁風亭
勒石紀頌比甘棠之思焉庚子擢南京工部虞衡主
事權稅蕪湖權稅故毛細易汙為之者往往矯厲苛
核激其跡以自炫而無藝之徵願沿襲不改公至首
除浮梁之稅為籍者三一存堂一在門一領縣商之

輸稅使自取三籍書之及上計卽以是籍上不更籍
公至數月額稅僅十之二當事者謂公賢以歲額
不及爲公慮密勸稍益之公曰什一法也法可易乎
率不益商買服公廉明至惟恐後稅反浮十額人益
以是重公甲辰遷都水員外郎晉兵部職方郎中奉
詔選士稱旨尋調武選郎中是時武職當考課尚書
南塘宋公以爲非公不可請于朝故有是命公矢心
精慎藻鑑明清軍政肅然一時稱得人云丁未擢興
化府公舊治也吏民素諳公政教奉法循理不勞而
治僅四月以憂去服闋補知延平府公下車詢民疾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八十九 曼山館

苦厲精政理躬節儉以甦坊里均羨縮以舒驛傳祛
冗蠹以清完庫置徵軍以修火政至若革舟稅蠲楮
贖惜民力慎軍儲不可殫述語在遺愛碑中而尤加
意學校表厲名教課諸生以業躬督勸之獎飭髦俊
後皆成大名並所素課豫識士也剡薦交上擢公江
西按察司副使奉勅兵備饒州至則嚴飭衛所懲怠
勞動咸有成法俄而疾作公上疏固求解職待命久
之未下時江中劇盜數出殺剽掠爲民害公不敢以
疾固緩國慮募集精勇親授方畧盡擒獲之淮府奏
討長港遇例還民復勸民私自買之爭久之不決公

謂既革則不當入之府已責則不當歸之民互准准
官收其利以給府婚嫁喪葬費而民間無名之賦頽
以省其經畧周詳推此可知也未幾公卒民相與呼
號涕泣赴公之喪曰公盡瘁急吾人之病而公顧以
病捐吏民耶閩人亦千里赴之喪還自縉紳大夫及
閩閩田野感走哭盡哀閩人列公治行得請當造祀
公名宦而嘉人亦相率上公懿行於監司祀公鄉賢
鄉評之衆人無異辭去後之思沒有餘泣斯亦可以
徵公之德也已公內行脩飭于天性尤篤事親順志
承顏孝養備至居喪哀毀踰禮孝感鄉閭伯兄早世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九十一 曼山館

教姪使成立姊貧不能給迎歸養之待宗黨嫻戚肅
雍而和扶持周卹委曲備盡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
教之間非貌爲悖冷而情不至者也居常不以賢知
先人然與公遊者莫不敬讓之與人交溫溫若恐不
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揭其美人皆樂其長厚至
於利誘勢怵則屹然不可動也典郡時所行諸善政
鄰郡莫不師效爲之然不言而信不嚴而成事咸奏
功而名霑實惠則惟公能之他郡莫曉公以何道致
然公又闊舒自信非挾數舞智如世所謂能者亦其
坦率真剛誠款動物有以得人之力入人之深也嗚

吁若公者雖使所稱循吏古篤行君子亦何以加焉

小叢錄

卷之六

七

長山錄

江西按察司副使吳公源墓志銘 茅瓚

公諱源字宗乾別號龍江其初自汴從宋南渡家錢塘上世隱德弗仕至曾大父士寧始以其少子誠貴贈右副都御史生子謙授徵仕郎謙生濟松江府同知璿生公公生而茂異既長內奉松江公教外與其兩叔父參政公玘御史公瑞相摩切學遂大成弱冠補郡諸生以文高當原會同舍生年老輒讓之惟益務讀書如故每學使者臨校藝往往置高等嘉靖戊子 上命選朝士有文學者出典省試而長洲陸淦明無錫華德啓兩公者實司浙得公文奇之以禮經獻徵錄 卷之六 九十一 長山錄 第二人薦戊戌中會試式及廷對下筆數千言 上覽之賞其切直賜進士二甲第三人授工部虞衡歲收諸所輸縷若軍仗當事者惡其濫惡輒鹵漬而刀碎之輸者大困及公以膏硃印識縑兩端以火烙印識軍仗濫惡者不得行而民免於困荊州例推稅當事者易以垢壤公受命往權滿歲卒以蕪稱尋進屯田司員外郎會太廟後興江淮運木者多後期不至上復以公往劾慢吏詔械逮有司震恐事遂集然勢家亦以此忌公迨遷公遂得廣西僉事閱歲有追叙公勞者稍改江西其廣西特兵部尚書惠安張公

總督其地負才學察吏少當其意者及見公獨
下之入參謀畫出董師旅多以屬公時屬郡廟
人妻以邀厚贖官兵不能制公用間擒之并滅其黨
及徙江西行部至南安方解轡即按治知府某不法
事某即日解印綬遁去贛故所招新民互格殺會有
以反告幕府議以兵往公謂仇殺新民故事耳激之
則易以滋亂不如遣間謀柔之幕府善其策果如所
料民得免於兵遷福建布政司參議福道里固遠阻
京師令歲出其所徵易輕齎市諸物以輸而所市物
利害相去或倍徙管輸者偶值其害即破家不足償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九十三

考作述則又為當世學者之所宗云晚開龍江書院
老其中鄉大夫壬造請無虛日學宮憲老郡侯鄉飲
得屈致上賓以為重迨其歿諸生爭走請列祀鄉賢
而督學范公亟下其議令所司報行噫可以徵德矣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九十四

江西提學副使金公賁亨墓志銘

洪朝選

公名賁亨字汝白清明醇夷剛介端重得於天稟自少卽知爲學絕去外慕不以富貴利達動心台境僻山海風氣完固與他州郡不類自國朝來踵有名入其氣節視古夷齊逢干之流先生生其地故亦以名行節操自砥一日偕其同郡友應公大猷遊南雍遇海寧許杞山爲同舍生論學豁然大悟乃知向之所學者名檢爾自嘆曰是豈名檢足盡乎朝夕過從以講論咨叩爲事杞山者許公相卿也以學行著於浙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九十五

中先生既知學問大指於是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諸儒論學方要有籍以求至夫聖人之地蓋踐履既篤德性堅定矣而先生之心不自以爲足也及留曹謝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會於心焉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生坐在先生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効大迫反入於銳

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學一以明道爲宗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意涵養體認勿忘勿助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遇順應不倚色相不加襯貼真趣日融內外合一矜持者裕莊敬者舒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洒然冰解凍釋處不覺已優入之矣教人而必先之端已範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施置規模大抵主於崇禮敦教悖俗尚端蒙養不爲彌文末務而推明先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儒先之言以淑後人意惻如也在楊舉行四禮脩釋奠儀新樂舞斥大僚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九十六

之冒祀賢祠者黜無行士之賞緣授例者在貴陽未久而遐陬丕變在閩發明晦菴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其始人士習溺舊聞尚未之信先生既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記其說於書院之碑刻五先生之行述語錄載於道南錄中由是閩士始知晦菴之學師承之所自也明道嘗以敬而無失發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龜山之教亦令驗道心於未發厥後豫章延平晦菴畫一相授迭衍以光又因羅李二先生之從祀疏於朝曰李侗宋儒朱熹之師也侗學于羅從彥從彥學于楊時時學

于程顥嘗送時南歸爲人言曰吾道南矣顥豈輕許可者而歎以此稱時所傳于顥而以授從彥者卽瀛洛諸儒所以維孔孟之統者也又曰五先生氣象稱述於門人弟子者如明道之表裏洞徹莫見瑕庇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喆然而飲人以和如豫章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如延平之水壺秋月瑩徹無瑕如晦菴之心度澄徹瑩無查滓特爲表章參驗考證源流統緒灼有明徵又擇其志向尤異士子聚之養正書院相與推明洛閩微旨在江右優選屬郡志行之士群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九十七

第明濂溪過化之由究驚湖同異之旨所以開發成就之者極其懇切士人多所嚮風而惜其不久也其他居刑曹僉臬憲本人倫天性以斷獄不專專爲文吏法家事而於貪吏豪民之虐民敗宗者則痛裁以法一不少貸也先生天性至孝自筮仕至休致未嘗離二親側事繼母陳安人極其誠敬年五十丁陳安人憂執喪愈謹三年不入私室甲客待以蔬饌殯塋不用浮屠傳家以忠孝勤儉教家以冠婚喪祭表祖先遺失之墓立宗人會祀之祠置祭田嚴祀事修譜牒纂世德率子姪謁家廟遇祭祀雖嚴冬甚寒必沐

浴齋戒至老不異處暗室如公廷對妻孥如賓客薄田數十畝僅給餽粥皆先世所遺而未嘗輕受人一介之餽衣服冠裳必遵古制起居食息具有常度雖造次顛沛未嘗少變於平時也雖可怒可愕未嘗少萌於形色也居鄉非大禮足跡不入公門而於民間利病先哲道脉孜孜盡心如辛丑海湖之變言于郡縣所全活者以萬數晚歲尤喜讀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記其於大學中庸亦有成書至論晦菴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則皆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於本朝諸儒歎推尊白沙以爲合於聖學爲之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九十八

擇其要語以示學者若先生者可謂道德之完人儒林之先覺者也有學易記學書記道南錄大學中庸議象山白沙要語台學源流之集臨海縣志皆傳於世先生生於成化癸卯距所卒之年月日享年八十六臨終戒子弟嚴終事一如家禮無一語他及子四人立愛衡州府知府立敬福建提學副使阮羅李從祀于朝雖未報允而君子以爲能繼先生之志立相南京武選郎中

副使汪忠愍公一忠傳

汪公一忠字正叔歙潛川人也其先唐封越國公者家績溪至宋叔敖徙歙明興曰彥仁汝珍以行誼著里中汝珍子存道娶方氏是生正叔存道封文林郎河南開封府推官贈奉直大夫工部郎中方氏封孺人加封豈人皆以正叔貴存道家自大父賈子孫修業而息之積累贏利日有所起乃存道思以儒起家授正叔古人書讀之孳孳亡倦有篤行之志蓋自為諸生時已稟然稱髦士矣已而入為博士弟子所游知交多四方知名士以故博物洽聞通當世之務薦獻政錄 卷之六 九十九 曼山館 紳大夫游其聲者日衆正叔應京兆舉中選時 今上之十六年丁酉也二十三年甲辰登進士第始仕為開封推官洞達政理恢郭有大度亡苛察其奸法者一亡所縱舍河南杜氏殺人當抵罪吏故欲出之杜知正叔必譴死乃行寶玉存道所存道叱之曰若路我乎必真殺人耳天道甚明可欺耶正叔聞之真于法嘗微知郵亭老人陰殺亡辜欲按之亡狀會行郡老人謁正叔目攝之屬有訟老人他罪者正叔厲聲曰老人有重罪願不訟耶鞠之遂得殺人狀老人 辜除皆股栗郡中人愈益賢正叔三十七年巳酉

遷刑部廣西司主事正叔業已報政去郡聞父喪中道歸後三年如京師乃補前官曹事且簡諸尚書郎得偕事文藝是時山東李于鱗李伯承吳興徐子與如蘇王元美番禺梁公實揚州宗子相瑞州况吉夫楚人高伯宗劉子成咸以文章相命正叔摛詞古雅不作近代語蓋斌斌然稱于藝林矣 上城京師改正叔工部主事俾董其役明計筭商功利工速就而財用省 上嘉之三十三年癸丑遷員外郎尋遷郎中蘆溝橋水溢決河堤害民甚 上命正叔治之至則水乃大溢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財役用節人不告勞三十七年戊午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海寇起吳越閩廣間且暮且及正叔議練土着兵備之會廣賊劫掠部中遂議出兵或謂我兵未合願少湏臾也正叔慨然曰賊烏合耳我兵怯令賊益張至不可撲今欲衆自固計得矣如民何吾不忍乃督兵戰賊規知無少不習戰以其衆至不可支中軍請左次正叔斥之曰食國之祿而不死其難豈忠臣乎乃躬自格鬪矢中二賊一賊前復拔刀斬之以死遂遇害妻豈人程氏聞正叔死自投於井家人援之出不食者數日或曰夫喪不待非禮也乃強聽食喪歸六日不食以

死事聞 詔贈公光祿寺卿謚忠愍廕子居敬為錦
衣衛百戶程氏贈淑人並賜祭葬立祠夫正叔以忠
義死誠知所處矣宜人感慨不食赴死如歸雖古烈
丈夫何以加哉知正叔刑于之化素矣子居敬居功
居業居朝皆讀父書世其家

卷之六十六 百十一 曼山

九江兵備副使陸公州傳

陸州字汝行海寧人嘉靖甲辰進士為人貌優弱不
能勝衣至遇事剛斷敢為即貴育不可奪管以南昌
校官典湖廣鄉試故事校官處簾內乃品題之權御
史多屬之簾外州既默然不自得比定解額諸校官
與御史俱坐至公堂州偶抽中式二人卷閱之頗紕
繆州起袖二卷懷之以詰御史御史不能對即為轉
易二卷同校者慄慄戚服其持正已遷刑部郎出守
常德會鼎建 三殿湖北木運孔棘部木使某者頗
乘勢為奸利民間騷然州至為調停差撥以陰折其
狀錄 卷之六十六 百三十一 曼山
非一時屬路賴以按堵先是榮藩嘗請郭西濱江地
租而併稅鱸筏之泊埠者久之中官愈益橫索或闌
及經行艦筏商人苦之州廉知非例下令禁治之中
官惴惴憚州自是相戒歛跡郡受沅靖五溪諸水故
築土堤扞之春夏水暴土蝕則兩崖之間不辨牛馬
州請易土以石募民貨蠲帑金為長堤百五十步高
四仞廣半之滂至始不為災縣官以賦則淆混徵歛
無藝良民或倍輸之稅乃強黠者終身負責漫不裁
省州戒民毋入城納稅第置循環二籍鈴發里甲歲
全澄戶限額取之而納戶得以所納期限稅目前註

於籍月終更互考成之完負悉有稽覈公賦大辦常俗不習爲商歲亡論豐歉穀一入亟圖質商金以償官遭不且賤售富家因而爭時趨利故左右數從史縣官預留穀防饑便母令販而出境州嘆曰此豈爲居積豪地乎民無金無賦無商無金柰何坐自窘東耶遂下令曰敢有以退糴爲言者置諸法自是商民得通易有無驩然稱便州治郡三年不爲烜赫可異之政惟務約已愛民他如均傳費獎士類厯賑恤每事必爲之區畫期於奉法循理而已後以考績行尋擢九江兵備副使民生祀州于城北又一二年丁內

職後錄一

卷之八十六

百四

曼山館

考考妣云

對卒於家計聞郡中父老率子弟朝夕勸米祠下如

江西按察司僉事馮公本清墓表

李東陽

浙之餘姚有僉事馮公者諱本清宋樞密使京之後曾祖通義祖彥誠考伯泰皆隱于鄉公生于洪武元年少學春秋游縣學磨貢爲國子生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在壬午之歲蓋三十五年也永樂甲申奉文皇帝勅同錦衣衛刑科官撫蘇松常三府長洲有宿盜聚至數百人督兵擒之同事者欲槩論大辟公不可奏誅其首惡十餘餘差爲五等皆得不死上海行臺有淫祠爲孽前御史輒避不居公入而毀之妖遂息他如按賊史振士風善政尤著再巡四川北肅亦如之都御史顧公佐重許可凡臺議疏奏俾閱而後行庚寅扈從北狩辛卯考績擢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庶理海道庭無留案惟死獄必審平反甚衆府歲輸番貨百萬而非其產公請半折鈔以甦民力建寧大水溺者爭附槎木蔽川而下公聯百艘爲浮梁截流拯之活數千人會天變陳時政甚見嘉納時通賊繁重廷簡方面官分道徵之公得太平諸府以民貧不忍督迫善爲撫諭民感激爲之稱貸以輸僅踰月而畢事宣德丁未改江西巡饒信諸

職後錄一

卷之八十六

百五

府與御史俞謙錄囚安仁方莅事忽得風疾端坐而
逝俞督官屬治棺斂歸其喪葬焉年六十矣其為人
孝廉直不苟為趨避久且不變嘗自號曰介菴人
亦以是稱之

江西按察司僉事陳先生遜墓表 王慎

先生姓陳以諱遜字廷嘉台州臨海人也先生生有
異稟自少有志聖賢之學比長益深造詣永樂戊子
浙江鄉試已五會試名皆在第一時 車駕巡狩北
京待對橋門與蕭公時中輩偕和有橋門聽雨詩辛
卯廷試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未幾坐郎中廬
信士繁迭進劇疾弗瘳入侍因感疾卒先生哀之然
未嘗歸怨於盧久之事白授檢討預修五經四書性
理大全參攷漢唐以來儒先之說折衷之而一以濂
洛諸儒為準書成以疾乞歸就醫杜門却掃者十五
載終年八十有七

年方壯人臣試禮於其廬郡守程侯賢周侯旭鑑尤
敬事之民有政某者以貪故誤罹於法程欲寘重辟
賴先生之言得減死周用法尤嚴頑器弗率者多杖
殺之民懼求悅改周猶欲察其既往先生曰改行從
善此在小人所難而猶有不免恐絕其自新之路頑
民聞之益感愧圖自新間里有訟求一言為決士大
大不幸無過而幸不見棄於先生蓋雖投閑置散而
能以善成其俗正統丙辰禮部聘同考會試竣事乞
歸執政薦起之陞廣西按察僉事叅提督學政纒五
閱月嶺南數千里風化一新丁亥諭公憂哀毀骨立

廬于墓側服除改江西江西七類素景其風爭自磨
濯以求見錄學宮舊有文昌祠恣命撤之滿三載懇
乞休致既抵家益謝絕人事惟以成就後學為務前
及門者多去為聞人顯官推其平日所得於師者以
用於時以不畔於道大率其為教以躬行為本不徒
在於文詞之末也先生博通經史為文章典則為詩
亦雅澹無綺麗語所著有集若干卷行于世先生家
素貧而事母極甘脆母樂其養以壽考終而先生亦
年踰七十矣晚年家益貧然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
貧乏者互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
蘇徵錄 卷之六十六 百八

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見先生顧
其廬敝欲為葺治且請令庖人繼肉先生皆峻卻之
惟以毀淫祠除宿弊數事為言曰使一邑安則璫也
受賜多矣天順甲申 今上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
明年成化改元正月癸酉先生卒春秋八十有二

僉憲楊君太榮傳

程致政

君楊氏諱太榮字崇仁其先居湖廣麻城至君尚大
父德言元季為統軍萬戶有事于蜀因家鄆郡曾大
父文典父弘道任為邑之訓術通諸家負識鑒嘗幼
異君曰此子當不凡遣入學為生徒而勗之君果穎
出流華業精行成思元其宗以天順丁丑舉進士鄆
都邑陋僻國朝舉進士自君始君為人剛直而宅心
恕每思為有用之學故遇事不可即勇持之未始
以人言自沮也筮大理評事所獻獄必反覆參驗得
其平而後已時廬陵王恭毅公長大理慎許可更官
蘇徵錄 卷之六十六 百九

屬十餘人獨才君可大用值有詔大臣各舉所知者
公即以君名上升江西按察僉事江西民譁訟繁君
治之不勞而辦嘗行部九江寧縣盜猝起攻陷郡邑
殺將吏衆相顧愕眙計無所從出君不動曰是惡能
為徐授策甲士躬督之與格大獲其衆禽其首羅萬
珪及黨與三十人未幾盜復起九江君馳往掩捕之
禽其首舒原一及黨與七十人南昌豐城為萬珪餘
孽所苦君戒指揮王鏞密捕獲之凡五十二人自是
所部帖然無敢倡亂者南昌有權貴人被盜其婿誣
仇家數十人君察其狀盡釋之衆危君君毅不顧曰

某不能以民命階勞也久之真盜出危者皆懼
 昌豪民楊洪三武斷鄉曲以盜誣朱禮等二十八人
 死且半君其誣而真豪于法聞邑稱快九江衛百
 戶田春與巡捕指揮李貴不相能貴知御史金忠素
 刻嗾盜引春春不勝榜掠誣伏君獨疑之以白御史
 后玉王倪案曰成矣時多憚金無敢爭者君即日上
 其事事下立雪春等十七人聞者壯之君既以洗冤
 澤物爲已任不能復與人媿媿遂大忤權貴人以成
 化甲午致仕去去之日吏民數千人乞還君當道者
 方謀所以處之而君有决志不留矣君歸蜀鄉人莫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十
 不高其節然君亦不能忽然忘世凡鄉人孤弱而爲
 奸媒理直而爲暴令所網者君必爲言上司曰某也
 冤某也橫其言一出于公上司亦敬聽之冤者得不
 死而橫者歛迹君事親孝一第後卽有父喪哀毀盡
 禮家饒于貲而喜施賑窮濟涉揮所有不吝君在江
 西貴溪高都憲上達嘗贈之文稱曰偉丈夫其歸也
 南昌張太史廷祥大書其行卷曰林下一翁而序之
 兩公亦近世聞人其言殆可徵也 論曰世率以爲
 刑官少仁故多不利其身與其後者是大不然刑所
 以輔世之治而濟夫仁者非以示厲也彼冤者釋而

暴者伏其辜皆仁之用而謂刑官少仁何哉刑官少
 仁因繫其人而豈先王制刑之意哉若楊君爲刑官
 中外十餘年所全活既衆而又進退以之亦求不失
 其本心而已然壽終名完而有子世其業將充栢而
 光大之利孰甚焉吾思世之論刑官者怠于仁以爲
 利而弗之省也故爲之立傳君以弘治甲寅八月十
 六日卒年七十有三子孟琦陝西華陰縣丞孟瑛舉
 進士爲刑部主事其言議操履有父風

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十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編脩黃公仲昭墓誌銘

林瀚

予友未軒黃先生以正德三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家
 公出唐御史潛之後勝國時有醫學教授曰大有者
 公之高祖有封工部主事曰文圭者公之曾祖 太
 宗朝有曰壽生者以翰林檢討為纂修五經四書官
 公之祖也考子嘉為東鹿縣知縣公諱潛仲昭字以
 字行未軒其別號晚更號退崑居士世家莆之東里
 公以天順丁丑補郡庠弟子員已卯舉鄉試第六成
 化丙戌舉進士第二甲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丁亥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一 聖 曼山館

拜編修尋外調為湘潭知縣又復內移為南京大理
 評事歲癸巳陞寺副弘治庚戌江西按察僉事總學
 政歲丙辰致仕歲乙丑詔進階朝列大夫公十五六
 時即篤志古學為編修甫三月與同官今大司成章
 德懋檢討莊孔賜同以燈疏忤 旨一時士大夫有
 三君子之稱先殿元羅應魁亦以修謨言事論于是
 又有翰林四諫之號公講湘潭時給事中毛弘等直
 公等公與德懋又同得前大理之 命寺之直堂守
 門隸卒率皆取其直而逸其人上下相安以為故常
 公謂義不當得竟不取評事納薪者例二人同官者

援京例擬增一人以上請公與德懋曰吾二人
 罪謫方省愆之不暇敢議是哉不署名今不署
 日得之亦不敢受也時有臺官縱子弟不法論者
 庇之公不許有富民兄弟相訟其家器物多干法當
 沒入官富民廣交游論者亦曲庇之且陰私善公者
 公請公亦不許戶曹屬吏有為監倉大僚所構陷者
 公曰罪下官以媚大吏吾不為也亦不許又有數人
 同為強盜不得他財物惟得一婦人去相與汗辱之
 後竟弼之論者坐首惡一人大辟餘以未得財從末
 城公謂人與財孰重既得其家一婦人且辱之且弼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十一 聖 百三

之謂未得財可乎亦不許凡所不許者皆反覆辯駁
 務盡其情所司亦多是公卒歸於正由是平反號多
 而忌公者亦衆矣三載秩滿請歸省既歸半載之間
 怡愉膝下末鹿公與鄭孺人甚安之還官僅半載是
 為歲乙未丁內艱其年十一月繼以外艱公之居喪
 也水漿不入口者殆數日其哭泣也恒夜以繼旦人
 至不忍聞四年之間不離苦塊食惟蔬菓酒不入唇
 成化己亥服闋赴京遂引疾乞歸或勸之留公曰吾
 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為養今養已不逮吾復何
 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既歸築室下阜山

中興耕植木讀書為文唯日不足暇則與田夫野老
徜徉談笑得美蔭則共酌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
黨間以閉節求者公甚拒之久則胥相信不復至矣
一日廣東提學缺太學生簡進等乞起公不報弘治
改元御史江洪以公與德懋孔揚皆宿學當召用

一許之至是公家食者十有七年矣三原王端毅公
怒為吏部奉 詔起公令所司以禮敦促歲庚戌至
京公叅謁吏部報入端毅公及門迎之以賓禮揖讓
升堂相向再拜縉紳兩高之既而端毅公注公充纂
修 憲廟實錄官以湏大用當道者皆公翰林時舊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四

僚以宿忌竟沮之遂有江西提學之 命公之為教
也務先行檢而文藝後責焉慮諸生於唐虞三代之
事有未知也於是通鑑前編之刻慮諸生於朱子
綱目之指有未知也於是綱目書法之刻又以君
子立身莫先於禮於是定冠昏喪祭之儀刊布以示
後學至於考校之嚴取舍之公則不待言矣歲乙卯
仍疏乞歸慮不得報繼以二疏得請之頃喜動 邑
郡邑師生以禮為餞公一無所受既抵家尋舊樂如
故闈之八閩通志延平興化邵武南平縣志暨 孝
宗皇帝實錄事目皆出公手公蓋精於校閱矣助未

嘗以勞言用是精力亦盡於此矣公聰明敏達

純篤平生刻苦為學書無所不讀務究道德性命之
原不為口耳章句之習作為文章典重渾厚亦無艱
深聳磈之語雖剛方然不至絕物雖含宏然吟域甚
明無譁語無惰容身若不勝衣至於辨論古今商確
政務則又犁然執議勇不可奪辭受取與嚴而真實
苟為非道一介無取其英英邁往之氣自其壯年已
高視無前矣是以振策長驅略不顧忌雖觸逆鱗陛
深淵未嘗少動其心及其晚年操執愈定惟義是視
豈復知有谿谷機穽在吾後先當前却哉是以其進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五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五

也非荷祿其退也非避事執得而輕重之哉公生宜
德乙卯距今戊辰得年七十有四

按察司僉事陳紫峰先生琛傳 王慎中

嗚呼士傲於場屋之業而因陋浮淺措其心勝專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董末生相尋以敝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群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百六

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嗚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足矣不敢為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為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為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徵先生之書如醫者失劑從禽無虞俛俛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為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

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為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

沒故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峰學者稱為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為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為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界之以自詭得賢

卷之六十六

百七

曼山館

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為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者於書者非苟能為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闡微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租水涯漁樵相問或寅緣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為話言先生觀取感佩然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睹其面為快注意傾下先生拆簡相報或報以一詠

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覩名譽
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
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
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
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
得情爲戶部謹於利遯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
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
國方六七十里之邗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
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裕與
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爲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
猷徵錄 卷之八十六 頁八 曼山館

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先生之書其
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
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顯各一門粥粥
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爲如是
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於累庶幾所謂不
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
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當有以求
先生也與

江西提學僉事汪公應軫墓志銘

諸大綬

公諱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生有異稟風格秀朗弱冠補郡庠生慨然以范希文自期取學齋廩餼周宗黨之鰥寡無告者丙子領鄉薦丁丑會試第二人敗庶吉士讀中秘書不入權貴門大學士毛公紀采時譽欲一見之終不往已卯武廟將南巡公抗言陛下有南巡之意臣民徬徨莫有固志倘不即收成命竟欲出狩將至於禍生不虞有不可以言悉者疏入留中不報復與同館舒公芬等七人上疏懇留有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千 曼山館

旨跪門廷杖瀕死館事竣擬公戶科給事中在謫例詔外補出知泗州泗為祖陵禁地役煩而土瘠民情弗知農桑公至首勸之耕買桑而植之募桑婦教之蠶事至於今猶知隴畝蠶桑之業皆公之賜也武宗南巡都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為具民至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公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為奸倘費集而駕不果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為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飲戢不敢

肆而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駕至都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公奏泗州婦人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化有裨事遂寢今上登極召復舊職去泗之日行李蕭然父老送者皆泣下立祠建碑紀其去後思巡按審公欽薦劄有為政以孝弟為先治民以農桑為本水清月白萬口一詞之語既人諫垣感知遇恩思自效首論選后朝儀二事發端始謹微義甚至給事中梁本茂御史汪淵以言事罰俸公上疏乞恕言官開言路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千 曼山館

踰數月廷議以公在館中協舒修撰芬夏考功良勝萬儀制朝倡率諸官連疏乞留車駕為一時忠良宜隆恩數以優之詔陞俸一級公疏懇辭願以補支言官之罰俸者雖不得請識者壯之時有秦王守仁報捷失實爵賞大過宜當追奪公上疏申辯謗忌者稍息刑部尚書林公俊以執法忤旨去位公上疏請留居諫垣一歲中連上三十餘疏公念親老乏侍奏乞改南以便迎養從之比至留都承嘉張公孚敬安仁桂公夢同官南部方講大禮雅知公名欲倚以為助議不合即上疏請遵典禮崇正統以安人心公既言

孝惠太后發引不當由正門至是復有此疏以此
獲罪而張桂並大用出爲江西僉事執法甚嚴不爲
貴勢撓乃其存心平恕遇死囚惻怛哀矜多所平反
然鯁介不能徇人會與巡撫忤疏乞致仕未報抵家
築小亭扁曰樂遠巡按江西御史徐公岱疏公文行
名于天下忠孝尤爲著聞居官氣節時望攸歸久之
臺諫交章謂不宜實公開散朝廷復以原官勅公視
學江西既蒞事其條教一本躬行諸士皆信向之今
大學士徐公繼其後用公科條無改焉居無何聞封
君徵疾託校士上饒歸計至則計聞匍匐歸晝夜
號泣執喪如禮服闋臺諫相繼論薦朝廷將起公命
未下而卒鄉人議白於當道奉公主於鄉賢祠祀之
學者私謚爲清憲先生郡侯南大吉知公清而貧一
日獲豪民石天祿將論死令其求公東則從未減石
氏以千金丐命公斥絕不許南侯擬築禹廟山觀墻
延表十里民皆驚愕公致書于侯曰論禹平歲之功
以一方財力爲陵不以爲泰若推其心茅茨土階而
盡力溝洫豈忍以民山爲周垣乎侯聞言而止長沙
太守季本著公傳謂公立心願學范文正而又願蒸
善美文章師韓退之詩師杜子美誠慈師司馬君實

歐敬錄

卷之八十六

直圭

夏均

蒙邁師邵堯夫峭直師包希仁廉潔師趙開道政治
師晏子叔蹇謬師陳瑩中孝養師尹彥明閑恬師林
君復其飲酒怡曠亦舉陶淵明而師之蓋取法于古
而成其自好不汚者也遠近以爲確論嗚呼若公者
非世之所謂完人耶所著書湖集若干卷

歐敬錄

卷之八十六

直圭

江西按察使事蘇君志仁墓志銘

林大春

君諱志仁字道先姓蘇氏其先國之同安人宋名臣頌之裔也頌後有為徽猷閣待制者生子某主簿海陽因家于邑之魯瞻山下復卜鶴壘居焉故今世為海陽人高祖諱金璫曾祖諱經祖諱沂父名思釋封承德郎吏部考功主事配許氏封為安人安人以正德丙子七月生君君生而氣宇清瑩穎敏絕倫幼從羣兒遊里社中或有以社鬼為言者眾兒皆驚散去君屹不動或怪問故對曰鬼之於幽微人之於明也

獻徵錄

卷之六

百五

何畏乎稍長好讀禮承德公使授之禮日記數萬言問疏諸儒傳註之失宿學皆自謂不及太守策其文置異等薦補博士弟子自是君各聞郡中矣嘉靖丁酉以禮經舉鄉試果再舉舉甲辰進士初君既舉鄉試謂人曰漢儒以經學名家而漢亦因之取士故儒者各執其師說以售於時朝廷有大災異大變置詔詔列侯問得失儒者往往依違詔指傳會經義曰此蓋某氏經云然余竊感焉夫聖人作經其指本相通而文或互見彼徒以一經行世何怪乎其說之謬也逮乃更學毛詩諸經九七年詩成舉進士云進士初

除得推官池州池州本江南大郡多豪家而推官

司理吏故純任法以搏擊為能而君獨持之以寬民有赴愬上官所者皆平滯伏乞幸下君及見君君從容為言聚訟不義狀案為感泣多罷去者即不悛訊得其情猶反覆勸諭不遵峻其於法未幾鄰郡寧國太守缺憲臣檄君假守治之君至一以治池民者治寧而休養有加時有偽為楚王世子遊者所至如王乘傳東至寧君不與見也使人言於王曰法王者非君命無出境大夫不越鄉而交今大王世子不厭風露而辱臨敝邑敝邑下吏竊守封疆義不敢幸見世

獻徵錄

卷之六

百五

子願大王急召世子王報曰此非寡人子也因擒偽為楚王世子者戮兵送楚江東南大安後君避新守還池尋以憲臣薦徵入為吏部稽勲主事居一年請驗封明年調考功文選再調考功又明年調文選君既再入考功文選位皆次負外郎郎中遇有遷除考功管從郎中視草尚書所多所論薦及保全善類甚眾士有去住得所者意君從中贊之亟往候君君謝不見也是時君在署久同舍惟楚人李封司與君並最稱蘇李會文選缺員外郎眾謂非蘇子必李生也至疏上乃同舍郎補也君聞之歎曰嗟乎是尚未可

以去耶因移疾自劾歸未上尚書使疆起之不起尚書以此銜君而李封司者復數數升堂語語侵尚書尚書大怒遂劾李奉職無狀辭連君下內閣調旨少傅徐公議曰郎屬無大罪願論事尚書前辭過許其削俸示罰可耳尚書悲曰同官互糾不得削俸何乃屬也於是坐降級補外李得兩淮運判而君判兩浙項之尚書罷君復量移同知興化尋轉江西按察僉事俱未至以疾卒于家時癸丑十有一月也先是李在封司好談神仙百家說頗負氣面斥人獨雅善君時與君語甚歡自以為相得晚也而君亦每每為人獻微錄卷之八十六

江西按察司僉事趙公汴行狀
黃姬水
隆慶四年庚午七月十有三日震洋趙公卒公諱汴字伯京震洋其別號也趙氏之先自七世祖子安勝國時始家興之常熟後置太倉州割隸其地遂為州人世以道義名德望于鄉里再傳生聰寔公之高父聰生謙謙生璧至璧而業始大璧生四子公父一遵翁璧其季也仕為直隸河間府知事以公貴封大理寺評事公賦稟卓異敦厚穎敏時偉然有大人志一日侍一蓬翁謁李文安公公大器異之曰是必顯微錄卷之十六

言博洽士必曰李生李生云後君竟為李語言坐累至貶死無一言及李生也亦可為難矣君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天文律曆之學下至金石彝鼎之文山川草木蟲魚之細靡不垂究所著有抱拙堂稿中興別響及日記存疑諸書類多遺世獨立之意而實根極理道歸其本於正有足傳者

大而宗者一遵翁勤于教子延陟必海內鉅儒公精研六籍博覽諸史洽聞強識合咀道腴屬文舉筆便成宛若宿構十五為州庠生即居第一後每試輒雋自為東吳才子督學御史蕭公取列郡異倫之士考決魁解得公及揚州王斗松江沈愷三人曰某為書第一某為禮第一某為春秋第一後悉如其言郡守胡公招選郡中諸文學揚推藝文潤飾吏事公首與焉當是時公榮名籍甚愈自謙退恭雅略無浮靡矜誇之習人以遠大期之辛卯領應天鄉薦第一試文一出海內學傳模倣焉公生當正德嘉靖間天

下文運方興德行道藝之科廢而尚文辭公思
極詣一時雕鏤藻績之功粹然莫尚自是日衍日麗
不可復加公實有以開之也公始發解都人士瞻望
稱嘆傳言今秋解元已老不謂更少蓋公馳名早故
也戊戌舉進士授浙之蘭溪令蘭爲八省通津使舫
輻輳公調度有方費約用給隆寒澤暑展體靡懈或
出應賓客雖瀟浴後猶不解巾帶庭無滯訟案無稽
墮墜弊別蠹百弛咸振縣治火繼以大水公經畫賑
恤民忘其災時漁石唐公楓山章公爲邑尊官間有
請託公一不假借人不取干以私發奸擿伏境內肅

獻徵錄

卷之六

五

如也興學校藝甄拔髦俊皆嶺巍科躋顯仕自是文
學博士始彬彬矣監司行部得公廉幹狀稱爲良吏
薦書文上銓部行權擬注臺諫給舍部有素銜公者
排阻之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公啓書折獄哀矜自持
有所讞議廷中稱平民以不究矣卯 九廟成覃思
馳封由是一選翁始受章服之榮焉未幾歷右寺正
尋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掌屯田水利兼理倉糧兵備
公以一選翁年老欲乞閒就養翁不可乃就道居任
閩川巡報泚楚藩王聞公重名執禮候謁盡恭長戊
衍士方荷鉞負鉏喁喁望賈父之來而公已承一選

翁諱匄匄奔還矣執喪焦毀行服墓次庚戌服竟
瘠未能赴任辛亥當考察期公以儉人浮詆降職左
遷祭丑雁母某夫人憂執喪如初時島夷犯徼公與
二弟捐金百兩粟百石佐守城費上官義之檄有司
禮幣致謝及題三鳳堂扁以褒異風諭焉避寇徙郡
城故廬悉燬於夷曹夫人復下世遂絕意仕進丙辰
有當道同榜者知公最深頌以書奉勅公曰朝野傾
竹勿失時也勉治裝北發速揚疾作亟返旆抵郡病
甚矣眩瞶幾殆經歲向痊乃杜門養病良時吉日則
召親朋擊牲醴酒考鐘伐鼓留連歌笑畢日忘疲暇

獻徵錄

卷之六

五

則總轡湖山舒心縱目靜賞泉石有終焉之志或勸
之仕歎曰夫仕非徒榮其身也將以吼國阜民也不
幸譏廢弗獲少展其志命也亦已矣老復何爲哉若
但以祿爵則性分中事不以外物加也侍御尚公按
吳下車卽造公廬曰服公問素矣以公之才豈宜就
虛閒散也特厯禮幣勸駕公卻不受爲書陳謝曰丘
壑之人絕跡朝市久矣林棲澗宿各從所好而已丁
卯今 上皇帝馭極語天下方面官五品以上得一
進秩公以例復原職加朝列大夫已巳秋卒公平生
不慕虛譽不爲矯激可喜之行與人外和易而內

殺人皆愛而憚之處族黨親舊未嘗有煦煦之態遇
 事輒赴其急人感服不忘自少敏學無間晷漏弱冠
 始室即展與佔俾多在鷄鳴前一老嫗執燭辨明而
 出夜分而入晝日不踐房閨曹夫人嬪公半載未嘗
 其面及登第四方生徒雲集闕舍講授其中橫經鑿
 書鈎纂不憚特不動著述間為酬應文字輒駢麗精
 絕常曰今世拈筆為文詞率多白士欲籍聲譽以取
 世資若宦成名立何復勞心蟲篆與之較短長耶有
 詩文簡稿及駁稿藏于笥公精通醫技下及農圃卜
 筮陰陽諸書靡不覽究獨不解神仙事既得疾始延
 獻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十
 方士求導引長生之術霞篇蕊笈窮搜極討欠公三
 仕一介不苟取及居鄉不肯廢著書財以與時逐唯
 農畝所入歲以輸官而無羨餘常曰今世仕者率多
 漁獵於人以自封殖吾惟世業田宅是營而已若襦
 貸以取贏市肆以嬰倍吾不為也夫苞苴之防慮措
 民財也鷄豚之戒恐平民利也而殘賊之歌于小雅
 者正今日矣公獨在官則若食水之操在家則有拔
 葵之仁亦難能哉公抱病雖弘履辰則穆然宰邑樹
 鳴琴之績評廷流泣筆之恩若使假之以位其猷為
 又何如也飭醴弗究所施何哉嗟乎執戟空疲一特

興拓落之歎衡門無改百祺垂清白之聲今有位峻
 上台名齊北斗轉眼身捐名頹為世觀笑者視公所
 得孰多哉

徵錄 卷之八十六 百十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七目錄

江西二

知府

葉宗茂

楊仕

葉祇

李繼

張弼

陸廣

顏雍

職璿

蘇錫

宋以方

祁勅

徐灝

陸化淳

同知

王佐

張獻

通判

郎敏

翟溥福

王昇

金潤

李良

周彥

鄧應仁

朱諫

曾典

廉河

張絃

蔣坎

施奎

施堯臣

黃尚質

推官

林萬潮

劉脩已

知州

顧光遠

知縣

俞貞木

張彥方

鄧顯

吳源深

范琛

仇相

湯建衡

縣丞

職徵錄卷八十七目錄

二

李恭懿

教授

張時宜

黃勳

陳賢

教諭

陳雅言

訓導

金固

劉欽

唐欽堯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

江西

知府

序故葉太守宗茂事

朱升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為之賦詩而其里之老友朱升為之序序曰宗茂葉廉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蓼自幼具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蓼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

獻徵錄

卷八十一

兵旋至蹂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知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既而鎮戍官適前從統鄉兵者于是上下相安得其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遣使督造戰船事集使守饒饒境接婺源民權其至戍將與之不協不久罷去謫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不成戚或又適其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城築所賦尋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呼宗茂而止于斯鄉宗茂風神秀徹言笑媚好讀書

史不數過成誦為人比方解說無不喻者隆節

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俗詩有思致多所論

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為于世者往往以器略待

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為謙退推讓以苟悅人視已

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己不善非古心古道之

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譽毀以此楊子雲曰世

亂則賢聖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

世之氓困于供億仕則困于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

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田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

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

獻徵錄

卷八十一

二

三四十而不亂卒其經業名進士也展其政事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斂華而實為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邪始宗茂從子游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念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予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絕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矣吾與仲謙何時而已邪

饒州府知府郎敏傳

實錄

郎敏河志濟源人洪武七年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
 紀事授監察御史九年七月以能陞饒州府知府敏
 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訴關訴邑大姓五十
 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敏驚
 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
 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廉得
 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
 莫復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故如敏言
 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遂釋諸大家
 敏微服 卷八十七 告者

袁州府知府楊任傳

忠節錄

楊任浙江嘉興人母章氏初生任有胡僧過之聞啼
 聲歎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刑僇耳任性至孝嗜
 學洪武間由人才權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
 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事定子
 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去善不可子澄乃至
 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事泄任與子澄俱被擒
 至京磔于市任子禮坐死籍產族誅凡九十三人任
 列屬金莊章范諸姓發戍邊者又百餘家云

卷八十七

南康知府翟溥福傳

黃佐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筮仕知青陽
 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為政一以恩禮為本民
 甚戴之縣治近九華山山麓多虎為民患齋沐為文
 檄告山神曰民罹虎患令之過也禍于吾民寧禍于
 令身三日即殲巨虎一境賴寧邑人勒石紀之移知
 新淦田里廣而政冗訟繁能推誠布公教民禮讓秩
 滿陞刑部主事川法平恕進本部員外郎尚書魏源
 薦其有牧民材出為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情採疾
 苦省刑罰禁橫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室穀
 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論以強盜悉寘重
 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閩郡服其明封壤瀕湖舟楫苦
 風濤無栖泊所遂捐俸築石隄延袤百餘丈舟人稱
 便後共立廟祀于隄上政暇遊廬山見白鹿洞書院
 遺址經元兵火蕩為瓦礫喟然興嘆以為政本在是
 乃捐俸率郡邑之尚義者重鼎建之延致仕何博士
 為師簡民間俊秀子弟受業其中會朔望親臨為生
 徒講解老稚觀聽動以百計自是郡民皆知慕學者
 續赴部以老疾辭侍郎趙新嘗巡撫江西知其為人
 甚詳厲聲曰翟溥福江西第一郡守也豈宜遽退選

欽徵錄

卷之六

五

欽徵錄

卷之六

六

乞累日始得謝事別郡之日父老以其清貧爭持百
 金餞送溥福力辭不受皆挽舟涕泣不忍舍因留帶
 立廟祠焉又配饗于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
 李渤宋濂溪晦菴也後并祀賢守號六老堂年六十
 六卽投老歸杜門却掃惟觀書教子孫講誦而已足
 跡不到公府口不言有司政令居官三十餘年俸祿
 盡損以營公務故家居田宅絕無所增平生廉謹剛
 介始終一節庭庭蕭然清貧自甘年七十一卒論曰
 儒生擅文墨而忽公務俗吏事簿書而急操切迂且
 驚之過也驚則瑣瑣條貫於風化罔所裨迂則惛玩
 觀望而下緣為奸夫條貴之稽而風化之遺弊端莫
 究而奸利緣起此守令所以難其人而民受畜也乘
 公廉則不驚任禮教則不迂若翟溥福者得之矣入
 國朝東莞號多賢而鄉評謂溥福為最驗諸厥施信
 哉

江西饒州府知府葉公砥墓志銘 王直

公葉氏諱砥字周道更字履道蓋楚沈諸梁之後以所食采為氏居南陽至晉有諱儉者為柘荅太守因家焉其後又徙上虞高祖萬曾祖明祖某父良玉皆不仕公天性明粹喜讀書早喪母童氏又喪其父皆能以禮居喪不惑於流俗嘗受學鄞陳文昭構李鮑仲孚二先生皆元故臣博學有文章嘉公篤志為之傾竭底裏由是學行大進洪武庚戌公以明經取進士第得定褒縣丞兵荒之餘民未安業公勤於撫字流亡來歸乙卯坐累謫涼州公處之泰然曰吾無愧

廉後錄

卷之七

七

於心足矣日杜門為學有詩寄子曰不須詢遠道窮達信乾坤更號坦齋又號尋樂作賦以見志士大夫謫居者皆宗之守將西寧侯宋晟亦延致家塾為之師已卯求賢陝西按察副使羅某臨江知府劉鵬上虞知縣李惟忠皆薦其學宜任史事遂起為翰林編脩又有言其堪任風憲者復陞廣西按察僉事用法平恕獄無冤滯吏畏而民愛之嘗兼轄三道印出按郡至遷江會洞獠數出沒為害吏民洵欲遁去且以無備諷公請少避公曰我去汝縣官必通民何恃以安印命料丁壯立保伍寇來併力禦之彼豈不畏

死即頃之報益急公下令如故不為動寇亦卒

至水樂初以吏事被建籍其家惟薄田弊廬故書數篋而已事白還之仍命與史事書成改考功郎中公進退入才品第高下大小各適其用尚書蹇公一以藻鑑任之他不濶以事會脩永樂大典徵天下名儒命公為副總裁稽經考史無不愜當仁宗皇帝在東官緝熙聖學擇儒臣侍講論公預焉其言于上者必堯舜周孔之道非是不以陳為郎中九年俾食四品祿職如故公重聽誤以為授他職上親灑翰授之至今寶馬久之公引年求去不許乃自言於吏部曰砥

廉後錄

卷之七

八

老矣猶叨祿在朝人將謂向上若不棄願得一小郡牧民庶報效萬一吏部以聞即拜饒州知府公先教化後刑罰興利去害摧姦植柔民無愚良不愛之如子水旱為災憂若已出每齋沐致禱必獲有年人以為德之應郡故有磁窰銅冶而丁調不減他郡公為力言於布政司得減四之一時方營造工之受役者當給糧贍其家布政司下饒州於遠輸內留八萬石給之公謂非戶部意不可眾譁然利其便請必從公終不許未幾部符下他已入倉者皆反之民使遠輸勞費彌甚眾乃服公明決皆拜謝布政司亦自愧其

所行凡再述職京師皆以恤民隱革弊政去汙吏
急然謂僥之風俗厚其民多化有訟者必以理論不
付曹民知公之愛已也多悔悟而罷有婦代前夫子
訟蓋欲資其後夫公揣知其故窮詰之以母子不忍
為詞公曰爾不忍悖其父而從人耶婦慚伏逸去由
是無理者不敢至其庭訟簡刑清民歸德焉戶口增
至萬二千士之取科第者加數倍於昔公年益高而
燭理益明遇事亦若無足為者嘗賦詩以自適卒丑
八月有疾作書戒子孫以睡宗族和戚姻重義輕利
母貽諫於後世尤以不能報國恩為慊是月廿一日

蘇錄

北

卒於郡廨之正寢距其生元至正壬午二月廿六日
享年八十郡人無賢愚貴賤皆哭之哀平生為文甚
多疏坦齊集今所存者南行藁退朝藁芝山藁經進
表及經筵講義

江西撫州府知府王公昇事略

王昇承樂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 朝廷詔
天下壯邑擇有才望者為之授江西安福令扶善抑
惡以民瘼為已憂甫七月境內順治以舊官代還邑
民涕泣攀轅塞道改湖廣羅田令蒞任三載百務具
興今黃郡誌以廉吏書歷大理評事左寺正鞫獄解
燒類多所平反宣德五年詔求良二千石少傅楊士
奇薦昇出知江西撫州府時論天下治平以撫為第
一九載當遷撫民三千七百餘人列疏請留聞于朝
上嘉之加正三品秩仍掌撫事疾作上疏乞歸居鄉
獻徵錄 卷八十七
患善樂施凡親戚宗黨有貧乏者婚姻喪葬之不能
舉者悉傾囊助之生平澹然無欲惟養一鶴自隨暇
或鳴琴歌咏時人蓋方之趙清獻云

南安府知府封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淵

弘治癸丑夏致事南安府知府封南京刑部右侍郎

金公卒於家明年甲寅公之孫鄉貢進士麒壽援例

以卹典奏請于朝上命工部營葬事遣南京禮部

致祭于家公金姓諱潤字伯玉靜虛其自號也曾祖

諱仲實祖諱銘世居錢唐國初以開布實京師占

籍上元考諱鑑號安晚翁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

侍郎妣姚氏贈淑人世有令德慶鍾于公生而器識

穎敏甫若齒父母教之詩書應口成誦年十二從安

晚翁遊華陽洞索紙賦詩人以神童目之尋選充郎

庠弟子員銳志經學正統戊午登應天府鄉解持紳

長者多忘年樂與之游春闈卒業曾監授司務兵部

以宏才雅操爲大司馬王公驥徐公琦鄭公楚于公

謙所器重凡軍國大計公多與聞所言屢中事機諸

公益奇之有言赤斤蒙古地產異物可資軍用者議

欲取行之公言昔有小校顧誠者因凍餒嘗獻其伎

遺用於邊主將失卹誠亡命他處使彼知此以誇夷

狄貽患非細奈何啓其端也事遂寢已已春公見北

虜瓦刺勢熾潛謂于公曰聞寇都茂七不足慮可慮

者九刺也秋必入寇宜預防之既而見鄭公身事隆

起知其弗祥時內閣曹公亦謂公曰天下事某未盡

知君宜有以告我公感知已爲之盡言多見采用其

時尚寶丞夏公瑄主事王公偉咸負用世才慎許可

獨深契公每談國計至竟夕忘寐是秋虜也先犯邊

車駕將親征公曰鄭公曰小虜不足煩聖躬公盍

一言鄭公愕然曰事急矣奈何爾爲我白王冢宰胡

宗伯二公公往言之遂率諸司聯章上陳不報未幾

將臣失律駕留虜庭京師戒嚴公卿相向而泣公

自于公曰大丈夫臨危授命正在今日豈徒自經溝

瀆耶當獎率忠義之士養銳詰兵堅壁清野以待之

使彼進不得攻退無所掠不數日當遁去矣于公技

淚謝之於是召募義勇數萬人以守虜入知我有備

且無掠食果遁去有言置藥水草中可毒虜衆人馬

公曰祖宗以天地之心御四夷虜猶背德寧有藥

毒可禦侮耶不果行于公問守衛大明門欲青聖

木刀爲杖如何公曰刀劍用金利器也今用不利之

器守衛可乎于公卽奏開武庫取國初兵器用之

自是軍容復振明秋虜服罪奉駕還京群臣出迎或

疑虜有變趨起不敢進者公曰主憂臣危臣子於君

父所在可畏變耶遂出迎拜時謂于公有翊衛功實

不知公贊襄居多公不自伐也未幾擢公知府安
公往竭心郡事凡興學勸農省刑薄賦養老
至樹蓄溝洫之務靡不脩舉先是境多虎害公檄城
隍神俄一虎自投檻中羣虎屏迹不踰年境內大治
民愛之如父母九載秩滿當遷民無老稚咸遮道攀
轅留之吏部考最將膺鴻漸之用時公季子紳仕刑
科都給事中屢摠忠蓋納說犯顏日被 寵顧公嘆
曰仕宦貴知止足吾有子行吾志矣吾其歸乎輒懇
乞致事時春秋方六十有一聞者咸高其風後給事
陞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再轉刑部右侍郎公兩受

錄後錄 卷之七 十三

誥封中議大夫贊治尹及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
郎既而侍郎為公構保節堂蒲石軒洞天清賞及永
貞別墅歲時借卿大夫捧觴上壽以為慶鄉人榮之
自是海內致政諸君子如大司馬王公茲咸邀公入
耆英會繪圖慶歌輝映今古蓋慕公父子之賢也無
何侍郎公卒孫麒麟壽舉鄉貢進士孝養備至公日與
賓從娛樂忘其身之在老境也弘治癸丑春一夕公
就寢鄰火將延公屋家人奔欲移公公止勿怖但指
心願天火亦尋滅久之公疾作一日起坐賦詩如常
俄整衾燕寐而卒時七月二十五日也享年八十有

九公天性孝慈為鄉人取式胸次高朗澄徹端居一
念可對神明其視得喪榮辱若寒暑代謝於前而心
不少動待人有誠喜接引士類雖高年猶清談塵壺
不倦與至輒鼓琴賦詩嘗製伊尹操以况其志時或
寓筆山水間天機所到咫尺萬里人皆寶之涉獵六
籍子史傍及天官地志兵法聲律醫卜之學靡不究
而通之所著靜虛稿外稿南山十秀集凡若干卷文
章冲澹雅則有古作者風尤邃於易嘗畫圖為解及
著心學探微十二卷推明造化人事之迹鈞玄剛秘
殆有功於康節邵子云

錄後錄 卷之七 十四 童軒撰

吉安守李君繼墓表

陳循

君諱繼字孟承姓李氏蘇之吳縣人其先本姓潘氏為吳江人君之曾祖宜嘗冒李姓至今因之父茂實母吳氏徙居吳縣今遂為吳縣人君生俊偉異於常兒稍長被選補郡學弟子員即砥礪問學恥與不如已者伍學博士莫不器重之宣德四年即以書領薦京闈明年會試禮部名在副榜授福建建陽縣儒學訓導教人學有造詣諸生賴之以成就者恒倍他館且負才氣上官接見之者咸以遠大期之君亦未嘗少自畫也正統三年河南禮聘同考鄉試藩憲服其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五

識鑑精敏以官建陽歲滿超遷國子獎掖賢能賑恤困匱表然出其倫輩公卿貴人無不知其名者余每奉制有事于廟學見君嶄然在儒師中心恒識之會詔多官各舉所知以補郡守余遂以君名應命下擢吉安府知府時閩潮寇起屠劫其鄉聲聞遠邇吉安無藉貧民乘之攘奪巨室之粟者邑不下數百人更數日不戢相扇而起有莫知所至矣君適下車不暇上請即督兵擒獲其首事者十餘輩皆撲殺暴示九邑聞之帖然安輯而復除察平日惡聲著聞其勢終不可遏者如吉水劉蘭秀萬安郭効輩數人悉置

之法由是毫奸斂跡無復有肆惡者人以爲得古人刑亂國用重典之意讎人有以此爲其罪訟於朝者余復爲陳其故得以辯釋還官未及一年脩舉廢墜作興學校賑恤饑貧民方蒙其豈弟之惠而以母喪去官士民皆欲乞留而不可得於手君其吾邦之賢大夫孰計去而竟不可起而余爲之表其坐耶生洪武庚辰九月沒以景泰五年五月年五十有五君性軒豁而志有爲使其得志有永將如神駿之驟長坂殆無復顧夷險而莫之能禦矣惜乎天賦之才而齎其壽詎可使其見於設施有足尚者之不自於身後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六

也哉故爲之書而立於墓上之石

江西南安府知府張公弼墓誌

謝鐸

成化丁未夏六月十有三日南安守華亭張君汝弼以疾卒于家其子寧海令弘宜將以是歲冬塋君祖塋之次以狀來請銘于予始予天順初與吾友今亞卿黃君世顯故方伯陳君士賢僉憲林君一中識君於前蓋三十年于茲矣慨念疇昔一代交游稱豪傑士若諸君者固落落可數予驚下病且不死既銘吾一中又銘士賢而尚忍復銘君也哉君諱弼姓張氏汝弼其字也其先汴人八世祖稱斗山先生者宋南渡始居松江之華亭父熊應以睦族稱號村居子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七

用君貴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夫人君少穎異過人既壯以詩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宰相去國君作詩慷慨送之未幾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久遂有南安之命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為民患者衆君下車悉捕滅之尋慮民之貧而勞役弗息也亟請諸當道者俾均節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橋梁道路之利因亦以時興焉既又毀淫祠百數十區為社學凡先哲之嘗蒞茲土者若張九齡李綱劉元城諸公皆特為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則既祠而又別立吟風弄月臺以深致

景仰蓋於教化風俗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初君之外補也人咸惜之謂君者盍留以羽儀明廷藻繪一代太平之治君固不薄淮陽而卒有成績至是始謝病歸歸之日民蓋相與立生祠焉歸方三年天竟不

慙遺以卒年六十有三而已惜哉所著有鶴城天趣清和慶雲諸稿凡若干卷號東海翁又和東海手稿若干卷行于時蓋君子筆也君以靈識異稟充之學問老且不倦詩與文成一家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為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君獨惇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將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故彭都憲鳳儀嘗論其天分人品學問政事有如此者而君亦嘗為予戲評其所能曰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為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則非吾所敢知也恒相與一笑而罷噫昔人稱趙孟頫為書畫所掩莫克盡知其文章與經濟之學然則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有感于斯乎

卷八十七

十八

瑞州府知府李公良碑

徐履

李大夫諱良字堯臣為人魁彥羨而軼性孝弱
 母喪擗踊五内血上嘔逆痲遂抱病終身焉少好學
 純皇帝時舉進士第除南京刑部主事尋擢員外郎
 郎中治獄不設詐善窮人情明廉簡易民以不寬大
 司必重可之凡諸曹疑牒輒移決焉牒就李大夫決
 無不人人當意願死者歲甲辰擢知瑞州府州民故
 輕訟好飾奸李大夫既長法令刑理又善窮人情決
 獄不宿於是郡治清而豪狡屏迹矣丙午歲饑民大
 饑李大夫善為長短補貸之法以揀之全活甚重民
 有掘地得大窖中錢若干緡走隸欲私李大夫李大
 夫曰此天以活吾民耳召父老會而散之民大悅其
 政體約而安惠而不費務為宏博不嬰近聲古稱不
 煩庶其近之矣李大夫讀書善推指故弱冠即為弟
 子師及為郎時退省中輒為學者講說循循不倦其
 守郡益表學官繕垣宇進諸生必親為問難宣暢疑
 滯析若解鰲諸生皆自以為莫及也母喪去官尋遭
 父憂泣血毀性竟以疾終年五十有六任重道遠惜
 乎其未究也李大夫之先本是縣真如鎮人也考綱
 封郎中母鄒繼朱並為太宜人娶徐氏亦為宜人子

卷八十七

十九

二人縉憲憲貴加贈考中憲大夫姚恭人李大夫生
 有爵死有贈可謂高朗令終也已所著歌詩記叙若
 干悉藏于家

卷八十七

卷八十七

十九

南康府知府陸君廣墓志銘

邵寶

南康知府陸君士弘得請致仕之二年弘治乙丑
詔進階亞中大夫又七年辛未以疾卒初君有南康
之擢也子視學江西以白鹿洞書院為朱子遺蹟圖
惟新之顧學田歲入民逋吏竊動我稽閱聞君來則
喜謂諸生曰郡得賢守吾事將有托乎既而聞君病
且致仕則又相顧以歎比予東歸得一再見辛未北
上君病少間力而餞予湖上蓋不數月而君計至矣
年五十有八嗚呼惜哉君諱廣陸其氏士弘其字別
號新齋世居無錫梅李村君祖安字永寧永樂中仕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一

至臨清縣丞清謹有惠政於是子姓日繁析而城居
臨清生民表配趙氏有子二人君其仲也民表以君
賁贈承德郎戶部主事趙贈安人君年二十一舉鄉
試乙未卒業南雍王文肅公重其器屢稱於人已亥
丁父憂弘治庚戌登進士第觀戶部政以例歸省辛
亥還部夢不利於母將告歸適公幹江南因省焉居
月餘母暴病卒人謂之孝感甲寅成初奉禮或賻之
過君謝曰喪具惟稱凡墓事雖細必躬諸子請代君
曰此固所自盡也乙卯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尋監太
倉出納夙夜共職計及竹木膏積率不入於凶盜又

疏請輸賈待用無棄無闕而人便之丁巳監兌于小
灘戊午考三茂還奉父母贈歿告于墓已未巡督畿
右諸倉蓋所流地凡千餘里內鎮外邊武衛參備官
吏士卒及防秋戍役若千萬人皆受給于君君公平
周豫畢精殫計而持之以恒事無遺如論者才之以
涿為道中讓關分司寓家人焉以便巡歷或謂君曰
且代矣何庸是為君曰苟便於事代者安猶吾安也
卒成之會中官黃順辭退莊田 上以賜藩邸驛侵
于民司徒簡往覈者或舉君君毅然請行立為驛之
民則大悅先是畿內諸倉有飼馬 救久腐且棄或抵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二

數給軍往往生怨君既酌給更立輸賈法平糶直給
有備無壞且省道里費以備荒賑疏上行之庚申再
考稱陞廣東司員外郎總監太倉出納於同事有紀
綱焉時京城米石銀三錢而山西輸者不啻倍費君
請令有司輸賈如畿倉法壬戌陞湖廣司郎中每
裁覈章奏惟民情國計先後重輕不敢苟徇是歲南
康守缺吏部上君名比命下皆稱得人君行出潞河
勿于衝溺死蓋於是病疾遂有歸志是冬疏乞致仕
癸亥得命君歸建祠堂置祭田開塾延師凡諸家政
畫然畢舉或問君官政鄉人曰吾不知政觀其家可

業民以病告公按量得實爲更正之貧戶始復生意他如學社與梁之類屬有司當行者無不完繕郡以大治屬邑父老咸嘆賢父母以爲創見府學潘生濬以公直其藏匿逆黨之寃繪象于家祠之巡按御史閻雅上疏旌公異政將再書考丁父封主事公憂服除改知饒州府爬極糾摘將以抑強扶弱而公性豪整廉隅外見不能爲齷齪細謹態巡視九卿簠簋不飾公恥之遂致官政而歸成化六年庚寅秋也於是太夫人翁氏尚無恙公樂養之暇構載德堂以奉晨昏寶書堂以榮誥勅傍列勤友齋禮賓所博古軒以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五十五

備文會燕遊之適閻藩叅政陸公孟昭爲立歸樂坊

於其第十三年丁酉以疾卒年五十七

江西贛州府知府顧公壻墓碑

吳寬

公諱瞻字德明世居吳中爲著姓曾祖祖胤榮皆不仕父吳永樂甲辰進士稱疾不仕教授鄉里以易師終身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余氏贈孀人公少孤而貧篤志問學刻苦特甚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登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凡四年授行人秩將滿用大臣薦擢福建道監察御史久之陞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俄爲姦民誣奏事既白猶調知贛州居官五年以老乞歸年八十五而終實弘治乙卯年月一日也公爲御史最有才名嘗理山東長蘆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五十六

兩運司鹽法宿弊頓革商人便之踰年再出巡山東適值饑歲或建議犯徒罪以下者贖米宜加於舊公言今米價騰踴民方不堪使乘急多取是益困之也當如舊便饑民奪富家粟吏擬以強盜律公言荒政緩刑殺人者宜以減死論一時全活甚衆至於吏或不職則自布政使以下輒劾退之不少假借時太保王公文學都察院事以公得憲體移文御史凡出巡者皆當以公爲法歲滿吏民奏留一年天子特從之及自闕泉調贛人頗爲公不平而公至則方博詢民隱導以安福爲事屬縣有長河洞洞限強悍不特

出沒劫掠屢招諭之而勢益熾公以為是不示之以威吾民終為魚肉而已偕守臣上疏言所以勦絕宜朝廷用其策兵至則芻糧已具士卒用命捷奏蒙賜金織文衣一襲寶鈔二千貫以旌其勞公有治才遇事裁決從容不動聲氣事無難易無弗辦者賴故多訟民莫能欺若豪滑吏胥皆斂手以服人至於今稱之既致仕躬治家政益有條理而節儉簡靜人莫能及雖老猶善談論每舉一事纒纒然始末不遺往往以居官之法為後生輩道之皆可持而行之蓋公自入官以來凡六十年而家居半之康強自適福履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二十七

加厚有子餘慶再登甲科以司空屬考最復蒙恩進借人以為公榮

南安守鄧公應仁墓表

湛若水

正德戊辰秋七月二十三日南安郡守鄧公容菴先生卒丁家越二十六年甲午其門人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揭先生善行之表表者為表于墓石若夫世系具一家譜細行載于誌狀吾無表焉爾或曰請問先生所謂表表者若水謂曰世詎見所謂善人如先生者哉沉默雅傍喜怒不形言色不厲雖其學力涵養則然而厚得於天者不可誣也於惟先生之大善有七焉曰敬曰孝曰恭曰惠曰威曰廉曰儉是故穎悟天發德器夙成專門壁經人奇大器遂名邑庠發解幸印非敏乎克敬于封君秋憲員外亦克敬于母劉繼母胡無間于二宜人居家雍睦無間言于外內非孝乎爰舉進士奉使孔林執事有恪不怠君命非恭乎出宰東流載補蒲城圖難為易德化是敦勸農興學遐不作人六事咸舉當道友推及守南安下詢民瘼能行利害如已忻戚非惠乎鄰境盜興殫及南安身率民兵以守以攻卒梟惡首以奠安民非威乎郡俗健訟以義論遣歸者數千厥有疑獄一訊立斷民以信從期勿犯公不可謂不威也陟于南京戶禮二部拜禮部計歲稱其職不可謂不敏也大吏核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二十八

南番貨攸經例十抽一軍餉是供濯以清介前弊悉
祛商賈頌焉非廉乎縞素自奉口不擇嗜體不擇華
居官二十載窶如貧儒曰以遺後非廉而能儉乎惟
先生具茲七懿百善咸臻是以方歸而民遮道入甬
既去而民肖像以祠故曰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
是故表其表表者而出之以眎來裔先生諱應仁字
子榮

獻徵錄

卷十七

七

瑞州府知府贈左叅政鄺公璠墓表

費宏

公以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家明年公子
鄉貢士濤溲汴疏公知瑞時討寇之功以贈請大司
馬覈功載叅賞格謂有遺報焉 天子追贈公爲江
西布政使司左叅政於是公從子編脩瀕備述公行
來徵子表其墓上之石按狀公諱璠字廷瑞別號阿
陵姓鄺氏其先世爲廣東高要人大父諱福始徙任
丘父諱觀政丞海鹽母戶封大宜人孀公時夢異人
以犢角馬蹄磨身牛尾書其門覺而公生自幼以穎

獻徵錄

卷十七

七年

異聞弱冠學於莆陽陳乘善淹貫羣籍弘治壬子中
順天鄉試明年登進士出知吳縣下車卽有能名中
使道吳知公不可犯例給外一無所索或冒貴戚來
謁勢張甚發其奸并餘黨擬配朱氏子以販漆富謀
殺弟母曲庇之官數易弗得其情御史以屬公夜夢
所殺來愬語含糊莫辨似謂其嫂氏兄子害之公曰
是必斷其舌矣明日使人扶其口驗之果然獄遂成
御史神之邑五萬戶其貧富公輒知之及定役叅之
里甲不數日而竣亡以不均愬者聞門富室沈甲規
避重差詐爲懸鷄狀備匍庭下公曰若顧欲欺我若

嚮嘗統絀而於市謂我不能記乎遂惶懼自占上
戶蓋公嘗一見之遂不忘其聰明識事類如此在吳
八年奏蠲洞庭荒山之稅六千三百石梁西成之渡
疏普安歸涇之壅皆便於民間學官建社學公度壇
壝祠宇其鉅麗皆加于故以忤權貴僅轉徽州府同
知吳士民數千伐石紀其遺愛暨至徵今大司馬彭
公方典郡一見莫逆疑牒輒移決焉武弁之獄恃貴
多數年不決及公至乃決郡俗送葬輿馬咸辦自喪
家貧者病焉寧緩葬至有三喪弗克舉者公以禮刻
期諭戒踰月莖者萬計壬戌進表入京故事率挾當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三十一

親據甲冑登譙樓禦之毒矢雨下殪三十餘人賊縱
火且逼樓公額天風反賊乃退追數十里多所擒獲
總制都御史陳金奇之上其功嗣是築城浚隄爲固
守計又于治東之阜建明遠樓演武亭以時訓練嚴
賞罰劬卒日多壬申六月率衆薄濞林分令僚屬管
下濞嶺于遠城于南北嶺檄鄉人隨城地分戍適獲
賊謀斬以徇仍焚近山之聚賊大懼乃分寨瑪瑙山
仙女嶺公復攻圍之擒斬無算福一等窮屢率妻孥
降公印遣降者攻其餘孽而陳下其後鼓行而前連
大捷蓋大小百餘戰公危死至再僕勤竟死之時旆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三十一

汪鳳等乘間縱橫公旋悉磔于市逆濠以親藩怙寵
股削郡縣屬邑新昌劉氏以富聞濠利其財遣校尉
持偽券責償公密令抗而毆之一無所得乃諫而之
公愬焉公曰彼敢抗親藩何有於郡吏耶某固靖民
者華林幸輯而敢激彼使變乎濠聞恚甚欲致公以
洩其怒公峻絕不爲所動又喻象賢者以非罪忤濠
捕急連及姻友破數十家公庇之獲免濠知竭不得
逞乃嗾當道罷公公曰吾活瑞百萬生靈功成身退
抑復何愧當臥視此輩敗矣瑞民聞公去徬徨若失
父母乃建祠肖像事之里居數年猶問遺不絕公精
獻徵錄 卷全七 王健

吉安府知府朱先生諫行狀 王健
蕩南朱先生諫諫字君佐蕩南其自號也其先世
嘉定間徙自闕居溫樂清之瑤川里遂爲樂清人七
世祖復翁以學行著稱我高皇帝之定鼎金陵也
詔訪山林隱逸士有司以復翁名聞然復翁業已雄
晦終身屢辭召不赴於是詔就其家授朝列大夫亦
異數云六世祖嵩仕爲山東兗州府同知高祖某曾
祖凱祖從慶皆長者不仕父鶴以先生貴贈南京兵
部武選司員外郎母侯氏封太宜人以天順壬午十
二月二十八日生先生先生生而穎異有志氣不羣
獻徵錄 卷全七 王健

于吏事而每以儒緣飾彬彬可觀晚歸亦唯以觴詠
自適建阿陵書院日課羣從三子森然秀發所就未
可量蓋猶有未食之報云性孝友終其身與兄弟相
愛不衰仕宦幾三十年未嘗厚自封殖與人交洞見
肝膈而言議爽邁風格出塵爲政主於愛民終於靡
懈義所不可甘與時忤不阿徇爲自全計故雖爲逆
黨所中而君子則深惜之春秋僅六十有四

羣兒嬉戲七歲能作課義有叔祖曰美者端士也教
家嚴而有法先生奉教惟謹十二業舉子成章太守
三山項公見而奇之因試補郡學弟子員名翹然起
矣十七應鄉試凡五試不第而愈自奮勵嘗讀書郡
城西禪寺終日閉門誦習約友數人者爲文字會嘗
盛寒暑不廢也弘治乙卯舉鄉試明年丙辰登進士
第授知歙縣其治劬抑暴彊植立孱弱縣有人誘富
民子而殺諸山谷中跡甚秘富人訟于縣久之莫能
得也先生沐浴默禱于神神夜見夢翌日如夢捕得
之賊解縣幸甚彭公等敬目其行事嘆曰朱令殆

天才吾弗及也時直隸縣最稱欽縣治丁員外公憂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江西縣又最稱豐城縣治如史其治績屢擬臺諫之選竟不果乃以勞積入天稍遷知武定州在州以事忤權貴人亟白逆瑾瑾怒將中以奇禍聞者莫不為先生危先生視事自若曰禍之有無數也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遷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再遷郎中正德癸酉贛州境有賊樓大帽山山延袤閩廣千餘里中多溪谷賊憑要害時出為民患朝議憂之士大夫或相謂曰非朱武選莫可守賴者於是部舉知贛州府事先生蒞任十餘日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即舉兵壓賊境歷黃竹盤龍胡孫段子嶺諸寨輟鞋惟明甲卒雅馭廉其勤惰以時賞罰下令曰能捕賊者即與以所得賊貨官無取人懷利競赴敵旬日殲渠魁數十俘其部數千百先生度賊窮蹙遣諭之曰第降不汝戮也賊棄戈矛以首觸地流血曰公誠幸而丐我餘息者不敢復有異志矣因散置於安遠龍兩諸處給之牛糧賊感激遂為良民居無何部議更才賢例移知吉安府吉安江西巨鎮素號難治又豪惡數家者地倚逆濠為虎狼境中前後二千石皆憚濠置不敢問先生既至憤然曰守何為者而能坐視

鼠輩橫如此也且王府何與矣悉械繫之治如法濠怒思有以中素服其威名忍未發然是時濠欲謀成先生計卒難告變則儲備募兵浚浚倫垣人莫測其故會丁太宜人憂歸歸二歲而濠果叛御史中丞陽明王公既稔知先生至是謀討濠曰吉朱守之所預備者也舍是安所圖功乎乃趨吉發兵俄義兵四集濠就擒陽明嘗書歸功先生頻頌曰宗室負恩古今大惡不幸而吾慮中朝廷方流涕行誅敢以為功耶服除自以仕途寡諧即決志謝事結廬鴈山臨眺廣宇徘徊茂林翛然有塵外之懷焉時年五十有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五十六

四子弟或進曰竊聞大人所歷任地民誦歌思德諸縉紳識與不識又咸想見光采世未忘大人也大人何忘世哉先生笑而不荅然間遇達官貴人過從輒復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聖君賢相之業相與詠諠言及海內多難則又未嘗不慷慨太息也凡優游林下者二十有六年嘉靖辛丑初夏病作諸子煮藥以進輒揮去之曰吾以儒生致位四品此豈非命乎古人有言命乃在天何謂藥也越兩月以六月十三日卒享年八十先生孝友純至處三黨悉有恩意與人交不立崖岸人無賢不肖見者樂其易與或以事質

立斷可否雖素違忤者不為異性不嗜酒宴賓客必盡歡自奉儉約服食器具不擇鮮美至少有餘和物施以利人嘗見芳林嶺峻嶮人苦負挽卽於海濱平衍處甃路餘三十里所居東山外有渡當郵台既括之衝水駛而深庚子冬溺死餘五十人躬往撈瘞其屍命季弟清江令誥造巨舟移渡山內行者便之諸如二事類者甚衆矣蓋其天性固然非若末世有所矯而為者其為詩歌興趣所到對客揮毫略不經意而文人墨子經日時雕肝腎或反不及雖以是擅名藝林非其所尚居常究心經典方其在豐城也虛齋獻徵錄 卷八十七 李七

蔡公督學江西與論諸經及河圖洛書之旨至夜分握其手曰吾始見君製作謂為詩家繼見政事謂為能吏乃今而知理學中人也其為世儒所推許如此晚年造詣益深凡前人有疑未解者必為參互以求證微詞與義多所發明所著有學庸圖說李白詩註宋史辯疑詩評鴈山江心二志生平氣壯神完迨老垂髮至地雙目明秀步履便捷每客至奕棊放歌遍宵不倦故今有語不假吐納導引而得養生之道者必歸於先生云

建昌府知府蘇君錫基志銘 邵寶

君諱錫蘇其氏介福其字別號槐軒世為山東濱州人父瑁貢入太學授獲嘉縣學訓導以君貴封監察御史母鄭氏封孺人君幼穎敏甫十歲見古人詩詞豪壯者一二讀輒成誦對客歌之有激昂振迅之意既而侍監察公于獲嘉時吳御史天弘為邑每課試諸生必召君偕見君所作嘆賞不置成化丙午君與其兄銓歸補州學生銓有疾君日夕侍湯藥以進伺意所嚮而寬慰之銓沒君哀痛幾絕於是嫂田氏少二孤方極掇君撫之慈田忘其寡焉居數年監察公獻徵錄 卷八十七 李八

休官家居君求靜地卒業弘治乙卯領鄉薦己未登進士第授直隸太湖政積弛君初至振以嚴肅再基而濟以寬其自勵清勤始卒不變四年巡按上君治狀召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奉命按視山海等邊關倉儲廐馬稽閱惟謹蓋所至著風裁焉正德己巳有議革巡撫官者於是君方以才力稱于臺乃有江南之命蓋其權實視巡撫君毅然當之惟民惟國不顧權勢厥既巡行蘇松諸郡見其賦繁而弊滋也乃立調區之法嚴加耗之令宿奸震懾人困稍蘇或以弊告君曰矯枉必過直吾嘗聞諸古人凡吾所舉蓋以濟

時也他日將不更有濟之者乎聞者說服未幾以母
憂歸既終喪復任擢知建昌府君素著剛明聲民望
而畏之君曰守令同體建昌之民即太湖之民也至
郡詢諸民曰利施之曰害罷之不疑不沮事用和輯
郡中民居櫛比先是屢火君求古人火政為備甚悉
其他備預事多類是撫巡藩臬稱良守焉在官九閱
月而病又三月卒年四十六

麻徵錄 卷八十七

三十九

江西建昌府知府少岷曾公與墓志銘

張佳胤

武宗朝吾蜀數君子者起咸尚文章氣節而江陽少
岷曾公其一也余為童子時聽學士長老誦說公名
德如隔世人嘉靖丁巳走江陽為先府君乞墓銘於
楊用脩先生始奉公几杖公亦接引後進談學術經
濟灑灑有致公歿後二十八年而公之子某考功君
持狀以誌銘請豈以余受公一日之知耶余客江陽
時聞公父某以公貴受封遂稱封公其人個儻重
義數急人之難嘗拾遺金於道必伺亡金者授之能
麻徵錄 卷八十七 四

詩文者有乾峯稿乾峰在合江縣北郡河一百里而
遙縣西有安樂山千巖萬壑競秀爭流中為洞為臺
為峰為盤為嶺為泉為峽為城為室即山經地紀所
不能臚列封公則樂之遂卜居終老而少岷公舉矣
公生奇穎殊凡兒稍長即以正學自任十四歲補博
士弟子每試輒高等郡侯為築別業於鳳儀山以居
之公益肆力於古今之學尤精書法得帖意時威茂
兵憲王某者聞公名欲召置西塾督學蘇某曰曾生
非可擬往也宜禮聘之公應聘往因登大岷青城諸
山西眺瀟氏東眺汶濱胸中吞其八九而歎曰大岷

之外可稱配林孰與吾家安樂日相從几席間也爰
易安樂為少岷山因自號云正德丁卯舉省試第五
人明年成進士授戶部江西司主事時逆瑾為政籍
紳趨者如市公不惟無所投刺間有言觸之會瑾執
不附已者跪午門外而公幾不免尋權稅清源以廉
明稱後轉員外郎中條上大司徒八事曰革皇庄裁
冗費禁濫支減廩馬清鹽法停鈔法明徵納禁使用
蜀門稅重漕政大司徒稱善而卒不能行其言丙子
知府建昌公益脩循良之業上劑益藩下悉民隱立
社學建書院羣弟子而考德問業盱水之土洋洋如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四十一

在斬獲賊三百三十餘級釋脅從者八十五人寧庶
人遂擒當公勤王時與母鄧恭人永訣恭與賊不共
天卒能成社稷功王文成亦啟公勞烈而竟不錄先
是寧庶人膏腴花園屋廬多為豪所侵中丞鄭某者
檄公一無所徇盡返之盱郡有巨室欲齣麻姑山
公裁以法又上叛逆疏內有省內奸邪顯附陰結語
繇此忌與怨交集咸為蜚語中公不免矣然盱人至
今尸而祝之益信天理人心未泯如此公以庚辰垂
橐歸移居江陽郡城購茅齋數楹藏書數萬卷日坐
其中手一編以著述自快中丞劉公大謨御史金公
深交薦公可大用不起著有聖學會通河圖洛書解
春王正月考歷代史評論心學論樂律論數學論氣
化皆發自契悟無所勦襲其要歸於精實歲早課耕
靜觀兩賜之故雪禱之節又著召和錄脩川東志精
核有體為文高峻望達一本六經行乎意之所止而
不沾沾蹈古人語所與交者如王伯安何仲默鄭繼
之呂仲木皆當世偉人也楊用脩白首成漢欲歸蜀
為首丘計乃不歸新都而卜宅江陽以就公相與賡
酬甚盛然公意在經學思成一家言以詔來者其於
題詠辭記則隨意小赫號成章草畢亦隨散逸今存

者皆諸子私錄特百之一二耳故名拾存篇云生成
化庚子三月卒嘉靖戊午十一月年八十歲余爲諸
生時邑先達有都運童養之先生蓋鄉之樸茂長者
其父諱琦仕爲瑞州通判正值寧庶人變起通判公
亦嘗督師擒賊以功陞四品秩都運公嘗語余言江
西討賊之役有幸而功者有不幸而功者幸而功者
難言之若功而不幸者吾鄉曾公是也都運公待父
任得於耳目者真且都運公平生寡言言必有中余
聞而咨嗟久之夫公豈惟功不錄竝其所固有者而
奪之何以勸忠余謂公時曾述此言以質公公笑而
不答嗚呼可以知公矣

康後錄 卷八十七

四十五

瑞州府知府宋公以方傳

張邦奇

公諱以方字義卿別號西溪先本廬陵人七世祖諱
賢可者仕元沅州路通判因家黔陽之安江子繼祖
入國朝隸尺籍徙靖州衛生仕良是爲高祖曾祖文
勝祖誠皆不仕父玘贈戶部主事母周封太安人娶
馮封安人公年十三補州庠弟子員十七領湖廣鄉
薦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授南京戶部河南司主事至
司攝篆閱後湖圖籍尋權新河稅立法釐弊有冒禁
者置之法時逆瑾用事怙勢求脫部侍郎欲賞之對
曰寧免官歸敢廢法乎諸璫銜之以他事掾捕胥隸
獄後錄 卷八十七 四十四
恐不敢往印無憂也我得以公道自之瑞竟屈服正
德三年丁父憂服闋留戶部陝西司主事尋給餉宣
府歸其美於官歷攝諸司監督部稟兼理鹽法六年
權江州稅至則創置循環曆歸稽於部且揭榜於門
刻以定數示無毫髮私江湖千里至今猶傳頌焉七
年還京陞福建司員外郎僉總太倉通州京儲度支
九年請改官南都以便養不允時戶部以邊儲告急
尚書思料理頌得人特奉勅清查兩畿積逋十一年
陞山東司郎中再奉勅視事如故十二年出守江西
瑞州府瑞古靖也公始下第嘗泊舟鄱陽湖口夜夢

一吏持檄授曰帝命汝守靖州應曰吾鄉土也涉嫌疑辭吏去復來曰非命汝作靖州守命汝靖州作城隍也寤不可解者二十年至是閱郡沿革志乃始知爲靖州而城隍之說幻不可曉占者謂瑞無城池蓋帝使汝爲制之以保障茲土也然瑞自華林兵燹後民疲法弛教墮士逸公蚤作夜思勵心圖理明刑飭政之暇每臨學宮進諸生講論擇年少質茂者爲延師而教之多所成就是時寧庶人宸濠已弗靖誘引華林逋寇匪之西山夜肆劫掠公每捕之抵於法旣廉得反狀恐一旦有變郡無城可恃乃以贖金萬餘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四十五

兩創甃之崇廣完密儲粟數千石度可爲戰守計瑞始設民兵僅千人乃復益以募兵三千人日爲訓練以及可使申嚴保伍之法以潛奪竊發之魄凡濠有事於瑞而厲民者一切峻拒之先是濠以非法中人當道檄南昌推官會按其事公爲平反按者數諷以禍福斥曰吾肯殺人以媚人邪益見忤於濠十四年甚令撫鎮劾公稽命息事聽就逮問憲檄屢至知不可已乃行郡之父老進道留曰寧藩固將以是阱公公柰何舍我去乎曰君命也安敢不往封疆之臣死於封疆吾之自許久矣遂拂水而往至中途召屬

吏手書云云與之若訣焉比至省時六月十三日也遂下南昌獄明日濠突稱兵反兵入南昌破獄執之戒繫隨行呵令從及應曰吾有死爾制之益固舟至鄱陽湖望康郎山曰吾得死所矣遂奮罵投水而死年四十四或曰城隍之夢至是破矣其孤崇學崇簡聞難奔赴沿江號血求遺骸不得乃斂衣冠齒髮以歸瑞人胡叅議謂公忠烈不可以無表見請於巡按浙江御史唐鳳儀上其事行江西覈實已而舟師來者言死事甚悉而瑞之郡縣兩學諸生復相繼以爲言湖廣分守叅議王公特立木主送附鶴山魏了翁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四十六

祠瑞亦奉祠名宦之列嘉靖五年崇學等具疏叩闕下禮官明年巡撫湖廣都御史黃公亦移文江西會題而巡撫都御史陳公特爲上章請錄遺忠吏部侍郎孟公具題贈公光祿寺卿仍蔭子入監讀書賜祠額立祠江西歲時致祭典至靖州知州丘君慨以忠節大義當風鄉閭於是胥地立祠於鶴山之陽嗚呼忠孝天命也若宋公之事克迪帝命徵夢於彭蠡則又其焯焯然者然人之效忠身死則亦已矣公死而精靈氣魄固當與瑞之山河土地胥配於無窮而其英風義槩激於人心凡爲臣者孰不益固其屏衛

贛州守康君河傳

許宗魯

康君名河字德清家於武功居漳水之濱因號漳川居士少負秀發長嗣家學與其從兄脩撰海兄員外浩皆以科第後先興起君治詩能得詩人旨與發爲詞章婉麗溫厚正則平達觀聽者感微革化風被爲多論者謂其得詩教焉故以之飾吏則司儲司稅以及典郡培本抑末通商裕賦植善布惠才賢之稱播於郎署著於郡國顯奕宏肆駕出流等古云不器君居之無忝焉然性爽介與人不瓦合方其居業與同業者評第文翰銓秩人物時出奇見以折人務奪其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四七

氣乃已比其人官乃益輝才効職不異難不辭勞不避嫌不規利故由之馳聲亦以之賈怨然其心則自負無悔也至其解仕而歸脫棄塵俗放情丘壑期反天真一切世務獨屏無遺奄然歸盡略無嬰繫謂非明哲鮮克如此於乎賢哉君中嘉靖壬午鄉試癸未進士歷官戶部主事晉員外郎再晉郎中出守兗州移守廣西內徙贛州病歸而卒年止五十有五子極桶孫承吉論曰邵故有周之都邑古文獻之所萃也其山川炳靈代育聞人載在史錄彬彬然盛矣肆及我明康氏特鐘其美司空震發歷世不承內翰魁一

地官嗣光太守纂映海內家聲靡有甲於康者而素藻節行並繼前脩示型末學旣偉且煥矣乃皆振迅未幾沈鬱旋至人邪已邪時邪勢邪益不可究竟矣志曰君子惟世之名匪世之榮久近之謂耳夫是則吾於滄川君也何憾焉贊曰滄川湯湯世澤流長有美少康白眉秀良誕鐘厥祥用賓於王筮于曹郎典於大邦不極其光敏而歸藏龍蛇其行屈伸孔臧楹桶嗣昌肯構肯堂慶祉煌煌維休無疆

康君傳 卷八十七

四八

饒州府知府祁公敷墓志

黃佐

公諱敷字惟允別號棠野廣之東莞人南宋有銀青光祿大夫者始遷自南雄六傳至高祖以泰高年被徵不仕曾祖振宗鄉稱長者妣李氏祖秉剛有行累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考順為時名臣累官江西左布政使贈通奉大夫前母鍾氏贈宜人母廖氏封大夫人公五齡通論語諸書十有二為詩文有奇語十有五而春秋業成踰冠頌魁薦于鄉即藏脩不出慕濂溪延平為之贊師其心學充養日粹後進多從之遊久之逆瑾誅乃北上正德丁丑再試登第賜進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四十九

士出身例得歸省庚辰始赴銓拜刑部貴州司主事會季兄政上春官没于途即移疾護其喪歸家居慎脩督學魏公校至邑臨訪與語稱重之因謂師生宜以為式甲申詣京復除刑部福建司主事七月伏闕諍禮得罪獲釋尋晉階承德郎賜恩父母及妻其於庶獄詳讞明允廷尉稱平三載以績最聞丁亥晉本部雲南司署員外郎迭署諸司印受知尚書胡公寧委以章奏六月晉本部四川司署郎中平反公恕鄰民謂之祁佛爺嘗辨曹恕王良弼獄知為岳民張雄近誣立出之公餘益績學名其齋曰新作箴以自警

戊子鄉試初簡廷臣學行者主各省文柄公受命往廣西考校比入發皆名士而錄文亦甚馴雅事竣取道歸省有司致一無所受晤總制陽明王公于廣與論窮神知化大旨王公稱服語人曰祁正郎深於養者也抵家無何即拜饒州之命單車往視事少保桂公蕙素重公適桂家居然未嘗敢私謁時方習鷹鷲聲為能而公雍容裁斷獄輒得其情出無辜者百餘人民驩呼以為神明自是舞文吏無所售其奸而訟日簡會水旱薦飢躬檢路以聞得蠲常賦民賴全活其眾乃嚴儲水法脩預備倉葦排門夫役令下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五十

民皆稱便復增築鄱陽白馬隄浮梁胡白渠皆不擾而事集嘗議鑿井濟因暘忽泉湧東廡下士民謂公德所致名之曰應德泉而歌詠之暇則臨學與諸生談道置簿以揚善紀過恒獎其勤而矜其乏凡廟器射圃脩飾完備弦歌俎豆藹然改觀每月且令父老集于社學訓戒子弟置沒官田以為館穀費按治下其法于諸郡縣俾踵行之義士閔穆劉聰葉賢仕暨張李二節婦皆見旌龔增祀鄉賢于學官又別祀于其鄉社皆前此所未及舉者其表正風俗此類也准府官按察檄稍加或論館請謝求自新首相烟家有

爲訓導者謀補教諭員缺沮以大義當道報可輿論
快之公橐舊有可私入者如吏員新參鹽商稅船及
存留耗糧歲不下數千金盡皆釐革其正繁又多類
此部使者考核治行爲列郡稱首疏于朝饒人歌之
曰有影黃堂月無痕碧水秋至有私祠于家者時有
命燒造郊壇磁磚限毋過七十日或獻計謂以土爲
胚榜之以磁庶可易成公恐欺君俾工匠如法爲
之俸不能就及逮赴詔獄怡然就道凡愧者悉卻之
士民遮泣不忍別形諸歌頌其卷曰一磁不特云及
抵京師法司以公賢能議罪從輕上覽奏遂請

蘇徵錄

卷八十七

五十一

貴州婺州縣典史公殊不以東險介意南還渡揚子
江盜至舟人惶駭公端坐自如盜驚歎而去壬辰九
月行次袁州感疾歸就醫疾亟猶冠幘力止家人禱
樓臨終惟以太夫人爲念而已距其生成化辛丑十
有一月二十一日壽五十有三聞者莫不傷邦哲云
亡惜其用之不究也公天資端重事父母孝謹與朋
友和易有終接人無貴賤親疎一於誠慤周恤患難
如恐不及嘗躬治程典史德瑞余同知昌期喪同官
后主事英中坐罪當死每周旋營林外祖廖公無繼
嗣焉之立後仍予祭田二十畝尤潛心義理之學嘗

自誦曰士君子求不失此心而已進退榮辱有命存
焉故居恒米粟自持未嘗有分外之積晚罹降謫亦
未嘗色憂許者謂通奉府君左遷貴州石阡守後至
方伯公之謫實酷似而遽止於是嗚呼其命也夫

蘇

卷八十七

五十一

建昌府知府張公絃墓志銘

方鵬

嘉靖壬辰建昌府知府張公述職事竣南還便道
 家以疾卒寔九月十一日也年六十有四明年癸巳
 有司舉祀鄉賢祠公姓張氏諱絃字文儀別號約齋
 曾大父瓊大父翰父忱贈南京工部員外郎母黃贈
 宜人公以庠生願弘治辛酉鄉薦登正德戊辰進士
 知桐鄉縣又知高唐州進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陞禮
 部祠祭郎中以疾在告改工部屯田司俱在南京擢
 知處州府調嚴州卽抗章致仕用薦起知建昌府此
 其履歷也公少孤貧嘗躬耕以自給然講讀不廢值

歲大疫一月

喪營壘皆不越

禮待其弟與弟之

子曲有恩意開門授徒多所造就今陸司成子淵則
 入室者也其在桐鄉以清簡爲治民甚宜之部使者
 上其治行檄召至京尋復外補其在高唐適流賊蹂
 躪州境公於城外設重門建敵臺阻以深塹縹緲以長
 堤與民守之賊不敢犯蝗復告災下令捕蝗若干易
 米如其數民爭趨之歲則大稔已乃興學校表貞烈
 旌穹發之金斥羽流之妄尤播人口及守處州守以
 清簡爲治民又宜之去之日攀臥涕泣追隴山路者
 幾千人及守建昌藩府鼎立大獄明興調度有方民

頤弗擾雖政有繁簡任有久近然所至稱循吏焉此
 其脩於家用於世者也竊嘗評公心跡篤寔而朴茂
 恭儉而清苦闒然若愚退然若虛六外易與耳然其
 中執守堅定不爲利搖勢奪者則人或莫之知也宜
 銘以昭之銘曰剛而壯頰悻悻自好柔則繞指亦梅
 之召孰如張公懿德雅操確然其心憤然其貌外若
 無忤中不可撓行已蒞官率由是道有莠者祠在鄉
 之校俎豆其間寔捕風教我懷伊人胡不大菴琢辭
 墓門爲來者告

歲大疫一月

喪營壘皆不越

禮待其弟與弟之

徐臨江穎墓志銘

吳鼎

君諱穎姓徐氏初字希道後更子淳別號龍山云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克敬附籍仁和於是更為仁和人祖誠考聰以君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母潘氏安人君生弘治八年八月丁卯幼學胡氏春秋穎敏絕人屬文弘肆下筆輒千餘言年十八為郡學生明年非角應試才名已籍甚矣正德十一年舉鄉試高等十五年會試中式明年辛巳今上初策士賜進士出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職理京畿訟獄號繁劇難治君既明察強力有執守日

錄錄錄

卷八十七

五十五

何以謂之難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者為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者為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矣而老生常談堯舜之道為難奚其難唐公悅以君任大用薦為儀制司郎中蓋殊調也皇上方嚮意稽古禮文之事札下春官無虛日君咸為草創其儀無遺謬者預賜敬一箴大禮集議大學衍義諸書屬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君為建白總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路蓋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如此君九厲守高公卿以下干請一切不行要在絕私交行已志專心上報而已以嚴見憚不得久居內

錄錄錄

卷八十七

五十六

君嘗忠怔忡疾君事之湯藥消息曲當其意不解未
半歲父沒而養母太安人躬備甘毳家事必稟進止
廩祿貨財悉委於三弟願頹頹而傾囊助誦輪資爲
太學生其內行脩謹如此

大中大夫蔣公坎墓表

王升

余童時輒聞姚江蔣大夫公名比稱長偕公仲子
部業成均誼好日密始得諗公履歷既而舉於鄉
君同舉禮闈又同聞公行事益詳而誼好之敦彌篤
非他世講家比也一日祠部君持公行述暨少宗伯
孫公狀徵余表其墓公諱坎字養孚號澄江蔣之先
以周封國爲氏苗裔繁殖歷漢唐多顯人著于宋者
諱浚明與弟浚德子之奇爲最浚明官金紫光祿大
夫而之奇拜亞相並稱名臣九傳曰彥祥元至正間
公判姚中遂家焉公七世祖也公諱拭以子貴封兵
部職方司主事母劉氏贈安人以正德丁卯十一月
十七日生公于太平里登嘉靖戊戌進士授兵部武
庫司主事丁內艱改除職方司轉員外郎尋晉車駕
司郎中遷知江西瑞安府遭外艱起補臨江府其初
爲主事提督武學不徒取具課程親授諸生韜鈴指
畫方略如小諸掌出其門者多著武功如孫都督其
最也 大一殿工興大司馬遼公董其役公嚴諸奄
占役肩支弊中人怒計欲中公公覺之豫發其奸獲
免上竣蒙賚銀幣後補職方逾三年報政令劔漁石
唐公中丞白川周公皆海上考二公一時名臣最煥

許可以知公之器不凡矣其爲駕部故事使客
關支率由車駕司公銳意節省任怨不恤無所徇
請符者往往不悅先是中官以覈冒支衛公至是以
裁符故中官愈不能堪遂詭挾若建公者意公間建
懼選兵縮胸卽辱侮公脇取符耳公則挺身往將爲
扣關狀奄輩計沮皆散走或更爲好言解之其矯矯
風節類如此總督曾石塘公建議復河套詔廷議之
廷臣多顧忌相視莫敢先發公獨上書十七事繫繫
皆據胡大計切中機宜雖寢不行而朝論避之出守
瑞州瑞俗好訟許難治公剛明割割若烹小鮮有部

獻徵錄

卷十七

五十九

下目得熊騰峰者把挾官府屢中以危法上高黃公
性朴而疎任僅三月以賊罷免公閱招辭知黃爲熊
中乃召其邑父老讞之交口寃黃遂全黃而誅熊瑞
人萬口稱明嗣補臨江臨瑞皆左右地俗習相沿公
以治瑞者治之政聲大起歲亢旱禱雨雨輒應或夢
得劫殺耕牛計捕得盜屏迹郡有蕭灘驛衝甚時分
宜權熏灼天下子姓往來相屬雲焱蠶軼傳騷弗堪
前守率厚款遇公獨御以常憲不少假蓋與裁中官
符若出一轍而此爲尤難然公高有聲望而兩臺交
薦者多以此而竟觸忤當除謀榮罷官以去其子勸

能舉進士爲主密司副郎所謂儀部君與余同年者
也尋蒙恩復公職致仕再晉中憲大夫復例進階太
中大夫卒於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閱世六十有
四配黃氏封安人嗟乎以公之風猷志節卽屬以天
下大事當必有卓自別樹接軌古名卿者而竟不究
厥施厥不復起夜光按劍合抱蒙檳自古嘆之然卽
其見于爲郎爲郡者若此已足爲世之儉媿軟熟者
風矣矧有賢子繩其武而光大之則天道惠吉終非
階忒復何憾哉復何憾哉

獻徵錄

卷八十七

本十

虔州守湛源陸公化淳傳

瞿汝穆

始余於昭武解組乞歸在庚子春踰年而湛源陸公亦自發乞歸兩人出處既同而尚簡率不事靡文同所居又相去不數武故日夕過從甚洽迨壬寅秋末予出守辰陽公旋亦起守虔州當予之赴公庀觴于舟祖予公少予三歲質稟素壯精神躍如胡遠法爾淪逝即君弟孝廉濬源狀公走札屬予傳公交契如予又何敢辭公諱化淳字君復王父西江公父贈中憲吳山公代以儒名皆能詩公生方晬西江公抱於坐忽心動出戶未涉庭而梁仆又誤觸沸釜胸腹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六十一

糜爛見內腑又三歲而痘當島夷內訂時吳山公攜公就醫操解艇繞出夷舟公竟夕不啼故夷不覺得逸出此三者皆鄰死不死人以是交奇公比就塾慧甚受書輒能達大旨於是吳山公每就師席必劔以往教之制義屬草悉能破的辭氣煥發年十三試於縣令以其稚齡異之及見其制義則悚然稱奇遂拔為第一戊辰補博士弟子員吳山公謂曰先世以一經相承庶祖若父所未據在汝其勉之公益感奮佔俾恒至夜分遇寒月兩足恒僵不能動藉扶掖乃得就寢終歲同友朋寢處外館非伏臘不歸歸則呈所

業於吳山公為之愉怡動容癸酉以試高等首廩是屢試無弗首者丙子學使者褚公檢公第二吳中俊髦治毛氏詩者咸敏袂推先壬午學使者李公檢公第一直指使田公試決科亦第一是秋留省典試乃歸德沈相公得公卷喜曰此必脩潔之士超然埃壑表者也業擬首解額會同事稍見異遂為葩經第一壬辰舉進士射策列二甲十九例授部郎思亟見陳太恭人引疾歸省踰年始就除得水部郎公治濟上諸泉諸泉當漕渠淺則由鎮口奔注入漕漕仰泉給當漕渠溢則汎濫反漏入鎮口崩決不下時累歲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六十二

適當其溢諸水櫃水壑所以備涸者多為豪右所侵甚至鞠為榛莽諸治泉夫皆供它調發公計河之盈縮不可期一值其縮則運艘何藉而北達具議於總河安邑楊公亟是之令行如議公昕夕乘屨樞周視決壅導流不惜胼胝引繩批根不憚豪右諸泉畢理丙申工竣而徐呂以下多患漕梗濟上轉輸如故楊公大器公且議久任會已有代者遂寢在濟三載民間牒訴一不納曰非吾職也諸闈夫苦於中官虐使公悉詳為條教啓閉送迎皆有恒度約曰闈而出五度者吾治之如吾教若不以聞吾而私督檢者吾

治之當如所奉勅於是上下凜凜三年如一日丁酉冬報命得贈父如公官二母皆安人旋奉命歸故荆王賄抵家舉焚黃禮於兩尊人墓晉繕部員外郎旋晉都水郎未及赴部出爲浙江金華守其地翔羨好訟公務治以簡靜盈庭之訟率曲爲曉譬令解去而臨事精勤無稽令無留牘間值艱鉅雖至夜分必竣事廼就息所董督于州縣惟文移期三董不至而後發胥久之竟至府胥絕跡所輸納卽具文轉輸原絨未嘗啓也在郡未期月而謳歌四起聞曠闕劉有文欲至義東二邑公亟移書令駐部第委官至二邑且

麻徵錄

卷八十七

本三

調停甚悉上不扞下不橫征兩臺間而交是之伴列郡皆以娶爲準公又謂各邑無礦乃有守礦兵是開採之囿也悉議罷得省餉千時方議勾義烏逃卒公謂此輩始食衣食而蟻聚既畏鋒鏑而鼠竄若心誅求是絕逃者之生還又驅居者而流亡也力持而罷勾初海州張公朝瑞守娶初崇正書院祀宋何文定王文憲元金文安許文懿明章文懿五公且置田以供諸生張公去祠蕪而田廢公力爲繕復錄九學之俊躬爲校養娶士之舉于鄉者往甚夥是秋得雋七人皆院中士遠近翕然嘖嘖直指永城李公尤器

公壽昌巨猾計其尹黎時中直圻屬公理廉其實具讞尹事立白未幾復有烏傷令事起令固循飭直指臨發甚賞識擬置薦列後突中蜚語因詢之於公公力爲解不入公因求解職曰外物可輕良吏不可誣直指因復詳求其實令事得寢顧不知蜚語起由司理也總憲李公悉察隱曲深惡之當計吏司理遂梳職公謂吾弟直令庸知曲吾僚不去人上烏傷我卽移書于弟孝廉趣脩三徑而疏乞骸骨當塗內自納言銓部外自兩臺監司無不篤留而公竟倏然歸里予時過公所居竹樹蕭蕭曲池環舍小橋跨池過橋而南則田疇綺錯溪山映帶從容笑歌頗得濠濮間想初贈中憲公雅好卉木顏其間曰花谿小隱承先志也至是更稍締構復爲樓以遠眺望引渠以羅芙菜公恒謝客手一編於其中于世益遼闊經時月不一至城市與親知躡屣過溪山間人多指詫此非金華守耶何不與而徙也癸卯夏中丞獲鹿曹公侍御馬公交劾薦歲丙午乃有虔州之命公感額不欲行剋故強之忽以田廬之半授其伯子伯符仲子兆登孝廉曰兒方弱齡當勉之讀書耳胡委之以此公曰吾恐孺子不察吾意妄謂仕宦可多得吾授此冀杜

麻徵錄

卷八十七

本四

多念俾不得不就儉約耳既而孝廉秋試登薦書
公謂造物忌滿復欲引疾會度監司遣役徃行甚篤
乃勉就道瀕行以一緘授周恭人曰須有急乃召叔
氏同啓視至十月而蒞度度爲南粵襟喉開府駐焉
軍民錯居商旅雜遝擁傳而往來者文武於道時屬
計歲府屬留府者僅一椎俸甫任而直指行部諸務
宥于公應之秩如也諸治理大率如葵而益嚴肅問
察主藏藏之虛籍以三萬計蓋開府兩道一切軍需
歲供皆資於度出納既廣而諸材官特起率飾故稱
急要監司請發者不可指數奸詭乘以自潤遂積連

獻徵錄

卷八十一

五

至此公悉發其奸監司阻之不可則令調停之公命
凡賦祿俸者賦半其半以償速速額畢始全賦諸乾
沒惟監守不爲原餘疾輪所負則解不問於是兩
月輸藏者萬金公益務爲潔廉爬搔宿垢無遺且詳
條其事上之著爲帛令云度諸屯穀率輸糠粃而支
必責良典倉者恒蕩產公議令一府佐董其事每屯
所輸必令該屯官同典倉者封識建應支之期卽支
其所輸諸屯遂不敢過求且減存積寬坐耗倉役始
獲安旣而有一倖欲移他錢穀支屯軍者公謂屯軍
支屯糧法也疇可別貸不許倖迺嗾衆軍謀於庭公

不爲撓卒支以所輸如公議于是錢穀井井胥吏莫
能上下其手度兩橋商稅向以供軍需至是稅關欲
駐度以籠其利開府李公不可闕乃苛求解稅者公
謂闕曰稅額定於上人豈解稅者力所能加請勿爲
望腹計第以情告當爲劑量庶有濟耳因酌其額內
兩臺所征遂畫一商不苦覈斂度稅有凶郵每閱季
則歸贏於府公悉藉以貯於郵旣而水西郵告困直
指議濟而無由公遂以所藉贏濟民無加賦而郵不
至缺事公復請由南安而下諸郵悉從水母陸則雍
傳者得順流之益主傳者損任負之勞竟得請上下

獻徵錄

卷八十一

六

皆便焉當塗廉公治狀盜賢之凡事莫不倚決公施
當考績中暑雨遂病徧移文乞歸當塗方重公乞彌
懇留亦彌懇先是兩關之稅司權者請公同砥權衡
再請公再辭司權者因洗手臨事羨金四千有奇咸
積于庫數以微言動公不應至是請於寢次公曰吾
無藉於是左右曰不爲諸郎君地乎公搖手不答他
有所諮曰吾生平無不了事復發書召孝廉敘次井
井如平日遂泊然逝比孝廉至左右出一笥發而視
之中第一札其匾畫子女及喪塋諸事纖悉畢其孝
廉暨二孤扶公輓歸其家如洗虛人巷哭傾城旣抵

舍孝廉請所遺周恭人札視則與虔邸者無毫末異
 蓋冥誠前期者云公孝友天植事繼母陳恭人恭敬
 慕愛如恭人出恭人視之亦如已出當蠖屈時則悉
 以問經脩脛佐贈中憲公詩酒歡請躬授孝廉每謂
 執成於公比預鄉薦則僦居城東具輕舟治游具畢
 爲待贈中憲公劉覽山水間當花鳥之盛風月之佳
 欣賞未嘗闕也及奉荆闕差歸入里傷中憲公之不
 及見涕泗不能勝一切服御不事華侈歲癸未製一
 冠入虔猶冠之衆以左於時噓然羣笑公若弗聞也
 者所授諸子室廬皆在孝廉時所營初後周恭人嘗
 請稍廣之公曰居既廣則凡資生者皆當稱是且一
 子旣然二子不容異同是吾爲馬牛無已時也自壬
 辰釋褐建下未蓋十八年未嘗益一椽開家井井勤
 劬罔懈所至邸中林柚聲與扞擗鼓柝聲丙夜恒相
 應至篤於宗戚友朋鄉曲凡可致其厚者靡不自殫
 公初至濟上桂林大司空舒公以河水及寢園鑿職
 復權子翰編弘志之喪哀迫罔措公爲之治殯具求
 美槨一切極周司空哭謂三十年薦拔所生故吏不
 及陸公傾蓋交比公敏於度可本蘇城船公殯公如
 公之殯寄人以爲天道云公以西江公而下皆能詩

自爲諸生則不廢吟咏然緣情匠心恥事劇斧爲文
 筆涉泮泮出指陳事情如在目睫亦不刻繕以求

徵錄 卷八十七

臨江府同知王佐傳

黃佐

王佐字汝學瓊州臨高人少受業於丘濬翊冠
丁卯以禮經魁鄉薦游太學爲祭酒吳節司業閏
錫所稱許監試每擢爲首延譽于內閣李賢冀其大
用後試南省五策條答無遺本房欲寘魁選爲忌者
所黜成化初授高州府同知時都御史韓雍用兵兩
廣佐獻策平戎用之動中肯綮雍奇其才甲午改邵
武以文章飾政事持身廉而不微事上恭而不阿屬
泰寧盜發時僉事章思適分巡至郡檄佐行縣召集
里老密切訪問賊中動靜若其可招則還其里老之

獻徵錄

卷八十七

本元

有識幹者往論之除首惡不宥其餘脅從者悉聽自
新若不可招則亦令其各陳勦捕方略以報佐至縣
周詢衆論皆以爲賊勢方張若遽攻之則其黨必固
結以拒戰而其勢遂成不若乘其衆心未固誘其來
降者以假其勢則可不攻而自潰矣佐遂遣人招諭
降其脅從者數十人賊果散去懋同寮聞之有欲邀
功希賞者言於部使者謂懋儒者不知兵恐不能濟
事願自行勦之部使者信其言遂調將樂所官軍俾
率以行至則賊已平矣乃械繫佐所招降者凱還獻
功悉畏之懋恥與爭而佐亦絕口不言惟與人頌

靖亂安民之績然終亦無由白於上也滿九載去政

同知臨江府致仕臨江與人又頌其公平正大博學
工吟詠以賢能著稱云佐所至廉操遺愛始終如一
日惟質直任職不能隨時俯仰故低徊二郡二十餘
年一官不徙衆皆惜之平生雅淡惟耽書史自少至
老手未釋卷雖眊曠猶使家人讀而聽之提學新喻
胡榮稱其博學多識精思力踐見道精審故其詩辭
溫厚文氣光明正大當比唐宋諸大家識者以
論所著有雞肋集經籍目錄原教編庚申錄瓊
其經進御則有珠崖錄世稱其文行年八十

卷八十七

七

公諱奎字漢章別號竹坡嘉興府秀水縣人系春臨漢侯施之常裔始祖廷直從宋高宗南渡任臨安司理參軍因家於杭二世祖下之始遷秀水高祖彥銘曾祖仲賢見元綱不振俱隱德弗仕入國朝永樂初祖達因子文振貴封大理寺右評事父鐸字文振永樂中任河南彰德知府公生自幼克岐克嶷嶄然見頭角建長人物豐偉鄉人謂施彰德有子矣十歲入府學充增廣生聰明穎悟不煩教督維時嘉興知府齊公政見而異之獨加獎勵常以詩文難之勞以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紙筆屢訓曰汝父為知府汝當振家聲無忝爾父可也公雖幼益務學勉進三場文字已而補廩日夜研精書史與夫百家諸藝淹貫精熟議論證據古今出入踴勵風發常屈其座人丁卯以書經領浙之鄉榜明年春試不偶入太學景泰辛未試中乙榜任廬州府陸安州學正到任後夙夜盡心獎勵訓誘而陸安學者始知自勵實興科不乏人自公去後數年繼公者不能勤於誨其學者亦玩愒苟且鮮有成效則學之興廢謂不繫于人可乎天順己卯典山東文衡有介鍾吾驛丞遺公白金冀僥倖場屋公辭之亦不與

言但保此心無愧耳藩臬諸公見公公於去取豈重推許逮回州本州缺官委公署州事公持廉秉公一以愛民為本林月而民愛戴如父母使得一郡一邑而理民之獲彼其惠豈少也哉學正九年秩滿赴天官適朝廷簡老成願德者輔導藩府遂陞遼府右長史公恪恭不怠輔導有方每進對輒引經且以漢東平王為說王深嘉重之先是本府軍校多不律肆豪橫軍民被其荼毒多厭苦之公即嚴號令正法律察其首惡為民蠹者痛治之自是好頑斂跡無敢犯者荆州有郡王十將軍中尉儀賓有二十六府上自

獻徵錄

卷八十七

諸王以至儀賓見公之賢待以殊禮歲發未以詿誤赴部調用親王念以老成舊臣不忍其去上章保留其略曰自長史施奎到任以來公勤廉謹輔導有方乞免改除庶幾左右得人報遂拜南安之命實成化改元之二年也國朝建官有正有副正者總其綱副者輔其政如股繁政務則佐貳分理之正官總督之庶綱紀不紊同知之職同其守也事皆得以專行其位不為不重也公為人重厚仁愛多恕持身廉謹蒞政公勤而下車不決旬首詢耆老訪民緩急次第而行寬猛適宜刑威不用專尚德化不踰年人吏淫

和士風丕變三邑軍民仰之如泰山敬之如父母
在任兩蒙藩臬委任織造段疋於南京錢糧不下數
萬兩督運北上一切常例咸謝絕之視世之專事乾
沒出入無稽者其操守相越不萬萬乎逮丁丑歷九
載秩滿藩臬考公持身無玷而都人見稱撫字有方
而民不忍去其獲乎上之親信又如此戊戌赴銓曹
力丐歸老遂獲進階而還公在任而將秩盈也若親
王若郡王將軍中尉儀賓與夫郡縣學所軍民官僉
致仕監生生員作傳以備史錄且曰古之貳守南安
者惟公爲第一其去任也所屬三縣城內外等鄉年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七十五

八九十以上者不啻數百人連名狀告彼處府縣務
文來浙問安狀又稱公持身廉謹蒞政公勤革弊除
奸愛民若子等語懇希回示以慰黎庶其得人心如
此非其德之盛仁之至安能去任數年之後令所蒞
之人移文原籍問公安否以圖稍慰之若是耶凡公
之述職赴京舟車道理諸費竝各自備一毫不取於
民其廉謹多類此非其義雖一介不妄取非其人雖
富貴不與交天性孝友恒念祿不逮養言及父母輒
涕淚交頤兄殫歿遺諸孤公撫育一如已出公退之
暇課子姪誦詩讀書澹如也說者以爲居官得民雖

漢寇恂之守河內張忠定之守西蜀亦不是過其視
世之傲然民上前呼後擁終日醉飽以嬉視民之疾
痛疴癢如秦越不相關甚則爛其髓剝其骨而不知
止使民疾如仇讎罵詈載道相去又不萬萬乎吁又
安得如公數百輩普列州郡以利濟也歟或問公何
以在處獨得人心如此夫惟其心術之正不爲利所
誘學術之正不爲威所怵也且又處鄉里遇人不問
貴賤少長卑躬悅色懇篤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措
垂首幾欲至膝若忘其家世貴倨是以人無怨尤兼
以心地坦夷物無抵忤人謂公忠厚長者揆古無讓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七十四

于今無愧矣告老之後優游林下幾十餘年結社吟
咏因舊自號環居植竹周益以蓮彈琴圍棋焚香晏
坐雖白公之香山裴公之綠野豈過是歟平生無玷
不忝彰德府君清白傳家之遺可謂孝子也纂脩實
錄在處所司必脩入國史予鄉之士崇入鄉賢祠公
論推古如公人祭鄉先生於社無忝也

贛州府同知張璣墓志銘

邵寶

君諱璣字孔圭自號慎菴姓張氏其先河北人在中唐有曰文昭者徙中州至宋南渡時有諱晟者以直秘書扈從遂家建安之南村晟以上世有顯仕元末有諱信者以避寇遷浦城縣南信子子榮生永永沉邃偉特博通書史國初有司兩以隱逸應詔皆不就其卒也楊文敏公銘焉子四人長善舉永樂辛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其季冕娶于某生君君幼警敏隱逸公命監察公教之十有一年游邑庠即問聖賢行已之要于師師異而禮之弱冠應鄉試年二十七貢獻徵錄

卷八十七

而升諸禮部卒業南雍成化庚子舉應天高第屢不利禮部丁未試吏部簡授江西贛州府推官時汀韶寇大侵贛境因以飢疫民死徙殆盡君持檄走諸邑治其溝城存徠周卹以全其人瑞金石城二縣故無城城自君始當是時君力為規勸且屢請發帑於上語甚切至蓋活者數萬人既又重逃復之典權婚嫁之宜申掩埋之令稽古荒政而加敏惠焉其治刑尤加意疑獄它郡獄未具者亦多移蒞於君有使民金伸誣告死罪轉引二十餘人獄死者過半君得其情亟白于錄囚使者釋其未死者七人君在官前後平

反死刑四十餘人雪流以下者不可勝紀九載秩滿會贛缺同知遂以擢君君職清戎清戎某御史方以苛察繩下虐及無辜君抗言無隱見抵弗顧既而嘆曰吾不能殃民以奉人而視顏於位退不猶愈乎即移疾請致其事疏發三日遂行於是君苦煩熱舟行至廬陵病病七日不起弘治己未七月也君性孝友以祿不逮父養養母曾氏甚謹與諸兄處愛不忘規自奉約而急於周人外重內剛不以佞奪而理禁脣堅深以為難君裕如也嘗集古格言為世訓一卷所

詩文有慎菴小稿六卷錦江雜味四卷藏于家

卷八十七

七

江西撫州府通判施堯臣行狀 梅純

君姓施氏諱曰堯臣希舜其字也先世蘇州常熟人
洪武初以東南巨族徙實京師遂占籍上元縣歷二
世至君父諱靖府君始以儒業起家領景泰癸酉鄉
薦累官至翰林院待詔方其領薦君適以是年三月
十四日生甫數歲聞長者誦書史即能強記比成
童已善屬文一時僚友莫不嘖嘖歎羨弱冠學日加
進待詔公知其足以繼已志也心悅之會君母林氏
以疾終公益厭於仕進遂乞休歸南京俾充京庠生
未幾果中成化丁酉鄉試明年戊戌會試下第留太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七

學卒業一時南都赴試者不下四十餘人惟陳君言
及君與純最少李君用文雖稍長然發身武學故予
四人凡出入應酬皆不得與諸人伍見即羣聚每辱
之予與李陳每不能堪君獨受之略不與較甚至有
見其可欺肆出惡言以欺之者君亦直受之後其人
南歸乏道里費乃降氣求貸於君君亦不念舊怨而
輒與之衆以是服其量而挾長之態弁予三人亦不
之及矣自是又四試竟不如志以親老欲資祿養乃
赴天官卿選弘治壬子除浙江金華府通判遂奉親
之任君於時外嚴職守內謹供養歲餘政益通養益

豐名益隆以充而東南上下咸知有施通判矣時金
華八縣其尹皆發身進士例以三載取陞風紀前此
郡佐而下皆曲爲優容以徼倖於他日君至則正色
其間不以利害萌念慮諸尹亦皆愛服不敢挾以驕
慢郡有徐毛頭者嘗嘯聚徒衆作亂連郡爲之侵擾
君以計捕之悉寘於法一方遂平部使者咸奇之每
有大事輒以屬君監察御史吳公一貫爲人通敏自
高巡按所至官吏鮮當其意獨於君每獎其才而許
其守戊午以脩乾清宮所部下浙江諸郡取材僉以
收解事大而難其人藩臬重僚乃舉君以往於是十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七

有餘郡之材皆領於君君往返僅數月事既無廢而
民亦無擾其勤事類如此然初未嘗爲之窘滯金華
當山水之窟方盛暑時濕熱蒸逼簿書盈几案庭待
處分者常數十百人君皆一一爲之盡心發遣胥史
環侍皆不能堪而清裕如也暇則命園丁卽郡隙地
雜植花木構茅爲亭以朝夕奉親之歡或時吟哦其
間舒寫懷抱蓋其平日所養者深所見者定故遇事
之繁自不能擾也初君解材北上待詔公亦暫還南
都俄以痰疾遂終於家君於途聞訃號痛欲絕卽日
易輕舸徑歸居喪三年哀毀逾禮服除改瑞州越數

月繼母吳氏卒再歸居喪又三年改撫州時撫已有
判佐郡事君則增設專理糧儲尋有例凡諸司之職
悉罷增設所司乃復起君銓部改選或因勸曰君補
任數月則滿九載當進秩大夫金緋之榮將自茲始
矣盍過往勿疑也君曰吾以書生三佐大郡叨祿已
深若更覬覦分外豈知止之道且一子呱呱在襁萬
一得遠郡誰其撫之遂中途引疾納其公移於官以
歸時正德丁卯之九月也君既歸則置別業於先世
墓側以便祭掃時四川叅政吳公彥華方以權奸所
陷褫職家居買田爲業適與君鄰每聚談農桑外各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七十九

不及他事逾年權姦者伏誅吳公復起任浙江布政
時謂公道既明將次第及君不謂一疾弗起竟以辛
未六月終年五十有九君平生爲人易直無鉤距造
文亦明快醇雅嘗歎近日文人自以生長南服歷官
內翰乃故爲艱辭以眩世使人三讀猶不能以句一
時好名少年翕然宗之然徐詳其意皆俚俗較利與
害之說於世教何補哉某不敢效也識者以君爲知
言

承直郎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尚質墓志

銘

澹園集

公姓黃氏諱尚質字宗商別號龍岡先世廣東惠州
府和平縣人國初徙閩右實金陵而黃氏始爲南京
人自余髫年出入里閭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
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其一人曰余兄靈川
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鄰辟雍而屈相去僅數
百武學問游處亡一日不同其篤朋友敦行誼攻文
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嘉
靖戊午公與維明並舉於鄉壬戌公以選人謁銓已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八十

維明成進士留京師余兄亦拜官嶺南乃稍稍散去
初公之謁銓也得四川劍州學正丙寅晉南國子監
博士隆慶己巳以京察左遷江夏丞兩閱月遷爲峽
江令萬曆癸酉晉饒州府通判以歸歸二十有四年
而公捐館舍蓋至是維明伯賢之逝久矣余未嘗不
歎耆舊之凋謝而爲鄉國之典刑惜也公爲人真樸
而廉謹秋毫之端不以自緇故所至居必見信去而
人思之於劍州則精覈賢否勤於程課教有常矩士
知嚮方甲子校文關中得今御史大夫溫公置之第
一人倫之鑿上下歸之至若攝巴州繕城守劇盜引

一郡得完監司使者咸器其能於成均則臨以
權直道有立旁多獷悍教條必行介性所至觸禍
海於峽江則流移來歸寃抑盡靈還忠臣之後於廝
養卻漁父之金於暮夜即投檄歸久矣而士民載德
猶以時問訊於家大氏公所煦沫者在單赤以下而
人所齟齬者在均敵以上故再罹讒毀弗克顯融此
無異繇近世善宦者率厚結黨援巧相引納而公孤
立行其壹意或外自藩飾虛聲少實而公孜孜勤恤
民隱不爲空文或顧利冒恥恬不知止而公稍不如
意輒毅然引退蓋南都士風往往有然者而公其尤
也曩一朝士語余曰君鄉人當未諳作宦譜邪余應
曰吾鄉獨諳作人譜耳聞者笑以爲然嗟乎賢富去
來如反覆手世之挈挈枉義以覲幸於偶得者亦豈
能長有之哉公即見謂爲迂闊不足以趣時合變而
所全者大矣他復何憾善乎維明之論公也坎珂婁
更一真無改而余兄伯賢則謂其入汗泥而不滓燎
燥火而不然直以方之良玉都人士至今傳之以爲
篤論云生正德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丁酉十
一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高大父諱玄保曾大父
諱助大父諱子隆三世隱德弗耀父銳胡廣邵陽縣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十一

陽山

學教誦以公貴封脩職佐郎南京國子監博士有文
行言家教者宗之妣李氏配徐氏丈夫子三應登應
仕應升登等將以己亥年正月初三日葬公大南鄉
花樹山之原而屬子志且銘之子念公事行見於邑
志者具矣茲次其大者銘曰
於利靡緝以著其惠於權靡徇以篤其義我德則良
孰曰非遂航喪其楫車不投綬有命自天斯又曷悲
繩繩後人尚演厥施

小德錄

卷八十七

十一

陽山

文林郎贛州府推官石樓林君萬朝墓志銘

羅洪先

嘉靖丙午余訪唐子應德于毘陵屏居僧舍一夕唐以衣冠之士來其形癯然其容巽然其氣温然而視營然類有道者問之曰石樓林君也余於是始知其姓名明日復謁與之飯君觴不濡齒匕不及孟其意時時乃在余兩人兩人更互有言言且錯出君一無所逆猶恐不為之俱盡也已而報客至遂起避意其倦且休矣客出戶則已遣人俟于外問可納謁否當是時載妻孥赴贛州推官天且暑舟人告速不聽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八十三 曼山館

如是者三日而後去余於是又得其為人而與之定交余既返林以是秋檄南昌往來同江必至余舍自慎行務學居官使民以至讀書文辭之事靡所不問其後聞諸吏人云嘗代君作余啓事字稍誤可增改者必易贖更書令盡善乃已他文移皆然已疑其用心過勤移書言之又半載絕不聞耗一日君之從子兆恩至問之曰君死矣來請銘余於是為之流涕悲傷又且有遺恨於君也始君以嘉靖甲午舉鄉試登戊戌進士為寧波推官未幾聞父侍郎公訃去繼以柳淑人憂至是始補贛州其為寧波也以侍郎公嘗

守是郡歸請所以治獄者而後行郡人素已奇君比至恂恂然不敢以喜怒加人當斷獄務求所以生之者旬日不得不即斷則相與驚曰固吾侯之子乎何其肖吾侯也倭人入貢道故出郡中率爭市以鬪當鬪時持矛戟攘劫官司無敢誰何然獨畏君廉君出市倭即釋聞以竄贛當江廣之衝重商大賈之所往來異時為關征以濟軍而守者輒無廉譽君以當代固辭不受已而檄攝興國其猾胥善巧伺以愚令至是故進敝器以嘗君莫少怒即得詐為機利君覺之不一問左右請易器君曰於余甚宜由是猾胥搖手相戒未幾信豐大丞當道檄賫帑往賑之君懼民急食聞命即行是時水初退地卑者猶在沮如中君冒溽暑乘肩輿泥行浚村塢計口給授夜則會數而哀分之率不得寢凡生活數千人而身病矣君雖病不見辭色當道不之察顧益壯其才取煩劇難辦事坐之君憊甚猶時時作手贖令吏人代為詰難聽遺家人泣諫則曰吾身猶食祿而可後事乎竟以痢卒于官年纔三十有八卒之日囊無餘金篋中止古書數十卷自提督大府而下莫不往弔郡守林君功懋為之棺殮賻贈乃得歸悲夫悲夫使其少延以交余兩

獻徵錄 卷八十七 八十四 曼山館

人者而取友于千古復以治兩郡者推之天下豈

為千古一快哉柰之何竟不自卹以死也君之天性

孝友去寧波時以哀毀致疾醫者誤藥幾不起喪柳

淑人踰年而伯兄天君益悲不自勝坐是体常羸絕

不類壯夫當七歲時已能為詩稍長好讀史遷為古

文辭人多傳之已而鄉試不利歎曰吾不能乘時自

奮何以空文為於是更為時文即又出儕輩上其後

聞侍郎公與陽明王先生往來議論則益闖闖有嚮

慕意雖長於宦遊能絕紛華侈靡之好居家徒步敝

蓋遇者不知為侍郎子也攝郡事重建安湖書院聚

諸生課業其中時為誦說書院者故祀周程與陽明

先生者也余嘗求友于世欲得質美而力足以任重

者與之共學而恒不多遇及遇君可謂有美質而擅

完力矣乃又不足於其年豈其固有限之不能自免

者歟悲夫悲夫林世居莆之赤柱巷出唐端州刺史

韋公之後曾祖訓導彌宣祖垠皆贈通議大夫兵部

左侍郎侍郎公名富嘗以兵部兼都察院出鎮兩廣

為時名臣妣淑人張氏繼翁氏柳氏君柳所出也名

萬湖字養晦別號石樓後以侍郎公墓石門山復號

石門山人而君之墓亦在其山上公生正德庚午卒

嘉靖丁未

麻錄

卷十七

公五

史館

吉安府推官樸亭劉君修已墓表 羅洪先

世言儒術不切吏治以為為吏將以整齊奸偽畢順

執則也處上下之間則情不兩得承偷慢之後則譽

不獨起故必有違心之行借色之言揣摩柔曼操切

武健之說工而吏治多端矣儒者薄功能拘繩墨循

善人之事子惠休息此隆古之訓非以責之叔季也

自斯言出而吏相譁幻民之得被膏澤者日益鮮今

觀於樸亭劉君豈盡然哉君名修已字以敬汝寧新

蔡人也舉丁未進士為吉安府推官君為人簡素伉

直於辭貌無所修設每郡會逸逸俯揖如儒生退則

獻微錄 卷十七 樸亭 史館

番首株立者不甚解事者當道厭其所為將予賅課

郡守靳君學顏力掄乃免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字

吾平生學而未能汝第勉之無憂齟齬也君既感激

受教而郡故健訟君明習法令日夕手撰獄辭不他

寄耳目或當道有所輕重第唯唯比上獄必中情法

不少狗當道或不見聽露微指即留旬月上俟其

自解否則從容懇款言故不少見顏色久之當道莫

不目逆敬之且多其才督委檢括往來郡邑無虛日

其後俾署吉水吉水在臨吉間號繁衝異時攝令新

故交承莫知緩急吏多索故牘難詞相嘗以窺能不

而陰把其勢君至吏抱文書嘗君涉目指曰某事已
竟某事未竟吾不召而持此何爲也吏計沮相戒不
敢而給邑以無事每受賦役率因俗安便不盡更異
豪右怙拒者遣人諭意必聽乃已無何朝廷以邊劇
遣使索逋旁邑受牒猝辦民多庾死君召是歲掌賦
者期日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公未旬
日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乃逆計積歲又逋曰此
非貧瘠弗勝寔網解主寄之欺隱也夫網解主寄者
皆市猾耳老胥悍卒爲之後先以行其詞搜貧瘠安
所逃責哉既入其彙復舞智以文亂而上不之察苟
獻微錄 卷八十七 廿七 曼山館

之故古水之民率視其來去爲喜愠聞新令且至無
問其人賢否莫不慶額君感疾留郡輒怨其避事無
何聞君卒人人頓足揮涕卽深山婦孺亦嘆息嗟駭
不啻喪其家之長老與其親戚也是日會巡撫都御
史吳君鵷參政魏君一恭僉事顏君嘉會行郡素廉
其治行各爲文哀之而郡中臨其喪至失聲君父价
早夭獨奉其母張以養俸入既薄而又自食于外比
卒家無遺金知府陶君大年爲棺衾以殮紀其喪乃
得歸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言不可僞也且
志合於上者動察友之猜慮周於民者缺吏卒之望
獻微錄 卷八十七 廿八 曼山館

意謂獄閫有陳君士儀其官阿而事亦相類陳以雅
淡而危喜任事其卒也人亦痛之然予獨不釋於君
者其所志誠足取矣君嘗為余言當動怒時力避之
而不能止每懼乘怒失言於人害將不細余觀於世
求不惑於吏治者甚鮮如君言者又加難矣使假之
年而克其所志以行之天下豈有不效哉然遽止也
是可悲也雖然吾獨以悲君也哉書其事饒之墓石
使過而覽者相與傳之君生正德乙亥卒嘉靖辛亥
年三十有七云

卷八十七

長山館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國初為州前泰和知州顧
侯光遠墓志銘

梁濟

泰和始為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
國朝初相繼為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
光遠也二侯皆一時豪士顧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
宗南渡始徙而南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
者辟為掾京口及 太祖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
款侯預有力其間遂從 高皇帝入金陵監大軍倉
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饋運明
年平陳氏權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懷來劇
獻後錄 卷八十七 九十一 長山館
革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稚至
號泣于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
侯以民好訟告于侯侯憮然曰民有寃抑守弗為之
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為書榜聯紙長
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
俛凡訟者居簾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
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詞訟而
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寃也輒為疏理非誠負寃願悔
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
敢舞文以病民境有虞適其時禁民私蓄兵民無所

借訴于侯侯爲草檄告之神靈一夕遁去州以大

以丁祖母憂赴 闕陛辭 命留翰林院同議編大

明律律成上進復 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

服喪嘉定未幾起復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

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誑誤方建繫間得疾飲

水病結胸而卒臨卒爲詩筵間以既道其平生有白

髮歸朝之歎聞者悲之侯性澹泊不尚侈靡所居廨

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

至于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別廉吏均

轉輸浚城隍撫馴士馬安戢逋逃號令既明而賞罰

廉徵錄 卷八十七 九十一 曼山館

必信遠邇翕然及聞其歿爭欲爲祠立石以頌其德

者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

賦詩氣豪才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蔗境

翁詩數卷題曰蔗境吟彙云於乎侯嘗草昧之初能

卓然諗知天命攀附 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

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于當時獨其善政在民者

民不忘也

承事郎都昌令俞先生貞木墓志銘

王遜

先生初名禎後更貞木字有立姓俞氏世家于吳高

祖諱伯成宋承信郎某處提幹官曾祖正國以上令

貢補進士祖諱琰元温州路儒學錄學者稱石澗先

生有易說數十卷行於世父諱仲温平江路醫學錄

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年十五篤志問學欲力追

古人而及之既冠未有至人或勸之娶先生以學業

未成謝弗聽永嘉陳公麟以易經擅聲浙東西來寓

吳中先生從之游多所開悟後陳公中進士甲科出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九十一 曼山館

幸明之慈谿先生復負笈從之卒業時元季四方兵

起明瀕海爲郡尤多嘯聚之徒先生辭歸杜門不出

研考程朱氏之說直將上探羲文之秘與居間十餘

年視天下榮利泊如也 大明混一區宇先生始以

薦者言起家授韶州府樂昌縣令秩七品階承事郎

尋丁醫錄府君憂服闋謁選天官改南康府都昌縣

令縣有周元公朱文公祠先生下車拜謁觀其室

宇頽圯弗稱乃捐俸金爲倡大脩治之因以禮教其

民翕然從宛化未幾政舉惠行有古靈先生在仙居

之風郡將上其績於 朝丁母夫人 民到于今惜

之先生近鄉里以親族犯法例弗起遂息交絕游屏
棄世故間作為詩文以陶寫性情有集若干卷藏于
家先生與人處雖甚和易而中峭利不可犯蓋先生
以誠確之資嘗潛心為己之學故與眾殊人方進取
先生無管人皆戚戚先生裕如浮沈至于晚節益以
清淨自娛焉安陸姚侯善來守郡折節下士聞先生
名禮鈔之訓其子會鄉人有詭曲直者妄以書抵先
生初不之知其人延理至秋官先生亦在檄召中事
自將旋暴患下痢疾子毓求名醫藥之弗瘳竟以洪
武三十四年七月壬寅卒于京師旅舍年七十有一

樂平知縣張彥方傳

忠節錄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建文初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
樂平知縣靖難兵起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
響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
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梟
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集人謂
忠義所感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知縣贈光祿寺少卿鄧公頤墓志銘

丘濬

括寇起犯廣信界信之永豐知縣鄧公率民丁拒之
 於其縣境高洲接戰十數衆寡不敵為賊所執罵不
 絕聲而死時正統戊辰事聞 朝命贈公光祿寺少
 卿給布六十端米三十石後又用言者特賜謚恭毅
 命有司祠于鄉郡及所治公諱頤字伯昂韶之樂昌
 人也樂昌之鄧自漢以來為著姓累世通顯三公登
 進士第觀政戶部嘗奉命使湖湘勞軍士不受私餽
 時稱其廉事竣回授永豐知縣縣當閩浙之交時鄧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九十五 曼山館
 茂七反於閩葉宗留嘯于浙江以西相扇不靖永豐
 尤切近之公至集丁壯備器械蹇蹊徑據要害晝夜
 會僚吏父老講求所以為備禦之具者甚悉時亦有
 所擒獲賊自是相戒不敢犯縣境公於是脩政事課
 農桑理充滯招流亡毀淫祠及奏減重稅又以其暇
 日進諸生講經史習禮容用是民大和洽境內清肅
 鄰境之民咸以不得公為歉爭赴上司告欲惜公邑
 人父老亦恐公遂為他邑所奪也亦相率留焉江西
 布政使吳潤等三士章薦之不報最後為巡撫侍郎
 楊寧僉都御史張楷交章論薦為江西按察僉事命

未下而公死矣是時年若干公貌不踰中人而博識
 有志節屹屹然自立不肯詭隨於書無所不讀而不
 為枝葉浮華之習勞通星命術數之學所言亦或奇
 中臨事明決操守潔白其在永豐藩臬有所難處事
 雖非公所治亦以檄代理鄰藩聞其名亦或有所借
 委焉嘗莅事建之浦城脫當沒入者三十餘家又覈
 處州坑治免銀課者若干兩其人皆報以重貲公皆
 固拒不受其所為卓卓如此類者甚多噫有德而不
 及大施有才而不克盡用使公得高位膺重任所行
 當不止此哉雖然與公同時者後公十數年往往致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九十六 曼山館
 身通顯數歷中外其間樹功業隆舉望者固多有之
 然因之而播其惡于眾遺穢後世者亦或不能無矣
 求如公無所愧死得其所流芳之冊廟食百祀者蓋
 僅有者也以少為貴公之 行多矣公死之日雷雨
 大作賊大懼置公屍歸高洲巡檢司署中明日邑人
 始昇歸棺殮于邑之城隍廟

震白先生源深傳

湛若水

震白先生姓吳氏增城人其先延陵季子之後自號震白先生震白者何愛梅雪之潔清以自厲也人皆謂是不浮也哉噴薄汚俗而玉雪自清以不溝洫其身故亦謂之曰震白先生云有生三十九年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從目不取苟視少遊邑庠諸生或出鄙語則掩耳不聽諸生皆笑之嘗讀書一室有女侍嬉於傍怒曰奴何得侮我即白其夫人出之乃已及壯由進士尹弋陽凡六載而政成未及滿秩用保舉遷饒州府同知卒于饒其御史所嘗保公者陳公選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九十七

其人也陳公選者時有直聲後來為布政廣東幼中貴人韋春斃於道者也先生生而家饒富治弋時折節自律朝夕飯粟一瓢羹一簞擇不取適民有餽水土物者謝而不受從者苦之私曰久從官人無益吾不知歸先生治弋恥墮俗吏役役以簿書期會而百習良自幼始至日與諸生講學習射而助其不給者寧陋宮室以與民寬力立義倉以廩其無告者十萬石挺身推中貴人之威而息其暴斂裁無經之費以為典常曰宰我受責母寧使民受其辜嘗從其僕問弋之俗因謂婦人何婦僕誦曰主官弋六年令問

詐我也公曰吾殊不覺耳安有為民父母窺其子女乎或曰先生何人也其古之遺直歟又曰先生故廉惠人也先生為弋陽六年弋陽之民歌之者以百數御史藩臬聞而達之天子天子例褒之封及其親御史藩臬聞而達之天子天子例褒之封及其親其去之饒而民思之比死而民祠焉夫歌之者衆則公而浮於下上則其愛也博既去且死而民思而祠焉則其入人也深非其所謂惠歟其卒于饒也太守發篋視之嘆曰人不信源深廉今不足於敏嗟乎源深不知古之廉者何如耳伍益之云公嘗語從子時慎曰兒謂我何如人夫太匠不斧試大器不小庸凡

獻徵錄

卷八十七

九十八

九十八

我之所以為此者非吾之所謂上焉者也吾之所謂上焉者而何足以知之於山飲流抱道而居養高憑虛造物為徒世貴不足賤而有餘吾不知其不可也先生名會源深其字既卒而食于弋者士祠於奎星樓民祠於縣治其在邑之鄉賢祠者與崔李參焉甘泉子論曰余嘗觀古之賢俊人皆出於神聖之後稷契本帝嚳仲尼本弗父何正考父今觀公之先世可信也夫以六載不知弋陽之善卓然有孟嘉之風矣及觀其語從子以其志豈功名之流富貴足道耶

古謂公吾鄉清風正氣然清風以位望之極而公事業不究於高年故往往不見信齒爵於人可少也

江西贛州府瑞金縣知縣贈光祿寺卿東山
公琛傳 崔桐

范光祿詩琛字廷獻號東山宣城人高祖惠任德興
二州同知祖斯福父晟母施氏光祿狀貌魁梧雙目
炯炯性剛直負氣不能為滲忍事少游郡學有文聲
宿學老儒多所推重督學御史潘燾戴公少許可得
光祿試卷大器之成化丁酉中應天鄉薦屢試春官
不偶弘治癸丑謁選天官得江西清江令以母憂去
服闋改令端金居數月闕廣賊作夜半殺門卒攻城
突入時瑞民洶洶竄伏左右有強光祿急去者光祿
歎微錄 卷八十七 九十九 景山館
怒髮上指挺然由善去上誰與守善主平欲丈未其
行而學兒女子以自免於節義謂何遂從民兵數十
人迎敵殺賊二十人有奇相持至翌日賊少却薄暮
光祿力屈為賊所得挾至宋卒舍所問庫藏所有光
祿不為屈詈不絕口賊憤遂遇害時乙丑歲正月二
日也守臣上其狀天子哀之贈光祿寺少卿賜葬祭
命有司立石廕其子為國子生光祿家居喜賑卹貧
乏為閭里所德治清平賦興學屢白疑獄金俗尚行
請公禁之無敢奸者死之年若干史臣評曰予讀武
宗實錄乙丑之寇臨江瑞州新淦永新諸郡被毒多

矣而守令非無其人以身徇民者周副使憲范知縣
二人耳琛小臣也而能相節炳炳可尚也已使之當
塗分閭緩急其可倚若夫菁莪之化琛奚負焉而景
風之思志士將無所與乎

卷八十七

一百

景山館

饒陽縣知縣仇公相傳

仇相山東淄川人正德八年知饒陽未浹旬即履鄉社訊民疾苦覈貧富差等登諸籍凡徵發按籍而行靡不適均由是復業者李能等百有餘戶民有訟者兩辭造庾任彼此竟其說有可以理論者委曲言之皆釋然間有望廬而返者憲司暨府凡有滯獄必檄相平之訟者俛首擊節嘆服境內有鼠竊者繫逮良久相按之罪抵元惡餘皆釋之狂無克囚丁丑歲大饑督民掘蕪採薇煎塩易粟且時加賑濟全活尤多一日公出途有李姓者數輩赤體丐食下車泣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百一

雙山館

予之不德也命鋪戶鬻已廩以衣之間有疫癘死者給板作為棺槨命藁裡掩之野無暴骨貧男成立不能自娶量勸民資助絲幣多所完粟縣南有滹沱鴨河北有茲河發源五臺放回山會接唐沙二河二岔口通淮一處頻年衝決壤田不知紀極相度其堤宜捍禦之害由是息又於堤口上下植柳二萬餘株根抵播土不崩迄今無虞九載秩滿去邑人立去思碑於縣

文林即知新城縣事懷南湯君建衡墓誌銘

萬士和

士有負奇個儻胸中磊隗澆之不平則疾聲叫號以鳴之無纖介避忌軟熟狀若懷南湯君者其明快剛果可想也君初名鄴字以山改名建衡字平仲田辛卯舉人授建昌新城尹棄職歸卒君之先由軍功起至父南園翁聘始業儒應舉九試不偶娶吳氏生二子長邾次即君也君少聰慧甫五歲就塾章句口誦數百言弱冠忿家業墮落發憤曰吾父厄於塲屋吾不以是業樹立顯庸者非夫也晝夜誦讀至忘寢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

百一

雙山館

未幾補弟子負初習尚書至辛卯歲時制重春秋君復改習春秋七月而得舉人服其敏君為人孝友雖其素性剛直自遂至家庭柔順婉變更如懦夫事父母惟其所欲不忍傷比歿每遇服食所嗜樂者輒嗚咽泣涕其兄邾病亟時執君手訣曰以二孤累汝邾卒號痛嘔血既奠一名其邾謂曰吾墓上欲崩寤而慟旦日趨往視之果然其一氣感通者亦異甚矣邾室卒君似養二孤提携訓誨娶妻分產恩踰已出二孤迄有成立故二孤之喪君一如其父邾人稱之從弟有邾者流落他境君力求之以歸為置室家即後

再破產君輒給之如初君仗義豪宕有所激焉以
 御之百折不挫對人談吐辨如懸河不問達官顯有
 必盡其言乃已君復好減否人物面斥人過人改之
 卽釋然或議其性過於剛言過於直然明白洞達絕
 無睚眦隱伏之私里甲有渠兇常欺南園翁君誓必
 報厥後渠兇死其妻慮君之報也以美產祈免君斥
 之曰兇人死衆憤舒矣吾受其產不救尤乎遂謝絕
 之建昌之邑新城號洞敵異時爲令者苦於繁劇怯
 懦畏懼君才力有餘當機決事恢恢乎迎刃而解然
 爲政識大體不責瑣細節縮公費視百姓事若已家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百三 曼山館

事休戚相關綱條畢舉民咸便之未幾閩廣寇竊發
 自庚申至壬戌三年之間肝汝境內處處皆盜其初
 犯新城也屯德勝關新城之民久不見兵革守備王
 址死焉君度勢不敵則整衣冠坐堂啖飯賊疑有伏
 引去君乃修垣鑿塹周城覆屋教民戰守創爲千里
 勝火鈞鎗等利器又相城東要害處建環勝堂日居
 其中校武辛酉春賊犯城南門君令城上兵誘射六
 人殪賊始却是秋賊踈宜黃等處遂入邑境據樟村
 君以恩信拊循士卒夜遣人以砲石驚其營邑以無
 恐最後閩賊破建寧者調知新城無援將掩賊不備

君知其情乃捐俸犒士士爲感泣時有建寧
 君却之俄而賊至攻小南門又攻南門君遣
 戰火後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君諒令人
 審布鐵蒺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移
 城南平政橋張旗執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筈投之賊
 什奪其旗城上鼓譟助之賊不得利乃宵遁諸處賊
 聞之悉遁君雖不習韜畧而臨機應變出其新意輒
 中窾窾有謂君以不請兵之故君曰請之未必至不
 至則衆解體矣聞者乃服先是君以報寇公文不及
 中府守大嘆之構隙於巡按御史君已有去志及寇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百四 曼山館

平具申乞歸巡撫栢泉胡公方薦君子 朝不計君
 在告會巡按差官至君不出見差官疑君慢已不悅
 君去志乃決庫中有迎接 景府及黃冊稅銀君封
 識之一無所私卽日就道百姓攀轅如失父母新之
 士夫思君前後功次作爲詩歌刻成一帙名制勝安
 民錄傳于世君素長于詩歸家杜門吟詠自適不半
 歲得胸膈疾漸至不治方君彌留時適江右撫臺因
 民之思君徵於原籍獎君有司奉行到門君張日聞
 之鼓聲猶隱隱然在耳也嗚呼此可以輿矣

江西奉新縣丞李恭懿先生傳 張佐胤

恭懿先生歿守官不得放手足為訣既請命守所為誌言先生家世行履甚備先生愛門下士惟余門下士知先生者亦惟余每退食則記憶先生言行皆誌所不載者不可不傳先生卜築別業東郭外層岡翠栢油然若雲先生讀書其中人稱為栢山先生云先生卜世俱隱披負郭膏腴相繼以貲粟自贍給然未有以經學起家者先生生而質靈明自少寡言笑簡重類大人長者遇圖籍輒手之不成誦不休稍壯治周易余邑夙號文獻取科第者多以四經顯

賦徵錄 卷八十七 百五 曼山館

而學未行時有老生趙某者方以易教授國中弟子先生師事之老生故俗儒有私錄經解不知傳何物學究日夜扃綰箝中如寶諸生非厚利不得視先生一日竊觀之掩口笑曰此物可覆甌且不能辱主司一眚何云說義皇耶乃究意圖學務在自得聖賢之旨一切糟粕筌蹄僅資涉獵非所嗜也先生學既克粹文日益有名每試必高等竟困於有司先生一無愠色嘉靖戊申貢入太學文學裒然冠四方之士餘姚李司成大器之應順天鄉試又下第竟謁選授江西奉新縣丞先生不喜操切務以德拊循其民

賦徵錄 卷八十七 百六 曼山館

云者由後迺前又曰讀乾之彖見文王與周之德讀
坤之彖見文王事殷之心余每聽先生言輒聳然悟
以爲今之儒者莫之先也嗟乎先生官不滿百石宦
囊僅十餘金滿然物表潛心至理先生信有道人也
余既幸同列倣古議謚事謚先生爲恭懿再舉先生
平日言行所未播人耳目者使史氏採焉若先生家
世及子姓男女語在誌中論曰先生食天之報是耶
非耶始先生窮經好修不能博一第惑矣已而領一
丞功德甚著卒不得陟明焉惑又甚矣然先生嘉言
善行垂憲罔極巴川之士人人能道之先生可以不
獻徵錄 卷十七 百七

教授龍山黃君勳傳

霍新

龍山君姓黃氏諱勳字守勳揭陽人也初以元亂
隱蓋田山中號曰蓋隱龍山君之考諱鑑號雲崖寔
生龍山君龍山君之生也幼而敏學志聖賢嘗曰爲
學非領其要體其實徒章句詞藻爲事去道遠矣龍
山君平居無戲言情色盛夏獨處必正衣冠涉長途
端謹若步堂室展卷肅端如伍聖賢純皇帝之十
九年癸卯龍山君生二十八年矣頗鄉薦中丁未乙
植授江西新淦教諭龍山君曰脩已教人一也遂以
振上風扶正學爲己任日與生徒講誦贊幣絕却弗
取徵錄 卷八十七 百八

苟安其計實而勤者分膳周給或疑龍山君矯也問
曰君若大用竟能始終爾耶龍山君曰學以地殊志
以時改言語與心術異德之賊也道有顯晦大小耶
既大載遷柳郡教授龍山君恥士習卑詔欲以氣節
勵俗見郡守長揖而已守督過不爲動居歲餘乞歸
謝龍山君龍山君語諸士曰士苟賤縛利祿由
不明耳竟歸居揭陽之龍山終身爲龍山君嘗手
一草默憂勤中正六言訓其子一道曰終身佩服可
已一道字唯大舉嘉靖辛巳進士由戶部郎中擢守
興化時嘉靖甲午歲也明年乙未考劾天下官員南

京科道交章劾唯夫唯夫若治郡僅八閱月輿論憤憤不平曰唯夫騷擾也問閩布政使徐乾曰唯夫為郡如何徐曰閩省第一守也問閩按察使屠僑亦曰唯夫者閩第一守也乃誣黜也先是林方齋文俊為會試考官唯夫方齋取士也唯夫於方齋稱舉主厚密焉唯夫守其化寔方齋薦既而方齋族弟殺人坐罪死祈恩唯夫唯夫曰曲人命之獄媚事舉主吾不能由是悟唯夫坐黜科道反其誣詞曰唯夫受林金巨千脫死囚獄然林獄實不脫或曰方齋不誣唯夫方齋族弟荷校在獄祈脫死不得脫曰

賦後錄 卷八十七 百九

黃守復任吾死已乃以金行反間賄閩吏黜者辦事南郡騰流言曰黃守賦黃守賦云且以林獄誣曰亦受林金云官當考劾年例耳流言求官員短長得片語即忻忻動色曰是實跡是實跡告之僚僚亦忻忻曰得實跡得實跡遂載劾牘人曰科道交劾公也已不知猾胥會張弄言官嗾右太史氏曰龍山君仕不屈身教新塗日上官覈僭需官委千金不稽焉龍山君督事本情不給私燧人稱介潔歸田日足不躡官衙唯夫守其化遠戡法救旱災遇暴殲息奸盜賊

世有云
 澤閣郡沾被君子謂龍山君有子又曰可謂

卷八十七

百十

建昌教授東山張公時宜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時宜字仲衡東山其別號也先世浙之寧波人
 宣德間諱洪者為鶴慶節推貧不能歸占籍劍川之
 上和村買田以業農後有諱文信者為諸生文信生
 勉舉弘治戊午鄉試授黔江令德誼為人所稱記楊
 孺人有淑行生五子公其季也公幼穎敏善屬文嘉
 靖壬辰督學使選之升入太學時監臣博士閱其文
 深嘉歎羨惜其不遇一解及部試廷試皆列名上
 等得除四川崇慶州學正尋遷貴州程藩府教授公
 以師傳自重以講學明道為業諸生有志率術者盡
 萃其舊習而不能者亦勉強不敢後督學使道林將
 公不輕許可獨於公再三瞻睇每向人言曰他日入
 聖賢之域必斯人也任職數年奉奉以古道教士行
 冠禮以化推髻倡學田以惠貧士人多從之公為人
 方正不阿鄉飲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之公曰此
 坐於教職何榮著在令月不可移也竟不能奪監司
 諸公見其法古初謂其迂既而有成皆翕然敬而愛
 之撫臺培菴劉公侍御方崖趙公交章薦之于朝
 會丁內艱去任不果擢用丙午補江西建昌教授郡

不文獻士多馴雅蒞職未幾從學者日至公益

勉修職業多士觀感為之不變數月之內駸駸乎有
 柳魯之風矣郡人近溪羅公汝芳倡明道學與公周
 旋日不足而繼之以夜每同遊丹霞麻姑諸山討論
 忘歸嘯歌自得望之悠然如神仙中人每登講席同
 童咸聽雖盛暑不敢揮扇有不覺揮扇者茫然自失
 扇忽墜地竟不敢拾其為僚友敬憚如此其老龐眉
 皓首或不遠百里執幣携子孫欲一識面其為人景
 慕如此一日自思家在萬里年踰六袞遂致其事而
 歸生留程無問老少皆哭失聲有追送五六百里
 者其感人如此比歸故山舊宅蕩沒乃擇里于鶴之
 老麻村深衣大帶環堵蕭然而一家男女皆習白沙
 陳先生之歌洋洋乎聲滿里間過者起敬滇之有歌
 自公而始道逢鄉中老少論以兄弟忠信俗為之化
 有不然者其父兄必訴于公公召而論之其人慚服
 有誤犯者悔曰切莫問于張先生夷民為盜公挺身
 往諭之盜臥弓于地稽首謝而去嗚呼君子哉予與
 公山齋同宿園館同居善則相勉過則相規今春得
 公書欲來相訪予方懸榻以待久而不至無何而公
 訃至矣嗚呼痛哉其子元吉昨歲中鄉試念親老不

赴禮闈今得事屬繼可謂孝子不匱矣公以弘治某
年月日生萬曆丁丑五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
六所著有灌園子東山語錄東山詩草詩教等集行
于世

歐徵錄

卷之三

百十三

陳雅言先生墓志銘

胡廣

先生姓陳氏字雅言以字行其先有曰大朗者宋初
孫瑞州銀坑來仕廬陵因家永豐五世祖諱俊建德
府僉書判官高祖諱辛建寧府觀察推官曾祖應沐
信州司戶叅軍祖可權號月庭博學好義嘗割已田
數百畝創書院于邑西聚羣書教宗族鄉黨已以聞
于朝賜額曰陽豐田曰義田就以可權爲山長考立
本興元路學正生五子先生倫次居中生故元延祐
戊午幼聰敏異常年十三可權常閉戶校書先生偶
至其傍可權隨手抽架上書令誦聲琅然無一字顛
獻徵錄 卷之三 百十四
語數過卽能背誦稍長授詩於傅翠微授書於徐江
東二公見其穎異咸加歎賞初學科舉業旣成遂肆
力於古學經史子籍靡不蒐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簡
分九藥啗之由是文思大進前輩多所推讓元末有
以茂材薦辭弗就乃著潛夫擬作閔已寒松二賦以
見志雖居亂離不廢著述已而喪父槍攘中斂葬必
盡禮 國朝初平江西郡縣設官脩舉廢墜永豐首
起先生典教縣學屬草創戶口土田失實供需百出
縣官無處置先生爲規畫公私始便建廟學成祭器
先生計度招致賢俊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其族子

之孤寒者撫教之有貧而好學者衣食之其父母妻
子相繼而歿無以葬又具棺衾爲葬之前後葬不能
舉者凡九喪民有負官租三年者督逋甚急貧無以
輸一女鬻之先生爲出所逋租還其女所爲類如此
郡守屢舉薦輒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四乃終寢苦枕
塊二十哀毀喪明服闋目愈草便宜十五事欲上未
行而疾作自是竟不起洪武乙丑卒享年六十有八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百五

南康縣學教諭陳公賢傳略

陳賢字廷傑洪武年應明經叅政觀之弟賢通胡氏
春秋洪武間辟郡學訓導慨然以師道自任其於綱
常倫紀身心性命之際每爲諸生及復言之諸生有
過必正色譏訶不少貸士肅然憚焉秩滿陞清淮教
諭歷湖口南康先是三邑文教弗振賢至輒新賢宇
志廟祀以身率先日昧爽卽衣冠坐堂上召諸生講
論道藝至晷忘倦又作困學箴以勵諸生於是髦儔
萃茲競奮矣兩典闕廣文衡往往稱得人未幾初徵
賢與諸儒編輯未樂大典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百五
感賦 上許其才賢在局先後凡八年館閣諸儒莫
不雅重時閣士修撰王褒檢討蘓伯厚王備典籍高
廷禮王恭助教鄭定皆一時文學之選賢與之齊名
嘗燕集桃林分韻賦詩爲當世所慕賢稊躬屢翼雖
甚寒暑必肅衣冠對妻子如賓友學者稱爲古道先
生 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
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子今敢以狗君
耶已而有論劾違 詔不忠忌親不孝者衆焉賢危
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旨置不問江右落
泉文薦賢于 朝有以才堪大用舉有以燮理陰陽

舉而是時朝廷以學職為重竟與四學壽四十年
不調洪熙改元學官皆入觀衆謂先生老矣蓋以俸
代賢曰吾幸未溘死而得覲新君安敢言老事竣
乞致仕將陞辭而疾作或勸姑勿入賢曰臣子敢自
安而廢禮乎乃力疾趨朝仆籍班行中其徒御史王
衍屈伸共掖出之疾遂劇臨沒謂所親曰勿以我為
迂得正而斃吾無憾矣賢能推財周急婚喪其內外
之孤寒者有邑子容京邸暴病暗不能言第數胸其
橐以屬賢賢檢視橐中裝且百金憫之曰得無念此
乎錮鉢弗致而家者吾責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常出

錄徵錄

卷八十七

百七

津滸兒一人病者所棄乃昇歸學舍予之
飲食戒家人謹視之為移書嶺表又不報及其死歛
而瘞之其行義多此類湖人有賢像于學至今俎豆
之揚文貞士奇為表其墓稱其士行可質鬼神蓋實
錄云

雪崖金先生遺傳

楊士奇

雪崖先生臨江新淦人姓金氏諱固字守正雪崖其
號也家世業儒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涉編籍長
出就外傳日誦數百言緣文求義通其大要習聲律
課詩援筆立就未嘗經意而語皆不凡時已屹然有
巨志刻厲學問母憂其過勤夜讀輒止之則嘗潛置
火密室夜深閉戶默誦日親良師友講說既冠兼通
書詩春秋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遂究心於易是
時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存兩先生皆以治易為學
者所宗先生往質所業兩先生皆忘年與之交蓋其

錄徵錄

卷八十七

百八

為學自四書五經及子史諸家無不博通精究有所
疑必先求諸心然後歷考古說而折衷焉由是所自
得多矣至于天文地志律曆器物數度之詳亦無不
用心焉雖祈寒盛暑及兵亂竄避山谷艱危困阨之
際手未嘗釋卷名其藏修之居曰正心蓋自少至老
未嘗一日而忘學也其學以孔氏為宗漢以下則曰
程朱張吾師也洪武中郡太守聘為學訓導先生
嘗慨然曰、展學者日趨於簡陋至是毅然自任嚴
約束諸生而身率先之於道德性命之旨正心誠意
之方為之開論及覆詳明至常戒以敦本務實學正

學爲正人無徒苟事文藝爲利祿計至評論古今人才賢否亦必以此諸生翕然嚮服退而相率遵承先生之教不可違有過更相責善惟恐先生之聞之也先生孝友恭儉出乎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爲主動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畜非賓客不兼味非其義一介不取而輟已以媿族姻振匱乏者常如不及介然特立同郡名德宿儒惟梁孟敬劉仲脩胡行簡張美和聶器之相與爲莫逆交洪武乙巳五月留郡庠顧次子行曰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藥先生止之曰命矣時長子幼孜從學二百里外獨處錄卷十七百十九 吳山館
行待側先生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幼孜書遺命數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翊日自題其神主付諸生使授幼孜晚沐浴更衣端坐至夜二鼓卒春秋五十有七所著詩文有涓湘稿若干卷藏於家幼孜學舉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諭德永樂十年先生用子貴 詔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云贊曰 余與幼孜同官嘗讀先生之遺文淳厚古雅藹然有德者之言又讀張美和敘刻先生行事一本道德仁義之意余未嘗不徘徊向慕有高山仰止之心焉至其門人學者余往往遇之能道

其師之教而考其持身蒞政皆足以發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惜乎先生之教僅於一郡而已也乃若其屬纊之際明於幾先從容綽然非篤學所至哉士荷用志於內以致夫誠明靜一之功則自然必至之理矣其待以他求乎

江西臨江府儒學新淦縣訓導密菴劉公子飲

墓表

錢習禮

景泰甲午十有八日予友劉公子飲以疾卒於家明年乙亥正月八日其子本附公於金牛臺先塋之次既求郡守張侯瑄為銘以納諸壙中復奉事狀踵門謁予文以表於墓上狀稱劉氏先世本沛人唐末有諱崇者仕於袁州刺史樂其風土因家焉後自袁徙吉之永豐灞上又自灞上徙吉水之長海故今為吉水人公諱敬以字行曾祖考學翁仕九為恒山知縣祖考奇登至治癸亥進士考季道國朝以薦起為起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百二

曼山館

居注選浙江按察僉事廉介有聲母曾氏昆弟三天皆傳家學公獨資稟超邁志於用世自少嗜學研覃經傳領額不少休落筆為文動有思致儕輩推服郡守朱仲智聞其名舉補郡學生月試季考以及上官合試郡士第其文名往往出人右大見獎異聲稱出等夷益刻苦自勵永樂癸未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甲申禮部會試第一廷試登曾榮榜進士第時所取四百七十三人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公在選中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日讀中秘書以增益其學食於大官月給膏燭費燕

之項上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滋

期待之者甚至朝野之人竦然謂上作新人才以六與文治士君子曠世奇遇交口歎豔不置公與同升之士人人感奮夙夜淬勵以圖報稱時母夫人在堂無恙迎至祿養于京鄉人榮之母歿奉柩歸襄大事執喪盡禮服除入翰林預脩永樂大典上慎刑辟以重惜民命乃簡授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折獄多所平反被其理者自以不免亡何坐累謫戍廣西南丹困阨中處之裕如無幾微隕獲之態人用高之仁宗昭皇帝嗣位命廷臣凡經術之士謫居戍伍者舉任

獻徵錄

卷八十七

百三

曼山館

教官榮時為翰林學士以公應詔起為臨江新淦縣學訓導教有師法生徒多所造就歷聘福建湖廣應天鄉試去取精當物論帖然無譁歲滿力請致仕以歸卜居於郡城之西命其燕休之堂曰密菴又因為別號遠近學者聞之款門而問業者康至公之教人因其材質以訓迪之始終無怠意人故樂受其教若工部尚書文襄周公忱翰林侍講學士周敏太常少卿鄭雍言國子助教羅伯初廣西按察僉事劉長吾皆出其門其他名薦書職教事者不可遽數常時足跡未嘗入公府惟于政體及表賢勵俗卽人言之

守貳皆見聽用晚而文思不衰四方有來求者
不佞人遂所欲而去曠達之懷老而不改其度
及門生尊酒相歡意豁如也卒一日出應賓
語如平時是夕漏下四鼓奄然
十月四日壽八十有八於呼予
少而往還相好壯而相繼登朝老而先後謝事以歸
念江鄉耆舊凋謝殆盡思往時會聚之樂邈不可得
真天於予二人者少假以年得從公於青原白鷺間
嘯傲林壑共佚其老豈意公先我而逝哀豈能忘於
情哉天之降材於人必將使之見用於世以達其志
夫何公制於命材弗克施而志有未就佑善之天其
不可必若此哀豈能忘於情哉且生而不大顯於時
歿而無傳於后其何以爲善者之勸因列述公之
林志學行俾刻諸墓上之石非惟慰公於地下永昭
示於後之人焉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欽堯墓志銘

歸有光

子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
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
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君姓唐氏諱欽堯字
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大醫院提舉從康
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中
永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
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主簿又曰世君之
考埤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
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士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
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邁危疾禱于縣之神
以求代疾良瘳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荅神貺於
沈翁權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
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
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
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倏然
旣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
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
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

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公
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
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此去之同舍生李昭被誣君
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
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
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
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
賑之民以全活僂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
卽還言于大吏權假卽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
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遠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
然君疑之卽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逸出將
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
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糴糧以銀奏留
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款兵被調
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
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論議施設及于人
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
不職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爭
李昭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
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歎息

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卽此可以顯名當世
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
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
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
曰道虔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
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
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討音至可痛也已
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
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致訓示予以所答
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

蘇東坡後集卷之八十七